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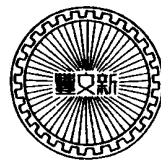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六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〇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 戰術

兵跡十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清 魏禧編	胡氏豫章	一
臨陣管見九卷	民 劉家立校		
海軍調度要言三卷	布斯拉弗司撰	西學富強	一二七
輪船布陣十二卷	英 挈核甫撰	西學富強	二六九
	英 斐路撰	西學富強	三三一

## 家庭教育

司馬溫公家範十卷(家範)	宋 司馬光輯	留餘草堂	四二一
石林家訓一卷	宋 葉夢得撰	邵園	四八三
石林治生家訓要略一卷	宋 葉夢得撰	邵園	四九三
義門鄭氏家範一卷	元 鄭泳撰	續金華	五〇一
楊忠愍傳家寶訓一卷	明 楊繼盛撰	百川書屋	五二九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	清 清世宗述	留餘草堂	五四九
家訓一卷	清 張習孔著	檀几	五八九
霜紅龔家訓一卷	清 傅山著	昭代	五九九
治家格言釋義二卷	清 戴翊清撰	有福讀書	六〇九
高氏塾鐸一卷	清 高拱京著	檀几	六三五
宗規一卷	清 鍾于序著	昭代	六四一



寒燈絮語一卷	清	汪惟憲著	昭代	六四九
里堂家訓二卷	清	焦循著	傳硯齋	六五七
成人篇一卷	清	張壽榮撰	花雨樓	六七七
復堂諭子書一卷	清	譚獻稿	念劬廬	六八五
寒夜叢談三卷	清	沈赤然撰	又滿樓	六九一
澄懷園語四卷	清	張廷玉撰	嘯園	七二三

ED32/12

兵

點

于辛昌得盧  
卯冬月集

陸軍部

兵跡目錄

卷一

歷代編

卷二

將體編

將物編

卷三

將獸編

卷四

將能編

兵跡目錄

卷五

將幼編

卷六

華境編

卷七

華人編

卷八

土夷編

卷九

島夷編

卷十

近國編

卷十一

遠邦編

卷十二

邊塞編

兵跡目錄

二



兵跡卷一

歷代編

甯都魏 禧凝叔編輯

太古之世民物友處無有妒傷之心迨後機智漸生  
茹血衣皮獸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剝材木以相拒  
觸民物相擾而有武矣又聞喜曰聖人師戰螳制兵  
伏義 伏義氏造于戈以飾武此于戈之始也仰觀  
積卒制五營九軍而營陣興矣  
神農 神農伐補遂國大戰克之而征伐起矣  
黃帝 黃帝習用于戈教熊羆貔貅龜虎六獸之能

兵跡卷一

豫章叢書

戰者與榆罔戰于阪泉三戰然后得其志而有獸戰  
蚩尤好兵喜亂造刀戟大弩暴虐天下而有刀戟大  
弩戰帝命揮作弓夷牟作矢而有弓矢戰與蚩尤戰  
于涿鹿蚩尤作大霧迷軍士帝復作指南車以辨四  
方擒蚩尤戮之而有霧戰車戰矣帝內行刀鋸外用  
甲兵制陣法設麾旗命岐伯作鼓吹為軍中警衛作  
鏡角為號令限度作鞀鼓以當雷霆鑄銅鉦以擬電  
聲以師兵為營衛至是而兵戰備  
顓頊 即高陽氏也太史公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  
戰以定火炎顓頊有共工之陣共工主水官也少昊

金天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木主火者因水害也

帝嚳 共工不職初與女媧氏較卒再與祝融氏戰  
至帝嚳之世復行亂象故云共工亂象高辛行師又  
曰高辛有熊泉之役

唐 堯伐叢支胥傲驩兜宗賸西夏仁而去兵城郭  
不修武士無位又伐之又云堯有丹水之師水衝為  
患命鯀濬治築堤為城以禦水衝城守起矣又益烈  
山澤而生火攻禹驅龍蛇而生水戰  
虞 有苗昏迷不恭舜命禹征誓曰一乃心力其克

兵跡卷一

二

有勳后班師舞干羽兩階用文德克苗是攻心法也  
夏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軍強者  
攻弱者守敵戰攻守蓋禹始之也復有共工之伐至  
啓大戰于甘伐有扈曰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而車  
戰著至帝相復征之不勝曰德之不厚教之不修也  
仍用攻心法班師隱神期月而有扈服義和廢職仲  
康命亂侯征之刻期候法整宥脅從法仁重威克法  
嚴至是而兵法詳及少康以二斟餘燼滅浞滅澆滅  
禘復禹舊績中興之始見也彼桀恃其力伸鈎索鐵  
伐蒙山獲妹喜亡國雖有力能戰而女禍肇矣

商 湯十一征而無敵主仁義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或謂乃伐楚地苗民又曰係北方匈奴言伐鬼方者能深入險地三年克者能持久而勝也紂力格猛獸率旅若林而以不德用多宜其倒戈崩焉

周 周自季歷伐始呼之戎伐豸徒帝乙嘉其功而錫侯文王伐邢伐崇伐密須治不義以大主威使後世無不職臣宣王使尹吉甫伐玁狁用薄爲千古禦戎上策而其戰法則武王伐殷曰革車三百步伐止齊不柰其兵制則立賦邱之法八家爲井十六井爲邱四邱爲甸共五百一十二家出戎馬四匹牛十二

兵跡卷一

三

頭輕車一甲士三人中主御左射右刺步卒七十二人副戰補替重車一炊子十人守裝五人樵汲五人廐養五人合二車共百人謂之一乘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百二十五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從車兵從邱車戰而賦甲于邱而軍兵名焉于鄉遂封溝藉其人民簡其兵衆教之伏獵賦法詳農戰興矣輕車卽革車兵車也重車載衣甲器械糧草也輕車出戰重車營守而戰守分矣周公征四國穆王征徐戎大戎尹吉甫征玁狁召虎征淮夷大率循此春秋 自平王轍東十八世天子擁虛名征伐一出

于諸侯桓文尊攘秦穆楚莊宋襄爭霸方伯連帥而有伯戰猶貳而執服而舍交質交盟重辭令尙兵聲師以義動者勝恥爲城下盟至齊內政晉州兵魯邱甲楚兩廣則各自爲制也

戰國 威烈之后七國爭戰不已吞併諸侯謂之戰國尙游說縱橫捭闔虛疑恫喝甯越徐尙蘇秦杜赫商鞅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張儀通其意吳起孫臏帶陀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白起王翦制其兵又曰齊愍以技擊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又各自爲勝也

兵跡卷一

四

秦 秦襄作車隣駟鐵而兵始強孝公用商鞅嚴法而民勇公戰始皇虎例梟磔蠶食趙魏燕巧取齊拙取楚南取百越使蒙恬逐匈奴河南地築長城起臨洮訖遼東延袤萬里以遮胡爲千古憑守故曰強莫如秦

西漢 高帝善將將堅忍取勝百敗而得天下文帝備夷念李齊思頗牧按細柳匈奴三入三拒不窮兵出塞則非贖武景帝任智囊覆七國使反亟而禍小武帝好大喜功勤遠畧拓地萬里置都護戍已校尉輪轉寄治爲中國統夷狄之首至昭帝傳介子誘斬

樓蘭至宣帝馮奉世矯殺莎車趙充國擊破羌夷至元帝甘延壽矯滅郅支咸能取勝夷狄以續武帝之業故說者稱秦皇漢武

東漢 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小怯大奮被甲躍馬以收天下卽修文景之術閉玉關謝西域偃兵修文能動而亦能靜至明帝竇固開三十六國章帝威振西域和帝以竇憲北擊匈奴出塞三千餘里討焉耆納質五十餘國四萬里外皆重譯來朝自建武迄永元齊民歲增土地世闢至桓帝用單超爲車騎將軍乃肇宦者柄兵之禍然其時猶有張奐擊降左莫鞬

兵跡卷一

五

臺者破羌夷是漢之戰功在夷狄制夷狄者莫漢若末漢昭烈信大義于天下反敵所爲所謂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然偏安一隅進以戰退以守交權而拒操未能大展其志也西晉 司馬懿用兵若神謀無再計拙以禦蜀智以殺爽速以擒孟達緩以斬公孫文懿炎分道滅吳外患雖絕戢州郡之干戈而武備單虛雜夷種于內地而蛇虺居室故意弱入王樹兵壞政五胡割裂劉聰一寇天子囚執彼以爲漢撫夷狄而治之不知雜夷種于內地其遺禍更烈也

東晉 元帝以胡患逼迫白板江南賴有諸賢戮力僅延典午爲中朝偏安之首明帝崎嶇遵養矜殲王敦止自靖厥愆成帝用溫嶠陶侃討峻殺逸亦稍平叛亂穆帝降漢人敗秦兵破姚襄于伊水修陵置戍數十年中原淪滅是舉差強人意能重任桓溫故耳苻堅大舉入寇幸安石公處分內舉得人用間亂賊草木風聲皆爲晉兵而夷再創矣兩晉之戰始終逼夷以不行江統郭欽徒夷之論也

兵跡卷一

六

五代 江南承弊三百年來無攘夷之戰功開國者雖能戰柄兵俱乘弱竊奪因循江左卽宋劉裕草澤英雄生擒數天子亦未能稍撼拓跋迨隋文乃以北併南混一天下突厥諸夷稽顙稱臣武功烈矣而場過恃三伐高麗一幸啟民驥武太過王業隨墮則戰功舉不足述後韋檀韓賀諸將又安能奮其威武以建不世之勲哉

前唐 唐之立戰制兵也效古寓農之法均天下之田與民而又散田與兵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悉募本地壯勇而給本地之田是爲府兵兵十人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隊隊有正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總名

之曰折衝府悉隸諸衛宿衛者番上民年二十而選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官給馬值餘爲步兵器甲衣糧皆先有數自具輸之庫行則給之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朝以勅書契魚下都督郡府參合然後發之事已兵歸于田將還于衛故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其地有警卽發其四近之兵神速捷便而寡遠苦三代而下稱兵法之善者以唐府兵爲最也然借突厥兵將胡將開基知其利而忘其害遂處突厥于內地以番將代漢將精兵咸戍于北邊中國單虛致胡雛一發河

兵跡卷一

七

北皆失晉留三百年禍害不意唐以兩英主復蹈之也

後唐 肅宗返旆靈武再造郭李力也所失者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不自選授乃遣察軍士所欲立者因與旌節大阿倒授矣自是生殺予奪皆由軍士朝廷無與焉始也廢立軍帥在其手流及五季廢立天子任其意將士重而朝廷輕中雖英主問出力欲裁制德宗斬李崇義誅李惟岳憲宗任杜黃裳裴杜李愬擒劉闢執李筠平李師道縛盧從史服王承宗擒吳元濟武宗用李德裕定太原取上黨討澤潞禦回

鶻宣宗欲成先志克復河湟前後懲釐者凡幾而過激則起變稱亂姑息則抗命留賊唐之府兵三變一變爲曠騎再變爲藩鎮藩鎮之害則李崇請改鎮爲州之疏不行也

五季 五季以兵強馬壯者得天下將而爲帝多由軍士擁戴或効推尊或獻盡日筆或倡帝業可成或贊正位咸陽或裂黃旗加體俱兵不血刃無事于戰其流弊蓋由于藩鎮之爲也惟莊宗不解甲十五年定天下于十指而府錢不給軍士解體踞王掃清君側剛復不恤軍士悔心卒貽禍害以故姑息厚賚者

兵跡卷一

八

比比石晉反其所爲誅盜紙錢一幘遂定三鎮之亂周世宗誅樊愛能何徽遂復江淮秦隴關南之地五代一十二君五十三年將驕卒惰世促代更君子謂之不成代

北宋 太祖以不戰有國且鑿五季之弊釋將士兵權太宗岐溝一敗至終宋世莫敢有進窺燕朔者幸寇公決策贊真宗親征不斬孤注乃成南北兩大其後西夏小醜雖以韓范重望弗奏膚功謂本朝用兵不及前代信矣是北宋有相無將

南宋 高宗以元帥繼絕中興一時名將張韓劉岳



而外尙多傑挺走兀尤清伊洛幾直抵黃龍而前后  
沮撓于汪黃秦史諸奸僅得偏安及棄遼結金棄金  
結元卽以文天祥張世傑開府臨戎勢不可支矣是  
南宋有將無相

胡元 蒙古以力併土宇強桀務殺凡攻城臨敵敢  
有一矢遺加者得卽屠之故其入蜀殺人無限攻汴  
積骨如山卽伯顏一人屠城二百自鐵木真起自朔  
漠至忽必烈稱位中土凡磔裂生靈共計一千八百  
四十七萬有奇以是滅國四十滅夏滅金滅宋西開  
欽察三萬餘里南攻日南交趾以至八百媳婦混一

兵跡卷一

九

華夷斯皆自古來所未有之慘烈也夷性狼鹿不顧  
民怨不顧民變不顧民死盡不顧兵死盡強莫如秦  
大莫如漢元兼有之然不百年之運

昭代 我太祖龍興淮甸驅逐胡元統一天下開以  
南併北之首成祖三平安南七征沙漠搜踪馬糞南  
望北斗超秦皇漢武之烈所奇者靖難兵入失國之  
主能逃土木之變陷虜之帝再復武宗數出微行而  
仇越西擒寔鐸守仁南擒宸濠無柏谷黃鬚之虞斯  
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之事也而尤奇者張中以道  
人而扶周顛以仙人而扶程濟以異人而扶姚廣孝

以上人而扶故成絕古異跡至戰法與從來者不甚  
相遠而火攻至我朝獨著永樂間張輔征交趾得神  
槍火箭正德間汪鉉求廣人之在佛郎機國者得其  
大小銃製萬厯間香山澳禦紅毛番得紅夷砲製爲  
一大變崇禎間又得西洋大小砲製崩山裂海又爲  
一大變神而明之百千其法遂貽攻戰之利于萬世

列國編

齊 春秋時齊桓公與管仲謀從事于諸侯也作內  
政以寄軍令分國以爲三軍一爲公里一爲高子之  
里一爲國子之里擇其賢民使爲里之君鄉有行伍

兵跡卷一

十

卒長其制以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  
令五家五人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  
十人爲小戎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率連  
長率之十連爲鄉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  
率之三軍三鼓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  
鼓且以田獵因以賞罰使百姓通于軍事春以蒐振  
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  
旣成令弗使遷徙于是同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  
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

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因起于五故謂之五家之兵戰則遇敵三軍皆戰謂有此三萬人足以方行天下一匡九合功甚烈也迨戰國時則荀卿曰齊人隆技擊蓋謂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技巧取勝也曰得一首者賜贖金無本賞矣蓋謂其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非有功同賞也故曰伺小敵之羸脆則可使偷竊營大敵之堅則渙然離耳與貨市井備作之人而戰無幾矣是亡國之兵也在吳起時則

兵跡卷一

七

曰齊性剛其國富其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則前可法而後不及也

魯 魯襄十一年初作三軍成公舍中軍作邱甲邱甲者邱自爲甲自是休少而從征多矣按古者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匹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主御輕車出戰又二十五人炊爨機汲守裝廩養主御重車守營二車共百人爲一乘又接八家爲井井八家也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也四邑

爲邱百二十八家也四邱爲甸五百一十二家也乃出一乘作邱甲使邱出一乘較之甸四倍以賦兵也燕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淳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是足食于民矣是國富而軍興有資也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以秦不能遠攻而趙蔽于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燕以全制其后是不必戰而可屈人之兵地勢然也吳起曰燕性恇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

兵跡卷一

三

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后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晉 晉初一軍至獻稍強分三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又作五軍晉襄舍二軍而爲三軍又曰晉惠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又使州長各繕甲兵晉文作三軍卻穀將中軍又曰晉陣三行則軍強矣魏絳請輸積聚以貸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困人則國富矣所以三駕而楚莫能爭

秦 秦生民也隘隘使民也酷烈戰勝則厚賞使習以爲常不勝則刑罰以陵藉之有軍功者率受上爵

無軍功雖宗室不得爲屬籍凡獲五甲首者則得役  
隸其鄉里之五家故民之所以要利于上者非鬪無  
由也至商鞅民勇公戰則賞爲私鬪則以輕重被刑  
故民勇公戰而怯私鬪最爲衆強然皆干賞蹈利而  
無節制故曰不敵桓文之節制韓子曰商君之法斬  
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  
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類與斬首  
之功相稱也而所據地形卷常山則抑天下之脊出  
三晉則撫天下之胸循江流不汗馬十日至楚扞關  
故曰居建瓴之勢過秦論曰秦人開關以延敵六國

兵跡卷一

圭

之師迴翔而不敢入是據重關之險而擊之者難也  
吳起曰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  
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  
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  
將可取

楚 楚武作荆尸尸陣也楚莊作兩廣又曰楚陣二  
廣二孟晉士會曰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兵跡卷一

南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此荆尸之效也樂書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廣十五乘廣有一卒每乘百人卒偏  
之兩二十五人而兩之也右廣初駕數及日中以至  
于昏內官序屬其夜不可謂無備此兩廣之妙也荀  
子曰楚人敝革犀兕以爲甲鎧如金石宛鉅鈇鉞慘  
如蓬蒿輕利標遮卒如飄風此其邱甲堅利也汝潁  
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此其  
險隘固塞是兵強難戰也吳起曰楚性弱其地廣其  
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入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  
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取張儀  
連橫則曰楚卒雖衆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則兵  
弱易勝也又曰蜀地之甲浮汶五日而至郢漢中之  
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清又楚之  
受秦之戰也

吳 吳澤國多習水戰然夷狄不能車戰不曉中國  
陣法楚巫臣爲晉聘吳教吳乘車教吳戰陣合晉率  
楚而楚始疲吳闔閭教民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  
而舍戰無不勝

越 勾踐返國生聚教訓二十年得君子師五千以

陸軍卷之四

沼吳又云教其士臣三年于是故為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投火而死不退又云教習流士四萬是會稽敗而人已空故多招流士亦一法也宋 宋襄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又曰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效古之為軍正兵也世因其敗遂謂宋襄之愚

韓 韓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 合伯鄧師宛馮龍

兵跡卷一 五

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則斬堅甲盾韞鏖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雖勁弩帶利劍一人可當百吳起曰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障而歷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又壤與秦錯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可斷而為三地勢使然又秦戰韓之法也

趙 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趙武靈王欲備燕破中山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遂教民胡服騎射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闢地千里中國胡服騎射蓋始此也故燕粟服欲乘趙曰趙民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樂間曰趙四達之國其民習于兵不可與戰必其騎射善也

魏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上身一披胸背者髀禪一蔽股間者脛繳一纏足膝者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于身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謂除其戶役給其便利之處不征徭也然氣力數年而衰而

兵跡卷一 六

復利未可奪改造不易用也故地雖大稅必寡兵強而國不富也故荀卿曰危國之兵而南與楚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西與韓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固四戰地也而又畏水秦張儀曰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又受攻之危也當吳起將魏兼車五百乘騎三千破秦五十萬先戰一日令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吳起又為魏置六花陣分七軍每戰七



軍俱用

孫吳 吳乘中原多故提兵轉鬪拓地江南恃長江以爲固固爲得計然不能扶漢而且合操破漢則亦漢賊之雄耳人但知目曹操之爲賊而不知孫權之罪爲尤甚也

曹魏 曹操以狙詐百出挾天子令諸侯降張繡斬呂布走馬超公路本初輩相繼夷滅用兵髣髴孫吳洵不誣矣故其詞曰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漢室至今平則亦功之首罪之魁也然謂已爲文王至臨終區處分香賣履語及細微而不及于

兵跡卷一

七

僭篡蓋欲借此自掩而不知千古下已爲人所勘破神奸曷逃筆舌哉

前趙 劉淵以匈奴屠各乘晉自殘倡亂汾陽轉畧幽并至命將四出能分遷平陽以窺洛能得地勢誅沉男女者則知愛民素服迎師則敗而知警宜其首于五胡也至耶蘇殺降誅冲屠戮似能撫敵御將矣而石勒殺彌以其眾配直言逆意遽囚大將謂何謂長安劉琨宜先曲陽小不勞眾似知先後緩急矣然晉西據關中南擅江表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潛據趙魏曹嶷逞王全齊李雄奄有巴蜀而營宮作

殿忘于戎事謂何曜改漢稱趙擒滅多雄遂撫克盛之軍屈張茂于不戰灌石生以決堤威武籌畧似勝前人而一觀之費足平涼州西宮凌烟可吞巴蜀復蹈聰轍已失甚矣况沉酣推戰大犯軍忌爲人所擒又何足語哉

後趙 石勒以上黨之羯谷謀于賓倚勇于虎遂成狂圖其于兵也千里襲幽以火宵行假附急擊雞鳴奪食則善用急欲并伏利僞罪往奔欲圖王彌斬敵稱救取信王浚戮叛送首則善用誘尊張賓爲右侯別衣冠文物爲君子營則善于用人執苟晞以爲司

兵跡卷一

末

馬擒鄧攸錄置參軍獲游綸使作主簿縛未杯用制鮮卑則善于用仇爾懲敵餌爭物而敗遂故掠城父還以誘敵囚人餌而轉以餌人也石虎雖多克伐皆恃積威無足數者惟勅麻狄曰受降如受敵卒破段遼之詐誠爲可效然誅殺過慘則可戒也

前秦 苻氏挺少付之符肇龍驤之運相王猛而謀將羌蚝而跋西服六十餘王止馬栖鸞獻歌成頌較數奸雄莫之與比據其成實固宜圖統一未可厚非但晉有人焉忘王猛遺言拒眾人之諫投鞭斷流已輕試于一擲况前入西域之師國之精銳與俱外遺

內喪寧垂莫之不從中乘釁乎卽符登鎧刻死休長  
鈞大陣亦無益矣

後秦 姚弋晃當之族弋仲効勇于趙襄能獻忱于  
晉莫盡力襄登僅勝殘苻亦未可爲雄興當可爲之  
會而得馬賜涼任輕于僇檀虛聲借仗鼓禍于勃勃  
莫知燕秦相弊有坐制之機興不聽尹昭使僇檀蒙  
遜自相攻殺爲一舉得二之計何前后之不一哉然  
襄登輜重燒吳淮積任叛何羅復厚惡地推心新附  
賞諫松忽少配佛嵩加贈戰亡葬復士卒用人之法  
又俱可觀矣

兵跡卷一

九

西秦 乞伏以鮮卑旋宏于熾磐常用詐餌敵而人  
輒中之亦有僥勝以几亡而已輒更之而父子異國  
能爲俘能爲奔能使人歸服能使人勿殺深于詭也  
然人生我而斃之恩我而亡之宜喪不旋踵矣

前燕 鮮卑慕容廆勤王斬津并吞二部使忠義彰  
于本朝私利歸于其國亦巧于興復矣而撫恤流亡  
擊取弱小至人多十部亦能得人矣至識素怒廷軍  
無法制之可圖獨犒宇文一軍以疑恣則用兵之一  
節耳若孰知二虜恥敗而再至使還詐降以覆趙備  
還劍妻母以降劍贈復戰亡以用士暉知晉勇于乘

退故設餌以釣皆能用兵矣而凌海討仁則孰失親  
三五發兵則僞失民抑賞不行則暉失將士數者自  
足亡國寧俟垂往哉

後燕 步搖慕容垂之垂亂再興也梟張于鄴郡其  
戰也襲飛龍鼓鳴則合擊攻苻丕則引漳以灌鄴知  
翟真無志則緩擊使自散欲離永之勢則遲進使分  
備一敗皆摧則破救以潰守智矣然知牛船邇流使  
敵疲弊而不能雇已士之疲知深伏隱澗僞退以誘  
永而不知魏師西渡乃羸形以示驕何自行之而自  
蹈之也寶能出宮人珍寶以募士用沒根號令以敗

兵跡卷一

十

魏而徒恃河水未合不以重兵斷後恐魏追及使軍  
士盡棄袍杖古今來有是走法哉盛雖忽召李旱旋  
師而復遣使敵弛備則亦巧黠無比而卒用段璜親  
仇致變其與熙聽婦言而不克還師遼將陷而不許  
將士先登俱可嘗矣

南燕 慕容德以分崩雀起之虜善于用弱知魏利  
戰則召還知都懼懼則別徙知主客勢翻則遠避卒  
能據全齊撫五州以弱爲強也所謂先定中原后飲  
馬長江懸旌隨阪雖未能如其志亦庶幾其可矣惜  
超掠晉補伎以挑隣怒違眾憑勇而忘守峴使險爲

敵有宜其與也甚艱其亡也甚易矣

北燕 馮跋雅稱度量然幽聘臣之執節來勸親以逆盟則非矣然稍能愛民足希小康宜昌後于魏也  
前涼 張軌以明經美官乘時跨踞雒州外托臣以自安假稱制以自快至國危無親赴之兵幽代無能入之人后又虐用其民國統遂斯可知詐暴之不終矣

後涼 氏呂婆樓有功于秦至光因亂擅命使梁熙納楊翰之策張大豫從王穆之言雄據涼州堪稱王伯之才而后以猜忿來三方之阻兵沒來貽謀至數

兵跡卷一

三

傳構亂將光之樹國未若父之樹人

南涼 禿髮烏孤之業終傾于傳檀義親熾磐而莫弭其怨戚臣守蒙遜而翻益其敵術僅足以愚姚興而東苑之殺已召樂都之亡章宗所謂五經之表復自有人者反見覆于雌伏之虜也

北涼 胡沮渠蒙遜有權智然險著于陷兄禮疏于對使

西涼 巴氏李暲才明治濟文雅心懷本朝偏安巴蜀仗義勤王宜其啟後于唐也

夏 屈丐勃勃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之所封

植不思樹德強隣乃結怨于蠕蠕背德于姚興且坑殺士卒動積京觀甚于后趙尤為可戒然不貪一城遊食疲敵埋車塞檀斷水破奚乘掠掩難未定擊與偽退擒宗料定難取而俟其子知裕克泓而圖之于返用計料敵亦一時之傑也若昌獯而無謀好勇輕進為人所識而擒奚足齒哉

元魏 魏初起代苻堅易之曰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燕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馳驅若飛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弊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則一鄙其弱

兵跡卷一

三

一稱其強也然拓跋什翼犍獲射目而不罪曰彼各為主則知用法矣舍中山而先鄴則知難易矣肅輕騎羸形誘夏入掠使卒奔敵詐言糧盡則知用弱用間矣然而所過赤地則毒之甚者宏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而識傳承期為文武全姿亦差可耳

北齊 高歡以奸詐之徒始剪馬于爾朱之謀後奮拳于拔允之難一以取信一以釋疑也後以配胡激六鎮討步稽落激軍士而再留者三揣歲首宴會而軍人休一日一夜三百里至而師出復止者四

北周 宇文泰籍民之有材力者為府兵蠲其租稅

以農隙講武閱戰陣馬畜糧精大家供之合爲百府  
以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爲可擊望高洋軍容嚴盛  
而旋師亦可謂知進退存亡者矣

柔然 卽蠕蠕姓郁久本韃靼類性刻忍少有忿爭  
則彎弓相射而勇悍善戰則與諸女直同晉時始強  
初柔然社崙立陣法百人爲師師有長千人爲幢幢  
有將臨戰先登者賞以擄獲俘怯者以石擊其首殺  
之侵元魏刁雍曰北敵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  
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雖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

兵跡卷一

三

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  
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  
無常故也又曰于近狄北築長城卽于要害往往開  
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  
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草盡則走終必懲艾今  
民堡所由設也後不惟野掠而攻城則亦有變矣



將體編

甯都魏 禧凝叔編輯

姓 軍中一韓西賊膽寒軍中一范西賊破膽帝王之能用人則姓亦足以威敵姓戰也至于因姓用計則寇恂假稱劉公兵到蘇茂聞而陣動王驥令人呼王尚書兵至章郎羅聞而馳還此呼姓以懾敵姓戰也岳飛幟書岳字空植撫城而賊走幟繡一岳遣將樹陣而敵降此標姓以威敵姓戰也此因人之畏之乃得以行其計也至如王匡必立劉氏後以從人望

兵跡卷二

豫章叢書

韓林兒假稱趙氏后以號召天下因以稱帝稱王幾成大業則善于用姓豈第一戰勝已哉  
 名 威武素著則聲名足以懾敵有呼其名而敵退者張飛瞋目填牆橋大喝益德而操軍倒馳張遼冲陣合犯大喊文遠而權軍驚解有書其名以克敵者魏勝填名于旗金人望之即走密書付將慶戰揭之即勝此名戰也而變用之法有用其著者陶侃降温邵止一紙函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杜預任王濬令得專斷曰彼威名已著不宜節度有用其微者呂蒙欲襲荆則舉陸遜曰彼名未著非羽所忌唐憲宗

伐蔡則用李愬曰彼名尙輕蔡人易之有掩己名者桑懌曰盜畏吾名宜先示以怯白起制括令軍中敢有泄武安君將者斬苻堅寇晉令軍曰敢有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有掩敵名者如唐從珂北拒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金亮南下令曰敢有言劉錡姓名者罪不赦而兼用之法有托人威名以賺敵者陳勝吳廣假稱扶蘇項燕舉兵草澤棄疾使人呼靈王至矣子比自殺有冒敵姓名以賺城者如王鎮惡攻劉毅稱劉藩兵上以破長安倭寇閩境稱劉顯入援而陷興化有變己姓名以脫身者田文符驗更

兵跡卷二

二

名姜武而脫函谷慕容超更號張伏生而出秦關有盲人姓名以脫人者楚子綦自稱昭王而代昭死劉子俊詐謂天祥以緩祥縛此皆因名以行計也尤有聲名赫赫如張文遠能止小兒之啼桓石虔可愈病夫之瘡江東百姓言孫郎至皆失魂魄鄺瓊聞王德至曰夜叉未易當兀尤發軍當岳飛河北無一人應金亮選將對劉錡舉軍無一人敢馬超憚許褚則詢操曰君之虎頭者安在周瑜忌關張則諫權曰劉備有熊虎之將突厥長孫展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謂為閃電張須陀威震東夏周德威勇聞天

下公孫瓚李光弼聲震四海張萬福江淮草木知名  
裴度党進四夷知名此其名之素著者也呼曹瑋爲  
曹父折克折家父宗澤宗俞孟宗政孟俞岳飛  
俞爺軍單雄信韓果飛將軍李廣飛將軍周勃真將  
軍此其以英勇而名之也楊業楊無敵魯贛鄧羌萬  
人敵林椿王千斤張俊張鐵山韋叡韋虎李崇臥虎  
蔡祐鐵猛獸烏承玘烏承恩二龍此其以神力而名  
之也徐文徐大刀劉經劉大刀王弼雙刀王王彥章  
王鐵槍李全妻梨花槍哥舒翰半段槍此以其器藝  
而名之也丁德興黑丁花雲黑將軍尹繼倫黑面大

兵跡卷二

三

王沈慶之蒼頭公李克用獨眼龍郝超鬚參軍孫會  
稽紫髯將軍曹彰黃鬚將軍陳章陳夜叉王德王夜  
叉此以其象貌而名之也龐德白馬將陳眾白馬從  
事馬超白馬將軍薛仁貴白袍先鋒此以其服御而  
名之也馮異大樹將軍李嗣業神通大將馬璘中興  
銳將此以其功業而名之也至杜預擬以武庫荀彧  
比之子房畢誠禁中頗牧王導江左夷吾袁尙書文  
彥博咸稱杜預裴度侯青高進薛彤世皆指爲關張  
若此者或見推于敵或見重于主也古來名將類能  
于姓字之間隱顯變化行機制勝詎謂一名之微無

與戰事哉能以名戰斯爲名將

身 天之所以生豪傑者固異其體則烏文晝養由  
基形軀偉巨蚩尤馮勝銅額鐵面趙雲姜維渾身斗  
膽程育朱然膽踰賁育昭烈苻堅劉元進臂垂過膝  
李廣劉淵慕容翰郭知連猿臂善射王彥章呂文德  
蹠厚履長廉頗李勣虎食狼餐夏默護磨那申香身  
長丈八長狄鄭瞞僑如榮如身橫九畝長百尺其力  
則岳飛林椿神力千斤汪節擲石獅千斤元善見挾  
石獅踰牆陳信努力推石碑任員項羽力能舉鼎孟  
賁汲桑任勝百鈞魏元宏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卞莊

兵跡卷二

四

李存孝手搏猛虎高奔戎陳信生捕活虎曹彰拽彪  
頓象劉靈符洛坐制奔牛伊馥張蚝却拽牛走賈忠  
宋令文生拔牛角夏桀梁崇義卷鐵伸鈎其捷則典  
韋羅士信飛刀擲稍陳安趙德勝運槊如飛侯青辛  
慶忌回鶻旋空劉亂劉靈符走踰奔馬劉翼舉柱跳  
過平陽門張蚝城無上下皆可超越張士誠養子虬  
平地躍起數丈柴紹弟挺身飛起十餘步著靴踏磚  
上城手無板援麥鐵杖日行五百里高句麗進苻堅  
十人日行千里其伎則蓋蘇文田泓伏水行水李楷  
回劉昭孫踏索飛套安都劾里脫兜御甲強作尉遲

赤體空拳李存勗屢經大戰從未被傷其烈則蕭相如契噲髮指毗裂張飛檀道濟噴目如炬伍子胥胡大海目若燦火炯炯如燈朱亥叱咤虎震彈却劉錡項羽叱咤洪鐘千人自廢汲桑蔡裔聲震數里呼殞羣盜項羽常遇春上噓五震下吸浪生張巡顏真卿切齒穿齧握拳透爪邗都木偶射莫能中其死則子路溫序結纓銜鬚王範臨刃神色儼然張順橫流怒氣如生秦不華立而不仆董搏霄白氣冲天劉光項下無血花敬定頭斷荷戈朱遵失首馳馬周處尸見苻堅眸迴眦裂豪傑之所以用其身者亦異陶侃

兵跡卷二

一五

則曰勿優逸如吳起囊糧韓滉艘舟田單板插燕噲蘇代身自削札唐太宗馬上攜土宋太祖馬上負石段頰不寐寢曹操錢鏐圓木警枕韋叡張燈達旦陳蒨投鏃自警祖遜聞雞起舞陶侃朝暮運甓解律光不脫介冑劉詞劉琨被甲枕戈王守仁征宸濠四旬不寐岑彭伍員漢光武每一發兵鬚髮頓白漢文昭烈脾胃悲消漢高咸陽四日光武還宮六日墨翟重繭至楚段頰士皆重繭至涇陽季梁衣焦頭塵以止魏漢高唐莊馬上十指直爲祖遜誓清中原賀若弼得葬魚腹馬拔之志畏屍還也張柔則曰勿避險如

張弘範營于險地韓世忠願當最重張宗願爲后拒漢光武小怯大勇文鴛花雲單騎衝陣史萬歲汪時中單騎出入敵陣張遼于謹張綱單騎詣敵繞營周盤龍周奉叔雙騎挾戟韓世忠蘇格聯騎貫敵達奚武三騎穿敵張達孝離營陷陣蘇定方數先登陷陣霍去病常與壯士先大軍李嗣業僕固懷恩崔延伯梁國兒每戰未嘗不爲邱陞之出先入後常遇春之摧鋒殿后孟觀羅通之親冒矢石也岳飛則曰不怕死如明成祖矢集如蝟李繼隆機石過旁楊存中介胄盡赤周泰滿身瘡痕王鎮惡肌被數箭曹彰鎗中

兵跡卷二

六

數箭雷萬春面中六矢不動漢高祖中創七十通中六十賈復彭樂暴瘡截腸傅友德貫頰穿腦耿弇眼矢暗摧夏侯惇拔矢啖睛趙立杜伏威帶矢擒敵荆軻縞送易上苻登鎗刻死休胡延贊王彥面刺報國余闕却盾不蔽蓋動與馬不逃康保裔易甲不遁吉星縱敵不去王僧辨劉子羽掠胡牀不動孫堅王霸矢及不動毛遂唐且藺相如伏屍濺血張瓊稽紹血汚帝衣簡子伏弢嘔血卻克血流至足毛德祖誓與城箠嚴顏止有斷頭李光弼濮真納刀剖心弘演出肝納衛懿肝張儀捐軀易地莫敢大心斷脰決腹焚

冒勃蘇膝暴蹠穿王範李廣意氣自若陳和尚明白  
死節謝枋得死得其所耿令貴曰莫皺眉畏死也然  
此特沈勁之久欲致命智瑩之竭死無二劉沈沮醜  
是甘不得已而爲之耳而善用計者則顯身有法漢  
光武絳衣大冠宋太祖繁纓飾馬陳章白馬朱甲婁  
師德紅帛抹額蔡祐明光鎧甲王越偉服短袂以耀  
軍也張飛石亨呼名露髯薛仁貴沈諸梁脫兜免胄  
韓世忠李晟錦衣陣前以懾敵也崔與之登城示面  
郭子儀單騎暴首介子推解甲披心李勣剖股啗信  
燕丹求軻滕行匍伏漢高祖撫附按行部壘我太祖

兵跡卷二

七

酣臥降帳以懷眾也回身有法狄青披髮銅面說可  
覆衫鐵面劉縱千金弊甲西洋眼目皆甲真臘身箭  
聖鐵三佛齊良藥堅肉刀箭不入作戰謹也公孫述  
盛陳陞戟劉曜子弟親御宋太祖訓練衛士出入慎  
也完顏絢鈴警帳王彥夜寢屢遷李林甫數易寐處  
齊簡聞魯莫死士一夕三徙夜宿慎也孔明羽綸數  
輒祖約置同貌數人吳起雜卒衣服劉縱戰必去幟  
沈希儀草色趨衣臨陣慎也慕容備德卒爲十餘棺  
分出四門潛瘞山谷曹操既葬爲疑塚七十二楚平  
王爲石礮盡殺石工則死葬亦慎也遁身有法魏勝

預習解脫陶魯閱營習敗走法馬從謙議秦襲虜預  
諸自歸路賀若弼爲魯廣達所敗縱烟自隱劉縱爲  
虜所圍猝伏屍中李敬業爲火所焚剖馬藏腹元順  
逃入水內慕容鍾地道出奔李克用匿林祝馬勿嘶  
徐海王直諸倭爲胡宗憲所迫偃禾伏草隱壁藏林  
使敵不見也孫堅懸幘左徑司馬懿委甲歧途曹操  
脫袍割鬚晉紹寶鞭遺后誤敵追也慕容垂使典軍  
衣已衣乘已馬于謹使人分馳已馬祖約使貌類已  
者聞禿前奔脫敵圍也祖茂代頂赤涪幘逢丑父易  
駕君車紀信御漢王乘輿韓成被太祖冕服賴文政

兵跡卷二

八

斬貌類出降稽紹身蔽晉惠陳健身捍魏燾以人代  
也孫武草人坐壁劉顯木將馳敵銷人枕楚靈以土  
自代晉平伐齊平陰以人居左右以衣物爲人形以  
物代也李寶匿舟航海慕容垂捨橋筏津項忠慕容  
紹盜駿宵奔慕容農宙微服晦出慕容盛醉斲夜逃  
孫贖范雎車藏出入林冲夜奔大帽被雪沈希儀草  
衣乘雨祝乾壽水竇出入主父詐自爲使楚完詐爲  
楚使田文出關令客作雞鳴魏追宇文泰墜馬李穆  
以策扶秦而罵若爲俘獲相機以脫出也如猝遇大  
敵勢孤難支度不可脫則李廣下馬解鞍擅道濟解

甲勿動王越任陣爲營使敵疑不敢迫後乃徐圖脫計以不脫爲脫此亦善逃之一法也甚則有變身之法殘之則豫讓剪鬚去眉漆身吞炭聶政破面抉目申漸斷臂刺崔杼賤之則伍員被踐行乞百里奚乞食于路齊法章解衣灌園季布髡爲奴疾之則姬光足痺步艱司馬懿佯瘋不起仇越詐病臥蓐成祖六月擁鱸身顛稱寒狂之則孫臏歌哭宿糞慕容翰跪拜遺便彭義顛狂妄言慕容盛僞疾舞羅死之則孫臏假暴剔屍韓烈詐仆伏殪范雎卷箕屏息管仲射鈞小白佯死甚則救身有法布智兒劍血暈絕金

兵跡卷二

九

主珣令剖牛納腹而蘇安金藏剛胸見傷以桑線縫藥而合郭琪飲酒中毒回家殺婢吮血吐黑汁而解止殺有法德宗見李藩儀度安雅則曰此豈爲惡鉏虜見趙盾將朝假寐退而自死張師政紇于承基見于志寧寢苦枕塊竟不忍殺殷浩使人刺姚襄見其仁愛反以情告沐謙見司馬楚之待以至誠不惟不刺反委身防護鮮卑熾黎能令人勿殺至如高洋避忌能對妻子竟日不言後周高祖韜晦十有餘年乃能不動聲色而詠宇文護種種不一要以脫禍免難而已至于用身如鄧艾襲階文以氊裹身而下劉顯

克九絲以粗繫腰而上魏珪越統萬以槩垂裙白壁郝廷玉張蚝由地道入城元文達從水中達信貫高置人于壁李陵使人匍伏暗聽樗里疾入人穴道史奉敬行軍地中皆行身之妙也而尤奇者或飾身爲神陶晉抹脂爲雲長成祖仗劍作真武劉江披髮破蛇陣我太祖選奇貌爲天兵田單使一卒爲神師以鼓軍也或變身爲敵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劉錡擇多髯爲胡人斫營高仙芝使人爲胡服迎降呂蒙使人白衣搖櫓以襲荊馮異使軍皆赤眉以亂賊王世充用貌似李密者縛過陣前以潰密慕容使人效沒

兵跡卷二

十

根衣服號令入魏中營李淵擊突厥選善騎射者二千使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之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倭擊劉隆佯分一校爲我軍使出陣後又有用人身之法或用其尊則藉名號令晉文納襄曹操迎獻高歡立靜朱溫挾帝或用其體則苦肉行間周瑜鞭蓋李穆晉泰神世衡掠信或用其命則殺人賺敵鄭武戮其思班超斬孟使樊于期王奢自刎荆軻湛七族要離斷臂燒妻子王守仁用捨命王專諸成肉泥或殲囚章法則馬燧以刑役威虜慕容恪以代罪狗軍夏人獻僞級誑遠張魏公斬囚代刺齊襄斬彭

生謝魯則未免于費人也而尤奇者有易人之種呂不韋進姬黃歇獻妊姜牛金通恭妃有覘人之像王衍鑿石勒知亂曹璋詞元吳識異桓玄妻知劉裕視瞻不凡張九齡識祿山反相孔明料魏延反骨隋場見李密顧盼非常不使宿衛趙人謂白起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凡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惟廉頗可嘗有用人之生秦昭使一卒爲王以誘楚懷蘇秦使齊留楚太子以市下東國范痤請留生座以市趙地鄭疆使楚留張儀使以疑秦胡宗憲出王直妻子以致直慕容儁還劍

兵跡卷二

十一

妻母以降劍曹操拘徐庶母以招庶劉裕獲張綱以呼城段速獲慕容農以巡城王直得青村守者伯以呼門公孫閔使成侯詐爲田忌人入市卜反荀息遣郭美男女以破舌張孟談分妻子之四國張儀防周最翟強之善齊楚使人爲見者畜夫曹操進女事漢獻朱溫使帝側皆其人有因人之疾韓德威聞折禦卿疾而進兵魏珪知慕容垂久疾而傳死王導囚王敦疾重而舉哀有因人之喪漢高聞義帝被弑編素而天下服范士句蕭望之崔浩不伐人喪楚人伐陳聞陳成公卒而旋師有因己之喪魯伯會帶絰伐淮

夷晉襄墨衰敗秦師唐莊新喪破夾寨慕容垂遺命秘喪以還師有不得已而因用人之骨肉車梁見人肉未冷而知倭伏宋華元易子析骨而拒楚陳人食人炊骨而守城郭弘霸志在抽筋絕髓王忠牛富褚不華飲血啖肉秦宗權戴鹽屍爲行糧苻登每戰以殺賊爲熟食也雖然善用身者如徐庶方寸圖王則傳永下馬露布王僧辨氣概凌雲唐休景儒者知兵虞允文書生克敵是儒者可爲呂尙八十致師公孫枝七十先鋒趙充國七十討羌傅永七十餘猶鸞驪場馬拔六十二據鞍顧盼神師道勤王天下稱爲老

兵跡卷二

十二

神姚弋仲曰老羌堪破黃忠曰老當益壯及渾瑊十  
一行兵阿史那社爾十一以智畧聞鄧艾十一見山  
澤輒度軍營處所魯仲連十二行說外黃見十二說  
項羽勿屠戮秦舞陽十三佐荆軻刺秦王朱揮十三  
拔刀奪母慕容垂十三勇冠三軍慕容鳳十三陰圖  
恢復蕭摩訶十三單騎衛陣周叔保十三善戰平亂  
羅士信十四衝斬賊帥史建唐十五勇震遠邇呂蒙  
十五陰隨鄧當出征唐太宗十六應募徐世勳十七  
從戎賈逵爲兒戲嘗設隊伍敢奔弱冠主兵北道孫  
策童子拓地江南唐莊稚子摧梁夾寨張奮年未二

十造攻城具則是老幼可爲羊祜臥護諸將張良輩  
從規畫韓弘與疾督戰呂蒙托疾還鄴漢高祖傷胸  
捫足周瑜力疾撫軍祖珽盲目射寇及張巡厲鬼殺  
賊諸葛死走仲達楚靈死誅王子比景清懸皮三犯  
譚祭遵枯塚泣匈奴蘇秦裂屍斬刺客則是病死可  
爲李牧手鈞司馬喜膺脚孫贖則足茫睢摺脊折齒  
及杜預穢羸章寂癩瘡周尙面瘦無肉桑維翰晏嬰  
徐成形短則是刑餘瘦小可爲宋應瀾因敗斬追孔  
明退軍燹權牛富城破巷戰郭循服官行刺黃權居  
魏圍漢李矩于謹僞降猝擊孫布詐降殺迎苟輔詐

兵跡卷二

七

降敗莢以及詐降益守鐵鉉詐降擊成祖翟延伯誤  
受方侯醜奴降被其夾擊李廣脫絡躍射花雲絕縛  
殺監劉裕墜崖復戰劉漢兀木墜馬復馳則是破降  
擒仆皆可爲也韓信力不兼人制項羽拔山郅君章  
不滿三尺勝巨無霸丈二總在于能不在于形也然  
亦未可自輕其身子反徐晃牀第可入來歙岑彭悉  
爲述刺張耳韓信臥內奪符赫連昌好勇輕進衆議  
而擒李全雙拂垂槍爲降所指不可不鑒也虞翻曰  
白龍魚服困于豫且常林曰小不動大光武不令賈  
復別將我太祖不欲遇春與小校爭能王德用雖屢

歷邊境未嘗親臨矢石亦慎身之一法也故趙充國  
枕席過師崔浩腹中甲兵寇準北門鎖鑰吳漢隱若  
敵國范仲淹檀道濟萬里長城要必如樗里子鼂錯  
桓範智囊倒出劉鄩之一步千計也而欲戰勝天下  
者亦不可輕人之身苟輕于棄則楚材晉用君子譏  
之况樂毅去而齊城復慕容垂往而燕業墮苟輕于  
殺則斛律光誅而周人赦檀道濟收而佛狸來以至  
于國破家亡如周宇文邕曰使斛律光在朕安得至  
此宋文帝見魏兵充斥嘆曰使檀道濟在魏安得至  
此卽此兩言觀之可爲輕士者大戒矣

兵跡卷二

七

儒 唐休璟深知險要虞允文金山克敵則儒而將  
矣卻毅闕禮敦詩祭遵雅歌投壺魯肅手不釋卷張  
奐坐帷講論則將而儒矣謝艾有文武才王平長戎  
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好作書論說史漢不失  
其旨石勒曰不知書嘗使人讀史以論古今得失確  
有灼見則將通儒宸濠聘王守仁守仁遣弟子袁宏  
博帶貌爲迂儒說以王道偵其反情則以儒爲詞商  
梁兵叛逐帥唐憲宗遣温造代之叛者見其儒而不  
疑旣而談笑樽俎殲五百叛者于盃酒之中則以儒  
捕亂况傅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安在儒不可戰

哉至漢高溺儒冠全忠置濁流亦大誤矣

老 歷代制民年五十以上者不行伍而公孫枝太公諸人則老而彌篤如周德威退保高邑張承業謂其老將知兵趙充國條陳方畧人皆稱其老成持重則老固多識慕容恪圍檟龍曰老賊經變多年自多智畧攻呂護曰老賊老于行陣難以猝克則老固難勝乃固壘遏奔而龕降築圍絕汲而護破則制老亦自有法也

幼 周瑜火曹赤壁則幼而多智王孫滿知秦無禮輕而必敗則幼而有識范純祐鈎摘將材則幼而善

兵跡卷二

五

探曹璋舉動如老將則幼而老成渾瑊孫策文鴛諸人皆以童子出戰宋獻策選捷健童子五千為孩兒兵卒破燕京則用童子扒城噫從是而練之長豈可量哉

弱 劉琨雞肋而恢中原韓信不兼而興漢室綿力未嘗不大用也甘茂使秦拒健而聽弱致楚任弱而黜健此誤人法也而戰亦有用弱法石勒拒末秬不戰示弱魏珪拒慕容垂之徒示弱石勒誘王浚冒頓誘漢高翟真誘楷固惟見羸弱慕容農攻翟真先擊其弱強者自走皇甫真計呂護逸必擇弱悉易以強

商鞅配軍以老弱任役使漢王在滎陽蕭何悉發關中老弱從軍軍聲復振張士誠夜遁留老弱伐鼓韓信拔趙壁則以弱背水立陣曹操擊張繡則以弱居前為餌李愬擒李祐令羸弱燒獲王存審擊契丹令羸兵致煙則弱自可用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則以弱為先唐太宗曰以我之弱當彼之強則又以弱當強

兵跡卷二

六

婦 荀息美女破舌范蠡若耶沼吳則用一女秦穆間由余則遺戎二女樂柴紹誘吐谷渾則使二姬對舞勾踐行成賂語則以八妹此以少為用也梁邱據間魯聖則遺女樂八十秦惠欲取義渠則遺好女一百劉儀懷榜招板橋則縱俘婦三百石虎后助陣著五彩靴則出女騎一千陳平脫漢高滎陽則別出女子二千高洋配無妻軍士則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趙陀攻百越求秦女無夫者為卒補縫一萬五千我太祖守瓦梁壘欲遁則多出婦女戟手大罵以疑元此以多為用也漢武妻烏孫昆莫以細君妻君胥靡以代公主使為子婿保塞漢元賜單于以王嬙降吐番以文成公主使之內附無他趙王欲併代則妻之以姊孫權欲霸昭烈則妻之以妹鄭武欲伐胡則妻



之以子張伍食盡則嚮愛女給軍种世衡結慕恩則賜宴姬王越賞詞謀則與侍妾唐太宗賞突厥特勒則與宮女魏主宏賜北鎮貧無妻者則大出宮女劉光世得漢兒萬人無室家爲之娶婦此以已女爲用也魏珪克赫連昌以其宮人頒將士高崇文以劉闢殊妾配將士隋煬以江都婦女配將士劉裕克燕以婦女爲軍賞勃勃拔廣都以女弱爲軍賞劉毅誅桓玄以其宮女及逆黨女妾爲軍賞此以人女爲用也突厥求婚裴矩令其斬處羅而后允徐海爭女子胡宗憲令其縛葉麻以爲降晉人欲復士會故執魏壽

兵跡卷二

七

餘帑使之降秦閩欲刺慶忌故燒要離妻子使忌不疑高士達欲圖郭絢故斬擄婦爲寶建妻使之行間慕容儁還劍妻而劍降胡宗憲出王直妻子而直至慕容備德獻伎樂秦歸其妻母則于燕齊歸宇文護之母而護無以報則美在齊張孟談疑四國則分遣妻子石勒敗祖智延追兵則遣所俘婦女陳人取南宮萬則使婦人飲之陳平解平城圍則獻美女圖孟嘗反國孟明免羈則托秦姬晉贏無忌竊符張儀易城則結如姬鄭袖呂不韋滅秦黃歇取楚則獻妾進環凡此皆行美女計也吳王操女軍盡出宮女田

單守卽墨妻妾悉編慕容冲擊符暉令婦女乘牛揭竿揚塵速不台攻汴俘漢婦女負薪填土金人拒元括壯健婦人假男子衣冠搬運木石商鞅分壯女一軍負壘作土盛食撤屋木蘭以女代父戍邊此用女爲兵也至于征馮寶妻洗襲滅遷仕討平岑南至于戰柴紹妻昭自置營幕號娘子軍李商胡母霍善騎射號霍總管至于克復則崔寧妾任虜兵攻城張茂妻陸先登斬充至于守禦則朱序母韓率婢登陴任城王澄太妃孟勒兵親守李毅女秀領州破賊晉氏婦晏鳴金據岩李侃妻楊五石刀矢分別給賞至于

兵跡卷二

末

救援荀崧女灌突圍請師劉暹妻邵扶夫萬眾此女而將也至于若子反攻秦母令效膠孟景討玄妻周劇絳蘇代圖齊妻組甲耕張巡拒奇姊陸補縫趙平原圖報復妻妾補縫我太祖渡江后馬率妾鞞則能助韓世忠扼金夫人梁親援梓鼓河間王琛使羌婢朝雲吹箎而乞則能佐楚公主女史馮嫫持節服國隋誠敬夫人洗載詔降獠譚子政妻張策干若洪建安連氏義激戢兵則能論寶良女勾奇毒希烈王翠翹說海降宗憲則能間淮南王使女陵中詞長安則能偵昭烈妻孫環婢執刀以衛烈孫策母吳責子勿

殺以杜叛景讓母杖子妾戮以安軍劉遐妻密燒甲  
杖田防寢謀宋仁宗后剪髮微衛閉閣滅火白瑾妻  
葛若夫公服環珥散寇則能弭變晉文公蠶妾聞謀  
齊姜殺之李克用侍者告變妻劉斬之司馬懿婢瞰  
知瘋詐妻張刃之則能秘機趙括母阻子勿將柴克  
宏母表子可用陳嬰母阻子勿王王陵母屬子事漢  
僖負羈妻識從者皆相王珪母知長髯必成楚文夫  
人鄧斷敖狙勝羊就妻辛料魏不昌何無忌母劉料  
玄必敗則知興亡桓玄妻劉謂裕當除賢建德妻曹  
贊軍宜北克用妻劉勸釋私怨慕容盛妃教疾免難

兵跡卷二

北

則能謀王孫賈母諭子復齊姜敘母促子討馬超宋  
太祖姐決祖自立楚文夫人息媯勉子元伐鄭則能  
激劉智遠夫人李毋奪民財劉先主后甘諷專戎馬  
苻堅后張阻勿伐晉唐太宗惠妃徐疏勿驥武則能  
諫張谷妻李言逆不可久董昌母以子去爲孝僕固  
懷恩毋勸子勿反宸濠妃婁止藩母逆李日月母惡  
子輔泚謝綜母劉子誅不視魯義姑棄子抱姪感齊  
還師毛惜惜恥榮全叛逆愍懷妃惠風拔劍罵曜樂  
羊子妻操刀叱賊不辱自殺魏以蜀宮人賜將士李  
昭儀不辱自殺則能守義節呂人母醉衣結少莒子

婦紡繡絕齊鄒僕妻怨夫詐賊王廣女開室擊芳金  
卒妻掣刃刺兀术謝小娥醉賊抽刀孫翊妻徐施惟  
設伏董昌妻申屠希光艷裝挾匕龐涓母趙娥抽刀  
反刺秦女休執刀據矛竇毅幼女憤隋與唐則能報  
復沈襄妻小霞能以身質脫夫遼東長勇堡婦能推  
虜墮窖土石擊死凡此皆定大難決大疑明大義者  
不惟此也寇亦有焉李全妻楊妙真梨花槍天下無  
敵楊寡婦與劉七合黨劫掠不惟此也夷亦有焉石  
勒妻劉斬叛護勒荷登妻毛力戰拒其阿保機后述  
律勒兵破韋鐵木真母月倫分兵敗寇烏馬寡婦佐

兵跡卷二

辛

胡宗憲平倭石柱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殲亂俺答三  
娘子哈屯比妓練兵附明八百媳婦土酋之妻各領  
一寨外國亦有焉交趾女子徵側徵貳自立爲王桂  
南有女王曰柳葉壯健似男子須文達那妻以身國  
許人報仇花面妖亦有焉山東婦唐賽兒剪紙爲人  
馬鬪倭女卑彌呼與宗女臺與相繼以妖術稱王神  
亦有焉大理觀音化爲婦人以稻糜大石背負而行  
漢兵驚避唐玄宗云河北二十四城無男子蜀王衍  
妃費云四十萬人無男兒然則男子不及婦人者多  
矣雖然李陵云女在軍而氣不揚慕容熙聽婦言而

師不退避將陷而欲與婦並登卒至喪敗則女亦有  
害也故鄭太子忽不欲以師昏左氏不欲以戎事邇  
女器李光顏却韓弘美婦而平淮西李勣求陋妻以  
安粘沒周尙文四十喪偶不娶精神強壯得以徹夜  
親軍政漢高不貪子女而收天下我太祖却金華詩  
女而成大業與孫皓悉還俘女華歆有獲則嫁曹彬  
使人密護一室訪親還之無親則嫁此固君子仁者  
事也惟常遇春每戰我太祖必使先御數婦而后勦  
勅稍有已時亦異事也

兵跡卷二

三

募天下囚徒名曰稀奚以禦匈奴元用拔都魯牌權  
攻安豐囚戰也軍校訟帥郭進賈之而掩北漢徐成  
失期王猛宥之而勝燕軍俞大猷以當刑二卒潛蕪  
賊碾備倭以當死三十六人進獲賊帥罪戰也管仲  
以罪輕重八甲兵石勒僞以避罪奔伏利吳起聚棄  
城失守欲除其醜者爲一卒曰軍之鍊銳孟明三折  
曹劇三折荀寅曰三折爲良善用罪犯夫豈無功  
耳 聽金鼓銃鉞以爲進退固不待言矣管子曰同  
鄉連帥夜戰聲音相聞足以不乖若王鎮惡攻長安  
令軻軍長鼓劉江救北平令人帶十砲遞放不絕李

愬入蔡令萬人同呼所以駭敵之耳也希卑聞鼓音  
達內而知召應甘茂使吏穴道聽王言樗里疾鑿穴  
王所而知伐國衛青使人匍伏隱處以聽敵之虛實  
子命防穴浚塹壺錙瓶甌以聽咸南塘防地道以瓮  
覆人繞城以聽鄭若魯使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  
三十里外響入其中名曰地聽則巧乎其聽矣彼以  
瓮累壁則外人相過不聞音響可造軍器又豈非善  
法哉

兵跡卷二

三

目 曹劇下視轍亂乃逐齊師斛律金望塵知軍多  
少乃純用目也祖經久盲聞徐州民反忽乘馬臨陣  
左右射反者驚走則又不恃目也劉縱揚沙成繼光  
眩瓶則以昏人之目楊旋燕馬飛灰夏攻靖夏繞城  
踐塵賀若弼塗舟淡黃色藏于枯荻則以掩人之目  
也蔡祐明甲明刀趙贊唐太宗旌旗絡繹孟珙虞詡  
易衣往來又以駭人之目也諜者告曰楚幕有烏敵  
師其道劉基見烏集幕而知敵遁高泰見石越言誕  
而知觀聲耿稚見西秦告者視高色動而知爲有好  
衛姬見齊桓足高氣強過己色動而知其伐衛管仲  
見桓公揖朝進已貌恭色慚而知其舍衛智過見張  
孟談志於此高而知其說合見韓魏二君色動意變

而知其將背却疵見韓魏色憂而知其不欲趙下見韓魏視端疾趨而知畏得其情則微乎其視矣秦舞陽色變而荆卿之事敗韓約色變而甘露之禍慘爲人所識而破也凡遇事色青者爲膽勇者赤者爲血勇者厲者爲氣勇惟氣色不變乃爲神勇斯不爲人所窺梓慎望氣知宋鄭喪師范增望城頭有五色氣而使項羽急擊爲尤奇矣張士誠不能自守爲明所獲雖終日閉目以至死亦何益哉

鼻 斜律金喫地知軍遠近每能逆備克敵顧不知何法惟張輔征交趾知象通身之力在鼻戒先驅射

兵跡卷二

三

其鼻程信征麻陽知象象隨首象以戰乃藏身石笋揮劍截首象之鼻象果奔則從鼻戰矣

手 伍員冬月水戰用婦人績麻不龜手藥擊越大勝之辛五郎旣降胡宗憲塗值盧鏜乃搖手以示不須戰招手則謂今一家去兵器則拍掌言無林父敗走軍士爭濟舟中之指可掬冒頓圍漢高于白登天寒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其尙能戰乎

足 墨翟救宋重繭而入楚段煩追先零重繭到涇陽不惜足力以救國以趨功也王翦知軍士超距爲戰而后用之所以養銳也戚繼光令軍士常行縮沙

于足重鎧跳坡猿人能行卽燒石烙其蹠鐵脚兵日以松烟熏足鐵脚苗自小卽煮熱桐油日浸其蹠東番晝夜學走梁太子綜朝夕行沙以練足也左史倚相論吳行反覆六十里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馳三十里擊之必勝曹瑋擄物緩行誘虜百里之外追之約憇而後戰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人小憇則足痺不能立其氣亦闌此以路程計足也司馬懿攻蜀日蜀人多用蒺藜令三千軍士著軟材木屐前行以去之劉裕效石虎慕容恪塞五龍口水以攻廣固城中男女悉患脚弱而降此則不可解矣

兵跡卷二

四

舌 虞舜日惟口出好與戎姚興日齊楚兢辨兩國與師周禮敵國兵至使使如師以訟曲直直則解春秋尙辭令列國尙游說皆舌戰也子貢一出亂齊存魯強晉亡吳伯越張良掉三寸舌而爲帝者師毛遂憑三寸舌強百萬師邳彤留光武討王郎一言足以興邦魏徵論馮盎入朝一言勝師十萬蘇秦樽俎秦兵不敢出函谷一十五年酈食其伏軾一朝下齊七十餘城馬援將三千突騎遊說帝問于謹解諸國事言西鄙鐵勒皆服虞翻稱策命降華歆張遼托操論致昌豨陳眾白馬降李憲張綱單車說張嬰封奕

敘故致逢約婁師德諭吐番禍福論贊婆數年不犯  
邊則舌鋒之利較兵鋒更甚也而惟急者兩賢豈匪  
漢高以一言斬丁公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侯景以  
二語退紹宗越國以鄙遠焉用亡鄭以陪鄰燭之武  
以數語退秦師陶侃呼曰天下寧有白頭賊而貢降  
王德遇謂名王爲我碎骨而敵怖鄭元璫隨語折讓  
則以口伐可汗婁敬相如純以口舌得官言固戰勝  
天下者也然吳漢不能以辭自達隱若一敵國李廣  
口不能措詞萬里稱飛將朱伺所謂惟在力戰能忍  
不必議論紛紛徒以口舌擊賊也至于行計則有流

兵跡卷二

美

言法周公不利于孺子樂毅將欲自王是也有恫喝  
法蘇秦之言縱張儀之言橫是也有揚言法史思明  
迫李處崙至魏州城下揚言曰處崙召我來何爲不  
出崔光遠聞而殺之是也有反言法白起誤趙人曰  
獨畏馬服君之子班超擊龜茲佯言兵少不進是也  
有卑言法石勒獲荀勗王彌卑辭賀之張賓以其位  
高言卑而疑石勒請王彌亦用卑辭招之張嵩以其  
卑甚言甘難信是也有狂言法慕容翰外國自掩佯  
狂謬對司馬懿詐瘋圖魏謬對是也有醉言法  
溫嶠畏讒則醉晉錢鳳胡宗憲誘倭則醉語含糊是

也有神言法郭誦鼓士卒稱子產助神兵田單愚騎  
劫稱神師有教令是也至于祕機則有渾言法盧鏗  
暗殲辛五郎之黨第問曰如何諸哨對曰是了威繼  
光約口號字眼臨發乃傳使人不測是也有夷言法  
如日本呼賊爲陸宿人呼殺爲其奴噫咀郎波斯呼  
賊爲色測呼殺爲刺察以夷言爲言使人不解也有  
形言法魏桓子言汾水可以灌平陽則用肘韓康子  
答澤水可以灌安邑則履跣張良謂宜允韓信之請  
王則躡足劉基謂宜允胡廷瑞請三事則踢牀范增  
欲項羽決志殺漢高則目珠田光見荆軻唾其耳則

兵跡卷二

美

知出口入耳爲大事慕容翰欲圖宇文雖見說使無  
言而撫膺楊一清欲除劉瑾則以指畫張永掌是也  
有隱言密言法宋齊邱徐知誥或升高堂或入水亭  
屏人而語劉琦與諸葛遊荒園登樓去梯而語子產  
與裨誦出謀于野或抵流水聲處而語宋文令徐湛  
之秉燭繞行檢壁而語衛青李陵使人匍伏聽而語  
古人慎言固如是也然五郢見盧鏗問答不同而知  
有異韓世忠得劉忠暗號而穿其營則渾言有時覺  
于謹解諸國語漢校尉使人習諸國番語則夷言  
亦有時識桓公與管仲闔門謀伐莒未發先聞東郭

郵曰謬然豐滿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象也二君之在臺口開而不合是言甚也舉手而指勢當甚也小國諸侯不服者惟甚則形言亦有時察桓公又與管仲朝而謀伐衛隱而未宜衛姬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是以知之則隱言亦有時知甘茂使吏穴道而知秦惠相衍樛里疾鑿穴王所而知犀首當將蕃納人于壁而聽使者父子私言則密言亦有時洩慎言之難又如是也故又有滅言之法冉璉冉璉深夜布灰以箸畫寫旋寫旋滅孟璉楊琰擁爐畫

兵跡卷二

三

灰旋以匙滅秦從龍筆書漆簡隨以水措封陸手劃削稿隨即燒之劉裕謹封符函付朱齡石又有不言法高洋破晦能對夷子竟日不言魏主恭能閉口八年卽位乃言如辛稼軒欲斷牛首決西湖醉洩其謀遂爲陳同甫所脅范士句曰言語洩漏職汝之由歸罪駒支曹操密言圖紹爲備所洩雖吐舌出血亦無益矣

呼 夏育太史慈呼叱三軍震駭項羽叱咤千人自廢楊存中一叱萬人僵立魏勝一叱敵衆辟易蔡裔一呼羣盜皆殞將之銳也秦軍鼓譟屋瓦盡震魏珪

仗燕民瓦皆震王夔班聲江水爲沸強聲大呼數百人如萬衆軍之雄也至于用計朱序爲晉間則掠秦陣后大呼秦軍已敗阿木駭宋則掠宋舟大呼步軍敗矣韓世忠夜造敵壘大呼大軍至而敵懼出降郝廷玉地道入懷登陴大呼王師乘城而守者解散張蚝地道入晉陽大呼斬關而納秦兵耿純攻赤眉夜選強弩二千繞出賊後齊聲一呼強弩俱發而敵駭散一呼叱間能令人生畏能令人失智豈僅吶喊鼓譟哉

兵跡卷二

三

銳斧斫戒勿喊此靜戰也張威行必銜枚寂不發聲曹瑋環三千甲士寂不聞人馬聲此靜軍也吳璘遣姚仲襲金葭坡無聲則靜進法王越脫虜使軍士下馬逡巡而行次第無聲則靜歸法劉錡守順昌城中蕭然無雞犬聲則以靜待動法李愬襲蔡州擊鴉鴨池以亂軍聲則以動爲靜法拖雷伏棗林四日不聞音響誘金開城則以靜賺靜法靜則能整整則銳靜則能謀謀則行

宴 宴非戰時也而有機焉曹瑋張飲坐失賊首隨擲席前王彥章半酣更衣忽破晉夾寨狄青大宴

稱疾暫入而奪崑崙朱温中席如廁輕兵北門襲旌  
此以宴玩敵也高歡以爾朱兆歲首畢宴倍行掩洛  
劉顯計蠻九日祭賽陰克九絲此乘人之宴也若商  
鞅以樂飲罷兵誘魏叩秦昭以好會踐盟誘楚懷楚  
子虔致蔡侯楚平致戎子蠻皆以宴款人也姬光刺  
吳王僚石勒請王彌宴已營朱温享克用于官舍温  
造飲南梁叛者于長廊遂人飲齊戍以酒而殺之胡  
宗憲載毒酒委使掠高會痛飲而死此以宴殺人  
也以宴殺入故張尙誠王彌曰恐有專諸之禍我太  
祖仰天擊馬而語指郭子曰汝以酒毒我漢高間行

兵跡卷二

完

趙灞上留良以謝郭琪飲田令孜毒酒歸殺婢吮血  
而毒解不可不知也王茂章擊朱温戰酣入拒馬與  
諸將飲而復戰鄧羌徐成將戰大飲帳中而后縱橫  
敵陣宇文邕每宴將士必執盃勸酒慕容德親饗戰  
士必厚加撫接魏尙爲雲中守五日一饗賓客曹操  
待關羽五日大宴三日小宴羽誅顏良文丑以報此  
以宴爲戰也然子反醉而亡北劉曜酣而馬陷莫淺  
渾恃勝荒酒一戰而敗則因宴而敗也故趙方令將  
士飲酒勿醉使時時可戰楊惠元受張巨濟戒未捷  
勿飲瓶罌不發則戰而不飲也王翦善飲食休士不

戰李牧椎牛饗士不使之戰則飲而不戰也楚莊因  
宴而絕纓種世衡因宴而賜姬韓世忠因宴裝婦人  
激將士勾踐楚莊投醪于江皆得士死力豈效宋華  
元羊羹不與其御羊斟遂御之入鄭師中山君享士  
羊羔不徧司馬子期故敗之于楚吳夫差載酒入軍  
軍士視而不得飲遂爲越敗辛稼軒醉洩軍機而陳  
同甫夜遁李孝恭極酒成血而輔公祜授首温嶠詐  
酒罵錢鳳李素立却獻惟受一盃酒胡宗憲醉吐滿  
牀而誘王直張飛詐表取酒痛飲以破嚴顏爲勝爲  
敗用智力豈徒衍衍食食哉故名將于飲食談笑

兵跡卷二

羊

之中亦寓金戈鐵馬之氣  
樂 趙葵正月十五放燈張樂誘擒李全張守珪版  
築未就置酒作樂疑退吐蕃朱温置酒軍中出兵襲  
旌而樂不輟張弘範設伏舟尾舟接樂作伏發乃戰  
陸騰陳伎樂于城下獠攜妻子觀之遂拔陵州吳玠  
親兵不滿萬每戰必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戰無不  
勝也  
歌 師曠歌南不說多死聲而知楚無功荆軻歌易  
水士皆髮上指能令人怒耳匡圍孔子子路援戟將  
戰夫子止之彈琴而歌曲三終而圍解以和氣平激

氣漢圍楚而不敢迫張良令四面爲楚歌聲八千子弟聞之皆散以楚聲奪楚人以不可戰不敢迫者一歌而勝之奇矣

謠 吳有童謠曰阿童阿童銜刀浮渡江羊祜求得王濬小字阿童以應之遂破吳此真謠也韋孝寬問斛律光造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而北齊殺之此善用假謠也惟苻秦有謠云東海大魚化爲龍苻生不知堅乃東海而爲龍驟而殺魚遵又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于是悉虜諸城以讓之此信謠誤也堅復有謠云魚羊田斗當滅秦朱彤請盡誅鮮

兵跡卷二

三

卑苻堅不從卒爲慕容冲所破又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堅亦不從此不信謠之過也千古來謠言固多在善于能應耳有云熒惑星下降而爲謠故多驗吹 吳起日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一吹而行再吹而聚晉王隨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曰裂者破也當破賊也劉錡夜電擣金營爲竹葉管吹之如鬼嘯者電起則新電止則伏不動聞管嘯則聚河間王琛討羌不服令婢朝雲吹篳篥繞羌營而乞羌聞之皆流涕降劉琨爲石勒所圍窘迫無計遂奏胡笳賊皆流涕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走劉疇遠賈胡數百懷刃欲害

之晴接笳吹出塞入塞之曲以動愁人思歸之念胡泣刃墮此悲聲也崔延伯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前此壯聲也一吹耳能令人愁能令人壯能解人難能令人所向無前聲之動人也如此

彈 柴紹爲虜所圍乘高而射矢下如雨紹使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聚觀紹使人潛躡其后虜大潰孔子亦彈琴歌曲以解匡圍孔明亦焚香理琴而退司馬

兵跡卷二

三

嘯 司馬睿傳檄討石勒刁膺請送欵求捕平河北勒不然之愀然長嘯劉琨守晉陽石勒圍之數重現乘月夜登陴長嘯勒兵聞之泣解長嘯當悲長歌當泣有以也哭 申包胥入秦廷晝吟宵哭秦兵乃出而復楚秦師敗于淆秦伯素服郊次向孟明而哭卒以報晉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晉嵬以爲不可伐季友欲死慶父使奚斯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王導欲王敦速死聞其病重遂率子弟先期舉哀敦聞之憤恚而卒苻登率眾萬餘圍姚萇營四面大哭萇亦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笑 光武見馬援岸幘而笑遂授圖蜀之方因有天  
下孔明使人居臺呼云周郎妙計高天下賤了夫人  
折了兵因鼓掌躡身大笑瑜遂氣死而成鼎足古云  
光武善笑以得天下孔明善笑氣死周瑜是也

罵 張儀說楚絕齊許商於之地六百里楚乃使勇  
士罵齊王罵以絕之也元兵攻瓦梁壘幾陷我太祖  
使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錯誇不敢迫遂退師此  
罵以疑之也東魏追宇文泰將及秦馬逸墜地左右  
皆散李穆以策扶泰而罵若魏俘獲狀而魏兵不疑  
此罵以脫追也楊義臣屢將戰而復止者數四忽一

兵跡卷二

三

日怒罵誓必戰示無止意乃先期伏兵伺金稱出營  
而奪之此罵以誘之也温嶠醉罵錢鳳使錢鳳之語  
不行此罵以止謗也孔明陣罵王朗漢臣事魏羞辱  
無比撞死馬下此罵以恥之也漢高祖見英布趙將  
洗路媠罵既而具王者供封千戶侯此罵以激之也  
曹咎守敖倉項羽戒勿戰漢高使善罵者大罵三日  
咎不勝其忿一出而敗漢遂得敖倉之粟而定天下  
人謂高祖善罵又謂其善罵者顛倒以御英雄然若  
曹咎之罵出戰不如呂后納匈奴之侮司馬懿受巾  
幘之辱能受侮辱又不如李光弼見史思明併優居

臺上設辱天子使人穴地道從臺下擒之戮于城上  
之爲快也

戲 李允則于上元日聚優設妓導致首長欸以飲  
食使大首疑而殺之陸騰陳伎設樂導獠攜妻子出  
觀遂乘陵州空虛襲而殺之此戲以行計也如韓世  
忠使伶人裝婦人以勵將士之退怯者高洋時袒跣  
奔躍謂夫人曰漫戲而實欲襲榮王翦伐楚問軍中  
戲否而後用亞墨利加諸蠻以爭鬪賭物爲戲以戲  
爲戲也戲雖虛戈未嘗不爲實戰得臣憑軾觀軍士  
之戲敗于城濮霸上棘門如見戲史思明使俳優居

兵跡卷二

三

臺上毀天子則非耳

舞 齊侯使萊人作夷舞以劫盟孔父以辭却之矣  
至范增欲刺漢高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欲衛之亦  
拔劍起舞此舞戰也柴紹使二女子對舞而潛兵襲  
虜之后則又以奇妙動人而解虜圍也

將物編

詩 毛伯温征交趾謀士獻詩梗命伯温因和而論  
之遂降古今僅見此事所云賦詩退虜者有然哉  
書 李左車謀燕曰不如遺咫尺之書陶侃討温邵  
曰但須一紙函伯耆說王承宗願奉裴度書李孝恭

獲朱榮存不殺凡騰檄輒下蓋知其恩威已著故一書可以成功也而有妙于用書者漢高射書沛城父老殺令以應徐晃約矢射書韓範恐懼出降魯仲連飛書射矢燕將陳人大哭自殺王猛遺書入燕慕容舉城以降明利害以動之則陳說之巧陸遜致書于羽謙抑自託唐高祖爲書與李密假言推戴石勒欲併王浚爲書推翊石勒誇智于劉曜詐爲口授則措辭之巧張俊細書蠅頭以驕李俊馮異模糊字跡以疑李軼曹操改抹字眼而間韓遂則膽寫之巧韋孝寬做道常手筆假款疑敵夏竦使女奴陰習石介字

兵跡卷二

美

法恭假爲悖狂則摹倣之巧王猛詐爲慕容垂書與子行間譚論詐爲新河私書饋綈緩周瑜僞蔡瑁降札激操纖瑁則撰捏之巧鍾會邀截艾表更爲慢逆秦醉楚人之使竊書更期則換易之巧張憲假經畧印信文書解入犒銀而破襄陽江琛剪摘裴光字跡敘爲反語平看不覺則割補之巧太公云拆書爲三發三發而三至合之乃成文又有拆字之點畫爲三不成字合之乃成字則分合之巧神世衡致書野利故抵天都之營我太祖致書謀客故達普勝之帳使之自疑則反投之巧李希烈遺伊慎七屬甲詐爲

復書墜之境上胡宗憲使葉麻爲書殺海故留以示又爲諸將請擊王直札伴露于謀使之自信王守仁間士實使謀陰以書藏其室故向宸濠泄而搜之則故漏之巧唐肅宗召兵江淮蠟丸達詔顏真卿起義勤王蠟丸達表祝乾壽請救使士蠟丸浮水史萬歲入蠻中竹筒流書傳友德傳克階文日月千牌淨江實良女毒死希烈染帛爲桃藏信達士奇金人守汴欲招俘者爲紙鸞飛書至蒙古營斷之許達表宸濠反狀輒爲中使所匿乃借浙江封號以達則傳致之巧侯景與高歡約日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

兵跡卷二

美

背請加微點后得高澄僞書無點辭不至富弼再聘契丹受音政府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與口傳相異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還而易之則陰識對質之巧邴吉馭吏見驛騎赤白囊則知軍書至探候以白漢武時匈奴得漢降者嘗提掖搜索恐挾私書則伺察防檢之巧武則天見內使衣帶有青鵝二字而析之爲十二月我自與之奸張楚金勒江琛爲裴光反書仰臥向日照之見割補之跡投水遂解又有望筆頭運動而知所書之字抄錄先發則解釋測識之巧有以白水書白字白不可覺以水濕則明顯者

有以黑衣書黑字黑不可尋用壁塵揚之則見以手擦之則滅者則隱顯幻異之巧有摺書封中須善開乃可見若強拆之則破碎不復成文者有糊書爲壳須善解則如故若強拽之則破碎不復辨識者則封粘糊之巧于謹待諸將嚴肅片紙行萬里外靡不備備効力劉弘戒諸將手書叮嚀人謂得其一紙書賢十部從事皇甫真曰呂護近畿三背須制其死不可以文檄諭則書之用不用亦有分矣

字 高仁厚擊阡能使間以歸順二字與降者有則免殺敵遂解散劉光世鑄金銀銅錢以招女直爲四

兵跡卷二

美

字曰招納信寶結戎示儕伍持此爲信得漢兒萬人孫贖夜以石灰書白字于木而戮麗涓諸葛亮題木于路而射張郃韓公旬宣江右宸濠弟告兄反狀公故以白木凡使書之後朝廷疑欲坐公乃上白木凡得親書字乃釋

畫 陳平畫一美女以激閔氏平城圍解宋太祖懸林仁肇像詐言約降南唐殺之陳堯佐繪遼瀋像而覘其必亡遂合金以攻呂尙畫丁侯像約矢以射丁侯疾作而降此又異乎其法矣至于田單畫牛爲龍而復齊國未能畫獅破象而服安南則畫之法又未

可輕也

榜 兵貴虛聲王守仁詐爲各處進兵榜遍投于路宸濠畏懦不敢進而兵得四集稱少保領西兵百萬來而幹離不遂解京城之圍因而衝之以少克衆李文忠揭榜敵境言邵榮徐達各領兵五萬至而呂珍退怯乘夜劫之片甲無存牌 成祖攻山東城將陷鐵鉉書太祖高皇帝牌隨其所攻張之靖難師不敢擊王守仁戰宸濠于湖中勝負未決伍文定忽出一牌云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放士卒見之勇氣百倍敵人畏敗

兵跡卷二

美

鼓 子魚曰夫鼓以聲氣致志阻而鼓之可也鼓聲則脾震膽動自能鼓舞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齊人三鼓乃鼓曰彼竭我盈張弘範見宋軍哭陣不鼓再哭再却曰彼氣衰矣鼓之此以一鼓取勝也然多鼓既有衰竭則周訪禦杜曾曰一鼓則三鼓二鼓則六鼓乃選銳而出吳起曰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趙葵夜戰令聞疊鼓聲乃擊王鎮惡詐後有大軍令舸軍長鼓朱然東軍就道朝夕嚴鼓粘沒喝虛聲取堅日夜擊鼓兀良合台眩敵襲城大鼓七日

不又一法與段熲假稱救至使人潛出易衣鳴鼓而  
來周訪畏杜曾之強捏言助兵至使人如樵採者出  
結陳鳴鼓而來則變用之馮異隱軍入營抵敵鉦鼓  
忽震姚仲銜枚夜擣踰坡鼓聲大作則猝用之王僧  
辨以逸待勞敵來則鼓聲交作敵去則息而不動魏  
勝以暇待動敵未至則寂無所聞敵既至則鼓聲震  
地則時用之岳飛躡李成不待陣而鼓韋叡攻小峴  
乘其出入于外當速擊不待授甲而鼓則能急用王  
童謀五鼓作亂段秀實諭掌漏止傳四鼓呂翰期三  
鼓集兵曹翰令支更向晨猶二鼓則能緩用陸遜疑

兵跡卷二

堯

費稜分布鼓角長孫緒擾吐蕃晝夜火鼓則爲多用  
光弼襲饒陽斂旗息鼓張俊躡馬進金鼓不動則能  
不用張威以步制金騎鉦散鼓聚朱備攻宛城鼓東  
掩西楊儀退軍邊追騎返旗鳴鼓畢再遇避金拔營  
懸羊插鼓張士諶虛幕遠遁留老弱嚴鼓牛金星將  
遁入陝理老弱婦女半截于地令其手播鼓不已則  
爲反用奇用凡此皆隨時以致變也周王路設堡鼓  
而禦犬戎李崇村設樓鼓而殲積盜种世衡賣銀鼓  
以識明珠桓溫吏誤鳴進軍鼓而滅西蜀姚萇鳴鼓  
隨後而散歸師張耳躡信伴棄旗鼓而奪趙壁王陵

胡服鼓角吐蕃自相鬪死諸葛亮取箭而鳴于霧楊  
瓌順風而鳴于灰班超燒虜而鳴于黑畢再遇誘水  
檀而鳴于昧袁尙攻公孫瓚而鳴于地李陵伐鼓覺  
軍氣不揚而知有女希卑問鼓達內庭而知召應沮  
衛躡融日殺我釁鼓有知能使鼓不鳴則微乎其機  
矣李陵散走擊鼓不鳴齊景伐宋軍鼓毀敗鄴城石  
鼓一鳴齊亡再鳴隋亡漢成天水南山石鼓鳴則主  
兵廣漢鉏徒亂尉氏謀反則鼓亦有識孔明八陣石  
中常有鼓音天陰彌響石勒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則  
鼓亦有神是在用之者趙葵令敵近五十步乃鼓宇

兵跡卷二

罕

文泰令偃戈于葦間鼓聲乃發高渠彌逆王師令旛  
動而鼓田單炮鼓而狄拔梁夫人炮鼓而金退趙簡  
子伏破嘔血鼓音不衰卻克傷矢流血未絕鼓音陳  
書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將以死戰赤脚苗以鼓  
音爲步伐鼓急則急鼓緩則緩鼓固大有妙用王者  
聞鼙而思將帥大將操桴以明進退可不審厥微乎  
鉦 鼓進矣金則退而狄青制羌令聞鉦一聲則止  
再聲則却鉦聲止則大呼突入金止而入使敵難防  
也則以金爲進張弘範追宋師伏看舟尾令聞金聲  
乃起戰金起而戰使敵不覺也則以金爲擊張威以

步師禦金騎令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金作而散令敵難測也則以金爲散劉鄩空幕潛師以出太原流水鳴鉦使敵不覺田單用火牛令女子老弱咸登城擊銅器聲以助戰則又用金之奇也

旗 旗者言與眾期于其下旌者精彩焜耀也幟者眾所標識也唐太宗討吐蕃旌旗絡繹不絕趙贊四布旌旗綿綿遠見魏珪討燕旌旗絡繹二千餘里此不過務精盛以駭敵而已而不知用計取勝者比比魏勝舉義揭竿爲旗慕容農興復裂裳爲旗此無旗而爲有旗以召兵也趙雲騎少遇曹兵大至開營偃

兵跡卷二

聖

旗諸葛亮守虛遇司馬懿兵大至開城臥旗李陵潰敗盡斬其旌旗埋地以走王越遇北虜黃夜下馬捲旗以走楚戰鄢陵將覆鄭石首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乃納旌于覆此有旗而爲無旗以脫敵也孟珙變易旗色循環往來曹良臣依河布幟多豎檣梳杜預起火巴山多張旗幟陸遜討費棧益施牙幢則少旗而爲多旗以疑敵也狄青誘敵忽取弱幟付強軍趙葵玩寇乃選壯軍持弱幟魏勝威敵更以弱軍持強幟此顛倒旗幟以誤敵也韓世忠伏軍二十餘所旗色與金雜出吳玠分置紫白旗與兀朮二軍相

聞此亂其旗色以眩敵也齊章子數使軍變秦徽章以雜秦軍孟珙知九峇旗制賺入離金此效彼幟入我軍也韓世忠伏兵奪劉忠望樓豎幟沈希儀伏兵入王堯豎幟山頂此豎我幟散敵心也岳飛奮勇而前奪金舞纛胡蕃陰襲燕后斬其牙旗此祛敵幟使敵潰也耿弇易張步幟豎十二郡幟韓信伏兵奪趙壁拔趙幟豎赤幟此祛彼幟而豎我幟使敵人望而畏我軍見而奮也張俊盛幟曉前精兵曉後則視旗以爲誘韓世忠伏兵大儀傳小麾鳴鼓而後發吳困任福用鮑老旗左揮左伏起右揮右伏起則視旗以

兵跡卷二

聖

發伏李光弼擊史思明曰視吾旗三揮至地畢入則視旗以齊力瑕叔盈取鄭莊之登弧旗登許城周麾大呼曰君登矣鄭師從之則視旗以畢登成祖之身前旗前遮右捲以繳箭長寧之利釣旗前掩后掩以獲人則恃旗以作戰陳平假韓信旗幟以救白登則恃旗以解圍魏勝之山東旗密書付將塵揭卽勝岳飛之岳字旗植城賊走豎陣激降則恃旗以取勝何無忌見何澹之所乘舫幟甚盛曰此必詐也遂攻得之則因旗以識詐至杜槐之黑旗楊業之無敵旗劉錡之順昌旗幟洵英勇有名變詐多端豈但精彩色

為眾標識已哉

弩 尉繚子云人有弩則騰陵張膽蔡邕云冀州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膽核魏氏鎖連弩蔡太僕之弩擅名天下則取其精李廣以黃弩射匈奴秦廖中以白的弩殺虎魏勝壯子弩一矢斃數人李弘神臂弩沒榆至半箭則取其強王景神機十萬王匡強弩五百則取其多蘇秦元戎弩一發十矢諸葛連珠弩十矢連發則取其連陳王參連弩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威繼光窩弩箭必洞腰則取其中李寶克敵弩騰躍三百步韓谿子等弩悉射六百步則取其遠陳球弦

兵跡卷二

聖

木為弩羽矛為矢機射千步東吳鍾離牧神鋒弩射三里洞三四馬則遠而狠楊存中馬皇弩人一彼三張易中遠唐玄宗伏遠弩自能弛張則取其捷便唐杜祐絞張弩張能自發聲如雷吼南越神工皋通造神弩一發萬人死三發斃三萬人則遠狠捷便無不至矣然此猶制作之善也而實有妙用焉漢高平城令人各具角弩一墨子令二步一木弩此則用多法公孫瓚擊袁紹選強弩千張先登耿純攻赤眉選強弩二千各付三矢前行此則用強法周禮迫近用弱弩遠到用強弩虞翻誘敵先用弱弩敵既近忽用強

兵跡卷二

器

弩每二十共射一人指無不發則強弱兼用法韋叡制楊大眼閉墨斂矢俟其近二千強弩一時俱發耿純攻赤眉選強弩二千夜繞賊后一時俱發孫臏殪龐涓以萬弩夾道見火起齊發王德却火牛以萬弩前行將近齊發則齊發攢射法吳玠為駐隊陣強弩先發次強者後發前後繼射賊南塘五人為隊更番迭射則相續不絕法孟珙曰城上架弩射遠而不射近可薄而攻林坡伏弩射平而不射高可車而發則亦可破也六韜云強弩神號遠望所以隔岸踰水戰此亦言其一端也至慎子云弱弩乘風而增高太公云強弩之末不穿蒿此亦談至理善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弓 弓戰不及弩以其緩而可避也而貫注稍易陳珠弦木為弓交廣黑子弓長數尺此直弓之大也谷永弩弓三百斤符琳弩弓五百斤此計弩弓之力也商陽手弓斃吳師吳師不敢迫伍員貫弓向使者使者不敢進此獲用弓之利也阿利造弓不能貫甲即斬弓人冉堅失弓季武子罵之詩曰二矛重弓以備壞也則造弓用弓備弓之法也而善其術者李陵架空弓而却匈奴姜維發空弓而沮郭淮則用空弓之

利也漢書曰秋氣至弓膠可折匈奴出當備李維楨曰霜凝弓勁正虜將候月之時直宜謹防唐太宗曰天久雨弓膠將解虜可擊此審用弓之時也王忠嗣不欲開邊釁則破其漆弓燕將陳人解圍則倒鞬而去收弓不用亦一善策至于晉平弓工精選四材晉景弓工精盡于巧又云凡爲弓因君志慮隨人性情以其形貌魏加云傷弓之鳥落于虛發楚人弱弓可繳歸雁唐太宗云其心不正其理皆邪皆論理格言如楚宣弓不過三石左右譽之以爲九石而終其身不明其說又在喻人君之不可受小人蒙蔽也

兵跡卷二

壘

矢 矢長尺餘矢亦有巧焉耿恭以藥傅矢中瘡皆沸虜疑有神臧霸藥矢所射不可猝拔以見矢之毒李寶箭上施火所中焚熱劉綰袖箭亂飛所中微芒不弓而發不羽而馳以盡矢之巧陳球討朱蓋羽矛爲矢蘇秦元戎弩以鐵爲矢交廣里子弓長數尺以焦銅爲鏑勁使叱干阿利監造弓矢射甲不入卽斬弓人以妙矢之利冒頓以鳴鏑爲矢鳴鏑所射皆射之石虎以髀箭爲號髀箭一發騎軍悉集突厥娥沒以箭分國十部爲十箭裴矩射匱討處羅則賜桃竹箭曰此事宜速行如箭則以矢爲號令然有反

用弓之時杜景拒拔都督牌權射目則擇小箭張巡射卒賺帥則用蒿矢庾公不欲殺子濯則去其金有不用矢之時狄青討羌令去弓矢盡執短兵大呼前奚王晏球討王都令悉去弓矢執短兵以前日易薄而擒有無矢而使爲有矢之時孟談拒智子矢缺發牆之荻以爲幹來欵拒隗囂矢少發屋斷木以爲矢段熲追燒當刀折矢盡猶進追之有無矢而取人矢之時孫權乘船觀曹軍箭集船偏乃迴船受箭船平乃回諸葛亮以味且乘霧幔舟鳴鼓向曹得箭數十萬張巡夜以蒿人被黑隄城尹子奇射箭不絕矢滿

兵跡卷二

壘

乃持上強伸得元箭截而爲四剪錢爲鏃以銅鞭發之有空人之矢法湖南制司縛蒿持炬鳴鼓而進耗蠻毒矢倭每戰以二人前行跳躍蹲伏以虛我之矢箭有廢人之矢法楊存中曰敵恃弓矢長斧湧進則屈而無用金人張滿環列待發韓世忠持矛大呼突前矢皆墮漢樓煩善射執弓注矢項羽叱之煩目不能視手不及發而走有禁人之矢法劉子南用螢火丸凡矢至馬前五尺輒墮地五兵不傷山越能禁金矢皆返射蕭頌行邪術矢石不能中有破禁法賀齊曰能禁金者未必能禁木乃以白挺破之劉朝恩

見矢射莫中曰此必邪術乃擲狗首剋之亦有覘人之矢而知敵情法張遼見昌豨矢疎而知其志將降吳璠見守陣者注矢不發而知人心在宋有覘人之矢而知何地之兵法見射矢過握而知匈奴射雕手至李希烈見射矢及牀而驚韓滉弩手至韃靼人不數矢不虛發李晟一箭斃悍囚薛仁貴三箭退九姓則善射者矢亦不在多然周處討賊弦絕矢竭大軍不至而死樊時中射紅巾自辰至卯應弦而倒者甚眾矢盡而死李陵擊匈奴五十萬矢一日皆盡曰人復數十矢可脫矣則矢亦不可少故延壽負羈承

兵跡卷二

七

矢王忠嗣令人必備矢填名亡者第罪未用更償今騎士鞭稍長二尺餘爲嵌矢墜圈見有遺矢輒持上又爲活鏃射不得拔得拔得箬則以活鏃加之使箭不乏矢有所指箭爲前進鏃以禦敵鏃以滅族神名續長

射 射之道微矣如陳音曰正射之道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繁人之妻曰吾聞射之道前手放發后手不知則論法善紀昌習射先習視小以至於大种世衡以銀錢爲的習射中則與之中者既多銀重如故而漸厚而小則習法善李愔教上地射訟者中則

勝李抱真教澤潞射善者獨徂徠种世衡教青城射有過者中則宥之則教法善曹瑋使弓箭手較射勝者與田課宋太祖每使兩人對指較射木矢趨頭不中則鞭之則較法善韃靼非三十步不發女真非五十步不發李廣度不中不發醜子法詞曰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則發法善裴環射中蕭撻凜契丹之盟成盧鏗射殪紅袍倭乃麾衆退長狄兄弟瓦石莫能害叔孫得臣射其脰而僑如絕則射之功用非小也而藝神者田興角射一軍莫及李廣劉淵幕容翰猿臂善射曹彰石虎岳飛魏勝能左右射劉曜

兵跡卷二

八

射鐵厚一寸李思忠射鐵鶴沒羽楚熊渠李廣射石沒羽苻琳苻洛射洞梨耳薛仁貴一矢洞五甲則能透堅呂布轅門射戟慕容翰退追中刀養由基百步穿柳葉伯西爾后矢貫前矢慕容盛百步穿箭李克用百步中針紀昌射虱貫心則能貫小斛律光射飛雕王幹高駢長孫晟貫雙雕則能射飛劉錡射旄斗一箭穿水一箭塞之賈堅射牛一箭拂脊一箭磨腹能令不中技已至矣而因射成名者來瑱應弦飲羽人目爲來嚼鐵杜山從矢不虛發號杜彪陳堯佐得手應心稱神箭陳九疇間道上射虜疑分身飛將如



甘蠅飛衛精藝相傳谷永彎弓三百斤苻琳引弓五百斤朱伺麗德矢不虛發此皆一人之善也太公選善鼓能左右前後皆便者爲武車之士而厚之蘇定方率能鼓之士爲前鋒者二百陶魯選能射二百步者三百明之宗禮所統精悍絕倫箭手九百馬隆募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三千五百李陵將力扼虎射命中者五千才膺習弓射二萬騎射二萬張俊選挽強之士五萬李牧選善鼓者十萬雖然有善鼓者在於善用虞詡先以弱射敵近乃以強射吳璘強弓先發勁弩神臂次射趙奢軍閔與選善射拒前以策

兵跡卷二

晃

壘郭子儀以善射伏壁敵迫乃射石勒追王衍分騎圍射孫臏殲龐涓夾道而射宇文忻旁射觀者觀者擁呼騰走因言賊敗靡衆迴擊則用巧矣至太公畫丁侯而射丁侯病而求降魏加更羸不矢不射虛弓下鳥則巧之巧者也然善用者不必善鼓杜預射不穿札而居將帥之列王僧辨射不穿札而所戰輒勝崔浩不能彎弓胸懷兵甲歐陽修曰智爲萬人之敵不可限以弓馬以能用弓馬也張華云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蘆紫繳神感飛禽此又喻人之能勵厥志則無不可以入精微也

衣 一衣耳何與戰事而呂蒙襲荊服白詐爲商賈也岳飛撼金被黑夜混入敵也沈希儀爲毳衣與草同色使人入穽舉袍晉侯伐齊平陰右以衣物爲人形左實右僞淳于坤服齊王袍出南門齊王出北門樂毅謂爲脫袍計虞詡兵少使人變易衣服循環往來金拒速不台兵少假婦人以男子衣冠此用衣之妙也王峻使人胡服鼓角吐蕃不辨終夜自鬪高仙芝使人胡服詐爲迎降誘軍奮往慕容寶效元魏沒根衣服號令入魏中營達奚武百騎衣敵衣夜入齊營若爲警夜桑擘與數卒變盜服而入盜所此效人

兵跡卷二

辛

衣之妙也至于馮道根緩服登城魏人見其意思安閒乃自引去謝艾哀衣博帶指揮三軍敵人怒其相欺奮入而陷虞詡使人入賊中以彩線縫裙賊出而擒卽一衣而綽有妙機豈但如訛可羗衫自固段遼重袍攻慕容柳城李克用軍皆被黑所向摧克人號烏鷄軍已哉

甲 甲以衛身者兀朮以鐵甲爲前鋒中山邱鳩多力每衣鐵甲而擊則以鐵荀子云楚鮫鄒兕孫卿子云楚人犀兕以爲甲周禮鄭注革表合甲淮南子云人無筋角爪牙之利故爍鐵爲兵割革爲甲則用革

取其堅也吳王僚就宴姬光被棠夷之甲三重前趙  
杜育每戰被甲三重取其厚也蔡祐與齊戰被光明  
甲石季龍左右置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耀奪目  
取其精也齊桓衣上甲六百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  
則精而多也阿利監造甲射甲而入則殺鎧匠公息  
忌謂邾君曰爲甲必以組窳滿盡任力叔孫氏之甲  
必有識記制之善也楚鄧廖組甲三百以漆爲之以  
服貴者被練三千乃爲甲裹以服卑者馬燧爲甲長  
短三製衣士所稱則衣之善也管子以重罪入兵甲  
犀脅輕罪入鞞革乃重革也當心著之以禦矢則取

兵跡卷二

堊

法善也武王克商服闕鞏之甲楚王身被賜夷之甲  
越王勾踐被棠夷之甲唐太宗身服玄甲王思政每  
戰著破衣弊甲則人各有甲韓子云攻戰不已介生  
蟻虱斛律光不脫介胄劉詞被甲枕戈則人不離甲  
効里身不被甲往返擊敵而能無傷強伸禦元赤體  
無甲所向摧破韋叡攻小峴見敵出城不待授甲卽  
鼓以進檀道濟爲匈奴所圍解甲白服虜不敢迫則  
人不著甲朱伺詎可鐵爲面甲狄青銅爲面甲大西  
國眼目甲蔽隨眼開合則滿身皆甲蚩尤銅頭鐵額  
不畏刀劍真臘身嵌聖鐵刀箭不能害淳泥以蒜膏

塗身兵刃雖傷不死三佛齊國有萬金良藥諸兵服  
之刀箭不能入則一身如甲姬光請王僚伏甲私室  
諸侯盟宋楚人衷甲藏甲于內以懷奸也吳僚左右  
夾陛帶甲王敦之黨重鎧鎔鐵列甲自固以防危也  
李典擊高蕃曰彼恃水少甲可渡而擊則因其少慕  
容農拒石越日彼有銳甲我無伏兵不如待暮一戰  
則破其銳謝機能被鐵甲馬隆採地磁石夾道累之  
鐵甲不能前馬隆被犀兕往來奮擊大破之則因于  
地劉信叔守順昌虜冒暑叔取鐵甲暴日中烙手出  
戰遂大勝則因乎天者劉綰千金弊甲能識吉凶斷

兵跡卷二

堊

藤之蠻以藤爲甲能坐而浮水則甲之奇勾踐獻先  
人藏甲二十以賀吳則以甲効捷宋太祖賜孝武以  
蒲鎧則以甲爲結司馬懿置甲岐左而身奔右則以  
甲誤追苻登攻姚萇鎧刻死休李顯忠復和州以泥  
塗甲冒火而進則專事攻擊者至如左公徒釋甲執  
冰而飲畧無戰志則以上不恤下之病王翦累斷函  
谷春申君令軍士儘力退敵盡脫衣甲堆填爲嶺須  
臾而渡周尙文爲虜所追前阻深澗令軍士皆卸甲  
填之須臾濠平而渡則脫身救急之計慕容寶擊魏  
間傳父死遁令軍士一夜棄四十萬衣甲悉盡劉盆

子二十餘萬人降光武積甲與熊耳山齊彼不能用者雖多亦奚益哉

胄 犬戎以朱漆皮作兜牟宋太祖賜孝武鐵胄葉子高平白公之亂始以人望而免胄使人識而有歸復以人望而胄使人不見而保無他突厥疑薛仁貴已死貴脫兜牟示之而骨篤祿拜回紇疑郭子儀已亡子儀免胄見大酋而藥葛羅羅拜阿骨打破遼救子免胄而戰故有胄而勝亦有不胄而勝者孫策敗使祖茂代頂赤幘以分敵追太史慈失戈擊胄擊孫策曰若兜牟帶不斷未可量也則胄戰也

兵跡卷二

語

盾 盾者遁也以遁形也大而平者曰吳魁帥所執也隆而高者曰須盾須所持也或曰羌盾出于羌也約脊而縵者曰陷虜可以陷破虜也今謂之曰露見桓公曰寡甲兵奈何管子曰輕罪贖以贖盾一戟綴革有文如纘也陶侃獻金革大羌盾五十青陵金革盾五十曹操征袁紹以短竹片爲盾楊德祖以刺竹片爲甲盾皇甫謐編荆爲盾袁紹射操營營中行者皆蒙盾褚季野北伐軍士忽聞持兩盾后潰敗兩手各持一盾蒙首而走

竹 狼兵以竹爲筥曹操以竹爲盾徐達以竹爲筥

水木屋破士誠則以竹戰鄧訓以竹爲軍置革船掩迷唐沈希儀以竹編筏爲繆疑荔蒲賊則以竹行計也而尤奇者劉錡斫金營折竹爲器如市井小兒戲者吹爲聚散乘夜劫之忽東忽西忽起忽伏金人莫測也

木 苻堅之敗望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羅通守居庸虜望烟雲皆若數萬人狀石勒居武鄉北原山草木皆有鐵騎之象是將能而草木皆兵也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堞韓褒以甲冑被南山草木爲營陣是將能而草木皆壁壘也劉綎剝木爲將貯砲藏火

兵跡卷二

語

策馬入陣則以木爲人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米斜谷則以木爲牛馬岳飛流腐木亂草碍楊大飛楫舉巨木撞壞其舟則以木戰鬪苟如姚興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以毀浮橋魏因釣取爲薪此又制人而爲人所利也

樵 絞小不出莫教令勿護樵探示弱誘之使出也周訪畏杜弼之勇令人如樵採者出結陣鳴鼓而來示強憚之使退也文懿單弱司馬懿令勿鈔其樵探恐其驚而逸也此不抄之妙魏奚斤至安定赫連昌日至城下抄其芻牧使不得出此抄之妙也勃勃進

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召義真歸而城破慕容  
翰圍段龍築室固壘使樵採路絕又圍呂護築守長  
圍使樵採不通此攻堅坐制徐勝之妙也

薪 樂枝誘楚以與曳柴揚塵偽遁致楚馳之石勒  
攻靳準晉遣萬五千騎曳柴揚塵暄于山谷再闕攻  
石祗慕容雋去閑軍數里疎布騎卒曳柴揚塵使敵  
疑救之大至察罕走靈壁乃聚薪空營以致煙如人  
炊爨狀呂蒙欲取曹仁馬乃以柴斷險道仁敗不得  
走遂棄馬步踰賀若弼取陳則以葦塞楊子津而以  
舟藏其中使敵不覺而善用者來壘壘柴爲橋如劉

兵跡卷二

證

鈎輿柴藁土名淖如兀木積柴實潭攻城如孟珙是  
以之助水攻叢柴燒康居木城如陳湯東柴一把燬  
熬連管如陸遜灌膏于柴焚邵陽浮橋如章徽架柴  
陷城爲火山絕路如孟宗政則以之佐火戰  
芻 劉鄩結芻爲人乘驢巡城而遁兵張巡夜縋蒿  
人披黑踰城而誘箭王濬縛草爲卒乘筏前行以去  
鎖錐畢再遇緇蒿被甲持炬鳴鼓而進以誘水櫃湖  
南制司縛蒿列炬鳴鼓昧且而進耗蠻毒矢或日或  
夜或誘或襲舉疑兵也至于魏顯因鬼結草抗秦馬  
高陵浸麥成芽拌土幔路及爲絞地陷坑三日皆成

青草敷蔓土上新替莫辨賊不能測不知所由抑亦  
奇矣

竈 孫臏用一滅竈法以誘龐涓虞詡悟一增竈法  
羌不敢迫察罕悟一致烟法積柴聚烟于空營潛往  
靈壁藍玉悟一匿烟法穴地而襲使虜不見以襲捕  
兒海吳王悟一掩火法建胡肥幡出火滅火令晉不  
知范句悟一夷竈法塞井夷竈而疏行首以却楚韓  
世忠悟一徹竈法陽退而陰進而伏大儀共士力埋  
地雷藥線于竈空城委敵使敵相觸而斃一竈耳何  
異戰事而或增或減或致烟藏烟出火滅火夷竈徹

兵跡卷二

證

竈苟能變用曷可勝窮哉  
沙 韓信決淮囊沙壅水李允方塞渾亦囊沙壅水  
曹操渡渭以水漑沙結爲冰城檀道濟唱籌量沙胡  
彬揚沙爲米皆以救急一時威總光縮沙于股梁太  
子朝夕行沙又以練足善踏耳  
石 李嗣業陞山四面懸石吳璘守饒風礮石如雨  
朱伺拒石勒糧石如雨李侃守項城其妻曰以五石  
中賊者與千錢以石守也速不臺攻汴取假山確磨  
爲礮石壘與城齊高固入晉師礮石以投人擒之而  
乘其車以石攻以石戰也神農之時以石爲兵孔明

漢中積石爲陣陶侃拒元美疊白石爲壘蒙恬拒匈奴于河疊巨石爲城馬隆夾道累磁石使樹機能鐵甲留滯此皆用石之奇也

城 縣築堤以禦水後因以禦寇故淮南子曰夏鯀作三向之城然長者曰塞矮者曰牆小者曰堡在營陣之中爲壘壁皆城之類也燕趙拒胡就土爲城蒙恬拒匈奴積石爲城荆民避湖中堅木就水爲城此因乎地也曹操渡渭灌沙爲城女直禦元淋灰爲城

壘草木灌水爲城此因乎時也晉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高駢築羅城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

兵跡卷二

三

邊匈奴南寇路楊朝晟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控制吐蕃要路成祖十日程築一城以護餉道此則持久之計也而大有利者元載請城原州不聽而吐蕃城之宇文護不聽章孝寬之策斛律光果築華谷龍門二城則利爲他人有矣至姚萇誘苻登開城納款而懸門發鐵鉉誘成祖開城呼萬歲而懸門發則以城戰也故秦始皇城以遮胡綿亘萬里而爲長城才雍禦蠕蠕曰長城要害往 于其側因地却敵而有小城金劄土陷城孟宗政築月城接補則城內築城孔明雲梯攻城郝昭城上築矮城以拒則城上

築城則以城守也彼高歡築山上攻韋孝寬接樓以應金人梯梯下瞰孟宗政長戈撞之則戰于城上高歡穿地道韋孝寬掘塹拒之金人穴地道孟宗政鼓烟熏之則戰于城下而善戰者如孔明守備單弱開城理琴而司馬退張守珪板築未就鼓吹開城而吐蕃走徐州民反祖延令勿閉城禁人出衢反者疑城已空珽忽鼓譟而出因以敗賊則開城之妙孔明進攻司馬懿閉城不出而亮自退孫鏜失利程信閉城不納而鏜附城死戰則閉城之妙周亞夫委梁與吳以絕其后陶侃捐郗不守曰恐在此引寇則棄城之

兵跡卷二

策

妙三家倚費成邱爲亂孔子使仲由賤之王姓恐城峻藏寇悉壞其城則拆城之妙張仁愿不設壘城門曲敵戰格曰敵來當戰何以城爲墨翟之楚解帶繫城公輸班技窮而守有餘楚師遂止則善戰者又不在于城也至寇準爲北門鎖鑰范仲淹檀道濟爲萬里長城兵法曰衆志成城則善戰者又以人爲城也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檀隋煬令宇文愷造行城車軌而行胡人驚以爲神威繼光畫幘爲城隨止隨張使人望而疑駭則無城而爲有城也李允則城門失鎖心知有奸乃故擴其坏吐蕃納鎖不合而殺謀

者杞子以鄭使掌其北門鑰潘獻城于秦則守鑰與  
 掌鑰皆當得其人也平湖患倭胡松欲為城而難就  
 乃自請縛置軍前以禦倭民懷其惠患之遂不閱月  
 眾趨而成此速成之法也麟州無水呂公弼欲築城  
 包水于內其地多沙善崩鄧子喬令掘土抽沙實以  
 炭末堊上而就宋為建昌城南陽屢圯王佐臣乃窺  
 石灌鐵互相鉗壓乃得不崩此築城之難也汴城歷  
 代所都周世宗取虎牢土築之速不臺攻之受砲三  
 十斤受處惟一凹夏勃劄築統萬命叱于阿利監之  
 悉土而築其城益實至殺作者并築城雖美亦何益  
 哉又不知堅城長寇不如不堅之為善也築城之法

兵跡卷二

堯

也  
 牆 許達守樂陵令民門皆築牆高過其宇下留一  
 竇俟而出入以一人守之餘者皆伏委巷賊至城中  
 兵無所施火無所加伏發大破之近有揚州牧兵至  
 令民于街道各築短牆突如大牙相錯行須委折民  
 皆乘屋而守拋施瓦礫賊至城內不能得縱橫遂退  
 而走古人于城外築羊馬牆內可列守外阻敵衝亦  
 此意也至如杜槐追倭伏出牆間可不慎哉  
 江 從來守江者有鎖江法任滿據荆門虎牙橫江

起浮橋關樓攢柱魯奇載飛炬燬之魏于邵陽跨淮  
 為橋立柵通道韋叡載葦荻焚之吳于江津險要以  
 鐵錐暗置中流王濬以大筏祛之又以鐵鎖橫截江  
 口王濬以炬斷之晉以鐵鎖斷德勝口造浮橋夾塞  
 王彥章載冶及大斧斷之黎翠于富良江用刻船載  
 木立柵橫截江中張輔乘其未備破之則是鎖江者  
 俱已為人所斷也苗翊負山阻河植鹿角梗舟韓世  
 忠舍舟而陸宋人守郢橫鐵繩鎖艦樹樁伯顏舍郢  
 繞出藤湖李輔設七星樁于江州沿岸徐壽輝舟不  
 得進迨後亦破之則是江亦不在乎鎖也况趙范曰

兵跡卷二

卒

泛江千里港汊蘆葦之處皆可潛濟安能盡鎖哉陸  
 抗曰恃長江限帶守國末事即云守必如趙范曰守  
 江當于淮趙方曰守江當遏敵于外與呂蒙夾濡須  
 立塢乃可也故善守則陳孔範曰天塹曰遠城曹丕  
 曰天限南北不善守則王濬之軍飛渡樊若水引繩  
 可濟賀邵曰一葦可航伯顏曰吾且飛渡况均此江  
 也張昭曰操得荆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以荆據上流  
 也孔明曰荆據上流北得可窺南南得可窺北故守  
 江者又以據荆為上策也然張萬頃檄高麗曰不知  
 守鴨綠之險是不智也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移兵

守之以守險之法告人其不智又更可嗤也

據山 余玠城釣魚因山爲城劉子羽築潭毒因山爲壘海州孤山高可矚城魏勝包山以爲守武昌高冠山可矚城中傅友德奪山以爲攻鄧艾襲階文峻阪深險則裹毳推轉而下劉顯平九系懸崖陡壁則捫蘿腰組而上馬拔破翼谷陳兵山前而陰襲山后張俊奪石幢佯爭山險而實衝山夷賀齊拔厯山鐵戈拓隱而實攻山僻許厯曰先據北山者勝秦軍雖勇卒莫能爭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習不祝雖習敗莫能謀李嗣業陞山頽石李成憑山轉木石敵皆莫

兵跡卷二

空

能近則山之利大矣故王韶曰既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在能據人之險慕容鎮曰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見獲于劉裕又在能守己之險然張遼衝陣孫權據山自守土崩瓦解吳兵進追昭烈登馬鞍山陳兵自繞莫能站立山亦未可恃也故均一山也賈逵違令趨山而勝馬謖違令趨山而敗山亦何常在善用之耳

砲 范蠡能爲機飛石十二斤走三百步此砲之始也李光弼作砲石車飛巨石一發斃二十餘人此砲

之狠也作擡石車一發斃數人藏于陣中敵近乃發

此以砲戰也李密以機發石爲攻城具此以砲攻也威繼光造單稍雙稍五稍七稍漸次而增也旋風鷄車隨人轉戰也速不臺攻汴造橫竹砲飛石三十斤遠致數百步更迭上下合抱之木一擊輒碎使發之無窮也阿里海牙攻襄陽造砲巨百五十斤相地勢安立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高臺遠墩長江大河俱可安打則又無不宜矣李允則斷水爲砲速不臺取假山礮礮磨爲砲城南塘城頭砲大石不拘塊數不論方員平側能發卽用是無火藥

兵跡卷二

空

之費而無不給之虞乃戰守極宜者

繩 呂望爲飛繩以渡江河樊若水引繩采石以量浮橋威繼光爲皮梯竹階以踰城池莒子婦紡繡爲度以縫齊師此特用繩于戎而已若陳東攻桐鄉以躍竿撞城一男子爲縉索圈套竿眼竿至挽上斬之郭登爲飛天龍劉顯爲紅綿繩散行陣中應手縛人則以繩戰也况絆馬踢圈又時以偵伺于路者

屯 足糧持久莫如屯或用兵屯趙充國罷騎兵屯金城而破先零乘弘羊請造卒田輪臺以威西國或用民屯晁錯請募民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又募罪人

及免徙者令居又募民欲往者賞賜高爵復其家室  
予冬夏衣食曹操從棗祇言募民屯許下得穀百萬  
倉廩皆滿我太祖募民山西賞鈔給田或徙民屯石  
虎徙民屯樂安城以圖燕或分兵以屯諸葛由斜谷  
攻魏分兵屯田與居民雜耕我明于衛所所在有閒  
曠之地分軍立屯堡且耕且守司馬懿取吳用鄧艾  
計屯淮南北以十二分休且耕且守太祖又議兵衛  
以十分爲卒守者三屯者七每夫五十畝收糧十二  
石或用開墾羊祜屯襄陽成邏之卒厚牛種之給  
墾田八百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屯田

兵跡卷二

三

然屯有屯之官漢明取俾吾廬地置宜禾都尉唐憲  
振武軍機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出  
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凡墾八百餘頃宋  
太宗大興河北屯以陳恕爲營田使然屯必因乎水  
洧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  
大墾田元虞集請于渤海數千里築堤爲田聽富民  
募衆耕之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百如之事未  
行後河決丞相脫脫用賈魯議發丁夫十七萬疏築  
如集旨竟收其利成祖用黃福言濟寧以北衛輝真  
定河間皆河濡地請以十萬軍屯之又水必善丁引

兵跡卷二

四

杜預修召信遺迹激用泄清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如  
史起導漳于鄴鄭國鑿渠于秦白公借淮于涇水馬  
援引流于洮濱鄧艾請屯楊豫以爲克吳計郭元振  
屯涼州善撫綏而夷夏寧郭子儀屯河中自耕百畝  
而吏士勸杜元凱屯荊州李泌復府兵屯沿邊劉子  
羽屯蜀中楊炎樊知古張齊賢皆用之如我太祖用  
宋訥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則叛  
置密又令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留備稽察外悉  
令屯田則致力一成祖屯遼陽官爲鑄器市牛而借  
牛于朝鮮則耕具給又使得各地開墾不論荒土官  
舍俱不禁不拘土客軍民永不起科則無稅斂仁宗  
以民于各地受屯者則不以征繇給役之令擾之恐  
其妨農則免繇役宣宗以石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勸  
實賞之則又以此勗官英宗時葉盛復官牛官田積  
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則又以此興利又云闕草萊而稅饒利一養丁壯而  
兵銳利二流徙漸還戶口日增而士卒日衆利三室  
家田作人自爲保而邊塞可固利四刈獲在邊可免  
一石二十鍾之費利五粟積人聚班戍可蘇勾稽可  
罷利六邊備旣足則漕輓可免天下之民力舒利七



故有事荷戈無事畚插士安于農戰習于邊積豐于垣國無養兵之費而實收守禦之功也迨其日久流弊如商輅所言膏腴悉占爲莊田士卒無近地可耕梁材所疏墩堡不修虜可輕犯士卒耕守無憑而不敢耕劉定之所議屯者不至阡陌典屯者不較倉廩因循苟且侵欺侈用有之王燁所陳今日覈地明日徵通持之太急邊民叛漢入胡者有之故李庭機請不論膏土沃田荒蕪能開墾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又令鹽商輸粟于邊使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又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後屯可無壞也屯又在得

兵跡卷二

壘

地如河套之內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統之計不用捐千里可耕之地與人邊境自此多事矣必如余子俊移鎮榆林包收膏腴樹藝圍獵得擅而有乃善也

饑 夫饑法自屯以外則在于耕管子開塞商鞅耕戰要使國富而兵強也冉閔攻石祇未可猝破築室返耕石虎攻徐龜需以歲月列長圍返耕亦在于能積孫權積米穀于高安以備需須種世衡積穀于邊所至不煩增饋余崇龜守九江勸農積穀宿師十萬給不擾民鄧艾爲尙書郎大積軍糧三十萬斛爲十

萬軍五年之食又在于能設法變通如漢文從晁錯言詔民入粟于邊得拜官免罪漢宣使鄭吉以免刑罪人積穀車師王忠肅鎮遼令有罪者入錢穀以贖何良俊云各府縣贖罰銀卽令糴穀張詠守成都聽民以米易鹽而軍食充給種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之還穀明朝開鹽引使商賈輸粟于邊又出帑藏于稔時收之以爲常平又按徵收多寡以爲賢否太祖又令各于屯地所宜樹桑柿棗栗得兼爲餌蘇秦曰燕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以富國總設法以出饑也而變通則在人如蕭何饋餉不絕寇恂儲蓄無缺

兵跡卷二

壘

蔣琬調足軍食李善長供給贍盈唐安史之亂天下稍乏八九所在宿重兵凡內外錢穀皆倚辦于劉晏爲善也外此則有助糧卜式半以家財助邊漢帝侯之以風天下有上糧孔渠爲新鄭長備乾樵勞豆數千斛操迎天子上之鄧禹西征乏糧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有餽糧泛舟之役秦輸晉粟楚攻韓周糧秦韓而招楚怒有食敵糧者晉師餘穀三日吳師食楚食而後戰劉裕伐燕曰館糧栖敵軍無匱乏之憂悉停江淮漕運有取敵糧者石勒襲取向水儲郝貞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于敵然在敵

則有過聚者姚興遣楊佛嵩燒吳淮南積聚以過劉裕屯聚之計有擾耕者高頴頻徵士馬時出時入使敵支應不暇擾其耕穫有散積者彭越焚楚積聚李密開洛口倉與民取之任意遺米成塗惟祖士雅佃于城北軍士禦于外老弱護于內急則燒穀而走則耕而兼戰漢上之事田盼曰易糧于宋而宋悅則梁不敢過宋而伐齊是以餘糧收宋也越以蒸粟十萬斛餽吳爲種吳人種之五年不生吳大飢因取其國是以蒸粟得地也

運 軍食足亦在于善運故鄭渾入漢中以運糧爲

兵跡卷二

空

最秦使天下飛輓率三十鍾致一石則以車運虞翊爲武都奮擊饒五致一則以驢馬運晉奭堰呂梁派流樹柵立埭虞詡剪木燒石開漕通船則以水運石虎運穀樂安城于司冀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自河通海則簽人以運此常運也至孔明作木牛流馬運女直爲狗車如船使數十狗拽爲木馬如彈弓擊足激行二者往來于冰雪上運則異矣刁雍備螞蟻令于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日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

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

人懷永逸勞而無怨此千里步運之術也海寧不通

舟楫董搏霄曰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

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

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

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

四里重行一十四里可運米二百石每運一日給米

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步運之術也則尤奇矣外

此則有贏糧魏氏武卒贏三日糧于身吳起身自贏

糧贏糧者擔糧也有齋糧桓温伐蜀惟齋三日糧項

兵跡卷二

突

羽破章邯齋三日糧陸遂曰魏兵馬上齋糧不過旬

日齋糧者持糧也在敵則有過運者羊祜因堰通糧

陸抗破堰泄水有奪運者劉夜臺運米餽桃豹祖逖

邀而奪之向冰有所儲運石勒襲而取之有絕運者

曹操用兵每絕人糧道李左車欲問道襲韓信輜重

周亞夫以輕兵絕吳楚餉道呼延那雞親絕韓璞運

路徐達遣丁德興扼張士誠湖口餉道前燕劉當帥

騎絕桓温糧漕李邦帥兵絕桓温陸運則兩絕之也

故有護運法曹操出師嘗以輜重居前石勒爲司馬

睿所迫使輜重既遠大軍徐還劉裕伐燕所過留守

以達輜重成祖伐虜行十日程築一城以護饒路有  
因運設伏者石虎向壽春軍士遇糧運爭取無備紀  
瞻發伏破之追奔百里赤眉載土覆豆若爲運糧敵  
爭反擊裴行儉因虜奪運乃匿壯士于車而以米覆  
使弱卒挽之縱虜奪取猝起躍擊自是糧行者虜不  
敢迫此又因運作戰也至于運輸不足如李平督運  
交錯削雷梓植張資不行亟運孫堅斬之尹緯租運  
不繼斬位班三品諸部大恐多入此又速運之術也  
與 黃帝與蚩尤戰而作車少昊加馬奚仲加牛李  
賢曰運有足之策策不飼之馬戚繼光曰一則前拒

兵跡卷二

完

一則治力一則束步伍也馬從謙曰動足以衝突止  
足爲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太公云車者軍  
之羽翼陷堅陣邀強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六騎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或  
又曰騎兵馳射捷疾非車不足以當又曰火器必以  
車載而後可以馳遠然古之所謂載者爲大車重車  
守車戰者爲革車輕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  
謂武綱車偏箱車鹿角車也韋叡射楊大眼則結車  
爲陣諸侯伐偃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爲  
櫓衛青擊匈奴以武綱車爲營李陵擊匈奴環大車

爲營魏珪五千人爲劉衛辰八九萬所圍乃以車爲  
方營並戰而前大破之則以車爲營劉錡禦金取癡  
車埋輪城上勃勃拒倭僮鑿陽武陵埋車塞路則以  
車爲守呂尚爲雲車攻城公輸般爲雲梯衝城苟長  
圍襄陽作飛雲車飛梯挽城楊廣攻遼東作八輪車  
高出于城張綱造衝車覆板革爲屋蔽矢石爲飛樓  
懸梯木帳遙臨城上則以車爲攻至于戰則古之輕  
車三人上乘左射右刺中行說戰車四人下推一人  
乘射則載人以戰魏勝如意車二人推車五十人隨  
後則蔽人以戰馬拔偏箱車地廣六角地狹置木屋

兵跡卷二

半

廣狹宜矣馬燧冒狽列戟行以戟兵止則爲營行止  
善矣李綱皮筒鐵裙上下俱衛長槍短戟長以禦人  
短以禦馬攻守兼矣魏勝如意車瓊幙軟牌掛搭如  
城壘遠則發弩近則發砲正戰出步夾戰出騎勝則  
拔追敗則入息慮有拒遏預習解脫戚繼光加以遠  
到火器追擊用騎車制之精莫是過矣馬從謙云與  
虜相對則重車層疊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  
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軍未  
集虜騎忽入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  
邀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合約

號四起謂之夾擊虜有重載則以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追擊虜遠則以火器遠擊此得乎用車之大也至如魏勝弩車射三百步李光弼擲石車一砲斃數人楊璇灰車順風揚灰馬燧火車燬營焚柵皆盡一時之巧王執邊艦而貫車下流馬燧渡漳則維囊載土裴行儉匿壯士于車覆糧誘敵赤眉載土覆豆敵爭反擊張韶蘇玄明匿兵于柴草車載入謀逆孫臆范且楊修車藏出入皆盡用車之變官渡之戰操作石車以擊紹紹作霹靂車以擊操則兩皆用車巫臣教吳車戰而吳強秦襄車鄰四鐵而秦盛能善用耳苟

兵跡卷二

三

不善用房瑄陳濤斜之敗議者譏其泥古則車亦有時可敗晉伐狄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爲行伍爲陣相麗兩于前伍于后則車亦有時宜毀行伍以什供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又代車之妙也後狼筈繳上首牌屏前三軍隨之進易退速輕便莫比則又善于車之用也

艦 張時徹云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子胥云大翼當陸軍之重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步騾騎漢武穿昆明池以習水戰而水戰用艦艦之大者有樓船建樓三層列

女牆幡幟拋車檣石鐵汁狀如城壘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勝不便然水軍不可不設以爲形勢安營寨也堅者則有棘衝以牛皮蒙船穿棹孔矛穴敵不能近矢石不能敗此利于衝突也戰則有關艦設女牆三尺列戰器無覆背樹旗幟金鼓以進鬪行則有走舸立女牆多棹夫戰卒皆選勇力往返如飛列金鼓乘人之所不及亦可以戰此回關艦之變巡遊則有遊舸無女牆四尺一槳往來捷疾以爲軍中號令巡哨非戰也此又走舸之變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鶻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鶻翼以助船兩傍雖風濤漲

兵跡卷二

三

天可免傾倒張生牛皮如常法大小盡制戰守並宜此又樓船艦衝之變王鎮惡進長安蒙衝內棹逆渭如神虞允文于金山車船踏動迴環如飛陳友諒攻太平巨舟城齊緣尾至堞然破之者有碍法楊公車船飛行水面岳飛浮草木上流以碍其輪有撞法楊公又旁置撞竿撞壞官舟岳飛乃置大筏張革舉大木以撞之有打法杜弼作桔槔以打官船周訪作長岐棧拒之有犁法舟小者可犁而沉倭舟甚小俞大猷用大舟犁之有踰法舟大者非風不動韓世忠扼江口海舟巨大兀木用小舟穴槩飛行而過蠻子海

牙樓船高大不利進退廖永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  
飛破之有鈎強法公輸子爲楚作鈎強以禦越退則  
鈎之進則強之有鑿法界鑿舟以覆二斟論語曰盪  
亦鑿盪而沉非陸地行舟之說也高仁厚鑿韓秀升  
舟沉之有鑽法仇俊卿募能善沒者遇倭船則以水  
鑽溺之有斷繩法黃祖以大纜繫石爲石千人乘  
射董襲乘大船突入以刀斷繩而蒙衝漂流吳人乘  
風追急趙子龍以刻箭斷其帆遂落下風有燒法曹  
艦首尾相接黃蓋用荻焚之張世傑方碇貫索阿木  
以火矢射之金人帆篷綿纒李寶以火箭乘之陳友

兵跡卷二

堽

諒樓櫓如山常遇春置葦然之如張世傑懲焦山之  
敗海中周起樓櫓皆塗鹽泥火之不焰此則善  
于防者有據上流衝突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所不克陳寶應水陸爲柵張昭達據上流伐木帶枝  
爲筏施柏乘大雨水漲衝之歐陽紇柵堰口聚竹籠  
石置木柵外以遏艦張昭達令人潛行水中斫竹籠  
皆解因縱艦突之有膠液法昭王南巡漢濱人以膠  
膠舟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有薄裂法胡宗  
憲討陳東葉麻以薄板淺釘之舟委之遇巨浪輒裂  
有抽板法王姓以活板舟數十艘使水鬼暗從底下

拽送敵所敵疑神助乘至中流板抽而沒有取敵之  
舟者石勒自汝石津襲向水船以濟枋頭有社敵之  
舟者倭登岸焚劫李遂戒沿海毋得泊船劉江見倭  
登岸陰使人沉匿其舟有縱敵以舟者胡宗憲放舟  
委海溼數處使倭分散逃遁而以遊兵邀之或委脆  
破之舟使之中流漂溺有乘用舟以遁者倭于大嵩  
被圍乃以檣桅懸燈置沙篙上達曙不移而舟已乘  
潮退矣王直攻直隸爲宗憲所迫破釜沉舟云無去  
志而實藏舟他所以圖遁計宗憲逆而邀之如呂蒙  
以白衣搖櫓孔明乘霧幔舟張弘範募兵舟尾皆因

兵跡卷二

堽

艦施計使人不覺陶侃取運船爲戰艦荀晞曰舟楫  
不固齊桓責楚張世傑步將提舟師則敢則用舟與  
用人皆必得其善也湯克寬于馬蹟潭搗倭舉砲驚  
螿龍舟皆沉溺此雖意外之事然亦當慎者

兵跡卷三

將獸編

甯都魏 稽凝叔編輯

馳馬 夫馬止騎乘而已而名將用之則皆計就其性情悉之劉錡于暑月度敵馬渴毒穎水草金馬悉斃從其飲也于謙度虜將至通州必資草厰料乃使人燒之所遺者悉漬毒藥從其食也畢再遇與敵持久俟其馬飢乃以香料煮豆佈地詐敗誘及馬聞香就食驅策不動因以擒敵從其嗅也有以熟馬縱野誘敵奪乘臨陣使馬牧喙之馬聞聲歸陣負敵就擒

兵跡卷三

豫章叢書

從其聽也杜預日夜行馬不相見則鳴班列晉邢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乎從其鳴也于謹被圍使人分馳所乘紫騮二馬誘敵分追已從中脫從其色也齊桓以駝蹋沙而得沃李文忠因馬跑而得泉秦人因馬馳而成邑從其識也就其身體悉之史慈明馬浴于河李光弼擇乳馬置隔岸而遠其駒乳馬嘶鳴不已敵馬悉渡青海有小山吐谷渾冬月置牝于上則皆生駒大宛有高山多佳馬取五色馬母置其下則生駒多汗血則牝可計齊桓伐山戎迷歸管子曰老馬識道悉置老馬于前賀若弼欲取陳而恐其

覓所陳皆老馬則老可計冒頓誘漢高所出皆贏馬則贏可計李維楨曰秋高馬肥虜出宜防則肥可計魏珪追慕容寶謹束馬口吳人伐晉秣馬繫舌使之不鳴有以強馬疾馳幾負入敵轡馭不回乃以兩袖蔽其目虜掠中國之馬勞堪曰中國馬開鼻不能入雪嚼草根遇冬則死雖掠無益則馬之口舌皆計也荀偃伐秦曰贍余馬首王胡擊馬咸以十騎縛戟馬首使前不得轉諸軍隨後伯宗絕宋曰難及馬腹李敬業臘山被焚剖馬腹而藏吳漢伐蜀墮水緣馬尾而上楊璇揚灰布熱馬尾侯景破慕容紹宗下斫馬

兵跡卷三

二

足韓世忠破拐子馬用滾牌斫馬足李顯忠猝遇敵馬取其善者餘悉折其足倭斃武尙文伏兩刀雙斫馬足則是馬之首腹尾足皆計也涓人賈骨千里馬至秦穆賜食馬肉者酒戰獲晉君徐敏劉岳兀木糧絕食馬肉饑輶逾沙漠無水渴飲馬乳耿恭絕水窄馬糞飲汁渾瑊焚雲梁聚馬矢益薪察罕襲靈壁聚馬矢致煙晉明却追兵賂老婦搗冷馬糞成祖躡虜尋及馬糞則知虜在馬防曰匈奴候騎見馬矢有粟卽報漢兵之出則是馬之骨肉乳血糞汁皆可計也就其用物悉之韓世忠陽退守江而陰進大儀曰視

吾鞭所向阿骨打渡混同曰視吾鞭所指而行晉明  
避王敦遣七寶鞭委追騎傳玩而脫王澄防王敦嘗  
之以二十人執鐵鞭爲衛臨南欲殺楊越則故墮鞭  
使拾從後射之郭循刺費禕鞭藏小刃段干人曰驥  
雖良疾難致千里長于牽繩薛仁貴置空營餓馬懸  
鈴搖鳴不已安都劾里卸鞍而戰望苴蠻不鞍而騎  
李廣遇匈奴大至下馬解鞍疑敵引去馬趨追操許  
褚舉鞍蔽矢石右手刺船則是鞭繩鈴鞍皆計也注  
產良馬往來水側善取者乃爲土人執鐵勒俟之久  
之馬與土人相習乃自代之貫勒而歸鮮虞食馬枕

兵跡卷三

三

轡不憂崔慶而謀自集宋太祖繁纓飾馬以自表著  
使人望而畏焉魯公子偃犯宋以皋皮蒙馬胥臣潰  
陳蔡以虎皮蒙馬則勒轡纓蒙皆計也高歡禁軍士  
犯麥過輒使軍士下馬步牽王越夜脫虜使人牽馬  
次第而行俾不嘶鳴賀若敦植馬畏舟向舟則痛策  
乘以投敵馬見舟堅持不上誘敵登岸而伏發兀木  
三騎貫韋垂鎧連鎖慕容恪擇鮮卑勇而無剛者以  
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破冉閔吳玠唐太宗聞竇建  
德欲伺唐牧馬河北而襲武牢卽留馬千餘牧河渚  
以疑之而還遂敗金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石勒

將郭敬詐稱大軍至使人浴馬于津週而復始晉周  
撫遂棄襄陽走則牽策貫鎖牧飲浴皆計也冒頓圍  
漢高所騎各依四方之色李嗣源見梁以赤白馬分  
兩陣旗幟鎧仗如之謂曰有其表耳犯白馬則在力  
不在色也匈奴激漢則縛馬足置塞下曰我乞若馬  
魏侯淵獲韓樓五千人悉還其馬使歸隨以兵叩其  
城敵疑爲應而走則乞馬與還馬皆計也有以敵箭  
左及則下馬右蔽兀木金山墜馬躍上復走則下馬  
與上馬皆計也虞卿說魏通楚魏曰馬力難勝千鈞  
言非其任也季子謂將公孫衍而聽計田需服牛參

兵跡卷三

四

驥不能百步言不相善也封衛止翟斌勿遂燕爵曰  
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不可爲人禦也魏攻邯鄲季  
梁止之曰之楚而北其面馬良愈違矣言用非其道  
也高歡剪惡馬不加羈絆曰御惡人如是此御人如  
御馬也封奔單馬說逢約戒勇力張安見其氣稍降  
則突前持其馬挾之而歸此制人須制馬也趙盾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齊侯不介馬而馳光武慕容冲初  
起以牛代馬孔明木牛流馬女直有狗車木馬唐賽  
兒剪紙爲人馬皆奇機異狀未嘗不從馬生也卽以  
馬而論之慕容廆欲棄棘城藉白不肯出尋敗石虎

吐谷渾欲止勿遷馬不肯回開國千里則知與劉興  
居反馬悲鳴不進卒至自殺苻堅欲寇晉廐馬驚逸  
軍敗不歸則知敗孫堅討董卓創仆草中馬還營鳴  
呼軍人隨而得之苻堅爲冲所敗墮澗莫出馬垂韁  
不及蹠而授之則知救主王楨爲石和尚所殺馬三  
百里歸悲鳴毛鬣盡赤噉死陷楨之同知王則知報  
仇李克用被王鎔所襲匿于林中祝馬勿嘶而免難  
拖雷伏棗林四日馬不嘶鳴而敵出則馬亦善藏阿  
骨打之馬浮渡混同石越寇晉五千騎浮渡漢水伯  
顏之馬能浮渡大江昭烈馬躍檀溪孫權馬躍合肥

兵跡卷三

五

斷橋晉平公駿馬可以伏虎青驄汗血可以千里則  
馬各有能也然馬不可令飢司馬相如通西域每記  
水草善處故漢馬出塞未嘗乏絕漢明欲征匈奴實  
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我明畜馬預立牧養草場  
之地故計之者刁雍曰蠕蠕草盡馬飢必走王君傖  
謀燒塞外草盡絕劉仁恭每秋後輒燒野草契丹馬  
飢聽約束甚謹馬亦不利于險李成以騎反列山林  
而敗高開謂騎利于平冉閔步卒入林則難制須引  
使出而計之者李允則隙地種榆呂蒙柴斷險道朱  
遵梓馬埋輪故曹仁遇柴棄馬步走馮異鄧禹爲赤

眉所敗棄馬而走馬不利泥李全失田而陷蔡啟元  
入泥不拔馬不利寒勞堪云虜馬冬無積草迺雪壞  
嚼草根瘠甚僅活凡掠中國之馬盡死聞鼻不能入  
雪嚼草根也馬不利暑晏子曰大暑疾馳甚者死薄  
者傷馬不利食穀足重難行馬不可乘異慶鄭曰乘  
異以從戎恐及懼而變馬亦有所畏見象則走見虎  
豹則股栗故南蠻嘗以此取勝亦不宜乘夏先行漢  
文曰無庸獨先宇文邕曰獨先安之苻堅討止汗血  
稽紹扈輿却佳成祖馬先失利不可不鑒也然苻融  
馬倒被殺胡琛馬蹶被執劉漢墮馬傷膝冉閔朱龍

兵跡卷三

六

斃而就擒乘不可不良也韃靼人必數馬疲則易之  
劉聰失馬李景年以已馬投之劉曜失馬傳虎以乘  
馬與之幾不能免又不可不多也曹璋選馬馬必勝  
甲兵安祿山陰選勝甲馬于范陽求其善也曹璋立  
馬社或有賜子功賞則皆相助次第置馬虞詡罷諸  
郡兵令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置一馬石虎欲攻慕容  
容詵令民馬敢匿者腰斬奚斤破赫連昌馬少令于  
安頡處斂騎黃霸發騎詣北軍馬不適士士多馬少  
爰是坐貶臧宮討公孫述矯制取謁者馬七百以自  
益張循聽老卒往外國貿易以美女易駿馬勞堪曰



虜近塞畜牧夜無關視邊將令人盜之以歸求其多也漢武得宛馬數十匹而侯李廣利則失葉盛以餘粟易戰馬千八百匹而優遷則善矣然遡考其法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庖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力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掌其教圉人掌其役漢初民出算賦以修車馬于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武帝行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又循馬復令因養馬免徭賦又令民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匿馬者有罪

兵跡卷三

七

列侯犯者腰斬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以負糧食唐初令太僕葺其政玄宗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肅宗收兵乃詔百僚以后乘助軍代宗括民馬爲團練憲宗又以絹市馬宋太宗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驕驎院王安石行保馬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置監于餘杭之南塲我明內地民牧以給京師外地官牧以給邊方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以茶易蕃馬此歷朝之馬政無過于官養民牧括之易之市之數法司牧者可不審其善歟

騎 桓範曰騎士爲軍鋒銳蔡邕云幽州突騎爲國膽核趙充國善騎韓嫣善騎曹真將虎騎曹休領豹騎公孫瓚常與數十人乘白馬爲翼齒薄圖有幽州突騎豫州蕩騎各五千傅咸鄭翊分三駕騎利平地以騎擊步奚斤攻赫連昌日以步擊騎終無捷理慕勇士歛騎破之則以騎擊騎李廣子敢率數十騎直貫胡騎則以少騎擊多騎虞詡曰虜騎風雨來去勢莫能及乃罷諸郡兵市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自得矣則以多騎擊少騎選騎士有法太公曰年四

兵跡卷三

八

十以上七尺五寸以上壯捷者爲騎士居騎士有法趙武靈王破康陽使騎士居之日騎邑而厚待之騎士爲奇出奇爲騎牛 李矩令所在牛畜散野誘勒軍爭取而發伏石勒先驅牛畜入城塞王浚街巷使伏不得發李牧縱牛畜滿野誘敵大至而後擊曹璋故掠牛畜緩行誘虜遠追而后乘布智兒創甚金詢剖牛腹納之而甦秦師襲鄭弦高矯君命以牛犒秦師孟明以其有備而還皆從牛運計者也漢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慕容沖使婦女男服乘牛爲馬揭竿揚土田單爲火牛灌

脂于尾束双于角熬尾衝營則以牛戰邵青效之王德戒合軍持滿萬弩齊發牛皆返奔則又戰牛之法也

象 身毒國騎象以戰大宛國馬象間列象固猛物也馬見而畏固多勝楚昭王使燒燧象尾以奔吳師則又益之以猛矣南方多象故多象戰然破之者亦有數法宗慤爲假獅蒙人于內破王陽邁象陣于林邑朱能以畫獅蒙馬破象軍于安南矣而劉方變之多掘小坑蓋土覆草象趨而斃再破梵志于林邑張輔征交趾戒先驅持滿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

兵跡卷三

九

鼻使象返奔再定安南陳信征蠻藏身石笋揮劍截首象之鼻一象奔而羣象俱奔而服麻陽矣戴壽以巨象載甲士前列傅友德勒強弓弩夾火器衝之而破成都思倫發擁百象皆被甲負戰樓四週若欄楯大竹爲筒于兩旁筒置短槍十餘以標我軍沐英分甯正湯昭爲三隊以神機槍弩夾攻而緬甸服矣凡此皆破象法也而其奇者鼠能巢象之耳象畏之見地有小窠則疑爲鼠穴而却走見豬豚則疑爲大鼠輒以足踏之不敢暫移臨陣用之亦一制勝法也

獅 獅爲百獸王回回諸國產之勇猛真可禦從無

以獅戰者然宗慤破王陽邁象陣則爲假獅朱能破安南象軍則以畫獅以僞破真亦一奇法今畫獅于牌效其意也

虎 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六獸之能戰者以助戰陣巨無霸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武而有虎戰而朱亥一叱虎却不敢動高奔戎能獲活虎務令其全曹彰手拽豹尾繞臂虎弭無聲漢光武令中外合擊呼聲動地虎豹股栗則亦可破也而亦有所疑苟聞人聲則靜聽不出崧山過林聲頻可免也而亦有所畏駭能食虎駭馬似之晉平公乘駿馬出獵孔虎見之伏

兵跡卷三

十

不敢動以其似也至魯公子偃犯宋皮蒙馬而潰宋胥臣以虎皮蒙馬而陳蔡奔則以馬假虎鄧邁毛萇等各蒙以獸皮奮矛衝冲軍而苻堅脫李牟入居庸容天成蒙黑虎皮東躍西撞而唐通擒則以人假虎而取勝亦奇著也

犬 晉靈公欲殺趙盾咄夫葵焉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提張明搏而殺之遂闕出則犬能殺人呂不韋曰鄭子陽之難獵犬潰之齊高國之難大牛潰之眾因之殺子陽高國狗犬猶可爲人倡而况以人爲倡乎則犬能潰人女直有狗車其形如船于冰上遞

運以數十狗拽之則狗能運糧狼兵善用標人畜數  
犬標發墮地者犬啣以還故屢用不絕則犬能啣標  
哥而西加鳥產葵能戰一葵當一騎騎戰以葵彌縫  
則犬能戰惟鄭戎以狗皮蒙身盜取白狐裘以脫田  
文則又以人爲犬矣

雞 劉琨雞鳴起舞用恢中原田文令謝寇作雞鳴  
用脫秦關江道連雞數百以長繩繫火于足羣雞駭  
散以燒姚萇之營雞何能戰是在用之者

鴿 曲端用百鴿爲號令鴿之所起師卽從之夏人  
用哨鴿以發伏爲盒盛餼置于要塗任福師至啟而

兵跡卷三

十一

視之鴿飛伏起送敗任福

烏鵲 楚王戊反烏與烏鬪于楚燕王且謀亂烏與

鵲鬪于燕晉安王子助僭號鳩集于輦鴉集于臆禿

鷺集其城王子綏爲司徒鴻集其帳尋皆敗則鳥得

先機者也又陳將亡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

帝董昌據湖有籬鳥忽作人語曰越皇帝則鳥能言

陳將亡又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嘴畫地曰獨足上

高臺盛草變成灰後叔寶被隋滅而館于臺皆應之

則鳥能書此固鳥之異者也但卽以人事徵之師曠

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

上有鳥齊師其遁則以鳥占去來公冶長識鳥音曰  
齊人出師侵我疆急往禦之勿徬徨魯人出而齊果  
至則因鳥知敵威繼光探敵地鳥鵲爲火其足縱燒  
敵營及兵局草積如邳君章投鴉鵲以破巨無霸金  
人爲紙鳶以飛檄則又異乎其法矣

獸 越胥犴令人各帶一畜獸殺入場中盡拋于地  
以誘吳取乘亂返擊則以獸餌人吳專毅曰此誘我  
也斬收禽獸之卒盡力逐之越遂敗則又禁取獸者  
皆善法也陳涉夜于大澤中使人作狐鳴曰大楚興  
陳涉王于是楚人尊之則假獸以興王晉武長慶二

兵跡卷三

十二

年有自吐蕃至者言隴上有異獸如猴腰尾稍長青  
色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遇漢人則否獸亦惡蕃已

哉

馭 能得士者強能用士者勝而得士則一在于善

求田蚡立曲旃招士燕昭王千金懸臺待天下士余

玠榜府求謀令所在資遣李抱真小善千里厚幣邀

致則是如項羽質母挾王陵樂毅以不就而見戮吳

楚舉大事而不知求劇孟桓温識王猛而不能力致

則非矣一在于恭禮秦昭求教范雎劉琦問計孔明

長踞以請燕丹見田光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丹求荆

軒溲行匍伏射捧金丸魏無忌見侯贏則虛左騎自迎我太祖師素從龍有所咨訪則親就其室頓弱義不參拜始皇許之酈食其長揖不拜漢高轍洗王猛捫虱而談桓溫嘆賞王斗不前好勢而使齊宣趨之則是如顏觸呼王以前而宣不說則非矣一在于奉侍我太祖與吳創禮賢館思文帝興闢創儲賢館吳玠守蜀創招賢館得再進兄弟別築盛館漢平津侯營館居客分別次第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漢高奉黥布第宅供御一如王者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則皆是如王

兵跡卷三

三

翦請美田宅以自堅秦王曰第行無慮蕭何請隙地爲園宅漢高怒而不予則交非矣一在于隆典漢高爲韓信築壇唐德拜渾瑊入谷口築壇張浚承制拜曲端築壇則是如漢王驕蹇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則非矣一在于尊事趙奢禮下布衣百數隗囂傾蓋與士爲布衣交唐肅宗待李泌以賓禮燕昭事郭隗以師禮則是如趙括東向而朝軍吏莫敢仰視則非矣一在于尊名石勒呼張賓爲右侯而不名我太祖稱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爲四先生而不名文王尊太公爲尚父齊桓尊管仲爲仲父則是如齊襄呼平安

君爲單來項羽雖稱范增爲亞父而名尊謀廢疽發背死則非矣一在于聽薦或聽人薦蕭何薦韓信循憲薦張嘉賓常何薦馬周因薦得人并賞舉主如陳平受封推功魏無知穆壽以祖父效忠功由梁春魏主賞其后裔則是或聽已薦趙奢自請爲上谷守百日舉燕毛遂自薦處囊中趙楚縱成謝安薦謝玄內舉不避親亦是如衛侯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漢王疑陳平盜嫂偷金而讓魏無知公叔座薦魏惠用鞅又曰不則殺鞅蕭何始則薦信繼則設計殺信則非矣一在于善選歐陽修曰卽軍選將皆由練成唐詔

兵跡卷三

古

曰文武武選擇其修壯李勣曰奇麗福艾可共功名劉定之曰販繒屠狗漢賴以興被褐捫虱秦賴以伯可世選石亨楊洪是也不可世選趙括王離是也選將固不以一槩論則是如孫權使嚴峻書生不能經武王導使羊鑿材非將帥中山君傾蓋閭巷十數禮下布衣百數魏侯謂其賢不可伐李疵曰顯巖穴則戰士怠而弱下士登朝則農夫惰而貧伐則易克唐代宗召見郇模賜新衣館于客館未嘗有所施行魏無知曰今楚漢相距徒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于勝負奚暇用之能禮士而不擇英雄之士則非矣至

于用一在因其材子思言苟變可將五百乘爾朱榮言爾朱兆止可統三千騎以還薦賈論子玉將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爾朱榮言侯淵多配出奇與七百人足矣姚興知楊佛嵩勇猛難禦配兵不過五千眾多必敗漢高止將十萬韓信多多益善故鄧禹任使各當其材范仲淹使幼子鉤摘將材郭達令人各言其才先試後用王韶先悉將材既遣不問漢武既得人付以數萬捐而不問吳玠悉按勞能親貴不撓李晟記人所長廩養不遺王祖道勅監司第人才爲三等章染控扼新邊詰材于衆將而得郭成漢光武知吳

兵跡卷三

五

漢不習水戰曰荆門之事取決于征南岑彭則是如趙括言大無實不可以將張世傑步將提舟劉師勇舟師督步則非矣一在納其謀馬援聚米爲山谷指畫情形再進畫地作城池合州見徒李德裕作籌邊樓聚知邊情者謀于其上孟珙令人人言意以已折衷姚宋每坐二人以咨所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謝安云咨王導無不得子產與裨謀于野則獲魏舒謀多出衆子慎請用三大夫計一子夏與地一昭常守地一景鯉求救于秦唐高兩用太宗計留諸將圖河東自引兵西昭烈用龐統中計入蜀

取勝則是如孔明不聽魏延取長安之謀唐太宗不用李道宗襲平壤之策項羽不聽亞父殺漢高漢興而項敗姚興不聽姚邕殺勃勃王而姚困呂后劫蕭何而問殺信之計曹操挾徐庶致終身不設一謀則非矣一在納其諫太宗聽諫非猶存之曹操雖勝仍賞諫者則是如田豐言中見殺魯徽諫合受刑則非矣一在任之一元以史弘肇兼統蒙古曰分任無成常遇春擅殺我太祖曰吾未一將故吳用子胥以三帥隸之李牧守雁門吏得自置李德裕以一相控制河北三鎮王忠嗣以一將杖四節印則是九鎮並

兵跡卷三

六

參相州告潰不獲專斷周處成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梁哀將公孫衍而令聽計于相田需則非矣一在任之專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唐太宗不必啟請漢光武不拘逗遛甚至羽父先期司馬懿李文忠不待詔命劉裕桓溫拜表輒行陳湯馮奉世矯詔滅國李典李繼隆遺詔行計宋均令呂仲矯制以降五溪蠻臧官討公孫述矯制取謁者馬陶侃擊陳取運船爲戰艦劉尋違命不出曰主上深宮未知兵法曹彰討夏侯思曰人臣出境有可安社稷專之可也辛昂奉使梁益募兵討平萬

榮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則是如隋攻高麗將陷因  
啟請而守備復堅慕容熙攻遼東不許將士先登反  
致覆敗則非矣一在任之久馬援黃忠老而益壯班  
超任西域壯年以出皓首而歸我太祖軍以世襲宋  
太祖邊臣可委者十餘年不易則是如李牧受代何  
奴輒入騎劫入軍田單計行未太祖早釋兵權北朝  
因以無將一西夏而不能取則非一在不計敗齊用  
三北之管仲一匡九合魯用三敗之曹沫悉反侵地  
秦用三敗之孟明取王官及郊晉蒐吉射以三折爲  
良語云使功不如使過王守仁云惟欲責以大成小

兵跡卷三

七

戰失利舉置不問則是如李左車曰敗軍之將不可  
語勇魏加以臨武君嘗爲秦敗曰傷鳥驚弦不可禦  
秦則非矣一在不聽讒蘇秦受惡燕昭按劍樂羊被  
語魏文投璧或問甘茂秦王愈益以兵謗書盈篋宋  
太祖封付楊業九幸構田單齊襄殺幸而益封萬戶  
苻堅殺樊世而後王猛得展其才馬從謙云不聽舞  
文弄墨而後邊臣得展其用則是如廉頗見祛長平  
是坑樂毅既亡齊城悲失則非矣而用之法一在子  
名爵常遇春遇敵稱王弼夙勇王猛臨戰許鄧匡司  
隸馬隆討羌先悉顯爵議者不以塞后唐肅宗空名

詰勅一牒致王漢高不愛王爵分地以付韓彭不惜  
四侯以子趙豎晉元檄有能梟石虎首者封縣侯賊  
能同例慕容鍾檄有能斬送辟閻渾者賞同佐命光  
武說張步能斬黨首則封侯金淵請生擒王直者封  
伯鄧艾承制拜假以安初附慕容農承制封拜以來  
奇士鄧禹承制拜李艾爲河東守來歙承制拜高峻  
爲通路將軍臨時刻印與漢高咬牙封雍齒爲侯則  
是如韓信請假王鎮齊漢高怒而僞許項羽于有功  
當封印刳弊不忍乎則非矣如宋太祖邊將位不過  
巡檢曰位不極則士勵亦是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

兵跡卷三

六

爛羊頭關內侯則尤非矣一在賜子女种世衡以美  
姬贈慕恩王越出愛妹賞詞謀則是如徐海與葉麻  
爭一女子相執縛則非矣一在賜金帛曹操賞不吝  
千金漢武賞不踰時魏珪以赫連昌宮人生口珍物  
布帛頒將士李牧居雁門軍市之租皆得爲賞宋太  
祖筮權之利悉歸邊將漢高知陳平貧財以黃金四  
萬斤與平縱反問恣其所爲不問出入漢武不愛天  
下之食邑府藏以待有功則是趙秋曰軍無賞士不  
往姚恢廣平有功未有殊賞受圍可憂孫蓋權鋒陷  
陣慕容評抑賞不行則非矣一在于推食如趙奢奉

食田文三列于夏侯章則兼百人之食漢高待韓信日以食食我宇文邕每宴戰士必親執杯慕容德親賞戰士魏尙五日一宴賓客王晉溪每食輒散從士則是如中山君宋華元殺羊違御霍去病肉餘士飢楚子反已粒士菽司馬騰積米如山吝不忍予慕容評郭固山泉令軍士入相贖水則非矣一在于解衣宋太祖念西征將士寒盛賜王全斌貂帽我太祖賞吳浚大紅蟒袍宋徽宗賜郭藥師珠袍韓昭侯藏弊禕以待有功則是如司馬懿有乞襦不予托言人臣無私賞則非矣一在于分惠趙奢得賞賜盡予軍吏

兵跡卷三

九

郭藥師剪金盆分賜將士則是如趙括得賞賜歸買田宅則非矣一在于推功温嶠以未有功不先拜官王彥錄功不及子弟李勣狄青有功則推下賈思伯殿后不伐其功劉弘俞大猷功則稱人過則歸己馮異當功受賞則避大樹下魏公叔座破韓見賞則走曰巴宰繫襄二人之力則是如王渾奪功王濬爭功王子與縣尹質獲伯州翠上下其手則非矣一在于顛倒以御漢高祖踞洗嫚罵以辱黥布漢光武岸幘迎笑以見馬援謝尙幅巾去衛以待姚襄韓世忠宴裝婦人以恥畏懦我太祖命儒臣作詩文以美吳良

則是如公孫述盛陳陛戟乃見故交謝萬詩文白傲以塵尾揮將士則非矣一在不可輕棄張儀去梁能令齊伐能令梁安管仲所居國重苻堅曰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衛有南文子智伯反兵突厥問將爲史萬歲達頭引去周亞夫得劇孟曰若一敵國光武見吳漢曰噫若一敵國慕容評曰平青州不以爲喜喜得封孚唐太宗曰得高麗不足以爲喜喜得薛仁貴魏無忌死士數百孟嘗君門客三千雞鳴狗盜皆與焉穆王聚七萃之士戰聚智力爲王爪牙也則是如惟楚有材惟晉用之項王剛愎

兵跡卷三

三

越信歸漢則非矣如唐德宗罷楊炎以悅李希烈宋高宗罷李綱以悅金人爲敵而棄爲尤非矣一在不可輕殺李林甫在祿山不敢爲亂周訪終身王敦不敢爲非張儀曰蘇君在儀何敢故韓信當殺滕王救之李靖當殺唐太宗救之郭子儀當殺李白救之岳飛當殺宗澤救之李勣願以官爵贖單雄信唐太宗願以百口保李靖則是李大亮爲李密所擒張弼勸釋匿而不言大亮遇之舉爵以讓則救者報者皆是如齊殺斛律光周主大赦境內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飲宴相慶楚殺得臣而晉文公喜元昊殺天都野

利而夏衰李克用殺李存信薛阿壇而克用弱李密殺翟讓而人不敢以兵委石勒見材伴于己者因獵戲殺之甚眾安祿山見材過其子者悉以事誅之南唐信宋太祖聞而殺仁肇陳友諒以我太祖謀而殺趙普勝自殺與因間而殺則非矣如燕殺公子丹以謝秦人漢殺晁錯以謝七國為敵而殺為尤非矣一在能調和法曰師克以和陳平交歡周勃故能制呂安劉陶相如不與廉頗相爭故秦人不敢加兵呂蒙不以私怒怒甘寧故能戰勝李典不以私憾憾張遼故能破權曹景宗協和韋叡故能大破魏師于鍾離

兵跡卷三

三

賈復恨寇恂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相鬪卒令交歡馬燧聞李晟一言即能結歡于李抱貞而為百世之師胡宗憲視浙亦能厚饒結歡嚴嵩故能展其除倭之畧則是即如秦慮四國合攻君六十人出使解之秦聞天下之士聚趙應侯使唐雎載五千金散之令天下之士皆相爭鬪尤是如王渾疑王濬陳武備而後見卻至云楚有六間子重子反二卿相惡即其一也史弘肇與蘇逢吉等異議將相相隙如水火或說兀术曰未有權臣居內而大將得成功于外者宏淵按兵沮撓李顯忠引還遂有符離之潰則非矣

一在處之得所楚將子玉晉文側席趙充國至金墉羌人相戒勿反鄧訓為烏桓太守鮮卑不敢近塞李膺為渡遼將軍羌虜望風而懼毛遂處于囊中則脫穎而出龐士元才非百里當處以治中別駕則是如慕容超曰鍾宗臣段宏懿戚出藩處外五樓羈旅在心腹則非矣一在用仇敵管仲射鈞齊桓用以一匡勃鞞斬袪晉文因之而伯韓信獲廣武東向而事李愬擒丁士良署為捉生將孫策執太史慈吞進取之策則是如漢索季布之急秦下逐客之令則非矣一在用夷寇秦用戎人由余而盛齊用越人蒙而強唐

兵跡卷三

三

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而得天下晉文公用中山盜勝于城濮羊祜宥鄧香而降諸寇虞詡募劫盜而制盜張岳諸人皆用寇以成勁師則是如魏處夷狄于內地招寇盜以自戍則非矣一在用叛降孔明能禁魏延之反司馬師足制鍾會之叛費禕不畏魏楊之為后患姚弋仲能用再叛之馬何羅孔明能用七擒之孟獲則是如肅宗納史思明以鼓禍梁武納侯景以滅國費禕信黃權以自殞則非矣總之善得人者人咸感之如賀拔勝懷梁主恩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忍射沈希儀余闕病士有額天穿喉願以身代



昔慧龍死呂元伯守墓終身不去則是如安祿山沐  
唐明厚恩而卒叛亂慕容冲受苻堅匿愛反相攻擊  
離班桃仁受寵懷怨遂弑其君高寶則恩必視人而  
施乃爲有益用人者不可不講也

率 馭將有法率兵亦有法有用多齊桓募士五萬  
晉文召前行四萬餘秦置陷陣三萬王翦伐楚必六  
十萬韓信多多益善是有用少尹繼倫以千兵破契  
丹虞允文以數千勝金山謝玄以五千破苻堅吉星  
以三千破百萬陶魯之兵三百侯淵止須七百岳飛  
襲滑河無過百餘騎唐太宗破竇建德無過數十騎

兵跡卷三

三

李光弼曰以少克衆無如馬璘將軍者是有選法魏  
選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置戈冠胄帶劍  
贏糧三日而趨百里陶魯選身能躍溝射二百步者  
是有募法馬隆募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三千五  
百戚繼光募兵選其粗黑面皙奸滑者不用慕容寶  
出珍寶宮人募士劉伯溫傾府庫開誠募士齊簡伐  
魯魯募百金死士斫齊營有若與焉王守仁募死士  
爲捨命王祿瞻其家是有教法陶魯閉營習士魏勝  
預習解脫法巫臣教吳車戰而楚疲李愬教上地射  
李抱真教澤潞射皆成精兵是有養法安祿山養八

千壯士爲曳落河魏尙出私錢養士爲後樓子弟我  
太祖張士誠見有材力迥異者則養爲己子馬勇梁  
震王効俱養死士數百結以恩義飽其嗜慾有事則  
出死力是有籍法韓信驅市人而戰慕容農驅列人  
居民爲兵宣王喪師料民于太原苻堅伐晉十丁遣  
一慕容儒將寇晉戶留一丁餘悉爲兵劉聰令三五  
發兵凡籍民者天下騷動民皆畏避爲寇故唐高祖  
假稱隋煬籍民東征激使同叛是有以利誘度尙密  
焚士卒珍寶曰破敵則富李文忠焚兵所攜曰敵積  
可資敵器精盛周德威曰努力則爲我有是有以神

兵跡卷三

三

倡郭威使巫謬言神助田單使卒妄稱神師狄青卜  
錢悉用陽面是有以言勵亞老哥國精于語言大將  
誓師不過數言士卒皆感泣段熲指高平曰此去家  
數千里有進無退王鎮惡至長安曰此去家萬里外  
進生退死沈田子遇姚泓大師曰封侯之賞在此一  
舉戚景通指疆場積屍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馨是  
有以怯激慕容紹宗討侯景不使軍士渡河曰未若  
此敵之難克李牧遇匈奴至卽入收保匈奴以爲怯  
將士亦以爲吾將軍怯願得一戰是有以身先東坡  
云三軍之士屬目于一人之先發蘇定方先登陷陣

崔延伯鄧雲身先士卒是有以法勅左軍小却沐英  
取帥首而復奮小校自休神師道立斬之而眾前是  
不私公賞劉顯忠不先受賞祭遵有賜則分李廣賞  
分戲下寶嬰分鼎裁金孫禮盡分賞賜無自入者是  
不吝賜于軍無財士不來勾踐能鼓民水火賞在水  
火也沈希儀賞不失頃刻王越揮財如流水魏尙軍  
市之租盡給士卒張守珪財豐賞重故人盡其誠士  
致其命雖敵牀第私室之言可購而知是不私所獲  
李勣有得必散陶侃擄獲不私董卓無者則己有者  
則士是不惜己財田穰苴己資悉出甘茂出私財益

兵跡卷三

三

公賞是不私衣服董卓得賜嫌悉分士卒謝尙得賜  
帳分士爲禱劉弘給持更之禱宇文邕賜跣行之靴  
姚萇因天雪散后宮文綺以供戎事是不私飲食田  
穰苴食同羸弱在迪簡糲飯共食皇甫嵩士必先食  
闔閭士熟分食乃食勾踐觴酒豆肉必分其厨舖及  
孺子宣子食靈輒并遺其母倒餞以禦公徒季氏子  
家隱民多取食爲之徒者眾勾踐注醇下流味不加  
喙而卒戰白五囊糧分軍士甘不踰隘而戰自十與  
申叔儀軍士渴睨旨酒曹劌小惠未徧唐莊宗府錢  
不給與懿公鶴實有祿者異矣或均勞苦吳起身不

乘騎宋太祖負石先行韋叡不先入幕或瞻視寒暑  
楚子寒撫軍士如挾纊拖雷當暑先取大黃與陳友  
諒我太祖見士卒流汗卽命撤蓋索頭宏當雨甚命  
去其蓋是或視疾病吳起吮咀士戰不旋踵穰苴親  
贖病者求去蓋寬士病輒致醫藥是或恤傷痍論功  
弔死而后問傷傷痍優于倂斬刀傷優于箭傷重傷  
優于輕傷傷在前者迎戰傷在後者避敵唐武宗詔  
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故宋太祖攻太原不忍衛士  
冒鋒鏑慕容恪圍太原不欲急攻殘軍士劉裕碎瓌  
珀以作金瘡郭登親手傅藥段熲躬爲調治神世衛

兵跡卷三

三

專遣一子視醫皇甫規入廬巡視是或恤戰亡姚萇  
士卒戰沒皆有褒贈姚泓有死事者贈官爵承復其  
後姚興命有死事者所在守宰葬埋求其親爲後唐  
太宗勅使贈祭死事官爵回授子弟王霸脫衣爲殮  
孫禮爲死設祭絹付亡家岳飛見死事者必哭而育  
其孤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視者以爲不可  
伐是凡此皆恤軍士者也惟慕容垂勢足破承故士  
卒雖疲而急進楊志烈志解京圍故士卒多殺而襲  
靈州此又審時度勢所爲固不可同年語也然五代  
名將皆出于軍老于軍者識亦老故其言亦當審從

如趙奢聽老卒之言北山先據王越拜老卒之說逆風襲虜王全斌各降卒之謀別趨來蘇王宗侃聽軍士王先成條列七事皆成大功則又不當以行伍之士論之也

尉繚子曰勝天下者殺士卒之半從來名將未有不犯法之峻者孟宗政曰有罪者親必罰田穰苴曰臨陣約束則忘其親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后卑遠則令不犯故孫武斬王二寵姬穰苴戮王使僕右不爲上回法則法無上李光弼閉詔斬侍中崔衆姚興斬位班三品將軍不因貴議宥則法無貴郭默以妻

兵跡卷三

三

兄私米而殺妻戚繼光斬獨子劉仁瞻斬幼子鄧艾因小却欲斬子忠岳飛以不能貫堅叱斬子雲苟晞斬從弟曰不以王法貸則法無親孔明揮淚斬馬謖曰法不可廢漢高含淚斬丁公曰以懲不忠馬璘誅力卒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孟宗政斬愛僕曰新令不可犯則法無愛余玠斬王夔曰強悍當誅忽斜虎斬李德曰強悍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則法無強副帥喪師子反甘刑街亭敗績孔明請貶馬逸麥殘操自割髮則法并無已也擅出有斬卒獲雙首而還吳起斬之陳曙邀功潰師狄青斬之擅走有斬楊茂言

副使先走高仁厚斬之樊愛何能能戰而逃周世宗斬之後至有斬莊賈恃嬖遺漏穰苴斬之顛頤後期晉文斬之後出有斬石勒襲侯脫雞鳴而駕令後出者斬石勒乘姬澹烏合遠來曰後出者斬王鎮惡抵長安令軍士食畢具登後登者斬逗遛有斬張用濟不卽付兵李光弼斬之士卒逗遛不進彭越斬之廩缺有斬姚興租運不繼斬彌高姐杜成曹操廩粟不足斬王屋以安軍心亂卒有斬禁卒欲倚憐爲亂向女簡伏兵卽席誅之軍士欲害官吏蘇頌密諭官兵捕斬首領無功有斬田廣見匈奴不至還下太僕自

兵跡卷三

三

殺失守有斬俞伯仲失安慶雖係舊勳我太祖斬之棄城有斬梁棟乏食去城孟珙斬之棄衆有斬子反臨戰而醉楚兵謂其棄衆不恤斬之違節有斬任福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也曹操見稍違令者卽斬之傷背有斬杜伏威上募軍傷在背者斬之擅殺有斬斬冲歸罪卜翊劉聰斬之任延勳誅羌人朝廷坐之貪取有斬李晟斬取賊妓賊馬者越委禽獸餌吳專殺斬收禽獸者劉高祖誅盜紙錢一幕曰吾誅其情不計其值擾民有斬呂蒙斬取民一笠賀若弼斬入民間沽酒俞大猷斬擾民肉一包岳飛斬取民麻一

東高崇文斬食張折七李文忠斬下借民釜我太祖  
斬知印取民財慕容農號令嚴肅軍無私掠魏珪令  
拓跋儀攻鄴曰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棄粟岳飛軍號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徐達令人各一牌掠民財  
者死燬民居者死韓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曰是  
尙欲燒佛骨宋太祖曰苟犯法惟有劍遺戍曰謹守  
法我赦爾郭進殺爾矣則法固不可赦然有代斬者  
楊千亂行陣魏絳戮其僕軍士犯法當誅慕容恪斬  
囚以狗有生瘞者崔善貞犯法李筠生瘞之有坐貶  
者蔡彤至小山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濡免劉曜爲

兵跡卷三

完

麴特所破劉聰特貶其爵有髡髮者孫松不法陸遜  
髡其職吏太子犯令商鞅黥其師傅有笞杖者張曷  
掠氏羌苻堅鞭之而羌降薛元賞杖殺神策軍而仇  
士良屈服有贖罪者段會宗擅發戍己校尉有詔許  
贖李廣失道後期立功以贖有深責者楊僕內顧失  
期武帝責之俞大猷搗王直巢王忬以其不候賊出  
全制雖有功深責有自罪者司馬師曰此我之過非  
王景罪也李載自罪一言回鶻貢使不絕不敢犯令  
有溫文罪己者杜牧作罪言極其忠義唐德宗奉天  
罪己之詔一頒士卒感泣叛藩稽首有借人行法者

曹操借屋頭以解小斛之失馬燧以死囚給役小過  
卽殺借以威虜李勣征高麗欲與婿杜懷恭借懷恭  
亡匿曰是欲以我行法耳有用計行斬者安國寧塵  
部強悍劉昌裔召其麾下人給二練伏兵要巷見持  
練者卽殺之南梁叛兵五千逐帥爲亂以弓劍自衛  
溫造設宴于臨池長廊拖索以挂其弓劍酒酣忽使  
人搜索弓劍皆躍入水悉誅之故善用法者能于善  
陣用法其戰自倍如郝廷玉馬蹶光弼令取其頭來  
遂易馬復進小校休床种師道立斬其殺而諸軍大  
奮善用法者能于敗中用法亦可轉敗爲勝如左軍

兵跡卷三

辛

小却沐英斬其帥長輒獲大勝大軍稍退沐英斬二  
指揮陣勢復整三軍死生國之存亡不可輕也故王  
晏球曰有回顧者斬張仁愿曰回望城池者斬楊素  
令人陷陣無級還者皆斬韓世忠令走者後隊得勦  
殺陸瑄以前隊逃中隊斬殺狗則同罪非好殺也蓋  
生之也故光弼入軍壁壘皆變趙德勝發令旗幟改  
色曹璋將三千軍士環列寂不聞人馬聲伯顏將二  
十萬人以攻宋如一人于謙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懾  
懾効力李密持軍嚴肅雖值盛夏將士若負霜雪故  
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

寬 亦有用寬者慕容恪私縱犯法斛律光有罪惟  
搆郭達孟珙一以口意撫接司馬師不罪王景衛青  
不斬蘇建徐達不殺胡德濟子反治兵不戮一人程  
信討蠻未嘗專戮韓信李靖郭子儀岳飛皆犯法獲  
宥寬矣究論之恪亦斬囚代狗光達惟不妄誅珙建  
旗鼓則人皆凜然無敢唾泗司馬師亦削弟爵徐達  
亦械濟入京子反始終無人敢犯程信特曰刑賞主  
柄人臣勿專韓李諸人又緣救而宥非茂法也假韓  
李而死何以創漢唐郭岳既戮誰爲續唐宋曹沫三  
敗魯不禡而返侵孟明三敗秦用之而報晉樂毅亡

兵跡卷三

三

六城魏猶寵任而拔中山李存信猛勇克用戮之兵  
勢浸衰王伏寶善戰竇建德殺之每戰不利博牙強  
兵羅紹威誅之遂受朱溫之制檀道濟長城宋人壞  
之魏兵是以充斥勝敗兵家之常苟利羽自剪大犯  
軍忌雖然齊兵殺人四人景公令誅兵二人晏子曰  
是殺師之半王僧辨馭下無法軍士擄掠雖善用法  
百姓叛附不一由是觀之但須不可妄殺要必寬猛  
得宜非茂法也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

兵跡卷四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將能編

陣 陣法生于天淵壁陣發于伏羲師卦畫于軒轅  
 井田著于風后握奇太公五行三才周公農兵春秋  
 則有鄭莊魚麗楚武荆尸晉卿崇卒吳侯雞父管仲  
 內政楚莊乘廣樓且握奇營戰國孫子宗握奇而為  
 象棋諸葛又因象棋握奇而分九別八抹七唐李靖  
 又變為六花每戰七軍皆用增為十二奇或五陣裴  
 緒修為新令每陣加揚奇備伐而八陣旋相為勝陳

兵跡卷四

一 漢章叢書

元靚總為十二將兵法又因地制變雜取物象者子  
 兵經已述之矣此各陣之源流也而武侯推演八陣  
 人稱得其新意劉隅以為式法太乙李筮以為勢此  
 比常山而李興以為不在孫吳列李昭玘云鄭之魚  
 麗鵝鶴魏之鶴列晉之五行楚之二廣二孟皆以逞  
 一己之私而肝腦塗地也又或謂握奇以風后為鼻  
 祖美善盡于太公武侯有神解李靖得皮毛西漢用  
 之三季莫強焉後之人不用宋人及今摹擬而多失  
 之此又諸陣之等別也鄭之魚麗鵝鶴按古破陣樂  
 舞圖右圓左方先偏後伍進退有節又云箕張翼舒

交錯屈伸首尾迴顧以象戰陣之形又魚麗以二十  
 五乘為偏居前步卒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彌縫  
 補缺也高梁彌使鄭公為魚麗以迎王師衛公子朝  
 救宋與華氏戰于贛丘鄭駙願為鵝其御願為鶴楚  
 武王以荆尸授師子焉子戟也尸陣也楚始于此參  
 用戟孔明于漢中積石為壘方數百步又聚石為八  
 陣圖八行相距各二丈桓温曰此常山蛇勢也帝不  
 能識桓温識其意而未知其形此各陣之形也抱朴  
 子云嬰城者雲微帶色者席捲猛乎黃帝五行之陣  
 嚴乎孫吳卒然之眾尉繚子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

兵跡卷四

二

覆之任子云善陣者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旋如山  
 岳之盤此各陣之勢也然陣有牝牡范蠡曰陣之道  
 右為牝左為牡陣有三面軍令云舉黃白兩半幅令  
 旗為三面陣陣有三才太公曰日月星辰一左一右  
 一向一背為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為  
 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為人陣又曰星宿孤虛天  
 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陣有四獸  
 禮記云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玄註  
 云象天文也陣分四時周書云春為牝陣弓為前行  
 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

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爲五陣陣分五音黃石公記云商人爲前兵象白虎羽人爲前兵象朱雀徵人爲前兵象玄武角人爲前兵象青龍陣分五行直陣爲木方陣爲金銳陣爲火曲陣爲水圓陣爲土相敵所爲不論攻守卽以能尅者破之破之如金尅木木尅土是也又有八陣天地風雲虎翼地蟠龍飛鳥翔此則風后之八陣也方員牝牡衝方罌置車箱雁行此則孫子八陣也車箱車船曲陣銳陣直陣卦陣衝陣鵝鸛陣此則吳起八陣也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握機虎翼折衝此則孔明八陣也李靖

兵跡卷四

三

六花陣則中軍左虞侯右虞侯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是也李靖十二陣則大黑大赤青地白雲左突右擊前衝後衝摧兇挾勝破敵先鋒中黃遊奕是也此古成法也然有臨時制變者或順天時兵法云凡陣早晏無失天時有因地形魏田預討烏桓虜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固陣複陣圓陣以待之晉伐狄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之扼乃毀車爲行伍爲陣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后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此徒戰之始也然毀車者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兵車三人令以五乘之合三五十一

五也更以五人爲伍爲三伍也此戰阨法也諸葛亮軍令云若賊騎左右來徒行者陟岑不宜以車蒙陣待之陣有因山晉兵至平陰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陣之以示衆也項羽餘二十八騎因四潰山而爲圍陣從山上馳下立斬漢將李陵至浚稽山單于圍之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外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陣有因水李文忠援大同移陣阻水韓信驅市人而戰爲陣背水劉裕伐姚泓魏人于北岸掠其舟裕遣壯士車百乘渡河爲郤月陣兩頭抱河又命朱超石車益二十人設彭排魏兵

兵跡卷四

四

不能入設大弩百張射敗之此抱河爲陣也亦有臨敵制變者張威以金多騎兵利平地乃創撒星陣鉦散鼓聚敵騎聚則聲鉦師分數十枝敵騎分則聲鼓衆復趨而聚忽開忽合金兵失措制騎陣也金合達滿阿至禹山步兵列山前騎兵列山后元拖雷觀之忽散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后分三陣而來隨地包圍制山陣也金有四長騎兵弓矢重甲堅忍吳璘制三疊陣前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卑第二行矛戟大槍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弩其陣最高戰則後行弓矢先發次陣三陣如之疲則擊鼓

更代以分隊制其騎兵以強弓弩制其弓矢重甲以  
更番迭休制其堅忍制敵長也外此則諸葛亮有連  
衝之陣似狹而厚爲利陣令其騎不得與相離遠衛  
褚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出奔哀公爲支離之陣  
以侵衛衛人病之苻登每戰以長稍鈎刃爲方圓大  
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雖各  
以意創要必如尉繚子云兵之所及羊腸勝鋸齒亦  
勝緣山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乃善也耿秉行  
止不整不結營部然遠斥埃有警軍陣立成則臨時  
爲陣李廣行無部伍人人自便岳飛不習古法惟事

兵跡卷四

五

野戰然金人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則不陣中有陣  
爲尤奇也

攻 攻城之法多端有以圍攻郭威攻李守貞築長  
圍飛走路絕元圍李全于青州築長圍夜布狗岩糧  
援俱絕金攻海州長垣包城察罕攻廬州土城六十  
里阿朮教水軍攻襄陽築圍城逼之史天澤攻襄陽  
築長圍爲一字城宋太祖攻太原築長連城宗駘攻  
太原築長圍謂之鎖城法有從上攻劉裕攻慕容超  
廣固圍高三尺塹三重温不花攻安豐填壕爲二十  
七壩察罕攻廬又築壩高于城樓高歡攻玉壁南起

土山木塔敵樓下瞰城中宸濠攻安慶結木棧高與  
城接隋煬攻遼東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  
與城齊有從下攻金攻棗陽以礮手石工穿地道高  
歡攻玉壁穿地爲十里道擴廓攻安豐率壯士穴地  
夏攻靖夏穿壕爲地道韓政徐達攻安豐潛穿城東  
龍渠二十餘丈郝廷玉入懷潛穿水竇劉鄩攻兗  
得水竇許二攻惠安有白水泔潛入官兵覺而殺之  
有以火攻陳湯叢薪燒康居木城高歡松竿焚玉壁  
城樓有以水攻劉曜決千金堤灌金塘韋叡堰肥水  
灌合肥決丹水灌懷州關羽決漢淹樊城李光弼灌

兵跡卷四

六

懷吳明徹灌徐智伯灌晉陽胡蘭灌零陵呂珍灌諸  
暨有用物攻高歡造攻車所至摧毀朱泚寇奉天造  
梯廣數十丈濡毡布水造木廬蒙革運土填城徐達  
圍姑蘇造木屋竹笆伏軍避砲宸濠攻安慶爲木冒  
衝城蠻攻城都爲篷籠輦舂下設枕木匿人穴壙倭  
陳東攻桐鄉爲樓檣撞竿自內躍而撞城速不臺攻  
汴爲牛皮洞抵城掘龕取假山石爲攢竹砲更迭上  
下阿里海牙攻襄陽造襄陽砲聲震天地李允則鑿  
冰爲砲有用死攻金攻饒風一人前擊二人擁後前  
死後代攻仙人關重鎧鈎連踐屍以登元攻安豐用



死囚拔都魯牌權致命有用輪攻樓室攻陝率軍十萬日輪一萬有四面俱攻段遼攻慕容駝柳城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合進晝夜不息有用龔攻狄青二鼓大宴三鼓奪崑崙李愬雪夜入蔡州拔堞以登有不攻而攻元攻襄陽城萬山柵灌子灘以絕襄陽之東西拔樊城以絕其唇齒而襄無恃劉基曰江州取皖城焉往耿弇曰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所謂擊一得二也

守 有先攻以爲守者劉錡守順昌取廢車埋轅城上撤民扉周匝蔽禦焚城外民居築羊馬垣傅城孟

兵跡卷四

七

宗政守棗陽囊糠盛沙以覆樓櫺列瓮貯水以備焚毀掘深坑以防地道初戰棚以防城隕如金運茅草欲燒樓櫺政先撤之火無所施杜祐爲守具遮格則扇棧必塗泥樓櫺必篋篙擊鬪則堞有積石櫪木叉竿連棒布幔水弩焚毀則有行爐遊火灰眯松明燕尾炬拒馬則有木柵陷坑鐵菱鹿角槍羊馬牆往來則有烽臺馬鋪遊奕有因攻以爲守者魏守海州破金長垣用火牛金液日驚夜擾杜杲守安豐奪元高垣油草下煉雁砲高擊史思明起土山李光弼穴地頽之高歡築土山韋孝寬接樓積石當之宸濠爲木

棧木冒楊銳假爲大銃被紅向棧紙裹火藥撒冒燒之陳東爲樓櫺躍竿撞城一男子爲縉索圈竿眼竿至則挽上斬之又募治者煮鐵汁灌城下高歡穿地道爲衝車以布繫竿然脂焚樓櫺韋孝寬掘塹熏地道布幔以障車長鉤利刃以割竿羌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壘壺鑼瓶甌以偵之將穿响作因焚擴火熏潛氏死焉朱泚寇奉天雲梁以攻渾瑊掘燧積薪陷而焚之蠻攻西蜀蓬籠而進楊恣沃以糞瀋鐵液速不臺牛皮攢砲穴擴以攻金下震雷穴者迭爛無迹渡壕燒砲座金重飢鈞連吳璘檣木疊石摧而壓之元

兵跡卷四

八

以拔都魯牌權死攻杜杲以小箭射其目吳明徹韋敬智伯胡蘭呂珍引水行灌王軌下流橫車過徹魏兵鑿堰退軍趙襄殺智伯守堤吏陳球因胡蘭地勢激流胡大海奪呂珍堰皆以反灌其軍有因攻變而守亦變者如金穿地道政鼓毒烟熏之金以濕毡塞熏剝土陷城政架火山以絕陷路隨陷築城接補金毡衫鐵面濕毡覆雪蒙火山擁梯以摧其築政命長戈撞喉下勇敢毀梯鄭元璠曰遼東之夷善守攻之不可猝下苻秦苟輔守新平姚萇爲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爲之或戰于山上或戰于地下楹盡矢竭乃死

高歡攻玉壁盡其攻擊之術而韋守之有餘高積五十日死者七萬共爲一塚乃解去兵法云攻者常倍守者常半又曰攻者常勞守者常逸苟能先能因能變又何守之不固哉

淹 水可以淹軍浸城而用者須知因變水小者用壅韓信囊沙壅灘殺龍且李永方囊沙壅渾殺杜松唐太宗壅洛溺黑闥先壅之使淺敵涉則決也水卑者用堰韋叡堰泥灌合泥吳明徹堰清水浸徐堰泥沒徐水本下瀉堰之使上乘也水高者用引中山君引水圍趙鄆白起溝鄆水灌鄆漢高引水灌章邯曹

兵跡卷四

九

操引沂泗灌下邳水本別趨引之使轉向也水盛者用決關羽決漢沒于禁韋叡決丹灌懷州劉曜決千金堤灌金墉元決寸金淀灌徐敏子水漲地卑故一決卽至也然破之者壅亦有防法戚繼光遠探上流數十里遇壅卽先決趙充國渡輒爲陣兩岸搜伏恐有壅遏是也堰亦有毀法韋叡堰魏人鑿堰羊祜因堰通糧陸抗破堰阻運王軌橫清遏艦吳明徹毀堰退軍是也可引決者亦可反灌智伯引汾灌晉陽趙襄襲殺守堤吏反灌其軍胡蘭激流灌陳球陳球因地勢引水反灌呂珍堰水灌諸暨胡大海襲堰以

灌之是也有藉水以自利者如謝玄堰呂梁以利運陸抗堰江陵以遏寇孟宗政瀦水爲渟阻敵騎孟珙導水爲池固壘韓信誘趙故爲背水李文忠援大同移前阻水李靖討蕭詵乘水漲倏忽至城下以降之是也亦有因水以自害者高蕃恃水自懈李典暗渡襲之慕容寶恃河阻敵魏因冰合追之是也有避水以就高者景陽救燕謂司馬曰汝所營水皆至宜徙之明日果大水滅表彭萊伴狂曰宜據高恐水至明日果大水也亦有舍水而失機者苻堅揮軍少却令謝玄得濟軍退莫退因而大潰南朝棄河不守兀

兵跡卷四

十

水得濟遂陷中原生民荼毒是也苟善用則據水與避水皆利苟不善用則阻水與棄水皆害也韓使鄭國誘秦開涇灌田俾不暇東伐而秦益富饒因并天下害人而反爲人利則亦計之左矣  
渡 楊素將麥鐵杖能浮渡大江田泓沒水達彭城洪驥驎潛水達鍾離楊茂游水達士誠什翼健擊衛辰則絕澗合冰以濟荔蒲賊踰滑石則引繩以濟韓信襲夏陽則木罌瓶以濟鄧訓掩迷唐革船置箬以濟或自浮渡或以物渡俱不假舟楫人所不及覺也董卓討羌零受圍絕糧乃僞于渡處立堰捕魚而師

從堰下過慕容垂逃歸恐權翼邀之乃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則暗渡也馬燧維車囊土以渡河石越寇晉約轡騎馬以渡漢石勒襲向冰船以渡枋頭樊若水白采石引絲量浮橋以渡江則巧渡也金兵必由羅家渡孟珙俟其半渡發伏擊之元昊插幟識河之淺角喇羅移之深處魯康祚斫營以火記淮之淺魏傅永亦以瓢貯火密置深處戒見火起則競然之則乘人于渡也趙充國渡輒爲陣威繼光遠探上流則自善其渡也劉錡獻浮橋五造于河以激兀朮曰太子必不敢渡梁方平見金迪吉旗至燒橋斷纜使不

兵跡卷四

十一

得渡則渡人與不使人渡皆得張飛拆毀壩水之橋反引操軍之追王泌受吐番賂而成烏蘭橋致朔方禦寇不暇則不使人渡與渡人皆非也

焚 陳湯攻康居積薪黃蓋塵赤壁乾荻陸遜攻柿歸東茅草欲擊邵陽灌油于草俞通海戰番海置火藥于葦楊行密遣契丹資以火油潘美伐南漢燒波才草營篝炬岑彭燒公孫述浮橋飛炬滿寵攻孫權折松爲炬則引火之具金却速不臺火雷明成祖犁虜庭沐英征緬甸火銃李寶戰唐島阿朮戰焦山火箭段韶攻恒谷城狄易燒火弩戚繼光每戰夾用火

標火槍火磚以及銃砲則用火之器張弘範攻張世傑火舟常遇春截陳友諒火筏馬燧討楊朝光火車田單破奇劫火牛楊燧走寇盜火馬楚昭王奔吳師火象江道焚姚萇營火雞威繼光擊敵營鴉鵲火鳥則行火之物彭越致楚乏食則盡焚楚積聚韓琦使任福攻白豹則焚元昊積聚王彥欲爲偽遁則焚秦郊積聚李愬欲擒李祐則使老弱燒其獲馬文升欲困滿四則盡焚石城傍草王君薨恐吐番入寇遣謀燒寨外野草盡李全欲爲叛則使人燒軍前器局劉江絕倭歸路則潛燒其船馬吳搗藍鄆則燒其柵柵

兵跡卷四

十三

溫攻城都則火其城門高歡攻玉壁則以松竿火其攻樓劉曜走麴允聲言城破則繞城放火諸葛亮燒籐甲軍則火葫蘆谷乃焚人也劉先主欲誘夏侯敦則一旦燒屯遁于謹恐資虜馬料則自焚通州草廠石勒爲王導所迫則自焚其輜重遁李文忠欲擊涪安則陰焚士卒輜重度尙恐士卒戰不力則密焚其珍寶劉遐妻欲止叛則密焚營中甲杖石勒欲舍水向柏門則自燒其船石勒迴軍拒王堪則自燒其營孟宗攻城陷絕路則架火山李存審僞立疑兵則曳柴燃火郭藥師拒劉延慶僞稱救至則分道舉火荀

禹驚孫權偽為救至則乘山舉火乃自焚也然須知  
發火有因曹操連繼張世傑礙舟故周瑜俞通海燒  
之昭烈郭崇岳依林結寨故陸遜與敵燒之張用波  
才以草結營故皇甫嵩潘美得以燒之高頴欲取陳  
曰江南舍多竹茅其儲積數燒數年必困皆因其可  
燒之物而燒之也又曰起火有時胡宗憲勦徐海會  
風烈乃以干炬焚其壘滿寵拒孫權據上風乃以松  
炬燒其具周瑜鑿赤壁因十月東南風發乃以乾荻  
焚其舟常遇春擊友諒載葦荻火藥至晡風便乃燒  
之皆因其可燒之時而燒之也如元攻安豐縱火風

兵跡卷四

三

返杜杲遂奪其填侯景攻王僧辨因風縱火風忽逆  
反自敗走則燒人適以自燒不可不慎也而所以杜  
火者或以水泥勝如虜入和城縱火李顯忠以水泥  
塗甲冑冒火而進孟宗政架火山塞路金人濕毡覆  
雪蒙火山而進張世傑以海舟立柵周起樓櫓如城  
堞皆以泥塗之或先制敵火物俞大猷搗倭先令卒  
潛入倭營燒其藥礮虜攻遼陽先令謀以鹽泥塞銃  
火門或先自折毀金運茅葦城下孟宗政先撤樓櫓  
杜佑恐敵至縱火先撤傅城民居或因火行火匈奴  
焚上風李陵即焚下風葭葦既絕火至自息有因火

益火蕭世識見敵縱火焚門度火滅敵入乃積薪助  
火而敵不得進周衛王直縱火章肅門尉遲運取宮  
材木牀榻以益火火熾直不得進胡惟庸勾倭王良  
懷藏火禁兵具干炬燭使僧瑤如以獻胡宗憲成繼  
光燒倭埋地雷于地而通引藥于爐竈則藏火之妙  
岳飛俘金人察其可用者令返營縱火俞大猷搗王  
直募熟山徑者潛入賊營期日舉火則用人用賊之  
妙也

兵跡卷四

四

蒸 賀若弼為魯廣達所敗蒸烟自隱敵不及追察  
罕欲潛往靈壁乃于舊營積薪蒸烟如人炊爨狀敵  
不及覺藍玉襲捕兒海穴地而襲令無烟起使虜不  
見高陵以確沾濕草于味夜蒸之則城守與山險皆  
對面不見可乘黑以登  
慎 兵凶戰危不可不慎慎于營陣周亞夫屯細柳  
天子不得馳徐晃駐軍坡上軍士莫敢離陣斛律光  
營定而後入幕皇甫嵩幕修而後入帳慎于行止徐  
晃遠斥堠王驥謹斥堠崔實嚴燧堠不敢犯趙充  
國遠斥堠行必為戰備止必修營壁渡輒為陣慎于  
起息斛律光不脫介冑劉詞被甲枕戈無事當慎趙  
充國嘗練士待敵吳璘治軍經武嘗如寇至未然朝

父嚴鼓東裝就道崇高崇文糧械無缺聞詔卽行楊一  
清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  
是也先事當慎趙充國先計後戰李光弼謀定後戰  
徐晃先爲不可勝然後戰神師道先爲不可勝敵來  
則應之狄青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薛 謀畫先定  
戰必收功周德威行軍持重必伺敵隙而後動俞大  
猷曰事先必慮周萬全旣事卽爲善後之策是也征  
伐當慎郭達先招懷而後戰王忠嗣惟事撫循不開  
釁于邊馬文升先撫勸不擅動兵鄧禹知赤眉新銳  
休兵北道劉鄩知晉未可輕戰違詔不出胡世宇曰

兵跡卷四

壹

馬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世寧短用兵慎用其短  
必勝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王忠嗣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不可疲中國  
以邀功名不可輕亦不可忽是也日日當慎段熲在  
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葺寢章叡晝接賓客夜算簿書  
張燈達旦岑彭每一發兵鬚髮頭白劉鄩一步千計  
趙方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是也韓安國  
扞吳楚著意持重偶因生口言匈奴遠甚卽請罷屯  
一月以安田事未幾匈奴大至遂嘔血以斃誠哉不  
可一日不慎也苟能慎狄青正部伍嚴營陣雖虜猝

犯莫能亂如楊存中宿衛四十年最寡過衛青不敢  
擅誅于境外史天澤刑賞不敢自專渾瑊奏請有所  
不可則喜曰上不疑我則事君慎斛律光自結髮從  
戎未嘗失律常遇春從徐達征伐奉令不敢爽毫髮  
則從戎慎周訪不論功伐曹彬歸功廟謨馬文升奏  
捷不爲誇張嚴峻以書生辭軍旅李綱以文弱辭大  
帥于謹功成名遂卽請身退此又善于處功名之會  
也已

兵跡卷四

貳

簡易不授成法令將士各以意戰每獲大勝然亦不  
可多得也必如神嵩爲度遠預宣恩信使羌人悅服  
乃祛烽火墩望祭形撫夷狄以恩信乃臥鼓于邊庭  
滅烽于幽障也夫惟有恩信相結而后可簡慕容恪  
持軍寬恕營內不整似可犯然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李廣行無步伍就善水草舍止不擊刁斗人人自便  
然亦遠斥堠究與程不識正部伍者俱不遇害簡略  
之中有慎也夫惟簡略有慎而後能簡李愬圍蔡州  
不立斥堠曰吾不欲敵震而備我張飛致嚴顏上書  
索酒大飲帳中故肆縱放使敵人開戶夫故爲疎略

以施計而後謂之能用簡如魯及邾戰卑邾不設備  
臧文仲曰蜂蠆猶有毒而况國乎莫敖小羅無備益  
于荒谷申公巫臣謂莒曰城已惡矣莒曰僻在蠻夷  
其誰以我為虞未幾楚克三都則徒簡不可也故司  
馬溫公曰寧效不識不學李廣俞大猷曰世無岳武  
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耶誠哉是言也

誠 兵以詐勝無謀非用兵也而季梁策楚導隋侯  
以忠信羊祜與吳人交戰必先刻期不為掩襲之計  
有獻詭謀詐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李左車欲  
以奇兵從間道絕信耳輜重成安君陳餘自稱義兵

兵跡卷四

七

不用詐謀奇計魏延請奇兵欲異道襲長安孔明以  
為詭計而不用於謹之下江陵也尹德毅說梁營曰  
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為設享會伏而斃之僧辨之徒  
折簡可致濟江踐極大業立成營曰魏待我厚為此  
人將不食吾餘若是乃為懦也胥甲趙穿當晉軍門  
而呼曰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宋襄不乘人危  
不阨人于險乃殺人之中有禮焉未可厚非也晉文  
公伐原命三日糧不降則去謀出口將降矣公曰得  
原失信何以使人師退而原降荀吳圍鼓鼓人請以  
城叛穆子不許曰猶有食城邑修必食竭力盡而後

取霍光使揚稷毛昺屯交趾曰賊圍未百日而降眾  
屬誅過期則刺吏受其罪吳陶璜圍之請降璜不許  
給以糧俟日滿救不至降之降人之中有禮焉亦未  
可非也叔弓圍費不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氏羊祜軍至吳境刈稻為糧以絹償之計其所  
值晉樂鉞遺酒楚令尹子重飲畢免使者而復鼓宇  
文測守汾州有羊祜之風不為掩襲攻戰之中有禮  
焉是誠戰也古人尚誠楚平誘戎子蠻商鞅誘魏子  
却始有詐偽之事

兵跡卷四

六

效 田單初用火牛被繒畫綵敵不知所從也邵青  
效之王德曰此古法也令右軍持滿萬弩齊發牛皆  
返奔韓信背泜水而陣伏精騎奪趙壁以水上為誘  
勝之馬進亦背均河而陣張俊當其前楊沂中以精  
騎別從西山馳其腋遂敗均火牛也田單用之而勝  
邵青效之而敗一出于敵未知一為敵所謀知均背  
水也韓信用之而勝馬進效之而敗一以精騎襲人  
一為精騎所襲也善于效古則韓信背水破趙司馬  
懿亦背渭水為壘以拒孔明再用而再勝田單以火  
牛破燕楊璇變為火馬田燧復用火車常遇春則為

大舟火筏屢用而屢勝也故韓信壅水李九方亦壅水關羽則泚水孫臏滅竈虞詡增竈韓世忠則撤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詎曰可一不可再哉

萬 兵者陰道也貴于能寓管子曰君正卒伍修甲兵則他國亦行之君有征戰之事則他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于天下必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故宋守約爲殿帥承平欲明軍令強捕蟬鳴高洋實欲襲榮祖跣奔躍而謂夫人曰漫戲賀若弼圖陳欲集兵則更屯番代欲渡江則緣江射獵李九則拒吐番欲修城則僞失銀器欲瞭望則建浮屠欲習水戰

兵跡卷四

九

則放艦競渡欲阻敵騎則隙地種榆不使人覺不令人疑古田獵習陣內政藏令有以哉

肆 伍員爲三師肆楚曰楚取而乖莫適任患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然後大帥繼之此肆而勞之也李愬爲三敗肆蔡曰一敗以觀其虛實再敗委地以分其勢三敗以安其心然後乘怠襲之此肆而驕之也朱然朝夕嚴鼓令在營者嘗束裝就道敵玩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高頌曰量陳收獲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旣聚衆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然後大舉彼必不信此皆肆而習

之也善用兵者當深明其法也

藏 戰之奇者無如藏裴行儉糧車伏壯上則藏車呂蒙精兵伏構艘則藏舟田泓通戴遂則藏水崔浩分軍邀赫連則藏山劉曜伏兵邀劉演則藏于隱僻慕容垂使國爲僞退伏兵擊永則藏于深澗貫高欲刺漢高則藏于夾壁徐海殺程祿則藏于深澗民房甘茂鑿穴王所則藏于地道張弘範以布幔舟尾則幘可藏賀若弼以葦蔽舟則荻可藏秦叔實襲明月姚廣孝驚南軍則林木可藏倭殺劉隆胡鳳則草莽麥田可藏而尤奇者劉儀選婦人懷招軍榜則藏以

兵跡卷四

三

婦賀若弼以煙燄自蔽則藏于火虞詡募盜入賊岳飛遣卒克相賊則藏于敵也慕容垂知權翼伏河橋乃於涼馬臺結筏以渡則伏亦可避劉先主營于平地陸遜知有伏而不擊則伏亦可空周亞夫知消灑有伏乃趨別道搜之則伏亦可搜而發故伏之法多端在能善防耳苟如昭烈伏窄林李典疑畏欲退夏侯惇聞而不信卒墮計中斯爲愚也

穴 凡攻城者多掘陷隧夏攻靖夏擴廓破安豐則穴地郝廷玉入懷蠻爲篷籠攻城都則穴墉倡優據臺譏太子李光弼自地道擒之則穴臺史思明爲飛

樓障幔築土山光弼于下頽之則穴山高歡攻玉壁則穴于二道田單出火牛石勒爲突馬則穴二十餘所徐達穿東龍琪則穴二十餘丈郭登飛天龍絞地網則穴十餘里李光弼約降陰溝其營俄史軍皆沒聖則穴數千人項羽坑秦軍白起坑趙卒則穴數十萬王猛使張蚝破晉陽則穴而入慕容鍾避慕容超爲地道出奔則穴而出史奉敬解鹽州圍二千五百人行地中旬餘寂無音响人以爲俱沒無何出擊吐番後則由穴以行金礦土窟則穴之人咸南塘柱板實薪則穴之法郭登樹木覆土人馬通行則穴之大

兵跡卷四

三

子命防穴浚壘壺錙瓶甌以偵將穿响作則因焚擴火咸南塘以缸覆人繞城潛聽聞斧鑿聲則築堵掘坑截而守之既穿則如孟宗政鼓毒煙以熏之則又防穴之妙

灰塵 自礮枝輿柴揚塵敗荆後晉救新準用之慕容雋救石祗李存審疑敵皆用之至楊璇以布囊灰繫于馬後熱而馳之灰塵蔽天使敵不覺夏竦靖夏使數萬騎繞城踐塵使敵不見以穿地道則又用灰塵之妙者

集 兵法有合者使之離蓋以分其勢未聞反欲其

集也沈希儀邀荔蒲賊曰蛟龍灘闊成列則難圖惟滑石引繩乃濟衆集可薄遂設疑于闊而致之隱俞大猷討吳平二源其山延袤千里峒如蜂房難制曰是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爲死間僞撫雲溪而擊旁峒諸峒皆就雲溪遂并攻破之張弘範至崖逼宋舟或請用砲曰火舉則舟散舟散則敵逸又將勞師不如戰也乃分軍邀截宋乃全覆張璉寇江閩胡宗憲曰賊棄巢出自投死俞大猷曰賊出四逸邀擊甚難不如趨嵩岑攻其巢穴使之自返救則就殲矣姚萇討褐飛惡地見氏胡赴之者絡繹不絕喜曰今同惡

兵跡卷四

三

會集得一舉撲滅可不煩再舉誠哉有集之法也襄 李愬乘雪夜襲蔡擊鴉鴨池以亂軍聲劉錡乘電斫金營電起則擊電止則匿不動吹小兒竹器以爲聚散沈希儀常于淩風苦雨夜遣人衣草色衣囊帽入賊巢伏草中舉砲此三者妙于擊鴉鴨池吹竹器衣草色衣至李光弼襲姚陽捲甲啣枚石勒千里襲幽以火宵行焦希程乘雪襲倭周浦先約胡亘伏賊巢舉火則常法耳

覘 善勝敵者在于能覘則知微機密劉鄩攻兗州使人爲嚮油者覘得水竇一夕啣枚而入覘于城也



宇文泰欲覘齊軍使達奚武三騎效高歡將士衣服下馬潛聽其軍號遂爲警夜者徧歷其營韓世忠得劉忠軍號與蘇格一夕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輒應之周覽而出覘于軍也沈希儀誘熟獵人生獵中覘其趨向陰計密謀皆先知之故每寇則官軍先在覘所出也李琪據蒙陰山爲寇戚景通覘得其與奸民出入之處伏而擒之覘所通也此數者妙在于爲覘油衣敵衣用敵號迹奸民也如周德威斛律金望塵知敵師曠聞鳥知遁劉基聽嚴鼓料敵必走乃以耳目爲覘覘固異矣至韓世忠度兀木必上金山覘軍

兵跡卷四

三

伏而擊之五獲其二孟珙料武仙必上岵岷覘營伏軍遮擊山爲之楛則覘人覘而擒人也莫天祐令楊茂游水爲覘徐達獲而詰之反得其往來書報虛實悉知則因人覘而覘人也王德知契丹覘在不捕惟大閱糗糧簡飭士卒鳴鼓麾旗以示欲進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不用戰也明日契丹果請和則又用人覘而服人也異哉其用覘也

反 善戰者能反其勢則事易而功倍徐達攻湖州張士信築壘舊館以壓背常遇春間道出東遷更營其後以壓背反營陣之勢也金將南侵趙方曰我當

先發以戰爲守不深入不攻城但爲師潰擾使彼自爲支應反先後之勢也曲端謂金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反爲客若據險出偏師擾其耕獲彼必去此取糧河東則我爲主慕容備德出討苻廣李辨潛以滑臺獻魏韓范曰魏師入城據我成貨向也魏爲客我爲主今也我爲客魏爲主主客之勢翻然不可復戰反主客之勢也倭據興化俞大猷曰逼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不若列營固寨困之彼必攻柵而遁則彼以攻爲守我以守爲攻反攻守之勢也姚平仲斫金營爲候騎所覺而敗种師道曰再進亦一奇着不則每夕數千人擾之十日必走反勝敗之勢也

兵跡卷四

三

逆 元昊陷塞門張方平請師自麟府曰巢穴必虛趙允出黃白城趙染請問道返襲曰長安必虛馬超叛潼關徐晃請道蒲坂曰西河虛備燕兵外拒胡蕃請騎兵間襲曰臨胸守募韓秀升請兵出舟高仁厚潛襲其巢曰重戰輕守蕭幹拒良鄉郭藥師請襲燕山曰城單可得徐晃聲攻圍頭密攻四冢曰敵不知守朱儁攻宛東南精卒掩西北曰敵不知備梁攻趙孫臧疾走梁曰批亢擣虛凡此皆衝其方虛之法也

張璉寇江關俞大猷趨嵩岑曰直搗其巢羌抄浩臺馬援掩允吾曰擄其妻子元昊寇三川韓琦攻白豹曰破其族屬彭超攻彭城謝玄聲留城曰奪其輜重蘇峻攻大業陶侃向石頭曰要其所急文懿拒遼水司馬懿指襄平曰攻其必救宸濠攻安慶王守仁擄南昌曰傾其巢穴凡此皆拔其根本之說也金攻蕪黃趙范出唐鄧曰以示有餘則兩相攻僕固懷恩寇長安楊志烈俾趨靈武曰救京奇着則兩相傾魏攻趙齊段干綸南攻襄陵曰使趙破魏弱則兩有利故善兵者在于能用逆劉武周擅攻太原唐高祖欲逆

兵跡卷四

善

兵自救唐太宗哭而止之曰苟一返顧衆心解矣則不可爲人所逆鄧艾曰姜維使廖化持吾必自襲洮城卽潛軍先入據之則能以逆迎逆而不墮其術斯善矣

卻 李旱討李朗慕容盛忽召旋師段熲討鮮卑忽稱敕旋師劉江討楊文聲往北平蓋敵善散逸却誘使自聚也韓信襲趙壁佯棄旗鼓走水上須陀奪明月營佯言糧盡委柵退岳飛襲李成若佯言糧盡反茶陵慕容農誘崔釗出山佯言糧缺引兵還蓋敵善據守却誘使離穴也石虎賺張平聲歸河北空營設

伏慕容麟賺鮮于乞聲向魯口迴趨掩擊蓋敵善防禦却誘使不備也伯顏致海都且戰且退郭子儀致安慶緒屢戰屢敗蓋敵本勇悍却誘使入伏也周德威欲擒陳章戒軍佯退使敵冲入而返擊欲擊單廷珪側身少却使敵既過而反錐則以却爲戰韓世忠稱詔退守江而引兵進大儀王彥焚積聚若遁而易旗伏兵進則以却爲進聞廉伐鄭佯爲戰北故却以盈其節慕容暉知晉勇于乘退故却以順其情趙葵知李全不戰俟收兵乃掩故却以導其欲張弘範知冲宋軍不動必以敗誘故却以致之亂慕容垂設伏

兵跡卷四

美

僞遁而破長子劉先主燒屯遁而敗夏侯惇李嗣業與仙芝因敗退守白石遂得全師則故却與自却皆爲得計慕容詳襲魏珪使長孫肥挑戰僞退魏知其計以虎隊橫截其後苻堅揮軍少退令謝玄得濟軍誤以爲敗遂奔北莫止以至大敗則故却與實却皆失矣不可不知也

神 田單稱卒爲神師假以卒也步容積白鐵余埋銅佛以誑衆假以佛也李勉稱子產助神兵假于廟也明成祖捏言眞武助天兵披髮仗劍以應之以人應神也倭爲長蛇陣劉江披髮仗劍作眞武以壓之

陶魯以胭脂包抹額拭面紅則稱雲長護之則以人爲神也漢兵入大理觀音化婦負大石漢卒吐舌而退王僧辨平郢州軍人夢周何二神曰吾助天子討賊並乘朱舫王導拒苻堅禱助于鍾山之神奉號相國而八公山草木皆成晉兵則真神戰矣光武渡滹沱石勒擊劉曜偶值冰合冰判而漫曰危渡靈昌則異矣

鬼魅 厲鬼殺賊張巡之憤子奇也未封而卒關羽之鋤呂蒙也結草抗杜回妾父之報魏顯也

妖 項晉有道士作十二里霧董搏霄曰必不能久

兵跡卷四

三

伏兵以待霧霧破之巨無霸召神怪虎豹犀象以助威武邳君章投鴉鵲破之山越善禁矢皆返射刀劍斷折賀齊曰禁金者必不能禁木以大槓擊破之妖婦唐賽兒空中剪紙爲人馬關分紅白旗官軍以飛炬束把焚之惟宋文二十五年元魏世祖燾有悅煖國獻大術者能作霖雨狂風大雪行潦蠕蠕來抄令行其術蠕蠕凍死及漂亡者十二三則幻術有時可正用也

毒 耿恭毒藥傳矢虜中創皆沸孟宗政爲毒煙鼓鞠熏地道劉綰爲毒砂順風迷目毒于物也方廉遣

謀投毒井中倭死千餘秦人毒涇上流晉師多死長孫晟毒水上流達頭多死劉鈞毒頰水草兀木人馬俱斃毒于水草也尹鳳勦許二預置藥酒于閩之湖坪敵飲多死胡宗憲勦徐海于嘉興艦載泥封酒百餘罌鑽其罌投以毒劑塞如故以機警卒假官服解酒餉軍出賊道見賊輒褫衣冠走諸酋得酒不疑高會痛飲而死又令各村市酒家皆入毒罌中而償其值民有米漬藥水漸而遺之又令海市酒米皆以藥毒其中又禦倭于台州預置藥蜜藥餅而遺之虜死者多黑色毒于飲食也陳仙奇囚李希烈病使醫毒之然有試法倭屢中毒後得飲食先以餵雞犬等物又或以銀刀試入遇毒則黑亦有解法郭琪從田令孜飲毒酒歸殺婢吮血吐黑汁而解又或殺羊吮血而毒亦解惟魏沙門法慶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惟以殺害爲事則又召反之法矣

兵跡卷四

三

兵跡卷四終

兵跡卷五

寧都魏 禧癡叔編輯

將効編

除寇盜 丹陽賊陳僕屯歷山四面壁立賀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登馬援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小兒頭生蟻虱并其髮而祛之則盪盪然無所依一奪其險一祛其阻除山寇法也山夷斷江劫掠陶侃令諸將作商船伏兵誘之楊么以舟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舟觸之輒壞岳飛浮腐草亂木以礙其舟輪巨筏張革以抵其竿而舉巨木

兵跡卷五

一 豫章叢書

撞之一誘之以舟一撞壞其舟除水寇法也岳飛遣卒充相賊偕賊出戰即陣擒之虞詡募盜入賊中誘賊劫掠伏兵擒之此入盜制盜也張敞相膠東購盜互捕縱盜誘黨自贖崔安潛令盜互告貫罪分其贖財光武令盜自糾五人共斬一人者除罪魏元忠于獄選劇盜以詰盜加以冠帶士卒數萬不忘一錢張敞尹京兆得偷長數人使充吏發盜長歸私以赭污其衣明日悉見捕此以賊制賊也虞詡令人入賊中作衣以綵線縫其裾賊有出者輒擒之王禁夜飲羣盜酒入墨以黑其唇天明告守者擒縛李崇令各村

設樓置鼓盜發則傳擊捕掩竄儼效其法又令互告

者貫罪則兼用之而盜無所容曾子固立保伍有盜

則鳴鼓相援又明賞購捕且開人自言則三行之故

盜發輒得俞大猷曰山賊以歸巢爲生路又曰賊出

四逸不如傾其巢穴虎逐鹿而熊搏其子返顧如拉

朽矣則勦之也陳眾以單車諭劇賊而陷于臨降王

堯臣知光州盜發倉廩曰飢民求食荒政之所恤滅

死而盜平柳開知常州多寇盜開以俸金招之解衣

與賊曰彼失所則爲盜得所則吾民也未半歲而四

境輯龔遂治渤海罷捕盜吏曰持鈎鉏田器者皆吾

兵跡卷五

二

民吏毋得問執弓矢者乃爲賊一時皆持鈎鉏此撫

之也文康伯知杭州以上命招撫羣盜藉以爲兵此

亦良法宗澤平河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平沒角牛

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

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韓世忠平

淄青李復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數萬平

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淄青閩廣河南之侵

掠止矣岳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陽賊張用江淮賊

李成筠州賊馬進共得兵九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

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餘萬

而江淮岑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其他如張浚劉錡皆類是遂成勁師為朝廷立功多建偉績則除其害而兼收其用是利之也涼州多盜宋邊令寫孝經俾家家習之使知禮義而未舉行魏詔縣令能治一縣劫盜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三之三年遷為郡守郡守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此又以靜盜為最官也

疲猛 趙伐燕蘇代曰恐人將鵠蚌視我齊魏相持滄子髡曰恐秦楚以我為韓盧郭甄曹魏委荊州以爭吳蜀曰以收漁人之利唐高祖因李密塞成臯曰

兵跡卷五

三

使我無東顧憂以觀鵠蚌之勢此因敵疲敵也若茂建猛甚王伯開營不出委捕虜力戰兩疲乃乘杜曾銳甚周訪分三甄委二甄力戰不救皆敗乃出虜鋒猛烈李文忠阻水自固委二營死戰敵疲乃擊此以已疲敵也如敵猛甚郭子儀以善射伏壁且戰且退誘其乘壘勁弩強弓交發射之楊大眼銳甚韋叡閉壘欲矢俟其近二千強弩一時俱發要亦制猛之一法也

陷堅 善戰者莫不貴沖虛乘弱而韓世忠曰兵勢最重處臣願當之王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犯之小

峴堅守不下見其出數百人于外韋叡曰此必勇銳也能挫之城自拔宇文逸豆歸指精銳以屬沒奕千素有勇名一國所恃慕容翰曰破此則國不攻自潰段氏之眾末秬為勁精勇悉在其部不戰示弱鑿壘猝掩堅破則餘眾悉走桑仲三道寇德安王彥曰彼眾我寡分兵以離我勢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是數者皆先竭力于堅也唐太宗曰攻堅則瑕者亦堅以我之強當彼之弱又別一論矣

兵跡卷五

四

斷歸 何以得三軍死戰惟有斷歸路一法耳孟明復晉濟河焚舟劉錡抵順昌鑿舟沉之示難返也項羽渡河湛船燒廬桓溫伐蜀棄釜破飯示難久也韓世忠令走者後隊得勦殺兀朮以牙兵三千為後隊督戰陸瑄以前隊逃中隊勦殺狗得同罪以人為斷也朱遵擊公孫淵埋輪絆馬以示必死韓世忠討李忠布蒺藜于後提兵往大儀立柵遮後兀朮每戰以拒馬擁後則以物為斷也王猛伐燕亦破釜棄糧曰今與君深入賊地難自返矣段頰指高平曰今去家數千里路遠糧絕王鎮惡指長安曰此去家萬里舫乘水流此則斷其可歸之路孫鏜禦虜不利程信閉城不納張仁愿築城不設壅門曲敵戰格此又斷其

可歸之念也韓信背水爲陣司馬懿背渭爲壘此又置以斷歸之地也

絕亡 叛逃歸敵則法之所不能加而名將處之固  
有甚快者宮他之入東周盡輸西周國情馮睢故遺  
金書曰事不成亟亡歸久且泄更使謀告東周侯索  
獲其書東周君立殺之戍卒亡夏曹璋謬曰吾使之  
也夏聞之斬叛卒于境上王彥踰城奔梁從者甚衆  
劉鄩揚曰素遣從副使行者俱行梁疑之戮彥等于  
城下檀道濟糧竭亡卒告魏濟乃量沙唱籌又撒米  
遺路魏以告者爲誑殺之能使敵殺一快也石勒鎮

兵跡卷五

五

戍多歸祖逃勒患之乃執逃叛者戮而歸其首自是  
叛者逃皆不受麗瓊縛社歸劉豫張魏公聞之色不  
變曰此有說因樂飲至夜乃爲蠟書遺之曰事成不  
成可速歸虜得書疑之分隸其衆能使敵不納能使  
敵疑亦一快也賀若敦拒陳侯瑱土人多乘舟餉之  
敦亦僞以舟餉伏兵擊之自是乘舟至者敵皆望而  
拒戰軍士亦多乘馬投瑒敦即牽馬向舟痛加逆策  
如是者屢乘以投敵馬見舟畏懼堅持不上誘敵登  
岸而伏發自是有乘馬至者敵皆擊殺能因降擊敵  
能使敵擊降爲尤快也究觀其法要不外順其勢反

其情二者

枵餒 李左車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蔬後爨師  
不宿飽士薦日號不著也亟戰將飢則飢固不可不  
計也劉岳兀木殺馬食肉魏勝援沂飢餉牛馬吳寄  
圖武昌晝擊夜漁以物爲食也方叔征荆蠻軍士采  
芑慕容麟守中山聽人采稻崔暹曰桑樵可以佐軍  
食苻登取樵供軍慕容垂禁蠶食樵袁紹軍河北仰  
食棗樵漢書士卒食菜半以菽雜苻丕守鄴削松木  
飼馬劉子羽守三泉取草根木芽以草木爲食也徐  
敏子入洛採蒿和麪作餅侯景破臺城百官蒸土而

兵跡卷五

六

食隋末軍民采樹皮搗葉煮土耿恭守疏勒煮鎧弩  
食筋革朱勃固守狄道煮弩啖履革以百物爲食也  
段頰追燒當割肉食雪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切絺  
布茶紙和煮而食則又靡物不食矣王羆煮粥守荆  
州飢亦以守郝處俊乾糧救高麗飢亦以戰沈希儀  
稀糜破王堯飢亦以攻然郭威圍李守貞食盡而陷  
婁室攻李彥仙糧絕而陷趙括將四十萬人食盡俱  
降故靡物不食不若救之以計也如霍去病穿域踰  
鞠使人忘飢曹操廩粟不足以小斛足之乃暫救一  
時之計石勒拒王導軍食不繼畏糧渡河梁棟乏食

棄城就餉石勒爲王浚所敗迴向柏門迎輜重則脫身以就食也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鄧禹西征乏糧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裴濟刺血染奏求糧則轉乞于人也檀道濟唱籌量沙胡彬揚沙爲米祖逖囊土堆積賀若弼盛土如山則詐敵爲有也張旣曰軍無現糧以敵爲資郭默詐降誘羅于曜石勒三伏襲向冰儲則取資于敵也然此特救已之飢耳孔明攻陳倉張郃擬其糧盡必走奚斤舍輜重赫連定知其糧少可邀則乘人之飢也然乘人飢如燕飢趙伐趙恢曰伐之未必勝強

兵跡卷五

七

秦以兵乘齊飢吳伐弱越乘其斃以霸不若公孫五樓聞劉裕至校資儲之外餘悉焚蕩于謙聞虜至盡散通州米爲軍糧令其自運入城睦遂聞魏珪至曰魏兵馬上持糧堅壁清野旬日自退則不資敵以糧也不資敵糧又不若項羽奪敖倉甬道彭越盡焚楚積聚元築長圍絕李青糧援馬吳以步兵分據喻老便道則使人以飢也使人飢又不若漢帥置毒食中胡宗憲令人以藥漬米浙而遺之足制敵之死命也漢高祖七日不火食僅得圍解岳飛軍鍾村軍無見糧枵腹忍飢又不若孔明過師隨所止種蔓菁可以

生食楊沛爲新鄭謀民備乾椹勞豆明太祖令于屯地所宜并樹桑柿棗栗得兼爲餌之先防其飢也而所以足糧者則在饑法

渴 周禮挈壺以令蓋營中穿井則懸壺以表之使軍士知所取不至令渴也如赫連昌攻王敬于潼關斷其水道渴不能戰魏珪攻赫連定使高車斷其水道定人馬俱渴故歷有以渴困人者馬謖據山張郃絕其汲道阿塔刺蠻據半空和寨兀良合台絕其汲道參狼羌恃山險馬謖不戰惟據便地奪水草馬文升絕滿四水草馬吳據普法惡泉口堅者走而守者

兵跡卷五

八

死甚矣渴之能制人也不得已如魏勝殺牛馬飲血取恭窄馬糞飲汁元破樊城牛富率死士巷戰渴飲人血王尋王邑攻昆陽城中渴甚城上積弩拒敵城下負戶而汲种世衡穿地一百五十尺乃得泉晉杜重威伐契丹飢渴于陽城鑿井輒壞浚泥汁而飲則凡所以救渴者亦良苦矣至如徐盛斷姚萇水路天雨而振李廣利刺山飛泉耿恭守疏勒平鑿守懷拜井水出裴行儉祭水得池之獲助于天與隰朋迹蟻壤管仲掘駝腸李文忠因馬跑之師識于物與曹操假指梅林种師道遙指西麓明成祖晨還靖虜諸將

以衣蔭草馬上且行且拽漬露揉吸麟州城無井元  
吳困之軍士溝泥塗草以示水足雖云可救一時要  
不若呂公弼于麟拔去抽沙實以炭末堦上築城包  
水于內與張鷟通西域悉記水草善處軍出得不乏  
絕之爲善也劉錡度天暑兀术遠至必渴毒頰之水  
使敵人馬俱弊與方廉投毒于井長孫晟毒水上流  
尹鳳設鴆于酒皆一機局渴飲者又不可不防也慕  
容評與桓温戰障固山泉令軍士入絹一匹得水二  
石不渴使渴莫有鬪志斯又愚之甚矣

寡 劉裕覘敵掩至從騎皆喪裕挺戈獨馳以一  
兵跡卷五

九

人戰也趙雲數十騎覘操揚兵大至雲引至營勁  
弩追射以數十騎戰也王德百騎覘李昱疑欲西  
德大呼曰大兵至尙何往以百騎戰也郭登輕兵躡  
虜虜大至曰退必不全不如戰以輕兵敵重兵也尹  
繼倫率兵巡路值契丹師過置而不問曰轉必無噍  
類宜躡之以三百戰三十萬也趙普勝陷江州兵號  
百萬元吉星募兵三千破之以三千破百萬也苻堅  
寇晉號百萬謝玄以五千弱卒破之以五千破百萬  
也劉裕使沈田子以數千爲疑兵泓掩至曰衆寡相  
懸勢不兩立且在奇不在衆乘陣未定擊之王君廓

以士三千破賊一萬唐太宗將秦叔寶尉遲恭等十  
餘人破竇建德十萬夫以少破衆如馬璘李光弼虜  
允文者固多然猝值而戰勝者則難岳飛百騎習滑  
河敵猝至曰彼雖衆未知我虛實可乘其未定擊之  
威景通數百騎往鄒地塗值流賊曰彼猝遇我安知  
我虛實且成師不避急擊之乘敵之不知其寡也李  
繼隆討李繼捧或以兵少欲據石堡曰據堡則衆寡  
已露不如徑襲夏州种師道援京幹離不屯城下衆  
少欲暫駐汜水曰兵少遲迴情見形露不若鼓行而  
前遂沿途揭榜曰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急進不使

兵跡卷五

十

敵知其寡也李廣百餘騎遇匈奴突至解鞍縱臥敵  
疑引去王越巡邊遇虜猝至列陣自固以示暇形薄  
暮下馬次第步行使無軍聲雖不能擊亦能全軍而  
返使敵疑其多不敢擊其寡也  
不 樂書禦楚范士燮曰外寧必有內憂伍尙慮吳  
之亡曰戰勝國危有所不勝也齊侯卒士句還師劉  
裕喪崔浩止兵單于爲臣下所殺蕭望之曰不可幸  
災晉伐吳山濤曰盍釋以爲外懼宋仁欲伐遼高麗  
曰當存以爲邊捍宋太祖欲下太原趙普曰恐邊患  
獨當我明太祖不擊余闕曰恐自撤屏翰光武不收



秦蜀曰且置兩子度外有所不伐也鄧禹不攻長安曰赤眉新勝鋒不可當白起不欲攻趙曰趙德長平之敗必守備十倍王忠嗣舍石堡曰得一城不足以制敵伯顏棄郢曰大軍之出不爲此一城捐陽還曰此堡甚堅攻之徒勞師明太祖攻皖劉基曰彈丸城不足久勞師有所不攻也劉裕伐秦崔浩曰若邊之恐代隣受敵有所不遏也李愬棄吳房曰以分敵人之勢陶侃棄邾城曰恐江北引寇有所不可也諸將欲取沙蕪戰船伯顏曰慮貪小遺大察罕將拔震武引去曰留作南朝病塊有所不取也伯顏破陽還夏

兵跡卷五

二

貴走曰勿追吾欲以捷告宋人破常州劉師勇走曰勿追彼所過城守者皆胆落矣有所不追也吳攻梁周亞夫違詔不救惟以輕兵絕吳楚饗道馬武爲茂建所敗王伯不救曰賊猛甚俟其戰疲乃可乘劉先主攻孫桓陸遜不救曰待吾志展安東自解赤眉夜攻耿純純力戰敗之世祖勞曰昨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有所不救也朱祐不存首級之功郭達令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李愬破蔡州不戮一人曹彬下江南不肯妄殺光武討淮陽赦盆子宥銅馬恕赤眉孟威請以生口還袁安以示優貸神嵩羌胡來降

有所不殺也劉曜謂張茂知吾勝自懼而降可不煩兵趙充國曰先擊羌零則罕开之屬可不煩兵而服則有所不戰也趙奢救闕與堅壁不進隨而疾趨則不進中有謀杜預用兵江南男女降者百萬軍中諺曰以計代戰一當萬張金擗戰揚義臣欲出而止者數四一日怒誓約戰乃先期潛兵伺金出而襲其營則不戰中有計李全閉壘不戰趙葵曰此俟我收兵而掩耳故却以誘之此又破不戰中之謀也至周武王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漢高祖兵罷歸家光武罷郡國材官還復民伍則竟不戰矣司馬懿知孔明難敵詐勅禁戰慕容紹宗知侯景難克禁將士勿渡河則竟不敢戰然究皆拙守取勝不戰中有戰哉

兵跡卷五

三

勝 勝其可紀乎然亦有不輕于勝者李牧當匈奴小入則佯北收保以人畜委之大至則多爲奇陣擊殺十餘萬此務爲大勝也自是羌悉破亡不復事戰矣王越結跳盪士不與虜大軍角但偵其出入翦其零騎襲其老弱劫其輜重此務爲小勝務爲奇勝也自是虜不敢居河套而西境寧矣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戰而伯漢高祖百戰百敗垓下一圍天下

遂定善戰者勝于一可也史萬歲討高智慧七百餘  
戰破三千餘部楊會姜討羣盜七百餘戰未嘗負敗  
能勝者勝于多可也竇榮征突厥遣一壯士而退其  
全軍用少能勝可也王翦以六十萬人破楚用多能  
勝可也趙子龍征戰無傷李存勗屢經大陣從未破  
傷郭登一年百戰無敗曹瑋爲將四十年未嘗敗衄  
則長勝之將也陶魯之兵三百威繼光之兵三千屢  
用不贖則長勝之兵也婁師德擊吐蕃于白水八戰  
八捷唐太宗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捷此  
征戰之勝也尉遲恭避稍奪稍空拳取勝刻里安都

兵跡卷五

三

不兜不甲赤身取勝此健鬪之勝也然健鬪之勝如  
夏侯淵恃勇輕進操爲危之常遇春與小校爭能明  
太祖戒焉賈復倚勝不少持重故光武不令別將征  
戰之勝如莫敖狂蒲騷之勝小羅無備而敗晉厲公  
後敗楚師范燮曰君驕而克是益其疾也卜偃曰號  
亡下陽不懼而又有敗戎于桑之功是天奪之鑿而  
益其疾也必易晉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周楊剽  
鎮邵州捍東境二十餘年未嘗不捷由是輕出枳關  
大爲婁叡所破以致降齊齊賢曰百戰百勝不如不  
戰而勝故勝亦不可恒爲勝也如趙與秦戰再勝國

危三勝國破張儀口齊與魯三戰而三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實齊大而魯小也秦與趙  
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再勝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  
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秦強而趙弱也  
中山迎燕趙趙再戰比勝而國遂亡蘇子謂戰勝者  
士多死而兵益弱故勝須務爲保勝也如晉文敗楚  
于城濮猶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乎勝之非難持之  
爲難白起不欲再伐趙恐勝難再勝馬司公曰周高  
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驕高祖勝而愈儉趙

兵跡卷五

七

充國敗羌陵渡湟走國徐驅之或曰逐利太緩曰  
窮寇緩之則走急則致死商鞅大戰勝逐北無過十  
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此亦持重之法也然勝有  
勝之道唐休璟能知山川夷險故行師未嘗敗周尙  
文善用間謀悉知虜情故每戰必勝又若李世勣李  
道宗善持重雖不能大勝亦不大敗慕容恪防患嚴  
密終無喪敗劉鄩一步于計寡有失着杜杲無悖謀  
左畫得于四書胡世寧重用其短是以必勝吳玠務  
遠略不務小利能保必勝孔明七擒七縱以服孟獲  
之心爲可效也他如桓溫伐蜀崔浩曰必勝吾見其

奕不可得者則不行然恐勝之後則未可量鍾會鄧艾伐蜀劉寔曰必克然皆不得返構逆而死王濬與王渾爭功或曰非持勝之道甚哉持勝之難也惟華陽之戰魏不勝明年秦使段干崇求割地而講孫臣曰魏不以敗之止割可謂善用不勝矣秦不以勝之止割可謂不善用勝矣勝不勝亦何常要亦在于善用也

敗 善敗者不亡周桓王與鄭莊戰祝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殿師以退則敗亦能戰也吳璘曰與他人戰勝負分于呼吸惟金敗而復至非累挫不能決則

兵跡卷五

五

屢敗而亦戰也楚戰鄢陵將覆鄧石首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乃納旌于後則善敗者能爲不甚也左軍小卻沐英斬指揮而衆奮桓溫伐蜀前鋒不利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則敗亦可轉爲勝也姚平仲斫金營爲候騎所覺而敗种師道曰再進必克則敗于前而勝于後也馮異爲赤眉所敗棄馬步走堅壁再戰破于崤函則敗于此而勝于彼也孟明再敗增修德政後能復晉封崤則以再敗而取勝也晉菟吉射荀寅以三折爲良則以三敗而取勝也漢高祖百戰百敗卒定天下則以百敗而取勝也勝

敗兵家之常故敗不足畏要在能持敗而取勝耳如吳漢見諸將失利意氣自若整勵器械帝曰吳公差強人意則衆敗而我猶可勝也諸葛亮街亭敗績不更發兵考徵勞甄壯烈收餘燼察傷痍引咎自責使民忘其敗以圖後舉也晉趙衰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勾踐爲吳所敗二十年生聚教訓習流士四萬養君子師五千以滅吳國則敗而復興也子囊北而全楚北固不可全楚則可也則敗而能全檀道濟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則敗而能走胡大海曰爲將須有怯時岳飛將戰聚諸統制計敵

兵跡卷五

五

之所以敗我者六七而着着防之則于敗中設謀慕容暉知晉勇于乘退故設餌以釣則又敗中用計揭靜叔曰敗時亦有善着誠哉是言不可不知也時 天道何常在人善用之耳吳闔閭伐越冬月水戰用不龜手藥勝之崔浩伐蠕蠕度其背寒南抄潛軍與遇則用寒奇劉錡禦兀木料其熱渴毒穎水草耶律楚材滅夏度天暑當疫預取大黃兩駝虜暴烈日攻順昌劉錡以鐵甲暴日中烙手乃出戰軍士分番服暑藥則用暑奇慕容襲弟仁于遼時頻歲三凍高詡勸其凌行海中三百里蒙哥侵蜀以土覆河

冰如履平地什翼健擊劉衛辰絕漸約冰撤葦于上  
有如浮梁羅通守居庸汲水灌城冰凝堅滑虜不能  
上女真拒契丹沐灰爲城曹操渡渭澗澆沙爲城皆使  
之堅滑莫破也則用冰奇蘇定方擊賀魯遇雪令步  
卒攢稍外向李愬襲蔡盛雪令軍士飽食束衣甲韓  
世忠擣金子真定乘其夜雪不備則用雪奇崔浩料  
薛永宗曰北風迅疾急擊則破王越襲鹽池風逆曰  
虜本南抄彼歸則逆我順可克如楊璇制寇馬尾揚  
灰韋叡擊邵陽焚魏橋柵俞通海戰番湖火諒帆艦  
則用風奇唐太宗曰天久雨弓膠將解虜可擊吳救

兵跡卷五

七

陳楚左史倚相曰天雨十日吳人甲集星夜必至孟  
珙襲石穴積雨未霽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則用  
雨奇裴行儉知風雨暴至促徙高岡沈希儀常于溲  
風苦雨夜令人入窰中舉砲則用風雨奇劉錡斫金  
營擇長髯如胡者吹竹器爲號電起則擊電止則匿  
伏不動胡人終夜自殺則用電奇蘇定方襲頡利郭  
英破元兵遊子遠破伊禽則用霧奇尹繼倫躡契丹  
常遇春走擴廓楊粹守濮石勒襲幽以火宵行太宗  
擊虜潛夜冒雨則用夜韓擒虎襲采石成繼光襲倭  
雞鳴蓐食樊文斌襲石穴中夜蓐食則用早夏攻靖

夏久晴無雪以數萬騎繞城踐塵潛穿地道則用晴  
漢高祖困平城軍士因寒墮指楚師伐鄭涉魚齒寒  
雨甚師凍徒盡夫差伐楚狂風大發車敗馬失大船  
沒居小船沒水此固天時宜先避者然天之敗人如  
慕容寶中山遁歸恃河爲限詎魏至而冰合遂追及  
而敗項羽大破漢軍于彭城圍漢王三匝功垂成會  
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晝晦而漢王遁而楚  
敗天之救人如光武爲王郎所迫滹沱斷流適合渡  
未畢而冰解慕容備德徙滑臺魏兵垂至流漸冰合  
既渡魏而冰解說者謂有神功劉裕慮建康爲盧循

兵跡卷五

六

所襲將濟江返救風急曰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舟移  
而風止此天定勝人也王峻討突厥遇雪恐失期誓  
天遂止雪反風而大獲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  
沙湖風逆和執白羽扇麾風風遂反破之魏珪擊赫  
連昌會風雨從敵上來趙倪曰天不助人宜謹避之  
崔浩叱曰天道在人豈有常也破之此人定勝天也  
天道何常在人善用之耳

兵跡卷五終

兵跡卷六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華境編

北境 直隸徐邳山東山西皆屬北境至今俱善使  
雙頭棍有標槍打手胡宗憲云北兵所長優于騎射  
試于東南水鄉及專行步擊則短又論者云燕趙東  
省之兵心怯氣粗好爭畏殺戰鬪不足修守有餘  
直隸 保定箭手獨優騎射涿州河間則兼能焉故  
稱曰雄兵

兵跡卷六

豫章叢書

有徐州箭手之稱

山東 山東臨淄諸郡其民强悍樂于擊鬪勇于公  
戰方軌列騎則長槍勁弩進如風雲可事馳逐惟不  
事舟楫

薊 薊兵心怯氣平好逸惡勞短于野戰使之憑城  
守險則善若欲馳騁平原必多方設奇乃可取勝  
諸邊 邊兵善守險習騎射守則用大銃火砲蕪成  
血槽戰則不及虜馬弓矢惟用三眼槍燃擊虜馬一  
少回頭須逐殺矣然慣于北地戰守若行南方則不  
耐暑熱遇盛夏潦濕弓柔馬瘁惟俟秋氣盛乃可出

西境 西兵心強氣褊驍健信邪苟托神奇怪異夢  
卜識數之說以倡之其氣乃倍然尙小利寡大義無  
事依人有警颺去須善遇之戰法小巧未足以當大  
陣惟插入薊兵爲遊兵去來乃可有功

川 川兵心潑氣雄服勞耐苦涉險甚健有胆力善  
笄白裨子尤壯戰則當陣直前有進無退可爲陷陣  
摧鋒羅綱山蓮花寺僧兵尤多可用

中境 河南中州之地歷代帝王所爭其戰守備四  
方之法軍器亦隨具而有今懷慶弘農宣武彰德雖  
德兵皆驍健可用尤重毛兵僧兵毛者河南嵩廬等

兵跡卷六

七

縣有毛葫廬兵狼勇異常以竹片夾腿代甲所云毛  
兵也

礦 河南嵩縣涉縣及廬氏永寧登豐宜陽靈寶等  
縣有礦夫皆于礦場爲爭爲防習戰鬪之事善戰

角腦 河南有角腦者平日所結皆強壯之士不必  
選擇以爵賞致之有舊罪者聽立功坐名而取計得  
角腦十人即可得兵一千

淮 淮兵心褊氣壯好利不畏法難聚易散鬻鹽爲  
非未可深用

南境 楚屬湖廣在古爲南境兵善鈎鎌及槍弩之

技胡宗憲征倭嘗調之曰短兵相接倭賊甚精足制者惟湖兵鈞鑣槍弩然必動永保二司精兵以與北兵夾持均而配之使器械長短相濟自可有功

永保 湖兵以土司爲上土司又以永順爲上保靖次之其兵甲天下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次九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置後謹呼助陣而已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頭標一十六人二十四旗

兵跡卷六

三

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兵之選也其調發初檄所屬炤丁抽擇宣慰以白牛籲天而祭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彙名報進更盟誓而食卽各旗頭標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同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撓但無烏銃等制土官相傳自隋唐至明未嘗易姓世守忠義能謹奉中國令故無伐滅事其門帖有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燕闕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嘉隆間嘗調之征倭雖沿途騷擾而無不虞之事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

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麻寮等所上网茅等峒各有驍勇

東南境 東南乃澤國習水戰蘇文忠云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七歲能涉十歲能浮十五能沒張時微云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爲坦途又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其大船之山壓小船之鯁捷車船之迴環如飛兩頭之順逆俱利猫竹毡革之堅固鹽泥水城之濕滯隱人穴漿之用密與波濤出沒之藝巧舉不能悉如用之于陸地則惟可守險憑城緣山散戰心恇怯力柔弱遇小警則思避動衆郊原大敵尤

兵跡卷六

四

未足語也

江南 江南太倉崇明嘉定有妙兵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中如履平地

浙 浙江雖涉南境而屬在東偏浙兵心小氣高性靈而滑易于教習善長槍鉞牌步戰極精但少火器結以恩義則肯捨命向前馭之非宜亦易于譁以金華義烏東陽爲最三者義烏又勝之

義烏 義烏之兵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簡練一旅可當三軍亦兵之最勁者

坑 浙兵以處州爲絕勇而處州守坑之軍性尤健

閩但不習水戰杭嘉湖販鹽者亦可用

閩 閩近海通番船故多硝磺善小銃得倭地製造類能透甲洞堅初有籐牌可遮蔽槍刀矢石不能隔鉛彈復用環被以布絮之始可迎銃子而進矣戰法列環被張前以爲屏蔽合陣如有如墻堵銃砲皆從環隙打聞銃聲稍疎刀槍踵進漳泉福寧近海寇故又善水戰亦多水鬼能于水中潛行制敵下莫大巴國是也

漳 漳之龍溪縣有海倉許林嵩嶼長嶼赤石玷尾月港澳頭沙版等處其人生而剛勇喜鬪重義輕生

兵跡卷六

五

籐牌出此善用善舞故名籐牌手形如雨蓋橫可蔽身進戰每用滾法蹲伏轉遞牌嘗向敵所謂蛇行龜息敵不得刺是也故又謂之滾牌然長于衛已短于制人故各帶標槍數枝以爲警敵之具所云甫擲其標旋進其劍是也又各帶腰刀一所云上堪人胸下斷馬足是也今四方之人具習其法

廣 廣得諸番製造器械極精所產鱧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造牌及甲鳥彈不能入所造藥弩見血立斃海濱諸郡若增城東莞則茶滸十字滸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濬順德則黃涌頭香山

新會則白水紅水等處皆習寇通水戰善駕峻頭小艇往來波濤南頭等處尤多驍勇駕船者壯年皆有能逆風接潮而挺

長寧 江右長寧善用大旗桿長丈許布五六幅周匝綴利刃鈞每旗以一人持前數十人副之橫舉陣前五步之內旗展而兵進招卷掩掩矢石不能加槍刀莫能制挽敵衣甲急猝莫脫可因取勝所制者惟狼筈距而上拽而裂耳

西粵 西粵有田州甲最善自盛以下並以生牛皮爲之加以油灌甲大者特周胸背而已兩肩兩臂手

兵跡卷六

六

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便于戰鬪者亦有以柳賓之短爲甲裹以舊絮雜以松香熟槌干杵刀箭不能入亦有以承寧綿木爲槍刀柄細幹而柔韌長可及遠輕且不折尤善用燕尾牌以桐柁木爲之其長等人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其體甚輕便利刃不能斲矢石不能入善舞者側身而進運如鳥翼不必盔甲賊不能敗

四境 明時西北之兵恒與虜戰東南之兵恒與倭戰賀長白日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申敵而糜爛

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此顧一時之論在後則或異耳  
辰 楚辰州多獠善戰故曰辰兵宋用辰獠素再雄鎮辰撫蠻而荆無邊患明用辰獠爲將練精兵三百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

兵跡卷六

七

兵跡卷六終



兵跡卷七

華人編

寧都魏 禧崑叔編輯

標 臨青北路一帶有標兵善騎射用駿馬小箭箭  
曰雞眼馬曰游龍往來飛馳分毫命中巨商大賈常  
募以護重貨彼與俱則豎紅標故曰標兵賊不敢伺  
有時爲逆卽是响馬劫掠孔道以鳴鑼爲號聞鳴鑼  
則响馬至矣矢不從後發每逾人之前行回鑼反向  
行路者須棄物走不則致命亦有善射者輒下馬步  
趨傍馬之側張弓向賊引而不發彼見之知爲能手  
亦不敢動响馬與標皆勁兵也

兵跡卷七

一 豫章叢書

僧 僧多用林而兼通諸法者卽爲僧兵今僧兵天  
下推少林第一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因欲禦礦盜  
學于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  
謂楊家槍是也之二者其剎數百其僧億萬夷狄盜  
賊咸有焉誠天下精兵淵藪也川蓮華亦有之  
打手 四方行教者技藝悉精並諸殺法名曰打手  
苟招而致之不惟能戰并可教戰如廣州新會諸處  
者勇侔于狼故嘗雜于狼而稱雄焉  
赤脚 赤脚兵善緣山慣裸戰用長槍鉅叉無弓矢

不乘騎有勇藝者咸推爲首不拘多寡有一總以至  
十數總之名悉因其技能而等第之如前者死則次  
者進補再有則列于末相繼不絕每欲戰爲首者輒  
持槍掠營大呼點槍頭則善戰老槍皆出作止各任  
其意亦無督責之法旣戰請總首咸于峰頭相望摩  
勵以需如勝則已不勝則奮槍以出此極精銳之選  
也然皆烏合之衆進則蜂擁而前敗則鳥獸而散亦  
能用包陣亦能打倒陣亦能埋伏路側槍桿粗長作  
戰則以左手持被右手拖槍頭而進及敵則擲槍以  
刺再拾再擲無甲冑之屬惟以布纏頭堅者亦可辟

兵跡卷七

二

矢石臨陣俱脫衣服以取輕便惟用環被張前不論  
銃箭迎鋒而進及敵則置被運槍其無被者惟見銃  
門烟起輒伏地以避鉛過聲息則大踏步一蹴而至  
人不能防當騎兵每以數槍護一鉅三五人爲隊槍  
以刺人鉅以禦馬箭來則張環被以擋雖古麻扎刀  
撒星陣無逾此也故騎兵多畏之不知偵探但于所  
駐處凡係山高者俱插旗瞭視有警輒搖旗相報兵  
卽出敵意欲出外巡哨打撈謂之洒塘夜則使人于  
各路伏候謂之架梁又謂之藏青營中各置火徹宵  
使遠近照見謂之打營火衆以此安寢暇時輒爲松

烟叢熏之跋厚俱跣足不畏芒刺故名赤脚然始皆山間也出于江西之南贛瑞金會昌安遠龍南縣之登頭山長河峒打鼓岑及長寧縣之丹竹樓諸處與閩之汀州上杭武平永定縣之緣山諸處及廣之潮州平遠縣連子峒程鄉縣鎮平縣之石骨若刑頭大帽山諸處但能附山而戰散劫分抄江河中原則未之敢逾也

被窩 被窩兵以環被蒙背背行而前兩手捏雙刀并二被角展轉擊殺手常在背背常向敵亦一奇殺法閩越多有之

兵跡卷七

三

賈 巨商大賈梯山航海不論外國異地凡係貿易之所處處有之賈于其所則熟其面貌通其語言知其性情習其嗜好稔其戰法戰具諳其山川路徑可備咨訪可爲鄉導可爲內應可作間諜况射利巧滑者過山越境智謀深沈防患精密武藝亦有高強尤爲疆場之事之所取資也

盜 山谷之盜高憑險峻深匿塞林難與山爭川澤之盜揚帆鼓棹嘯聚淵藪難與水鬪飢寒之盜揭竿斬木枵則死進可以飽伺响馬之盜善于弓馬劫掠行道可以利誘他如礦盜偷金捍罔犯禁緩則僥脫

急則死鬪鹽盜窩海興販私利急則爲寇緩則竄伏珠盜偷珠出没渡濠聚族水岸可爲水兵妖盜與妖左道惑世符咒療疾放光現相聚眾燒香抵死不悔俠盜結納招集亡命探丸借客上伺天子下傾公卿多智謀死士能出人不意劍盜輕捷步瓦不响開戶無聲入室不見用之登床啟榻取首竊臂無不可者諸如此類種種不一古招盜以成勁師用盜以建奇勳者豈少哉然狠子野心不可長恃當防背叛之憂耳

魚 魚人能游水騎波上下能入水與魚鼈同處其

兵跡卷七

四

有持器械于水內逐魚伐蛟則戰法自熟可用爲水兵鑿舟繫枕抽板起碇燃標發雷况閩浙人窩海以捕魚鹽近于倭國深爲防禦而習戰鬪者哉

獵 獵人善于緣山巧于制獸能用毒槍毒箭絆網踢圈窩弩陷窰簾又搭鉤可使升險可使藏山可蒙兕虎爲假獸出沒有謂驅騁則擊刺在其中張圍則陣法在其中射可以及飛鳥馬可以馳奔獸何難于寇古人寓兵于獵蒐貓獮狩有以哉

民 民不可戰以其未經練習也且易駭散故驅市人而戰須置之于無可走之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

生也然必夾以精驍或以此爲誘或以此爲奇或抽  
選訓練教而後用不則徒成擒耳然有兵徒未集寇  
賊猝至不得不用則必令其有所憑守深溝高壘據  
城扼險加以遠到之器可制人而不可爲人制則彼  
氣壯心雄亦足自固一時迨習敵既久然後使之乘  
虛間擊深夜潛襲亦可倖勝也

鄉 鄉兵卽民兵也未爲兵者卽民未附城者爲鄉  
苟于鄉地有警又無城池可守則自衛身家計急不  
得不致命拒戰是云鄉戰雖未經教練而稔其地勢  
扼塞聚于一處乘魯莽之氣一戰亦或可取勝但蠢

兵跡卷七

五

爾無知無長智遠略間有差跌卽鼠竄矣惟有練軍  
先驅使彼爲正而此爲副乃可無虞如其地多寇警  
俗好爭鬪則攻擊之事日所素習久之自成勁師而  
莫敵矣所云官兵不如鄉兵與云其地多產勁兵職  
此故也

土 土戰者因其本土地勢或高山峻嶺或深淵巨  
澤或重關天塹或崖峒塞林總居其地則熟其地熟  
其地自能用其地而作戰因其地以設謀也但代人  
必乘其虛守土當扼險如本地構鬻土人角鬪固  
云土戰荆川雲貴苗獠慰所土司相關亦云土戰戰

法具各司戰中

農 古丘田出乘農戰法也內政藏令農戰法也府  
兵番上且耕且練農戰法也額設屯田世代耕戍農  
戰法也蓋農則日戰面貌足識夜戰聲音足聞且耕  
田力作之人有力可練習多樸忠耐苦不憚勞懷家  
鮮逃叛畏威奉法同井必相助互救士知將意將識  
士情有不可制挺撻堅甲利兵哉且兵出于農農自  
足以養兵是農戰之法士無不强糧亦無不充也  
婦 婦女何能戰予兵經已列名將嘗用之矣但欲  
爲誘襲當以女前而隱其兵或厠少年之軍于婦人

兵跡卷七

六

丙一如彼地裝飾從中猝發或以婦人男服持竿乘  
城搬運瓦礫或獲彼婦人列之于前彼軍顧惜則令  
其運土填壕我軍從後彼不顧惜則迫其點放銃砲  
擊打其軍或縱婦人 彼獲而迷淫俟其陰氣耗奪  
軍氣不揚乘急擊之 淮鳳流民能走馬踏繩飛刀  
擲標百不爽一以爲戲者亦可助戰  
童 番技須于小時以其手足柔而便也用能戰者  
夾于行間滾牌擲標舞鈸斫馬純用下截戰法則人  
所不能防人所不及制至用之偷營劫寨哨探襲伏  
尤爲便者

兵跡卷七終

兵跡卷八

土夷編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狼 西粵之狼兵于今海內爲尤著然多柳州水東  
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之打手兼嘉湖販鹽者流雜  
之真狼不易得也真狼爲內甲內甲必士官親帥乃  
出如東蘭那地丹州之狼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  
其土官法制大略如秦人以首虜爲上功其部署之  
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者將百人者得以  
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夾擊

兵跡卷八

一 豫章叢書

而一伍皆爭效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人不夾擊  
者臨陣卽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凡  
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效之不  
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隊  
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  
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旣敗走伴  
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  
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論功行賞之法戰沒  
受上賞臨戰時躍馬前衝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  
而首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

而能冠所同伍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  
敗又云田泗二州狼最強凡奉調出征止取行糧無  
安家費每兵一日僅給銀一分二釐中國喜其勇而  
費省嘉隆時嘗調之然皆驕蹇無紀律所過剽掠故  
明舊制狼兵奉調經過之處不許入城有司不善遇  
之擄掠之患終于難免也又云善用藥標中則輒死  
人畜數犬標發墮地則犬啣以還故人雖數標屢用  
不絕又善用燕尾牌側身而前如鸞鳥而進敵雖牆  
立不能敗也又云以被蒙戰宿則覆體

兵跡卷八

二

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  
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炤護主擊刺者之責然不必武  
藝精絕也餘法與諸狼同

苗 苗民善弩以桑木爲之長如担堅韌遠狼用肩  
負繩垂鈎張之更疊而射或附藥爲毒矢戰之者能  
制其弩乃可勝

麻陽苗 湖廣麻陽苗善用鈎刀

鐵牌苗 滇池有鐵牌苗其兵皆獠獍自小時日以  
熱桐油浸其蹠跣厚數寸度峭壁如飛猿雖鐵蒺竹  
簽履如平地刀劍不傷故名鐵牌苗頭纏布堅硬如鐵

曰內鐵橫直簪之披渾檀趨于膺前開袂奮迅如疾  
詔雖攢矢不能入刀銃長五六尺許刀極犀利可截  
層甲銃聲不甚猛烟發輒洞胸立斃諸器具皆飾白  
金人肩長標槍各四五枝手擲之如袖箭可破竿竹  
非至近不發發無不中中無不立死者食以水化乾  
糧可數日伏不飢器用盡載馬上止營進戰別無剩  
物軍令極嚴整萬口不枚肅肅如箸書士以金鼓鑿  
角爲節無敢差寸武者刀銃各以班行不相混雜其  
戰法皆蹲伏持滿如墻以待聽敵施器華氣稍衰雖  
百步一蹶卽至馬前斫馬足騎相遇則以標擲之

兵跡卷八

三

立隊其馬形小而靈登陟俱解人意大都騎兵一人  
須二百金乃辦又云其居山谷峒口皆石笋竹簽徧  
地繩布惟鐵脚苗能履之出入他人則畏故其峒難  
破

猺 猺乃槃瓠後居百粵椎髻跣足衣班布種禾黍  
山芋爲糧岑磴峻險負物悉著背而以繩拴于額僕  
而趨上下若飛生兒卽秤鐵如兒重漬以毒水長大  
煨煉爲刀以肩負之仰刃牛項一負卽殊者乃爲良  
不改煉兒能行卽燒石烙其蹠能履刀劍不傷弩名  
偏架以一人蹶張爲藥矢中人濡縷卽死槍名桿槍

戰則相將而前無食輒出剽掠往往飄忽難以防禦  
有生猺熟猺白猺黑猺數種生猺在窮谷中不與華  
通熟猺與州民犬牙相錯通婚姻白猺類熟猺黑猺  
類生猺道州府江各郡山谷爲多

種 種亦槃瓠後與猺雜處風俗皆同善毒矢喜戰  
鬪耕作亦佩刀劍本類相仇織芥累世誤殺則以牛  
畜相償謂之人頭錢流劫則糾黨糜起渠長先以銀  
三錢給其家謂之槍頭錢在山什百嘯聚偵伺行路  
跨無鞍馬謂之剽馬盜在水突出繫船挾貨謂之勾  
船攻打村屯據而有之謂之打地耐飢寒啖鹽數顆

兵跡卷八

四

則不論草木俱可食遠遁絕嶠雖重師難以猝制亦  
分生熟二種遍佈山谷熟者耕田納賦與漢人無異  
強獷者乃爲剽馬盜又曰土宄以別外夷也

狃 依粵山林而處無首長版籍專事射獵不火食  
蟲豸蠶物皆生食之每村中推勇力者爲帥曰郎火  
餘第稱火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于獯每出剽掠則  
冒稱爲猺又狃党出入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其  
狃党狃猪之隨從如軍中行伍因名曰隊小  
獠獠狃 獠獠一曰卽赤脚苗狃似狼然赤眉鼠目  
狃狃狃又各爲一種

蠻 南方之夷曰蠻荆川雲貴百粵皆有之居山峒  
 間曰溪峒蠻始唐時蒙舍詔之自王也王都羊苴咩  
 城王出兵以清平子弟為羽儀得佩劍清平者其國  
 宰輔貴官也擇親信驍勇為親兵用朱弩怯苴怯苴  
 者草帶也擇鄉兵馬為四軍曰羅苴子戴朱鞮蓋負  
 犀革銅盾跣足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其師行  
 齋糧羊五斤滿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令前傷者養  
 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也蠻莫與爭強也永昌西  
 野之桑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越賤之西多箭草產  
 善馬至今銅鐵器在在有之故弓劍矛戟名天下是

兵跡卷八

五

習武之物也蠻莫與爭利也戰則以望苴子為前驅  
 望苴蠻 望苴蠻在瀾滄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  
 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韃矛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  
 印部蠻 印部蠻最驍悍狡諂侵攘尙鬼酋長號都  
 鬼主  
 尋傳蠻 尋傳蠻俗無絲纊履榛棘不苦戰則以竹  
 籠頭如兜牟  
 裸蠻 尋傳蠻西有裸蠻能赤身戰  
 緬甸蠻 緬甸蠻用象嘗率象寇定遠  
 白鳥蠻 白蠻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元

兀良合台絕其汲道破之烏蠻合刺章其城三面臨  
 滇險而且堅又川貴蠻有天井水磨等峒竅最幽邃  
 蠻俱重鼓攻擊以鼓集眾號有鼓者為圖而眾聽  
 其指揮焉

施沅蠻 施州沅州蠻用木弩藥箭所中輒斃戰聞  
 躡捷

五溪蠻 五溪蠻皆槃瓠種也卽苗猺獠狢獠五者  
 環沅而居藝精者能擲刀空中接之名跳雜模有隙  
 相闢背牌護身遠擲標槍槍盡挺刃而前名對刀取  
 辰砂之類堆者為箭鏃

兵跡卷八

六

板楯蠻 板楯蠻者居蜀巴漢之間又為賓人閩中  
 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善陷陣又以板  
 為楯故名  
 俚子 交州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  
 銅為鏑塗毒于末中人卽死少時卽膨脹沸爛須臾  
 焦煎都盡所餘惟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語人苟中  
 卽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惟射猪犬無他以  
 其食糞故也焦銅者故燒器其長老惟別焦銅聲以  
 物杵之徐聽之得焦毒者卽偏鑿以為箭鏑  
 山子 有山子夷人一名山野人無版藉定居轉徙

閩粵山谷間依山種畚射獸爲食男女椎跣謂止藍  
呂二姓互爲婚姻善毒弩熟山險可資山戰

蚤 蚤人出于蒼梧水中無土著捕魚而食自相婚  
姻恆以珠魚出市編爲魚戶供魚稅及官府拽舟之  
役有取撥則差持信票往涯際俟之其行水與陸無  
異可爲水兵前水戰中所云蚤人能宿也

達目 西粵達目乃出元降將叻哈諸王哥烈沙及  
其官屬之後明哈密之役土魯番使臣發廣西安插  
收入桂林中右二衛口外歸附者悉費遣而來概謂  
之達目習騎射勇敢耐勞其戰法大約如其故地而

兵跡卷八

七

兼用廣西諸法

擧 南安有華人踞崇義角缸峒出入由石坡險而  
峻一云有馬山鼓山旗山恆以馬山叫鼓山响旗山  
震動占用兵往往擄劫捷猛難敵

兵跡卷八終

兵跡卷九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島夷編

日本 中國東海中有日本禹貢爲揚州島夷漢名倭奴西近淮陽西南近閩浙西北近朝鮮南近琉球東北近毛人五畿七道三島附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多女寡男强大桀黠輕生好殺喜健鬪剽掠薩摩州爲最時寇中國瀕海一帶三四月九十月多東北風卽發有矛盾木弓竹矢以骨爲鏃產犀象馬甲而刀銃極精善製火藥用火酒漬炒其發甚迅

兵跡卷九

豫章叢書

點放無聲雖彈烏小銃類能洞甲貫堅又所指處輒中無有虛發刀之上者名上庫刀山城國盛時富者選各島名匠延置學之其間號寧久者佳世代相傳以此爲上次者名備前刀有血槽者佳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等像以爲美觀俱可辨識然有大小數制每人有一長者謂之佩刀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有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道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鞘而皮室者皮條著之或佩之

于肩或執之于手乃後隨所用謂之大制其成各刀也有以十倍煉一有以數十倍煉一以至百倍煉一煉之愈精其鋒愈利蓋不吝鐵不惜工不靳價惟求器之精貧者乃執下刀又傳海上人云凡倭生子卽以鐵廣具怒灘中子長取以制刀水急日久鐵星濯磨已淨所存惟有精者故極鋒利子十歲卽教之擊射以戰死爲榮其戰法疎散跳躍詭譎衝突舞刀橫行故人望股栗其隊法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互相救援故人莫能制亦有二三人爲一隊者其列法最强爲鋒最强爲後中

兵跡卷九

二

勇怯相參故難衝掩臨陣又以善舞刀者在前冒突其行法必單列緩步遠引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行城不近堞以防磚石行衢避委巷恐有暗伏故難襲擊其布陣必四分五裂以螺聲爲聚散或爲蝴蝶陣以白扇爲號前一人麾扇衆卽舞刀而起向空揮霍誘人倉皇仰首觀之則從下砍來或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麗而進用兵任巧術衝陣必伺人先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對營先遣一二躡捷者跳躍蹲伏以空人之矢石銃砲又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駭觀俟吾目眩而



彼器忽乘善設伏凡一牆一木之下恒伏焉善爲包陣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透陣後或分人爲我軍從後騷來使我誤識或分人爲我軍拔師衝圍而來賺人賺城其用器也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射命中運雙刀則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鈹槍不露竿忽擲而前故不測其出掠也每日雞鳴早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座衆皆聽令據册展視今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薄暮而返各獻所劫財物毋敢自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其宿食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其退歸也劫掠將完則焚燬而遁使人

兵跡卷九

三

方畏其酷饑而不知其已抽去矣故難邀追其用計也百能將進取則斂跡將退收則張揚故嘗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嘗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欲陸走則取棹或爲奔以坑馬或結穉以絆奔或種竹簽以刺逸嘗以婦女財物爲餌故能誘吾軍之進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其用人也亦巧詐施恩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其攜劫也預籍富室之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擄得飲食必令我民先嘗恐有毒

也擄得婦女必酒色酣睡擄得吾人必開塘而結舌髮鉗如彼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擄得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押故難逃脫其于敗也委以金帛而逸之餌以偽誠而逸之我軍亂則返乘間嘗被一重圍矣始吹螺聚衆攢簇一處誘圍漸近又吹螺聚衆緊合俟圍者再逼始窺薄處併力衝出遂莫可遏止其奔散也或被養頂笠沮溺田畝或雲中紆履蕩遊都市使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其寇掠返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擒殺者皆隱而不宣其隣不知猶然稱賀

兵跡卷九

四

可制者要知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若能蹶其前鋒則餘易與矣且長于陸而不長于水其舟之襍槽左右悉以布帛被褥濕而裹之以拒焚擊舟其小隨波震盪火器難施我用大舸可犁而沈亦能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然貪于擄劫得物卽返船荷備兵水側遇登岸卽襲奪其舟燬之則魚遊于釜步以計制可無噍類矣

蝦夷 蝦夷近日本居海島中其鬚長尺許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外射無不中唐太宗時與日本同貢

琉球 泉州東海中有琉球大小三國國王有三曰  
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後中山併而爲一人皆深目  
長鼻相貌類胡而去髭鬚黥手羽冠毛衣不知節朔  
視月盈虧知時視草木榮枯計歲王所居地曰波羅  
壇洞塹柵重疊樹棘爲藩環以流水好鐵器擊鬪剽  
掠

東番 東海再遠有東番居海島地恒陽冬夏皆裸  
無君長拜跪禮無文字厯日計月圓爲一月十月爲  
一年久則忘之耕畝種禾以山花爲候耕時悉不言  
日祈稔道路以目男女雜作黥如也禾熟乃啟口聚

兵跡卷九

五

族爲社恒至千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晝夜學走足  
繭爛肉倍厚能履棘疾馳終日不喘日可數百里善  
標槍桿五尺銳其末傅以精鐵出入不釋手與隣社  
有隙刻期而戰傷殺不貸戰已卽釋怨往來如初無  
纖芥毗睚有所斬獲則懸首于戶以表戰功髑髏累  
累者爲壯士

瓜哇 占城南海中有瓜哇古闍婆國東至女人西  
至三佛齊南古大食北占城所隸有蘇吉丹打板打  
網底諸國東西二王分治跣足席地出入乘象牛或  
腰輿壯士五七百執兵器以從民有名無姓氏面目

黎黑男子被髮女子椎髻喜食蟲物與犬爲友尙氣  
敢闖產西洋鐵用摺鐵刀鐵槍無驟馬以白象爲寶  
兩國爭象則治兵相攻

真獵 占城南海中有真獵國或稱占獵自稱曰甘  
李智今名之曰激浦地廣七千里北抵占城西南距  
暹羅俱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性氣捷勁其俗無  
衣被軍馬皆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  
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嘗與暹人相攻皆驅百  
姓使死戰亦別無智謀勇略其主身嘗篋聖鐵縱使  
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王出軍馬擁其前旗幟金

兵跡卷九

六

鼓踵其後亦使宮女執標槍標牌爲內兵又成一隊  
三佛齊 東南海中有三佛齊一名淳淋一名舊港  
本南蠻別種有州十五西距滿刺加東距瓜哇其初  
爲瓜哇屬國四時之氣多熱少寒無霜雪番賈湊舩  
之所累襲爲城柳葉覆屋不輸租賦有所征隨時調  
發文字用梵書習水陸戰臨敵敢死好遊好鬪控扼  
諸番往來咽喉若商舶適不入則出船合戰有良藥  
官兵服之刀箭不能傷

淳泥 西南海中有淳泥古闍婆屬國當赤道之下  
統州十四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甲狀若大筒穿之于

身以護其背腹國隣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蘇門答刺 占城西南海中有蘇門答刺一名須文達那地方二千里跨赤道氣候濕熱無城郭土瘠不稔五穀西洋賈舶寄徑其酋長人物修長十日之內必三變色或黑或黃或赤每歲必殺數十人取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病好殘殺民皆畏懼中國之人少往焉

佛郎機 占城南駛海二十日有佛郎機與瓜哇國相值初名南淳利國善銃大可摧木石細可彈鳥雀

兵跡卷九

七

明正德間海道汪鑑求廣人久其國者楊三戴明得其製法頒式各邊因其國名之今之大小佛郎機是也

馬路古 東南海中有馬路古無五穀磨木粉爲丸名曰沙穀之米有大龜介可爲盾禦敵

兵跡卷十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近國編

亞細亞 亞細亞即中國所處大地總名也佛氏稱  
 為南瞻部州西儒稱為大智納寓內五大州此第一  
 也起瓜哇赤道南十二度北盡冰海近北極之下大  
 國百餘環中國而居其西北一帶總為韃而韃又曰  
 北狄西戎山十之六而過水十之一而不及平地多  
 沙氣候甚寒無城郭官室以毳帳為居逐水草遷徙  
 嗜馬肉貴者道渴即刺馬血而飲匈奴之族雖遷徙  
 無常然亦據一地以為之庭猶京邑也遇戰爭游獵  
 乃隨地而出事已歸舊設險據要與中國同惟無城  
 郭韓安國謂其至如颶風去如收電最難制者高閭  
 又曰北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  
 則與畜牧俱逃是也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  
 別也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字從犬以畜牧為業隨逐  
 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有分也射獵  
 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漢叙西域有城  
 郭國有行國行國者馬上為國也東西南夷皆有城  
 郭惟北虜近代始為之

兵跡卷十

孫章叢書

兵跡卷十

二

女直 中國遼陽東北為女直古肅慎氏初名朱里  
 真番音訛為女真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唐曰靺鞨  
 宋仁宗後改曰女真族有六部曰淳海別種又曰三  
 韓辰之役孛氏因姓孛世居混同江東混同江水微  
 黑近江者因名黑水部即金祖也唐時又稱黑水靺  
 鞨阿骨打起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建國稱大  
 金東濱海西界淳海鐵離南抵朝鮮北接室韋有五  
 嶺喜昌石門之險在兀夏哈東故曰東虜明分為三  
 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者曰建州女直極  
 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酋有大野人小野人北關南  
 關建州及黃頭室韋首骨子之屬又居混同江者為  
 熟女真北為生女真其俗往往而異地極寒多穴居  
 衣皮逐水草射獵為業而勇悍貪詐殘忍善鬪耐飢  
 渴苦辛則建州為最國無鐵有鐵及鐵器械必厚價  
 求之弓長四尺弓力不過七斗箭長一尺八寸鐵至  
 六七寸形如鑿入則難出又云矢用楛以青石為鏃  
 非五十步不射射則應弦飲羽浮馬能渡江河上下  
 巖壁如飛故云其馬兼水陸之長有狗車形如船以  
 數十狗拽之往來遞運有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  
 走及奔馬二者俱可冰雪上行故云有狗車木馬輕

捷之便壯者悉爲兵平居畋獵有事下令徵集凡步  
騎杖線悉各自備十五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  
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部長曰勃堇  
行兵則曰猛安謀克猶言百夫長也用法嚴五長死  
四人皆斬十長死五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國有  
侵伐酋長皆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  
浸滅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審  
而擇焉合則命之爲特將師還有功者賞金帛先舉  
以示衆衆曰少則增之不論在外在內飲酒會食貴  
賤略不間別與父子兄弟無異故謀議情通凡戰以

兵跡卷十

三

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繼之弓矢在後長短相制遇  
敵則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陣之虛實乃四面結隊馳  
擊百步之內弓矢齊發其初始于宋時爲國最徵正  
朔不及不知歲月問年則曰見草青幾度初起有戎  
器而無甲冑得遼叛者乃有甲五百止有騎兵千餘  
無步卒以小木牌刻人馬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  
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然法嚴謀密騎  
技皆長所攻立破故曰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後  
浸盛攻宋類至數萬兀末時精兵被重鎧號鐵浮圖  
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以三人爲一伍貫以韋索三

騎相連號拐子馬惟以女真爲之每戰酣突出皆以  
此取勝曰長勝軍作戰堅忍耐久每戰非累日不決  
勝不遽追敗不可亂不立成法分合出入應變周旋  
人自爲戰所以恆勝惟韓世忠令軍士以麻扎刀下  
斫馬足曰一馬仆二馬不能行以破其拐子吳璘曰  
金有數長堅忍弓矢馬與他敵戰陣既交勝負立分  
惟金不然乃爲三疊陣以更番制其堅忍以強弓弩  
制其弓矢以車制其騎張威又爲撒星陣以禦其騎  
鉦鼓聚金聚則聲鉦金散則聲鼓倏忽分合金騎  
莫錯遂破之其國禦契丹嘗以水灌灰爲城至今軍

兵跡卷十

四

士兜甲衣服弓箭器械悉著字號名姓退怯者隨摘  
一物返時自可按名第罪且敵得之則知姓名無可  
逃避亦一大法也  
海西 其居腦溫江者爲海西女直乃生女直也略  
事耕種可木以下以樺皮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  
以居養馬弋獵爲生然貪詐殘忍少有忿爭則彎弓  
而射而勇悍善鬪耐飢渴辛苦則于女直中爲最  
野人 野人女直去奴兒干三千餘里與諸女直稍  
異不專恃射獵屋居耕食性剛而貪喜生啖髮髮僅  
留一小辮于後無文字賦斂科發射箭爲號事急則

三射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張皮緩則射獵急則戰  
關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咸屬之

黃頭 黃頭在黃河東號合蘇館女直又謂契丹徒

其種于威州東北沫江抵凌而居謂之黃頭髭髮皆

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疑即黃頭其人鱗朴不別死

生金人每戰皆被以重凱令為前驅亦謂之硬軍

室韋 女直北為室韋其人輕捷一跳三丈又能于

水中立臥浮遊善水戰

淳海 淳海乃女直別種多智謀驍勇三人當一虎

契丹阿保機每戰用為前鋒有肅慎城在其國三十

兵跡卷十

五

里亦以石累脚

盲骨子 唐為蒙兀部契丹時為蒙骨國人長七八

尺生食麋鹿其目能視數十里與金僅隔一江嘗渡

江寇之

朝鮮 中國遼陽東為朝鮮箕子受封之地秦為遼

東外繳漢置真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晉末為扶餘

別種名高麗者併之遂名高麗五代時又併新羅百

濟北接女直南隣日本東至海西至鴨綠東西二千

里南北四千里俗柔謹明禮義好仁惡殺庶民子弟

未婚者夜讀書晝習射故弓馬極精兵器疎簡惟

未婚者夜讀書晝習射故弓馬極精兵器疎簡惟

強弩大刀

契丹 中國遼陽北曰契丹國庫奚莫東漢時為匈

奴所破保鮮卑山魏號曰契丹至宋建國曰遼地有

橫河土河馬孟山長白山俗與奚靺鞨同阿保機起

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世里立漢城于巖山惟重耶律

蕭氏二姓五季時唐莊躡之見其宿于野次布藁于

地迴環方正有如經剪雖去不亂克其法屢中

國莫及也元葉隆禮志遼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

皆籍為兵三月三日以木鵠兔分兩朋馳射以較勝

負名曰洵裏化言兔射也折木稍屈為弓以皮為弦

兵跡卷十

六

削櫟為箭箠鞞勒輕快便于馳走行軍不擇日用艾

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炙之炙破則出不破則止

每遇午日乃起程調發用金魚符馬上傳命用銀牌

每南侵不啻十萬人餉皆自齎國主入界步騎車帳

不從阡陌一概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

人各率萬騎散行遍百十里內外規邏謂之攔子馬

戎女吹角為號眾則頭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不設

槍營壘柵之備夜則出欄子馬遠探以聽人馬之聲

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即行將逢大敵不

乘戰馬俟近乃駕馬有餘力敵成列不戰俟退而乘

乘戰馬俟近乃駕馬有餘力敵成列不戰俟退而乘

慣伏兵斷糧道及日夜移柴上風舉火燒餉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長也

鞋鞞 中國之北爲鞋鞞本東湖種落不一名稱代殊夏曰種鶩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屬契丹蒙古建國曰元明日鞋鞞五代鮮卑元魏蠕蠕皆其類也世居烏桓北地跨沙漠東抵兀頁哈契丹西連撒馬兒罕以其界山陝諸邊之北故曰北虜族出沙陀別種種分爲三有黑有白有赤元成吉將相則俱黑部人也無城郭宮室地寒以毡爲穹廬隨水草畜牧衣皮毛男女悉髡頭以爲輕快人

兵跡卷十

七

不甚長視草青爲歲月圓爲月不知文字耐飢寒食一絡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冬夜臥雪中縮其手足雪雖厚數尺不言冷弓用桑榆爲斡野牛之角爲角制長而弱好者經十餘年不壞矢以柳木爲之粗而大鐵鏃有闊至三四寸似釘似鑿陣中人不數矢矢不虛發弦以皮條爲之粗而耐久弓弱矢強發至極滿必待三十步乃發洞胸貫甲百不失一五十步則不射甲冑以鐵爲之或明或暗矢不能入弓函有匠矢則人人皆能皆我中國中行說教之也刀尙犀利不尙光明有鈎槍柄長五六尺刃數寸可刺挽有

鈎竿可緣城有弩專射獵戰陣不用無金鼓用木爲聲栗如中國銅號頭吹以合衆聲聞更遠無旌旗惟王及台吉有坐纛無導從服飾等級其行如雁列不辨上下最重馬見一良者不惜以三四馬易之且暮剪拂出入不騎惟供射獵戰陣之用秋高馬肥不急馳騁恐其虛臆易憊每日控二三十里俟其微汗然後放草令其脂膏凝聚于背腹小而堅臀大而實乃儘力奔越不喘經緯七八日水草不足而力不乏兒五六歲卽教之乘騎爲鞍如斗四圍高五六寸乘兒于中馬逸不墮長則教之蟠鞍彎弧鳴鏑逐獸下馬

兵跡卷十

八

控拳張擘又稍長以射獵爲業精勇者虜王台吉皆以衣食推之將大舉則合婚姻于與國始則王令人持三尺之槌兼程約諸部首集幕莫敢愆期至則共議所掠既定散歸各備弓矢牲畜依期而會王纛列中諸首纛橫列如雁同祭纛下乃議先犯之處不令衆知如欲犯東先向西行數舍乃翻然東轍曰惟余馬首是瞻將入塞先營老弱以守軍需乃遣輕騎潰垣而入伏精銳塞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誘我入伏或竟深入三四百里如迅雷疾風或散掠墩堡遠反大巢如兔之爰脫或合衆頭城下首首親臨四面攻

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別死生者以鉤緣城次則持刀繼之旁皆引滿上向以衛緣城者乘守拒擊引滿者輒射之守者少隕城下燄栗齊鳴呼聲動地遂蟻附而登歸則上所獲于長長上于王莫有匿者王得若干餘以頒長長得若干餘以頒衆功輕者陞把都兒漢重者陞爲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爲骨印打兒漢最首者陞至威打兒漢而止來則彌山遍野萬馬齊驅直入蹂陣稍弱則旁擊分抄隨意所向中者用鉤槍刺挽右則鼓弓以待左則握刀以須每三人爲一隊長短相雜然生長鞍馬不能下馬步鬪故一人

兵跡卷十

九

備三五騎多者八九騎倘一人折馬衆必以餘馬乘之不然酋首必重罰有被創者危在呼吸衆必捐軀以救受援者不論台吉散夷皆敬如父母且盡以其貲財報之世世德其人酋長于羣夷獲則同其利羣夷于黨伍危則同其害于人一志故多勝此蕭泰宇所志也又或云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併一金銜箭蠟印封之以爲信凡舉事隨月盛壯以進攻月虧則退兵

蒙古 蒙古卽韃靼黑部所謂元成吉主將相皆其人俗本韃事政大概皆同侵金時金亡臣始教其歲

月文字賤老喜壯無私鬪鬣髮留三搭在前者長則剪生長鞍馬人自習戰無步卒悉是騎兵起軍數十萬初無文書自元帥至于千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地豐水草宜羊馬馬生一二年卽于草地苦騎以教之却養三年乃再乘騎教于初故不蹄啣干馬爲羣寂不嘶鳴下馬不須控繫不逸日不芻秣夜方縱之于野隨其行食曉則搭鞍乘騎不以豆粟爲飼恐其足重走不疾人有數馬日輪一騎馬不困疲出師不需糧食飢渴則飲馬乳一牝可飽三人或宰羊爲糧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有百馬者卽有六七百羊南侵

兵跡卷十

十

食羊盡則射獵禽獸故屯師數十萬不舉烟火因掠中國人爲奴乃擄米麥爲粥其國亦有一二處產黑黍米亦可煮爲解粥至軍裝器械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設一鼓臨陣乃用其下必元帥乃賜一旗餘不得用王鞍馬帶以黃金盤龍爲飾鞍橋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箭手刀甚輕薄而彎產達弓撒袋鍍金鞍轡凡征伐謀議先定于三四月間行令諸國又于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都會而行攻城先擊旁邑小郡掠其人民每騎必掠足



十人乃止每人需柴草土石若干以填壕塹立平或供鵝洞砲等用不惜數萬命攻城立破然性慘刻城池先迎降則已若敢有以一矢加遺須攻破者則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悉屠之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有所得則均分留一獻主餘者數俵宰相等在沙漠未臨戎者亦有之其精兵戴鐵浮圖馬被鎧長刀大鐵一望如冰行則乘車以息馬力戰則擁盾而前槍矢踵進山澗小溪嘗以鐵槍相鎖爲橋出師貴賤皆帶妻孥而行以管束裝費張立毡帳收卸鞍馬車駝等物俗敬天地聞雷鳴則恐懼不敢行師凡韃

兵跡卷十

二

韃地跨沙漠沙漠橫直數千里闊數百里中枯旱無水草師南侵則必載水草而過貴者道渴乏則刺馬飲其血馬亦多傷斃故虜以渡此甚艱制之者期逐之于漠外則侵犯自鮮矣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使漠南無王庭明成祖三犁虜庭至南望北斗而還亦此意也其後自相角立瓦剌和分爲二矣黃毛韃 再北有黃毛韃別種也性克悍善戰伺韃深入輒掠其后韃屢爲所苦以故不敢輕動中國陰食其利焉

兀良哈 中國薊遼北爲兀良哈春秋時山戎秦爲

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後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明初爲兀良哈因其降附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東接海西抵開平南界長城在女直西故曰西虜後爲元裔虎墩兔愁插入又曰插虜明成祖靖難從征有功因俾泰寧等地與之惟朵顏最強能騎射慣偷剽性反覆時盜韃馬不能獨爲中國患但屢導虜入苟厚賜予反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待之法逼則入于虜信則墮其計善撫之乃可用爲間

兵跡卷十

三

西番 中國之西曰西番一名烏飛藏漢曰羌唐曰吐番元爲郡縣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質樸魯吏治無文字衣毡裘居毳帳務耕牧喜啖生物性獷好鬪貴壯賤弱重兵死以屢世戰沒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垂狐尾于首以示辱在烏思藏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者則明盜明甲刀劍在朵甘思則明盜長刀在董卜韓胡則明盜鐵甲遮甲產馬少茶與中國互市待茶爲命以故不敢叛

西羌 本三苗種舜徙之于三危卽漢金城之西南羌近甘肅地又云其先本戎賤主牧羊故字從羊濱于析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都善車師諸國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母名爲種

號無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部落更相抄掠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耐寒同禽獸也

媯羌 近陽關者曰媯羌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國王號云胡來王

鄯善 善戰多驢馬橐駝能作兵與媯羌同

哈密 西戎種類不一哈密故伊吾廬地唐爲伊州西距土魯番東接甘州爲西域諸國咽喉凡西域入貢者必哈密譯其文乃發俗以土爲屋其部落有回

兵跡卷十

三

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明分爲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回衛性獷悍通諸國戰法戰具然恒爲土魯番所苦

火州 中國甘肅西北有火州國故土魯番地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後爲蒲類縣明爲火州國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東南至肅州文字同華夏面貌類高麗產馬及鑛鐵刀兵器有弓箭刀盾甲稍好騎射亦與中國通市以馬易茶無茶五日渴疾不汗死故不敢廢市爲患

土魯番 在火州之西成化以後部衆稍強屢奪哈

密城印然其地至哈密尙十餘程中經黑風川水草俱乏勢難遠據

回回 中國西北出嘉峪關經哈密土魯番有加斯爾加國革利哈大藥國加非爾斯當國杜爾加當國查理國加木爾國古查國滿加刺得國總稱回回焉人皆習戰喜鬪惟默得那爲回回祖國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風土頗類江淮以事天爲本亦有好學者宗馬哈默之教厥與大統厯前後差三日諸制作及兵戰器械俱精絕

新得 劉郁西使記元主弟旭烈西征六年拓地數

兵跡卷十

四

萬里有新得國地無水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屬城三百亦惟擔寒西山一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絕矢石不能及其兵皆刺客俗見勇壯者以利誘之手刃父兄然後充兵始以酒醉其人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醒問所見教曰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盡其心志死無悔也潛使之未服國必刺其主而後已

西域 中國之西曰西域善巨發攻堅城立破元阿里海牙攻襄陽得西域人亦思馬造之礮重百五十斤相地勢安立機發聲震天地所擊摧陷入地七尺

高臺遠墩長江大河俱可安打今襄陽砲是其制也  
詳礮戰款中

天方 近默得那有天方古筠冲地一名西域其地  
四時皆春用回回厩產馬高八尺人以馬酪和飲食  
多肥白男女辨髮用明盃明甲

大宛 大宛先不知用鐵後得漢使亡卒乃教之鑄  
作兵器產善馬俗出入乘象戰則馬象間列

大夏 惟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

天竺 中國雲南之西曰天竺即佛國也精飛梯地

道木牛流馬之法又曰即身毒國亦產象騎象而戰

兵跡卷十

五

百爾西亞 中國西南曰印弟亞天竺五印度也印  
度河西有百爾西亞明初名罷鼻落爾亞幅員甚廣  
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不能周喜勇好殺嘗  
伐回回斬首五萬累其體爲臺又一日獲鹿三萬亦  
壘其角爲層臺以示勇云

如德亞 亞細亞極西近地中海者爲如德亞其史

能記六千年之事言人多賢達西有達馬斯谷國產

刀劍善戰城有二層大樹糾結縝密無罅峻不可拔

莫斯科 亞細亞之西北極有莫斯科國東西萬

五千里南北八千里分十六道夏至日日長夜二刻

而止冬至日日短日二刻而止與骨利幹國煮羊脾

不熟尤短焉氣嚴寒行者血脉皆冰湊入温室耳鼻

輒隨必先以温水浸解惟王曉文貴戚大臣以下皆

不得讀惡過于王也兵強勇靈食諸國所造火攻具

長三十七尺一發之藥可二石容二人除內

女子國 西舊有女子國曰亞瑪作搦俗以春月納

男子生男輒殺之女則育之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

曰兀弗俗祠其地宏麗無比爲天下異觀今亦爲他

國所併

占城 中國雲南東有占城古越裳氏界秦爲象郡

林邑漢屬日南唐爲占城南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真

臘北枕安南東北至廣東人性兇悍果於戰鬪俗出

入乘象亦乘象戰產猛火油得水愈熾國人用資水

戰

暹羅 占城南爲暹羅暹本漢赤眉遺種與羅斛乃

二國以地瘠仰給羅斛元至正始併爲一地方千里

氣候不正俗尙侵掠聲音類廣東大小事咸取決于

女子明成祖因其貢遂賜以列女傳暹好樓居樓皆

密植檳榔實藤爲固喜浮圖習水戰

安南 中國之南有安南秦爲象郡漢爲交趾明爲

安南省東濱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東西二千八百里南北一千七百里憑祥鎮南關外皆其地也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爭奪兼併輕悍善戰剪髮文身足皮甚厚登山如飛不畏芒刺善水有能潛行數百里者無城郭以鐵笏木作柵三層爲外衛每州有縣官司巡檢之事曰將振司兼領土兵有警則悉驅丁壯以往器械悉自備無弓矢惟藥弩標箭神槍火箭亦有操白挺者其旌旗黃黑青色簇色四脚中畫星官天神羅刹之像呼集兵衆則以大竹爲筒叩之雖遠皆聞產象每爲象陣明朱能始以畫獅蒙

兵跡卷十

七

馬翼以神銃破之繼則張輔戒先驅合軍持滿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破之元陳孚有詩云陟嶠輕于鹿泗波疾似鳧國尉青盤護軍振白挺驅揭旌圖鬼像擊柝聚兵徒述其戰法甚詳又有鼻飲頭飛之說蓋言峒民有頭能飛以兩耳爲翼夜往捕魚爲食曉返于身如故但頸下有紅線微痕耳

奇羅 南有奇羅征伐皆乘象每一隊象百頭每一象百人衛之

兵跡卷十終

遠邦編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歐羅巴 歐羅巴一名大西洋在中國西北數萬里外西儒稱為寓內第二大州也居赤道北南北一萬一千餘里東西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大國皆事天好學好格物遠遊男子二十以上衣純青武士得用雜色馬尙牝飼以大麥及稗不雜芻豆恐其行重行不疾善火炮今之大小西洋砲是也亦有點放無聲者器械俱精巧用力少而成功巨者不可悉數

兵跡卷十一

豫章叢書

拂郎察 其西北為拂郎察周一萬一千餘里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有名王類斯者以火攻伐回回大破之佛郎機銃一謂原于此也

西齊亞里 西有島曰西齊亞里富饒多五穀號為天倉昔敵嘗駕艘攻之有亞而幾默得者極穎智以意造一大鏡坳其中斜受日光對敵映射須臾光熱火發數百艘頃刻燒盡名曰火鏡今中國傳其製特小者可取火耳

哥而西加 哥而西加島產葵能戰一葵當一騎騎戰以葵彌縫

亞勒瑪尼亞 拂郎察東北有亞勒瑪尼亞氣候甚寒冬居溫室人多散投他國性忠實有力善戰肯捨死諸國皆選此衛王宮王城出征則為帳下親士而以本國者參焉

羅得林日亞 其屬國有羅得林日亞尙奢侈造火攻之器甚巧頃刻四十發

雪際亞 歐羅巴西北有雪際亞分七道屬國一十二好遠客狠鬪 紅毛番歐羅巴西洋海中有紅毛番曰紅毛島夷明萬厯間同和蘭佛郎機並達中國地方數千里少耕多買甚富紅髮長身深目藍睛高

兵跡卷十一

二

鼻赤足性狠整驍勇好戰往來抄掠恒佩劍善者值百金舟上跳躍如飛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丈四桅皆三接以布為帆上建大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堦上下瞭望可擲打標石水工有黑鬼善沒能行水中數里船旁設墻列銅銃大數圍者一二十具鐵彈重數斤舟觸之成粉器械多精利以其強入香山澳互市遣西洋寄居商夷禦之得其銃製今所造紅夷銃是也

利未亞 利未亞在中國西南數萬里外西儒稱為寓內第三大州也跨赤道而居南北一萬七千餘里

東西一萬九千餘里大小百餘國迤北濱海一帶產馬強有力善走能與虎鬪

阨入多 利未亞東北有阨入多地恒曠無雲雨夜可不室而臥視星辰倍明婦人一乳三四子有機智好格物天象水法極精舊孟斐斯城曰該祿有百門高百尺行三日始遍五百年前此國最强善象戰賊時以桑椹色視之則怒而奔敵所向披靡鄰國畏服今其國已廢城爲水囓止有市廬三十里猶通各國商旅其地近地中海一帶馬遷可以蜜爲糧有弗沙都城有三里之殿爲戶三十有亞非利加地肥腴

兵跡卷十一

三

麥秀管三百四十一穗稱爲大地園窳倉有奴米弟亞人狎惡

馬拿莫大巴 利未亞東北近紅海之地爲國甚多人皆黑色唯北稍淡迤南則一望如黑矣而齒目則又極白南馬拿莫大巴國氣候甚熱其民伺愚所居極穢濱海皆沙凡人踐之卽成瘡痍黑人坐臥其中無恙喜食生象肉齒銳如犬不知文字無兵刃唯剡木爲矛甚銛善走可及奔馬善水潛行數里他國號爲海鬼性不知憂慮樸實耐久常爲他國所繫擄轉相鬻賣爲奴甚忠善視之則肯捨死賜以褚衣及酒

輒大喜國故王王偶噫則舉宮舉朝舉國一時皆大聲詰諾以與王聲相應也

井巴 利未亞南有狄好勇喜鬪衆十餘萬無常居乘馬及橐駝隨在遷徙所至卽殺人凡鳥獸蟲蛇俱食之必生類盡絕乃轉之他國

亞墨利加 亞墨利加國在中國東隔海數萬里外西儒稱爲寓內第四大州也一在赤道北曰北亞墨利加一在赤道南曰南亞墨利加一峽相連地方廣袤幾半寓內大國數十其戰法隨地而異

字露 南亞墨利加西有字露廣袤萬餘里大小數十國地肥磽不一肥者不耕而藝產花草皆上品目爲大地苑囿禽獸羽毛聲音樂律珍奇美麗亦爲大地第一不知文字多金銀獨不產鐵兵器皆用燒木

兵跡卷十一

四

鉛石今質于歐邏巴始微有鐵器產異羊同驟馬乘載可以致遠然性啾強識人語有時仆地雖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乃起而走如用之戰陣遞運馱載亦可

亞老哥 字露旁一大山有亞老哥國強毅果敢善弓矢用鐵椎不立文字口說甚精最易動人大將誓師不過數言三軍皆感激流涕勵死決戰

伯西爾 南亞墨利加東有伯西爾國天氣和平人壽無疾他方有病者至此卽瘳無君長文字俗多裸體亦散居善射後矢貫前矢交射則矢相觸墮地智加 南亞墨利加南有智加或曰卽長人國人長丈許遍體生毛男女以五色畫面地近南極甚寒好挾弓矢矢長六尺嘗插矢入口沒羽以示勇

墨是可 北亞墨利加地土富饒前無馬及得西域馬種產良騎甚多其南有墨是可屬國三十故城容三十萬家守都城恒用三十萬人有兩湖不通海新城創湖中周四十八里用獨力木植水內爲椿千年

兵跡卷十一

五

不朽上加板石砌城郭宮室街巷甚宏麗每與他國爭隣國嘗助兵十餘萬國中有一大山山中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馬不能及善射人發一矢彼發三矢百發百中鑿敵腦骨以爲飾如賈與一衣則感激甚終歲衛之極力西南有花地男女僅以獸皮蔽前好戰不休有農地多崇山茂林出怪獸人皆強力武勇能搏取其虎以爲裘爲屨

女子島 亞墨利加之島甚多有女子島勇而善射生女數歲卽割其左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舶行近其島遇一女子盪小舟至射殺二人其去如飛莫可制

禦又旁一島出異泉以日未出時汲之浴面百遭老者復如童子

西北諸蠻 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樵野無城郭君長文字數十家成聚以木柵爲圍好酒好鬪日事攻剽尋仇怨平居間暇卽以鬪爲戲賭牛羊丁壯出戰一家女子老小咸持齋祈勝勝則家人迎賀斷敵人頭築墻再戰老人指墻上髑髏咨嗟勗之女子斫仇人指骨爲身首之飾若獲大仇則削其骨二寸許鑿頤納之露一寸以章功頤樹三骨者爲雄壯人咸畏之凡出戰所有珍愛之物悉載而去誓無返顧男

兵跡卷十一

六

女悉巨力善走凡遷徙雖負重上下山險如飛

兵跡卷十一終

邊塞編

宇都魏 禱凝叔編輯

遼東 遼東古遼地自東海岸起西連薊鎮沿邊一千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東距鴨綠西控山海而東隣朝鮮東北女直西北兀良哈時多竊發職守之法必當規三分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利東據開元以為襟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乃固北據廣寧以為吭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乃堅至于山海限隔塞之則彼亦難來此亦難往中原有事

兵跡卷十二

一 豫章叢書

其自為一區乎

薊鎮古漁陽 薊古會州地東自遼鎮西至宣府一千餘里北濱兀良哈地明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為外藩又修山海喜峰古北潮河川黃花鎮為內遼成祖撥棄外藩以與兀良哈而內藩始薄然于諸峰口修築亦可扼守而終不若內外並建之固也當事者其審時而為之  
宣府 宣府古上谷郡東距薊起黃花鎮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地略北虜明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直接大寧西則桓州

威虜明安隰寧直接獨石成祖三犁虜庭皆自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委俾興和亦廢開平獨立難守乃移衛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入城皆沒而宣府乃重鎮矣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治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雖有險可守然無如開平為善也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自宣鎮西陽和起至山西了角山六百餘里地勢平衍故多大舉之寇東則天聖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為虜南犯應朔必窺之路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頭關近直逼黃河為套虜往來之口唐築受降

兵跡卷十二

二

城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以守明初建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棄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在當時補偏救弊守天城陽和者宜分據瓦窰承嘉白羊鷓鴣之險守左右二衛者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守平虜老營者宜分據黃家山并坪紅門之險而西北庶幾矣乃若大同西南境則有偏頭寧武雁門三關而寧武居其中當華夷之要為東西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州三關總要也偏頭逼近黃河與虜套最近自渾脫飛渡警報不息然山澗時



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方口而東烏用紛紛也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鵑窠莫非要害雁門警備爲急矣故議者以宜尋漢唐之故迹東勝之舊封爲要云

山西鎮 山西東自大同了角山起西至延綏鎮一百餘里明初屯戍外藉大同爲藩籬內恃三關爲屏蔽然黃河東舊有東勝與大同大邊開平與和相聯

兵跡卷十二

三

通爲一邊外狹內寬三關十八隘口乃重險耳守東勝三關未爲要害東勝關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虜未駐牧防守尙易弘治時虜據套中偏頭迫近黃河焦家坪娘孃灘羊圈子皆渡口往來保障爲難故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谷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孃灘太子灘尤急嘉靖始治偏頭關尋移治寧武則有愈退愈縮之機矣復東勝踞河套豈可後哉

榆林 榆林東自黃河黃甫川西至寧夏鎮一千五百餘里明初治綏德成化時余于俊移鎮榆林增修

營堡千二百里橫截河套之口包收米脂魚河東聯牛心以便應援西截河套以便耕牧千餘里內樹藝圍獵之利皆擅而有地方富庶遂稱雄鎮焉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堡山入寇綏德則無險難守或由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則路遠難援或由中亂峰墩野豬狹直冲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又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宜審處焉

兵跡卷十二

四

寧夏 寧夏古朔方河西地東自榆林西至固原千八百餘里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爲關陝重鎮衛城西南百餘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概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矣築牆盡守始于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皆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明初撤受降衛東勝乃因河爲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套中方千里皆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後東勝旣援虜處套中則非昔比矣自其時言之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跑等處以中衛

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柔遠堡舊安寨等處此西北一帶也東北近套則以花馬池爲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與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爲尤急蓋靈州北臨廣武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截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是無陝矣此防寧夏之大勢也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成化以前所備者惟靖虜一面耳自弘治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卽州爲鎮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與寧夏爲唇齒焉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

兵跡卷十二

五

大門若與寧夏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后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皆其蹂躪矣調兵防守候在冰凍每歲凡四閱月徒恃西鳳臨鞏之兵則遠不經戰故不添沿河之守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見其固也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來商旅貨財以實此地亦其一端耳

甘肅 甘肅河西四郡地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自固原起西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孤懸河外惟一線之路內通西控西域南臨羌戎北遮胡

虜經制頗難明初棄燉煌畫嘉峪關爲界由莊浪之南爲湟中置西寧衛由涼州以北爲姑臧置鎮蕃衛又設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蘭州衛于金城亦爲密矣而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大垣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于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而甘州則所連臙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漢時嘗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祈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臙脂使我

兵跡卷十二

六

婦女無姿明朝設肅州爲甘州門戶又離六十里築嘉峪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乃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設哈密赤斤陷于土番定安破于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土魯雖兩犯甘肅閉關絕貢無茶則五日渴疾不汗死矣亦足制之也當斯者其有以處此乎  
紫居 紫荆居庸二關逼處于燕而燕自召公後建國者固嘗有至金元迄明則遞以爲都也向守東勝大同爲外險偏頭寧武雁門三關爲內險三關十八隘東有紫荆又東有居庸尤爲近險山勢連亘貫天

設之曩經增築胡騎至此亦不得入此固近日之明效也又元人檄金曰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拊背猶可扼吭絕食則人呼吸性命之關其由紫荆疾馳不數日可絕吾運道立言之輕重又可想也故內外之險雖堅近險不可不固近險既固重險雖破尤足守也築紫荆居庸者必如三關大同諸邊乃善而紫荆居庸又以紫荆爲重也都燕者不可不知也

高關 高關者高山中斷兩岸直削若闕焉史謂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之處是也按朔方古夏州

兵跡卷十二

七

今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然就邊關言則處處有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門井陘皆是若此者乃天造地設之險中斷一線以通往來苟修築屯守則外不得入內不得出實爲守禦之界限歷代防邊者未有不藉手于此也然而亦有得有失又明乎人事之不可不知也

長城 長城世代修築秦昭爲隴西北地上郡趙爲代并陰山下至高關燕爲遼陽至襄平秦昭并六國乃相接續而爲萬里長城焉後若魏若北齊隋迄今代代築之有謂秦閭左之失由蒙恬絕傷地脈不知

山勢連亘崇峻實華夷之限築斷補缺以禦衝突則亦人事與天工並修也土可畚則畚石可劓則劓磚可砌則砌無傷也又曰長城易潰頃刻而入無益疆圉不知無長城則塞下田不可得而耕一騎長驅耕夫鼠竄將轉輸不勝其困矣塞下人不可得而居朝取數人委溝壑暮取數人驅之虜將兵勢亦從而孤矣惟外憑長城以爲藩內列堡塞以爲固叩垣則矢石備施入塞則左右邀擊人長耕守塞下蓄積多而粟不乏生息蕃而兵徒廣攻擊頻而戎情習守禦久而戰法精且長城雖可入然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

兵跡卷十二

八

繩而牽斷必有處虜小舉不能犯大舉必有方烽燧明而野易清出處知則應援易進無所獲則有飢渴之苦欲深入又有截後之虞非若舉足便入入而卽利者也長城之修所以千古不易也

民堡 長城可爲籬籬而不可恃以爲固堅壁清野使民有所守虜無所獲則在于堡然必計道里相距之遠近民丁之多寡以爲之使星列若布首尾接應具蘭石布渠若高崇堅厚虜入則拒守虜去則勦追無事則耕田力作有事則互相應援耕田力作則塞實互相救援則守固夷情戰法俱可稔知虜其敢輕

入乎故長城之內民堡爲亟也

明兵制國初置立四十八衛分中軍左右哨左右腋  
曰五軍營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  
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成祖因之又以龍旗  
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槍  
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歲以班操春秋番  
鍊益詳備矣後海宇昇平兵制浸壞正統時京營之  
兵幾不能授甲于肅愍乃于三大營拔其驍銳分十  
營營萬人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百人把總千人都指  
揮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中分爲六十四

兵跡卷十三

九

陣纖微委曲咸有可觀謂之團營營萬人成化之初  
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  
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  
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  
也其任者選鋒不任者歸本營曰老家而戎政府之  
名立矣久之益壞嘉靖乃復三大營改三千營爲神  
樞營迄今因之

兵跡校勘記

卷一 五葉八行壞原誤懷 又十五行用原誤動

六葉十一行文原誤煬 又十九行隊原誤墜 七葉

十一行留原誤流 九葉十七行宗原誤帝 十葉

一行上原誤尙 十一葉五行蒸原誤其 十四葉

一行原空二格補變書二字 又六行頴原誤穎 十

五葉十行原空一字 十七葉九行室原誤食 二

十葉十七行惟原誤惟 又十九行阪原誤板 二十

三葉一行精原誤備

卷二 一葉十四行益原誤翼 二葉十五行鄧原

兵跡校勘記

豫章叢書

誤麗 三葉十二行鬚原誤髻 又十八行裴原誤斐

五葉六行邳原誤鄆 又十行頴原誤頴 七葉一

行和原誤禾 又二行枋得原誤坊德 又七行臨淄補

淄字 八葉七行遺后疑作遺石 十一葉十五行

見者疑作問者 十四葉二行過原誤席 又十六行

灼原誤酌 十七葉六行姊原誤殊 又十四行則于

齊句有脫字 二十葉十二行技原誤妓 二十六

葉十六行匍原誤捕 又十九行語原誤事 三十葉

四行藥原誤羔 三十三葉九行扶原誤扶 又十五

行具王者三字有脫誤 三十八葉三行懦原誤濡

四十三葉二行繚原誤僚 又六行十原誤于 四

十五葉十三行蕪原誤熱 五十一葉四行齊原誤

晉 五十四葉十一行斜原誤邪 五十七葉九行

原缺四字 又十八行原缺四字 六十三葉五行耕

字下原空格 六十五葉四行虜原誤膚 六十七

葉五行禦于原誤以禦 七十一葉柴原誤紫 七

十三葉十九行遇原誤過

卷三 八葉十九行漢原誤況 十葉五行霸原誤

伯 十三葉二行咨原誤資 十四葉十二行屠原

誤屠 十六葉十六行馮原誤鴻 十七葉一行愛

兵跡校勘記

二

原誤受 二十二葉十四行原空三格 二十六葉

七行宗原誤帝 二十九葉十二行傳原誤付 三

十一葉十行之原誤周 又十二行浸原誤侵

卷四 一葉十三行勢此比常山疑衍此字 三葉

七行帝不能識原缺不字 又九行嬰下原缺一字据

抱朴子補城字善乃猛之誤亦据改 又十八行右原

誤又 五葉九行整原誤正 十四葉九行察原誤

蔡 又二十行練原誤煉 十五葉五行有兩字空格

乃蟲蝕 十七葉三行矣原誤笑 又四行誰原誤屬

又九行詭原誤詭 十八葉十五行腋原誤掖 二

十三葉十三行詰原誤結 二十五葉一行疊原誤  
疊又 十行攻原誤動 二十七葉十五行世祖原脫  
祖字又 二十行經原誤珽

卷五 二葉二十行湖原誤胡 八葉十八行去原  
誤光 十一葉十二行過原誤遇 十四葉十五行  
若原誤不 又 二十行他原誤苟 十七葉六行搆原  
誤鑄

卷六 五葉七行原空二格

卷九 六葉五行七千原誤七十 七葉一行膏原  
誤羔

兵跡校勘記

三

卷十 十一葉十五行張仁愿原缺張字 十七葉  
五行笏原誤力

卷十一 三葉十二行獐原誤寧

卷十二 二葉十二行統原誤純 七葉十六行知

原誤至 八葉三行頃原誤傾 又 六行溝原誤清

九葉末行三千營原脫營字

右兵跡据寧都何氏以仁舊鈔本付葉乙卯臘月

宛平劉家立記

右書由魏氏原稿本展轉傳抄得之贛南李氏  
各藏書家罕有知者雖微引過繁而每類貫穿  
一氣時出斷語皆雋永有味亦冰叔少年得意  
之作也 國初談兵防者無過顧景范景范傾  
服冰叔至為之執蓋則此篇固其先導矣丙辰  
三月胡思敬識

兵跡跋

一



臨

陣

管

見





原序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大勝奧國之後歐洲各國查明軍事而修改軍法頗能棄舊更新彼時著書甚多各抒己見其故視布國勝奧國之事太重而論不歸夫中道余故特著此書論以後軍法中攻守兩事應用何法爲妙言取夫正不取夫偏且布奧交戰各事今已查明兵部有冊籍可稽余此書屢論本國軍事之不善非欲銜布國之鋒威尋同僚之罅隙惟欲指明錯誤之處令人悔悟而改之以免日後軍事之弊閱者幸無譏焉

法王拿破侖時步兵列陣之法不同故各國依其法而修改近時布國步兵列陣之法不同故各國亦依法而修改兩次修改軍法俱注意於步兵凡言歷年列陣交鋒修改軍法之事必詳論夫步兵而不必多論馬兵與檄也余著此書公平論事不誇獎本國亦不輕薄他國敗者須革去軍法中不合之事而重圖興復勝者亦必修改軍政內不善之處而永保富強也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布國第五十九鎮內隊官斯拉弗司自序

原序

余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第一次著書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與六十六年之戰事俱的確而全第七十與七十一年之戰事尚未的確而書亦未全故此著書祇能評人皆知之而無可疑之事設書中尚有訛謬閱者能指示余極願改之然此書並非德法之戰紀而爲德法戰事內兩軍步兵第一次俱用後開門槍所得之見識余爲帶兵官故此書述戰事不及總理列陣官之清楚因總理列陣官能知此處移兵之事與彼處移兵之事有何關係或有當時文報可稽能知某處移兵之事有何緣故余則不能所有的確清楚之戰事惟有本國之軍情而法國在師丹納降之後所有一切軍事法國並未著論故亦無可稽查然交鋒內一切情形惟帶兵官能知之更詳而總理列陣院所著之書未必論及步兵詳細情形余書詳論之傳佈於人無裨益又有人講論戰事有聲有色徒娛閱者心目亦非余意且近今戰事甫畢論述各事尚能清楚故脫稿甚速也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月布國第五十九鎮內隊官斯拉弗司自序

原序

前書第一次印行之後一年之久德法構兵余書內論後開門槍相攻並依軍火器改一切列陣之法較余所料者更早此

次用兵之事可證余言之不謬矣德法兩國一勝一敗所生之變動外又有講究武事者深觀歐洲大國交兵之事預爲揣度其言不足徵法王拿破侖第三所統之兵交戰月餘後潰敗決裂殊出人意料之外後有民團義勇出而與得勝之兵戰數月之久方破之亦出人意料之外也所以德法交戰內所長之識見較大於自古至今一次戰事所長之識見故余論布與交戰之事後卽續論德法交戰自第四卷至第九卷皆是本書第二次印行略據他書參改或補數語或添小注觀者可知余言與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相合與否且多年之後亦可藉此書而識余之先見也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二月布國第五十九鎮內隊官斯拉弗司自序

卷一

布奧交戰論事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卷二

歐洲各國修改軍法兩軍相敵俱用後開門槍則必重用游兵 借用地勢 比較攻守之法 攻守兩事應用何法為善

卷三

法人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後修改軍法列陣線之形 步兵作戰之法 攻守當堡用之物 或必須攻守處 操練并教習之事 護衛之章程

卷四

德法兩軍之源流

卷五

論分軍之法並德法交戰移兵之大略又招兵之法

卷六

論領兵之事並列陣交鋒之大略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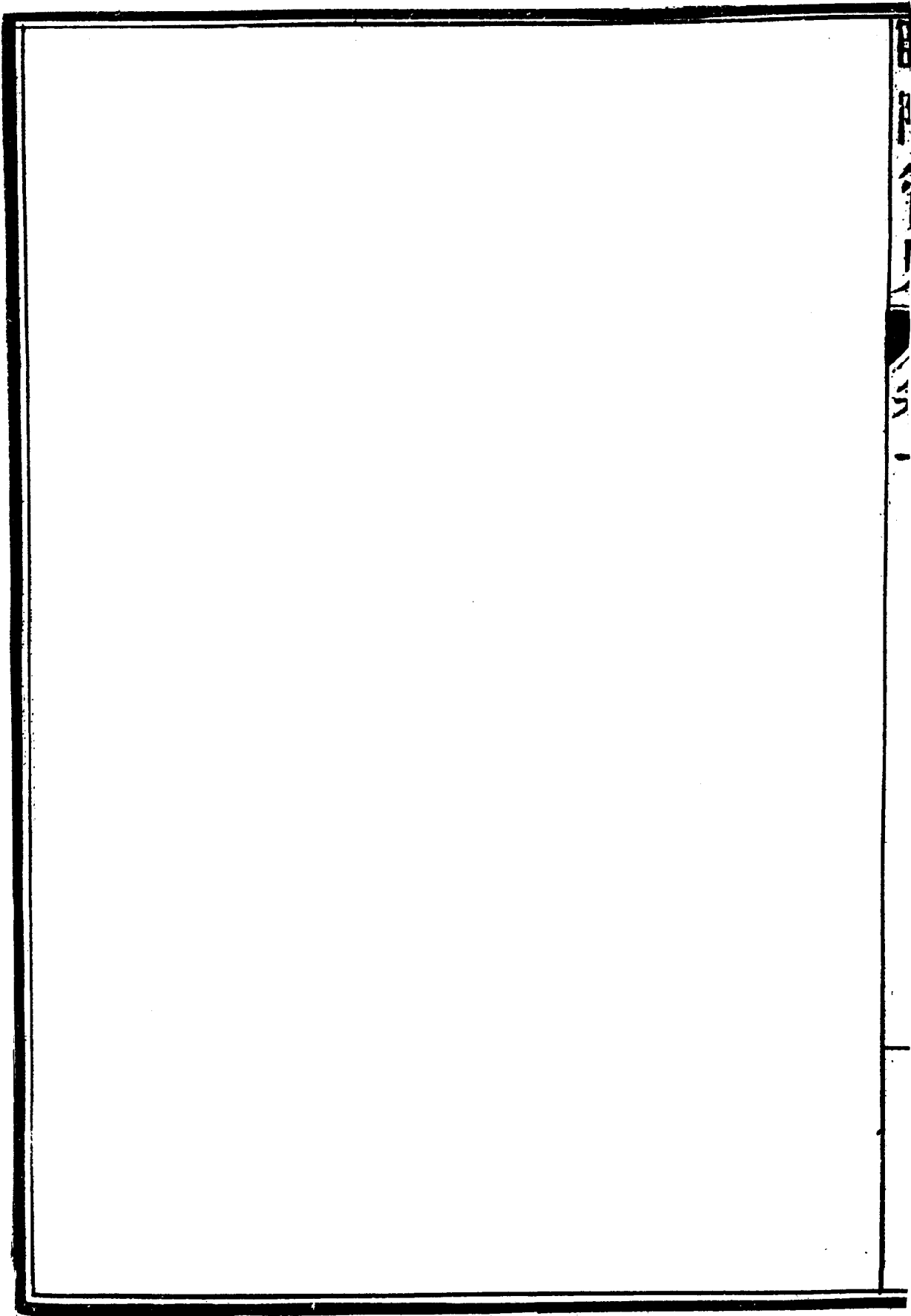
各種兵列陣之法步兵 馬兵 砲兵 總論三種 兵合用之事 論傷亡之人數

卷八

圍巴黎斯與密次兩城之戰事

卷九

領兵列陣之理又比較今昔之戰事並操練步兵之戰法洋槍並擊 法之理



臨陣管見卷一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布奧交戰論 事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列陣之法非為呆照規條之辦法係由各武官按情形而辦事因此交戰之事自始至終各處雖不同而戰法內顯出數事可謂之布國戰法。

布國戰法前鋒與敵人交戰即用重攻之法或速攻敵人緊要之處意欲奪取之或預取之不為敵人所得前鋒退回至軍體處此事幾無之布國前鋒之意惟知前往而已如不能前往亦能不退故在那黑德斯加力次克尼與何甫吉欽四處幾全是前鋒自主交戰後軍未上前鋒已擊敗奧人

西七月初三日布國親兵第一分軍並第十一分軍之戰事亦是數前鋒大交戰之事。

前鋒交戰之事幾全為步兵因前鋒所有之礙不多惟七月初三日之交戰則不如是。

前鋒已交戰後面軍體接上分派數營與前鋒協辦在那黑德等處因其軍體在山中行走數路故軍體內營官近

於前鋒者自定主意接應前鋒未有全軍接應者。

又前鋒攻敵兵之時軍中尚未派兵接應而前鋒已有包敵陣端之戰法故布國之陣線甚為單薄而留後以為接應者兵數不多布國初交鋒時前後之人多故陣線不單薄後因張陣而變單薄各隊自主辦事如奧兵用攻法則步兵連放後開門槍敵兵之攻法不成敵兵退回即速追逐之攻其旁或取其緊要之處。

布國陣線之單薄因有後開門槍開放甚速與不單薄者同各隊自主辦事或用攻法或因敵之攻法不成急速追逐之意欲不待元帥之令速定勝敗而速到敵兵之陣端而單薄之陣線亦非處處得勝也。

布國營官列陣線之形早受元帥之令然辦事之時不能確守成法惟交鋒之處各官協力辦事凡前鋒已有交鋒則後面接上之軍向敵兵之翼前往初以前鋒遮掩後軍之辦法不合敵人知之如在斯加力次軍體程到奧人知立不住而退回。

論夫布國之一隊或半營不待號令而辦事因奧人俱借地勢或借土堡房屋等護身故不能用多人攻打一處一隊或半營用攻法已足。無論兵之小叢或大叢用攻法打仗布人總有包繞陣端

之意此謂之布國戰法用此包繞之法與軍立不住而退

論奧人列陣之法作行伍用攻法然奧人辦錯一事因欲以行伍用攻法應先用礮彈擊破敵兵之陣而後用攻法奧人未爲之似此能成攻法者甚少且傷亡之人甚多兩國相敵之馬軍惟有一羣之多大概交鋒內之馬軍俱爲小叢而隨分軍之步兵

兩國相敵之礮軍初時布國之礮較少而奧國用多礮聚在一處此爲布國之大難事

凡欲用攻法之時先用礮以開步兵之路此事布國之人幾忘之然奧國所用之礮其法尚不足因奧人用行伍之攻法應多用礮待礮擊破敵之陣線即以步兵之行伍進攻

此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之總論其各種兵列陣之法如左

一論步兵

進攻之時按地勢略有不同然大概分派每隊或每半營內三分之一向前爲游兵借地勢以避敵兵之彈行至離敵三百步即放槍隊官親往游兵陣線內觀敵兵之情形游兵內不甚增補兵丁若敵兵猝然加多用攻法即加游

兵又游兵內之官設法不令游兵多放槍第一次與敵交鋒之兵常有此弊而布國之官常能令游兵定準放槍

當游兵放槍時後面陣線緩緩前行有游兵若干人更近於敵兵借地勢而放槍在後之兵遇地勢既便在游兵放槍時即前往敵兵之陣線無論攻陣端或攻陣面必先放多槍擊散敵兵之陣線而後進攻

此事已就即用攻法游兵在前而在後之兵相離不遠照布國章程游兵應與行伍相間而此次戰事不能定依章程

列陣之法前陣大約以一隊或半營作一行列後陣以一營作雙隊之行列惟布國之第五軍內前陣後陣俱以半營作一行列布國此種行列不成者不多有之因重積大而行速也

布國之攻法可謂得擊法成行列法並用之妙處有時因地勢之故或爲兵之疲乏則行列不能速行得大重積惟依鼓手定遲速而用急速小步如是者攻法亦成

布國所用每營分隊之行列或半營之行列此事便於以攻法攻守法或以守法攻攻法若更大則不靈便如奧人見布國之攻兵前往亦前往迎之則布國前陣之隊立定急速放槍或一隊同時放槍擊前往之奧兵意欲

得擊法之妙處如在新加力次布國第五十八鎮與第七鎮之每半營立定急速放槍抵禦奧國之兵一羣而得擊法之妙處

希國步兵用守法之時不論本日之戰事用攻法或用守法則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已定之章程陣線俱入游兵內全作游兵急速放槍亦得擊法之妙處

觀布奧一切之戰事大概初放槍時相距三百步愈近則擊法之益處愈大大約三百步之遠爲最便之相距放槍太遠則無益處奧兵之行列用攻法前往大約爲擊法而不成傷亡三分之一而退回脫半脫那布軍敗走奧國之行列屢次用攻法擊退布國之兵因布國之擊法甚善奧兵傷亡甚多奧人成行列用攻法與布國陣線相距一百五十步至一百步大約其攻法不成又有數次至五十步而立不住如此近者不多有之

布國步兵先用擊法意欲打亂奧軍之陣線或行列見奧人用攻法布人不肯性急改守爲攻已打亂之後即改守法爲攻法有時布國之隊行列見奧軍之行列來攻即向旁行用後開門槍擊奧軍行伍之旁此事如以多人作行列不能成功因不靈動也

列陣線內兩相敵之軍不多有交鋒之事或奧人用攻法

不成而退回或布人立不住而退回惟兩軍之游兵相遇交鋒屢次有之

凡奧軍之行列用攻法不成而退回即以爲後開門槍急速攻之此事大有害於奧人此時不敢前往亦不敢退回故奧兵之投降者多在那黑德斯加力次克尼克來次三處所擒奧兵甚多職是之故奧人之後陣離前陣太遠或一半更近而一半更遠所以前陣之攻法不成後陣不能與前陣協辦此爲奧軍列陣之弊假如奧人列陣依法相距而協攻亦不能得勝因布兵能用後開門槍急放之法布兵操熟放槍之法見奧軍之行列來攻並不畏懼仍急速放槍

論布國於交鋒時明悉放槍之事未嘗臨陣者不可以爲布兵事事合理也有時游兵已足用後面列陣線內之兵向前作游兵此事屢次有之不合於章程然大概按照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所定之章程辦理雖有時急欲進攻全作游兵一千八百七十年布國攻法國時此事甚多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兵以擠緊之行列前往而其前面之游兵不多奧國用此種攻法布國游兵處列陣之兵同時放槍擊奧兵擠緊之行列大有害於進攻之兵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各國俱不願用擠緊之行列想以後更不能行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一隊作一行列之法非惟在敗走之時有不便即在得勝之時亦不便因事屬瑣碎統帶之官呼應不靈後改此法即改前陣內一隊或半營作一行列各行列自主辦事後陣內一營在一處辦事即免其難處

步兵攻守當堡之物 布兵大概之意欲攻敵兵之旁攻當堡之物亦用此法凡攻此種地方即先派游兵至堡前二百步相距處列游兵陣線令守堡之兵對敵後布兵之行列繞攻其旁行列未動身時其官出令即速在某處聚會不作別事而攻守堡之兵大半聚於一處故布人名此攻法謂之禮拜堂戰法布國兵部雖未定此攻法之章程而布與交戰之事內此種攻法幾處處有之凡守鎮市等處之兵大半無有防護之物布國用後開門槍之擊法擊敗此種守兵守兵大半已立不住則房屋內之守兵亦立不定

奧國守當堡用之鎮市其守法不善鎮市內敵兵定過之路應以房屋內之守兵在遠處擊之再鎮市內之守兵應可聚集作行列用攻法擊進攻之軍與房屋內之守兵協辦

鎮市之界上奧國守兵太少故進攻之軍易破其界其中

接應之守兵離界上之兵太遠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已有此弊近時尚不能改此弊最顯之處在克尼克來次日之戰事此處接應之兵非惟有大遠之弊尚有不能合力之弊

此次奧國之兵常有在樹林中交鋒之事如在馬司落尾脫濊立姆斯加力次近處野雞林不羅沒惱威息可等處馬司落尾脫處樹林內戰事時候甚長凡軍在樹林內用攻法打仗能久而不退為兵精之一據布兵在樹林內所用之法各向林之中心前往樹林邊處用守法之奧軍已敗即依布國兵法立即追逐守兵而至樹林內既至林內布兵用攻法者俱協力辦事如有迷路之兵本軍之兵即與之協辦不問其是否為一營

查樹林內用後開門槍不及樹林外之妙然他種法之槍在樹林內亦屬不妙然後開門槍裝彈藥甚速究尚有用在馬司落尾脫樹林內布國兵見用擊法無益故用槍頭觸奧人奧人在此處並他處樹林內每有布兵協辦之理總論布國步兵 布國之游兵有武官帶領其官知借地勢之事又知何時應放槍何時不應放槍至於列陣成行伍用攻法亦不失其時如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國攻奧國之事較之則查法布兩國之兵有成事之志然法國

之兵有以兵爲業之意。想得軍功以升遷。布國之兵有晉爲之意。願與國家効力。法國之兵武藝嫺熟。久歷戎行。布國之兵俱能讀書寫字。無論才學高下。俱欲爲兵。其中頗通兵法者。與將帥等。且兩國內之兵。俱有繼前人功業之意。此等志願。幾可當一半操練之用。查布法兩國之官。大不相同。惟有一事爲同者。兩國之官。俱欲得武功。法國之官有列陣之見識。布國之官惟有武學而已。此武官不同之故。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即顯明之。論兩國軍之攻法。無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法人。並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布人。俱用攻敵陣端之法。兩國移兵之法。亦復如是。布軍攻不威迷亞之時。其軍三面包不威迷亞內之奧軍。法軍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西六月初。繞奧軍之右旁。則爲包一翼之法。在曼脫別羅馬經脫兩處。即專攻敵兵之一翼。與斯加力次吉欽不羅沒惱三處相同。論布法兩次用行伍之攻法。布與法無異。即急速前往。有大重積破敵之陣線。又未作行伍之前。用游兵擊亂敵兵之陣線。布人用小行列。每一小行列派若干人爲游兵。其數不多。官易管理。法國最小之行列爲一營。其中派出若干爲游兵。人數太多。官難管理。又如以全行列改爲游兵。布國之小行列爲一隊。已難管理。何況法國之大行列爲

一營乎。

如此兩年之戰事。與昔年法國大亂時之戰事比較之。則近今兩年之戰事。多用游兵。又此兩年。法布兩國步兵俱擊敗奧國步兵。其故因用游兵之法。勝於奧人。

二論馬兵

奧國與布國臨交戰時。兩國馬軍俱爲大叢。或爲一分軍。或爲一軍體。此事武官俱以爲有理。因拿破侖之末年。馬兵無甚大用。處因太分散。而非大叢也。兩國之武官以爲。此次馬兵用大叢。必成大事。與拿破侖所用大馬軍無異。惜乎爲此言者。忘卻拿破侖大馬軍。敗仗多於勝仗。且拿破侖之得勝仗。尙有別故。與大馬軍無關。拿破侖末年。布國之馬軍。不用大叢。祇隨步兵之分軍。此種小叢馬兵。亦能辦大事。即如一千八百十三年西十月十六日。布國馬兵第三鎮。在沒克恩甫合用。而以攻法定勝仗。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馬兵更不便。因步兵俱用後開門槍。急速開放。然他人於此事之前。必云馬兵可作大事。因步兵以小隊作行列。馬兵之重積。可衝壞步兵之小隊。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兩軍俱無有大叢馬兵。辦法。而克尼克來。次有奧國馬兵兩分軍。攻布國分鎮。而來之馬兵。因此處奧軍已敗。而布國馬兵追趕在後。奧國

馬軍來攻欲阻截其追逐也若以馬兵小叢攻步兵兩軍  
 屢次有之奧國所派小叢馬兵攻布國之步兵未有一次  
 成事者可知步兵以一隊作小行伍已可阻禦馬兵之重  
 積在吉欽羅斯白力次兩處布國游兵見奧國之馬兵來  
 攻不成方隊惟擠密其長列已可抵禦馬兵如此一隊作  
 擠密之線能放之槍甚多如一營作方隊能放之槍數不  
 及擠密長列所放之槍數長列內所放之槍成十字相交  
 之線大有害於馬兵本隊左右之隊亦照此式放槍而與  
 受攻之隊協辦因此用攻法之馬兵與布國步兵相距二  
 百五十步至三百步知不能成事而退故可知步兵急速  
 放槍之能力勝於馬兵之重積但布軍之馬兵攻奧國之  
 步兵若其步兵本已散亂則馬兵之攻法屢次成事如在  
 那黑德克尼克來次第十拖皮翹三處俱成布國馬兵不  
 成事之處亦不少即如在克尼克來次有海尼與所帶之  
 馬兵未成由此可知用前裝藥之槍未能一定當住馬兵  
 近今各國步兵漸用後開門槍故馬兵之力較之昔時所  
 差甚多布國步兵用後開門槍操練極熟無論何國馬兵  
 俱不能破其陣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浪恩薩爾察布國  
 步兵已困乏哈諾威之馬兵人勇而馬良不能破布國將  
 亂之方隊故可知能用後開門槍之步兵必能當住馬兵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馬兵屢次破法國步兵之陣線此  
 事並非與上理不合因法軍用後開門之槍尚未操熟故  
 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馬兵相攻之事較之馬兵攻步兵之  
 事更多然觀兩國所用之馬兵以人數而論其所辦之事  
 不足與別種兵相比願兩軍之馬兵俱有膽略凡有相攻  
 之事兩不相避而必交鋒如有人已見一次則知兩軍之  
 馬兵膽大而交鋒得勝之後無有大益因行列不整而傷  
 亡者多不能追趕在後也除克尼克來次之外馬兵大叢  
 交鋒只有兩次一為威息可一為拖皮翹其餘馬兵交鋒  
 之事最多至三四隊在克尼克來次奧國馬兵兩分軍布  
 國馬兵八鎮其交鋒之事不在同處內又交鋒之後奧國  
 馬兵退回布國馬兵不能追趕由此可見馬兵之交鋒雖  
 勝無益

論馬兵所辦之事除前面偵探與護衛及前鋒內辦事外  
 別無他事在奧國有馬兵兩分軍一阿爾彩姆帶之一和  
 爾司但帶之此兩分軍在軍首之處其餘馬兵到克尼克  
 來次戰事已畢未見敵兵且軍首處之馬兵兩分軍祇見  
 敵兵之來攻未能阻禦惟在那黑德和爾司但所帶之分  
 軍若干隊尚能辦事布國之馬兵其大軍並哈而脫曼所

帶之一分軍待至克尼克來次之戰事未攻敵兵哈而脫曼之分軍在後未辦事大軍之馬兵祇有若干鎮辦事克尼克來次所有之馬兵未辦事者共有十八鎮可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相同馬兵人數雖多而辦事甚少在克尼克來次西七月初三日晚間據奧人言阿爾彩姆能辦事攔住布軍右翼攻奧國退兵之事故以為此分軍辦事有力然有多礙與馬兵協辦奧人不可忘之且布軍右翼追趕退兵之事人數不多

除後開門槍有害於馬兵外所用之開花彈大有害於馬兵亂其陣線較之步兵更甚且此馬兵在陣線後更遠處躲避開花彈不能得好機會而用攻法即知有機會因路遠不及而事機已失克尼克來次交鋒於初三日晚間奧兵已敗而退回布國馬兵追趕在後奧軍以礮擊退之初四初五兩日派哈而脫曼之馬兵追逐奧軍此兩日內屢次有奧布之馬兵交鋒

在拖皮翹之布國馬兵一分軍協辦事而得勝大為有益不論步兵與礮兵俱擊破之然此處非兩大軍列陣交鋒之所祇為前鋒相敵之處可見馬兵之辦事不在大軍之內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馬兵不至敵軍之旁與背其

故或因馬兵不盡其力又有因地勢之故不能用馬兵凡在敵國內用兵令馬兵至敵軍之旁與背非易事也小隊步兵借地勢之便利亦可阻禦馬軍如馬兵眾多徐徐打敗步兵則敵軍已改易其旁與背事機已失即如西六月二十八日有海尼興所帶馬兵一鎮不能破吉欽因其內有獵兵一隊也

由此可見布奧兩國講求用馬兵不甚能辦事即能辦事亦與人數不符若云定勝敗布國馬兵隨從步兵分軍者尚能協辦所以從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見識以後不必用獨立馬軍或馬分軍因無論兩大軍列陣交鋒之處或自主攻敵軍旁背之事俱不能為之昔時塞德力次取登兩將軍所帶之馬兵能辦大事尚堪記憶近時仍欲拘守成見以馬兵辦大事猶夫生死而肉白骨也其然豈其然乎

三論礮兵

相敵之軍俱有來復礮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第一次有之若論後開門槍布有而奧無見識未全論及來復礮則兩國俱用見識可全奧國之來復礮前裝藥布國之來復礮後裝藥此事所差無多或言布國後裝藥之礮準於奧國前裝藥之礮而奧國全用來復礮布國尚有舊式之礮有

此故可算相平。奧國之礮在交鋒之始，已有多尊。大約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戰事所得之見識而用之。奧國大旨用守法，故能猝辦多礮，或用攻法之時，如在那黑德脫，脫那地勢甚便，故易用多礮。布國前鋒內所用之礮不多，其一切之礮俱在前鋒後軍體內。後時方至，由此見識而知前鋒內應有多礮，不必慮前鋒之礮太多，或前鋒失利而礮為敵人所得，蓋失去礮位，乃步兵失其所守，非礮兵之恥。如在前鋒內用礮更多，則敵兵之陣線更遠，用礮愈少，則敵兵之陣線更近。如欲評論布國之礮，並非礮兵之不靈動，所未嫻熟者，礮兵與他種兵協辦之事也。

兩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之礮甚多，接應之礮其來甚速。惟奧國用攻法之步兵於協辦之理未合。布國亦有此弊，即如在克尼克來次布國有多礮在一處，而各行之礮官其自主辦事，頗能協力。

如將礮與步兵所辦之事比較之，即知來復礮在未交戰之前，人俱以為軍器中之最妙者。及戰方知來復礮不得大力，奧國祇有礮而無步兵協辦，即不能當布國攻法之步兵。此攻法之步兵，離奧軍之礮尚遠，傷亡者雖多，其礮已不能抵禦。布國步兵漸近，後門槍彈能及之，其礮即立不住。由此可見有後開門槍礮力，即減又近時之來復

礮所用洋鐵管彈，無有昔時之猛利，如可想得更妙於洋鐵管彈之法，總不及一線游兵，急速放後開門槍，打仗時得此見識，尚有多人講武事者，以為相離不遠，礮能當住步兵，此等人可謂不能自用其見識。即如有一等人，仍欲用大叢馬兵辦事，無異余以為礮與步兵相距已近，總立不住。此理後當詳論之。茲論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所得用礮之見識，有三開列於左。

- 一、相距已近，步兵與礮相較，礮之能力不及前時，若相距遠，因來復礮更遠，更準，故比前時更能得力。
- 二、現需許多礮聚在一處，意可在遠處攔阻敵兵之陣線，其遠約二千步，可見用礮之法與用馬兵之法相反。
- 三、前鋒必須多備礮，而接應之多礮，必在前鋒後軍首之處，如此便於即用之。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歐洲各國修改軍法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與德意志列國交戰之後歐洲各國即設法照布國章程修改軍法即以人人當兵為新法之根基如此即得多兵而打仗之時可補其缺又須選聰明而棄愚笨他國亦選聰穎子弟操習兵法無事則歸有事則出又依布國之法改用後開門槍並改其操法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法國已改從布國之法此事在一百年內已為第二次第一次後數十年有法國之大亂拿破侖第一初立人人當兵之章程又立游兵之法並行伍之攻法此三法布國效法國之法而重修之近今法國學布國重修之法從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七十年各國俱試用布國之法惟法國之試用更能盡力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得勝之基大半在後開門槍惟用此槍尚有一種操法布國能用之他國亦欲得之然布奧交戰時惟布國有後開門槍奧國無之若兩軍俱有後開門槍其事如何辦法人俱不敢言即言之未必能合理因未有見識也所以各國修改軍法其事甚遲余論修改

之法如左。

兩軍相敵俱用後開門槍 新式之洋槍即後開門者必應有兩種便利之處一拋物線應近於平應能及遠又彈不可過重二裝藥彈應速

法國軍內不多時全用後開門槍即用蔡氏頗所造之槍有以上所言之益尚有數不便之事一後開門之法不緊密附麗之零件易壞又火藥氣到零件內成渣滓則不靈活然蔡氏頗槍勝於布國之針槍而其所差之數小於後開門與前裝藥之差數

定以後兩軍俱用後開門槍之戰法定知兩面所放之槍更急槍彈所成之微驗更大故須觀應用何法而得最大之益慮今時之擊法有三 一游兵之擊法 二擠緊兵之急擊法 三同刻按號令之擊法

游兵之擊法初用前裝藥來復槍時其擊法已比昔日舊槍更為緊要故游兵定不減少尚應加之其故現在敵兵亦用後開門槍我欲免敵兵兇猛擊法害我擠近之兵我之游兵加多意可令游兵自能獨立交鋒待一機會後面陣線內擠近之兵可上攻又現在用後開門槍更應借地勢以護身因游兵多用此法故以後必多用游兵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布國定章用游兵不可過定額敵國



用前裝藥之槍。此章程尚屬有理。因布國用後開門槍之游兵其擊法已勝於用前裝藥槍之兵。今則兩軍俱用後開門槍。擊法相平。故須急添游兵。令我之擊法勝於敵人之擊法。不然敵兵用此法。則我軍失利。若多用游兵。非惟可擊敵之游兵。尚可擊敵人陣線內接近之兵。因游兵借地勢護身。可近於敵兵。如此游兵多。而我軍行伍之攻法較便。若我軍用守法。欲定準擊行伍攻法之兵。或游兵。則我之游兵更不可少。上言之理。著名武學家與余同意。游兵既多。當用何法管此散漫無紀之兵。余意如左。

我國之兵。詳細操練游兵之戰法。除此之外。更須操練各游兵在一處辦事。意可在交戰時。聽武官之號令。操練此事最為緊要。此因散開之游兵。應學照方向前行。不可紛亂。如用游兵多。而棄去原定之方向。漸相近。則入擠於一處。不易管理。漸相離。則有空處。故須預定前往之向。照此行動。而後面陣線內之兵。跟其本隊前面之游兵。此種操練最為緊要。

若前面之游兵。改其前往之向。即常有後面陣線內擠緊之兵。相合或相離之難處。布國講究操練游兵之事甚精。願常有游兵之陣線不整齊。將來更須加多游兵。則其陣線更不整齊。余欲免此弊。則當用之法。每營前面之游兵。

內令一叢游兵。定準前往之方向。叢內立一紅旗。凡前往時。則豎其旗。後面陣線內之兵。隨之而行。停止。則將旗放下。余意用此旗。定大概前往之向。並非一定不移。無稍差也。布軍前面每叢游兵。已有一管理之官。此叢從隊中分出其人。數不過多。如再加以紅旗為號。即可辦之事。祇恐管理該叢之官。或傷或亡。須早備一人以代之。或言前面游兵之後。若干遠。加小叢游兵。則為多事而無益。管叢之官。尚有自主之權。惟前行之方向。係將軍定之。

現須多用游兵。須少用大行列之法。惟借地勢而用守法之時。尚可用之。且一營作一行列。借地勢以避敵。此種地形。不多有之。故跟在游兵後之行列。宜小。可借地勢以護身。此小行列。易於擠緊。作行列。易於分開。接應游兵。協辦攻法。此即前陣後陣。已至敵兵。能擊到處。亦宜作小行伍。不可以一營作一行伍。又小行伍。易於張陣。可多放槍。又易改其陣面。意可向某處急速放槍。此事無論攻守俱便。設為大行列。張陣之線長。張陣之費。時見人。至陣面之向。亦不易。故一隊作行伍。此事易為。一營作行伍。則不能也。

此語觀以後一千八百七十年之事。即知其無差。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之小行伍。勝於與國之大行伍。此可為以後之定理。小行列。可定準而急速放槍。或依令而同時定準放槍。大行列。則小

能爲此事。

比較攻守之法。布奧交戰時，奧軍用攻法，未成傷亡者多，故人俱言遇後開門槍之敵兵，宜用守法。如欲用攻法，必先將敵兵陣線擊亂，令其立不住，見我將用攻法，則已逃避，若不能擊亂敵兵陣線，則必移兵，繞陣端逼敵兵，離其列陣處，然余意與國所用攻法，不爲善法，又與國非惟無後開門槍，尙用次等前裝藥之槍，又作此論者，俱看後開門槍爲新奇之事，而忘卻與國行伍借地勢用攻法，屢有得勝之事，又已重視守法，卽更輕視攻法，此等人之意，移兵用攻法，列陣用守法，逼敵兵來攻，而我得便宜，此事前亦有之，然交戰之學問內，不能以此爲準，凡移兵用攻法，則列陣亦漸用攻法，不然，則如束縛其全軍，如果有此理，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定用之，如我軍借地勢以避敵人之彈，而以槍擊其陣線，令亂使敵人走散，卽棄鼓舞兵心之妙處，如用移兵之法，或繞陣端，令敵兵離其列陣處，此事我兵不多，尙可爲之，如兵多，則無此地勢，可避游兵，緩緩前往，人散者尙難得護身之地勢，何況多兵而至敵之陣端乎？又繞敵軍之旁，意欲逼其離列陣處，或繞至其陣背，令其後路有危險，此各事無甚大用，因不能定勝敗也，以後戰事，總須交鋒，而一用攻法，一用守法，用攻

法者，雖有後開門槍，而守軍能借地勢以護身，急速放槍，令攻軍傷亡者多，攻軍行動時，不能放槍，此爲攻軍之難處，然事雖如此，總須鼓舞我兵，用攻法，布王非哩特之時，用攻法，令我軍得勝，以後戰事，亦用攻法，得勝，不論有無後開門槍與來復礮，俱必如此。

前已言有人視守法過重，故余必查考用守法之軍，有新式火器，其利便較之昔時所用舊式火器多寡如何，其論如左。

守軍總以擊法爲要，若能多放彈，而彈之拋物線近於平準頭無差，則守法較之昔時更能，第攻法之軍，初亦可用擊法，若敵人派兵，接應游兵，或游兵後之陣線，至我槍彈能及之處，卽可擊之，則攻軍之益處，與守軍等，又我進攻之兵，漸近敵兵之陣線，而無地勢護身，俱可伏地並用擊法，如此則攻兵之益處，又與守兵等，此伏地之法，因有多兵放槍，尙比守兵更便宜。

上言人以守法爲重，後又有相反之人，以攻法爲重，而視守法爲輕，此亦不合於理，因守軍定在一處，而攻軍必行動，守兵大約能知攻兵相距若干，可改準望牌放槍而行，動之攻兵，惟可略知而已，守法之軍，總比前時用舊式之槍爲便，而攻法之軍，宜修改攻法，則能相平，攻法內有一



# 臨陣管見

## 卷一

一一

事爲要，即依著名武學家卜蘭特云：凡軍中所用攻法，即減少兵丁傷亡之法，此意應令兵丁明悉，不可棄之。

論攻守兩事，應用何法爲善？自後有交戰之事，必游兵多而行伍小。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年德法之戰，即照此法。攻法中分三箇緊要之法：一、攻法之軍面平行，而攻守法之軍面，二、破敵軍

之陣線，三、包陣端之法。若攻軍之兵多，即可用第一法。若兵不多，即不可用第一法。因我陣線一切之兵同時交鋒，

此事與近時之陣法不合。至於第二法，攻破敵軍之陣線，即爲拿破倫第一常用之法。然今用來復礮，更能及遠，而

後開門之來復槍，較前更準更遠更多。守軍必先張陣於此，欲破陣線之行伍，大爲不便。又所用之小行伍，易以守

法，改爲攻法，而包攻軍之行伍亦屬不便。左右與前俱有槍彈，急速來攻，論及第三法，包陣端爲守軍不便之事。昔

時已有此見識，然用此法須度量時候，不可太早，亦不可太遲。欲辦包法，須不令敵人早知攻陣端，此理武人俱知

之，不必贅言。惟有數事，尚須論之如左。

用守法之軍，必欲護其軍之陣端，而派多人往陣端之處。然初交鋒時，不能作此事。恐陣線中處太單薄，須待陣線

已列陣而已交鋒若干時之後，再可派人接應陣端。惟初派至陣端之兵，未必定得極好之地勢，可以護身。故守軍

陣端人雖多，未必定有地勢護身之益。此時攻敵兵陣端之處，於攻法爲便，然不可呆辦此事。因呆辦則敵人必早知而防之。用攻法之將，須觀此處一切情形而辦事。大約以後尚須用第二法，破敵之陣線。惟當其時，派若干人以攻敵兵之陣端，守軍從陣線中間派兵至陣端，以防其事。後即在其陣線單薄處攻破之。

近有人言應用斜級陣，最便於攻法，不論人之多寡，俱可爲之。然斜級陣之名，著於布王菲哩特之時，而非哩特之

斜級陣，爲向敵陣端前往之法，非爲攻法。前往到某處，改爲接連之陣線。此接連之陣線，即攻敵兵之陣端。凡用斜

級陣，前往而後攻陣端之法，須操練極熟之軍，方可辦事。又必須平地無攔阻之物，而用守法之軍，呆立不動者，方

可用之。近今之戰事，俱借地勢爲要，難得用此法。因其列陣成線之形，不可棄去斜對陣端之法。若借地勢，常亂其

形。一千八百七十年用斜級陣，不依菲哩特之法。有時爲地勢之故，斜級陣之一級，先到守兵處，後來之級

不及接應，而前級後級之攻法，分散不成。立斜級陣而用攻法，如爲一大軍，不爲善法。然斜級之意，亦不可去之。斜

級有二式：一爲偏斜級，一爲正斜級。偏斜級有時行動自如，然而成。如在斯加力次布國第十分軍之式，偏斜級之說

查公册 10 B

爲後陣或第二陣向旁而隨前陣或第一陣其意攻敵之陣端或防敵攻我之陣端交戰時一隊或一營或一羣或數羣成偏斜級爲常有之事然不可謂大軍列陣之法正斜級之說卽爲前面之兵與後略在旁之兵同一方向前往向打仗之處前往之大軍分爲此種級數取其便耳若用以進攻而交鋒不甚有之講究斜級陣爲攻法之人祇取偏斜級而不用正斜級

用攻法之軍必以速行爲要因從本處前往守軍之處時愈長則傷亡之人愈多故攻兵須急速前往若攻兵已倦或爲下隲或爲種植之地等處須以急速小步前往故以後操練須習急步或急速小步因此故兵身宜輕攜物宜少然如此輕身而無礙於急步者不甚有之故交鋒之前除槍與藥彈之外俱不能攜帶此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之事大約俱用此法

攻軍之前鋒到敵兵列陣之所則隨前鋒之各礮卽宜開放前鋒步兵各隊作一行伍而取守軍列陣線前面當堡用之物卽屯兵於堡內此事已成不必再與敵軍步兵交鋒可待後面之軍體接上當軍體上時前鋒之官俱詳細偵探敵兵之陣線又陣線前面之地勢陣端保護之物敵兵之人數馬兵步兵礮兵之多寡均須探得其大略近時

戰事中之攻法比昔時更須謹慎故窺探之事分外宜詳攻軍之將帥宜知攻敵軍之某處因攻法若不成卽有後開門槍與來復礮傷亡之人更多前鋒後軍體之首尾前行必須借地勢而列陣以免來復礮之擊又必須在後開門槍彈不及處而列陣線當軍體列陣時攻軍之礮漸加多更加多礮擊守法之軍近今所用之攻法爲地勢之故難用攻陣端之法必用攻陣面之法論及馬兵列於兩翼之後又有若干馬兵列於後陣中間之後

步兵之前陣依隊作行伍將帥已知守法之敵兵所占之地人數不少卽每營內分派兩隊爲游兵卽一半人爲游兵已定游兵之後其人卽急速前往離敵兵三百步或二百五十步之處此前往時不必放槍旣到彼處卽借地勢以護身若無地勢可借卽伏於地面管隊之官或分隊之官已知離敵若干遠卽令其游兵定望牌而擊某處如此定安之後游兵卽待官之吹號而放槍

或言游兵宜在更遠處放槍以攻守軍余以爲不然如上所言之遠守軍借地勢護身已難命中況遠至六百步至七百步乎且放槍而不傷人非惟無益於我而且有礙於我因能令敵輕我也又游兵之人多如從遠處前往則停止之處太多亦爲不便不如從近處徑往敵兵陣線處爲

妙且用攻法之時其擊法宜猝攻而有多彈擊敵兵陣線之一處若散而遲緩則為無益又如從遠處放槍空費藥彈而交鋒時難補其所缺者凡用攻法之軍必須急速定勝敗不可遲緩

游兵安排已定即須常放槍而定準頭若無號令不必急速放槍又須預為教習見敵兵陣線內有接應之兵至其游兵之所即用槍擊其接應之兵而本軍陣線內之兵至游兵處須想法滅其傷亡之弊凡無地勢可避之處須急速前行至游兵背後約一百五十步之處列陣若該處有地勢可護身即借之若無地勢即伏於地此伏地之事上已言為攻軍之便宜處惟伏地之時宜照號令不能任意故須在無事時操習伏地之事

列陣線之兵已迫於本陣之游兵則游兵內便借地勢者宜更近於敵兵而當行動時有伏地之游兵用槍擊敵之攻我行動之游兵者已前往而更近者分外放槍以擊敵兵

此漸近之法布軍內認真操習然不可謂操熟之後近於敵兵則傷亡之人可少設傷亡之人過多則不必為如管游兵一叢之官知傷亡之人已多不能辦事亦不必為或前往無益處亦不必為因傷亡之人已多而立不住恐敵

兵衝出改守為攻若為地勢不便游兵不能分叢更近於敵兵而免其傷亡太多之弊則不必勉強為之且守法之軍大約特用此種地勢令我游兵不能近有此情形即須放多槍擊亂敵兵陣線之一處而急速攻之設可借地勢則以陣線內之兵接上而改為游兵急速放槍更妙惟前陣兩端之後在陣線後旁二百五十步之處應各有兩隊不改為游兵意欲成斜級陣而護游兵之陣端並非定用處陣線內人數多少而定

前陣已近於游兵或全改為游兵則後陣離游兵三百步之遠即離守軍之游兵約六百步之遠其行列用半營為之如本以一營為行列則在前陣初放槍時即改半營為一行列更早亦可又後陣必在陣端之處各派半營在前陣之後作斜級陣護前陣之兩端余意在陣端之處作兩游兵陣端之後作斜級陣其二為後陣在前陣陣端之後作斜級陣人言余意不應用斜級然此斜級祇為護陣端而設非為攻法而用也

用攻法之將軍未用攻法時必須詳知敵兵之陣線應在某處用攻法此須決定不可游移未用攻法時必須假作欲攻敵兵之陣端敵兵已移兵護其陣端則陣線自然單薄攻時已到其行列向敵攻陣線之一處若在圓界之兩處而行至圓心

若攻時之前我兵已到與敵兵相距約一百五十步之處則我用攻法之兵即可急速前往敵兵處倘不能如是之近而有二百五十步或三百步之遠又無地勢可借則初起之行路爲次等之速後改爲急速因以急速行三百步則兵力已失當行走時欲免敵兵有擊法之妙處而我不能放槍應用行動游兵之擊法此事宜於無事時操習用此法恐無甚大害於敵之游兵而能害敵之陣線可攔阻其放槍擊我攻法之行列辦此事時必須在本軍游兵後一百五十步遠之處

攻法之行列到離敵兵一百五十步遠之處即急速前行而平時須詳加操練吹喇叭急速行走之令忽然不放槍當前行時不可離向中心之方向惟護陣端之斜級陣祇向前往以免守軍兩翼向內輪動輪動者一端定而不而後若時長表之兩針包攻軍之患此事布人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次用之大有善於攻法之奧軍到敵兵陣線時則用槍頭觸人此事有一理須教習兵下凡用攻法之兵攻有後開門槍之守兵攻法不成而退者退即必亡不知有進無退爲善也

攻法俱向中心其重積必大而隊官須謹慎以免本隊與他隊有礙此種攻法則上所言引路之紅旗大有用處

凡如此前往攻敵之陣線則我游兵在行伍之前已近敵兵則可從前面走開而至行伍分隔之間若敵陣線內之兵成行伍而以守法改爲攻法則我之游兵用盡放槍之力擊敵之行伍敵兵既如此辦法我兵之行列改爲守法急速放槍擊敵之行伍近時戰事攻法忽改爲守法守法忽改爲攻法爲常有之事昔時不多有之故行列應能速改張陣而放槍而張陣應能速改爲行伍而放槍

若我之攻法已成而敵兵已走則前陣當在敵兵原列陣之處不可過於前往祇須急速放槍擊敵兵令其傷亡者多然敵兵亦知退即必亡因此未必肯退而立定大約俱用槍頭彼此相觸此爲昔時所未有者可謂近時之新情形攻法之兵未必盡在相觸之內其餘宜伏地急速放槍以擊退回之兵此所言者即游兵並前陣

當是時後陣之行伍亦上依余意敵兵所放之槍大約擊游兵與前陣故後陣內傷亡者必少後陣之面或更大可再攻前陣已破之處或向左右行意可攻敵兵之陣端或翼此事須察地勢並情形而定守法之敵軍不論前陣敗之或後陣敗之其追逐之事須後陣主之若觀敵軍實已立不住則用本分軍相隨之馬兵追之此事觀後卷若攻法之軍有接應之軍此軍應用於何處其章程難定

前時所定之法不甚相遠惟因現用來復礮其彈更遠故須離後陣更遠以免來復礮之彈前陣並後陣已到敵兵列陣處而破之則接應之兵宜速上到其放槍能及破敵之處意可攔阻敵人接應之軍攻我已得勝之兵論夫受敵礮之害行動之時我兵須向旁行如此則免其害立定之時常須改其立定處此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人常為之頗有益處

論攻敵礮之時我兵從六七百步之遠擊之已能壞其礮如可擊礮行之陣端更妙初用法時即擊礮上之兵或拉礮之馬已如此即不其礮而擊護礮之步兵此事布人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頗得見識取奧軍之礮甚多且此事以後大約仍照六十六年之辦法無有更變以後若有更好之洋鐵管彈或子母彈或須改攻礮之法上論近時兩相敵之軍俱有後開門槍係攻軍之法其守軍之法論之如左

論地之形勢尚未更改此為天生者然用地勢須想陣線前面無遮掩之處比前時更遠因彈力更大也此事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已立章程守法之軍最便於列陣者即不甚陡之高山或高平地內有凹處亦妙因守軍內可避其列陣線之步兵在克尼克來次之戰事奧國中軍

列陣處有此情形

任為一種地勢守軍必須以大半之礮移至陣線內不可在後面當接應之用意可從遠處擊進攻之敵兵在其礮之前面地勢合式即派游兵並步兵之隊所作行伍至礮之前面專為護礮之用

步兵之前陣半為游兵半為以隊作行伍守其應守之處後陣以半營為行伍離前陣後面二百五十步至三百步前陣之隊行伍必近於游兵意欲在敵用攻法時接應游兵即全改為游兵

在地勢不能護身之處即早作濠溝護游兵之身其濠溝可用淺者因兵伏地放後開門槍不必用深濠溝以護身也

跟從分軍或羣之馬兵立於後陣之後三百步之處意可便於出攻敵之用攻而未成之兵

論夫接應之兵若在離敵之礮二千步以內則不可常立於敵兵能見之處

若無天成之好地勢護本軍之陣端則必須在前陣後陣之端派兵列斜級陣而護其陣端

用守法之將軍列陣於某處而守之不可過早必須派馬兵並派總理列陣之官此處最有隨從馬兵細探敵兵前往

之情形而揣度其主意欲行某路欲往某處然後列陣守之

論夫游兵並步兵放槍之擊法須待號令與攻軍之理無異設見用攻法之敵兵忽在相近處即不必待令可急速放槍若敵兵從遠處放槍在三百步之外者即不必還擊因守法之兵所借之地勢護身必不便於用攻法者所以從遠於三百步之處擊我未必有傷於我設見攻軍陣線之行伍雖遠於三百步即令極好鎗手擊其行伍但必知相距若干爲要而管游兵之官必須謹防游兵各人俱放槍

用後開門槍之意並非欲放之久而令交鋒之兩軍用盡其力惟取其可以急速忽放多槍擊亂敵兵之陣線而以守法改爲攻法明此理者可勝遠處多放槍之敵兵上言攻法之兵須從近處放槍此辦法於防守之軍更爲緊要除有別種要事外必照此法而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敵布國之軍雖無後開門槍亦可知此理因布國用守法之時從近處擊用攻法之奧人必打亂其行列而奧兵傷亡者多又前不用來復槍時若不從遠處放而從七十步或一百步遠之處擊攻法之行列即有大害於攻法之兵近時用來復槍即可在二百步或二百五十步之遠成

前時七十步或一百步遠之事若後開門之來復槍更有此益處然所用後開門之來復槍雖在三百步之外尙有近於平之拋物線亦不必更遠而放之故必須教習兵丁不可遠放槍大約近者必可中遠者未必能中不必想從遠處放槍以傷敵兵若游兵並前陣內接應之兵忽然放槍而猝然傷亡敵兵甚多即搖動其攻法而此事必從近處辨之愈近則益處愈大若準頭定之低即祇有左右之差而無上下之差用擊法時必以此理爲準如是之近可不改其望牌若從遠處放槍而不能當住敵兵則須屢次改其望牌亦爲費事而交鋒時恐兵丁忘卻改望牌敵兵已近而尙未改其原定之望牌則彈從其頭上飛過敵愈近則其彈愈不準

從近處急速放槍忽然傷亡攻法之敵兵即令其畏懼此事比傷亡多而從緩者更妙

若攻法之游兵照上言之法辦事而離守兵三百步遠之處則守兵見攻兵如是相距必須放槍意欲於游兵未放槍時令傷亡者已不少用攻法之游兵放槍擊我我兵安心定準還擊之若心可不亂則守法之軍必得大益

管游兵之官常須理會兩陣線中間之地敵兵攻法之陣線漸近我之游兵官見其漸上尙未借地勢以護身即令



游兵急速放槍攻陣線內之兵惟護守軍陣端處之兵初時不必放槍意欲待敵兵更近而後忽然加放多槍使其畏懼

攻法之兵已出大力用擊法則守軍前陣之兵更近於本軍之游兵或全入游兵陣線內改為游兵攻法之兵擊守軍某處最重者即知其大約在此處用攻法然須謹慎移兵不可太早恐其假也攻法之兵已急速攻守軍則守軍忽然急速放槍攻其行列而護陣端之兵速向前行從旁急速放槍攻其行列則令攻軍之難處更多如此急速放槍待攻軍之行列離我三十步則我兵衝出改守為攻如太早則失其擊法之益處若敵兵能破守軍之陣線則後陣半營作行列者即同刻依令放槍數次之後用行列之攻法以攻敵兵此事亦如從圍界而至圍心又須速辦以免攻兵之後陣上來接應此同刻放槍之行列前後有四人故後陣半營之行列已可早為列陣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後余觀守軍同刻依令放槍不甚能用之此理觀第七卷第九頁

若攻軍已立不住即急速放槍攻退回之兵而後陣以後之馬兵可馳逐而追趕之  
攻法不成而退回則為近時難辦之事向來布軍攻法不成而退回不準急速退兵近時須急速而行意欲行至三

百步之外以避敵軍之彈然急速退回須依令而辦不可自主故此事在閒暇時亦宜時常操習若游兵已到三百步遠之處即須伏地意可急速放槍以免敵兵之擊法重傷退回之行列

行列已退回令其急速再轉過頭仍用攻法向在列陣交鋒之理內言此不為妙法第一次守法能成大約第二次守法更能成更難敗之

上所論者攻法守法之要理茲再略言之如左

攻法之要者有五 一行列用小者而多用游兵 二前往宜快應急速行走 三要有多槍專擊敵兵陣線之某處 四須從圓周至中心即在欲攻之處聚會攻之 五

必須用斜級陣護其陣端

守法之要者有五 一前陣俱改游兵多放槍 二前陣

陣端之後用斜級陣護之 三後陣近於前陣 四用擊

法待敵兵極近以擊法改為攻法 五用張陣之法急速

放槍而不必成行列依令同刻放槍

攻守兩法公用之要理有二 一不可從遠處放槍必從

近處放槍 二以攻法改為守法或以守法改為攻法宜

急速而靈便

上所論步兵攻法守法余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商定後

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時大概照此辦事除上所  
言步數遠近外於他事雖又得一千八百七十年之見識  
俱以爲不差此步數之遠近因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布國  
尙用舊式後開門槍近時新式之槍雖更遠而更準尙不  
能違余所言之理卽宜相近而放槍

馬兵 前卷論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事已提及馬兵不  
必多贅馬兵列陣交鋒之法有二箇要理拿破侖時已得  
之近時非惟不可去此理尙須更依此理而辦事其一乘  
步兵陣線散亂之機會而用攻法其二馬兵與他種兵協  
辦

近今總須多增與分軍相隨之馬兵無論用攻法或守法  
在後陣以後數百步之遠列陣或數鎮在一處或數隊在  
一處馬兵所應攻者爲已擊亂之步兵此事有機會若不  
立即用之卽有變動近時之槍礮更能及遠馬兵必避後  
更遠故應早知用馬兵之機會否則馬兵從遠處而來機  
會已失因此必須令後陣以後之馬兵官派至步兵之陣  
線內意可得號令而用其力故步兵一羣之官手下有馬  
兵一鎮爲最善之法如此卽可得協辦之妙處

用馬兵者並非定欲攻敵兵亦可使馬兵假用攻法令敵  
兵駭更近而欲當之我步兵可乘此機會用擊法以攻擠

近之敵兵假如在那黑德布國馬兵第八鎮之辦法奧國  
步兵之行列從樹林中衝出到通橋以思達脫之大道若  
奧步兵於此時有後開門槍則布國馬兵不能打散其行  
列祇可令其暫時聚會而立定馬兵如此用攻法或真或  
假俱在陣端處攻之不然卽與我兵放槍有碍此事不必  
用大叢馬兵惟以分隊辦之已可然此種馬隊大半失去  
所得能償所失而有餘如此辦法用守法者更便因其擊  
法更能害攻法之兵

今時派馬礮隨馬兵協辦不能如前時之有益昔時用馬  
礮至近於敵步兵列陣之所已到該處卽放許多洋鐵管  
彈打散步兵之陣線已如此卽以馬兵攻之今時用此辦  
法則其礮放一二彈之後後步兵之槍已擊壞其礮故必須  
從遠處用開花彈擊亂敵人步兵之陣線陣線已擊亂馬  
兵從遠處急速進攻已亂之陣線

若敵人之馬兵欲攻我之步兵或移動似欲攻我之步兵  
則我以馬兵攻馬兵除此之外馬兵攻馬兵無用處前已  
言之

敵兵已敗之後而我以馬兵追趕此事甚難前已言之惟  
次日退回之兵在路上成首尾者則宜令馬兵用全力馳  
逐之若我之馬兵可令其護後之兵列陣相拒則耽誤其



退兵之事甚妙。又可在旁路中前行似欲攻其旁亦為妙。誤其退兵之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挑選良馬與膽大之兵辦此事頗為得力。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次派馬兵毀壞敵兵運糧之汽車路。辦此各事不可定用大叢馬兵。如到一敵兵防守之路。不論此處有四隊或十二隊馬兵。俱不能過去。到一能辦事之處。不必多人亦能辦之。故不必用大叢馬兵。如可操習馬兵。到辦事時可下馬辦事。此種兵頗緊要。應可用之。按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年之戰事。余改此主意。第七卷第二十二頁。如可用乘車之步兵。尚是更妙。然車非能常得者。又車有步兵乘之。首尾必長。若用騎馬之步兵。即每步兵一分軍。得如此騎馬步兵一隊。其槍用後開門之馬槍。而稍改變之。

前鋒前面一切偵探並護衛之事。尚照舊法為馬兵所辦之事。而更多用之。論此事者云。護衛之事。日間用馬兵。夜間用步兵。然余意如地勢與馬兵無有不便處。夜間用輕馬兵。辦此事之馬兵。應如何預備其軍火器。如何立卸裝馬鞍扣帶等器。此非余分內之事。須馬兵官自己料理之。用大叢馬兵。以破敵兵之陣線。近時之人不敢作此想。或言大叢馬兵。尚可用以假攻敵兵之旁。或背。惟不可用以破陣線。然用假攻之法。而敵人不多用步兵。亦可以當住。

大叢馬兵其餘之兵。尚是徐徐退回。以後馬兵必用小叢為便。

礮兵 近今所用之礮。比昔時之礮。更能力及遠。然擊一相近之處。不及昔時舊式之礮。由此可知用礮之法。須在相距遠處交戰。能擊若下遠方有益處。此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得其見識。而得此見識之礮官。俱言過於二千五百步之遠。無甚大益。故昔人言四千步至五千步之遠。陸路行動之礮。可得其力者。近時無人信之。擊如是之遠。不能定準。無論何種天氣。不能一定可恃。故以後預備攻法。或用守法。須從二千步至三千步之遠。起擊或攻或守之敵兵。

凡用攻之軍。必先用礮擊亂敵兵之陣線。預備進攻。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特後開門槍。而奧國無之。所以不待有礮。已擊亂敵兵陣線。近時各國俱有後開門槍。故必先預備擊亂敵兵陣線。近時用法。較從前為難。故預備攻法之事。俱不可棄之。其法內最緊要者。有多礮在遠近適中之處。開放不停。若用礮在各處分散擊之。即不惟不成大事。尚有害於己。因敵兵第一次交戰。尚有畏懼。見我之礮無大用。則不畏懼。設如礮彈多而密。如雨點。則敵兵之陣線。無可逃避。必亂無疑。故應於初交鋒時。即多用礮辦。

此事又防守之軍其前陣內已早有礮故我用攻法必得在前陣內早用礮以敵之。

布國在初交鋒時可用之礮必修改章程則在初交鋒可得多礮依余意前鋒內應多用礮此與前鋒人數多寡有相關假如前鋒之步兵爲一羣即相隨之礮十八尊尙不謂多而後面軍體內之礮應近於軍首則易上論前鋒所帶之礮三行或四行必在前鋒首營之後而軍體之礮應在軍首之內假如照此而行遇敵兵則前鋒之礮有數隊步兵護之按地勢情形列陣放礮以擊敵兵陣線之後礮不必多移動若在交鋒處便用馬兵即可派前鋒之馬兵護列陣之礮後已交鋒管礮之大員移動其礮不必分散宜一起進攻自須偵探在某處列礮爲便礮列陣線不可過長後依主將所定之意擊欲攻之處。

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之事德國之礮照此辦法即如在活爾脫師丹兩處的確如此又在克拉別而脫奴阿思肥爾並七十一年內屢次如此雖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各人論礮之意不同而布國管礮之大員自有主意不從他人之紛論故一千八百七十年大獲勝仗。

若用多礮忽然聚於一處擊敵兵之陣線此非易事若成此事即有大益此見識得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交戰

近時戰事內定勝敗者屬於步兵故攻軍之礮專擊其步兵不必擊其礮今步兵用後開門槍攻敵之礮礮即立不住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之事者即明此理以後兩軍俱用後開門槍此用礮之事亦不改變然事雖如此並非以後礮不能用攻法祇須在較遠處用攻法不可如舊法之在近處此遠處總在七百步之外從此七百餘步之遠應用洋鐵管彈或開花彈或子母彈此爲製造家之專門此書不必言之。

礮立不住之說亦不可拘泥假如敵人步兵已近於我亦不須將礮上扣加尾此事須依用礮之情形而定恐用守法時常有不可移開之事。

近時之礮有步兵擊壞之危險故應分外設法另派兵護其礮列陣交鋒內護礮之法無論步兵官馬兵官應詳細考究而操練之護礮之兵多用步兵而步兵多派之故因敵之步兵已到我之礮行內我之步兵尙可禦之馬兵則不能也所派護礮步兵臨交鋒時身上之重物宜去之以便易於隨礮而行。

用守法之軍所用之多礮大半在前陣內後面接應等礮無須加多守法之軍見攻軍初起開礮即用本軍之礮還擊其礮此事守軍爲之甚易早知各處相距若干易於定

準後見攻軍之步兵前進即以礮擊其步兵又守軍之礮  
早列於一處故護從之兵能多而左右陣端亦已妥當可  
從近處擊攻法之步兵雖有失礮之險尙須一路擊攻法  
之步兵設護礮之兵或相近陣線內之步兵尙未散亂則  
礮大約能立住而無失去之險

礮應如此立定昔時布將白立歌而巳言及之曾於一千  
八百十五年西七月初二日下一示云查西六月十六並  
十八兩日之戰事布國之數行礮未嘗盡力辦事因看錯  
三事一以爲敵兵之彈擊着我礮之彈即我亦應放礮中  
與不中不問 二以爲應多擊敵兵之礮 三以爲有失  
礮之險即應躲避因此看錯之事失去礮之妙用甚多爲  
此訓戒之事亦有三 一六磅彈子之礮不可離敵兵一  
千步之遠初起放礮十二磅彈子之礮不可離敵兵二千  
一百步之遠初起放礮 二礮應多擊敵兵之行列除我  
欲攻敵兵陣線某處之外不可擊敵人之礮若我所攻之  
處敵人有礮護之即必以礮擊其礮 三凡礮行見敵之  
步兵來攻在一百五十步之外上扣加尾退回即須查其  
故而罰之若敵兵有好槍手游兵已近而我此處無有護  
礮之兵雖在一百五十步之外亦可退回若一行礮之辭  
事好雖以後失去尙算有功若退回太早雖免失礮之險

卽爲無用之兵 白立歌而之言今時尙可用之祇須改  
第一條內所言之步數改爲一千二百步至二千步第三  
條內有一百五十步之說改爲三百步

步兵用後開門槍則不能用大行列以成攻法如此則礮  
在三百步與七百步之間不能攻後開門槍之步兵惟可  
較近於敵馬兵處用洋鐵管彈擊其馬兵然近於馬兵即  
有步兵卽仍有上言之難處近時並以後之戰事各種兵  
必須協辦故馬兵必有步兵相助而礮安能如是之近乎  
借用地勢 自古至今地勢與戰事有關係前一百年列  
陣之法呆笨故地勢與勝敗之關係不及近時之大彼時  
取一樹林或取一村莊之事不甚理會故攻軍必用一平  
地或擇一無攔阻之處而守法之軍借地勢以護身令攻  
軍不便進攻而守軍另造土壘等物以護本軍之陣線一  
百餘年前法國之波考朝在西班牙欲立波考朝之人爲  
西班牙王所出之戰事俱造極長土城長數十里因此能  
散兵力不爲甚妙故在布王菲哩特時與奧法俄等國交  
戰改長土壘而造暫用之礮臺等以防備布王菲哩特靈  
便之攻法用攻法者亦借地勢意欲進獲本軍列陣之法  
或行動之法如前在胡摩馬克布之馬兵在小山背後前  
往或在來屯菲哩特之全軍在小山之背在右陣端而行

故前百餘年所用地勢相拒而不精因其重法吳備之故  
後在法國大亂時修改交戰之法實為更善依此法亦多  
用地勢軍法愈修則地勢借之愈多因軍火器漸精兵之  
操練漸熟又用游兵之專亦借地勢近則用後開門槍分  
外要借地勢一面得急擊而進之益處一面避敵兵急擊  
而進之難處敵兵彈之拋物線愈近於平則我須用盡地  
勢之妙處以避其彈然用盡地勢之事應在無事時操練  
極熟否則難敵後開門槍之敵兵

借地勢之一事究屬若何即應能盡力放槍而從擊法可  
速改為衝法若不能盡力用擊法之地勢或前面有遮掩  
之物此種地勢雖可借第為暫時之事不久須衝出而換  
一更好之處若欲操練其兵從初借一地勢而再前行再  
借地勢等此事須用各種地勢以操兵不然則不明用地  
勢前往之攻法此前往之法為當今步兵攻法中之最緊  
要者守法之軍須依攻法之軍辦事不能自主此事須各  
人自操練後用一小叢合操練又用數叢相合操練如是  
加多又須教習各兵私行不令敵人能知之法一人既能  
則可令各人并合而操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布國所定之章程曰所借地勢之前  
面應得一無遮掩之處以得放槍之益又地勢應濶以便

列陣內多兵可用便得放槍之面甚濶高處有長斜坡為  
便樹林或村莊等處或有遮蔽之物則宜棄之當年所  
立之章程原欲俾後開門槍之益處意可勝於前是子之  
槍今時雖俱用後開門槍此章程尚可用之

或言觀此章程村莊樹林以後不能用而非也為此言者  
村內或樹林邊內之兵不能詳細定準擊敵兵亦不一而足  
然多人放槍又敵兵已破樹林之邊或村莊則非惟守法  
無益尚有難處然論第一事必須在村莊之邊或樹林之  
邊全作遊兵如此則可多放槍論第二事所有之難處應  
以能守村莊樹林之邊為要不使敵兵能入

若樹林村莊等物守之合法自有益處守之不合法自然  
無益樹林村莊等物為護身之處與他種地勢同且有時  
除樹林村莊之外無他地勢可借

若兩軍交戰之人不多而專守一處之村莊此事可行設  
兩軍之人數多即除村莊之外另有守之處此種村莊  
或可當護陣端之用如情形不合即可在陣線內護之假  
如陣線內有所守之村莊而敵兵在村莊左右逐我之兵  
則未必不能守如村內之守兵尚有守志我兵退回而未  
敗則未必棄此村莊村內之守兵總須用擊法或他法而  
攻敵兵如此情形似乎欲繞我之陣端而預防之其逐退

我兵之敵兵已逐村莊左右兵之後必欲攻村莊內之兵如此則其事方成凡此種攻村莊之兵有多不便因其兵不能合爲一體而辦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有波而射伯賽逸並各村莊如不攻破之則勝敗不定此俱爲不易之事

陣線前面之村莊樹林等當堡用之物於攻軍不便於守軍有益向來如此近時更甚因近時之攻法以速成爲妙費時愈久則傷亡之人愈多若前面無有成或人造之當堡用之物即必須造之顧此種物必在守軍槍彈能及處之內如此則於攻軍大爲不便當今各國俱設法令步兵能速造濠溝土壘等物守軍必須用護身之物以免攻軍之擊法太重舟國於數年中試令每一步兵帶一鎗習練造護身之物此種濠溝大爲有益必須速成設守軍有暇即可令工程兵開導步兵用鋤鏟等物作濠溝設或一營之地勢不佳而已不及招工程兵雖令步兵多帶作土功之器非惟無益而有害最妙之法不令步兵帶此等物件即在近處居民借鋤鏟等物令步兵作之又有法可令步兵用斧鏟等合用之器以代其所佩之刀此事在第八卷第二十八頁至第三十三頁詳細論之

用濠溝等事不可視之過重美國南北交戰時造堡與濠

溝等頗爲着重此等軍大約不甚靈便必借堡與濠溝等以護身不可謂精兵有一種軍常有此等習氣我布國之軍無此習氣因多用攻法也昔時相傳至今莫之或改此說並非濠溝不可用惟不令兵專恃濠溝而交戰無濠溝即不能立定或言欲用攻法先用濠溝而後從濠溝衝出以攻敵兵余以爲此法所傷亡之兵較之急速前行之兵更多如夜間作濠溝以免敵兵擊我此爲攻城之事而不合於陸路交戰急速以定勝敗之情形所最要者兵心定而手有力如無此兩種好處即有濠溝不過棄之而已

臨陣管見卷三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法人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後修改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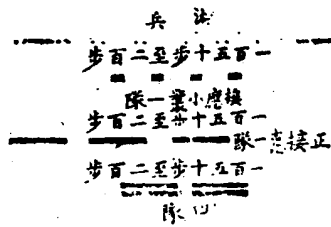
布奧戰事已畢法國在兩年內試用操法並軍火器等至六十九年方定操練之章程而試驗之時有三意 一攻用後開門槍之守軍應用何種攻法 二操習步兵用盡後開門槍之力 三用盡槍力應用何種陣法

昔時布國多年無事故各國以法國為重而效其軍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法人學布國之法而修改其軍法法國兵部之意以為用後開門槍則守兵強於攻兵故想攻軍之法應用何種為便其意多用游兵為一法又不攻敵兵之陣面而設法攻敵之陣端若不能免攻敵之陣面即專攻敵之陣線內最高處兵部訓戒有言游兵並前陣前往張陣之營應借地勢游兵急速放槍而張陣之營依令同刻放槍擊敵兵之陣線陣線已亂後陣用攻法以破敵兵法國之兵向來用慣槍頭觸法故必用之然辦此事太早即有死亡之險

法國營盤內分外用意操練在用攻之時不要向前亂走以免前時常有之弊脫魯虛等人記錄前時法國交戰之

品車 卷三

事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利與奧國交戰法國用攻法之行伍向前亂走似星散之游兵拿破侖第三知此事屢次下令不能免此弊故近時修改軍法之時分外操練行伍之法以免前時之弊



論夫法國之游兵法國用布國之法前面分為數叢操練依令同刻放槍其意每營用三分之一為游兵在游兵之後另有小叢為游兵之接應兵其後再有正接應之兵即為前陣之兵其後面即為後陣其形如圖觀此情形法國亦依布國之法分其營為隊倘不能如布國之準各隊自辦其事

論夫守法法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定意以張陣之法為守法凡以守法改為攻法即張陣而前往此事之辦法在後數卷詳言之又法國之意其擊法依號令同刻放槍較之自主放槍為妙論夫獵兵用在後陣後面為接應之兵以便專辦一事此意以為依布國之軍法而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已改此法法國兵部之訓條內言今不論用守法或攻法必須比從



前離敵更遠而放槍故游兵與前陣接應之兵相距更遠  
攻法之事與余前卷所論者不同因其意不用攻法而專  
用擊法打亂敵人陣線之後後陣接上用攻法此事不妙  
因用攻法者其攻法為忽然之事令守軍畏懼而逃後陣  
上來其時稍久非忽然之事且法國之後陣接上如不能  
借地勢大約敵兵能見之急速放槍其事恐不能成布國  
之兵其前陣與游兵可以急速前衝以攻敵兵法國之兵  
不如布國兵之精故兵部必令後陣專辦其事

法國之營行伍在游兵後六百邁當一邁當等於英寸三九三七一而照  
余上卷所言之法前陣之隊行伍離游兵最多三百步或

稍近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依余意一百五十步至二百

步之遠前陣已可立住不懼過受敵軍游兵之害又如此  
相距敵兵攻我游兵則前陣足以上來接應此事於一千

所得之見識略有不合處故後將改之

法國之游兵離接應之游兵太遠游兵若前往敵兵可攔

阻而接應之游兵尙未能至也有大見識者其意亦同

近時用後開門槍各國之人以為極大之事法國之人亦

有此意又法人以為可從遠處擊用攻法之兵余前已言

其無用論夫擊法之事法國修改軍法料其不妥布軍用

後開門槍先得若干見識而後用盡其妙處或問法國何

以不用布與交戰所得之見識而辦事答曰用他人所得  
之見識而辦事總不能成法國人之性情不易學用後開  
門槍之擊法布國已多年細操緩緩定準而放槍大約我  
兵之擊法勝於法人之擊法觀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知此言不錯

論法國兵部所頒用馬兵之訓條凡立定未亂之步兵馬  
兵切不可攻之又云以後馬兵用處不及昔時之多因軍  
火器改換新式也兵部雖有此訓法國馬兵之法尙照布  
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事用大叢馬兵訓條內又云用  
小叢馬兵忽然往攻敵兵之陣端此事與余言相合又云  
馬兵須在接應游兵之後前陣行伍之前即與游兵相距

三百邁當至四百邁當處立定意可乘一機會而攻敵兵

之陣線余以為此處太近於敵國之游兵恐不能照此意  
辦事又云要接應之馬兵同刻大叢合辦以攻法定勝敗

此語與上訓不合有自相矛盾之意大約此語不過為動

聽之言因法國內有昔時用舊法之馬兵官尙信拿破侖

第一之法故兵部特加此語以慰之又兵部之意欲馬兵

至敵國內傷殘敵國之軍旁如美國南北交戰司拖懷脫

所辦之情形與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亦有此意而未

成奧國不辦之故或因不威迷亞邦內多山地之故美國

司拖懷脫之事能成半因地勢相合半因步兵不精美國

之步兵不能與歐洲任一國之步兵相比兵部訓條內又有馬兵與礮兵協辦而攻敵人步兵之說余以為此法不合因礮從近處攻敵之步兵事不能成上已詳言之不必疑矣若礮從遠處擊亂步兵之陣線而後用馬兵往攻當馬兵去時已敗之步兵如再列陣則馬兵不能攻之

論夫用礮法國兵部訓條內不甚詳細言之法國握大權之官有言不必多用礮

細觀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訓條內之語法人雖用多法以免軍內所有之弊尙有許多不能辦之事惟有一事之見識不錯即多用游兵法國相傳之言有武藝者能用游兵彼時不過依此言而辦查明年所有之事知法國兵部修未稅入兵丁之骨裏也

### 列陣線之形

凡列陣線之形必須與近時交鋒之法相合又必與分軍之法相合如交鋒時或移兵時所有與張陣或行伍等有碍而欲改者即為列陣線之不合然列陣線不可處處相同須依主意情形不同而改列陣線之形故須設法期與分軍之法張陣行伍之法無碍

自拿破侖第一之時起歐洲各國用軍體之法若本國之全軍本不大者即分開全軍為數分軍各自辦事布國除

軍體之外亦有自主辦事之分軍奧國分軍體為若干羣而不用分軍布國與法國分軍體為若干分軍論夫馬兵每分軍有一二鎮馬兵其餘馬兵為軍體內之馬兵論夫礮若干礮為分軍內相隨之礮或步軍羣內相隨之礮其餘之礮為軍體內之礮

余在第二卷內所論新列陣法其改變之法有四開列於左

一每一軍體內馬兵約有五鎮每一分軍內約有相隨之馬兵兩鎮而分軍之官任意用之其步兵每羣得若干馬兵俱可作主或留在一處作一叢亦可大約分派與步兵二每一軍體之官有馬兵一鎮並礮一行

三以後不再用馬分軍或馬軍體

四分軍相隨之礮多而接應之礮少

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之事用此辦法馬兵之法有幾分不同此事在後數卷論之此時所用馬兵之法比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馬兵之法大不相同總不用大叢馬兵亦不用馬軍體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德國觀馬兵有大用處然尙多四分之一此事亦在後論之如以後再能重用馬兵與否尙不能定或者更須減少耳或言以數軍體合為一大軍在一處辦事時另要相隨之



礮軍爲接應之礮，依此辦法，有一妙處，卽以一礮軍之官管理多礮，然如此多礮大軍前往時，相隨之事頗難，所以若多有礮，以歸軍體爲便。如隨軍體之礮，則大軍之官尙可令軍體之官并合辦事，拿破侖第一無有大軍接應之礮，亦知在後之礮無用，依余意，各軍體之礮在一處辦事，有各官管理，以合辦爲要。

步兵尙照舊分派布國之軍，自白立歇而之時起，不論軍體或分軍或更小之叢，自主辦事者，俱分前鋒大叢接應三種，以爲如此方合於交鋒之事。論夫前鋒可獨立辦事，而待大叢接上者，各種兵俱有之。布國前鋒無有定章，人之多寡，依情形而定。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各軍體內之前鋒大小不同，若數軍體由相近之數路而前往，每一軍體祇有一前鋒，若數軍體相離較遠而前往，則每一分軍內有一前鋒，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之法，有常用某號兵爲前鋒，此事有益，因統領前鋒之官能知本號兵之情形，他軍體內過數日，卽換易前鋒內之人，號亦不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前鋒交戰之事多，傷亡之人亦多，故調他號之兵，得交鋒之榮耀，前鋒遇敵兵，卽合而交鋒，若大叢接上，其中同號之兵，不必合辦，若敵兵退回，前鋒仍合而追逐之。法國人論此事，以爲不妙，前鋒之人

太少，待大叢接上，再可交鋒，前鋒非同號之兵，亦爲不妙。法人以爲前鋒之用，祇爲遇敵兵，不必用攻法，須待在後之大叢接上方可攻之。此語有理，除欲速取一緊要處之外，前鋒不可用攻法。然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此法，藉其軍火器之精，前鋒用攻法而擊敗奧人，設敵人有同等軍火器，或較勝之軍火器，卽不可用此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之辦法，大叢將至與前鋒協辦，此時前鋒可用攻法，如早用攻法，祇有大叢之首能協辦，而大叢之尾不及協辦。法人之言實係不差，至於不同號之兵合成一體，爲不妙。余不敢信，若因同號而欲相合，或亂其陣線，或延其列陣之時，又不可令前鋒遇敵兵而退，至後陣或第三陣內用此法，每多不合，能亂軍心。依余意，既遇敵兵，卽令其列陣，所辦之事，統領前鋒之官應能知之。如可令前鋒在本陣端列斜級陣，以護陣端，亦爲善法。然辦此事無定法，恐地勢有不合也。

或問前鋒應常用一班兵，或應過幾日而換易之，否。余意度量須換易之，因前鋒屢次交鋒，必有傷亡之人，又除此之外，一切偵探之事，並護衛之事，亦屬前鋒事，太煩重，故須更調。論用前鋒人之多寡，此事依各處情形，地勢不能相同，前鋒內如可用同鎮內之人，卽必用之。布國於一千

八百六十九年之前常用不同號之人此非妙法因其帶領之官不相統屬又如本鎮之兵零碎分派至前鋒內則其在上之官不得同去則不能信從又交鋒時如有散開之事若為同號之人則相見時易於相招而聚會即號衣上之顏色亦可望而知之反之則難於聚會

昔時前鋒用輕步兵乃特意挑選而專辦其事求其易當其任近時布國不專用輕步兵為前鋒惟尚用其名目而已布國昔時所用之獵兵因其為好槍手而心靈者於交鋒內頗覺有益近時此種兵尚有較之他種步兵不甚重因今時步兵俱用後開門槍而最要者為急速之放槍而獵兵本以打獵為業其人原為好槍手又其人性聰明能知各種武事故可用之於前鋒內或可派其作偵探等事而操練之時並非各人自行放槍必使其協辦

交戰用小行列即一隊為行列或一隊在一處辦事之游兵為一叢因此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靈鎮營交鋒之時不能不亂此事非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如是即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奧兩國交戰亦有此弊故有人言此事並不因小行列之故而因兵丁不如前時操之甚熟昔時菲哩特並拿破侖第一所列之陣線如一物在將帥之手內而近今之用小行列若有許多物件在將帥之手

內不能齊集故無論用何種軍火器必用前時列陣線之法余以為不然必須用各小行列最多為一營應準其自主辦事為妙如不許之則棄去小行列在一處辦事之妙處若欲依華得路之戰法列陣或在阿而瑪河邊英法合攻俄國之法列陣則棄去一隊為一行列之妙用蓋一隊在一處辦事之妙因一隊易得地勢以護身可免後開門槍之彈若用更大之叢未必能得地勢又小叢易改守法為攻法或改攻法為守法大叢則太呆而遲近今辦事以速為要可免後開門槍多擊若干時有紛亂之弊尚是最小者故不得不取之拿破侖第一初攻奧布之時此時奧布兩國尚用菲哩特之法拿破侖用游兵之法而奧布失利若近今用新軍火器用大叢在一處辦事之舊法而敵兵用小行列之法則大叢之失利與昔時布奧之失利相同論用大行列之語斷非推廣軍事之善法如拿破侖用分軍為大行列之法似非修改盡善之法而且拿破侖第一在許多大交鋒之地其陣線亦亂而其用兵之數不如近今之多

設照舊規列陣線之軍不能敵小叢而陣線稍亂之兵而小叢能敵照規列陣線之大叢則舊法究有何用故近時講究列陣線祇須令小叢不過亂為要其法前已屢次提

及之除已言之法外尚須不令大叢內分派之小叢相離還而辦事不論前鋒大叢並接應同號之兵須在相近處辦事若欲分派兵為前鋒即用同號之一叢兵辦其事事已辦畢即另用同號之一叢兵接辦而其叢為現成者若從數號之兵內分派其為前鋒之一叢即有新合之難不反現成者為妙

一軍體在路上前往之時則前鋒大叢接應之次序如左

此在七十年之戰事非惟依余所言之法辦專且有數處不用接應祇有前鋒大叢而已

一前鋒 馬兵一鎮 獵兵二營 第一分軍之第一羣

內派出步兵一營礮四行又步兵四營

二大叢 軍體之礮第二分軍之步兵一羣 馬兵一鎮

第二分軍之步兵一羣 工程兵兩隊 馬兵一鎮

三接應之兵 第一分軍之步兵一羣 隨行之礮 馬

兵一鎮或二鎮

若前鋒人數或稍多或稍少無妨惟不可棄去同號辦事之要理

交鋒之時總須設法以免小叢之紛亂觀脫卒脫那之戰事似待意令其紛亂者至於後面不交鋒之兵不必用小叢惟用大叢令其同號者在一處凡不到交鋒處之兵喜欲前往交戰如用小叢則不易阻止用大叢則易阻之不

令其亂又已到交鋒處而以大叢改為小叢即一隊為一叢而隊官必早受令本大叢須辦何事則大叢內之各隊官辦其本大叢之事不懼其過亂昔時每羣為一大叢而每營為大叢內之小叢近今羣分為多隊作小叢而列陣或分為數半營作小叢而列陣今昔同為一理故近今必想如何可立多小叢以列陣此事須想法分開步兵以便辨列陣之事

步兵作叢之法

太平之時已操熟之叢所用之形至打仗時其兵喜用其熟悉之形而交戰故立操習章程時須想打仗時可用與否布圖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所立操習之章程簡便易明張陣改為行伍或行伍改為張陣其事便易此時初用一隊為一行列大為推廣軍法昔時有專當游兵之隊當年新章程不用此法而步兵改為一律亦為妙法因其列陣線靈動依此意每隊應學習游兵之事雖每隊內第二分隊作為上等之兵即欲其作游兵而各隊一律操游兵之事一千八百一十二年所定之章程內游兵一分隊歸一隊官管之已看重游兵之事此年所定之章程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定隊為行列即知不能用因前時以一營為一叢此時以一隊為一叢故用第三分隊為游兵所定之

章程雖有隊在一處辦事之語而兵丁尙未熟悉一切列陣之意尙不能棄一營爲一叢之章程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得之見識兵必須散作游兵而交戰方明一隊作一行列之用處一營爲一叢其法尙可用卽如前後列陣或左右列陣之時俱可惟在交鋒時宜散開辦事照此辦法隊官不宜在陣線之內必須在隊之前以察地勢此章程尙未改交戰之時隊官祇可不依章程而辦事凡打仗時有此辦法太平時應先定章程可惜自古至今章程難改昔時照某章程能辦成大事近時尙宜照章行事此與法國兵部所定之訓條相同猶夫造新屋而不肯棄舊料也論夫法國作叢之形與布國相同若我軍欲求勝於法國則宜將不合於新法作叢之形棄之此事在布國難辦因布軍三分之二現告假在籍如欲改章程卽必調告假之兵重加操練費用必大此爲改章之難處依余意布國應改章程其事有六開列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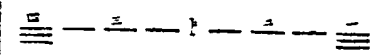
此爲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布國所定之章程與此無甚大差讀者可自對之

一步兵張陣前後兩人且其兵身從本隊右陣端起至左陣端止依次而漸低

二每隊分爲三箇分隊

三每營有一旗旗之右有第一隊旗之左有第二隊本營

台印車字



之第一隊在右陣端第四隊在左陣端營官在隊之前面立定操習之時立在隊之後此事列陣之法如圖

四凡一營作雙隊之行列卽第二並第三之各分隊前後作行列而第一並第四之各分隊在其後如此各隊之分隊在一處且如此作雙隊之行列卽第一並第四之隊官引其隊至應在之方位惟此種雙隊之行列或爲行路或爲移兵而設非爲交鋒時之行列

五交鋒時之行列卽爲隊行列或爲半營之行列

六論夫方隊之法一營作方隊卽照舊章或半營或隊作方隊卽照隊之章程爲擠緊之亂方隊

依余意行列前後祇用兩人不必用三人因三人不便之事較多故用兩人爲妙或言前後用三人爲便因同數之兵張陣時所占之地較少且前後三人在路上行動時所有之首尾較短此言不錯願交鋒之時前後祇有兩人或言前後有三人則操練時較便此語亦不錯然交鋒之時前後祇有兩人故操練時亦不用三人之操法而不必以交鋒之事與操練之事分而辦之今時之要事求擊法有大力而用三人則有一人不能用擊法豈非無用乎

前第四條一營作雙隊之行列不為交鋒之行列因前後之人太多如有礮彈擊之則傷亡之人亦必多又交鋒時有放礮槍之大聲營官號令兵丁未必能聞之且近時戰事以靈便而神速為要雙隊之行列太笨不能速辦其事惟前往之時尚可用已列陣而未交鋒後陣亦可用若已交鋒後陣須改半營之行列論夫半營靈便而辦事可速易於張陣易作行列而無論張陣或作行列營官之號令人人能聞之然半營之行列不可用於前陣內宜用隊行列

論夫隊行列即為交戰緊要之行列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除第五軍體用半營為行列外其餘各軍體俱用隊行列為交鋒之行列此隊行列一分隊張陣其餘兩分隊在其後故此行列前後有六人易於張陣而放槍易於斂縮而用衝法此分隊又分為兩箇半分隊則易以半分隊作一叢游兵

論夫方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步兵張陣時已能當住奧國馬兵有時有擠密之游兵已能當之事雖如此不可言以後方隊不可用若馬兵攻游兵之陣端即必須擠緊而作方隊惟操練此事時不要令步兵視馬兵太重恐其見馬兵一隊來攻立即作方隊也布國章程作方隊之

法有三一營方隊一隊方隊一亂方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次有營作亂方隊余見辦事甚速足以當奧國馬兵之攻法且作亂方隊較之作正方隊更易近時布國操兵時先操熟一隊之操法後以四隊合為一營而操熟一營之操法一隊作方隊之法已熟合為一營而作一方隊其情形不同操練之時常見有兵丁不明此事故宜操練亂方隊為妙

又一切無用之操練俱宜去之現在兵丁學習多事故無暇學習無用之操法布國軍機處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發出之章程將一切無用之操法俱棄而不用

上所論者為營與隊以下論羣

一羣列陣而用攻法或守法此事前第二卷內已詳言之茲論歸羣內各營之隊如何作行列凡羣之前陣俱用隊行列故必須說明一羣之隊行列其操法如何凡羣在一種地勢內或行動或交鋒其隊雖歸羣內而不可棄自主辦事之意或言後陣內每羣之各營分列為前後左右四隊余以為前陣可如此而前陣之前半兩隊作游兵後陣則不能如是全羣之後陣內分為二十四行列則太多而難管又後陣尚不到交鋒處不必如此列陣又前陣已破敵軍之陣線則後陣須速上協辦半營作行列可以辦事

而不畏傷亡之人太多半營作行列之重積大於一隊作  
行列之重積須用大重積為妙隊行列於進攻之時難免  
其亂前已言之若後陣內作隊行列則更有不整齊之弊  
如看情形後陣定須用隊行列則以半營分為兩隊自辦  
其事甚便惟不可呆守隊行列之法

依余意之攻法畫成一圖其攻法分為甲乙丙三次圖內  
之意不是攻陣端之法而為地勢之故不能攻陣端定攻  
陣面圖內攻法之兵聚會專攻敵兵陣線之一處甲次為  
游兵初用擊法而本羣之兵已漸至游兵之背乙次攻法  
之游兵近至敵兵之游兵而取敵兵陣線前面當堡之小  
樹林丙次前陣破敵兵之陣線而後陣立即協辦

洋槍擊法 余前已屢言用擊法以相近為要與余意相  
反者與於軍內初用前裝藥來復槍之時然查一千八百  
五十九年在意大利之戰事則知無益余意最遠之擊法  
以三百五十步為限此事前已詳論之二十年前所用之  
槍其彈之拋物線甚曲故從遠處放槍更為不妙布國用  
後開門之針槍以三百步為度更遠則拋物線曲法國之  
然氏頗槍拋物線之近於平者更遠於三百步故今拋物  
線更近於平則在遠處放槍比二十年前拋物線不甚近  
於平者更為有理近時之人與五百年前之人無異無論

其人用弓箭或用然氏頗槍兵丁交鋒疲乏或有畏懼或  
有躁急或為空氣或為火藥之煙望不清楚因此各故愈  
遠愈難命中後開門槍之妙用在乎能急速開槍若從遠  
處放之即棄其力故以從近處放槍為要如不從近處放  
槍所生一切之難處觀第七卷第二頁至第五頁可知之  
假如從近處放槍毫無疑惑必有人問每一步兵自己急  
速放槍或每一行列依號令同刻放槍何者為妙則答曰  
兩法俱可用依情形而定若同刻放槍定準甚好大約可  
擊亂敵兵陣線然定準不好而嫌太高必從敵兵陣線上  
過去又依號令放槍後到第二次放槍必有若干時當此  
時敵兵又能整齊其陣線若各步兵自己急速放槍大約  
定準已合而後擊此速放而不停之情形如擊亂敵兵之  
陣線則敵兵無暇整齊而據奧國兵官所言後開門槍各  
步兵自主開放則令兵心畏懼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初  
時用同刻放槍之法數次之後漸變為各兵自主放槍似  
乎長久同刻放槍為不能行之事不必行之然步兵雖自  
主放槍究須操熟有停止之號令即能停止此事宜在閒  
暇時用無彈之槍詳細操之否則恐不能依令而行一箇  
人操熟定準好而善放槍固妙而大眾同刻依令起放槍  
同刻依令而止亦宜操熟為要因各人已善放槍若令同



刻齊放則不能合法假如各人持槍而操練已為甚熟若令多人同刻作此事則不易熟操練各人持槍之法依令而行已費周章况操練各人放槍之法豈非更屬周章乎擊敗敵兵由放槍而得之非從持槍而得之也除用無彈之藥操練多人依令定準放槍外另須用有彈之藥操練其事惜布國操練之期祇有兩次用有彈之藥也

交鋒之時不甚用吹號為令此事有理然總有幾箇吹號之令不能少者即如停止放槍以擊法改為衝法此事兵官應用何器為妙應詳試之又各隊各半營如欲前往若從圓周至中心而用攻法亦不得少一號令

布國於數十年內講究放槍之善法此事為人人急速放槍之根基如此定準而命中游兵應能之惟擊亂敵兵之陣線須前陣盡改為游兵而放槍方能成事而定勝敗之事不在游兵之槍能命中而在陣線之各處俱有槍彈至敵陣雖不能傷人亦令其畏懼故依令急速放槍應須操練為要

攻守當堡用之物或必須攻守處  
一村莊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步兵所用攻村莊之法以後不甚改變遂去村莊左右敵國列陣線之兵即從兩面攻其村莊或攻村莊之一處如村莊左右無有敵兵

之陣線亦用此攻法欲攻某處須早傳令游兵並隨後之各隊離村莊最近之隊行列分外多派游兵其游兵漸近村莊之界必須常與界上之敵兵交鋒免其走開而攔住攻法之行列行列之攻法已成應早約一號告知村莊外之兵官或派一差官告知其事

已得攻至某處之記號游兵即急速放槍所擊之處大半在村莊之口若無便當之口即必在村莊之邊不堅固處開其口如籬笆或菜園之圍牆等已開其口即從周圍用攻法衝入村莊內然攻法須照一記號大眾同刻而入且進攻之人須向早約定之處前往即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之法同前已提及之向約定處之兵儘可向之而行兼攻路上所有攔阻之敵兵不必問其旁之守屋或守圍之兵如屋內或圍內敵兵甚多即另派兵專攻之敵兵大叢必在街道上此等兵已敗則房屋內之兵必投降上所言者未必處處可用祇為大略之法耳大概之意須滅村莊內大叢之兵其餘之兵不足慮也惟恐攻法之兵有不及大叢兵之處即不能用上法

村莊內之交鋒有何難處村莊內無有列陣之交鋒即為其難處蓋攻法或守法之兵彼此不多用槍頭之觸法大約眾人皆散守者在屋內攻者在屋外俱借遮蔽之物而

擊法無甚大用，良久不能定勝敗。大約守法或攻法之兵，更添人以守之，或攻之，則更有人散而難列陣之難處。既有此難處，後開門槍之擊法不及他處之猛烈，然不必以爲將來交戰之事。不在村莊，依余意欲免此難，宜急速辦事，而令敵人畏懼棄此村莊。又必知所攻之處，令守兵生畏，卽如守兵從村莊退回之路，用兵取之，卽令其畏懼。若村莊內有河，分爲兩半，大約有橋，攻兵應取其橋，令守兵不能相通。論夫此種交戰之事，如克尼與何甫阿刷分倍克兩處，取得此種緊要地方，守兵卽欲投降，若破村莊之半，則在村莊外之兵不必到已取之處，須到未取之處，如不能進，卽繞其旁而用前法，令其畏懼，又已取一半後，又取一半，攻法之兵先須聚會，不可急欲前往，恐人數不足而取敗也。此理在打仗時，人常違之。

全取村莊而守兵奔散，攻法之兵須速往村莊之邊，急速放槍而擊逃散之兵。此時敵兵傷亡者較之守村莊之時更多。此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屢次見之。

守兵已逃，必另派未倦之攻兵追之，且追逐之兵須用聚會者，村莊內之兵散而不聚，無暇聚之而追敵也。

攻破村莊之兵事已畢，卽令其聚，不令其散。  
上論攻村莊之法，下論守法。村莊之守法最要之事，守

村莊之邊，故在邊處須重用游兵，而村莊內之各園並房屋所用之兵數，祇須自園內或房屋內使用擊法爲度，更多則無用。此事須觀屋內有若干窗戶，或可挖成若干孔，而量度之。又守村莊之大叢兵，在村莊後爲妙，因可聚於一處，易於行動，而攔阻攻法之敵兵。又村莊分爲數段，卽便於用守法守村莊之大叢兵，須與村莊邊相近，而其槍或礮能擊至通入村莊之路。又上所言應取之處，如退回之路，或橋等，須多派兵以守之。若村莊內有空地，應派守兵聚於該處，當接應之用。如空地在村莊之中心，更爲便當，在空處接應之兵，宜分派聰明官弁，若騎馬者更妙。意可急速通信，令接應村莊邊之游兵，以免攻兵破村莊之

邊。  
若預備村莊以當堡用時，卽必設法可從放槍之孔內急速放槍，而得後開門槍之妙用。在圍牆之內，須設高墩，可用槍自上而擊下，不必用女牆之法，而以造女牆之工程，易爲造墩之工程，則放槍之處可多。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之後，余改此意，因造墩之法，放槍之人多，傷亡之人亦多，故以用女牆爲妙。  
二樹林 攻樹林之法與攻村莊之法大略相同，然大樹林包之甚難，故料理攻法之處須謹慎，而用攻之處須擇樹林之凸角，不可用凹角，用攻法之前，必多放礮擊所欲



攻之處與他處欲用後開門槍擊陣線先放礮擊之有同理若樹林不甚密攻法之游兵多可近其邊而放槍擊之若地勢無甚不便則游兵用後開門槍可伏地而漸近其邊樹林既不擠密則守法游兵後之陣線不能近其游兵攻法之兵已得一邊即必前往而取對面之邊不可停止今所用之槍在樹林內與昔時舊槍相同攻法之兵宜用力以觸守兵如在潑立姆處之樹林有此事到樹林內一箇空處即得後開門槍之妙用故用攻法者須小心謹防恐守兵在空處立定而放槍又守兵奔散宜在此處用擊法令其傷亡之人更多。

樹林內之兵不能不散前陣之行列亦必散開故凡可用行列之處武官即令近處之兵無論其爲同號或否聚成行列

上爲攻樹林之法下論守法 所用守樹林之法其理與守村莊之法同樹林之邊切不可棄去因攻法之兵尙未進樹林則守法之兵便利既入樹林即彼此相等又自外通至樹林之路須想法可用槍礮擊之以防攻法之兵由此路而進樹林內外所用之鹿角不可亂設恐與守兵之擊法有碍或欲以守法改爲攻法亦不便前行

凡攻軍已破樹林之邊而守軍後面接應之兵其力不足

以逐去攻兵則守兵必須退回樹林之空處再借其邊用守法爲妙攻兵即有從空處而過之難處因樹林內之攻守兩下相平故守法之軍應想從邊再得後開門槍之妙用

由此可知須早派兵守樹林內之空處

三必由之路 凡攻必由之路而不能包之或爲過嶺之處不能從山峯之左右下攻之則用攻法之軍難處甚大因必由之路其口必窄如用游兵亦必擠緊而守兵用擊法於擠緊之游兵內則有大害故凡欲攻必由之路口必先用多礮擊其路口逼守兵避之礮列於攻兵之左右擊路口之守兵攻法之兵預備於路口觀守兵已亂即急速進攻無有他法

守必由之路之兵在路口之前或在路之間或在路之後守必由之路觀主意不同辦法即不同

凡守兵欲用必由之路意欲將來攻守爲攻則守路口之前守必由之路之間者非處處可用若必由之路爲過嶺之窄處而敵兵之槍礮不能擊其旁即可在間處守之設攻法之兵可擊守兵之旁即不可守路之中間假如爲橋爲隄是也若欲免此事須在橋頭立橋堡方可若窄嶺左右之坡人可走上者則守兵必在此處亦用守法此守法

更強亦可免敵兵借此處而擊我之旁若左右之坡不能派兵守之即必守嶺路之間該處前後用四人前兩人跪後兩人立同刻依令用擊法若無地勢隔斷其路即橫其路而作一隔牆在牆之上面用擊法以守之凡國內有如是之嶺即預造土堡等到交戰時即可用之在巖窄之嶺難於用礮恐有碍於步兵之槍擊法而槍之擊法頗為緊要。

論守必由之路之後假如必由之路為橋或為隄則照近時軍火器之情形攻法之軍有大難處因其槍與礮順路之線而擊之凡守必由之路之後守法之軍必略向後如從圓周而擊中心其中心即為路之後亦不可太遠而失前言擊法之妙處如太遠則攻軍之游兵大約借地勢而漸加多至人數既足即用攻法。

前數節所論必守必攻之處接近今用後開門槍之情形茲再加論於後令行軍者能得練熟之兵即易辦以上之事。

### 操練並教習之事

凡操練時第一事須知此為交鋒時所用不是具文無論教習與兵丁必須念及此事所以交鋒時無用之事不必操練恐與操熟兵丁之事有碍也菲哩特之父操熟其兵

而他國之兵俱不能及菲哩特用其父所操熟之兵處處得勝然昔時之操練俱為教場之操練故昔時菲哩特之用兵於地勢不合即不交鋒厥後無論何處俱有交鋒之事近時尚不能不用教場以操兵交鋒之形已熟則令其照地勢操練而變動其交鋒之形臨交戰時則其事已熟前一百年之戰事所用之地與教場無異近時之戰事所用之地與教場大不相同。

如不能離教場則相近之處必有地勢可借而操練其兵不必待教場操習之事已熟而後借地勢練習其兵丁此時應操練借地勢以作游兵為要除此事之外須用假打仗之法而操習其兵而請局外之兵官評其高下以長見識布國多年用此操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布國之兵勝於奧兵半藉乎此此種操習非惟用一種兵尚須用三種兵而合操之若辦事不妙除評論之人提及外其本分軍之官亦能自知而改之以長見識布國每年秋收之後有一箇半月之合操練即為屢次擊敗大國之根原操練身力此事布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定章程辦理非惟操練身力尚須常操彼此相觸之法此事非惟令兵丁之身體更靈便尚能令其力量更大膽更壯此效驗易見之因布國之兵人人如此在初當兵時膽甚怯弱後

則日形強壯余常見之又因其人操練身力身更靈便故此種人有上等游兵之妙用然不可視此事太重因此等不可便當游兵尚須操練作游兵之法如操練彼此相觸之法而不操練作游兵之事徒具其攻觸之能力而無所用之

護衛之章程

昔時護衛兵之章程無用之事甚多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俱廢之即如護衛之兵須報細微之事是也又護衛兵之辦事章程太拘者布國亦廢之祇立數叢兵以辦事布國在丹國奧國交戰時知新定之章程甚為妥洽若用兵多大約向敵兵前往即在本軍與敵兵之間有護衛兵之陣線已足若兵數不足而在敵國內自主辦事須用四面護衛之法在丹國之戰事因其地勢似長舌而布國之軍恐丹國之兵由水道上岸襲其後故不用護衛之兵而用馬兵在通海口之大路日夜巡邏如有丹國之兵上岸布人必可知之因敵兵之人數多而可用攻法者必走大路馬兵必可知之如此則免護衛事之煩瑣者如有他故而不用馬兵辦此事則夜間可擠密其兵作營盤而護衛之兵可少營內亦用把守內外可通信息大約辦事已妥並可免交鋒時之困倦若軍體前面有馬兵分軍如一

千八百七十年之事則護衛之事由馬兵分軍主之以上之事俱為列陣交鋒之新情形在美國與德國之戰事多用鐵路與電報則為移兵之事而不為列陣交鋒之事故不論之

臨陣管見卷四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德法兩軍之源流

德法兩國之軍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交兵此為二百年內推廣兵法之最講究者

西歷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年之間法王路易十四所有之軍其統兵之將弁及火器等勝於歐洲他國之軍彼時日耳曼即今之德意志人之武藝非遠遜於法人特路易十四獨

操大國之權而日耳曼分為列國未能約縱連橫故法國恃其兵力日以吞併為事將二十五萬人橫行於歐洲後立法國之波旁朝於西班牙為王路易十四有兵四十萬人法軍人數雖眾而巴耶德不爾厄公即布國王之祖宗並他國之將帥能敵法國人數眾多之軍

一千七百七十年之後法國武功墮壞此時奧國之偶善英國之馬爾伯羅擊敗法王路易十四之軍其統兵將帥內有幹才之人如肥拉爾萬都木等其時內寵美脫那擅權信用私人如肥勒羅阿馬爾新等然日耳曼勝法之後所得之利益俱屬於奧國而列邦不與焉法王亦不願悉反列邦之侵地

路易為法王之時即第一次得國家自立之軍前法國諸侯時傳下列陣之法俱廢之此時分運之法有一定章程從此時起步兵為重馬兵次之又前時所有之槍藥土不用而用鳥槍上加槍箭路易十四初年尚用深行列而漸改為張陣之線此張陣之線到一百年之後方有規模當是時人漸重視放槍之擊法而輕視鎗鐵之擊法如馬兵原以重積與鋼刀為緊要之軍器此時亦棄之不用而喜放槍此為不合於理又有法人浮假設法造新式鐵臺其造法並圍城破城之法歐洲各國承用二百餘年未嘗改易

後在布國漸興時在和司臺脫都靈麥爾發拉扣三處已有偶善所帶布國之兵與之協辦擊敗法軍布國王嚴立章程而除去自法國而來之柔媚風俗如此布國之兵頗有力量法國有相反之事自朝廷以及百姓俱有意憤不振之象兵亦效之非哩特為布王時法軍最弱克羅爾蒙蘇比斯兩將所帶無規矩之法軍不能與布國哈諾威不倫瑞克黑辛之兵相比因此等軍內紀律嚴明布王非哩特恃其才武教習其軍布國步兵之擊法能速列陣法甚為靈便所用斜級陣攻法於勝仗大有相關馬兵去鳥槍而專用刀與重積以獲勝當時之馬兵大有聲名前後俱

不能及歐洲各國大為驚異而從布國之法修改軍營章程布王自統兵臨陣親王與王子亦然法國則反是觀波旁朝衰敗之事可知其王與親王俱不理兵事立波旁朝者顯里第四在明萬曆年間自往敵兵內奪取其旗路易十三亦自統兵臨陣路易十四頗重兵事路易十五自一千七百十五年至一千七百七十四年統兵一次至墨次患病而令德意志兩人代統其軍一為撒遜之公一為羅以溫大爾候路易十六未嘗即戎服而兵亦未嘗見王此時法國政事墮壞大亂乘之若大水之淹地亂事既定即有更新之象為亂之首係法國內大才幹人且布奧兩國欲彈壓民主之亂事其主意令法人生畏而使亂首乘此機會令人人當兵如此即有兵可用而拿破侖第一為法國名將用此兵力而成大器奧國為法國所敗布國呆守非哩特之舊章與事勢不合亦不能自立非哩特時歐洲各國借非哩特之法修改軍法之規模一千八百十年之後歐洲各國借用拿破侖之法修改軍法之規模

歐洲各國所借用拿破侖之法如左

一用軍體之法軍體自有其後路故無不便之事而移兵安速 二列陣交鋒之時三種兵實係合辦先用礮打亂敵兵陣線之中已亂則以步馬兩種兵協辦而攻之又步

兵所用行列之法及游兵之法亦多採取然布國非專用法國軍章之外貌實自具能力所修改之章程有過於法國者拿破侖之法令人人當兵但準民間僱入當兵布國則不然實令人人當兵

歐羅巴各國不堪法國之陵辱羣起而攻之第一次敗之者布國與德意志列邦第二次在華得路敗之者布人與英人法國雖敗不以為恥因各國合力而謀之也歐洲各國擊敗法國之後重定局面布國雖出大力以敗法國而所沾之利益不及他國心亦不服所用人人當兵之章程雖無事時亦不敢廢且常修改而求復非哩特之舊如是人人當兵其期雖較他國人當兵之期短而其兵則較他國之兵更强此因有上等之民在內次等之民亦觀感而興起布國軍內兵官最重者必以讀書人為之非惟能文亦且能武百姓之規模修其身而為國家出力俱效法於其官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與奧國會兵攻丹國即數多年所定之軍法於戰事有合與否查知無錯後兩年有七日之交鋒擊敗奧國歐洲各國俱為驚詫此次戰事雖無多日而兵數甚眾七日內所得之見識較之法國多年在阿爾齊阿並黑海邊哥力米亞之戰事以及中國意大里

暨西哥之戰事所得之見識更多。

茲先論法軍內所有之積習夫近今列陣之法各種兵必能自主辦事而當游兵之步兵更應如是凡欲明某軍用何交鋒之法須查其軍內之兵有何習氣拿破侖廢後仍有波旁朝為法國之王得位者路易十八為人和平不能掌握兵權而接其位者查里第十亦不能收拾兵心而向波旁朝武官與兵有拿破侖傳遺之風俗亦不能制伏之一千八百三十年廢查里第十而立阿梁朝路易非立為王阿梁朝親王頗能理兵事如威馬爾公若因斐耳公極有規模惟阿梁朝辦一事極為昏憤即提出拿破侖第一所得之武功令兵民懷思舊主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有亂而路易非立年老不敢用軍力以彈壓之阿梁朝由是而廢從此時起法國之軍無有服上之心法國各黨各有其軍拿破侖第三再立為王法軍所有之弊不改不過粉飾外觀而已。

法軍弊雖未改而法王屢次得勝頗有武功即此顯明其武藝之根基法國之兵如在軍內分而論之頗有交戰之本領極為靈便雖無恆心而能鼓其雄心若相敵之兵不退則頓生怠心又來復破法國初用之藉兵之雄心破之來復敗俄國於哥力米亞又敗奧國於意大利然而論事

法軍之弊

者言之太過不知哥力米亞之戰事有英國土國薩爾的兒亞國之兵協辦又不知馬經脫之戰事奧國祇有毫釐之失僕倖成功拿破侖第三所用軍法悉依舊章不改為民軍即前時已有之民軍章程亦屬廢壞有替人為兵者期滿多給以餉仍令當兵上等之人不願出而為民兵惟有貧者不得已自當兵徒有民軍之名而無民軍之實法國上等入既出資僱人當兵日就逸樂壯志漸銷惟農工等人尚有武藝又上等之人出為武官者亦逐年減少初時進聖西兒武書院者每年有二千人拿破侖之末年每年進院讀書者祇有六百人法國武官不如布國武官以文武之才為根本具超略者雖有而不多故尋常之兵不敬重其武官然法國之官在昔時大有雄心喜立大功武官於兵事常如飢渴欲得功名而升遷從聖西兒格致書院出身之武官即身升官有頭等之考單即得管理列陣官之缺惟已得考單出書院而升官尚能進求武學者其人不多見所學之理不能用故見識絕少其管理列陣之官與布國者相反布國之法先令其當尋常武官數年而得見識從其中挑選最有本領者送入他書院讀書又考取之即補列陣官之缺已為列陣官更須學一切武事法國之情形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後日漸廢弛百姓



風俗漸漬於軍內有各種惡習不以爲羞恥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之時布兵所取法國武官之行李並糧食等知其有驕淫之習無克敵之心昔時菲哩特在陸思白克擊敗法人所得之行李有此情形法國武官早晚常出外取樂而平時所應知操習之兵事不甚理會除常用之營盤輪班嚴緊操習外其餘兵丁不甚勤加操練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擊敗俄國五十九年又擊敗奧國所得之聲名藉此以爲高枕無憂惟其兵之銳氣他國之兵幾不能當之法國中尚有數黨不願拿破侖爲王其一欲立民主之國其一欲立阿貝朝又其一欲立波旁朝此三黨人不願拿破侖有上等之軍故設法壞軍內之章程

或言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後法國中有一俗語在蘇傅以諾得勝仗者兵爲將軍其意該處得勝不在乎領兵官之武學而在乎兵有打仗之本領此語一出更令兵輕視其在上之人法國武官有若干人不從武事書院出身而從行伍出身此等人兵必輕視之而尋常之兵視其武官照章程辦理稱爲刻薄之人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營內前往交鋒之處屢次聞兵呼曷潑留脫此即有品級者前往領路臨陣之時兵丁令武官向前辦應爲之事大失體統

法國武官不理兵事且不嚴辦軍內要務徒取快樂而已

或其官非書院出身而爲行伍出身兵亦輕視之故有兵與官不合之事除此之外又有新聞紙謠惑兵丁之心內言欲立民主之國君臣民爲一體不必官爲在上之人軍內亦照此辦法兵丁不知而信其言以爲事在必行於是視官更輕法軍無規矩之事有可考者如法官稟上官之稿內載第七軍體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時有一日天氣極熱敵兵甚遠行一日之程法兵一鎮棄去大口袋八百箇並洋槍七百桿兵臥於官道旁溝內而晉其本軍之官此爲其無規矩之確據又法軍更不靈便其軍在阿非利加北邊阿爾齊阿與同人打仗即在卡倫處呆守輪班多年此呆守之法在法國內亦用之此事於歐羅巴移兵之理不合故軍不靈便又法兵攜帶帳篷足住兩人一人先帶若干路又一人再帶若干路此棄去拿破侖第一所立之良規兵丁不用帳篷在路上住宿惟燒一堆柴火而已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交戰之事如青天霹靂震動法國無武學之軍忽知布國所辦之事爲法國所未嘗辦者故想法以補其不足法人本自以爲能當布國在克尼克來次擊敗奧人之時法人亦以爲恥其官告知兵民云布國已吞哈諾威黑幸加習利等德意志列邦即將侵吞法國兵信此語而民亦從之故思保護本國有自主之權非

惟欲進或布國而構兵同於拿破侖第一之辦法尚欲取布國來因河左邊之地以歸去國又觀布國之勝奧國俱藉後隔門槍布國所有營戶幾滿之兵所謂蘭士韋爾者即二十九歲不能交戰且在薩土懷地方不威述亞邦內蘭士韋爾兵擊敗奧國之兵法人不明其故

凡書中誇獎法國之言法人即信以為真而不問及他事故不知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所改軍法之章程此弊自君至民一體如是及兩國既下戰書法軍大望得勝而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國之辦法相同即視布國太輕惟聞各處軍民大呼至伯靈而已法國之輕視布國余不能知其故觀法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已照布國之法修改軍法何其辦事之不合符如言語之不連屬法國上等之官亦有此習氣法國將軍脫魯處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善書評論法軍不合之事然第言軍法之不妙而不言章程習氣之大壞法國之人俱以法兵為重拿破侖第三雖不如他人之輕視布國之兵然亦重視本國之兵

德法交戰初起時法兵之長雄心甚大意在交鋒時速用攻法從拿破侖時傳下之語並近時戰事中傳下之語俱以速用攻法為要或言法兵用守法不及攻法之妙此語

無憑因其兵有守時亦無懼心惟有一事不及布國之兵即擊法非其所畏因注意而不能詳細定準法軍內好名之人非不多然如僞為之事有做作之意而不如布國之有真意出於自然又法兵之所長用土堡等物如村莊樹林等甚妙而服上之心不甚有之且不甚信其上不耐辛苦之事其軍不甚靈便

法國朝臣雖不敢輕視其軍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亦知分開其軍之法又欲改造軍火器並改列陣之法始改章程時上品具武學之官亦知軍事中兵丁習氣難於改易即如將不服上之兵改為效死不去之兵非一朝一夕之故法國士等讀書人令學武事亦非易成故法國人當兵如蘭士韋爾者尚有之惟帶領之兵官則不易得又此種蘭士韋爾兵不如布國者操之甚熟布國軍內之兵不足即調蘭士韋爾以補之法國之蘭士韋爾未嘗操熟不能如是之便故法國之修改章程半途而廢即如應當兵者不願即可僱人代之此弊未除又以加爾木比爾代布國之蘭士韋爾年紀相等然須聚會操練數月之後方可用之

法將軍尼爾在任時見修改章程有兩種大難處一無教習之官二中年之人難於服從然尚嚴肅辦事一千八百



六十九年尼爾卒其事漸停至交戰時尚有定章布軍爲  
圖制突與巴黎斯之故暫停戰事向依定章令人勉強當  
兵

法軍改革雖有此難處然改後開門槍其事甚速自始改  
章程兩年之內全軍俱用後開門槍所用者爲然氏頗槍  
比布國之槍裝藥更速而拋物線更近於平且更遠槍亦  
較輕法國之礮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相同無有進益祇  
添密脫拉而由司礮派設此礮之意因來復礮內洋鐵管  
彈不及前時舊式礮內所用洋鐵管彈故以此種礮補其  
不足又似從遠處放洋鐵管彈之意礮軍內之人重視密  
脫拉而由司礮以爲能成大事不知其大弊炸散之處甚  
小礮軍內其餘所有之料無新式來復礮之佳處並無舊  
式礮之善處

論夫改列陣之事法軍試驗用新式後開門槍得一相合  
之陣法因亦知行列之攻法近不能用而布國所用之隊  
行列其列陣之法法國不能用因隊內之人數太少故試  
驗分營改爲數行列等事然大概尚以一營爲一行列又  
法國前時之大操練不遑人多而已與教場內人少之操  
練無異現依布國之法改此事往鄉間借地勢操習如交  
戰之狀所不及者布國之操練與臨敵無異法國兵之操

練不用對敵之法祇有一面假做而已此事大呆猶夫上  
品之武官略加武學而於營官隊官無有進益法國兵部  
雖明以後之戰事游兵爲重然不能教各兵爲游兵之事  
所教者祇爲張陣之隊或營同刻依令之擊法又操練零  
星之放槍此非游兵之事且操練擊法俱以速遠爲善此  
事有誤因用擊法宜定準而心不亂近於敵人此事不知  
操習又法國之兵急速前往用編法是其所長近兵部所  
下之新章言以後難用攻法以守法爲強故減其兵丁之  
長處教習時令兵速造濠溝避在其後

拿破侖第三素喜講求馬兵故亦發新章程其意每步兵  
分軍應有馬兵隊若干從之雖有此章程一千八百七十  
年戰事未嘗如是又馬兵須分爲馬分軍並接應之大叢  
馬兵交鋒時不必用大叢若已擊亂敵兵陣線即用大叢  
馬兵衝出而定勝敗然以馬兵所辦護衛之事以及在稍  
遠處遮掩步兵之事章程內均未提及而騎馬之章程不  
過中等養馬之法又爲下等論夫馬兵作把守之事亦不  
甚熟惟有阿非利加馬獵兵及輕身馬兵尚有把守之法  
法國礮軍向稱爲上等之兵其名始於拿破侖第一之時  
然其來復礮非惟不爲上等且不操實在放礮之法論夫  
礮之列陣法亦不甚依章程操練兵丁不熟法國章程內

藝多礙於一處爲善用礙之法此章程不嚴肅訓練兵丁不能爲之

法國所改軍法之章程德國各官紛議不同惟稱步兵擊法爲善者其人絕少大概之意德國步兵其槍雖不及法國之槍而交鋒時擊法尚可比

北德意志之軍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合爲一體惟撒遜國之軍有自主之權而章程一律德意志民所願爲一大合眾國者多於願分爲列國者此因該黨人少而不能自立然軍內無分開之意俱願合爲一大軍撒遜國內並布國所得之各省蘭士韋爾尚未齊全其餘俱備法國所望者德國各邦不睦不肯協力同心以攻法國殊不知此願皆虛德意志兵皆知法人爲祖宗之仇敵而知拿破侖第一之弟日羅末在加習利作來因河同盟國之長則爲凌辱德意志之時故雖欲不睦而不能

德意志之軍有近時交戰之見識法軍無之武官大半俱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臨陣而年稍長之兵亦在六十六年之事得見識且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攻丹國時之兵與官在軍內者甚多然雖如此每一隊步兵約有一百人未嘗臨陣者法國祇有年老之兵會臨陣年輕之兵臨陣者甚少年老之官會臨陣者多而移兵之事祇有一千八百

五十九年之戰事會得見識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在黑海邊圍俄國之城不得移兵之見識

南德意志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亦照布國軍法改章程巴敦威而顛白而額已全改章程惟排晏國之後開門槍與布國不同而排晏軍內之章程祇可謂近於布國之章程而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排晏所立之章程頗寬漸改易嚴肅之章程威而顛白而額分軍之法與布國不同即以兩營作一鎮不如布國之以三營作一鎮而南德意志之各軍內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大有成合眾國之意而以布國爲強國此意更重者在南德意志之武官回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南德意志尚助奧國而敵布國此時願合爲一國其意不可不深思也

拿破侖第三於一千八百七十年遣使報明用兵之事德意志軍內無論官與兵俱明此次交戰與德意志全國有關係布國軍內一千八百十三年之稟傳下至今人人知之彼時所有之軍曲近時之兵尚能歌之而此時之軍曲亦言昔時擊敗法國之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事之軍曲人不樂歌之因非敵愾也布國之兵知自菲哩特之時至擊敗拿破侖於華得路常與法國有構兵之事布國之老人常喜歌法取布地而布再敗之曲年幼者樂於聽之

記於心內又南德意志之人不忘拿破侖第一立來因河列邦同盟約之恥惟恐拿破侖第三因此故智復萌德意志各國人心若一星之火發爲燎原永不願法人待之如其祖宗之事也。

德意志軍內尚有先人之武藝法國則相反子孫不如祖宗德意志之兵易於感動不如法國之兵無動聽之言卽不能感之如欲感動德意志之兵祇以說明爲要且須在上之官辦事妥當方能應之德意志兵內有上等讀書人故武官之不善辦事者能知而識之武官亦知兵之能知軍事不敢不慎德意志之兵信其官而知其有本領尋常之兵亦知營盤章程之嚴肅又知交鋒之時武官在前作規模論夫蘭士韋爾之武官亦爲當過兵之讀書人期滿考取卽爲蘭士韋爾之武官此官武學雖不及尋常兵官而蘭士韋爾兵亦信其爲上等之人且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時所有蘭士韋爾兵官曾在奧國臨陣有數員在丹國交戰時當兵故有臨陣之見識而無畏懼。

德國軍所有服上信從之意其根基在隊官因當兵而操練時所有教習之事隊官任之幾如師弟兵與官相親軍內謂之隊爺且交戰之時因德國用隊行伍法兵觀隊官之行事而從之布國軍內之官俱是一律之人故官之待

兵亦爲一律前一百年布國已并德意志之數族雖其人之族類不同因有人盡爲兵之例故學武之規浸爲風俗由是有好勝之心如七十年時南德意志與北德意志之兵俱有爭先赴敵之意。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北德意志內俱論新軍火器修改列陣之法是年擊敗奧國之故幾分因用後開門槍而奧人敵此種槍之軍所用之攻法不合未能先行擊亂布軍之陣線也布國所有用後開門槍之見識祇得一半故不能確有見地當時論槍法之書甚多議論不同或言守法過強應使敵人用攻法而我以擊法敗之或言欲用攻法須從遠處借地勢而用擊法後又從稍近處借地勢而用擊法卽以擊法敗之若用攻觸之法則爲不能成之事然此事用移兵之法前往敵兵處停止而待敵用攻法卽無移兵之事移兵事中亦可用攻法如此情形則無移兵之攻法有多人言以後專用擊法不可用攻法則斷斷不能又有人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鋒時兵太散亂以後須多操練以免此弊故俱言須用一隊張陣或半營張陣同刻照號令放槍爲妙法又有人言以後用斜級陣之攻法此等人忘卻交鋒時兵動如浪不能呆用斜級陣且列陣之事須度地勢有時地形於斜級陣不合又有人言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各隊自主辦事到交鋒處性  
急前往要擊敗敵軍武官不能管理此等零星之隊有人  
言近今之戰事有如是之理或又言以後攻法尚可用但  
不可平行列陣須攻陣端須借地勢而漸近此為一百年  
前傳下之法論夫游兵之事五六十年之內每有一次戰  
事則更重之以後必以游兵定勝敗故承平時應專操練  
游兵之事則交鋒時可以管星散之游兵如欲操習此事  
應先學每隊借地勢而操練此事已熟即用兩箇大叢之  
軍當相敵之兵專用游兵以交鋒此等人言行伍之擊法  
可不必用而專用游兵或言游兵應操練速挖壕溝為護  
身之用或駁之云如專用守法此事可行若欲用攻法則  
為不便之事或又言擊法須從遠處用之此與法人有同  
意又有人云非也從近處用擊法為妙且以人多為要或  
又言在敵兵陣線內欲攻其某處必先細探即能明其可  
攻與否如看錯用攻法之地則用攻法者必大失利因退  
回即必傷亡也論夫列陣之行伍大概俱以隊行伍並半  
營之行伍為妙且一千八百十三年所用雙隊一營之行  
列俱言以後不能用以為交鋒之行列  
論夫守法各人不甚紛論之惟有擊法之意不同或言宜  
遠或言宜近其餘之意皆同

論夫馬兵與礮兵交鋒之法此專論者雖不同而不如論  
步兵之甚大概之意馬兵大叢用攻法如有好機會尚可  
用之但此種機會未必多有且用馬兵者不以此事為要  
而以處處遮掩本軍移動令敵軍不知我軍在何處此為  
要事所有不同之論或言應用大叢或言應用小叢或言  
可派大叢馬兵往敵軍之旁或至敵軍之背或駁之云此  
為不能成之事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查知無步兵而以  
馬兵獨力用攻法則不能成大事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屢次評論礮軍之法用之不妙  
列陣之法亦不妙此年從三千步或四千步之遠用礮之  
擊法其事不成因太遠也或言一千五百步為宜切不可  
過於三千步之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恐敵軍來取礮  
故置後而不及用布國軍內此時尚用無來復線之礮此  
事之後即廢之而專用來復礮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  
有之弊礮軍之官盡力設法以免之觀布國礮軍之操練  
即知其盡力改去前時之弊礮軍之妙用在後論布法交  
鋒之事尚須提及之  
論夫工程之兵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知有多事辦法不  
善此兵之章程不甚修改惟大操練時比前多用之一千  
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工程兵無甚事可辦故不長見識

不改章程。

上數節所論者，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與德法交戰之前，所商修改列陣之法，紛論不同，布國兵部所下之訓條如左。

訓條內亦以後開門槍之守法較前時為強，又云若敵兵除攻陣面同刻亦攻陣端之外，則定心用擊法之步兵，永不能破，訓條雖如是言之，亦以攻法為要，但攻法不如昔時之法，衝出即成，應先借勢用擊法，乘一機會方能成事。又云總須攻敵兵之陣端為妙，若不能攻，即用似乎要攻之辦法，又云多用游兵，其游兵應急往敵兵陣線相近處，既至其處，即始行擊法，又云敵應專擊敵兵陣線之某處，多而且久，而列陣之兵，向此處前往，又云行列以一隊作一行列，半營作一行列，亦可用，須觀情形而定，又云游兵後之前陣，漸往游兵相近處，與游兵同用擊法，當此時，後陣亦上，已擊亂敵兵之陣線，則前陣並隨後不遠之後陣，前往用攻法，或觀情形，後陣不用攻法，惟前陣用攻法，又云隊張陣，先同刻用擊法，擊亂敵之陣線，如此前往，全變為游兵。

訓條內令馬兵須在擊亂陣線之時，如風馳電掣，入敵陣而攻之，且馬兵須多用小叢，若為大戰，則最大之叢，以一

羣為限，兵部訓條所論馬兵之攻法，近時尚可用，餘法不能也。

訓條內論用守法之時，必應擇盡得新式火器力之處，用之不甚高，而有長斜坡之地，陣端之處，有保護之物者，為最便之處，游兵並前陣，俱合為游兵，後陣用半營之行列，至於擊法，前後四人同刻放槍，為守軍便利之擊法，此事布軍已照訓條操練之，兵部所言近處用擊法為最好之章程。

論夫列陣線之形，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布國之軍，有推廣之妙，前時一切大費周章之事，俱不用之，昔時前鋒所用不同號之法，亦棄之，而改為同號，訓條屢次戒前鋒，凡欲大交鋒，宜待後之大叢上，來列陣，方可，一軍體之職之大半，在路前行時，在軍首處，近於前鋒之尾，昔時布國用接應礮之說，此時不能行，改為軍體礮之說。

以上訓條所載列陣之章程，布軍大操之時，俱用之，惟步兵尚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操練之章程，故教場處之操練，多有與訓條不合之處，假如以營作行列，用一營照號，令同刻放槍，又操練雙隊營行列之攻法，此事與近時之交鋒，大為不合，又若一隊在教場操練，或一營分數隊，在教場操練，即多用照號，令同刻放槍之法，不甚用游兵，自

已定準放槍之法此乃布國用一千八百十三年傳下之舊法在教場處用之前二十年交鋒所得之見識在秋時鄉間大操練時用之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構兵之前已定修改不合之操練惟因交戰之事猝然而起不及照新章辦事此為可惜因所改者甚少然不改亦為有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已照舊章可辦者即辦不能辦者即棄之因章程可變通也數年無兵事布國軍內用心操練各人定準放槍之法每逢考時知兵之定準放槍有精進之功

以上所論者為北德意志軍情形之大略南德意志軍雖有數情形不同即如排晏軍然亦有布國之武風而感而頭白而額已敦黑辛打姆爾大脫已照北德意志軍章程辦理故可知北南德意志軍可合為一體而人亦為一律

臨陣管見

卷四

二



陣管見卷五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論分軍之法並德法交戰移兵之大略又招兵之法  
德國全軍在構兵之始已分為數大軍各有將帥統之每  
一大軍內有數軍體法國之全軍尚用拿破侖第一之舊  
法分為數軍體或言如不在數處交戰用大軍之法不甚  
妙因全軍之元帥與軍體官之間多一大軍之將帥然一  
千八百十三年與十四年所長之見識知大軍之將帥在  
軍體官之上竟為善法軍之人數多者不便擠緊故由元  
帥傳令於各軍體甚遲若有大軍之將帥承接其間則下  
令速而不悞軍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亦用大軍之法知  
為善法或言列陣交鋒時所定之勝敗為各軍體官之事  
大軍之將帥不及管理似為無用此語似亦有理然列陣  
之外尚有別事必用大軍之將帥  
由是以觀德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並七十年所用大  
軍之法意可當住大力量之敵兵待後之大軍上來接應  
如為軍體恐力不足而不能抵禦又用大軍之法於軍法  
相合移兵時各軍首之面甚闊此事於運軍料為便困用  
路甚多即便於運料若有大交鋒則此數大軍須聚會而

聚會之事必以速辦為要此事元帥任之一千八百六十  
六年照此法辦事據布國元帥衙門印出之書論此次戰  
事云與國可用其全軍而任攻布國之一大軍實有其事  
但此為交界之地勢無有他種辦法且從數路前往之軍  
後面運糧食為便又云若非大軍分開前往首尾即長從  
尾上來列陣之工夫與從旁上來協辦之工夫同所以此  
法運料不便故不如大軍分開前往為宜查考歷年兵事  
之書所用之俗語前往或移兵分開辦事為便列陣或交  
鋒聚合為便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七十年之戰事多用  
此法

德國每一軍體分為步兵兩分軍獵兵一營工程兵一營  
每分軍內有輕馬兵一鎮隨步兵分軍之官辦事此分派  
馬兵之法頗有用處一面可派前往偵探一面可護衛分  
軍而敵兵不能猝攻之如布兵在威生白克猝犯法國都  
受之分軍其時尚在炊飯不及防備此為法國不善用馬  
兵之故又礮軍撥礮二十四尊歸入分軍內隨其官辦事  
此二十四尊之外俱歸入軍體內馬軍之大數分為自主  
辦事之馬分軍每一馬分軍有礮兩行或三行隨之此自  
主辦事之馬分軍不屬軍體之官而屬大軍之將帥  
法國之軍體其大小不等或為步兵三分軍至四分軍此



步兵分軍無相隨之馬兵軍體內或有馬兵一分軍或另加馬兵一羣除此之外另有接應之馬兵三分軍步兵分軍有相隨之礮十二尊至十五尊其餘隨軍體之礮爲接應之用亦不甚多除此之外有全軍內接應之礮兵一軍與奧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法同。

由此觀之非惟分派馬兵與礮兵之法與德國之法不同且列陣交鋒時亦與德國之法不同。

法國每一步兵分軍有相隨之獵兵一營共有十三營每營滿額六百五十人始交鋒時每步兵一分軍有八千人至一萬人。

法國初與德國交戰時共有八軍體共有二十七萬人以後拿破侖第三之軍俱被德國軍所滅甘士大所招募之軍體其章程與拿破侖第三之章程略同惟馬兵不能多耳羅亞爾河邊之大軍內有馬兵之分軍他處之兵無有大叢馬兵。

德國所用之軍共有十一軍體並馬兵八分軍共約四十三萬人西八月初十日之後又增三軍體共得五十萬人法國於七八月起至九月初一日所添兵數祇有八萬人法國所加之兵並不另成軍體惟補足軍體內不滿額數之兵或初起前往交戰時每鎮內祇有三營第四營尚在

於後卽令其趕上而所補之人有少年未嘗操執者或年稍長者以上略述相礮軍之情形至破師丹時爲止。

除上言之兵額外德國有兵二萬人另有已調之蘭士韋爾四分軍或護海岸恐法國有兵船運兵至海口或守礮臺城德意志國所有護城防海守土之蘭士韋爾兵較法國更多姑不具論。

法國移兵之大意與昔時傳下之法相同用急速移兵之攻法拿破侖第三之意待兵聚會於密次司賴司白克兩處則在蓋沒斯海姆過來因河分隔南北德意志之兩軍當是時令看羅白亞帶五萬人前往密次屯兵爲接應之用然法國招兵預備交戰不及德國招兵進攻之速廢拿破侖第三之後或言法國內無有一事辦妥又言兵部大臣勒不甫在議事院內云軍內各物俱備或云此爲欺人之語余以爲非也此言在已有之軍各事俱備惟以後應用之物未嘗念及耳所需用之軍器藥彈以及運料之車俱齊備但所齊備之物俱在大武備院內並非在無事時已分撥各軍體有兵而聚會甚難其聚會之法似乎不靈之機器辦事之官亦無大才幹。

法國與德國交界相近處有密次替安肥爾威生白克司賴司白克四箇城成長方形之角此長方形內有法國之

軍聚會於角內惟有第七軍體在南邊厄比納爾與彼爾福阿之閒七月底聚會之事如此然兵額未滿有多運料之車並醫車未會到齊此未齊之故俱因法國調度之法不善而其法之不善並非法國君臣之不能辦事實因議院之把持不願改章且以爲無所不能至臨事則方知不成雖然法國之軍有未會齊備之難尚可前取來因河左邊德國之地在該處攔阻德國聚兵之事然而未嘗爲之且法國定知德國聚兵之事甚速故更應用上法進取德國之地顧此事亦爲暫時之事不久即當退回若至來因河尚欲過之則萬不能因德國人在來因河邊之礮臺城兵力已足抵禦假如法兵過來因河兵數未滿車亦未齊過河之後不能進攻故過河之後萬不能立住所應用之法到來因河邊地調集兵丁阻禦德兵過河此爲應爲之事然此事亦不能爲之因其調兵運料太遲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軍在意大里攻奧人時初交戰時兵額不滿料亦不齊若法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兵額不滿料亦不齊動兵攻人來因河左邊德國之地則足額備料之事更難辦而爲時更久當是時德國之兵在來因河東邊料已齊而兵額亦滿即可借河邊礮臺城過河而用攻法此因法兵如早前行則先有行路之難又運軍料更

遠故軍事更難妥洽所以法兵不動屯於本國之境內爲預備集兵運料之善法八月初法國之軍布置粗定若早動身即不能如此安當拿破侖第三不照古時傳下之語急速過來因河分隔德意志南北兩軍非爲其誤乃事勢有所不能也

或問拿破侖第三有其叔父拿破侖第一之定推有一事可知拿破侖第一必知本軍之情形如未預備則必不報打仗如報打仗即可起兵

拿破侖第三欲過來因河而用攻法此事必不能辦然有可辦者假如未報打仗之前在砂龍地方已預備第二軍體令福陸薩爾帶之何以不派軍體之一分軍或二分軍之步兵並二分軍之馬兵到來因河左邊德國之地內該處布國守兵甚少易逐去之又撒爾路易之礮臺城可圍之令其兵不能衝出斷法軍之後路又已辦法即可造暫用之礮臺以屯兵即在克來次那哈從此處可分派小隊向來因河而壞鐵路與橋等如此布軍雖過河與其前往之速率有關係此時法國又可預備兵丁除此事之外又有別種便宜之處法國初交戰時似可得勝仗鼓舞其兵心而無初交戰時即敗之難處拿破侖第三此等事均不辦移兵呆用守法則列陣亦不得不用守法祇有一次攻守法爲攻法即前往師丹但其攻法亦不成

德國人懼法人用攻法分隔德國南北兩軍故前往之各

軍不甚分散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更為緊密若早知法軍不用攻法則可不必聚會而前往行軍較便德國各軍首之面於八月初祇有十五或十六布里即中國二百里或二百三十里之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交界地勢之故前往不咸迷亞各軍首之面為此數之三四倍法國與德國交界之地勢與與國與布國交界之地勢不同不必分散其軍又知德國第三大軍已過夫蓋是山則與本國之大軍無有分隔之物彼此可以協辦然軍首之面雖不闊初時不能聚其各軍而用攻法故派第三大軍攻法國之右翼已辦此法其餘大軍即前往而用包法後以此移兵之包法改為列陣之包法如在割拉勿拉脫並師丹兩處德國人此次之戰事一主意已定即急速令敵兵立定與之交鋒而定勝敗二小心謹慎以免失利此兩意合用除德國此次戰事外不多見之而在司必與並活爾脫兩處已擊敗法軍之後所用移兵之法與上兩意吻合。

布國世子帶第三大軍即左翼追趕麥克馬韓所帶第一軍體即右翼當是時德國斯巨麥次所帶第一大軍與菲哩特楷爾所帶第二大軍並行而前且小心謹慎恐法國用攻法欲抵禦之又有一意欲令法國大軍屯於密次之前敗之逼其進城而圍之辦此各事必用兵力更多故兩

大軍並行而進此主意西八月十四十六十八三日大交戰成之此事與師丹戰事之外近時之戰事祇有兩次有如是之辦法第一次即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布王菲哩特敗奧人於潑賴格又一千八百零五年拿破倫敗奧軍於啞而姆此兩處俱是擊敗敵軍逼其進城而圍之潑賴格之事奧人未降啞而姆之事馬兵衝出而逃步兵投降降此兩事尚不及密次師丹戰事之大惟有文武全才之將帥能辦此等事如在密次城外擊敗白齊恩所帶第三軍體如為尋常之將帥能逐其至砂龍已為大功萬不能逼其進城而圍之

以上之主意布王與元帥木爾脫克所定以德軍人數多於法軍人數故有此辦法法人初起交戰處處打敗俱言德國人數過多是以致敗又有紀錄軍事之人常稱德國兵數之多言過其實法國人數之少亦言過其實不知德國人數之多不盡如是有處尚少於法軍即在買爾拉土爾等處在活爾脫有麥克馬韓所帶之兵數或云三萬五千或云二萬查麥克馬韓所帶之軍體分為四箇分軍每分軍有十三營即共有步兵約九千人除軍體之外另有第七軍體內之一分軍助之麥克馬韓有馬兵一分軍並一鞏阿非利加一切之兵俱在密克馬韓軍體內此處兵額常滿一切補額之兵亦已到齊如前在威生白克交鋒麥克馬韓所失之兵二千人則在活爾脫定有步兵四萬二千人若馬兵在內定有四萬五千至四萬八千人在活爾脫德國之兵有九萬人為法軍加倍之數並非四倍之多法國人紀錄交戰之事將相近

處不交鋒之德國兵亦算在內故得此大數既如是算之則法兵在相近處不交鋒者亦應算在內此活脫爾之戰事在尼特爾不倫有菲爾義第五軍體內之一分軍在交鋒將畢時上前相助亦應算在內又說魯虛在法國議事院內云布國初包法國都城之日城內祇預備滿額步兵三萬後又云九月十九日之客羅將軍在薩普里安帶兵五萬攻德國之兵此言前後不符與人紀錄布法之戰事云在司必與有德國兵六萬攻法兵二萬五千又言在割拉勿拉脫法將白齊恩派有九萬人 德軍人數固多然余此語在論此處戰事時余當駁之

所論者德國移兵之妙自古至今用兵之事人數亦有多者而不能如此次戰功之大德國之軍在三箇月以內擒法國之兩軍共計約三十萬人豈非恃人數之多而成事乎且法人自始至終用守法人皆知後開門槍之守法易於攻法德國處處用攻則難處更大又法國用然氏頗槍勝於德國之針槍

圖白齊恩所帶之軍在密次城內即有布國世子並撤遜國世子所帶第三大軍並第四大軍即布國親軍並第四與第十二兩軍體

前往巴黎斯拿破侖第三所帶麥克馬韓之軍共有十五萬人意欲繞德國之陣端而逐密次城外圍城之兵此事為德國之機會假如拿破侖第三能聽人言與肥奴埃之軍體同回法國都城即共有十七萬人德國之軍即不易圍法國之都城或言有此十七萬人亦可圍其都城因密次城內已有十五萬人多此兩萬人亦屬無妨此言非也

法國都城大於密次城而其周之長多於密次兩倍故在

彼處可用之兵太單薄恐不能當住十七萬人之衝突也拿破侖第三向師丹前往欲繞德軍之陣端一千八百十四年拿破侖第一亦如此辦同盟國之軍不追逐之此為善法而一千八百七十年拿破侖第三用此法德國之軍追逐之亦為善法拿破侖第三帶十五萬人繞布軍之旁前往密次逐圍城之兵主意頗大此為背城借一之計勝則猶可不勝則全局俱危然法軍辦此事無有根基軍體與分軍之官無統此十五萬人之才幹即有此才幹拿破侖第三不能鼓舞之而使盡力又分軍以下之官無有馭眾之才而兵亦無行路之力德國之軍則不然所以包圍拿破侖於師丹該處糧食不足立即投降此時麥克馬韓之軍共有八萬五千人從古至今戰事無有如是之捷者且成此事德軍內傷亡者不多此言即以德軍全數而論之如以交鋒內論之傷亡者不少即如第六鎮各隊官並管理列陣之官全數傷亡又排晏之第一軍體並布國之第十一軍體傷亡者亦不少

德國在師丹之事已成即進攻法國前往都城有北德意志親兵之軍體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各軍體又南德意志之排晏兩軍體威登白克之軍體並有馬兵四分軍即為第三第四兩大軍第四大軍又名馬斯大軍第三大軍過塞納河而第五軍體內第九分軍並排晏第一軍體在法國

都城之兩薩替里安蘇高處擊敗法國人數眾多之軍即  
的客羅與肥奴揆所帶者逐之至都城九月十九日圍城  
之事已成週圍俱有德國之兵城內居民二百萬人內有  
持軍火器者四十萬人當日圍城之兵尚不及十七萬人  
數日之後人數漸多此以武略而勝人數之多也

從此時起德法戰事內專辦圍困三大城之事一巴黎斯  
二密次三司賴司白克其餘各處無有大交鋒之事法國  
當此時招募兵丁司賴司白克圍之不及兩月而破辦此  
圍城之事者韋爾特爾之兵後以調出之蘭士韋爾併入  
韋爾特爾之軍內取阿爾薩思因彼爾福阿並屯兵於布  
爾根亞可脫歐爾

當是時巴黎斯與密次兩礮臺城得礮臺之便利令德國  
兵四十萬人不能移動法國聽政之官甘卜大等占礮臺  
城之便利盡力招兵又除招兵之外令百姓潛持軍器私  
自謀害德國之兵巴黎斯城內脫魯虛招兵成一軍每營  
內用若干已練之兵而以未練者充其額至西十一月底  
都城內有兵與民勇十八萬至二十萬人當此時屢有都  
城之兵衝出或特新一事或令新招之勇習練臨陣之事  
當是時甘卜大在羅亞爾河邊亦招兵成軍令怕拉丁帶  
之欲向北前往巴黎斯以逐德國圍城之兵故德國風排

晏第一軍體分特坦所帶者並第十一軍體之二十二分  
軍韋別歇所帶者阻禦之此時都城內屢有新招之兵衝  
出人數雖較多而不能逐德國之兵可知有打仗見識之  
兵兼練熟而又服上者能抵禦法國之多兵後分特坦之  
軍屯於羅亞爾河邊之阿良城阿良至巴黎斯六十  
八英里即中二百里又當  
是時法國各處之民俱充兵數欲逐德國之兵以為八眾  
者即可得勝且從四面前往巴黎斯自外攻德國之軍城  
內之兵亦衝出以攻德軍為夾擊之法法國都城四面各  
預備兵一軍其一在西南即羅亞爾河之軍特羅亞爾河  
左右之地以立軍其二在西近於勒忙城勒忙至巴黎斯  
一百十二英里  
即為西軍其三在北恃法國都城北面並東北面里兒等  
礮臺城以立軍即為北軍其四在東南名謂南軍恃北三  
孫並里昂為後路在第四軍內有意大里來之甲里巴爾  
地並其子所帶之團練此八竟不知兵法如欲用團練應  
取尼斯此為甲里巴爾地之本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  
國助薩爾的尼國打敗奧國講和之後即以薩爾  
屬地尼斯等送與法  
國作為助戰之軍費如此辦法徒壞其聲名而已  
密次城內糧食不足即投降當圍城時法國兵用大力衝  
出者一次即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初一日奴阿思肥爾之  
戰事其餘衝出之事不用大力密次已投降非哩特楷爾  
之軍可移動矣都城西南面與北面需用德國軍阻禦前

往都城解圍之兵故派德國第一大軍即第一與第八兩軍體曼泰甫帶之前往都城之北散開屯兵攔阻各處招兵之專前往都城逐圍城之兵第七軍體暫駐密次為接應之用派第二軍體往都城以助圍城之事都城西南面德國需兵甚急因分特坦之軍已不能守阿貝城而退出法國兵在阿貝前往欲攻排曼軍之右陣端分特坦知此軍即引兵向右陣端而至可羅米阿此處有排曼兵二萬五千人抵禦怕拉丁所帶之兵七萬人後略退回向北到阿爾脫奈而與韋別歇所帶之第二十二分軍合兵此事從阿貝退出向本陣右端前往辦事甚妙因看破怕拉丁之主意倘吳守阿貝恐立不住而致敗用此法即免為法軍所敗

法將克拉脫里帶新招之兵兩分軍從德累前往胡當德累在巴爾斯西南約三十英里即中一百餘里故德國派第十七並第二十二分軍自阿爾脫奈向北欲攔阻克拉脫里之軍不近於浮薩里恩此時德國王與木爾脫克駐兵於浮薩里恩當是時法軍之前鋒與浮薩里恩相距約六七百里當法軍如是前往欲成其事則怕拉丁必力攻分特坦之軍立定在土離者土離在阿爾脫里然怕拉丁不能辦此事欲先將其軍中各事辦妥而後用攻法故克拉脫里所辦之事無人協助亦不濟事羅亞

爾河軍之人數於西十一月二十日查知有二十萬人而從密次移動菲哩特指爾所帶第二大軍即第三第九第十軍體已前往羅亞爾河而模林布而額大公所帶第十七分軍亦歸入第二大軍內此時第十七並第二十二分軍面尚向西因有軍併入故向左轉動意欲與排曼分特坦第一軍體合兵當合兵之時第三第九第十軍體在芒大而勇並劈替肥愛之間前往芒大而勇在阿貝東一百十中里

法國之羅亞爾河軍分為六軍體在羅亞爾河邊作一長曲線其線從息里起息里在阿貝東南約八十中里過阿貝至沒亞沒亞在阿貝西南約三十中里拍拉丁將軍於西十一月底派兩軍體前往巴恩拉羅爾特巴恩拉羅爾特在阿貝東北約七十五中里意欲令該處德國之軍多聚於左翼如此則通巴黎斯路上之德軍單薄可衝退之德國軍不聚兵於左翼而令第十軍體與第五號分軍於西十一月二十八日逐去此兩軍體

西十二月初一日德國敵羅亞爾河法軍者成一弧線意欲以阿貝為弧之中心俱從弧界向中心其弧之東南陣端在卑爾加爾特卑爾加爾特在阿貝東面不及七十中里其弧之西北陣端在屋爾射爾屋爾射爾在阿貝西面不及七十中里戰事已畢有人善書論此處之戰事云怕拉丁之主意欲令中軍攻德國軍後退



向阿良令德國軍聚會追趕如此則羅亞爾河軍之兩翼可在德國軍之左右經過前往巴黎斯但此主意極為勉強怕拉丁知其本軍之兵無甚力量必要用此法除左右兩翼與中軍不能協辦為無行軍之理外尚有棄去阿良之難處故未必有此糊塗之辦法依余意度之怕拉丁之意欲令中軍前往攻德軍定與左右兩翼協辦而衝過德軍但非哩特楷爾與模林布而額大公之軍漸近於阿良不能衝過據法國論此處戰事之書各軍體之官會商軍事定主意前往劈替肥愛之路前往都城且左翼之各軍體先有第十七後有第十六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軍體按此次序前往此路法軍前往遇模林布而額大公之右翼此處初交鋒即有排旻之一分軍退至屋爾射爾然於西十二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屢次交鋒而德國軍逐法軍退回向阿良分隔其軍之陣線三個軍退回向阿良東南之波而射又三箇軍退回向西南而在買爾希奴阿爾與波尙西之間列陣線波尙西在波西不及二十中里此三箇軍體賞西帶之於西十二月初八初九初十等日大交鋒而逐其退兵向方杜姆方杜姆在阿良西一百十餘中里當是時德國第九軍體已到羅亞爾河之南岸循河向西南前往不魯阿不魯阿在阿良西南約一百十餘里

德軍從弧前往中心之處即阿良此種移兵之法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不威迷亞之辦法相同逐步俱有交鋒之事西十二月初四日在阿良德國軍有十萬人陣線祇長兩布里即二十六中里依余而觀之怕拉丁若在西十一月底聚其全軍於一翼此較勝於其辦法惟其兵之行路力量不足又軍火器不佳軍料亦不齊兵無服上之心較前言麥克馬韓之軍更甚此事猶夫以鉛若干壓於兵身令其不能辦事西十二月初二日之戰事畢怕拉丁應收兵整退而棄去阿良怕拉丁有此意而甘卜大定欲在此處與德軍交鋒怕拉丁不能行其主意故在阿良多致日交鋒無益於軍事而法國之軍更不能用矣

當在阿良有事時巴黎斯城內之兵預備衝出有十四萬人欲衝出向南行與怕拉丁軍相會而合兵而馬爾瑟河與塞納河之間有五萬或六萬之德意志兵攔阻之在此兩河間西十一月三十日與十二月初二日有兩次大戰德軍逐法兵退至礮臺之後

當是時法國都城內糧食不足人俱知若無外兵救援萬不能支惟有納降而已

法國都城之北招兵以往逐圍城之兵事亦未或北遷之

軍有五萬至六萬人。初時波爾拔氣帶之後，令菲特厄爾白帶之。此軍俱持北邊與比利時交界處所有礮臺城為後路。如里兒等德國曼泰甫以三分軍禦之於阿迷恩。在巴黎之北約二百中里西十一月二十七日敗之。已敗之後，德國之軍屯於阿迷恩並羅恩兩城。羅恩在巴黎西約二百中里曼泰甫之軍又前往弟阿伯。此處為海邊埠頭。在巴黎之北約三百中里法國北軍既敗之後，退至後路處礮臺城內。過數十日仍前往。且於西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哈利河邊仍打敗仗。既敗之後，菲特厄爾白仍引兵至礮臺城內以圖再舉。

布國近有一書評第一大軍曼泰甫在該處所用移兵領兵之法。余觀者此書者有偏私之見。故言不足徵。又有人云在阿迷恩擊敗法軍之後，曼泰甫不追趕法軍則不能盡得勝仗之益處。且辦事亦太瑣碎。此語亦有不實不盡之處。必待總理列陣院有印出之書方能論定。曼泰甫所辦之事甚難。並非因法國北軍人數過多。而因曼泰甫受令有該處彈壓招兵之事。法國北邊地方廣濶。則辦事不能不瑣碎。又其所受之令。須在北邊護圍城之軍。在阿迷恩與哈利河兩次擊敗北軍。若追趕之恐相離太遠。不能獲圍城之軍。又西十一月底。近於羅恩處有法國軍白離益帶之。或云有兵五萬人。即不能辦追趕法軍之事。必須

前往羅恩。遂去白離益之軍。然羅恩之人數未必有五萬。因在此處擊敗法軍。其事甚易。又後在法國之西北面無有大叢兵。因德國將軍奔脫海姆在西十二月中易敗其兵。此無論法軍之多寡。屯兵於羅恩之事。必不可少。因此處之塞納河通法國之都城。從此處易於擊我圍城之兵。又羅恩城為財富之區。易於招兵。故必須派兵彈壓招兵之事。西十一月二十七日之後。法兵在羅恩之數不能詳知。曼泰甫聞此處兵多。故以為不追趕而徑往羅恩為妙。如當時信息不能的確。事後知之。易招物議。又有人云。西二十七日擊敗北軍於阿迷恩之後。曼泰甫應派大半之兵追法兵至里兒。此言無理。因里兒為礮臺城。如敵軍已入礮臺城。須在外圍之。不能再辦別事。假如德國兵趕至礮臺城邊而不圍城。則空費兵力而不成事。且當圍里兒城之時。不能護圍都城之德軍。故追趕在後。祇能到阿拉斯為止。不能更遠。阿拉斯在巴黎西約二百五十中里法將菲特厄爾白於西十二月廿二日在里兒動身前往都城。逐圍城之德軍。此事城中知之。因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兵在城中衝出。向北而攻親兵軍體。並第十二軍體。此兩軍體逐退之。其事未成。

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德國之蘭士韋爾軍圍法國



舊式之礮臺城他種兵用之甚少此種城大約圍之數日即破故可知德國所用圍城之礮勝於舊法之礮臺城近時若用礮臺城外應加礮臺若無之則不可謂礮臺城上言情形之後至西十二月月底不過用守法圍巴黎斯城而已於西十二月二十七日始用攻法德軍放礮以攻蒙阿弗浪在都城之東近於羅尼礮臺山上舊礮臺山高一百四十八小時內取之西正月初五日起即放礮至城之南面又放開花彈至城內

當北軍有事時南面羅亞爾河之軍在阿貝擊散者仍聚會而立軍實西於西十二月十六日在方杜姆擊敗之後即退至勒芒而聚會十三萬兵又北面里兒菲特厄爾白仍聚會六萬人而法國東面近於瑞士國交界波爾拔氣聚會十三萬至十五萬人其軍之根源即在阿貝打敗退向波而射之三箇軍體波爾拔氣帶兵向東意欲攻布爾根亞與可脫馱爾所有韋爾特爾所帶之德國兵並欲趕去圍彼爾福爾之德軍又前往毀德軍入南德意志之後路波爾拔氣已如此前往而菲哩特楷爾任其所之而不為意

有西於西正月初意欲前往法國都城逐圍城之德兵其前往之向在方杜姆然菲哩特楷爾令其大軍第二第九

第十三軍體並自主辦事之馬分軍前往且自西正月初六日起一路逐退實西到勒芒至十二日止本日其軍自周向中心前往而取勒芒城是日擊實西之軍而散之自初六日至十二日其兵經行之地即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國民主之黨擊敗君主之黨該處有大樹林又有不甚高之山上有農村者田之週圍有籬笆為荆棘之屬地勢有高低軍官不能詳見其兵之所在此七日内逐步打仗而前往法兵且戰且走此為不便於攻軍而便於守兵者由此可知練熟之兵勝於烏合之眾者多矣又可知無論何種地勢必是練熟之兵勝於未練之兵

當此時波爾拔氣帶四軍體其兵與實西之兵相同已到北三孫近於瑞士國界從該處前往攻韋爾特爾之陣線此陣線從東面芒背里阿爾起芒背里阿爾近於彼爾福爾向西過浮蘇爾到浪格爾此陣線自東至西長三十布里即中四百里韋爾特爾於西十二月十八日帶巴敦之兵兩羣前往奴義奴義在波爾拔氣之南約四十里在此處擊敗自里昂而來之韋勒梅所帶之兵韋爾特爾聞波爾拔氣之四軍體漸相近即離地牀退到浮蘇爾甲里巴爾地與波爾拔氣協辦且在波爾拔氣左陣端之前前往意欲隔斷德軍通本國之後路故屯兵於地牀木爾脫克知法人之主意故令韋爾特爾之陣線縮緊

至六布里即約中新立之陣線自東面瑞士交界之處德

累起向西過芒背里阿爾並黑離可爾至福拉義咳相近

處俱離里賽納河不遠如此列陣線護圍彼爾福阿城之

德國兵韋爾特爾自浮蘇爾經過波爾拔氣之軍面前往

里賽納河遵木爾脫克之令列陣用此法移兵永推妙法

如此縮緊陣線到芒背里阿列陣非惟前往之時不及即

已到之處造土堡等以護圍城之事亦不及故想法得此

工夫而辦事派若干人前往肥來爾賽克司爾肥來爾賽克司爾在

往肥來爾賽克司爾此時德兵已移動而波爾拔氣聚兵

之事航誤兩日之工當此時韋爾特爾軍造土壘濠溝等

事以護本軍之陣面從西正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法兵屢

攻不能破此處德兵四萬五千攔阻法兵十三萬人法軍

內兵未操熟料亦不齊故兵丁不能盡力也

當是時德國派第七軍體在密次為接應用者並派圍都

城之第二軍體合為一新大軍而令曼泰甫帶之知肥來

爾賽克司爾交鋒之信故在浪格爾與地林兩城之間向

東南前行於西正月十九日到葛累葛累在北三孫西既

到葛累即知波爾拔氣攻韋爾特爾於里賽納河不成而

退回故留一羣兵於葛累令其攔阻甲里巴爾地之三萬

人其餘之兵前往都爾都爾在北三孫之西南地亦如此

即逼波爾拔氣原帶之軍入瑞士國而投降此事為德法

交戰中第四次大事因敵兵幾至全滅也第一次大事在

師丹第二次大事即密次投降之事第三次大事即巴黎

斯投降之事第四次即此八萬人到瑞士投降之事也

法國菲特厄爾白所帶之北軍於西正月初三日向南攻

勾朋所帶之第一大軍但在巴普姆巴普姆在阿拉斯有

德國之一箇半分軍趕退之正月初十日劈爾倫礮臺城

投降劈爾倫在阿拉斯正月中菲特厄爾白欲從德國護

圍城軍之北第一大軍繞過右陣端過看白離前往巴黎

斯而解圍城之事看白離在阿拉斯於正月十九日到聖

肯吞聖肯吞在巴黎勾朋在彼速聚兵而擊敗之又逐

之而其已散之兵仍往礮臺城後避之

當日法國都城之兵又用大力衝圍而出此為衝出之末

次其兵十二萬人從西面之礮臺蒙伐離里恩衝出布國

第五軍體之三羣兵擊敗之法兵傷亡者九千人此日之

後八日巴黎納降二月十六日彼爾福阿城與圍城之將

亦立投降之約而德法之戰事已畢

自德國軍圍巴黎斯之時起一切法軍所出之力俱是趕

逐圍城之兵而已惟有波爾拔氣在北三孫前往趕逐圍

彼爾福阿城之兵其辦法雖異其用意則同或言法軍所出之力專為趕逐圍城之德軍其法不善如所招之兵往他處攻德軍更妙法國都城似乎騙其將帥盡力向往且法人所有招兵之力大於救都城所需用之力余謂此言不合於理其故有二一凡國內情形與感動民心有關係法國都城之名向來能感動人心因歐洲名勝之地法人敬之重之如在法國招兵者言不救都城而往攻他處則人心必渙散而不能收拾矣二法國此地實在有與移兵關係之礮臺城而一切之力欲趕逐圍城之兵事固有理力亦相符論夫礮臺城之大一箇最大之軍俱可藉此城為後路又如大軍打敗仗可避入城內修整其軍以圖再舉論夫圍城之事若城內之兵與圍城之兵同數同力即屬無用必需加倍方可若用加倍之人數圍城歐洲中恐無此多兵之國也又法國都城為法國各鐵路聚會之交點故從此處可通至各處又法國都城在塞納河邊船可通行之地而此礮臺城非為天下最强最固之礮臺城而為天下各國內最有關係於全國之礮臺城德軍圍此城亦可借其城外為後路當有此後路時法兵不能追逐德兵回至國內故法人盡力以逐德國圍城之兵此事不可謂不合也

若法軍在他處辦事牽制德軍為解圍之法如波爾拔氣所辦之事亦無不可惟在西正月已嫌太遲宜在十一月間為善因正月內都城已缺糧所以正月內之辦事祇可徑往都城以解圍若如波爾拔氣之辦法恐都城之糧早斷而投降

法國招兵以解圍十月間已開辦然辦此事太早兵未操熟人數不滿料亦不齊新招之兵分散而不聚法國有多兵船何以不用此船而聚兵於一處或為意想所不及或為不能辦之故假如用兵船從西邊海口速運五萬人至北邊海口或從北邊海口速運五萬人至西邊海口此事法國兵船易辦之即如十一月底可令羅亞爾河邊軍之大半在法國西邊海口上船而運至北口岸而在哈勿爾塞納河或弟阿伯兩處上岸如此則有六萬人與菲特厄爾白所有之軍合兵此事於圍城之德軍大為不便又哈勿爾並北邊海岸以及東北面近比利時界之礮臺城作為後路而前往都城以解圍則較之西南阿貝等處之後路近而且便法國如欲辦此事第一着以機密為要如事機不密即恐不成在羅亞爾河邊阿貝近處之兵如用鐵路運兵至海口工夫不多如在該處運兵之船已預備海里無多一晝夜可達哈勿爾

余所論者如是，非定欲如此辦法，第不知法國何以不照此法而辦此事。須俟日後法國記錄用兵實事書出，閱之方知其故。然難言不用兵船之故，與鐵路之事相同。即如波爾拔氣在東面北三孫並南面羅亞爾河之時，用鐵路運兵，算錯鐵路運兵之數，或者兵船運兵之數亦算錯，故不用之。然無論如何，後日史乘總不能言法國用盡其兵力，以解圍城之事。

法國軍欲辦解圍之事，無一文武全才之人，統握兵權，論夫甘卜大有招兵之才，而無用兵之才，只有移兵之事，無不錯者。此因移兵之學問，非尋常人所能嘗試。此事不明之人，斷不能為之。此余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中所得之見識。知古時之武事與今時大不相同，必得專門名家，方可謂知兵事也。

德法兩國兵事方起，無多時，即有佛浪替由而阿。此即自主之槍手其意欲害德軍之雜務，法國於此辦法，地勢不便，此因法國內平地多而山林少，若無此等地勢，未必能成事。然即阿頁西面土爾一帶地方，並法國西陲是也。除此兩處之外，在夫蓋是山內並幼辣山，即瑞士與法國分界之山，並在可脫賦爾浪格爾等處，又在阿頁相近之大樹林為

最便於害德軍雜務之處。

論夫法國之人於此辦法亦不合，因法人喜尋快樂，不習辛苦，且無恒心。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法國之佛浪替由而阿，不能比一千八百零九年的羅爾邦之人，又不能比一千八百零九年至八百四十四年西班牙所用之格離拉，并不能比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六十四年波蘭大亂不服俄國之事。

佛浪替由而阿等人所定之主意，屢有成者，即如屢次在

後路之處，攻壞運料之車，即如在夫荷爾阿。在土爾西南約六十五里

哈姆。哈姆在阿述恩東約一百中里薩替肥安，又在土爾所有之橋

毀之，雖如此成事，而佛浪替由而阿，在德軍之背，可動手

處則辦事不可謂軍事之緊要者，其不能成大事之故，一

即上所言地勢不合，而兵不能耐辛苦，二德國軍背防護

之兵多，所占最便之處，即夫蓋是山，其辦事亦不久，惟有

恃一礮臺城之處，尙能久持，即如在浪格爾，在德軍之背，

既不能辦大事，則在軍之前面，更無論矣。與佛浪替由而

阿相通者，即德國所得之地，其百姓不服而起事也。

此種兵事，照萬國公法而論，有理與無理，各人意見不同，

其不同之故，因不知情形，余可略論之。凡招人以拒敵人，

或名曰佛浪替由而阿，或名曰圍練，或另有他法，則為萬

國公法中應有之事此等人或在敵人軍背辦事或作埋伏或作他事以傷敵軍不可謂違萬國公法然此等兵必須其本國令其爲此事或準其爲此事且辦此等事之人衣服上另有記號易與尋常百姓有分別又辦此等事之兵或爲本地人或爲他國人與本地人協辦亦不違萬國公法又國家若已定章交戰之時令某等人出來辦事即如在法國之加爾德納西哇那爾此等人奉命爲兵則敵國之人必當其爲正兵若擒其人即照萬國公法待之但此種兵無論爲佛浪替由而阿或加爾德納西哇那爾若自違萬國公法則敵國亦可不照萬國公法待之假如許敵兵入城而忽然放槍拒敵則爲違萬國公法又如敵兵到某處而居於城內日間之佛浪替由而阿與尋常百姓無分別夜間則出傷此處之敵兵亦爲違萬國公法或已穿號衣放槍擊敵後不能敵而退回或更換衣服或號衣外另加衣服等事即爲違萬國公法而敵國之兵可正其罪法國與他國新報有言不論用何法以傷敵兵俱可此言太過依此言則兵住宿處之土人如屬膽大亦可將刀斧等擊殺兵弁此不可謂交戰祇可謂兇手依萬國公法國內無論何人可爲本國當兵出力以衛其國但在國家所立之軍內辦事不可任意傷人此次之戰事法國之民屢

違上理德國之軍嚴辦違理之人不可謂非其差處應在先違萬國公法者

德國屢次嚴辦之後法民不敢違萬國公法凡人之心必以其身家穩當爲緊要之事如知違背軍章必有碍於身家則欲爲者不敢爲德國之嚴辦違背章程者不可謂之太過也

佛浪替由而阿等人害德國軍內之雜務辦不成大事此因德國之民俱奉命有章程且已操熟法國之民俱自主而無章程辦事雜亂也如考究法國設法以害德國之雜務極有意思望以後總理列陣院記錄德法戰事書中詳述其事

佛浪替由而阿內所有之法國人無有一箇著名者惟有幾箇德意志族類之人頗有聲名即如潑思脫爾巴而登斯登等甲里巴爾地之子名墨諾替帶佛浪替由而阿所辦之事尙屬有理又其父甲里巴爾地從意大利帶人有人法人在內此等人所擒之德國兵照萬國公法之章程相待而法國人待所擒之德國兵不能盡照萬國公法

德國軍於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所攻之法國軍有兩種其一拿破侖第三之軍其二廢王之後民主之軍拿破侖第三之軍照名目而論雖謂人人當兵然因其有

僱人代替之事故其人有願得餉而當兵者然每一軍內  
必須有以當兵為業者此等人可為教習之用然法國內  
不為教習如替人當兵期滿則又替他人當兵如此遞為  
則久為兵法軍內此種人甚多

民主之軍其中向來未操習者有六分之五此等人令其  
操練三四十日即令其臨陣當其操練時教習亦不善此  
法無甚大用尋常斷不可行此種未操之兵膽大而肯出  
力應誇獎之然與德軍相敵雖三四倍之多亦不能勝此  
新立之軍亦有佛浪替由爾阿在他處協辦之便利又有  
百姓私傷德國兵之益處且打仗之處在其本境內軍料  
糧食運載俱便水土習慣亦為好處然究因德國之兵操  
練甚精終能勝之若軍之根基不如德國者大約法國民  
主之軍能勝之

民主之軍內無僱人當兵之習凡替人當兵者為謀利起  
見無為國家出力之心如在師丹拿破侖第三所有之軍  
其兵幾分常在營盤內大半為告假回籍不多操練之兵  
德國在師丹之得勝因德國之民人人當兵操熟而後放  
歸

德國之軍以民為兵布國按一千八百六十年所立之章  
程定官弁之數此為軍之根與之同有者有兵若干人或

兩年操熟而放歸或三年期滿而放歸其軍有一最小之  
限數不能少於此數如此每營內常有多兵常可操練此  
等兵期滿之後歸入補額兵內有戰事時則將補額之兵  
補滿其額先往交鋒

德國之蘭士韋爾承平時每營有十三人至十四人雖常  
辦事不為本營之根基不過供筆墨雜務而已有交戰之  
事即調其防護地方或守城或屯於一處預備將來之用  
蘭士韋爾並非不用以打仗但須先用正軍如力不足即  
用此輔之

除布國用民兵之法外瑞士國亦用民兵其法不同其意  
並無常在營盤之若干人為最少之限瑞士國之章程人  
至若干年即有教習若干人教新到之人其期四或五或  
六禮拜依情形而定如此再有一定期操練若干時如是  
數年後改為蘭士韋爾不必操練有戰事即可徵調南德  
意志喜用瑞士國之法然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所得之見  
識知德國之軍如用瑞士國之法未必能用且瑞士國之  
法究屬於其國有益與否余不敢知且在一千八百六十  
四年布攻丹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攻奧國與一千八  
百七十年布攻法國所得之見識可知每年操練之時不  
久而軍營無根基即營內無駐防之兵則數年之交戰未必能成大



拿破侖第三在師丹納降之後民主之兵雖有法國辭職之武官與員弁出力教習新招之兵但其所成之軍尙不及瑞士國之法因時候太促也然在法國都城內雖有德軍圍之其時尙久尙能操練新招之兵因初圍城時至十一月月底城內之兵有衝出突圍者以前有兩月之工可以操練都城內有拿破侖第三本軍六萬人並許多軍料局又圍都城之前法國已有各處前為武官並當弁之人入都城內意欲歸入加爾木比爾之內且城內有明武藝之大員城內百姓願出力當兵用心操練又屢次小衝而習慣臨陣放槍之事事雖如此而西十一月並十二月大衝出之真不甚靈便似乎放槍之事亦未習慣而不能比城外之德國兵又加爾德吶西哇那爾操練四箇月而於正月十九日與德國兵交鋒亦不能相比此等人在法國都城內數月之工時常操練各物齊備究屬此等人不可謂之不及瑞士國之兵然而法國如此則瑞士亦可知矣

德國步兵有兩三年之工夫各種步兵應辦之工日日操習無間斷此種人交鋒之時有時紛亂至官弁不能管理何况在操之數十日之兵如瑞士國之法乎近時交鋒所有最大之難處即在於必多用游兵人必散而兵官難於

管理必操之甚熟而後可用也且近時所用放槍之法須詳細定準不可亂放此事非在數十日之內所能學成又有人言德國人人當兵兩三年之章程極為辛苦應設法令書館中幼童操習武事以後即可減當兵之期此法未嘗不可用然有許多事不能令幼童學習如強之學習恐傷其身且眾兵合為一體之理非幼童所能知必在營內當兵時方能學之又如幼童時所學之操法寬而不嚴則當兵時亦必照辦如教習者改為嚴肅則不及未嘗操習者尙可就範且近時之兵須各人各辦其事故須各人各學其藝由是教習之期更不能減近時馬兵礮兵按瑞士國之法所有之短處茲不必提因此時以步兵為要也以

下余借一事以論此理德國當兵操習之期長而攻丹國與用瑞士國之法攻此等國之事比較之如左

先論照瑞士國之期操兵之法假如有一營避於地勢之後而作隊行伍三隊為前陣一隊為後應之用敵兵為本兵之加倍相離一千或一千二百步遠派其游兵前來其游兵速行至離營八百步遠之處則彼此放槍而不甚多當放槍時敵兵派數隊沿地勢而行令我不能見而向營之左陣端我兵照瑞士國之法操練者性急而速放槍雖

有官止之不能聽從故其擊法於敵人無害敵之游兵借地勢而更近並其後之前陣相離不遠如此到相距三百步之處敵兵傷亡者尙少此因敵兵在八百步之處我兵已放槍而擊之後前來到三百步之處我兵性急放槍尙用八百步之表尺雖然定準彈不能中敵兵至此近處卽急速放槍此時見我兵本營左陣端有敵兵數隊來攻而本營陣端極盡處有不能立定而退回者事已如此卽令接應之隊當住陣端之敵兵此接應之隊轉四十五度速向陣端前注意欲當住敵兵但我兵之操法不熟未到陣端其行列已亂改爲游兵已變爲游兵官卽難於管理且其行向不對陣端散而無紀此時陣端敵兵已近忽然急速於槍攻之則其散亂之兵一定退回此時面前之敵兵衝出而用攻觸之法則後患亦不必言矣

左

敵兵到八百步遠之處而略放槍我之游兵內有上等之槍手數人還放槍其餘游兵尙不放槍若兵官見放槍太多則可禁止之敵兵亦須到三百步之處當其前行時無地勢可避我兵卽盡行急速放槍而擊之則敵兵不能到三百步之處而退至原處此時左陣端所有敵兵數隊來

攻我之接應之隊亦轉四十五度向陣端前往既至則不亂而變爲游兵敵兵數隊之游兵尙未張陣我之游兵因操熟而已張陣用擊法而攻亂之已亂則我兵用攻觸之法逐之則攻陣端之事不成

以上將兩種操法之兵比較其交鋒之事余有兩意論之如左

其一照瑞士國之操法其時不久到打仗時性急而亂放槍失去後開門槍之益處其二操練不久兵之行動不靈便遇難事時則必亂方欲用之則因亂而致敗

兵未操熟至列陣交鋒時有此兩難處論夫行路時力不足而章程寬又若用瑞士國之法無有常在營盤之兵數得其極大之界限又武官所應有之事亦不操練故無令人聽命之本領如尙是昔時之情形則瑞士國之法尙可用之因兵從路上前往列陣處其時長路上尙能操習近時若定講兵之事則以汽車路運兵列陣相近處故從下戰書之日至交鋒之日祇有數日此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屢次有之卽如德國第五軍體之省卽在布國東面波森省所有補額之兵於西七月二十三日晚間到齊二十五日乘汽車路前往來因河西邊排曼屬地此處二十八日晚軍首已至於西八月初一日令其前往初



臨陣管員 卷五

三日軍體聚會於畢立歇海姆畢立歇海姆在指而楚厄西北約五十中里與

陸爾罷黑之間停宿初四日行四布里即五十中里當日在威

生白克與法國兵交鋒初六日又在活爾脫與法兵交鋒

由是觀之來因河西邊在排晏屬地內前往交鋒之處行

路之外祇有兩三日可略操列陣交鋒之法兵丁操之已

熟故無習練之工不甚緊要若其兵照瑞士國之法略為

操練何能速往交鋒乎

德國所有蘭士韋爾兵與瑞士國同無有常在營內當兵

之限數因每一營內所有之十餘人常辦他事此不可謂

常在之限數此蘭士韋爾前年輕時已當兵兩三年如有

戰事令此等人出來當兵須有若干工夫日日練習方有

兵氣得此之後而辦事已熟可令其與敵兵交鋒此事無

妨因德國已有正兵可先往打仗也

由是以觀德國所用民兵一法非惟可得多兵且所得之

兵實有兵之用其人即可臨陣此法歐洲各國漸欲效之

布國用此法已六十年而他國亦須更歷多年方能與布

國相埒為此故如德國善用列陣之法勝於他國尙屬可

為德國已擊敗軍火器更精之敵兵若以後又有戰事則

相敵之兵必為民兵如我國仍照舊藏辦操練之事且又

講求列陣之法尙可再望得勝也

臨陣管見卷六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論領兵之事並列陣交鋒之大略

考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交鋒所重之兵即為步兵而此事一國步兵之火器較勝於敵國而兩國步兵列陣交鋒之法大不相同奧國步兵之列陣用大行列急速之攻法此法為敵後開門槍之兵決不可用之法布國所用列陣交鋒之法亦為攻法願先用盡後開門槍之力而後用觸法或用攻法見敵人立定不走即改為擊法急速放槍打亂陣線而後用觸法布國步兵於此時用游兵之法甚妙而借地勢以避敵亦較奧國靈便論夫六十六年之行列布國用隊行列並前面游兵一叢奧國用分軍或營為行列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與此大不相同兩國相敵俱用後開門槍俱善用游兵之法法國所有然氏頗槍勝於德國之鐵槍但其差不及六十六年奧國用舊式之槍布國用後開門槍之大法德兩國之兵雖操練之法不同而交鋒時有相近之法所有不同之處不及六十六年布奧交戰之大奧人之意用多兵似以一體作一大行列用重積之觸法以擊敗布人布國各兵自主辦事而

敗奧軍之一體奧國上官管理大行列為一體布國隊官管理小行列而擊敗其大體在德法交戰時兩國俱多用游兵而自主辦事勢甚分散然用擊法並攻法守法待列之法兩國俱不同在下論兩事一交鋒之大略一德法兩國三種兵比較其交鋒之法

此次大戰事依地面時候並情形及前後兵之不同因前半戰事與德國相敵之兵勝於後半戰事與德國相敵之兵假如在某處初交鋒用某法後改他法為妙在他處則有不能照辦之故或在此處用守法而在彼處用攻法處處不同故難得一定交鋒之規模初交鋒時大約各軍有一主意至交鋒若干時後即照情形而變動凡用攻法之時必有一定之主意而用守法者大約照攻軍之辦法而變動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軍列陣交鋒之大意攻敵兵之陣面難故設法攻敵兵之陣端然因不能處處呆辦故德國帶兵之將按自己之主意辦事故其包陣端之法活變用之法國軍前半之交鋒幾處處用守法用攻法者甚少或言是尼爾之主意其意欲令步兵速作濠溝以待敵兵敵兵既至則用擊法而逐之已過則從濠溝衝出而敗之又有入言法人專用守法之故因德國移兵中之攻法過速法

軍無奈何必專用守法余意此說頗有理法國如可用移兵之攻法則列陣亦可用攻法後因攻法俱不能用則友言移兵用攻法列陣用守法此言不合於理法國之用守法因德國之兵多而行遠法兵較少無奈何必用守法又法人見此事則以為自己之槍較布國之槍更遠而更速故作濠溝以待敵則已得便宜即在威生白克活爾脫司必與割拉勿拉脫師丹各大交鋒之處法國專用守法且在買爾拉土爾密次之西約三十五中里法國此時必須用攻法然此處之攻法祇得四分之一

德國軍首前之前鋒三種兵俱有之不論地勢如何馬兵必在前鋒之首凡遇敵兵即另派多馬兵偵探且前鋒之步兵離前鋒之馬兵較之六十六年更遠且六十六年所用前鋒即用與敵兵交鋒之法後面之兵未上已擊敗與人七十年無此事不甚交鋒必須待後面之兵既上而後交鋒祇有數次未嘗照辦

後面之兵上而與敵交鋒即令多礮列連陣離敵兵一千五百步至三千步不等擊敵兵此法保護後面大半之兵列陣其礮為分軍相隨之礮並軍體礮之大半在威生白克活爾脫非安肥爾買爾拉土爾東約八中里各處之交鋒俱如是惟在司必與司必與近昔時布法交界薩爾白立克城之交鋒稍有不同似六十

六年之情形前鋒遇敵兵已交鋒而令其立不住後面之兵方接上協辦

礮多而照此法用者最重者在割拉勿拉脫與師丹兩處此兩處有甚長之礮陣線擊亂法軍之陣線並打壞法軍之礮法國雖有拿破侖第一傳下之法用礮多而擊亂敵兵陣線而在七十年時不足用以敵德軍之礮所用之礮不作甚長之礮陣線不過數行而已法國之礮既不能及德國之礮故法國應分外用礮於一處以補其不足法能定準也在活爾脫之戰事已交鋒兩小時之後法國之礮即不多放至德國軍前往掃爾河時再放礮法國於此次之辦法如布國於六十六年之辦法即用礮不多也前已言德軍之主意欲包法軍之陣端惟有時德國之礮已擊亂法軍陣線之中處即不待包陣端而即攻陣線之中處明武藝者屢評此法之不妙傷亡之人太多然評論此事者不知無有一定不攻陣線中處之理因如不攻陣線中處則敵兵退回而不及包之不如攻之令其不能走而我軍之翼能包而滅之又令其不能接應陣端而拒我用包法之翼則我軍之包法能成即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克尼克來次除第七號分軍之外不派步兵攻奧軍

陣線中處而用礮重擊陣線中處令第一大軍過必司脫  
 立次河前往不用他種攻法如是而得包陣端之妙處然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軍之翼不能包法軍之陣端而中軍  
 之步兵已重攻陣線之中處不能言陣線中處不可攻須  
 攻敵兵之陣端因有時意欲逼令敵軍打仗有時不欲打  
 仗惟逼其離開即繞其陣端不能呆辦又交鋒之時我知  
 敵有若干兵敵亦知我有若干兵大約不清楚故不能定  
 用包陣端之法若欲包敵之兩陣端必須知我兵實多於  
 敵兵若知之不確即不妥當德國第三大軍於西八月初  
 四日與初六日所用前往之法似乎欲包法軍之陣端但  
 此兩日之戰事第一次在威生白克第二次在活爾脫亦  
 有中軍大攻法軍陣線中處若中軍不用此法則法將都  
 愛所帶之分軍必在德國第一軍體未及包之時早已退  
 回又活爾脫未交鋒之前亦有包之之意原意於八月初  
 七日在此處攻法人然因德國第二十號羣之步兵偵  
 探之攻法而不能離開排曼第二軍體亦往攻之此軍已  
 攻他軍亦往攻之故於初六日即有交鋒之事  
 德國第十一軍體並排曼之第二軍體起初前往法軍之  
 左翼並不包之惟因趕退法國左翼的客羅所帶之分軍  
 並擊敗右翼因此兩事是日午後攻弗勒式惟勒村處之

中軍即包之德國第十一軍體早受此令此活爾脫之戰  
 事德國第五軍體作中軍攻法國拉烏爾所帶之中軍而  
 攻其面德軍在此處與法軍交戰為猝然之事故起初之  
 戰事無奈何必攻其面已有攻面之事則第五軍體必定  
 亦攻其面且此第五軍體所辦攻面之事有大便易於第  
 十一軍體之事因第十一軍體在根司台脫之凹路必須  
 出來若德國中軍不攻法中軍之面則法軍可派兵擱阻  
 第十一軍體從凹路出來之事即不能照會而辦事此處  
 德國第五軍體攻法國中軍之事在德法交戰中為最難  
 之攻法因此軍內之第十號分軍為前陣欲過掃爾河攻  
 對岸高處用守法之法軍其河無橋故用架霍布簾之桿  
 插入河內強作過渡之橋且當作橋並過河時有法兵成  
 槍擊之故傷亡者多過河之後即有平坦草地亦無地勢  
 可以護身且過平地之後即須爬上高處亦為難事此次  
 攻戰第十號分軍傷亡者三千五百人故可知不能借地  
 勢護身之時用攻法之難處有如是者  
 活爾脫之戰事法人亦呆用守法當德國前面之數羣兵  
 過河之後法軍苟能衝出而攻之則可望德國之攻法不  
 成德兵爬上高地之時法兵祇有數營用攻法以逐爬上  
 高地之敵兵

是日德國兵在司必與與法兵交鋒之事亦非受統帥之令卽與上事相同此處之戰事不如尋常之事觀此事卽知德國之官卽職分稍卑者亦有武才此處德國第七軍內之第十四號分軍與法人交戰實爲膽大爲不應爲之事然此因德國官聞法軍已退卽離教場在薩爾波里肯之南前往後知此信息不確然已交鋒卽不能退惟盡力用攻法以免法軍將守法改爲攻法而德國軍知後面之兵必上來協辦從後而來之德兵用礮擊法軍之陣線此處初交鋒德軍有十二營法軍有三十九營故德兵少於法兵然人數雖少尙用包法此處福陸薩爾所擇列陣之處便於守法故德軍不能攻其面然德國初交鋒時人數太少欲包法軍右陣端而未成至午後第五號分軍前來助攻則包法已成此次用包法時同刻攻法中軍之面其攻法亦成此處戰事德軍共有三十營法國尙是二十九營福陸薩爾在此處退同之故因德國第十三號分軍之前鋒已近於福爾拔黑在司必與山列德處之西南約九千步卽近其左陣端在此處之交鋒並在買爾拉士爾之交鋒初時德軍人數少於法軍人數而法軍仍用守法德軍竟用攻法

八月十六日買爾拉士爾之戰事與司必與之戰事略有相同之處因初交鋒時德兵用攻法者較少於法兵甚多

若此時法軍全改用攻法定能擊敗德兵法國於此兩次專用守法不用攻法大約料進攻之德兵其後必有多兵接應以上爲兩處相同之事所有不同者德國第三軍在買爾拉士爾應用攻法不如在司必與之強用攻法且十六日已過馬賽爾河之德軍必與白齊恩大軍內之各軍交鋒不令其走開恐本軍之力尙不能逐敵入城也買爾拉士爾之戰事人少而用攻法尙屬有理若司必與之戰事人少而用攻法則因探信不確之故買爾拉士爾之戰事德國非惟顯出守法之本領又能顯出攻法之精妙此處第三軍用攻法趕退法國人數眾多之軍初用攻法待隨後之軍接應則人數已多此軍當日傷亡者七千人當日午後菲安肥爾之戰事在買爾拉士爾之東面數里法國軍出力死戰欲求得勝德軍趕退之路不甚多然移兵之主意已成故不必用大力攻之徒取傷亡之患次日法軍不戰自退已近於密次城則德國趕敵入城之主意已成菲安肥爾之戰事亦有馬兵交鋒此事觀第七卷論馬兵列陣交鋒之法則知其詳

德法交戰人數最多之處有二其一在割拉勿拉脫西八月十八日之事其二在師丹西九月初一日之事此兩處之戰事德軍用包法清楚顯明

論割拉勿拉脫之包法德國各軍體依次受命前往各處以成包法木爾脫克之意欲尋法軍之右翼在某處而包之十八日午正時德國第七第八第九三軍從羅澤里亞爾起在密次西南約十二中里到浪誇爾在密次西北約二十中里止與法軍面平行德國親軍並第十二軍尙是從買爾拉士爾略向東北前往包法未成當是時德國軍面與法國軍面平行者盡行交鋒第七第八第九各軍之敵近於敵兵則其步兵亦必前往護蔽故全軍面有交鋒之事午後德軍右翼用攻法未成日晡時德軍在此處稍退然有第二軍前來接應不致大退然在此處除取聖虎倍爾農家房屋外其餘俱不能破余以爲此處德國中軍並右翼必須與敵兵有事令其不能走開不必實用攻法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交鋒在克尼克來次布國中軍惟與奧軍有事不令其走往他處接應而已若有他故即如密次不照此辦法而右翼用攻法而未成何以不用擊法而喜用攻法至今未解其故將來總理列陣院有書印出必可知之德國第九軍內第四十九羣前往阿曼肥勒爾在德格爾之南約五千步似欲用攻法而與親軍攻聖潑里伐在德格爾之南約二千步爲同刻之事意欲協辦令親軍之事易成此兩事初起攻法不成後用礮二百二十尊擊法軍兩處之陣線而打亂之又第十二軍

體前往而包法已成如是即可攻兩處而成事攻聖潑里伐親軍與第十二軍體協辦該處法將看羅白亞所帶之第六軍亂而退回同時親軍內第三羣並第四十九羣協力攻阿曼肥勒爾親軍之第三羣到阿曼肥勒爾西面高處而第四十九羣到阿曼肥勒爾東邊鐵路停車場當堡用之法將拉米羅爾所帶之第四軍即退回觀德國親軍攻聖潑里伐之事不成可知攻用後開門槍之守兵其事甚難且德國親軍其兵最精最強他國之兵無有勝於此者第十二軍體包法軍左陣端之後親軍第二次攻之其事方成或言此處用攻法親軍之右陣端用斜級陣爲攻法其事未成不知此非實用斜級陣法親軍之第四羣爲其右翼不過稍在前而先用攻法也

在師丹之交戰德軍用全包之法當前往而欲包法軍之時屢次用大力攻之欲令法軍不知我軍用包法西九月初一日午正包法尙未全成因第五軍並親軍之間尙有空處且有數處陣線甚爲單薄德軍在此處人數雖多於法軍而在交鋒之處有德軍人數甚少於法軍人數者雖在數處俱攻其面然其主意欲令包法成功然在此處凡用攻陣面之法必用多兵爲此故有數處德兵傷亡者多數小時之久不能攻進趕退法軍有時法兵多而趕退德



兵然無多時德兵又進攻之此事之故大約統帥恐以多  
兵用攻法即成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難處即兵多而不  
整齊欲免此弊故在前之兵少而以多兵留後為接應之  
大議此事內得調停適中之道甚難一面有已交鋒之步  
兵人數不足而漸不支此因不派接應兵之難處一面各  
處俱需接應之兵如俱接應之則以後難乎為繼所以辦  
此事得中道甚難在師丹時所用之礮雖多然定勝敗則  
在步兵初以礮擊亂敵兵之陣線步兵即前往用攻法而  
敗之且德國步兵已取一處礮即隨之而上仍擊敵兵之  
陣線既亂則步兵前往用攻法而敗之在司必與之辦法  
亦然

德法交戰之事馬兵交鋒時最多以一鎮為一叢或以一  
隊為一叢更大之叢不用之然在買爾拉士爾一日之戰  
事馬兵用大叢重積當住敵兵因此處地勢使用馬兵也  
論夫列陣線之形已用大力交鋒之後不能令其不亂勝  
者亦不能免此弊雖在初交鋒時陣線頗整齊無多時即  
壞其形

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前有多人言以後戰事未必用樹林  
村莊等當堡用之至德法交戰時則知此言不驗因此次  
戰事以樹林村莊當堡用者甚多然法國人借樹林為堡

不及德國人之多此為法國辦事不善而失利之一故也  
後再詳論之

上言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之戰事德軍用包法為交戰  
大概之主意即同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攻奧國之  
事惟每交鋒之處地勢與情形不同故照此不同之情形  
改其包法或問曰德國人用包法法國人究用何法以防  
之乎

答曰按前時傳下列陣之章程無論何種講論列陣書內  
俱可查之查得凡敵兵欲用包法其列陣之線必單薄故  
我可聚兵而攻其單薄之陣線然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戰事所得之見識知此舊章不易辦因列陣單薄之兵用  
後開門槍擊法甚猛不能任意聚兵而攻之如欲聚兵而  
預備進攻則列陣單薄之敵兵見此事可謂兵以補其不  
足則用攻法之主意不成而包法仍不能免由此可見德  
國所用之包法與近時新軍火器相合然包法並非任一  
國之軍俱可用之若有德國列陣之方存上等軍火器有  
能用軍火器之兵有精明武學之官弁且有當性攻法之  
力量如此者即可用包法反之則包法必不能成  
德軍雖有此等情形法人見我包法竟不聚兵而試攻德  
軍單薄之陣線用此試法必聚多兵而攻之否則事必不

成者不理會此包法則其軍以後必立不住若包之而竟能立住則其地勢必是天生之險阻勝於人造之砲臺如此者安可多得法軍屢在交鋒處膽大衝出欲破敵兵包法之陣線惟不過數營而非大叢故其事不成在師丹亦然此種辦法分散而不得力欲成事者必用大叢方可敵兵之主意欲揣知其難者甚難設已派人偵探敵人之辦法必能窺知其數分之主意則兵官應照此意而料理本軍列陣之事然能料理本軍列陣之事必須有大才幹者方可管理列陣之官必思所敵之軍不是呆物而為靈變之物而本國之兵亦是活動之物此活動之物有畏懼性急困惱喜怒等各種難事且有時候天氣之難處並有別種許多情形之難處故將帥必以一切之難處通盤合算且本國之興亡兵丁之性命俱關係於一人如籌之未熟則所害者大故必有大才幹之將軍方能勝任而愉快也近時之戰事關係尤大如有構兵之端必為民事起見取則可廢一朝並非勝則得一省敗則失一省之細故也當此大任者宜何如加勉耶近時之將帥應有一種緊要之本領即能審敵兵之性情攻其所短避其所長又應知敵兵統帥之本領而對酌行之

在波夢之戰事師丹東南約四十里必略論之此處德軍在日間

台印軍令

猝攻法軍法軍因不設備倉皇奔避此為近時戰事中之所僅見者且此處法軍並非得勝之後而為既敗之餘何昏昧若此此事可較之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菲哩特在陸思白克來白七擊敗法國並德意志列邦之軍一千八百十三年白立歇而在布國海惱設伏兵以敗法軍一千七百九十三年英世子牙而克公在拉安已敗之後而當日夜間法軍猝攻而滅之西八月三十日波夢之事法國軍在此處不用護衛之法一為軍內章程不合二為有章程而不能照辦假如德國兵一日已行二十餘英里大約亦不願作護衛之事又如交戰一日人已困倦大約亦不願作護衛之事然因章程嚴明不能不照章行事法軍內之官見兵丁困倦似不便再令其為此等護衛之事此處德國第三大軍已行一日之路兵已困倦而攻法軍且不惟軍自定主意協力攻之此事與法將菲爾義所帶之軍無兵協辦者相較可知德法兩軍之情形不同余當日親見軍內之兩隊若行迷路然遇德國第十號分軍之軍首即乞降此時後路未斷儘可歸入大軍德軍內倘有放槍者兩隊即行逃避有隊官兩員投降云其手下之兵不能管理無可奈何必得投降又師丹戰事之後所論法兵有一人云余云我軍官大不合理我與一類莫向要禁阻又法國兵應行路之工夫用之資飯且以先飲湯後論陣馬其細訓德軍雖有古時傳下語如欲交鋒必先喫飽但倘有要事不及喫飯即係空腹亦必能從事也





相離已近而放槍此為德軍擅長之處也。

列陣線內所守緊要之地德軍前陣人數眾多因凡用守法之軍必須在初起重用擊法後面有數大叢為接應之兵而不用多小叢為接應之兵若有工夫即分所列陣線為數段而每段各有其接應之叢。

論夫用礮德軍用守法初交鋒時其多礮在列陣處擊攻法之敵兵敵兵向陣線進攻即先派馬兵攔阻之至不能攔阻時即退回至本陣線之後又德國兵官當用守法時亦能早知法軍在何處用攻法而預防之即如韋爾特爾知波爾拔氣所帶之軍欲至彼爾福阿城之直路故守兵更多在他處長六十里者即里賽納河相近處其陣線單薄似為疑軍不令法人知某處守兵更多此非正用守法之陣線也。

論夫法國所用之攻法在師丹戰事之後用礮多而更妙即如在羅亞爾河並攻韋爾特爾於黑離可爾是也所用步兵列陣之法亦照德國之辦法有用包法之主意而不成然在羅亞爾河邊所有巴拉弟恩賞西波爾拔氣所帶之軍其人數多於此處之德軍其用包法之主意似亦有理第此處之法兵操練不熟且不靈便其兵官之武學亦不深故所用包法與攻陣端之法呆笨而無用論夫波爾

拔氣攻韋爾特爾於里賽納河之事其兵缺少糧食故攻法不如尋常之用太力者苟有糧食而能出大力豈能於六十里長之路以四萬德兵單薄之陣線攔阻十一萬法兵乎德軍所用守法之中尚有攻法假如法軍取德軍所當堡用之物或列陣之處則德軍暫退即於夜間或次日再趕逐法人而取之即如西八月三十一日在薩肥尼之事或西十二月初二日在賓比尼之事在馬爾恩河邊都城中在德軍內有此種事情則分派奪回此處之一羣兵雖一日行路不歇或一日交鋒不息軍令既至即必前往取之德軍章程之嚴有如此者閱此書者不可謂德兵以攻取為樂事常夫八月中交戰初起兵心雄壯尚有敵愾同仇之志及至冬時露宿風棲辛苦萬狀而不敢休息者軍令使然無足怪也。

羅亞爾河邊並法國北邊以及東面近瑞士交界處所有日久之戰事屢次在當堡用之物內或為暫用之礮臺內用圍城之礮並船上大礮此事德法兩國俱有之即如在里賽納河邊韋爾特爾用之在阿良法人用之惟西十二月初四日德國取阿良之暫用礮臺並堡則其堡與礮臺內所有之重礮法人不及攜帶德軍取之在此各交鋒處法人用堡多而且妙較之上半戰事用堡更多且是時兩

國俱取村莊等處爲堡觀此事卽知數年前人言以後不用村莊爲堡之說不合於理然近時爲村莊等處而交鋒其時不及前時之久此因攻法之擊法勝於前也

總論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軍所用列陣之大略如左

一德國用攻法之時必攻陣端但或早或遲亦攻其中

二德國大約先用礮擊亂敵兵之陣線而後用攻法

三多用游兵

四馬兵之用處有限

五守法善擇地勢用礮多而專在一處擊法與其情形相

合卽相距不過遠

法軍所用列陣之大略如左

一雖見德軍用包法尙是呆用守法

二若用衝出之法惟有零星數叢不用大軍故衝法無用

三亦多用游兵

四礮太分散而雜似無有一人總管其礮者

五馬兵若用攻法其膽甚壯但與情形不合因其攻法似

乎德國步兵無有後開門之槍

六上半節戰事法國游兵大叢恃膽大而前往然放槍太

多卽與行路有碍且常有從極遠處放槍之弊下半節

戰事將軍領兵之法不妙且兵不靈便故攻法呆笨無

多時卽敗

臨陣管見卷七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各種兵列陣之法

論步兵 在法國礮彈擊到之處德國兵前往時用雙隊營之法如三其此營與彼營分隔處大約三十步如此辦法傷亡者不多因法國之礮用之不多而不妙此種行列之法在大交鋒之處如活爾脫實爾拉土爾割拉勿拉脫師丹等處大為便易因此種大行列易於管理能令其任向一方前往礮彈擊至行列內兵亦不逃散且向列陣處前往時法軍之礮不能攔阻德軍之步兵若法軍之步兵內即有相反之事無論為新舊之兵若有德軍之礮彈擊至行列內無不逃散一因法人性急而浮二如其軍內之章程不嚴者有開花彈擊入定必散開德國營行列若有開花彈擊入其內不過略亂而已依令整齊之仍向前往如無其事法國行列內遇此事必致分散必需多時方能整列而前往。

若前往之處有地勢遮蔽彼此不能相見即已用隊行伍並其隊行伍前面分派之游兵以免不防而受攻之險其隊行伍後面仍用雙隊營之兵若步兵已到列陣處將交

鋒即必用隊行伍並前面分派之游兵為前陣若以半營作行列在前陣內不多見之然有時離敵兵尚遠已用隊行伍此法不妙因隊行伍在遠處無用而領兵之事甚難因以一營為一體則易管理以一營分為四隊則難約束且其前往之向亦難確準交鋒後已改為攻法則前陣內大約有並列之隊行伍間有前陣內為半營並前面兩隊行列者法國人前面所用游兵多而其後面以兩隊或四隊作一行列而其行列離游兵較遠法國之游兵與德國之兵相距一千至一千四百步之遠已用擊法放槍此時德國列陣內已有傷亡之兵為不便之事然並未打亂陣線因如此之遠雖有傷亡之人於前往之事有碍尚屬無妨德國即在每隊內派出一分隊為游兵至與法國然氏頗槍相距六百步至五百步分隊已嫌不足故至四百步之相距即借地勢護身若無地勢即伏地放槍若前時未派第二分隊作游兵則在四百步之相距必派第二分隊作游兵。

法國兵放槍多而不傳故德國兵官亦知多用游兵以擊法報之如此可擊亂其陣線而預備攻觸且可免後面陣線多受擊法又多用游兵則後面陣線單薄而受傷者可少按德國軍章列陣線應依情形近於游兵為妙必不可

過遠然德國兵官必依情形較遠於游兵此為妙法因在較遠之處易於接應者則以較遠為宜因列陣在較遠之陣則傷亡者較少若無地勢可借則在游兵後一百步或一百五十步之相距法國之擊法大害於德國陣線如是之遠雖陣線內之兵伏於地面傷亡者尚多故無奈何或以前陣全改為游兵或令其立在較遠之處全改為游兵之事有時亦不可少因交鋒時游兵內傷亡者已多全改為游兵不過補其所缺耳在凹凸之地面可借之以護身則前陣線之兵更近於游兵但因前往而近於敵國之游兵故各人自借地勢護身兵官不能管理即全散而自改為游兵又因更近於本陣之游兵則槍聲更猛官之號令兵不能聞惟有帶之前往游兵內則全改為游兵如前陣已改為游兵而後陣未往左右協辦法則改為前陣設後陣已往他處用法則惟有游兵一線而已

德國之游兵用擊法若干時觀前面有地勢則前往借地勢護身則較近於敵兵而仍用擊法若無地勢可護身則伏地用擊法後即前往一百步仍伏地用擊法如此前往數程近於敵兵此事德兵操之已熟故至臨陣時辦之甚善又德兵亦知法兵然氏頗槍勝於德國之鎗槍在遠處則法兵便利故以相近為妙德國游兵前行時按地勢情

形不同故有處離敵一百五十步或二百步或三百步或四百步似成一彎曲之線無論用何法至此相近處游兵傷亡者不少至此情形則各處游兵彼此有進退攻觸之事其陣線活變之至此因全改為游兵官難約束也德國步兵多用擊法在五百步起至一百五十步或更近此用擊法之步數有理且與近時軍火器情相合能用盡後開門槍之力擊亂陣線而後用觸法若敵兵陣線未亂而用觸法萬不能成

論夫法國列陣之法至交鋒極猛時法國兵官竟不能約束其兵雖其兵力強而膽大而其服上之心遠遜於德國之兵德國游兵前往時法國亦增兵於游兵內德國步兵之槍彈已及法國游兵後之陣線即亦散而全改為游兵其弊比德國之兵更重若按上節之情形兩軍游兵多而重用擊法無論法國與德國游兵後面之兵欲前往依令同刻放槍俱不能為之此事雖操練時為之而當交鋒時兵官一覽而知不能用此法攻法之軍未嘗用之守法之軍欲用而不能如此即知在教場所操熟者在交鋒時未必能全用此亦所得之見識也法國人教場操練一營張陣而依號令同刻放槍德國於無事時亦操練不用一營而以一隊或一分隊張陣至臨陣時亦不能為之法國有幾

天一營張陣依令同刻放槍但因遠而彈不德國交戰數能及至兩軍之游兵已交鋒則不能爲此事月之內所有依令同刻放槍之事一手之指可記之德兵用此事者皆由法兵猝不及備而用之卽如德國第二十

五鎮在肥來爾賽克司爾夜間月明依令同刻放槍法兵傷亡者多。德國軍內初交鋒時有陣線內之數叢不待擊法打亂敵兵之陣線卽衝出用觸法此事成者甚少如有成者卽因其兵用觸法有他兵協助之惟此事亂本軍之陣線不同號之兵必夾雜其中凡游兵用擊法時另有兵自後而上意欲加游兵之數或欲用攻觸之法此等不同號之兵亦夾雜游兵之內因游兵不能令其向陣端移動而讓之地勢平而無分隔之處卽如在賈爾拉土爾之情形雖全改爲游兵其各隊或各營之同號者尙在一處亂而夾雜者甚少然在凹凸地並分隔之處多卽如在活爾脫則有不

同號之兵相雜甚亂此事似乎近時之火光與藥煙能挑動各號之兵而亂之又在某處起初祇用半分隊爲游兵前往若干路後另派半分隊或一分隊或一隊前往爲游兵則因所借之地勢不同而入別隊之游兵內如是則雜亂殊甚。

德法交戰所定之勝敗大約敗者得包陣端之難處陣端

已得危險而立不住各處游兵之擊法必損於前觀此情形則全陣線之兵衝出用觸法若不能用包陣端之法或欲用包法而敵兵不知或不變動則游兵之擊法照舊若後陣已近卽衝出用觸法但有行列者不甚有之必多用游兵前往後陣行列散雜於游兵之內此時兵威雄壯前往呼號鼓聲作其氣大約法兵不能立定然在列陣交鋒之處兩軍之兵用觸法相持者則無有之惟在當堡用之村莊或樹林內則有觸法相持之事凡如此衝出前往用喇叭或鼓之號令兵眾俱闕而同時衝出卽有鼓舞之意故喇叭與鼓聲軍中必不可少德軍所用衝出之攻法大約恃其膽大氣壯且近時軍火器之難處並不在乎用法之時惟以地勢護身用擊法時忽然令其躍出用攻法則覺爲難事如已前往則不難矣。

德軍用攻法時又有一種情形法兵性急多放槍而無用後無藥彈其擊力漸減自行退回德軍卽前往而得其列陣之地且用攻法法國兵亦回轉用攻法德兵略退然無多時德國兵官仍令前往而攻逐法人德軍如此前往占法軍列陣之處而仍跟於後法軍回攻德軍必退此爲德國軍法之弊必查其故而改之凡有此事有前往喇叭或鼓之令或有呼號之聲大約仍可前往余屢次見之凡有



如此退回之事德國兵官仍向前注因此德法交戰時德國兵官傷亡者甚多法國兵若先退而後改為攻法則出大力壯甚然此事無用因其大意用守法此等攻法尙屬

分散也在活爾脫買爾拉士爾割拉勿拉脫三處之交戰彼此游兵屢次有攻退之事此為向所未有者因兩國俱有上等之步兵故勝負不能即定也若一面之兵攻而得其地則退後之兵無多時仍前往攻逐之如是屢有進退

之攻法有此情形一因兩國之兵俱膽大有不肯敗之勢若退則必復攻意欲得勝二因近時之交鋒步兵全改為游兵此處游兵用大力擊法即不能免打亂彼處之陣線而退回或被處之兵仍立定而用大力擊法即不能免打

亂此處之陣線而退回除擊法之外另見有敵兵往陣端之處敵不能立定而退回以免陣端受攻之難處法兵見本軍已大敗其全軍俱有缺望之意棄槍而走

在活爾脫與師丹法國兵棄去軍火器甚多有數十里之長故馬兵不能前往恐傷馬足也此事在法國屢次見之然在奧國之克尼各來次則未見有此所有棄去之軍料固無馬拉車步兵棄槍則無有也

法國馬兵用攻法而德國步兵不能趕退者此事幾無之且步兵不過為擠密之游兵線並不作方隊即如在活爾

脫並師丹兩處法國有穿區甲之馬兵大膽攻德國之游

兵不能成事在勿羅應師丹城北之鄉村所有平原上之德國步兵有法國馬兵攻之亦不能趕退德國游兵惟用擊法馬兵之攻法即不能成

德國步兵屢攻法國之礮並其密脫拉而由司礮即借地勢護身而漸近至六七百步之遠即放槍擊斃其馬又攻護礮之步兵敗之而取其礮凡敗軍之礮早晚必須退回

若不及退而攻軍之步兵與之相距六七百步即不能退回因礮不能恃其彈以護身必藉步兵以護之向來如此且近今有後開門槍之步兵更不能恃其彈以護身法軍

大敗之處失其礮之大半在活爾脫與師丹兩處法軍失去之礮甚多但在買爾拉士爾與割拉勿拉脫兩處德軍祇攻進數處之陣線後法軍自退故所失之礮不多所以此處法兵之敗不能與活爾脫等處相比

德國步兵用守法時與法國步兵用守法時其擊法大不相同法國步兵從遠處已放槍擊德國兵令其傷亡然不能攔阻其前往後德兵更近於法兵法兵之擊法不甚猛

利因其有多兵尚未改槍上之望牌故有槍彈從上而飛過者法國步兵放槍時不善於定準所放之次數甚多德國步兵離敵三百步或四百步初起放槍此事德國兵不能免者因德國之槍不及法國之槍也法國下半節戰事

所招之新兵初起放槍之處較拿破侖之兵更遠此時德國因多用守法借地勢護身故法兵從遠處放槍毫無所害且由敵兵漸近惟有零星數兵以槍還擊而已法兵已近即忽然放槍彈如雨下攻法即不能成德國步兵之擊法雖已操熟而交鋒時尚有性急而太遠太多者無論何情形用後開門槍在近處放者大約可得勝違此理者未必能勝。

論夫依令同刻放槍之事在教場操練守法者用此法然德法交鋒時用此法極少德國兵或借地勢護身在濠溝或堡或土壘之內用守法即亦不甚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法然有此情形多用自主定準放槍之法同刻放槍之事必為行列之兵然行列前往時大約有敵國游兵擊之傷亡者多即攔阻放槍之事記德法交戰之書屢次言依令同刻放槍以成大事但查報明打仗之文書內則無此事如有此語大約欲辦而不能據各處同交鋒之兵官云未見依令同刻放槍之事故記事之書不可盡信也。

凡德國步兵用守法即備暫用之濠溝堡與礮臺等物此事在下卷尚須詳論之茲祇言最便之物為游兵之濠溝而與近今之火器為合宜。

布奧交戰更甚布奧交戰有此事而不多即如最重之處在羅斯白力次布兵攻村莊而包之其法甚妙奧兵守法不善故其交戰為無甚緊要之事法兵於此事更靈便似有天然守村莊之本領故交戰之事甚大德法交兵第一次大戰在西八月初四日近於威生白克並其南面該思白克兩處已有攻守村莊之交鋒後圍巴黎斯時城外村莊常當為堡又在羅亞爾河亦多有此事前卷內余已駁他人之說以後村莊不當為堡用之因近時用後開門槍所以交鋒之處必擇前面無遮掩之處如有遮掩則不能用盡槍之力即與舊式之槍所勝無多此語余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已駁之至七十年有德法交戰之事即知余言不誤余所言之理因用後開門槍之戰事必多用游兵游兵必借地勢以護身無論大小即村莊亦必借之故有村莊攻守之事凡借村莊當為堡用意欲守之則必重守村莊之邊在此處即可用盡後開門槍之力至村莊內則攻守之力相等常有或攻或退之事無論用攻用守俱有不肯離其護身之物之意為此村莊內數處之交鋒較之昔時用舊式之槍更久然在他處則有相反之事村莊之邊已破其守兵即逃此事更多為此在德法交鋒時為村莊而交鋒其時不及一千八百十餘年交鋒時之久大概



如此惟有數處如波而射薩土登等處交鋒之時更久在村莊交鋒時法兵之操練雖不及德兵操練之熟然其兵力相等惟德國武官所知攻守村莊之事勝於法國武官故終於得勝也。

德國步兵非惟有用操法之善又能習練照情形不同而改變其法因此處處所有之主意欲前往時用盡後開門槍之力又借地勢以護身又避攻敵兵之陣面而攻敵兵之陣端此事前陣內之兵無論在何處交鋒俱顯露此意且在凹凸地面並分隔甚多之處凡有游兵屢次攻退之事則其所列陣線難於管理兵官惟有以身先之則兵必隨之而行德國步兵所用交鋒之法各處之兵照一律而交鋒因照一法而操練惟有獵兵操法不同故交鋒之法亦不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前兵部示獵兵訓條云獵兵爲最貴重之兵因其擊法勝於他兵故除守法最緊要處之外不用之云云操法依訓條而行一千八百六十四與六十六兩年之戰事布國俱用攻法因此獵兵不用而其官與兵俱有不願之意所以改獵兵之訓條攻法中亦用之操練時亦與他種步兵無異惟放槍則更得法耳及至德法交戰卽與步兵同用德國獵兵第五營攻取法兵之礮此爲交戰內之第一次獵兵前往與步兵相同

傷亡者亦不少其擊法大約勝於尋常之步兵然各兵合用擊法亦難定其優劣在圍密次與巴黎斯兩城時有幾處須重用守法之擊法故多用獵兵又在巡查之時多派獵兵在內以便定進擊敵偵探之兵由此以觀獵兵之用處甚大然在每一軍內有獵兵一營聚在一處其法不妙此事余不必言之過重因德國有打獵爲業之人此等人喜其同業之人在一處辦事且亦能出力故亦不必廢獵兵之營此等獵兵亦爲聰明者在工人內亦爲上等故可用之於巡查之事在前鋒內亦可用之護礮之事亦必用之又在偵探之事亦可用之。

再略論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德法交戰中步兵列陣交鋒之法以無有者先述之。同刻依令放槍一行列用攻法如有之卽必極小而不及一營所有者如下。一兩軍多用游兵一交鋒之時久用攻法者不過漸近於敵兵且陣線有進退活動之勢二或因包陣端或因一面之兵擊法漸無力卽前往而前往之時有多游兵急速前往敵兵之所而趕退之游兵已前往卽不肯退因退卽有傷亡之患四德法兩軍因多用游兵而不同號之兵雜於一處兵官不能管理在凹凸地並有分隔等處分外有此弊五德國兵放槍合法而定準與敵相距不遠用擊法法兵

性急準頭不能定相距尙遠已用擊法

論馬兵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畢即有多人著書論各種兵內言馬兵之用處各人意見不同今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戰事畢各人論馬兵之用處意見更不同或言大叢馬兵可攻後開門槍之步兵萬無此事或駁之曰德法交戰時馬兵能辦事實有大功余意觀之馬兵有益與否必須觀戰事之全方能定之不可以一兩處之事例之又前有人云馬兵毫無用處忽在某處馬兵成一事爲前所不及料者故視之太重又如欲論馬兵之有益與否須從列陣內公論用馬兵之理步兵之官不可輕馬兵而重步兵馬兵之官不可輕步兵而重馬兵且知在一處所成之大事必忘卻在他處有相反者因德法之戰事非在一處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馬兵之軍體或分軍不甚用之此年之戰事馬兵在陣後而不用故考究陣法家疑馬兵之軍體或分軍無用彼時余亦有此意欲分馬兵爲小叢隨步兵而行或自主辦事者最大之叢爲一羣且若有緊要之事可將數羣合而辦事此爲不多有之事德國兵部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新定馬兵之章程廢馬兵之軍體而用馬兵之分軍人數不過多足以自主辦事至德法之

戰事查知兵部所定之法甚妙與近時情形甚合能盡得馬兵之力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相敵之兩國馬兵之數與力相等觀此年之戰事祇有七日之工卽知交鋒處所用馬兵較多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且是年用馬兵以攻馬兵不少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未聞有此事其故或因法國馬兵官自知其馬兵不能與德國馬兵相比或因法國馬兵列陣法不靈便而不及交鋒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數次見布國馬兵破奧兵之陣線而取其礮八言奧國無後開門槍故可辦此事然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步兵有熱氏頗槍德國馬兵亦照前法辦事故可知步兵雖有後開門槍馬兵仍可破步兵之陣線此因交鋒極猛時陣線有進退活動之事故馬兵可乘機辦事然馬兵辦此等事者究有幾次且德法交鋒次數甚多馬兵破步兵陣線之次數如何相比又馬兵破陣線究能成何事而破陣線時究與勝敗有何關係此必查究之方能定馬兵之有益與否

論夫德國馬兵攻法國步兵成事之次數甚少德國與法國上半節交鋒馬兵大叢用攻法成事者祇有一次而下半節之交鋒德國馬兵攻法國新招步兵成事三四次上

半節戰事。德國馬兵所成最大之事。即於西八月十六日。在買爾拉士爾之事。此爲近今數十年中馬兵成事之最大者。雖在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法土三國攻俄羅斯於黑海邊。又一千八百五十九與六十六年。有大叢馬兵交鋒所成之事。無有大於此者。又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意大里與奧國之戰事。奧國之馬兵攻必克西。由與恒白爾脫所帶步兵兩分軍。但祇能從方隊分隔間衝過。不能破其方隊。買爾拉士爾馬兵之攻法。有相似之情形。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巴拉客拉伐。英國權爾迭更帶一羣馬兵攻俄人。其情形亦相似。但此處兩相敵之入數。不能比買爾拉士爾之人數。又在巴拉客拉伐。英國之馬兵。無益而棄去。在買爾拉士爾之戰事。若不用馬兵。即不能得勝。此處之事。又名菲安肥爾戰事。宜詳細言之。以明其理。

德國步兵第三軍。自午前九點鐘起。與法國三倍人數之軍交鋒。此處交鋒之故。因法將白齊恩所帶之軍。欲自密次向西至浮。而且德國之軍攔阻之。此處交鋒。游兵陣線。有上節所言進退活動之事。德國步兵至午後一點鐘。藥彈將盡。故在一點與二點之間。令馬兵數鎮用攻法。與步兵協辦交鋒之處。大半爲平地。用馬兵甚便。此處法軍前

陣全爲游兵。德國兵官料本兵藥彈將斷。則敵兵亦然。故在敵兵陣線微處。令馬兵用攻法。即派數羣攻之。馬兵從游兵間衝過。而擊亂法軍之後陣。並破數行。而後陣之後。又有法兵趕退馬兵。並有馬兵攻之。德國馬兵即退回數點鐘之後。馬兵又辦事一次。其情形相同。或問此爲成事。或否。曰。此爲成事。因馬兵之攻法。暫時攔阻法軍之前往。當此時。即有德國他軍接應第三軍。法軍不能移開。其攔阻之事。即成。此處馬兵之攻法。爲統帥所用攻法之妙法。亦爲馬兵之大功。惟此處馬兵之攻法。數羣內有傷亡三分之一者。有傷亡二分之一者。而所辦之事。與昔時所辦之事不同。此次爲暫時攔阻法軍前往。昔時之馬兵。惟以重積衝散步兵。而定勝敗。買爾拉士爾之馬兵。雖未立定勝敗。而勝敗之機。已伏於此。法國游兵陣線內。另添兵補其所缺。而德國傷亡之兵。多於法兵。由是以觀。馬兵之攻法。可從步兵之間衝過。而不能滅之。然恐人以余爲偏重步兵。而輕馬兵。假如在買爾拉士爾。不獨爲第三軍。而有數軍體。又如一點鐘時。未定勝敗。令馬兵兩分軍前往。用攻法。如八月十六日所辦之事。何人敢言如此。即定勝敗。乎。此勝敗之不能定。因馬兵已擊亂敵兵之陣線。必當退回。以免後開門槍之攻擊。此退回之事。即與本步兵之攻

云有碍當此時敵兵之陣線亂而復定在買爾拉土爾有  
此情形姑無論如何評斷此次之戰事於近時交鋒內不  
甚有之除買爾拉土爾之外德國馬兵之大叢攻法國步  
兵與馬兵他處無之在割拉勿拉脫之戰法國德國之馬  
兵俱在列陣線之後不能用之在司必與威生白克亦然  
在活爾脫師丹法國之馬兵或一羣作一叢或一鎮或一  
隊作一叢攻德國之步兵未成一事

除買爾拉土爾之外德國馬兵在阿迷恩阿頁等處用攻  
法所成之事攻敵者較多假如在阿迷恩德國馬兵數隊  
擊散水師兵一營而取其砲數尊在阿頁德國胡薩爾馬  
兵此用馬加國衣服其名起於馬加第四鎮列陣處奪  
取法軍之砲一行又西十二月初三日在羅亞尼德國之

烏蘭馬兵此用波蘭國衣服其名起於波蘭第十一鎮之一隊見小  
路上一千五百步遠有法國砲一行前來即往攻之法步

兵之護砲者即走砲尚未及放馬兵即奪取之此等事並  
他種小事德法交戰內德國馬兵屢次辦事故可知馬兵  
之佳處在膽大而能乘機會近時有新式之軍火器而馬  
兵能如此辦事不能不誇獎之然德法交戰內德國用馬  
兵七萬人與上所言之事究屬相配與否且必算用馬兵  
之費為步兵費之二倍有餘再法國步兵用後開門槍始

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打仗時有補額之兵未嘗用過後  
開門槍則不善用又法國步兵之擊法不甚考究前已言  
之以後法國兵之擊法必能更勝而補額之兵亦能用後  
開門槍則德國馬兵未必再能辦相同之事又假如步兵  
能用後開門槍而馬兵欲攻之則其事同於一千八百六  
十六年浪恩薩而察之事此處有布國第十一鎮之第一  
營分為兩半已交鋒四小時之久將困倦而退回又有他  
鎮內打散之兵夾於其內有哈諾威著名馬兵來攻其事  
不成以後德國馬兵欲攻能用後開門槍之敵兵大約亦  
如哈諾威之馬兵又德法交戰時有馬兵所辦之事極應  
誇獎然德國馬兵有一十五鎮內德國馬兵其  
有九十三鎮幾無傷亡  
之人可知其未嘗用之又巴恩拉羅蘭特有馬兵不少  
地為平原用馬兵亦便竟未用之因此處法步兵之擊法  
甚猛也

布攻奧德攻法兩次之戰事馬兵列陣交鋒之法相同或  
分前後數隊依次攻之或用斜級陣法此為同理比此更  
好之法欲破敵兵之陣線者無之若步兵操熟能用後開  
門槍而膽大者必不能為馬兵所敗德國馬兵所擊敗法  
國之步兵俱為操練未熟之兵上論馬兵在列陣交鋒處  
接近時情形有用或否所有馬兵用之為護衛偵探之事

# 臨陣管見 卷七

五

論列如左。

德國馬兵當軍前往時在前面似紗籠之狀令敵兵不能見我我可知敵兵之事此為馬兵之大功德國軍未到交界處馬兵已在大軍中處之前甫過交界馬兵即遇法國之兵在司必與威生白克活爾脫三處馬兵即退至步兵之後此三處之交鋒已畢則馬兵仍在步兵之軍首為追趕敵兵之用似乎常追及之在前面馬兵分軍內分派數隊向各方向意欲探敵兵退回之方向若不退回即在某處列陣此等馬兵必以前往遇敵兵為事其辦法甚善可謂膽大而心細此馬兵有時在軍體前鋒之前數十里之選已令其處之居民畏德國之兵將至各處俱畏此事即如在夔西法兵見德國之馬兵即不肯守城而逃有時在前面數站之路分派之馬隊遇敵人護衛之兵隔斷退路如有此事必定有數馬兵逃回報信從菲哩特時所有胡薩爾馬兵已如此令敵人駭懼至今始有之法人處處俱呼烏蘭馬兵至矣其驚惶如此馬兵離軍首尚遠即令法國地方官預備軍中需用之糧食物料等或在前面毀壞法國之軍械所或軍料局或毀訖車路橋路等或割斷其電線令其送信較遲德國馬兵雖辦此各事而法國馬兵不攔阻之不解其故或是法國馬兵之將不知此辦法

第知以馬兵用於列陣之處如派往他處則列陣時缺少馬兵然法將在數處亦用此法其辦事不能與德國馬兵之辦事相比又難言因初交鋒時在司必與與活爾脫兩處法兵大敗其人心已亂而失望故不用馬兵。德國馬兵分軍如此前往離軍首一站或半站之遠辦護衛之事而馬兵後之各軍體可穩當前往不必另籌護衛之事或可紮營而休息不必慮法兵乘我之不備軍體之處不過有數人把守如此步兵可省其力以為交鋒之用此種馬兵分軍定在軍首處及至交鋒之日即令其至軍首師丹交戰之前數日德國馬兵常近於法兵故不能確知德國步兵在何處其移兵包法之能成俱為馬兵保護之功又麥克馬韓從爾蘭並砂龍兩處動身前往師丹之事俱是馬兵分軍前面分派小隊所探悉者德國統帥得此信息即照此信息而辦移兵之事包法能成若得信稍遲即誤事而師丹之包法不成。下半節之戰事法國馬兵不多故德國於下半節戰事有馬兵甚多更屬有益在羅亞爾河邊數十日之戰事德國步兵甚少而用守法無日不戰頗屬困倦故馬兵辦護衛之事而步兵可以歇息法人見德國馬兵膽大而在凹凸地辦護衛之事頗為詫異十月之後法國之佛浪替由而

阿在羅亞爾河相近處俱有之故德國馬兵傷亡者多事雖如此馬兵不懼尙能出力辦護衛之事然而有數處馬兵不能獨立必派步兵協辦方能守之又有數處馬兵不能前往因有法國步兵攔阻凡有此事卽必派步兵協辦爲之開路

上所言者爲馬兵所辦護衛偵探害及敵兵一切之事以及需索軍料等較之列陣交鋒時所辦之事更緊要此爲馬兵分內之事而且德法交戰時德國馬兵盡力辦此事或言馬兵又有一用處卽其大叢可以速行故能自主辦事而攻敵軍之旁或肯然此事布與交戰不能辦及德法交戰亦不能辦如欲辦此事則馬兵列陣交鋒之力應更大於今時所有之力小叢步兵有後開門槍在凹凸地或有多分隔之地面則小叢步兵能攔阻大叢馬兵德法交戰時所用馬兵可謂前鋒前面之先鋒且因當此先鋒之分軍又另派小隊向前故似乎德國之軍占地甚大耳德國馬兵在羅亞爾河邊並在波立吞亞部前往偵探之時屢次遇法國乘馬之步兵其兵有煞氏頗後開門槍見德國之馬兵卽下馬而放槍馬兵不能前往烏蘭馬兵因祇有長桿之槍不前往胡薩爾馬兵並得拉哥恩馬兵卽兵有後開門馬槍退回下馬亦作步兵卽前往與法兵交

鋒得勝者多爲此烏蘭馬兵求給奪取之煞氏頗槍意欲下馬與敵交鋒又德國之胡薩爾並得拉哥恩兩種馬兵所有之針槍不及法國煞氏頗槍故下馬交鋒時頗有難處故今時各種馬兵必須備能擊遠之馬槍馬兵下馬作步兵以交鋒此非新法始於俄羅斯王匿可拉士其時有得拉哥恩馬兵一軍體余以爲此非用步兵乘馬可作下馬之步兵而爲用馬兵可以下馬而交鋒非在列陣內下馬交鋒而欲在偵探等事遇敵兵小隊攔阻可以下馬用擊法攻逐之又敵兵之馬兵有能擊遠之馬槍而我之馬兵無之卽不能相敵故必有能擊遠之後開門馬槍或有人駁此意用百年前傳下之語云馬兵用槍非上等馬兵因馬兵恃其重積與刀而得勝也答之曰昔時無來復線之槍從前口裝藥彈放之遲而準不定槍之放與不放同故此言有理今時之後開門槍則不然能急速開放且定準而遠則其情形不同如教習烏蘭馬兵在何時應放槍在何時用重積按情而辦事亦不失爲上等馬兵近時列陣交鋒內之變動較之令馬兵用槍之變動更大依余意輕馬兵全用能擊遠之後開門馬槍且重馬兵內卽盛甲馬兵並烏蘭馬兵每隊內之一分隊亦有如此之槍其餘兩分隊不用



前數年人俱論用乘馬之輕步兵以辦戰事中之雜務余亦此意然已得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之見識即改此意當德法交戰時馬兵可用槍之擊法機會甚多若欲處處派乘馬之步兵則其數必多此等人專能辦雜務不能用於別事余意尚是以輕馬兵教習擊法能下馬用擊法而敗小叢敵兵即為正馬兵較勝於乘馬之輕步兵

上言德法交戰時德國馬兵所辦偵探護衛並先鋒等事其益處甚大然而所辦之事尚不能與馬兵人數七萬人相比此理余可詳解之當圍密次與巴黎斯兩大城之時自西九月初一日起約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圍城之兵內有馬兵數分軍在相近處巡查或帶新鮮食物或打散法國佛浪替由而阿類之人此事不足與數分軍相比在密次初圍城時用馬兵為護衛之把守無多時查知無用而改用步兵之把守惟在總衛處用數馬兵為通信之用在巴黎斯圍城時因城外礮臺常放礮故在初時即不能用軍面前護衛之事多用步兵而夾數馬兵於內若彼時以步兵數分軍代馬兵數分軍則辦事更便因馬兵於圍城之事不合也欲明此理必略言十一月初之情形此時法國羅亞爾河之軍有八萬至十萬人怕拉丁所帶者從南向北前往屯兵於阿良城內而使德將分特坦在可羅米

阿退回十月二十八日密次城投降菲哩特楷爾所帶之第二大軍尚未到阿良意可與分特坦協辦設怕拉丁能擊敗分特坦之軍而自南向北逐圍都城之德兵此事雖非打敗德兵而能令交戰之事約多六箇月之工此時德國派馬兵兩分軍向南與分特坦協辦攔阻怕拉丁其事能成與否不能預知若以步兵兩分軍行此事定能決其成功或有人駁我云交戰時不能預知應用各種兵多寡之數但應防備一切可有之事而照此情形預備各種兵數此言有理然交戰之事總須揣知多有之事而防備之且無論何情形步兵必有用處無論何種地勢步兵必可交鋒此兩事馬兵不能當之又假如密次投降遲半月則菲哩特楷爾之軍不能移動而向羅亞爾河邊之軍則怕拉丁之軍可盡力以攻分特坦所派之馬兵兩分軍其力亦不足以相敵若此時有步兵兩分軍即足與分特坦協辦而禦法兵如將德國馬兵之半派往與分特坦協辦其力尚不能及兩分軍之步兵觀此情形余意德國馬兵人數多四分之一若以此四分之一之費多養步兵其餘四分之三足以辦馬兵之事

論礮 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所得之見識知礮兵之辦事未能盡力非惟礮兵之官知此弊即總理列陣之

官亦知其弊故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時已修改之若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礮之弊不甚顯出則至德法交戰時用礮之法未必盡善德法交戰用礮之妙似乎拿破侖第一手段然近時軍情有變動必有許多不同之處當軍行之時前鋒內多用礮而其餘之礮在大叢之首即中權而此事不照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辦法本書第四卷已言之

一千八百七十年所用礮之列陣交鋒法有四大端如左  
一礮至離敵不過遠之處列陣意欲盡得今時礮彈之力  
二前鋒遇敵兵而交鋒礮之列陣數已多步兵不能交鋒時礮之列陣已多擊敵兵之陣線預備攻法四前有慮失礮之險此時解去此用礮之事似乎先人傳下之妙法失之已久今復得之礮之大概列陣法已於第六卷言明列陣處之礮俱歸礮軍官一員管理之用礮多而聚於一處此事為三種兵協辦列陣交鋒法內最難之事其故因管理礮軍之官在列陣交鋒之先無暇擇一善地以便多礮列陣一欲得地勢可以列陣二欲能擊敵兵之陣線又列陣之處應能向前行若干礮行以便跟從敵兵又如本軍列陣之處如立不住須便於退回以免敵兵奪取若在交鋒之始令礮大出力以護本軍列陣之事則必起初交

鋒時已近於敵兵而缺少護礮之步兵故辦此事必須膽大德國之礮勝於法國之礮故易辦此事所云礮之較勝處在前鋒交鋒時有數行彼此相擊已能知之假如在活爾脫之戰事平明時有德國之前鋒內礮一行與法國軍內礮一行彼此相擊相距三千步法國猝加礮一行在旁順德國礮行之陣線用擊法國以礮行陣端之一尊礮還擊之放三彈後即立不住而退回即法國之礮交鋒之後無幾時即退回且交戰時法國礮所辦之事尚不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國礮所辦之事此事更奇因法國軍內之礮官為本軍上等之官法軍列陣內其礮太分散無有一人專管無有一定主意上半節戰事如此下半節戰事如在阿夏彼爾福阿巴黎斯等處法國之礮列陣交鋒之法甚好但其礮兵之操練未精故其事不成

論夫用礮之數或言德國之礮多於法國之礮此言不確因法國亦有數處有多礮在一處但其弊在乎無一定之主意且有見識者能知法國之礮未嘗在教場內操練合用多礮之事祇在列陣處勉強合用之德軍之礮陣線甚長易於列陣因礮軍之官有才幹而礮兵操法甚熟也德國礮官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長之見識並多年留意用礮之法在德法交戰時顯出其本領無論地勢之難若



何必至所定列陣處已至列陣處即放礮而擊法軍之陣線用擊法若干時法軍陣線已立不住則各行之礮依次向前行更近於敵兵在活爾脫德國第五軍之礮全數八十四尊作一長陣線並後有第十一軍大半之礮接其陣線更長且在師丹此兩軍雖有地勢之難其礮早在勿羅應並乙黎高平原之對面列陣有數尊已在前鋒之前此處包法軍之法德國之礮比步兵更早他軍之礮亦照此情形在師丹列陣而法軍之外有德國之礮作一周而包之此為德法交戰內用礮最多最重之處法軍在此處亡者一萬人傷者二萬人可知礮力之大矣法軍在此處屢派步兵之大行列欲攻德軍之礮然至離礮二千步之遠已不能前往而退回。

在割拉勿拉脫密次巴黎斯阿良各處用礮亦如是靈便而用列陣交鋒法即如在紛納韋爾割拉勿拉脫北面數中里德國第九軍之礮在步兵陣前危險之處列陣在彼處列陣一日未失一礮此因步兵出力護礮故也且於十八日割拉勿拉脫凹路前面有第八軍之礮列陣於此亦屬危險有步兵護之又當日德國親軍第十三軍第三軍第十軍專攻聖撥里伐用礮甚多步兵已取一處其礮即隨之而往協辦守法此事與一千

八百六十六年之事不同是年步兵已取一處礮兵尚不敢前恐敵人奪回一處而失其礮此次步兵欲取法之一處礮兵不畏後開門之煞氏頗槍前往與步兵協辦德國礮彈落至法兵陣線內不炸者少且能亂法國之陣線此事前已言之且德國尋常陸路小礮亦不畏法國之礮臺並船礮而能敵之如在阿良密次巴黎斯等處是也且法國所用密脫拉而由司礮德國礮官見之即令開礮擊之令其不能放或退回論夫密脫拉而由司礮之無用不必疑惑法人之意用此礮以補新式礮洋鐵管彈之不足且欲在遠處能放之此意則不合於理因欲用洋鐵管彈必令兩軍之陣內能見傷亡之人跌倒即可令攻者立定而退回而放礮者能知礮彈之宜遠或宜近故以近處放之為妙而密脫拉而由司礮彈能放至遠處不能見有傷亡之人或否既不能見即不能較準其表尺且其彈不能撒開惟在礮口前者能傷亡在旁者仍可前往德國之礮比法國之密脫拉而由司礮擊能更遠礮彈落地即炸開故放礮之人能知準頭之宜近或宜遠照此較準其表尺所以密脫拉而由司礮不能傷德國之礮手德國之礮已能打壞密脫拉而由司礮此種礮在非礮非槍之間其形似礮其彈為槍彈而不能借地勢以護身若有步兵護

之易用游兵擊斃其護衛之兵而取其礮近時若用無來復線之礮離步兵八百步之遠步兵能急速放槍擊斃其礮手與拉礮之馬故以後戰事不必想用洋鐵管彈因與近時之情形不合也若欲用洋鐵管彈必甚近於敵兵而近於敵兵因有後開門槍故不能立定一分時上言密脫拉而由司礮不能撤開此弊大約可除然欲命中而定準其弊如前故在鄉間列陣之處以後無論密脫拉而由司或格林等礮俱屬無用法國用密脫拉而由司礮意欲能忽然多放彈令敵兵畏懼然近時之法人多辦飾觀之事而不究精深之理故不能攔阻德國之兵德國游兵前往時借地勢護身密脫拉而由司礮亦屬無用且密脫拉而由司礮欲攻土壘濠溝等當堡用之守兵亦不及尋常之礮能擊壞當堡用之物

德國之礮在守法時列陣之礮愈多則用不過遠之擊法若法國步兵進攻則以礮專擊步兵不擊其礮德國之礮能當住法國之步兵或恃其木力或恃步兵協辦之力在羅亞爾河與割拉勿拉脫兩處法國步兵取德國之礮數尊而德國步兵知護礮為其本分故用力奪回

查考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所用之礮其後裝藥之式與料即知較勝於法國礮之式與料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

後多人評論布國之礮法不佳然其弊不在乎礮料而在乎列陣之法且是年尚用無來復線前裝藥之礮甚多是年之後即去舊式之礮而全改用後裝藥有來復線之礮且德國礮軍在教場內所試驗而得之準頭在出陣時亦能得之其礮之能擊遠而準落時不炸之彈甚少故洋鐵管彈之不能用不必念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評論布國之礮不佳此為他國之人妬忌布國故有此論布國之礮若礮官無格致學而又無武藝即不能盡得布國後裝藥來復礮之力若有此學而並有此藝則如此式之礮與料為列陣處最利之軍火器

總論三種兵合用之事

上論三種兵列陣法之見識或為余目睹之事或採取當日文報之語必須比較其用處而詳論之德軍之二種兵協辦非惟力足且有數處一種兵分外出力與他種兵協辦而成事德軍三種兵有如此力足而協辦之事其故有二其一因德國各武官俱先學三種兵列陣之理而後歸入一種兵內其二德兵在一千八百六十四與六十六兩年得交戰之見識法國武官缺少此兩事法國武官不過考其本兵之列陣法且大操練時不講求三種兵協辦之事法人之習氣所得之見識不甚深慮後之可用與否故

不能得實學故可知布王菲哩特之言不誤王云若無深謀遠慮見識亦屬無用

步兵向為交鋒定勝敗之兵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亦如是敵雖然傷亡法兵甚多而專定勝敗則無之德軍之敵雖從四面攻勿羅應之高平原而擊聖潑里伐鎮市從數面用砲甚多然此兩處亦必以步兵取之有數村莊即如西九月初一日奴阿思肥爾德國之火彈燒去此村莊法兵立不住而退出但不可言因敵兵退出而即定勝敗凡有此事必有步兵攻入而趕逐敵兵然後取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德國印出一書論此年之戰事內言以後之交戰必以某國之敵最猛者得勝此語與七十年之情形不合德國之敵從列陣之始用擊法後漸打亂敵兵之陣線如此預備步兵前往用攻觸之法而定勝敗並非敵之能定勝敗也法人因軍敗俱言德國之敵勝於本國之敵故能護勝此為好言自慰耳法兵在數處用攻法時德國專用砲之擊法令其攻法不成此因法國之步兵不精非敵之能定勝敗也

列陣交鋒處之馬兵不如前時之大出力凡馬兵在列陣交鋒處出力即與步兵協辦而無他事且出力時刻之妙即能乘機會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利並一千八

百六十六年在奧國祇有步兵之戰事敵兵與步兵協辦所出之力無多而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敵仍照拿破侖第一時變為緊要之軍火器然七十年時之敵兵雖膽大而聰明而打仗大半之功必是步兵為之

論傷亡之人數 此事之或多或少或寡有一理可從此以長見識成大事之處並非傷亡者必多亦非大出力之處傷亡者必多因有處借地勢護身出力大而傷亡者少有處無地勢護身出力不大而傷亡者多或者一面借現成之濠溝土壘等為堡而用守法一面之人無護身之物而用攻法守者雖出大力而傷亡之人少攻者傷亡之人多大概無論德法之軍用攻法者傷亡之人必較多又法人傷亡者較多於德人之故大約因打敗而退回時受德國後開門槍擊法之害當此時德國無傷亡之人由此可知法國用守法之時傷亡之人較德國用攻法之時傷亡者少其更多之故即不能守而退回在活爾脫之事德國第三大軍傷亡者九千人在此處有數鎮傷亡者甚眾假如第四十六鎮傷亡者七百五十至八百人第五十鎮之第一營並好槍手一營傷亡者七百六十人即十分之四又第十號分軍在活爾脫傷亡者約三千五百人即三分之一此處法國傷亡之人約五千至六千人

在可必與之事德國第十二鎮傷亡者八百人即在三分之一與四分之之間第八鎮之情形略同

據白齊恩云法國全軍於西八月十四十六十八三日密次城外之事傷亡者共有三萬二千人即約五分之一德國之兵在此三日內傷亡者四萬人為全數六分之一然德國在此三日內無有一軍在三日內全交鋒者且菲安肥爾法軍有數分用攻法在此處之德軍有六萬至八萬人假如取其中數為七萬人查其傷亡者為四分之一此事可與昔時用兵傷亡最多者相比祇有一千八百二十

年九月初七日拿破侖敗於波羅弟拿在俄國舊都相近處又有一千七百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布王菲哩特敗俄人於參道甫在布國伯靈之東兩處之外此處傷亡者為最多

在割拉勿拉脫之事兩國傷亡者多而德國因用攻法傷亡者更多凡用攻法之時向敵兵之軍面傷亡者較多於攻敵兵之陣端即如西八月十六日德國之第三軍體傷亡者三分之一且於十八日德國親兵軍體第一分軍攻

聖潑里伐亦然如不以軍體計算而以營與鎮計算則更多即如八月十八日親軍之獵兵一營傷亡者四百二十人官全傷亡親軍第一鎮並親軍之他鎮或第三軍之數

鎮於十六十八兩日之戰事每鎮之傷亡者在七百與一

千之間論其官弁比兵亡者更多約為十五與一之比當前往用攻法時官與兵之比若五十與一之比故可知德國武官為國家出力效命而捐軀近時之交鋒官之號令兵不能聞必自前往領兵以為法式且各國之軍章必以洋槍專擊敵軍之武官

上半節戰事德軍用攻法而法軍用守法守者傷亡之人多於攻者傷亡之人惟在師丹一處有此事此處德軍包法軍但步兵用攻法祇有數處而在用攻法之處德國兵傷亡者亦不少此處法兵傷亡者多為德國之砲擊法之

故此處德兵傷亡者約一萬二千法兵傷亡者約三萬餘下半節戰事德軍多用守法傷亡者約為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且韋爾特爾之軍在里賽納河邊芒背里阿爾並彼爾福阿有三日之戰事傷亡者一千八百人即為二十四分之一且圍密次與巴黎斯兩城專用守法而不

用攻法之時略為同比例守法並攻法之兩軍所傷亡之人數相差最多者在七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是日法兵從巴黎斯衝出自云當日傷亡者八千至九千人德國第五

軍在此處用守法傷亡者七八人但圍城之時若衝出之兵破德軍當堡用之某處而德軍用攻法奪回其處傷亡者亦多即如在贊比尼並波而射兩處即非專用守法之

事也。

上半節戰事與下半節戰事德軍傷亡之人數相差甚多。下半節戰事與德軍相敵之人數較多然德國受傷者難用攻法尙較上半節戰事受傷者更少。因法兵操練不熟不善放槍由此可見後開門槍若以操熟之兵用盡其力卽爲利器反之不過多聲而不傷人在羅亞爾河之事除數日之外德軍用攻法時傷亡者不過十分之一而與北面之軍交鋒時最大之戰事大約不及十分之一。在羅亞爾河邊排晏第一軍並第二十二號分軍傷亡者多其故因連數日交鋒。

若以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之戰事與昔時之戰事比較傷亡之人數卽如拿破侖第一之事卽知德法在一處之大交鋒其傷亡之人數與拿破侖第一之事不甚懸殊亦有更多更少者卽如波羅弟拿之戰事較密次戰事傷亡之人更多而來白七嶺之戰事較密次之戰事傷亡之人更少然以數分軍或數軍體算之分外辦難事者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一日之戰事傷亡之人比一千八百十三年或十四年辦一緊要之事傷亡之人更多此因有後開門槍之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軍傷亡之人數不能與七十年德軍傷亡之人數相比卽如在克尼克來次布兵列

擊法之界內有十七萬人傷亡者祇有一萬人在活爾脫德兵列擊法之界內有九萬人傷亡者九千人然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人在那黑德斯加力次克路姆脫牢脫那等處傷亡者與德兵在七十年之戰事略可同此此因均受後開門槍之難處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與五十五年及五十九年三次之交戰傷亡之人數較之在拿破侖之時少卽如在蘇傳以諾之戰事傷亡之人數爲十分之一在克尼克來次之戰事奧國傷亡之人數爲百分之十德軍在買爾拉土爾之戰事傷亡之人數爲四分之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軍零星之營鎮傷亡之人最多者爲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八不等於七十年德軍零星之營鎮傷亡之人最多者爲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不等。上言近時傷亡之人較前更多因用後開門槍之故然傷亡之人雖多攻法尙能用之此事於前數卷內已言及之爲此故近時列陣交鋒之理最重者應可用攻法而傷亡之人不過多且近時用攻法而定勝敗之兵必爲步兵非爲他兵故須教習步兵令其用攻法而成事令其用攻法而無難。

武進孫鳴鳳校字

臨陣管見卷八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圍巴黎斯與密次兩城之戰事

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間德國印出一書名曰圍密次城之戰事。此時相敵之人數共有四十萬人。故專有一書論此事。甚為有理。因此事甚大也。若稽古時之事。祇有一大書。與此略同。即在西歷以前五十二年。此為羅馬將軍該撒在阿里西亞此時在法國之可脫社爾部內用七萬人而圍城內之八萬人。佛爾新割士立刻司帶之。雖有他處多兵。欲逐圍城之羅馬兵而不能成。七十日之後。城內之人投降。今圍法國兩大城之事。名之曰圍困。尚不能盡其意。因巴黎斯密次兩城內有大軍可自立辦事。故不可謂守城之兵。城內大軍非惟衝出而逐圍城之兵。且衝出時有大列陣之事。故交鋒事中所有各情形。圍此兩城之時俱有之。非惟圍困事之交鋒有之。節無圍困事之交鋒亦有之。此事為日甚久。一千八百五十年。法人圍奧人於啞而姆。數日之後。即投降。而事畢。人數祇有二萬五千人。二千八百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英法在黑海邊攻俄國之雖八司脫。亦為大事。城內之兵有大隊衝出一。次謂之應答爾孟。

交戰除此一次衝出之外。以後無之。而英法之兵圍此城時。亦用礮法擊壞其城。而後依破城之法。造平行之濠溝。漸近城而破之。此事在巴黎斯密次兩處無之。又雖八司脫。北面有海。不能圍之。故英法兩國之兵圍城時。不能逼城內之人。因無糧食而投降。又圍城事兩面之人數。以及城外所占之地。俱不能與密次巴黎斯相比。密次與巴黎斯兩處。圍之甚全。城內無糧。故投降。在巴黎斯亦用攻城礮之擊法。並非欲破之。祇促其投降。更早而已。德軍圍此兩城時。辦兩種交戰之事。一擊敗衝出之敵兵。二在他處來救城之兵。欲逐德軍者。亦必擊敗之。且圍城之事。已成則德軍專辦圍城之兩事。而法軍亦專辦此兩事。德國在巴黎斯與密次兩處圍城。又有兩事。一雖圍繞之兵。離城遠。總須設法。以免從外有糧食軍料運進。又須免信息相通。二安排圍城之兵。能易用之法。而令敵人之衝法不成。且在巴黎斯。除此兩事外。又加用礮臺以擊之。令城內早投降。圍城之事。內有許多新法。為前所未有者。又有見識。必須多年多人詳論之。方明。余此書。恐不能詳。且盡也。

辦此兩法。圍城之軍。不能離城過遠。愈近愈妙。如太遠。則其間尚有可取糧食之處。如過近。則亦有難處。因城外有礮臺。可用擊法攻圍城之軍。且礮臺內之法兵。或近於礮



臺之法兵可乘機而衝出又德國各軍前面之護衛把守等離城外之礮臺或近或遠按地勢而不同又依本軍以何處爲應守之處而定之城內法軍之把守護衛愈遠愈妙故兩軍前面之把守護衛相離不遠護衛之兵大約露宿若相近處有房屋卽用以過夜按一千八百七十年之章程在密次護衛之夫半卽總衛或露宿或搭草蓬住宿按情形而定且有時有一全分軍露宿過夜但在巴黎斯城外鄉村多總衛可借鄉村爲住宿之處如在無鄉村處因在冬時不能露宿故以堅固之木架土牆爲過夜之處因此兩城之時多用暫用之礮臺並濠溝若不用此則兵力不足故必用之免在樹林內有零星之敵兵從城內出入故所倒樹木作攔阻之物且在凹凸地之處亦然所用之濠溝土壘礮臺等可護把守護衛等兵

此兩城外圍城重兵陣線之所在從初時已定而後更改者在密次甚少在巴黎斯無之可見總理列陣院初時之定法甚妙但此重兵陣線雖無更改而護衛把守之線頗活動論圍城之重兵陣線若有高處與城外之礮臺相距近卽用高處在重兵陣線內假如薩替里安並蘇兩處凡此種地方護衛把守之線更近於法兵意欲在此攔阻法兵待高處圍城重兵陣線內造成礮臺濠溝等以便於守

有時有處另加護衛之線兩三層守之而後有重兵陣線且敵兵衝出之時在某處宜重用守法各軍及各分軍之官自定之此爲德國原有之章程但此所擇之各處俱屬合宜亦難言之然密次巴黎斯兩大礮臺城欲定圍城守法甚妙之處亦非易事又德軍常操練攻法素不習造濠溝土壘礮臺且初圍城時德軍不甚出力造濠溝土壘等緊要之物德軍向來用攻法視此甚輕以爲無用之物件德軍爲法兵屢次衝出之故傷亡者多然後知濠溝土壘等爲不可少之物俱出力造之有房屋處卽借爲攔阻之物又以樹木等作攔阻之物城外一周俱有之巴黎斯城外之樹林內所作攔阻之物其情形與古時德國與羅馬國交戰相同

所用攔阻之物最緊要者卽洋槍手之濠溝此溝內之地若非磐石又不堅凍造溝卽易濠溝前面堆起之土當住槍彈並開花彈之子塊且開花彈未必正落於濠溝之內其或因洋槍手之濠溝其闊不過容一人如其彈子落在濠溝邊後一寸之遠卽與濠溝內之人無害且若開花彈遇濠溝前之土而傷人必近於濠溝之頂如更高或更低不過飛過或入土而炸不傷濠溝內之人論夫洋槍手濠溝守法之力若濠溝長而與地勢相合則

其守力甚大但作濠溝於恰好之處其事不易差至後  
十步或二十步其濠溝可用或否尚能改變凡在高處造  
濠溝時第一事前面有若干遠不可有陰角即為守兵之  
處因用攻法之敵兵最難之事即爬上高斜坡如其斜坡  
在陰角內即減其難處故造濠溝時須理會斜坡不在陰  
角內第二事應能從旁擊前來之敵兵故用十字擊法令  
敵不能近濠溝如欲成此事不用直線而用級形第三事  
敵兵不可在較高之地順濠溝之處而用擊法凡相近處  
有此情形須照其情形而造濠溝以免其難處

凡大操練時應屢次習造濠溝步兵之官必須能令兵速  
作濠溝而得上言之三種要事此種濠溝在巴黎斯密次  
城外平地德軍處處用之且當堡用之物如村莊並城外  
之大房屋俱以濠溝相連之在巴黎斯城外富人之房屋  
並村莊為圍城兵之堡論夫房屋並村莊德國兵初起用  
之為堡不甚熟悉數十日之後即知其用法村莊之口大  
約造土壘而在村莊內所有堅固而大之房屋當堡用之  
在密次巴黎斯城外有樹林處即斫倒樹木作鹿角等攔  
阻之物此法雖為攔阻大叢兵前往最妙之法德軍初圍  
城時不甚用之後知其有用造之甚多而巴黎斯城圍困  
兩月之後雖圍城之兵甚單薄因有鹿角等物故法軍衝

攻之法不成安排鹿角之處前後宜闊且應在敵兵不易  
搬動之處即在守處前之凹地內又所用鹿角等物應  
在守處之前面不可當為所守之處此事雖為自然之理  
然在巴黎斯初圍城時常違此理用擊法而守之線必須  
在鹿角等物以後若干遠且所守之線應造當堡用之物  
可在數處順鹿角之線而用擊法為妙設用守法之線近  
於鹿角之後則敵兵不能詳細見我之守兵然其彈子仍  
從鹿角等物擊過則多傷亡之患

巴黎斯城外富人之房屋甚多外有花園園外有磚牆石  
牆此物即用為守法之線或改為總衛分衛把守等護身  
之處凡在牆角之處造木土堅固之卡可在牆前有十字  
擊法而免陰角之弊凡用此種牆當守法者則必須用敵  
兵在遠處不能望見之牆恐敵兵用礮擊之而打破其牆  
若有此情形則不必用之在巴黎斯城外樹林內有圍牆  
此於守法甚便因此種地方俱不能用礮擊之而無多步  
兵即能守之凡有此情形即在牆之前面八十步至一百  
步之遠將樹林斫倒即在彼處置鹿角則敵兵不能過之  
巴黎斯城外有數處用坑並尖利之棧且在無樹木之處  
不能造鹿角即用鐵絲網為攔阻之物即如在巴黎斯城  
北用水淹地為攔阻敵兵之法查此法甚為有益又有數



處用木土造成之上令更便於守洋槍手之濠溝或易守鹿角或易守圍牆如此木土造成之卡大約在前面分衛把守之處已有之若敵兵破壞濠溝則守兵走入木土造成之卡內用擊法以拒敵兵此處木土造成之卡藏入地內顯露兩尺上覆以土田雞礮彈並尋常之開花彈俱不能破之故敵兵取之不易且守卡之兵其所帶之彈較尋常步兵所帶之彈多三倍且巴黎斯城外之礮臺晝夜放礮不歇故其卡為分衛把守等避擊法之處除上所說守法之線所用各法外另有守法線內之礮臺密次巴黎斯兩城外俱有之此所言之礮臺並非在巴黎斯南面造礮臺用礮之擊法至城內也在數處用守法線內之礮臺除法軍衝出之時外中不設礮衝出之時即將尋常陸路之礮搬進在數處祇在礮之前面挖土堆高以護其礮並不造礮臺巴黎斯城內用礮臺內之大礮並兵船移來之大礮德軍料其擊力太大故在數處離城過遠立礮臺有數處其事相反即料法國之礮力太小故離城過近立礮臺若不能適中則過近愈於過遠此因陸路行動之礮可以運用其大礮之彈不能多害之

步兵所用之土城意欲在敵兵必行之路易於守之且步兵可在內擠緊而敵兵之陸路礮不能害之此土城有處

可用惟有兩難處一其所占之處大敵兵之礮彈易落至內傷人必多二土城內之擊法不及洋槍手濠溝內擊法之便

分衛把守等處因常受礮臺晝夜不歇之擊法故在巴黎斯城外用尋常之房屋改為礮彈並田雞礮彈不能透過之卡其法即在樓板上置砂袋一層上置鐵路拆下之鐵條或粗木條在上再加土或砂袋厚數尺不定其樓下月加木柱掩之房外之牆壁另加砂袋或土堆於其旁若用上法而房屋不堅固則不妥當恐有開花彈落下則房屋坍塌又此改法費時費工最妙之法不用房屋而在地下造木土所成之卡其卡在圍城之線內數處俱用之此種卡挖深四尺不必更深因分衛之兵不過坐於其內而已上加大木料蓋於其上木料上再加土或砂袋在卡之周圍作一溝則下雨時水不入卡內挖土之法較造土城之法更省事而便捷且土城內上無遮蔽則落下之彈有害於人雖法軍從礮臺內放出之彈害及德兵者不多必應用各種法減其害至最小之界限故挖土之法勝於作土城之法

上論造濠溝土城等之各法在巴黎斯與密次略相同若在密次所用之法與巴黎斯有不同之處即因圍城之日

少而所用之物俱不及在巴黎斯之講究也所有實在不同之處不在壕溝等物而在別種情形即如在密次因在下而尼菲安肥爾割拉勿拉脫三處有數日之戰事逐法國操熟之兵至城內約十五萬人在外圍城之兵菲哩特楷爾所帶者共有二十萬人德軍人數雖多然有包圍作一周之難而城內之兵可聚於一處任向一方向用攻法衝圍城單薄之線故法軍在密次足以自立而逐圍城之兵不藉城外他處之兵與之協辦在巴黎斯則不然德軍初圍巴黎斯時城內之兵其力不足以逐圍城之兵據脫魯虛言初圍巴黎斯時城內之兵六萬人但因九月十九日與城外德軍交鋒時法將知其兵不能與德兵相比故定意緩辦衝出之事此時之後數十日屢次用大力衝出並非欲衝過德軍惟欲知德軍圍城之線在何處兵多何處兵少又衝出之時令新招之兵學習擊法臨陣等事或欲令德軍圍城之兵卻退若干步則圍城之線更大更薄但此事不成在密次之事因白齊恩所帶之軍兵熟而料齊德軍在城外圍之難於立定而德國圍巴黎斯之第三第四兩大軍較密次更便。

西八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密次城外之戰事已銜白齊恩軍之氣所以奴阿思肥爾之戰事不成此處法軍列陣

之法不善辦事甚遲前往攻德軍亦甚遲此處趕退德軍若干路已得便宜不能盡其力故德軍仍逐之入城城內之糧食不多不足以贍大軍故殺馬以食而兵有無馬之苦以後糧食漸缺兵丁病者甚多故自九月初至九月底無有突圍之事至十月初又有衝出之事。

若巴黎斯則不然初圍城之一兩月城內之兵漸熟漸多加爾木比爾加增人數至十萬餘人另有加爾德西哇那爾加至八十營除兵食之外巴黎斯城內糧食有餘所以其不辦事之期不如密次之久除九月三十日十月十三日二十一日三十日四次大衝之外亦有小衝之事攻德國圍城之兵然十一月間所辦之事俱為小事意欲聚力預備二十九日衝出而破德軍。

德軍第三第四兩大軍在九月中至巴黎斯時共有十七萬人另增兵數至十月初有二十萬人後終不多加減由是以觀德國圍此兩城之兵數所差無幾然德軍圍密次之周其長有八九小時之路而圍巴黎斯之周其長有十八至十九小時之路故圍城之線更為單薄所有圍巴黎斯之難處即在乎此然有此難而事竟成爲交鋒中絕無僅有之事且圍線之單薄歐洲各國亦不知之德兵出護衛工程之力晝夜不歇故困倦殊甚此處不能常有正接

應之軍初時有排晏第一軍當接應之軍後又派往他處  
 又暫有親軍之蘭士韋爾一分軍防備敵兵衝出而接應  
 圍城之時自九月十九日起至投降時止有四箇半月當  
 此時圍城之兵不能移往他處即為親兵之軍薩遜之軍  
 威登白克之軍第六軍排晏之第二軍第五軍第四軍並  
 第十一軍內之一分軍巴黎斯城內自為一世界此種城  
 能出大力用守法是屬可信新招之加爾德西哇那爾  
 其操法不熟而力遜於尋常之兵為自然之理不可謂其  
 差且除此當兵之事外城內之民亦出力為製造等事造  
 成之料甚多向來從無一城內能出如是都料者又設法  
 令內外信息相通即如造輕氣球甚多擇無德兵之處墮  
 下有許多電線置於河底或溝內上覆以土而通信息德  
 軍曾尋得而斷之城內外有送信之鶴以通信息有人名  
講論德法之戰事云德軍內用河上有礮船亦為城內所  
購捕此言疑為笑話而已  
 造以攻德軍者通到城外之鐵路上用鐵甲車內裝礮以  
 攻德軍圍城之線城內造軍火器並新式之礮甚多法國  
 都城初被圍之時城內有陸路行動之礮五百七十六尊  
 且守城並礮臺之礮共有二千六百二十七尊圍城之時  
 又造多礮為民廠所造即如十五桑的邁當內徑田雞礮  
 五十尊又有密脫拉而由司礮二百十五尊後開門礮其

彈十四磅重者三百尊投降之日礮之未壞者陸路礮有  
 有六百四十八尊守城並礮臺內之礮有三千一百九十  
 二尊共三千八百四十尊  
 或言法國密次城內之兵較之巴黎斯城內之兵民其打  
 仗之力並忍餓之力更大由余觀之不甚懸殊此事前已  
 言之西八月十四十六十八數日之戰事並奴阿思肥爾  
 之戰事其力已斷九月二十三日並十月初七日衝出之  
 事德軍傷亡者於初七日之事更多但此兩次衝出之事  
 不能與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初二日正月十九日巴黎  
 斯城內三次衝出之大事相比此三次衝出之事法軍雖  
 不靈巧而出力甚大除此三事突圍之事外尚有六次大  
 交鋒而小交鋒之事常有之不必細述密次城內之兵民  
 忍餓至極而投降巴黎斯城內之兵民亦然若巴黎斯之  
 投降再遲八日恐餓死者必有萬餘人未投降之前一箇  
 月內兵民已食馬料做成之饅頭  
 密次投降之事早知其不能免故德軍不欲以礮之擊法  
 迫其投降若在巴黎斯則不然圍城之後無幾時即知城  
 內之人不易投降故商議用礮之擊法與否各大臣之意  
 見不同或言專用絕糧之法逼其投降或言用平行道圍  
 而破其城外之兩三礮臺或言不必破礮臺即在圍城之

處放大開花彈至城內此不同之意見因德國之官揣城內之糧食無有四箇月之久故料事有誤而巴黎斯城圍之日久而有多戰事德國大半之人俱未料及惟總理列陣之官於圍城數日之後即知不用礮之擊法不能逼其投降何以知之因圍城無多日之後令運圍城礮至營中而礮與糧食俱由鐵路陸續運至此兩者俱爲緊要之物也德國軍團巴黎斯之時糧食俱齊惟有圍城之始八日也肉不甚足此時之後每日每人有肉四分磅之三或一磅各種糧食俱備

論用平行道而破城外之礮臺需用之礮數少於從遠處放開花彈至城內之礮數此言不差但既破數礮臺必須仍用平行道而破城牆仍必用礮破城之後則相近之房屋城內兵民可用以當堡如是逐一破之其事甚難假如從所破礮臺之兩處不用平行道而破城牆但放開花彈至城內令其畏懼而投降此事之成否不能定因兩礮臺內所放之開花彈祇能至城內之一處不能更遠則城內之兵民可避之投降之事或不成故德國商議擊法暫不用平行道之法此不用之故並非不能破因圍城之兵頗單薄也有多時日無有正接應之軍當此時圍城之兵出力已甚若欲開平行道開地道等則作此工程之兵並謹此事之兵何從而得之後正月間用開花彈之擊法入城

內用此法十日至十二日之後查此處兵力不足故從他處圍城之線內調兵以補之

用平行道以破礮臺之法雖不多添兵定不成功然何以不調蘭士章爾一分軍或兩分軍至兵力不足之處此事在德國尙能辦之論夫從遠處放開花彈至城內則巴黎斯爲極大之城恐無濟於事不能逼其投降若欲令其畏懼必用礮分外多放開花彈入城內然自德國運此種大礮至法國都城亦非易事人俱想德軍之礮運齊則城內之糧食亦斷故不必多運礮後定主意從遠處放開花彈至城南之礮臺內若此法不行即加用平行道破礮臺之法後用此法各人之意見又不同或言不必攻城南之礮臺須攻城北聖的尼礮臺因此處似小城可與土爾菲麥肥爾等處相比此處德國用開花彈擊法數日之後即必投降然遲至正月二十一日動手放開花彈到聖的尼礮臺內若以後可多放開花彈數日即必投降投降之後即可從此處用開花彈之擊法入巴黎斯城內此處擊法所至居民稠密易令人畏懼較之在城南之擊法更得力以上之言頗有理惜有一故與別處之小城不同即土爾與菲安肥爾等處有德軍四面包之聖的尼之前面可圍而後面通至巴黎斯法人在聖的尼內與俄人之在維八

司脫薄之情形相同不能四面圍之如守兵少而困倦則可從巴黎斯調兵以補其力故不易破之且聖的尼小城內之民可退至巴黎斯城內其中惟守兵而已故與土爾非安肥爾之情形不同若欲破聖的尼須用開平行道之法否則不能破然在城南之礮臺亦可用此法而城南有高處從高處用開花彈之擊法入城內甚便在聖的尼爲平地無高處之便利

巴黎斯城外之礮臺並城牆上之礮擊德軍內之礮此事於德軍有難處因其礮較多而大德軍之礮攻擊蒙阿弗浪之山而取之無幾時即成故依余意德軍應用擊法取城外之礮臺能成大事論夫德軍之礮自城外放開花彈入城內實令法入畏懼而失望從城外放開花彈入城內此事在投降以前四七日始爲之且初起擊到之處即爲法國圍城後新立之武備院借此武備院更易從城內衝出以拒德軍欲明此一切之事又須言明法國守巴黎斯所用之各法巴黎斯所用之守法大約與密次之守法之書尚未發出不能詳知此處圍城守城之情形

巴黎斯城外法軍所行把守分衛之兵亦在城外礮臺之外亦借便當之地勢造濠溝土壘等以便於守其濠溝土壘與城之間有寬闊之地並鄉村德軍初圍城時法軍辦

事之膽量甚小但城南比賽脫爾礮臺相近處交鋒之後知德軍不用攻法專作濠溝土壘等工程以爲守法即漸改用攻法而所守之處離城更遠且比賽脫爾交鋒之後所有棄去之鄉村房屋仍取之而屯兵以當堡德人見此事不用擊法以壞其處其故因用擊法則法國城外礮臺內之人知德軍之礮在某處必用擊法以毀之且此時德軍圍城之礮未集惟有陸路行動之礮而已然此事不爲妙法因德軍不用擊法則法兵漸離城而造濠溝土壘與德軍之濠溝土壘甚近且法兵辦此城其有本領極顯明以後法國兵未嘗更近於德軍之濠溝土壘等非礮之功而爲步兵用洋槍擊法之功後德軍在數處亦更近於城而令法軍退回更近於城即棄去上所言數處當堡用之地但德軍圍城重兵陣線於西十二月底正月初當放開花彈至城內時此等處之重兵陣線更近於城即如蒙阿弗浪山並乙西礮臺乙西在巴黎斯之西南兩處是也

巴黎斯之法人與密次之法人同用之法即將礮臺之大礮其彈大能擊遠常用擊法打壞德軍之濠溝土壘等且在夜間亦放開花彈至德軍住宿處雖夜間之擊法所傷德軍之兵無多然有多不便即兵丁日間辛苦作土工夜間不能安睡而多驚恐法兵能見之處若德兵作土工即

速用擊法以害之故在此等地方德軍惟在夜間作土工法人在巴黎斯城外所作之濠溝土壘其中亦有陸路行動小礮此等礮法人用以擊近處德軍濠內之兵且城外高處礮臺內之大礮擊德軍圍城重兵線之處城中被圍愈久造礮愈大在後大礮之擊法遠至一萬或一萬一千步法軍濠內步兵所用煞氏頗槍其擊法較遠於德國之針槍故有多處法兵能擊傷德兵而德兵不能擊傷法兵但德兵雖有此難呆用守法而不退一尺此事德軍於巴黎斯與密次兩城外大爲出力

法軍從城中衝出時卽令城外礮臺並濠溝內之礮大用擊法助之此事與列陣交鋒先用礮之擊法打亂敵兵陣線有同意然欲令德軍不知衝出者在何處故四周之礮臺俱用擊法如此一夜之工某軍圍城重兵線之處落下開花彈數百箇凡有此事德軍圍城線內數處亦用陸路礮擊法攻法國城外分衛之土壘等若德國以礮藏於凹凸地或樹林內則法國礮臺內不能見德軍之礮故德軍可不傷人而用擊法

法人雖用重擊法德軍步兵無閒晷夜處處巡查圍線之前面且德兵有時到法兵當倭用之處法兵逃回德兵卽取而屯之德國步兵辦巡查之事較勝於法國之步兵此

巡查之事兩國步兵比較之與兩國馬兵在軍前辦偵探事之比較相同

法軍已受德軍圍城之難處卽不能速用攻法因城內新招之兵於戰事不熟後已稍熟欲用攻法衝出德國非惟兵精於法兵且自西九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七十日之內所造土壘濠溝多而且佳故衝出之事難成

凡圍城之兵若列陣處地勢便利而無一切濠溝土壘等已占便宜因衝出之兵定不能攻圍城軍之陣端無奈何必攻軍面而圍城之軍能包其陣端故有此兩難處而攻軍面之事因有後開門槍爲近時之最難者除此兩難處之外又有一難處衝出之人軍首必先從城門而出後由礮臺間出而列陣交鋒辦此事若無分外靈便熟習之兵工夫更久當此時圍城之兵已擊敗其軍首而其事不成巴黎斯城內之兵當圍城時衝出而欲突圍者有三次第一次在十一月三十日向南意欲與從阿良來之帕拉丁合兵此次衝出之處在馬納河之南此處地面較窄不易列陣第二次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向東北往波而射在都城東北約七千步與斯祖在波而射西北約五千步此次地爲平原便於列陣然此處德軍礮之擊法亦便故脫魯虛云此次未與德國步兵交鋒因其礮已擊亂我兵之陣線故不能用攻法第三



次在西正月十九日，此次在城西紫伐離里恩衝出，所用之地勢亦不甚便，惟較便於第一次所用之地勢，且可從數處不受德軍砲之擊法。然此處德軍之圍城線極堅固，故有十二萬人出大力用衝法，竟不能成。脫魯虛在法國議事院云：第三次衝出之原意，欲在薩土與阿爾尙退亞在都城西北約八千步之間，渡過塞納河，而用衝法前往羅登。又言在薩土與彼林兩處，德軍不用土城，以為法兵衝出，不由該處，故不必用土城。此言不合，因德軍屢有信息，知法軍在該處用攻法。德軍於十二月內，在薩土彼林措西耶爾三處造土壘濠溝等，原在此處圍城之兵，人數不多，工程等事，不甚講究，並非德人以為此處法兵不用攻法，乃以塞納河為攔阻之物，而此處之圍城線，近於河岸，初圍巴黎斯時，德國第四軍之右翼，在薩土。在塞納河邊，阿爾尙退亞西南約一萬步後，德國親兵蘭士韋爾之分軍，從聖日耳曼。在薩土西，約五千步派兵至薩土，接應，然亦不能多，因蘭士韋爾為接應之用，有時在聖日耳曼者，祇有四五營，其餘已用於他處。在巴黎斯西北之塞納河，有兩灣，第一灣形如舌，其中地名直納，肥里亞爾吉，假如法人從巴黎斯衝出，乘黑夜而至舌形之地，在薩土與彼林兩處之對面，聚會三萬人，而德人不知之，又如同浮橋之法，甚妙，則早上大約可渡河，此處德

軍之力，不足以攔阻，欲辦此事，即必先派多兵，用船過河，攻彼處之德兵，而後在此時作浮橋，其餘之兵過河，則德軍更難立定，此處作浮橋，不甚難，因從彼林相近處，直至河之第二灣，河中有洲，故更易造浮橋，此事既辦成，而欲再辦別事，恐不能成，且往羅登則於地勢亦不合，已過塞納河，尚有兩灣，須過之，方能到通羅登之大路，當屢次過河之時，德軍必攔阻之，未必能成，若欲避屢次過河之難，而在阿爾尙退亞向西北，則該處德國有第四軍並馬兵數羣，而法軍列陣之事，於地勢不便，亦不能成，除此事之外，第五軍在第二灣之頂上，波易伐爾，有砲甚多，可從此處放砲擊至薩土之北，則此事與第四軍從薩土放砲擊至里阿爾之事，相同，脫魯虛之主意，不成，因算錯地勢之情形，故不能前往羅登，若城內之兵，定欲前往羅登，而合兵，則必須向西北，過愛潑奈與盤士阿斯。在聖的尼西北，約二十中里兩處則較便。

依余觀之，衝出最便，而於地勢之難處最小者，應向南衝出，衝出之路有二，其一過維脫立舍西羅，而阿並如比西，此在塞納河之西，其二過美藏阿爾福阿肥爾奈夫可背，義耶，此在塞納河之東，此兩條路，可同刻行走，該處地勢略平，故法軍列陣無難處，而德軍在此處圍城內之第六



軍難於抵禦法國之大軍然法軍在此處不辦大力衝出  
突圍之事祇有三事第一事在九月三十日有攻法偵探  
之事又兩箇假文之法即十一月二十九日並三十日之  
事

守巴黎斯城有一大便於守法之事即守兵在城外礮臺  
之後德軍不能猝攻之此為最緊要之事德軍恐法軍忽  
然來攻須晝夜防備此為相反之事法人在初圍城時應  
乘德兵之不便而攻之然辦此事未嘗盡其力大叢衝出  
以攻德軍不過數次平常衝出之事不過數營而已初時  
德軍見此事分派分軍抵禦衝出之事後知法人辦此事  
不過數營則以前面之把守分衛等辦此事德軍分派武  
官在便當之處立望臺觀衝出之事情形如何如恐不能  
抵禦者即速發電報或兵弁令圍城重兵線派兵接應此  
等管望臺之武官在圍城事內自始至終未嘗改易又有  
一事法人在密次與巴黎斯應辦而不辦或辦之未盡善  
者即夜間常派小叢每叢三四百人切圍城兵之營令其  
不能安睡圍巴黎斯之時有時數日夜間連有濃霧此時  
危險殊甚因敵兵列陣而我不能見也凡有此情形德軍  
前面之把守分衛等巡查分外出力雖法軍借此濃霧之  
助而德軍早知之能令後面之兵上來接應

品 軍 法 軍 守 法 守 兵 在 城 外 礮 臺 之 後 德 軍 不 能 猝 攻 之 此 為 最 緊 要 之 事 德 軍 恐 法 軍 忽 然 來 攻 須 晝 夜 防 備 此 為 相 反 之 事 法 人 在 初 圍 城 時 應 乘 德 兵 之 不 便 而 攻 之 然 辦 此 事 未 嘗 盡 其 力 大 叢 衝 出 以 攻 德 軍 不 過 數 次 平 常 衝 出 之 事 不 過 數 營 而 已 初 時 德 軍 見 此 事 分 派 分 軍 抵 禦 衝 出 之 事 後 知 法 人 辦 此 事 不 過 數 營 則 以 前 面 之 把 守 分 衛 等 辦 此 事 德 軍 分 派 武 官 在 便 當 之 處 立 望 臺 觀 衝 出 之 事 情 形 如 何 如 恐 不 能 抵 禦 者 即 速 發 電 報 或 兵 弁 令 圍 城 重 兵 線 派 兵 接 應 此 等 管 望 臺 之 武 官 在 圍 城 事 內 自 始 至 終 未 嘗 改 易 又 有 一 事 法 人 在 密 次 與 巴 黎 斯 應 辦 而 不 辦 或 辦 之 未 盡 善 者 即 夜 間 常 派 小 叢 每 叢 三 四 百 人 切 圍 城 兵 之 營 令 其 不 能 安 睡 圍 巴 黎 斯 之 時 有 時 數 日 夜 間 連 有 濃 霧 此 時 危 險 殊 甚 因 敵 兵 列 陣 而 我 不 能 見 也 凡 有 此 情 形 德 軍 前 面 之 把 守 分 衛 等 巡 查 分 外 出 力 雖 法 軍 借 此 濃 霧 之 助 而 德 軍 早 知 之 能 令 後 面 之 兵 上 來 接 應

閱此書者欲更明德軍圍城一切之事則必詳述余所目  
睹圍線一段內之辦法可因此以識彼德軍圍城線內分  
兵之法按情形而辦事不同然無甚懸殊第五軍所用各  
種濠溝土壘  
之法有德國工程官別爾歌爾已著一書內有濠溝  
土壘之圖茲可不贅除此書外另必觀巴黎斯城圖  
第五軍之一段圍城線自塞納河邊之聖克羅在城之西  
南角對面  
起過話克立雙在聖克羅西  
約六千步辣賽爾在話克立雙西  
北約三千步到波  
易伐爾止在辣賽爾北面  
約二千餘步此線兩端自塞納河灣起至河  
之第二灣止在西南無水之處隔斷直納肥里亞爾舌  
內除原有極堅固之蒙伐離里恩礮臺外又有法人造暫  
用之濠溝土壘等故其圍城線不能更進第五軍分為兩  
分軍一為第九號一為第十號第九分軍為左翼第十分  
軍為右翼各守圍線之一段第九分軍前圍城線從聖克  
羅起過加而什之高處到拉彼爾直而依宅止從此處到  
扣伐池有鹿角等為攔阻之物後圍城線為緊要之守  
線從聖克羅圍之南牆起過肥爾奈夫夫克立雙之北仙  
鶴池一路俱有土壘暫用之礮臺鹿角等第十分軍有前  
中後三圍城線第一圍線從扣伐池起過辣雙舍爾沒  
脫尼歇住宅波易伐爾村北口而從此處循塞納河至克  
魯阿西之對面止此線分為兩段為甲號與乙號右面者  
即甲段左面者即乙段甲段自扣伐池起至辣雙舍爾

止乙段從辣賽爾舍爾起過沒脫尼歇住宅至塞納河止第二圍線在辣賽爾平面高地有濠溝土壘等物之處起自此處直至沒脫尼歇園內順高地至波易伐爾此高處易守而難攻辣賽爾村莊為甲段不當把守分衛等事兵之所住處波易伐爾村莊為乙段不當把守分衛等事兵之所住處又有第三圍線在第二圍線之後自勒波他爾行臺此行臺為法王路易十起過波立加爾住宅又過卑爾五所造為打獵而設罷爾農村立格立賽鄉村聖密克爾鄉村從此處循波易伐爾西潤直至賽納河管理第十分軍列陣之官住在波立加爾住宅第十分軍接應之兵按圍城線之甲乙兩段分為兩處甲段接應之兵屯於羅肯可爾勒失奈兩處乙段接應之兵屯於羅末西恩鄉村以上所言三箇圍線所用一切攔阻軍行之物不必細述祇有一事須論之知此事之情形則其餘之堅固可知即自扣伐池起到瑪爾美爽花園牆止一帶地方所用鹿角等攔阻之物闊一百步至一百二十步所倒最大之木料作之且鹿角左右兩端之處有濠溝並圍牆改為女牆可順鹿角而用重擊法且鹿角之前面各有狼坑十二行假如德軍不用擊法守之必費數小時之工方能去五十或六十步之鹿角此為不用火藥之說

甲乙兩段前面有兩處當堡用之物甲段前有獵戶小屋屋改造土木之卡房內可容四十人並一小礮在此處前面有可通口音之把守兩人直到波所伐爾住宅乙段前有瑪爾美爽住宅並花園而在花園之南有土木卡十月二十一日與正月十九日法人在此處兩次與德軍大交鋒瑪爾美爽與花園俱失去惟花園南之土木卡未失且甲段前獵戶房屋並其右面圍牆第二次亦能守而不失德軍所作一切土木之工俱用步兵而以工程兵料理其事

守住圍城線之一段所分派之兵如下辨前鋒者以六日為期前鋒守第一圍線並辨前面把守護衛之事其分軍中當前鋒者為步兵一羣砲兵一隊馬兵一隊其羣內一鎮守乙段一鎮守甲段每鎮分派一營專當前面把守與分衛其餘兩營當本段第一圍線接應之用所住之處甲段在辣賽爾村莊乙段在波易伐爾村莊當把守並分衛之營內一隊專為把守以免隊之紛亂而不全其餘三隊專當分衛且甲乙各段內有一分隊或兩分隊馬兵預備走信之用甲段分衛在辣賽爾平面高處之王后亭此處之三隊或住於篷內或住於近處之房屋內凡有事時則兩段之當接應用之四營定至亭處聚會乙段分衛分為

兩處一處有兩隊在瑪爾美夾花園通到里阿爾大路在  
隊處橫交其路造攔阻之物又一處在其背後數百步在  
波易伐爾村口此處之房屋兩隊兵住之觀此情形即查  
得把守並分衛中把守數人共有持槍者四百人其餘有  
一千二百人此數不能更少各軍所用護衛把守人等其  
數不同此事依地勢而定即  
如德國第六軍圍線前面之地勢平能望遠故人數較少  
三日當淺輪把守六日在後大叢內當接應第六軍內之  
每一分軍每日祇有一  
營當前面把守分衛等

初聞巴黎斯時第一圍線內亦用礮後用礮於接應第一  
圍線之處故第一圍線內無礮運礮之故有二一因法國  
城外之礮臺太近於第一圍線恐擊壞本軍之礮二第一  
圍線前面不遠有凹凸地並遮掩之物法兵能借地勢而  
近我故礮之擊法無用第十分軍左翼即乙段最前之人  
在瑪爾美爽其前面有里阿爾鎮市此為遮掩之物且德  
軍不能屯兵於鎮內因蒙伐離里恩礮臺甚近也在此間  
常有彼此洋槍擊法而礮立不住

上論第十分軍之前鋒當把守分衛並接應第一圍線之  
用其餘大半有步兵一羣馬兵兩隊礮兩行此種兵更在  
後其所占之處即上言第二第三圍線之所在也在羅肯  
可爾並勒失奈所屯之兵與甲段之兵輪班當前鋒且在  
羅末西恩立格立賽聖密克爾卑爾罷爾所屯之兵與乙

台即車  
卷一

段之兵輪班當前鋒由此觀之每段內常有兩鎮步兵輪  
班當前鋒與接應且其兵丁歸段而不調動然恐本分軍  
甲段之兵不知乙段前之地勢與情形或乙段之兵不知  
甲段前之地勢與情形故每過三十日或四十二日彼此  
更調然此法雖妙各分軍未必俱用本分軍所守之處無  
論官與兵俱熟悉其地勢本分軍當接應用之大半之兵  
凡遇有事則聚會於波立加爾住宅此處為本分軍總理  
列陣之處從此處接情形而派兵至第一圍線接應

德國兵官告知其前面之兵云盡力用守法不棄土地為  
總理若法兵甚多於我兵實有不能守之勢方可退回然  
祇可退至第一圍線內盡力而守之不可棄去德國步兵  
守第一圍線之事甚難因法國礮臺與衝出之兵多用礮  
之擊法而德國第一圍線不用之本分軍之兩行礮在聖  
密克爾村該處可用擊法與乙段之兵協辦照此情形用  
守法本分軍之官深謀遠慮分派各種兵辦事毫無淆亂  
非惟本分軍辦事如此即一切之圍線內辦事亦然故守  
法成而衝突之法不成論夫前鋒當把守分衛之用多至  
本分軍三分之一此亦為妙法因若用兵更少則其力不  
足以攔阻忽然衝出之法兵若法兵衝出者不過多則前  
鋒之力足以卻之若過多則前鋒之力尚可暫時阻禦而

待後面之兵接應。凡法兵用攻法則初令把守分衛之兵獨立用守法實有立不住之情形。即派人接應。西十月二十一日。法兵攻本分軍所守之圍線。本分軍內派兩營接應。第一圍線西正月十九日之事。不派兵接應。因第一圍線已能立住。

本分軍圍線在辣雙舍爾高處。遮掩物之後有一房屋。當望臺之用。內有第三十七鎮之守備瑪路酷弗司。起並第四十六鎮之一哨官。從圍城之日起。至納降之日止。常在此房屋內用最好之遠鏡。窺探敵兵。西正月十九日。法兵中放三箇開花彈。落下至房屋內。擊斃走信之馬兵。其房屋亦壞。有此望臺。天氣清明。能見遠處。即已知法兵來攻者。或多或少。如不過多。即不必派兵接應。以省兵力。夜間天有雲彩。料法兵不敢用攻法。然第一圍線前面巡查之兵尚多。此巡查之事。祇可用步兵而馬兵等不能用於圍巴黎斯城時。更長此見識。最可懼之時。即平明時。此時巡查分外嚴緊。圍城時在冬季日甚短。若法人欲辦大事。必在夜間聚會。平明動身。且巴黎斯近於塞納河處。下霧多。不能見遠。亦不能知法兵乘霧來攻。或否。故每日太陽未出之先。數小時甲乙兩段。各派一隊兵當巡查之用。走往近於法軍之把守。在此處聽其後有無軍行之聲。此種巡

查之兵。常遇法兵而交鋒。再每日天將明時。第一圍線內接應之兵。在王后亭處聚會。而預備交鋒。屯於其處待巡查兵內之信息。如無事即散。

凡法軍有大衝之情形。則本分軍大半之兵亦在平明時聚會於波立加爾住宅。知無事方散。

用土木作攔阻之物。自圍城之日起。至納降之日止。無日不作工。前鋒與後面接應之兵。俱作工程之事。法國城外礮臺內。常放礮以擊作工之兵。故日間在高處之後。或在樹木內作土木之工。所有礮臺內能見之處。在夜間作工。本分軍每日有作工之兵八百人。又有時挑選本分軍內所有水木作等匠。作土木之工。更為便捷。

第十分軍對面法軍之把守線。從甫乙里亞土村莊起。至克魯舍爾。從此處在蒙伐離里。礮臺西面二千步之遠。過一轟壞之房屋。直至里爾。從里爾到停汽車房屋內。又從此處至塞納河。此一條把守線內之各房屋。預備各事。以便於用守法。而各房屋用洋槍手之濛溝相連之。西十月二十一日之後。法人造一大堡。德人稱之曰風車。塔坊堡。此處在高原與北面浪脫爾相距約一千步。此處法國之礮。可順本分軍之圍線一小段。而用擊法將納降之時。在轟壞之房屋。並其南面以及停汽車房屋處。列礮數行。

停汽車房屋處之擊擊本分軍第一圍線之兵甚猛故以聖密克爾之礮還擊之令其不能放自此時起德國本分軍礮常用擊法擊對面法軍之把守線而本分軍之礮法軍未能擊壞之

余此書論本分軍之事望他分軍之官見此書亦述其本分軍所辦之善用何法造柵阻之物用何法分派兵丁則可比較而長見識大有益於武事

工程之兵不論在列陣之處或在圍城之處獨辦工程之事則人數太少故此種兵先請工程官規畫工程之線既定則令尋常步兵助其作工凡圍城之時定圍線之各種土工處愈早愈妙如土工之處不定則所造暫當堡用之物或暫用之濠溝等徒費工力在巴黎斯密次兩處有兩大軍或數軍體辦圍城之事則宜分外早定作工之處恐軍體間有分隔之處敵兵可借此而衝出也凡欲定圍線內當堡用之物造於何處必先令列陣官與工程官細測地勢而定圍線測時宜按情形而深思應造各種土工與否不可大意圍線既定即令工程官與工程兵作線爲記號記號之線已成即令尋常步兵助工程兵做工但以上所言列陣官與工程官細測而尚定圍線之處恐在巴黎斯圍城時未必處處如此在極緊要之處曾用此法而在

他處不甚用之德軍在巴黎斯城外之圍線有數處各軍端接連之法不妙此爲大弊以後須免之

德國工程之官尙有別事而其數不足故不能與列陣官詳定圍城之線即如造橋開路尋城內通至城外之電線或在河底或在土內等事除此事之外圍城之後無多日即議定用礮之擊法而置礮之處所作之土壘等亦須工程官定之以及木柵土籃等亦爲工程官之事另有他事尋常之兵不能作者即如土木卡需用之土木木料既預備運至造卡之處則令尋常步兵合之此一切事俱歸工程官辦理人數不敷故有不及辦之事也

德軍在巴黎斯城外所造土木之工以便於守圍城之線者各處之法不同故多有不相通之弊而兩段之兵不能協辦然並非全有此弊也所造各種土壘濠溝等物非用工程官管理而用步兵官曾在工程營內當過差者管理其事德國於無事時常用此法故此次大得其益德國用此法時向來人無理會近今方知此法之有用然工程官所辦之各種工似守舊規不明近時列陣之理近時步兵列陣之法用後開門槍最要者擊法之猛且近時用守法之時必須借擊法之猛爲最便而最要者故所造各種濠溝土壘等物並造此等物之地勢應合於用盡擊法之妙

處而造之

在陸路交戰之處用守法時所造土木之工與用平行道等圍城而破之之法其理不同因一爲守法一爲攻法凡在德法交戰時所造平行道等工程德軍工程官辦之甚妙此書無庸贅言然在陸路交戰用守法時並圍城需用濠溝土壘等物則工程之理並近時列陣守法之理應合之如一體之聯絡此事於圍城時辦之最難尋常陸路交戰用守法時所造之堡造法與情形相合不難因敵兵用法惟有尋常陸路行動礮與堡相敵若圍城之事敵兵礮臺內之大礮甚多在此處造堡等便於用守法則非易事此亦爲德法交戰內所得一種見識將來再有交戰必多用圍城守法凡大城可當武備院而四面俱有礮臺者大爲有用此事於德法交戰內足以明之故近時考究武事者必考究圍大城之理於圍線內用何法造土壘濠溝等物爲最要若此等物造之無弊與近時列陣守法之情形相合則同數之兵能圍同數之兵而城內之兵不能衝突而破之

德軍在巴黎斯城外所用攔阻之物不能處處盡善卽如街十一事似乎德國人不善爲之此物凡以村莊爲堡用者則常用之或在大鎮市內須步步用守法者必用街十

德軍在巴黎斯城外常以木料並房屋中器具及零件俱堆起作街卡則尋常陸路行動礮之一箇開花彈已能擊散之此等處必須粗木並石與土則開花彈不易打壞且街卡必須前後兩箇而各有不相對之門以便於或衝出或退守德軍在巴黎斯城外所用街卡祇爲單者橫塞路間若欲行走必由街旁屋內此法不妙非惟街卡內不易相通卽在別處內亦有難於通行之弊此事以後須設法以免之巴黎斯納降之後余觀法國城外所造當堡用之物無有不能通行之弊

圍城之一種戰法其理大約以後再須作書詳論之茲先論列五款如左

一圍線之大畧應早定之此事無論在密次或巴黎斯辦之合法

二圍線之各段土壘濠溝壘各種土木之工並此段與彼段相接之法應詳細定之定時須料將來情形雖有變動而無害

三所用土木之工應與地勢並地位合式最妙之物爲土作者彈難穿過且土功可較近於敵兵

四把守分衛等兵須足用然不可用之太多恐徒費力而多困倦且各兵須住於便當接應之處



五第一圍線用兵雖不多但此處所有之濠溝土壘等應與兵數相合如敵兵衝出不過多尙足抵禦無須接應且第一圍線前面當堡用之物可不必多多則兵力必分造圍線內之土工宜速故德國步兵內宜加作土工之器具最妙多加輕攪鏟

論夫工程之官作守法之工程須學習之必須令其在夏季數十日內在步兵營盤內當差學習近時步兵列陣之理此與步兵官至工程兵營盤內學習有同理又凡大操練時須多派工程兵在大操內協操承平無事時雖不能將民間之土地挖動但可打小摺作記號線假作土工之形勢

武進孫鳴鳳校字





臨陣管見卷九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領兵列陣之理又比較今昔之戰事並操練步兵之

戰法

自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年此三十年內西國印  
出各書講究戰法按拿破侖第二太交戰中所得之見識  
此種書以戰法為一種學問講論之理深而廣作書之人  
大約親歷戎行而得見識者一千八百三十年之後又出  
一種書講論之理細而精此種書內或選取前人書中之  
說而詳細論之或論無甚緊要之小事此等書常顯出未  
嘗臨陣之弊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利之交戰為近來歐洲中第  
一次移兵之戰事此事之後所出武學之書漸有進境且  
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交戰以後所出武學之書思  
如泉湧見識更廣當一千八百七十與七十一年德法交  
戰之後所出武學之書應更多將所得之見識與新理傳  
於後人所著之書俱講實用之事不講虛空之理如欲講  
論虛空之理須先講盡各處之實事而比較其見識如是  
者必數十年方能總論其一切之理論夫移兵之事未必

再有新理發明列陣之事則不然列陣所有之變動由漸  
而來到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一千八百七十年兩次戰  
事之後列陣之變動頗覺分明近時用新軍火器故不能  
用舊列陣法步兵馬兵列陣法因此全變動敵兵則仍參  
用舊法

自一千八百零八年之後布國軍強盛之故因武官有學  
問而能用其所學年輕之武官留意觀昔時講論戰法之  
書讀其書即念與近時之情形合用與否此等官或帶一  
分隊或帶一隊或在陣線內或在游兵線內俱能辦事此  
等年幼之官職位漸升而近時有年之大將俱從此出身  
而中年之兵官亦然近二十餘年中布軍內設教習操練  
等事之官所講之最重者打仗時不呆照定法須照情形  
而變動不守一定之規條辦事布國軍內定令武官學一  
處打仗又學在他處打仗細究一切用兵相關之事而自  
學戰法不用一定之規條有數十年因若用一定之規  
條恐一種情形不同則辦事必誤第一事細考昔時移兵  
交鋒之事而不能用地圖然此事尚不足必須按圖而  
假設某某處有若干敵兵某某處有若干本兵用何法而  
能得勝或臨交鋒時用何種領兵之法列陣如此多年操  
練則至實在交鋒時可用其法於行兵

# 臨陣管見

## 卷九

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之前數月初出一書內言一分軍如何移之而領之之法且交戰所有各情形俱論及之此書可備武官效學而一切情形俱屬清楚此書尙未畢工望將來能成全之武事書院教習一軍照情形而辦事不及此書之完備故望當差之官學習書中之說而廣其見識凡戰事雖因各處地位各種情形而有不同之辦法然而列陣內之定理不可移易者必須熟於胸中而採用之若無此採用之定理卽失列陣之理且此列陣之定理其所由來考究昔時戰事之書而定之或用圖而假設戰事所定有之事卽爲定理處處可用如此卽有定理數條必當知之

上所言之書依列陣並移兵之事得一定之理然又言一定之理在各處之用法不同若明此定理卽有領兵列陣之根基領兵並列陣之事或一官專辦或數官合辦若其官辦領兵列陣之事甚妥善者必有臨陣之見識若無見識常應按各處情形不同而試驗其理方可爲善於列陣之官但領兵與列陣兩事非惟在此處或彼處用攻法或領兵至此處或彼處亦須明地勢在此處與攻法或守法有何關係在他處則有別種關係又應知各種兵在此處有何見長有何見短在彼處有何見長有何見短明此事

則可謂善於列陣之兵官列陣領兵採用之定理愈熟悉則愈妥當余此書較之上言之書於定理更爲着重

若考究各種戰事並交鋒之情形卽有時似列陣或移兵學之規條中有無理者其故因地勢或情形將數規條合用而相消但一次之戰事自始至終細考究之必能顯出列陣或移兵之一定主意如見無有一定主意則見先有一種主意後易一種主意俱照列陣或移兵之定理而行若觀有本領之將帥所辦戰事必有定理顯出考究其事至終必有一成不成者必因從列陣之定理不成者必因違列陣之定理由是觀之可知有定理而必當照辦論夫用圖習練列陣並移兵之理學生中最能熟悉定理者其所解之題必能最妙且教習時凡教一理卽令其用圖習練之最妙先出習練之題而後有能解者有不能解者則可以定理指示之令其更能詳記

凡戰事內必有定理或常用之或改易他種而用之余出一題解明之卽聚兵於一處之理此理恐有人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軍之得勝祇有數軍成首尾而不至迷亞邦此非恃衆兵之法以獲勝而與將衆納特克亞而密奈聚其兵而不感迷亞復反致敗也乎聚兵以得勝之是理爲不可誇此言不雖然凡有定理須照辦

情形而變動。不威迷亞邦與布國之交界，爲凸角，因此須散作數軍，成首尾，而攻入不威迷亞，又布國前往之兵多，若聚會一處而行，則後路之運糧，食不便，故分數軍，各軍自有後路，運糧較便，已入不威迷亞邦，卽仍用聚兵之定理，初移兵時，散其兵，及交鋒時，卽合其兵，論卑納特克所帶之軍，於西六月二十七日聚於一處，甚合，但此日之後，陸續先派加白倫次之軍，後派辣明之軍，布國先擊敗加白倫次之軍，後擊敗辣明之軍，他事姑不論，卑納特克於聚兵之理，棄之太早，而布軍之得勝，在乎聚兵之時，與情形相合，卽西七月初三日，在克尼克來次也。

上借一事以譬之，無有別意，祇欲令人明將帥之辦法，有時似違移兵列陣之定理，但此非實違其理，因布國在後仍用聚兵之法也，所以觀一事，必須自始至終，知成事之將帥必遵定理而辦事，而呆守規條，須明實意，雖呆而不強，須依情形而活變，與事理相合，用定理之將帥，不可以此爲得勝之方，須按時候地勢情形主意等，合用定理而得，當方能得勝，如此者，旣明定理，又知何時應變動而辦之，則臨事時不致模糊，此書之前數卷，講德軍之官，自上至下，有自主辦事之規條，卽按情形而辦事，此事與用呆規條無碍，此與次等之官自主辦事相合，卽照情形而變

### 動其定理

卜而尼之戰事，有一羣官，自主主意而辦成大事，卽德國第七軍內之前鋒，各爾次帶之，其人定計用攻法，擊法國第三軍，因此攔阻白齊恩從密次前往，浮而且一日之工，各爾次定此攻法之主意，因其前之馬兵，探得法兵將走，然祇得法兵將走之信，而前鋒兵少，用攻法則不合於理，惟因各爾次知德軍之主意，欲逐法軍入密次而圍之，故用攻法，令其不能走，由此可知移兵大略之主意，亦必使次等兵官知之，而後可自主主意辦事，法國次等兵官不甚能自主主意辦事，惟上司之令是從，此次有之，或言此次法國帶第四軍之官拉米羅爾，未受上司白齊恩之令，自主主意辦事，然其自主之主意，與白齊恩移兵之主意不合，因白齊恩之主意，欲走而不欲交鋒也，法國在卜而尼之兵，應不交鋒而退，至密次東面礮臺之後，然法人非惟令第三軍與德軍交鋒，又令將過河之第四軍退回，接應第三軍，旣就延時刻，德國第七軍非惟逐法軍之右翼，從克浪皮在卜而尼東退，至卜而尼第一軍亦上，在當日晚間，從芒土阿克浪皮北至奴阿思肥爾，取法人原守之地，故德軍大勝，法軍無奈何，必入密次城。

武學中之理，有數條，自古至今，未嘗變動於移兵事中，更

多至於列陣之事則常有變動而領兵之事須依列陣之理而行假如有一大才幹之列陣官不信後開門槍擊法之猛烈而欲用前時之深行伍攻敵兵陣線內緊要之處非惟深行伍之攻法不成大約打敗仗此因不肯變動故也雖有如此變動之事尚有不變動者若違之必失利列陣內凡有變動之事即有一緊要之理他事必隨之而變有時之變動祇爲一人想一新法有時之變動爲通國之民有變動之事假如馬步之攻法初起緩步而行至與敵兵相距三十步之處敵兵已放槍即改爲跳躍此爲康岱之法自此至後九十年布王菲哩特改爲自始至終俱用跳躍此爲一人想出之新法從前用列陣線之擊法法國大亂時多用兵丁尋常兵數尙嫌不足新招之兵於列陣之事未熟而爲好槍手故用爲列陣前之游兵此爲游兵之始彼時通國之民有大變動而列陣亦因之而變又列陣線之形亦有變動而交鋒之理隨列陣線之形而變動雖交鋒時其形能亂而交鋒之理必隨其形而行近時考究列陣之理者應分外用功而想接近時之情形用何種列陣線形爲最妙

武學內在數事不能不略論之即如司脫拉替射譯曰移兵達克別克譯曰列陣講究武學之著名者講解此兩字

盡其意者未嘗有之觀書者不必以爲余能說盡之論夫用移兵之理一國內祇有數人可不必論武官所常辦者爲領兵列陣之事必當論之德國武事書院內所有教習列陣之書內添兩字一爲列陣之理一爲列陣之用列陣之理即在教場操練之事列陣之用即按地勢操練之事因加此兩字故另有兩字一爲交鋒之操練二爲行動此分別因近時用游兵交戰可不分之列陣必爲列陣之用因在大操練時必借地勢若爲平地自然爲平地之用一千八百七十年所得之見識內有常爲列陣之用在下列所論一切之事俱以此爲根基依余意不必分列陣之理與用祇宜分列陣之大小大列陣即爲三種兵合辦者小列陣即每一種兵分辦者論夫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三種兵協辦之理德軍實屬合法此因按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長之見識修改列陣之章程事之大略既善有零星小事未妥者亦不必苛求大列陣已辦妥接近時情形可不必更改茲必論近時交鋒大概之形狀又須論近時交鋒與拿破倫第一時交鋒有不同之形狀如此即知近時交鋒應用何法爲妙

在一千七百年至一千八百年之間列陣時爲甚長之線兵已列陣即呆而不靈便故有大才幹之將帥能乘敵兵

呆而不靈之機會以人少之軍擊敗人多之軍布王菲哩特之戰事常用此法非哩特之後有因法國大亂而生之戰事並拿破侖第一時分外講究移兵列陣之理此時以人數多為得勝之本而將帥本領之大小與勝仗之大小有比例當此時若以人少之軍擊敗人多之軍必是其兵更精或其軍火器更良若兵數與兵力及軍火器兩下相平則勝仗歸於才幹更大之將帥然此事不甚有之拿破侖時人數少而得一大勝仗有此事而不多近時兩軍俱用後開門槍若人少之軍其將軍雖有大才幹未必有大勝仗此因近時之戰事先用擊法良久漸近敵兵然後可用攻法且近時攻軍面因守軍之擊法甚猛故不能成不得已必包陣端方能得勝然包陣端者必須人數更多否則不能包之近時戰事必須用三種兵大列陣之包法如在割拉勿拉脫師丹等處為今時大交鋒勝仗之形狀拿破侖第一時從敵軍之中衝過而分開其陣線為拿破侖第一大勝仗之形狀可知數十年內交鋒之形狀有大變動

論夫交鋒借地勢之法六十年前已用之近時用之更多在陣線內或陣線前借某物以當堡因地勢之便於守法也在拿破侖時已用之若破此等處與勝敗有大關係今

台印車 卷之七

時若破此等處即更與勝敗有關係因已破之而用後開門槍守之則更難奪回又近時之破比前更準更遠可用破之擊法與槍之擊法協辦既失之後更難奪回

論交鋒之形狀自始至終若論其始則拿破侖第一時與今時不甚懸殊始交鋒之形狀破用大擊法前面之步兵為陣線前當堡用之物而交鋒既如此則破之擊法更猛從此時起以後之形狀今時與拿破侖時不同今時用法者祇用其步兵若干用擊法攻敵人之軍面不令敵兵走動其餘步兵若干前往敵兵之陣端意欲包之今時交鋒所用之馬兵或在列陣線之後敵兵破彈不能到之處或在用法軍之陣端處或在軍體分隔處之背後若干遠以補其空拿破侖之時擊法更猛而能亂敵兵之陣線則步兵成行伍攻敵兵之中或攻敵軍翼面拿破侖第一時亦用包陣端之法但其用包陣端法從列陣線近處前往陣端而包之近時則從遠處已派數軍前往辨包法且其包法用之亦不多如拿破侖為近時之將帥定多用包法而不用攻軍面之法拿破侖時馬兵在交鋒時屢次用法且所定者破軍面之處以大叢馬兵重積攻其所破之處拿破侖時游兵之擊法不久步兵即成行列前往用觸法但因有當堡用之物交鋒時甚久為此事兩下俱派接應之軍前往接應且在拿破侖時當堡用之村莊兩軍得失四五次故交鋒更久

一一一

近時步兵之戰事不同派辦包法之軍已至敵兵陣端則  
 攻軍分外多用礮之擊法而步兵游兵甚多後成行列者  
 甚小非如拿破侖用一擊或一分軍當行列之用近時游  
 兵多而久用擊法由漸而進則後面之兵方可前往用礮  
 法若敵兵陣線不甚亂或攻法不巧雖人數更多功未  
 必能成且因擊法之時久當其時已晚則不能用攻法即  
 不能敗之論夫當堡用之物近時情形若已破之則退出  
 之兵受攻軍之擊法傷亡之人較守時更多故人數不足  
 不能復用攻法而奪回故無六十年前屢次得失之事論  
 馬兵近時情形或稍用攻法然亦不多有之或棄之以當  
 敵兵如在菲安肥爾之事然今時之馬兵大約在列陣線  
 之後不用之如在割拉勿拉脫與師丹之專論夫當接應  
 之兵近時之用處與拿破侖時之用處相同惟近時接應  
 擊法更遠故接應之兵要避擊法而更遠故今時有不及  
 接應者此為近今之難處論夫追趕已敗之兵近時與拿  
 破侖時相同用馬兵並隨馬軍之輕礮追逐之事但近  
 時之步兵雖已敗而敵兵能當馬兵之力較大於前時論  
 夫守法之軍近時必須在前陣內多派兵而看重前陣當  
 接應用之兵必在陣端之後防敵兵用包法且守軍兩陣  
 端處派偵探之兵以窺敵兵在我某陣端用包法而早為

設備

由是觀之六十年前拿破侖用攻法時與近時德國人用  
 攻法大不相同其故即因後開門槍與來復礮之擊法甚  
 猛軍火器既改步兵馬兵列陣之法亦改馬兵不當列陣  
 之用而為移兵之用在偵探敵兵在何處預備移兵或  
 遮掩步兵之移動今敵兵不知我移兵之法此即近時交  
 鋒形狀之大略

馬兵並礮兵列陣之法在七十年之戰事無異且此兩種  
 兵列陣之形一百年內不如步兵之事有大更改即其列  
 陣之形亦不如步兵列陣之形為緊要馬兵礮兵所最要  
 者在乎人與馬與料俱佳茲略論馬兵列陣之形今時交  
 鋒之處馬兵無甚大用或言馬兵用攻法而步兵隨後接  
 應可成大事余未敢信馬兵之攻法雖成步兵因行遲而  
 不及若行至馬兵成攻法之處馬兵早已散散則此處之  
 敵兵可用擊法而阻禦我之步兵派大叢馬兵攻敵兵之  
 陣線而不問馬兵之得失此種情形不甚有之馬兵用攻  
 法最要者地勢無攔阻之物若敵兵之陣線在凹凸地或  
 有別種攔阻之物如槍手之壕溝土壘等用馬兵攻之為  
 違理之舉若在此處之敵兵已從壕溝等處退出方可用  
 馬兵攻之如菲安肥爾之情形意欲窺探前往之敵兵



而令法軍之擊法擊馬兵而不擊步兵此爲大事而有益者德國之馬兵因用斜級陣之攻法辦事尙有益處因一斜級受擊法又一斜級可前往用重積以攻之然今後開門槍放法甚速恐斜級陣亦無大用如有用處即使敵之步兵放槍急而不能定準

依余意馬隊不必用擠緊之法宜用散開之法若馬兵一鎮欲用攻法則前兩隊散開進攻步兵其餘兩隊在後面約三百步之遠擠緊用花蹄而隨之前面散開之兵大約可從游兵中經過而游兵後有擠緊之行伍則不能過去可轉一向而向旁行或從行列間行過帶擠緊兩隊之馬兵官並喇叭手與散開之馬兵同行已近於敵之步兵而官見散開馬兵受敵之擊法已重即使喇叭手吹跳蹄之令使後來之馬兵更速而試用重積之攻法敵國之步兵因見前面馬兵散開而來卽分其心而亂放槍大約後面擠緊之馬兵其攻法可成依余意此非定成之法而能如百年前之馬兵能辦大事者惟前面所有散開之馬兵其中傷亡之人較之擠緊者可少依余意近時馬兵攻法列陣之形狀此爲最便馬兵用攻法可用此法試之其事之成否難定論夫馬兵攻敵兵而其敵兵無步兵護之者則其馬兵之能力與前相同卽如馬兵從二千五百步至一

千五百步之遠路便於速行而無攔阻之物則大約礮立不住因今時礮之洋鐵管彈不及舊式之佳此理前已提及之若馬兵離礮遠而在礮處能見馬兵之陣則近時之礮勝於前時之礮而馬兵不能立定設馬兵已近於礮則無甚妨害其力能勝之

論夫礮列陣之形狀若查德法交戰礮之能辦大事者卽如第九軍之礮在紛納韋爾或親軍之礮在聖潑里伐或拜敦馬軍之礮在菲安肥爾或第五十一第十二各軍之礮在師丹所辦大事尙有人言礮列陣之形狀大不合於理宜修改之余意無可修改在德法交戰時礮列陣之形狀有不合之處者卽圍巴黎斯與密次所用之礮

論夫步兵列陣之形狀並非不及馬兵礮兵列陣之形狀惟步兵列陣之形狀難用而難辦不能始終如一馬兵與礮兵列陣之形狀自始至終無大變動而步兵有進退之事故不能免其亂傷亡之人亦多又凡定勝敗在乎步兵而不在馬兵與礮兵故以下所論修改列陣之形俱屬步兵之事且欲免傷亡之人過多

步兵列陣之形狀其要有二一爲大叢游兵一爲小叢行列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與六十六年有兩次移兵之戰事已得此兩要事之見識而於七十年更能明悉而定之且

七十年兩軍俱用後開門槍即得游兵宜更多之見識用大行列之攻法或令大叢張陣而用擊法從七十年得戰事之見識知以後不能用此法今時交鋒之精意即每步兵與每小叢之兵官自主辦事又想法以免各人自主辦事之亂而將軍尙能約束之近時擊法甚猛故兵必散而交鋒在德法交戰時常有全羣或全鎮或全營改爲游兵近今交鋒之情形變爲昔時蠻觸相爭之狀野人相鬪無列陣之理各人自主辦事或數人作一叢而用攻法惟有文教之國雖用散開之法交鋒而將軍尙能管束之若不能管束即不能定勝敗但游兵屢次進退有不同號之兵相雜於內實因槍之擊法太猛萬不能免其兵雖亂而將軍尙能約束之者因次等兵官爲聰明才幹之人且兵之操練時已習熟用小叢在一處交鋒自古至今列陣有理者大約能得勝爲此故交鋒最要者雖亂而能便於約束之近時步兵交鋒列陣之形狀即一叢游兵游兵線內有多叢游兵能引導之最爲緊要此引導之難處非至今日而始明欲免其難者各人商議已多意見不同或言游兵線內分爲多節即如以一分隊作一大節大節內再分數小叢每叢作一小節余以爲此法美中不足或又言操練時用小叢其嚴肅同於用大叢之操法此事亦美但亦不

足因交鋒時游兵線屢次進退則有縮緊張開之弊而有不同號之兵雜於其內則失其原有之分節法或初起派某隊內若干兵作前面游兵線內若干節後漸添游兵恐前往時不能招得同號之兵而相合此亦爲生亂之事而失其原有之分節法兵之操練雖嚴肅而散開時不能免亂之弊操練之嚴雖爲要事然變爲游兵尙不能管束之操練之嚴肅用於軍之首尾變爲列陣線或在游兵線外之兵調往他處則甚善若已作游兵則尙不足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依余意可用兩法略能管束游兵而得引導之一分教各兵近時游兵交鋒之法二合操游兵交鋒之法按各種情形與地勢而教之或問分教各兵此何謂也答曰新招年輕之兵詳細告知近時步兵之交鋒必多用游兵游兵之意即離敵兵若干遠借地勢定準用擊法聽令而行或宜直行或宜斜行宜四面觀望不可亂走又告知以交鋒之法如此者多若隊作行列而交鋒者不多有之惜近今尙有從前傳下大行列之教法而兵以大行列爲交鋒之法視游兵爲輕今應從始操時即操游兵之事不宜多操用行列之事而少操游兵之攻法營內又操身方此爲妙法因令人有力而趨捷然此尙不足爲游兵近時操練先操擠緊之叢此章程甚嚴而人則似乎機器若此

爲游兵之學則兵此兩事每重輕又操游兵之  
 一而嚴操游兵之學則兵此兩事每重輕又操游兵之  
 事先在平地已操就即在鄉間借地勢而操練即  
 明交鋒之法又除操練之外必口授教法使知交鋒時爲  
 擊法之猛則有屢次進退之情形令皆明晰又有數事應  
 每日訓練則耳熟而不忘即如兵已衝出用觸法決不可  
 停止因退即必亡又敵兵衝出用觸法宜伏地定進盡力  
 速用擊法決不可退回退即必亡又敵兵卒然而至用觸  
 法即令人畏懼此時切不可畏懼巨衝出呼號而用觸法  
 即令敵人畏懼此等事兵官宜日日訓戒令不遺忘而操  
 練時令各兵自操借地勢護身之法有不合處即指示之  
 除此之外尙須學定準放槍之法所有一切口授之語必  
 須言語清楚之武弁有口才者方能任此又一口授之語必  
 語先令其在教場或鄉間行其車而後口授之則更易明  
 除此口授之語外宜教其雄心令其知祖宗武功有前  
 事爲明徵則必重視其事而有效法於前人之心又在黑  
 版上用白石粉劃線以作密次巴黎斯師丹克尼克來次  
 等大事之辦法令其明交鋒之理或曰兵不明此事者多  
因一人能明其事能成當教習或口授之時仍嚴用操緊

之操法但須同時爲之宜分頭所言分教各兵之法即  
 爲新法略能管束游兵此爲引導之根基然此尙嫌不足  
 宜加他事爲要

初操練游兵之事不必定用平地若有平地自然用之而  
 所用之形狀必合於平地若有地勢可借儘可借地勢而  
 形狀與借地勢相合如是初起即以理與用相合而且用  
 凹凸地操練之事與學習無碍因在平地處令游兵操練  
 往前面五十步遠較高處以護身或可再往又一較高處  
 以護身此事亦與教習無碍辦此事初起不必離教場而  
 尋凹凸地因操練前在當游兵後又退回作行列此等事  
 初起用平地爲便此事已熟則以多用各種凹凸地爲妙  
 用此法兵能自然學用地勢習慣之後則大業操練游兵  
 之時可不必教其借地勢護身之法而可想法引導大業  
 之進退以免交鋒之亂德國二三十年內步兵頗操練借  
 地勢但操練之章程似乎以平地爲準不以凹凸地爲重  
 宜修改章程不分理用爲妙  
 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後布國游兵總分爲小護而定  
 兩種規條其一每一護有官或弁管理之以免亂用擊法  
 其二設法免不同號之兵交雜於內此規條不誤然彼時  
 用後開門槍之兵有限而游兵線內人數不多又彼時相

敵之兵俱用前裝藥之槍擊法不甚利故彼時無有游兵  
總與大進退之事則易宣而不易亂今時則因人多而難  
管因退而易亂近時交戰因人多有進退且不同號  
之兵交雜於內此爲大不便之至因兵不能見其官而  
號之兵亦不見其心疑惑不能盡其力以辦事有此難處  
並不須改一分隊在游兵線內作一大節一小蓋在一大  
節內作一小節亦不欲已當游兵之人因欲添游兵而擠  
入同號內因打仗時不便令兵從旁移入同號內恐失其  
擊法之力而多傷亡之險最妙之法只須在無事時操練  
不同號之兵在一處辦事令其習慣此無他不過作打仗  
之形狀令兵能盡其力近今有交鋒紛亂之患宜操練此  
紛亂之事以免其弊惜今大操練時如有紛亂則閱操之  
官必深責之不能想法操此紛亂之兵便盡力辦事應用  
之法在無事時告知各兵當交鋒時常雜於不同號之兵  
內則宜與不同號之兵合雜而從他號官之令凡武官見  
有無官之兵相度情形或令其在本號內作游兵或令其  
退至某處聚會作行列此等事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  
事常有之即如在活爾脫有第五軍與第十一軍之兵夾  
雜在一處而作游兵後之行列取數曰兵且整齊如依此  
法則反令其亂矣恐令其亂而亂更甚也爲此語者大約

未見近時交鋒之情形或見之而未嘗深慮也一千八百  
六十六年有紛亂之事戰事既畢即商議多法以免紛亂  
之弊七十年雖得勝而兵之紛亂更甚故可知德國雖嚴  
操隊作行列之法尚不足免夾雜之難處故今准有一法  
在無事時操練不同號之兵在一處合辦此因不同號之  
兵能速在一處辦事似乎同號然天下無有此種步兵故  
應操練之布國昔時用隊作小行列故得勝今之游兵能  
學成不同號之兵在一處合辦與同號者相似更得勝  
此意並非欲棄去分號之法並同號之兵同操而合辦祇  
欲操練紛亂之兵尚能辦事布國在六十年內每年秋收  
之後有大操與實在打仗相同意欲令官與兵知打仗所  
有之難處並各種勞苦及露宿之事德國之匪於他國者  
實由此故而奧國與英國近時效德國之軍法秋收後大  
操令官與兵明曉打仗時實在之情形若照余意辦之祇  
爲接連之法無他故也

前第七卷內曾言明若欲添游兵有時須從他號兵內分  
派游兵來人其中其故或在已有之游兵線無有地勢可  
借以護身或雖有地勢而通到有地勢之處祇有一路而  
此路祇能通到已有游兵之處此爲不能免之事然不同  
號之兵夾雜於內應用何法引導之法祇有上所言之一

法在無事時操練不同號之兵在一處辦事現本國所有用游兵之章程一面要照章程借地勢一面要令游兵不過於分散而前往此章程似無甚難處實言之近時所用大叢游兵線行數百步之後已有分散之弊依余意不同號之兵夾雜操練此事應分外用心常操練而操練之時應令游兵依所定之向而前往後已前往若干遠即令其改向如此操練或為一營或為一鎮或為一羣每日操練五次至六次方可謂用心操練今時用游兵之法向來所用一羣操練游兵之法即令游兵前往數百步而停止已停止即令後面當前陣之兵速前往入游兵內依令同刻放槍照近今所得之見識此法不能用

游兵線常用之行動法即轉向八分之一即四十度或更少此轉向之事必須在敵兵擊界之外即如游兵前往所定之某處既至相距八百步遠之處查知不對無奈何必轉向又步兵交鋒時常有轉向之事即如在樹林或凹凸地交鋒時忽見敵兵近我陣端則陣端之兵必畏懼故應操練能改軍面之向以免陣端之當敵兵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十年七十一年常有此事或言可用馬兵偵探而得信息以免敵兵忽攻陣端之險不知馬兵不能在距敵游兵數百步之處任便往來探信息若如此之近果可任

便乘馬以往來則步兵騎馬之宜欲入游兵線內不必先下馬由是觀之操練不同號之兵夾雜於一處辦事外必操練游兵行動之法且操練時又須照上言借地勢以護身因借地勢一事必略向左右前往然終不棄去所定之向借地勢內一切零星向左右之事官不能管惟不使其棄去所定之向而已故操練游兵時須操下所言之數事一游兵大叢前往所定之向二改其向如攻法時聚兵往敵兵陣線之他處三退時有大遠或太散開者須整齊其陣線四令游兵停止擊法或猝改為急速之擊法等等辦此事如為大叢游兵應用喇叭為號令如有可不用喇叭之號令則以不用為妙每一武官必須用一簫自能吹之因游兵擊法太猛時言語不能聞惟簫之音高兵丁能聞之除以上各事之外必棄去一切無用之操法而取有用之操法工夫既多而更熟則游兵紛亂時辦錯者少此因不學無用之操法也余所言不應用之操法觀書者自可舉一反三不必贅言

上所言之事應總論之近時在教場所用擠緊之操法工夫太多應多用工夫操游兵散開之法近時德國步兵操練章程書已照此意修改凡一營作雙隊行伍即每隊內自有游兵一分隊從前一營內祇有游兵一隊則一營操

練卽有游兵之操練若近時之法一隊操練已有游兵之操練然雖如此隊之擠緊作行列操法工夫尙嫌太多除隊行列操法外雙隊營之行列在操法內亦用之此事交戰內不用何必操之又近時亦操一營或半營張陣依令同刻放槍此事交戰內亦不用之如用此事則爲不多見者雙隊營行列在行路時前往列陣處用之在交鋒時竟不能用雙隊營行列行路時忽遇敵兵卽有此種交鋒之事此爲偶然有之有才幹之武官爲教習大約不多棄去工夫操雙隊營作行列之法而操每營作行列之法論夫章程所有半營作行列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法若在敵兵之擊界內則與雙隊營行列一律不能用又有一隊擠近作行列依令同刻放槍亦不能用如此擠緊之行列前往依令同刻放槍惟有兩情形可辦此事一前往時可借地勢而敵兵不能擊之二若至能擊之處再有地勢可護身若無此兩情形卽不能用此法而此種情形不易有之雖知其事不易有而每日操練時尙操八次至十次且操練此事必在教場而教場爲平地與交戰之情形不合依令同刻放槍之事步兵攻步兵不能用之若以方隊拒馬兵則能用之如欲操練擠緊之行列依令同刻放槍之事宜擇一地勢不可在教場內用之因恐兵與年輕之武官誤

會其事以爲實有此情形也近今每年秋收之後德國所用大操法常有行列前往游兵線內用擊法若爲實在之交鋒則傷亡者必眾故依余意一切操練須與打仗之實在情形相合余前言常講列陣之用卽是此意

- 一前往交鋒處之時可用之
- 二漸成列陣線之時用之
- 三兵在敵兵礮之擊界內尙可用之或用於甫在敵兵洋槍擊界內
- 四臨用攻法時游兵與擠緊之法合用之
- 五不甚用者卽如敵兵忽至而不及張陣或在夜間或有濃霧或在別情形忽見敵兵而不用散開之戰法卽如在窄處不能散開在此窄處或因他故而擠緊大約先用擊法者得便宜除此五種情形之外必須用散開交鋒之法

游兵線後之行列尙大有小其用處或補游兵線之不足或敵兵用衝出之法則我游兵線後之行列亦可衝出令敵之攻法不成游兵線後之行列應用若干人此事難於論定或定其與游兵線相距若干遠亦難論定昔時用前裝藥之槍此種行列與游兵線之相距近昔時洋槍之拋物線甚曲故近於游兵線之行列內傷亡之人大約少於離游兵線更遠者又前時用舊式洋槍行列必近於游兵線因游兵線內之擊法不猛敵兵易來故必近而便於接



應如昔時敵兵膽大衝出而攻游兵線若其後之行列不近必立不住今時情形不同游兵線內之兵用之多槍亦更好擊法更猛若游兵線內之兵能用盡後開門槍之力則敵兵難攻陣線之面故後面之行列可更遠而不虞接應之不及近時後面行列之用處或多派人到游兵線內補擊法之力或見敵兵到陣端即前往陣端而改爲游兵作一陣面以當敵兵或前面游兵線立不住而因敵兵用攻法則後面之行列可擊鼓呼號而拒敵之攻法惟不可入本軍游兵線內又若游兵後之行列太近於游兵則其兵官用之太輕此非善法或太近於游兵則因敵兵之擊法太猛而行列不待令而入游兵內故近時情形必令此種兵離游兵較遠大概如是但非一定因有時行列近於游兵則可借地勢護身故不必更遠若我用攻法之前或敵兵攻我之前我如可令行列前往游兵處一路可借地勢護身此爲最便若交鋒之處略爲平地則在游兵後之行列與游兵相距四五百步爲最近所以雖伏於地亦不能更近論夫操練之時游兵後之行列必須留意操練且操練者爲打仗實在情形所有打仗中無此情形者可不操之即如擠緊之行列急速前往游兵之處意欲依令同刻放槍爲近時打仗內所不能有者可不操之

向來在平地所用交鋒操法並照余意應用之操法略言之如左向來之操法命之爲甲余之操法命之爲乙

甲 一每營內第一並第四隊向前此兩隊各派一分隊作游兵其餘之兵在游兵後一百五十步作行列此爲前陣 二前陣行列前往游兵線內依令同刻放槍 三後面第二第三隊作半營之行列衝出與游兵其操觸法似有敵兵在前 四前陣兩行列令其聚會 五半營之行列前往似乎趕追敵兵依令同刻放槍

乙 一每營之第一隊前往全改爲游兵而第四隊當其游兵後四百步遠處前陣之行列 二第四隊令其半轉四十五度向右而此隊內之一分隊令其改爲游兵此意敵兵欲攻我之陣端 三令游兵走一百步仍伏於地令第四隊之一分隊亦入游兵內 四第二第三隊半營作行列者分開作兩隊一隊居中一隊向右可接應在右之游兵 五游兵並第四隊內未作游兵之分隊衝出用觸法 六後面兩箇隊行列離游兵三百步遠者與鼓手同上接應游兵之觸法攻法似乎成功而游兵用急速之擊法擊前面奔逃之敵兵

余意非欲作論操練之書祇論尋常之操法與近時應有之情形不合將此兩法比較之則自明甲與法非惟打仗



內不能用即在秋收後大操內亦不用之又甲操法之游兵線非同隊之兵余上言令不同號之兵在一處同操此事爲交鋒內所不能免者然初交鋒時萬不可用不同號之兵至後兵力不足無奈何必用不同號之兵初起如有不同號之數小叢作游兵線則隨後之前陣爲接應之行列不能分別易於走入不同號之兵內故須免不同號之兵作小叢觀余所言之法必須用同號之大叢改爲游兵又依令同刻放槍不必用之又後面之行列自己不用觸法惟近之接應而已

前言步兵用擠緊之行列行動如在敵礮之擊界內此事必嚴操之恐有敵之開花彈落入行列內易於散亂恐人以爲余意重操游兵而棄此操法也又必用擠緊之行列或大或小操練呼號而用觸法此雖非常有之情形恐有時偶亦用之然操練擠緊之行列數十步已足不必走多路卽如行列借地勢而近於敵兵忽然衝出令其驚駭又須操練隊行伍張陣卽如所借地勢近於敵兵而地勢內不能衝出而能張陣卽張陣而急速放槍又有不能不操練者卽以方隊拒大叢之馬兵擠近操法之用處惟此數事而已可照此意教習兵丁

觀上所論之事卽知操練內以散開之操法爲要事因交

鋒時散開之陣法多用之他種陣法不甚用之且操練游兵須用大叢方可令兵與官熟悉游兵之法

論夫攻法與守法此事前已言之茲再論之如左

先論攻法多用游兵須有包陣端之主意論夫游兵從初起已多用游兵不必陸續添補因添補時傷亡者多其游兵之大叢必借交鋒之各處護身意可在陣線前用十字擊法若爲平地而無地勢可借者不多有之地面必有稍高處或稍凹處或溝等可用之又教場內所用添游兵之法卽令已在前之游兵向旁而讓新添之游兵此爲打仗時不能爲之事再游兵線可不必一定接連如有不接連之處而大力擊法能至者卽無妨害游兵用擊法若干時卽從此地勢速行到前面與敵兵更近仍借地勢而用擊法若無地勢可借卽前往若干步伏地用擊法此擊法宜在距敵四百步之處起更遠不必多用擊法用擊法若干時卽觀敵兵擊法之力能否漸減或爲藥彈將盡或爲散亂觀此情形卽令後面之兵漸上離本軍游兵不甚遠卽衝出用觸法若敵兵擊法之力不減則我後面相近之行列改爲游兵而令後面第二陣當前陣若敵兵擊法之力漸減卽仍用上所言之法然觸法爲游兵之事不爲行列之事若後面行列相離尚遠則游兵不必用觸法近時槍

之擊法甚猛。在交鋒時衝出用觸法爲最難之事。若各兵能愈明交鋒之情形。則愈易成。近時最難之事。每一兵必須知近時交鋒爲游兵之交鋒。若一衝出而停止或跑回。則必陣亡。用觸法而敵兵已退。即必令游兵急速用擊法。令其傷亡者更多。若敵兵已退而我之游兵能擠緊而急速放槍更妙。

凡用攻法破樹林或鎮市或村莊之邊。即須急速辦事。而至其對面之邊爲要攻法。如此守法如左。

所守之線必須多用游兵。在游兵線前面所有當堡用之物。可不必多用守兵。若有必須守之處。而必多用游兵者。不在此例。因近時擊法甚猛。而攻者不能攻軍面。故守者不在游兵線內之兵。可在陣端之處。作斜級線。護其陣端。則攻者難於包之。若所守之處地勢便當。則不當游兵而接應者。可近於游兵。如攻兵破游兵之線。則後面接應者。可不必用同刻依令放槍之法。而改爲第一條游兵線。仍用守法。其不用同刻依令放槍之故。因攻破守兵之游兵線者。即爲攻法之游兵。非爲攻法之行列。其游兵爲散開者。同刻放槍之彈。大半不傷人。惟至地面而已。若守兵之行列見敵人游兵破我之游兵線。不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擊法。而待敵兵之行列來攻。而後依令同刻放槍。此法不

能用。因敵之游兵破我之游兵。即擊我之行列。待敵之行列上攻。則我之行列已爲一堆死屍。無濟於事。故無奈何。必改第一條游兵線。又假如攻法之游兵已破我之游兵線。而相近處地勢之後。早有行列借之以護身。則衝出向敵游兵。用觸法而逐之。最妙。昔時可從較遠處衝出。而拒攻法之兵。此事近時不能行。必極近者。方可行之。然近時擊法甚猛。不可率意衝出。因守者人必少。若用行列衝出。傷亡者眾。則爲不宜。尙以借地勢用擊法爲妙。因此教習之時。應口授各兵。用守法時不可走開。宜用擊法。敵兵見我如此。即必逃走。然用口授之語。不能爲得勝之基。余亦知之。如口授之語多。而可得勝仗。則法將的克羅。在賞比尼亞。法都城外之村莊也可得勝仗。惟列陣交鋒內之要理。必以簡要之語。教授兵丁。令其明曉。此爲不可少者。

近時步兵擊法雖猛。利然不可言。方隊無用。若敵國馬兵用散開之法。攻我游兵之陣端。則大約除方隊之外。無他法能備之。若敵之馬兵直攻或斜攻我之陣面。而我所借地勢不便。則作擠緊之線。而拒之。可不必作方隊。若地勢甚好。而可用擊法者。則仍用擊法。爲此故。在教場內。應有兩箇喇叭。令其一馬兵來。如有此令。即作擠緊之線。其二作行列。即成方隊。

論洋槍並擊法之理

法國之煞氏頗槍比德國之針槍有數長處一擊法更速二拋物線更近於平三擊界更遠四內徑更小故每兵攜帶之彈更多五擊力更大六槍身更輕且法國所用之槍不常插槍頭箭而掛於皮帶上此法更妙針槍比法國之煞氏頗槍亦有數長處一機頭與鋼簧等件簡便而不易壞二定準用之表尺較精三針槍不着火者少於煞氏頗槍四德國槍內火藥渣滓少法國槍內火藥渣滓多五針槍浸入水內數日雖鏽仍可用法國煞氏頗槍則不能如此觀以上情形德國軍內必用更好之槍而得以上各種長處但應用何種槍或應用紙藥裏或應用銅殼藥裏此事須歸製造家評論與列陣交鋒之理無關

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兵與德兵相距二千步之遠已放槍彈而作聲勢德國兵亦欲效之此即忘卻德國軍章相近之擊法然以後即知相距八百步至一千五百步所傷者有限若傷者多即因擠緊而前無遮掩之物然槍能擊遠有時能得益處假如在巴黎斯與密次城外兩國之把守護衛彼此放槍法國之彈能及遠而傷德國之兵故德國軍內應用更好之新槍必須拋物線更近於平能擊至更遠為妙然法國在列陣交鋒之擊法放至一千餘步之遠

此為糊塗之事望德國人不作此想德國軍政現商議用一新槍其拋物線在四五百步之內略為直線而不必用表尺德國向所用之針槍其拋物線略為直線而不必用表尺者為二百三十步之遠此時改四五百步之遠未必有大益處近時步兵交鋒之法必為游兵之法而敵兵之行列不能見或游兵為別故擠緊作一叢即似為一大物可從遠處擊之但獨立之一人若遠於三百步而欲定準擊之則非易事且游兵常有伏地或隱身之各種護身法擊之更難又德軍操練擊法多而且熟然其兵非在分外便於護身處即大約擊敵游兵線之火藥煙而非擊敵游兵線內之某兵如欲定準必須看清所欲擊之物此種見識得之已久非在七十年之戰事得之凡改用一次新槍則必顯出欲擊遠之意此為不明理之徵本書雖論用新軍火器不能用舊列陣交鋒法而本書所講新軍火器尚是舊人用之凡游兵線伏地或借地勢護身三百五十步或四百步遠者擊之尚有力故近於平之拋物線三百步已足不必用四五百步之遠近時交鋒時相距四五百步或六七百步彼此相擊而游兵線內傷亡者不少此事固有之然此為中立而不定勝敗之擊法辦大事之將帥不願用之若略近於平之拋物線有四百步或五百步遠即

更近之交鋒或一百至二百步之遠假如在樹林或凹凸地之處而相敵之兵俱伏地之時則槍口近地面而地面上或有物即當住其彈德法交戰時相近之交鋒其擊法不及德國擊法之妙因其槍固能遠而其拋物線亦近於平也

若拋物線為直線至四百步遠之處且能作望牌可以照此物而擊至五百步或五百五十步之遠而不用表尺此為妙法因打仗時如所擊者更遠恐兵丁忘却用活動之表尺或已用表尺後所擊更近亦忘却壓平若能如此則豎立之敵兵雖不能擊其身中尚能擊其腿足此因望牌之所差少也但近於直線之拋物線過遠則相近之伏地敵兵難於擊中因從其身上飛過如欲擊中必從高處擊之方可除此之外尚有一難處槍之直拋物線過遠即過於三百五十步則其兵大約棄去近擊法之妙處如此則不過多用擊法而不願出力定勝敗且人目過於三百五十步視物亦不清故照余意造槍近於直線之拋物線以三百步為限且造望牌須能擊至三百五十步或四百步之遠而不用表尺尋常不多用更遠之擊法如必欲用之可用活動之表尺近時德軍內商議改造洋槍余意不必用過長者又須用不常插之槍頭箭而不必過重論夫輕

重長短之佳處總以萊氏頗槍為合式近時不甚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法惟有兩種情形尚可用之其一擊馬兵其二或夜間或有濃霧忽至敵兵之所而敵兵不知又依令同刻放槍之法在教場打靶必須操練且此時號令不可太速恐兵丁不及定準也依令同刻放槍之法非以齊集為要而以定準為要

若夫擠緊之行列急速放槍此事有時亦可用之故必須操練但此時不可十分擠緊且其擊法必不能及游兵擊法之妙

在擊法內游兵之官必能隨時出令改為攻觸之法故必用一喇叭吹衝出用觸法之號令喇叭令已發則其本段之游兵立即停止擊法而改為衝出之觸法

若兵丁早已操熟借地勢之法並明悉游兵應辦一切之事則交鋒時兵官不必教其各種應為之事惟須引導游兵交鋒以免其亂游兵忽然能改為行列或行列忽然能散為游兵或已退回再令其前往或在本號之兵內服本號之官或在不同號之兵內服不同號之官此為近時教習步兵之最要者然欲照此情形教習兵丁非惟習操練之章程必使知各種操練之緣故所有近時交鋒一切不用之事亦須從章程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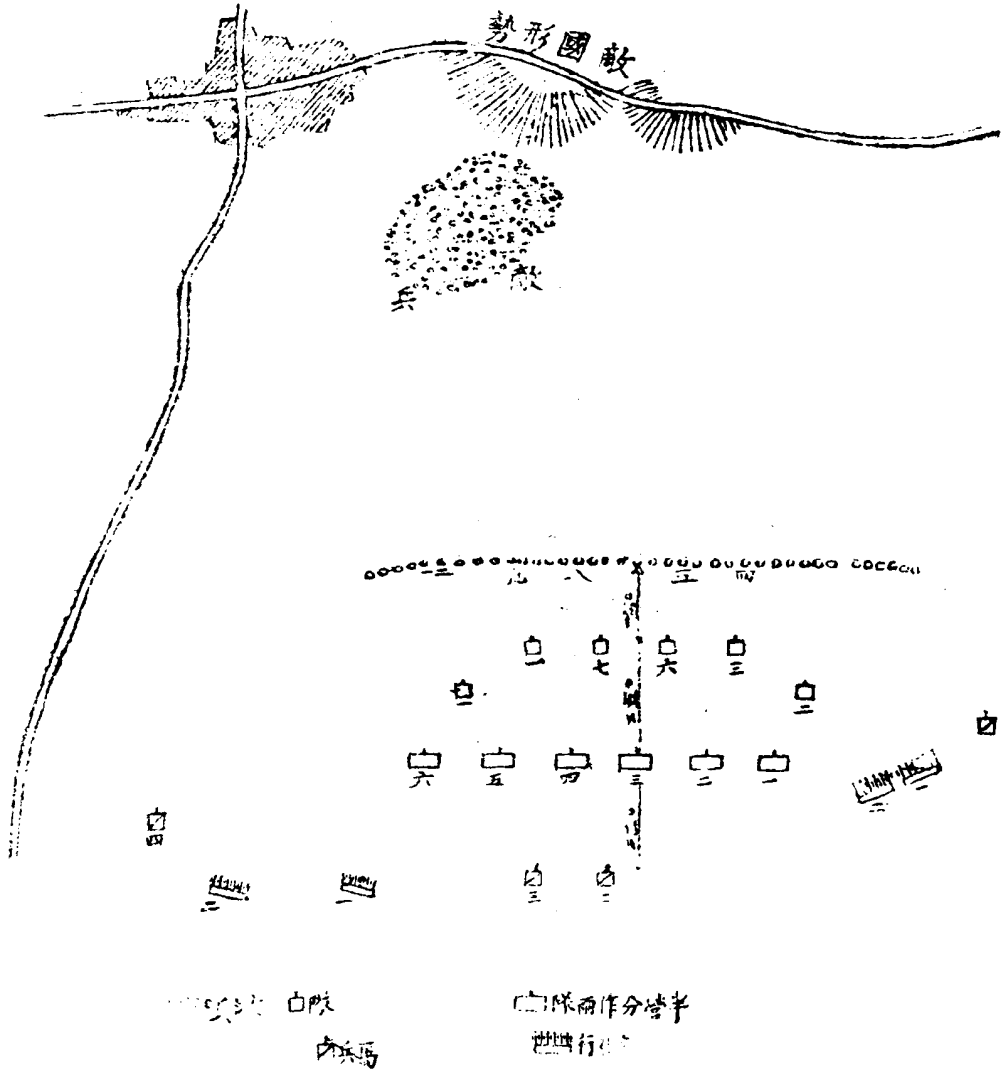
或言近時爲交戰之事著書太多然余意如欲令本國之  
軍勝於他國之軍必須將臨陣所得之見識詳細揣度而  
以後藉此見識而辦事此事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  
用兵所長之見識而在七十年照此見識辦事大有益處  
凡書雖不爲全論然有論所得之見識可照此見識而辦  
事並非率意辨駁可利其軍若書內有不合理之言則留  
意武事者必不能感動其心余望此書所論之大事可感  
動各人更留意講究教習列陣交鋒之法

武進孫鳴鳳校字

臨  
陳  
管  
鳳  
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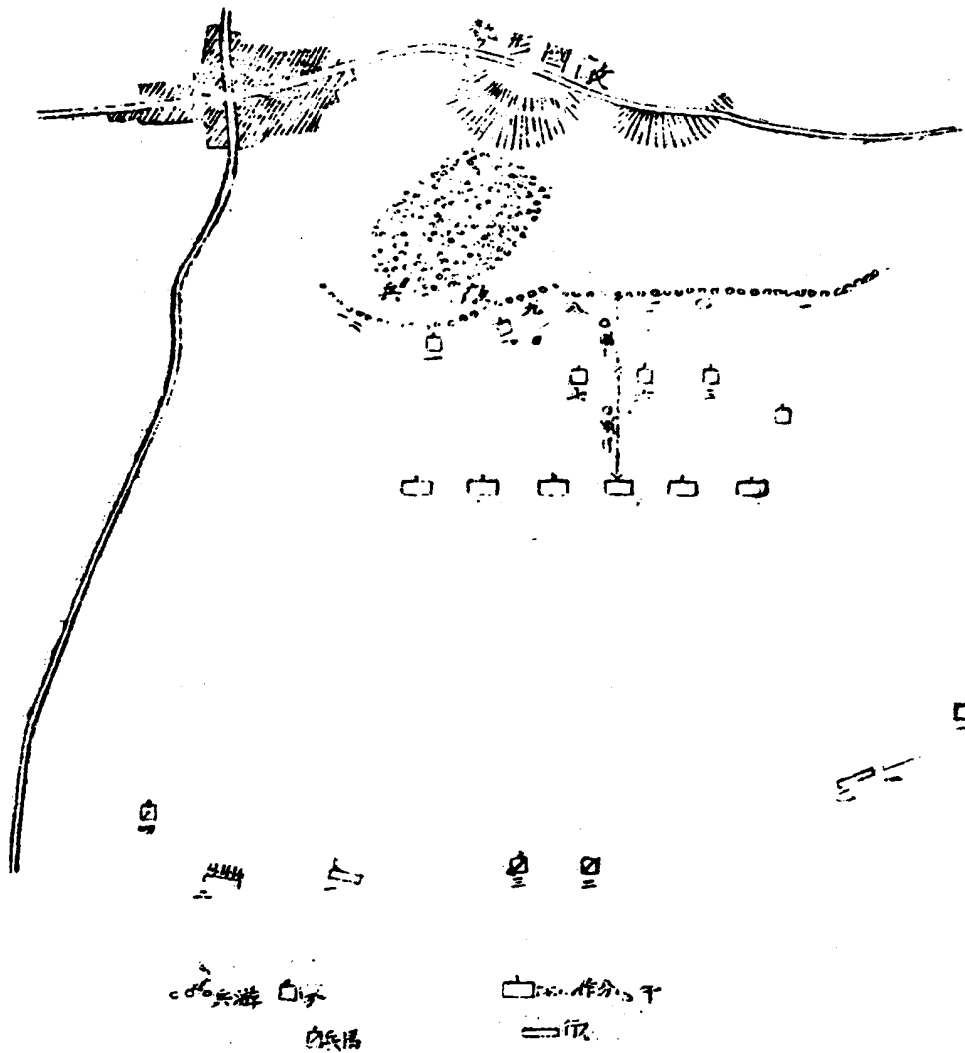
臨陳管鳳啣

圖之次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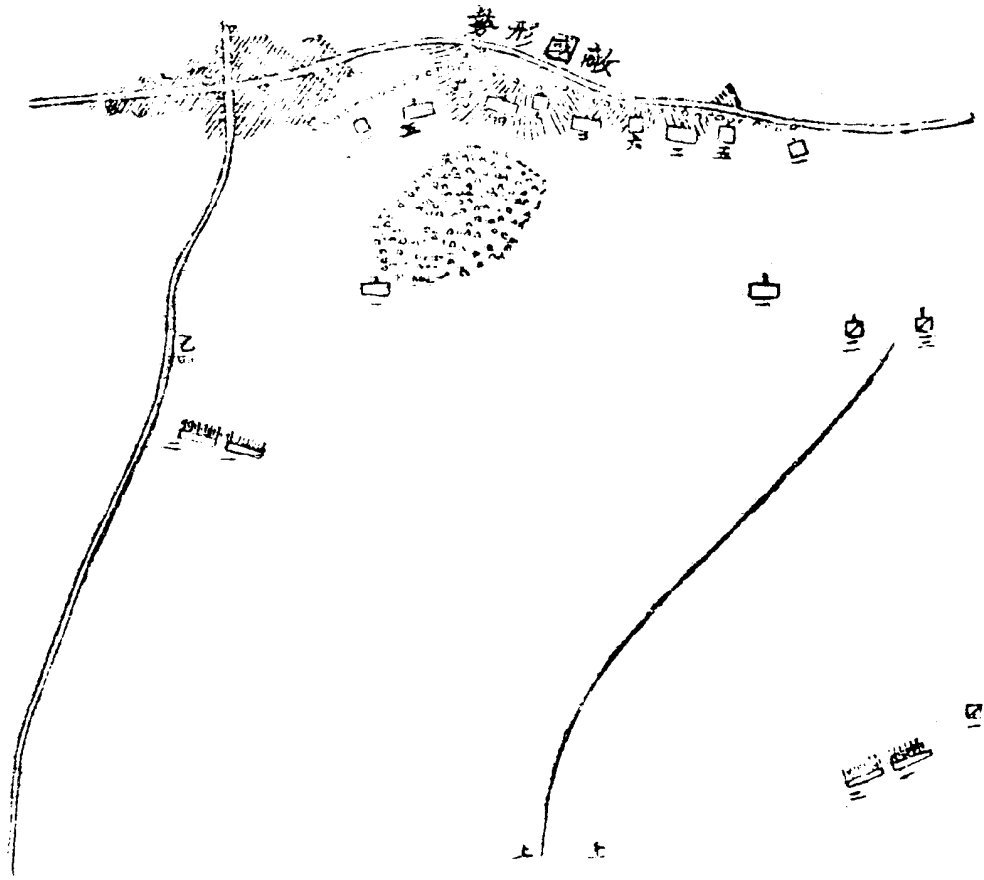
乙次之圖



陸拾册

圖

圖之次丙



白隊  
白兵馬

白隊  
分作兩隊  
行

海軍調度要言



海軍調度要言目錄

卷一

第一章 總旨 砲 撞頭 水雷 陣法

第二章 論陣式

第三章 論砲

第四章 論撞頭

第五章 論水雷

第六章 總結

卷二

第一章 原水戰

第二章 原撞

第三章 論分隊

第四章 行陣與戰法不同

第五章 籌畫與徵驗不同

卷三

第一章 戰艦需用之煤

第二章 戰陣暗號書 西名雪格納爾

第三章 海面各羣水師船會戰通信法

第四章 英國水師戰艦臨陣派法

第五章 海面總水師戰時調度法

海軍調度要言 目錄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編目			
E106	17	6	64



海軍調度要言卷一

英國水師統領琴核甫撰

慈谿 舒高第 同譯  
海鹽 鄭昌棧

第一章 總旨

論者謂各國水師無大戰事空論即屬無據然試驗船隻軍械略得幾種要領亦足筆之於書惟試驗亦無多見水師戰事雖少可於史論中摘其一二與現在水師徵驗應行如何料量按照章程擇其最佳之法著之

一論礮

兵家有謂礮須加猛有謂鐵甲須加厚紛紛議論不定予以為海軍所需自以礮為第一要械予觀英國南海疆所有之礮可破天下最厚之鐵甲無得越而過者至我海軍巡查快船之小鐵甲更不待言矣 以船礮攻船礮不能接上所論礮臺大礮相比礮能擊中固極兇猛顧鐵甲重船置極大之礮本不多尊且船行駛甚速能擊中者極少一因礮位不多一因燃放次數亦少水師所恃止此殊不愜意予以為嗣後海戰當以礮小數多者為得力 羣船相戰以礮為最大軍械若船上汽機或行船器具壞則全恃礮之得力近時人以新式撞頭相撞並水雷攻擊為最猛烈不可置礮而不論也

二論撞頭

大兵船皆用堅固撞頭以配撞船之用新聞紙傳述行船防撞而撞頭莫利於戰當戰時撞頭船果否盡職尙未能操券况羣船布陣各循步驟不能獨自出陣以撞敵船若全軍專恃撞法則行駛靈活可以直上橫衝然亦不可不顧全陣法倘單舸相戰無他顧戀乃可任意為之耳 設最大鐵甲每小時走八英里或十英里彼此皆作勢欲撞須得有何等勁力何等駕駛精算取準乃可知指否則主意未堅心忒然不定我未撞人而人已撞我當見機可撞時應急起直行一無瞻顧或得撞頭之力也

三論水雷

哈阜水雷為海戰所需顧此哈阜水雷應特造輪船以用之抑在何等船施放尙未決定 撞水雷一撞即發水師皆以其險而不敢用當敵至時或慌忙不能令水雷船到彼途中能不退他水雷得免誤傷均難逆料也 水雷能阻遏撞頭船固是一大功効哈阜水雷如用電氣燃放可免自己誤擊之患然擊敵則殊遜矣 特造輪船配裝哈阜水雷並帶滑槍槍彈之鋼甲交付智勇將弁每一小時走十六海里能於敵布陣前未戰時施放合法並加以礮敵不知所自處矣 魚雷須別具船隻惟居何等位置亦



難定見此凶險機器戰爭所不能免須防其轟炸自傷魚雷一釋放不論是敵非敵皆蹈危機 凹得律辯水雷長稱水 特備作舢板用英國近疆水師曾經試演即於舢板行走甚迅之時放之戰士果得力大船亦可施放近今將柄裝於舢板上然一放趕即迅退為佳否則舢板亦被害也 海上各種最要軍火前已略為提及茲論戰船如何布陣

### 試演陣法

兵船操練甚難以各船噸數不同行駛遲速有異船果皆如罕扣里斯則行陣可一律整齊今設於英水師內挑選十八船復於各國挑選十八船彼此對仗其餘水師船如特佛斯鬪勝等防守沿海疆界 假如歐洲內有兩邦兵船來犯英國英水師部速出命令水師船至斯畢推特派一水師提督統領之並三旂船屯聚於彼軍火齊備巡查北海不任敵船攔入 此項水師有頭等鐵甲十八艘快船六艘差船兩艘新式水雷船四艘鐵甲以三艘為一隊西名稱羅共成六隊分為兩透肥陳透肥陳分每送肥陳有三隊即三羅或分作三送肥陳每送肥陳有兩隊統屬於一喀曼特尹谿府統領兩愛特美額統領每送肥陳後隊主將為老成甲必頓統領之主此十八鐵甲分三送肥陳每

送肥陳六艘各有一提督帶領每三艘為一隊每送肥陳之第四艘有老成甲必頓督領之設如阿立辯特拉罕扣里斯瑟爾吞三艘派為領隊旂船其後各兩艘如阿待旭斯鐵甲之類計六艘為先鋒領隊各行之第四艘為彌擊叻之類裝塔洛方芒捺克勞脫克來特勞脫滑騰黎集斯吞蚩迭翻蚩六鐵甲居各行之第五第六位置將船頂面無用之繩索器具運送上岸鐵刺中總桅橫擔篷駛行煤加額多備拖船纜索亦多備 快船如英康斯坦脫之類派黎合愛特美額領之其機器與火輪其篷如快夾板專務巡探並擒拿敵快船以得敵情並掠船隻 差船如來佛雷之類聽候喀曼特號令在左有行駛 水師探查時令水雷船居後敵如來時水雷船駛出羣船之兩旁平時水師無水雷船有戰事即於商船擇堅快者充之敵如犯我海疆即派令迎敵此水師威力甚大且無額外動帑等確查行駛速率及旋向快慢汽機轉旋各次數能行若干路次求各等速行時能旋向何若又於各等速行時碎令旋向查旋轉若干度此試驗果確實須記載簡明各船甲必頓既知本船力量與旂船比較得能不即不離可以隨同排陣否則操練總難循序合度也 試演合度即令

屯聚一處由統領派令協同快船並他小船前赴巡探行  
駛時互相保護如臨敵然 操練每三船為一隊法誠至  
善船成單行魚貫而進或分作兩三行或排作一字式並  
行既歸隊而位次不可紊亂彼此皆有界限十八船如六  
隊之便六隊如各船自操之便也 從各位次調換陣式  
並調換方向演習純熟一星期即可出戰 一見敵即照  
意見排隊喀曼特尹谿府旂船先旋向敵所部各船按循  
陣式隨同前進分兩行銜尾而行或排一字陣並肩而行  
敵船面積狹者應照第一法銜尾行陣面積闊者應照第  
二法並肩行陣 各船主甲必頓相視而行預將四五陣  
式表明於衆前俾各該船得令即循照行陣臨敵各循位  
次不亂 一每隊船隻須稟承本統領統領即以一二三  
四號旂指令所部某號船如令行駛一各隊須守各界限  
遵守統領旂船所示遠近方向 臨陣時字號須簡明令  
各隊循照行陣其暗號西名雪不外指南針行向惟加一  
某迭肥陳旂號俾令知所進退旂號在前桅意令其前進  
旂號在中總桅意令其向敵行駛各隊距度不得紊亂如  
已駛過敵船則旂號在後桅令某隊上前救護或助某船  
掠去敵船 敵船面積小者本水師分兩迭肥陳跟蹤前  
進須令敵船由外邊行則我船近岸船旁挨次燃礮不致

誤傷岸人並使煙燄蔽敵令不得窺我後隊各船均折向  
西書謂照羅盤針旋向全盤三十二向西名就煙燄內  
敵引脫每旋八個併引脫即旋九十度也

以撞頭撞破敵船 戰陣變化以快為貴所以船有行走  
遲慢者每致壞事既無敵船堵守彼此隊伍分張而來即  
交衝而過視敵船行駛有偏斜者即以撞頭撞之水師整  
齊奉令行過敵陣仍可排陣回擊敵人敵如靡亂或排隊  
重整而我船適至可以襲而虜之頭排水師復陣快者可  
以再戰或開住敵船或令下旂投降惟主將神而明之  
總之水師先求軍械之精能自保衛如鐵甲等次求整頓  
操演及一切暗號須極簡便並審慎勿損鄰船為貴

### 第二章 論陣式

未驗軍械及用法之前先審水師船隻與調度之方訓練  
布陣以成海軍 奉差之船須試行駛速率並旋向快慢  
查驗汽機等試行派領港引水之人與留後輪船首領汽  
機班首領監督則與本船奉差之人全無干涉而管帶等  
未經試演何從得船之功效 予謂試演宜令本船管帶  
及汽機班大副二副等自行演習以知船械之利鈍試驗  
確實開報水師部 一汽機每分時轉得若干船行速何  
似 二於各速行時船旋轉得若干度與船未行時旋轉  
何似船既旋轉一周取驗直徑長短數旋有幾分時候分

晰註明又如換加新舵或易他器械亦須重為試演  
 需幾分時船能停歇令汽機退行若干時並速率既知船  
 之力量庶不至鏈索繃斷及撞壞他船  
 四照公定速率  
 記明舵轉若干頭等鐵甲於臨陣時照公定速率旋舵得  
 八諸脫諸脫船程或十諸脫視舵柄所指象限轉若干度  
 公定圍周直徑有五纜長每纜一百二十尺此圍周太大  
 轉旋不甚靈便嗣後直徑或減至三纜以內惟減過短船  
 轉之力盡吸緊於舵矣  
 水師操演轉舵照公定速率為  
 佳尋常大小速率不相上下轉向旋周直徑長短亦髣髴  
 惟船有快慢所旋直徑與公定者有加減之差假如十五  
 船或五迭那隊成排並行俾令轉右八艀引脫行駛則船  
 轉易成銜尾行若令轉十六艀引脫本向南能北不與不照  
 公定圍周之船相撞否  
 甲必頓廓命云水面船旋方向  
 所行旋周直徑須一律長短  
 船主既知汽機與舵力量  
 載明於冊入羣對敵綽有餘裕矣  
 現在水師排陣各出  
 意見議論不一甲必頓廓命在總水師學堂曾講論一番  
 附錄於左  
 一陣之面積應廣闊不可深厚  
 二狹面積  
 而深厚者亦有用處  
 三方式即深數與面積同  
 四零  
 星分散不屯聚一處各出各見以圖戰勝此分數法與上  
 總水師船或十二或二十序次編定號碼分為二迭

肥陳第一迭肥陳自一號至八號餘即為第二迭肥陳或  
 分三四五迭肥陳  
 欲派三迭肥陳即於二迭肥陳後船  
 抽派之欲派四五迭肥陳須合而挑選派老成甲必頓管  
 帶  
 去夏有十五兵輪船操練汽機等為防守英法海峽  
 有水師提督監閱十五船分二三五迭肥陳並自主再分  
 小隊愛特美鎮况陪調遣合法其分二迭肥陳時第一迭  
 肥陳自一號至八號餘為第二迭肥陳如第一頁圖一  
 變為三迭肥陳第五號抽為第三迭肥陳首領並抽調六  
 號七號十三十四號以成之如圖二從二迭肥陳分作小  
 隊將每迭肥陳後段分為四行如圖三變三迭肥陳為六  
 隊如圖四成五迭肥陳首行為一二三號次為十三四八  
 號次九十一又次二十四十五又次五六七號如圖  
 五此惟老成有智力者能調布如指以上水師船一九五  
 為旂船十二三四為二等老成主將船  
 水師出洋有  
 暗號書照法調派試演計有五法  
 船如不用汽機行者  
 派成二迭肥陳並行二迭肥陳相距有十六纜之遠  
 第一  
 一演法速率不加減船分兩行相距十六纜或分三行相  
 距十纜各船前後距二纜初演令各行船齊駛上作並肩  
 一排續即退歸原步次演令分作小隊亦令並肩作一排  
 不拘二行及三四行一律作銜尾行再變為並肩單行如

是操演純熟臨陣可以如指發暗號則二迭肥陳末後二  
隊可以不動餘均挨次駛成一排並肩式愛特美籍况  
陪會如是試演當帶官照此法試演一小時行十諾脫法  
極簡便便知汽機速率旋捷靈捷之妙 第二演法大率  
相同惟速率各有加減照上法更簡便惟領隊船行不更  
改步驟餘俱如法變演 第三演法或成段單行或照分  
隊成段或再分小隊成段船行方向一船直線向敵西名  
蘭一循半象限行即左右分翼斜向敵一循彎弧線行西名  
蘭布陣之法排令簡最簡易視暗號轉舵或轉右或轉左  
以避危險是也廓脫薄蘭二法不論單行雙行皆屬累墜  
如前後參差以之攻礮臺固佳若水師行陣則不合耳  
第四演法三四船成隊法英水師部准其備用查暗號書  
有數種排陣法有面積闊者有面積狹者余謂各法備各  
喀曼特尹裕時擇用可耳各喀曼特自出主見演習純熟  
施之於用較之以成法限令勉從更佳 一千八百五十  
七年法國出有水師操法內有四船為一隊各領隊船行  
前餘船挨序並行聽候指派而已甲必頓關羅云大羣水  
師分似此小隊行陣自較簡便所以然者小隊便於進退  
聚散夜行亦不迷失愛特美籍况陪首定軍船次序分小  
隊行陣固極一時之盛然尚未求精當也 第五演法包

括水師各陣式調換行駛成段退行並成段換向又暗號  
書調度法調遣水師更改道路循限趕到確而且快若海  
道廣闊調遣各隊尤宜如期確到行駛迅快乃不誤事耳  
其他演習不在敵前較為次也 前論水師分隊之美調  
遣較更靈便或以攻礮臺或以轉運皆用小隊為佳顧分  
小隊亦須周至訓練之法須刪去三分之一 假如一大  
隊水師或十二艘或二十艘屯聚一地每船一到即派某  
隊編入某號如此一統船能以三數分盡者即以三艘為  
一隊若三數分不盡則分餘之船不成三數亦可設水師  
祇十六艘則四隊每三艘二隊每二艘或十七艘則五隊  
每三艘一隊止二艘或十九艘則三數分盡成六隊餘一  
艘遣赴他處可也派定隊數即分兩迭肥陳或分三迭肥  
陳每迭肥陳中有二隊或三四隊 派船成隊法每隊行  
駛有五陣法當水師船初到時陣式如第二頁圖一續以  
一二三四號旂調遣變化之一號船領隊前行 第一陣  
式領隊船升一字號旂則二號船照羅盤行向五胖引脫  
胖引脫羅盤在領隊船右後距二纜三號船行向六胖引  
方向之線也脫又半在領隊船左後距有四纜與二號船之左後斜角  
四胖引脫距三纜 第二陣式領隊船升二字號旂二三  
號船與領隊船距度同惟行向與上相反即二號船到領

船左旁距二纜三號船到右旁距四纜此為水師分隊操  
 演最要之陣式與况陪所定陣法略異况陪法二號船位  
 置行四胖引脫距二纜三號船行七胖引脫距三纜半如  
 圖六七是也 第三陣式領隊船於行一二陣或四陣時  
 升三字號旗二號船行至領船直線後距度仍二纜三號  
 船仍舊位置 第四陣法領船於一陣二陣三陣式時升  
 四字號旗三號船行至領船直線後距仍四纜 第五陣  
 式領隊船並升三四字號旗二號三號船行至領船直線  
 後距度同上則銜尾式也此三四五陣式祇將舵路動即  
 合敵如竭力未攻則後二三號船皆為領船所蔽 船經  
 過狹海峽或下旋泊時用第五陣式最佳一統水師皆成  
 隊照第五陣式即單行銜尾領船距二號船二纜距三號  
 船四纜按序行駛一無擠礙 各胖引脫認羅盤方向線  
 誌定視指針為度以是尾後船循照針定位置甚便 此  
 種陣式須練習純熟平時分二迭肥陳行駛夜間照第五  
 陣式行走畫則排作第一陣式或第二陣式如是管帶可  
 熟悉守位置之法平時巡查洋面各隊距度不拘迫臨陣  
 或操演各隊領船前後距八纜許距度較常例更遠六纜  
 以例定每船距祇二纜也至各行相距亦須八纜排列更  
 加闊也若循例定距二纜每隊分不清楚領隊船與前隊

末船距祇二纜之近未免有混雜之嫌耳 操練時各船  
 行駛速率無加減各行銜尾相接旋八胖引脫轉右復旋  
 八胖引脫轉左而成方軌如第一頁圖一若分隊而行距  
 度不紊其排法如下 旋向照新陣式先轉右右謂之東  
國木手之復轉左左謂之西各隊即成第二陣式如第三頁  
稱謂也首圖後領船仍隨前隊末船之後其第三頁第二圖一隊  
 三船先旋八胖引脫向右復旋左如原位當領船旋八  
 胖引脫時二號船亦轉四胖引脫三號船亦旋與並行時  
 二號船似銜領船之尾三號船轉路較近則二號船反距  
 遠迨領船又轉左則二三號船仍復舊步驟矣此法演習  
 簡易行陣轉旋時中途步驟次序略有改換而實則所行  
 之路距度仍同也法與况陪異者以後船與領船距度一  
 直同也視圖便悉 水師成隊船奉令如上操演將各隊  
 並肩一排行復令旋向作銜尾行為一行拷勒姆猶一或  
 再變為兩迭肥陳各隊仍並肩一排再變為銜尾迭肥陳  
 再變為單行銜尾又還原成並肩行由水師統領發令以  
 定行向以統領船為中心各船在各方向位置守得確實  
 則臨敵不至錯亂各船守定方向位置練習更換方向而  
 步驟仍一毫不紊當更換方向各船須加減行駛速率俾  
 不紊成隊位置更向愈多則練習愈精各船在敵前行駛



或衝過敵船便於回擊水師既成隊須一直結隊而行操演熟則勝算可操矣 假如十八船成六隊照上法訓練無異操練六船各陣式如三船一隊或四船一隊參差排列距度確實或作彎弧線或由象限中線行每送肥陳三隊兩送肥陳分段西各送肥陳務勒姆或銜尾行或各船並肩行相距各八纜每隊末後二船可相機用撞法不累本隊船也 第四頁圖以成隊與未成隊比較圖一首列為尋常並肩式次列為成隊並肩式圖二為狹面積陣式首列為單艘銜尾後列為成隊銜尾圖三首列為雁行並肩式次列為成隊雁行式其下為並肩雙排式再下為成隊雙排式試將各陣式演戰以驗成隊新法究屬如何戰法有二一先衝敵破陣一攻時擇用暗號 衝敵之方時議不一疇昔猛將雄師衝敵陷陣驅散其船艘而講求行駛者或以撞頭撞敵或鈎奪敵艘並阻過敵師令不得救其散失之船而必掠取之較之今法固不同矣敵若用古法以船側旁向我則正合我撞頭之用假如脫來法爾茄之戰法蘭西與日西巴尼亞合攻英國敵船翼比相圍英師困在垓中斷難衝突若以今法施之可直撞以破圍矣且今用汽機行船亦萬不能密圍彼此接戰各思以船頭相向而不肯以船腰授敵戰法不論何陣總以衝斷敵陣為貴彼此皆欲相衝亦

萬無能免衝擊之法惟新法以三艘成隊以三攻一可操盼算凡水師不能一律齊到即按時而齊速率或猝奉他令則必重計程途未免參差自亂也若三艘為一隊本隊有一船被擒即旁隊可以援救各隊各能自主非如古式之牽連瞻狗致不得自由以救人也 甲必頓廓命謂此各自成隊為不妥愜設派出巡行洋散漫無陣不相統屬未免單薄然予以為一二隊船齊力衝陣得功較鉅且彼此皆可相助若既衝過敵陣仍可整隊回攻若如廓命之單行陣法能如是收奇效否 臨陣暗號意見亦各不同今各部將准自用暗號以示本隊嗣後兩軍相撞部中當有簡便定章水師各歸次序旂號易於瞭見然欲其一見即曉亦頗不易于有簡便暗號如下 各船近敵時照羅盤方向用暗號旂幟升旂前桅者令送肥陳領隊船行向或令各隊首船行向則升旂中總桅每一送肥陳旂號歸一隊船悉從領船所有公共總暗號各隊船遵照通行若已與敵離即升旂號後桅令整隊回攻各隊須常守限定距度而暗號不可多多則雜祇備二三式一見即知 甲必頓闢羅於操水師時謂戰陣之際烟燄蔽天莫辨旂幟入皆慌忙搶攘聽各甲必頓自主各暗號旂均無暇顧及然未臨敵之前各隊操演戰法與統領發令旂號均早習

熟詎至臨時烟燄內始奉行乎又謂調遣周折不明人既昏亂領船亦忘其行向統領續發暗號亦不及更正迨後再發號船皆亂撞勢必為敵所困然予以為調遣之方只須用二暗號在前中二桅可無此弊若總暗號可於船頂升旗無庸高揭桅巔也 試以齊力等量之成隊船與他陣法戰船相戰以成隊者名曰第一水師尋常分迭肥陳銜尾成段者名曰第二水師單行銜尾者名曰第三水師單排並肩者名曰第四水師兩三行並肩者名曰第五水師 人謂一見敵則調遣不及予以是謂成隊法為最便宜茲姑勿論就使銜尾者布陣如法而試言其效 第一水師成隊行向第二水師第二水師亦成迭肥陳銜尾而來如第五頁圖之一二第一水師瞭見敵船排陣長與我同敵並肩移近漸密相距祇四纜許加速率行駛各船銜尾距僅二纜彼船奉令跟隨領船不得稍卻此甲必頓席命法以距度疎遠者為單弱故收縮若是 第一水師早先計議謂如敵陣縮緊頭敵船可直先撞之一撞即退不可過敵行線餘二船於領船撞敵時亦向敵直前隨領船之後彼時受撞之敵船驚向未定追欲行而又受二船之撞如圖二此二船即成隊左旁之船也敵船乃向第一水師兩隊間衝突而過本水師旁隊可攔截之惟此時敵

已相戒備豫不能復用撞法祇有燃礮攻擊而已 第一水師之第一迭肥陳全隊船左旋十六艀引脫與敵船相離又第二迭肥陳船由敵行線退遠旋左亦轉十六艀引脫隨後行駛喀曼特尹裕府於前桅升南字暗號旂令各隊向南行又視領隊船在何地步於中總桅或升第二迭肥陳東字暗號旂或升北字暗號旂俾如圖內甲陣式此中詳細情事早於計議時詢謀僉同也 第二水師仍有次序銜尾而行彼陣未斷亦欲旋攻而第一水師業已復陣結隊而來 第一水師之第四迭肥陳各隊右船有遮蔽以礮轟擊近敵每小時行二十繩結行過銜尾之敵船敵成雙行迭肥陳我礮正可按序轟擊一礮足以貫擊兩船惟領隊船在頭敵攻戰自較喫重以是領船加堅餘船雖不及領船之固而烟多行迅亦無妨礙第二水師船縱未十分傷損而行陣已參差不齊其間或緩汽機或停汽機欲免自相撞擊之弊距度已紊撞船又來第一水師之第二迭肥陳又奉令衝敵敵領船被撞餘船即相擠欲轉向免撞又為第二行之船所礙縱能轉出向敵而銜尾之陣已斷反入第一水師隊內於是三船合攻敵不知所自處矣其時第二迭肥陳心堅氣奮似脫來法爾茄之戰敵陣盡亂可期全勝當其銳意直前領船未始不危險全恃



替陣主將果敵勇往諸隊從命自能大破敵師總之第二水師銜尾太緊欲轉出撞我而不得也 成隊之法早晚可以取勝若或慌無頭緒旂船擊沈或領船轟破水師人入寒心事無主張難期成功 甲必頓廓論水師攻守法云我意攻敵時船艘須排列緊密則力較厚此說與分隊留後之法相反又與分隊攻守亦相反顧予謂成隊行陣未始不可排緊然過緊則各船難以盡其所長船艘聚集一堆實屬危險甲必頓謂重笨之船難以聚集船如排緊成段礙既難施揮頭亦屬無用且頭敵船一壞其餘後船皆爲所亂以故戰陣要旨不外攻敵要廣自處切莫阻險二語甲必頓廓論以成隊法散行孤另敵或阻截呼應不靈予謂不然各隊既成行不致隔遠何至爲敵所斷且船行甚迅敵何敢截况如第二水師銜尾成陣即欲圍攻而敵陣已自亂也 又第三水師單行銜尾船少則可然單薄更甚試更論其行陣單行較雙行長更倍第一水師之第一迭肥陳能於敵後衝突而過再爲復陣若第三水師復陣即不能若是便捷第一水師之撞頭隨處可撞敵固防不勝防敵於此求勝慮不易矣 又敵以廣闊面積之陣如第四水師單排並肩者以禦第一水師第一水師改駛必經之水道即以成隊之戰船排列每隊距八

纜許於是彼此陣式面積相鬚蓋一則單舸相排一則三艘成隊相排彼此陣行漸偪隊船即衝向敵人或用撞頭或用礮敵礮均在船旁難於燃放不能出陣自亂並不能斜駛來撞此並肩排陣之大喫虧處第一水師成隊疎排面積較闊迎敵時並行直前兩旁隊船即落於第四水師左右之空處行近敵陣旁即旋入胖引脫以撞之其撞法須視敵領船出陣來攻亦轉四胖引脫時我隊船急轉以撞之方合否則船至敵旁又恐敵礮轟及也撞艦之船可派他事餘船攻敵直過戰界即發令調回復陣再攻第一水師與第五水師戰法第五水師即二三行並肩每行有三迭肥陳兵船皆並肩排列四面面積相等即方陣是也 第一水師陣式分兩迭肥陳跟踵而前每迭肥陳分隊如前行近敵陣兩迭肥陳距度收縮與隊距相等初次攻敵令隊船衝入敵陣而貫行之敵以並肩故不能燃礮敵船爲隊船所阻隔敵陣即難復舊若隊船隨領船一離敵界仍可復陣回攻令敵潰靡而後已 第一水師又可敵他式陳法如四象限陣式或雙層弧式陣是也敵果結此種陣而來可多方以誤之第一水師轉左或轉右以設疑陣使敵改變行駛其陣必自亂第一水師行至足以衝撞之距度視喀曼特尹谿府船前中桅頂之暗號令

一學三司

五

旋向敵以攻之以其時敵船正在改道換陣可乘機以破之由以上戰陣細究之設身以處充隊內第二船或第三船甲必頓較領隊船稍次不過遵奉調遣跟隨行向距度無差須確守次序位置稍有不合亟更整之盡此職分不難若管帶隊船亦不過導領行向隨送肥陳統帶或喀曼特尹谿府船之行向而已隊船之管帶帶隊衝過敵陣祇望喀曼特尹谿府船之暗號旗以定進止此暗號一望即知假如旂船前桅旂升東南暗號中桅升西北暗號便知暗令隊船銜尾向東南行駛船艘相距有八纜寬展地步三船旋向不致自相撞擊如是至應到地步毫無整屋論戰事調遣更有不容已於問者喀曼特尹谿府所處在旂船抑在小快船乎甲必頓願命以意大利潑賞擊換船為言謂升旗不必拘定旂船孰知愛特美額潑賞擊之坐船因敗壞而更換乃一時權宜之計願命以水師與陸軍比水師之愛特美額無異陸軍之極納爾暗號限定一種自己既可瞭察戰船而眾船亦易於識認喀曼特尹谿府船須出隊明顯不得與眾船平列此言未始不是但其位置仍不離遠眾船須在平行線之首行非若陸路極納爾在高處可以指麾戰場敵人歷歷在日本營近在眼下而水軍統領船與眾船均在平面彼此難以瞭察且旂

船苟遠眾船眾船交仗時或衝過敵陣喀曼特尹谿府船不既落單乎旂船照羅盤方向指揮布陣若此則旂船與眾船為敵船所間隔則如之何曷昔水師皆帆船陣式方向改變全恃風為之欲衝破敵陣甚難今則以汽機行船統領應在旂船督陣是水師之愛特美額不能與陸軍極納爾比明矣然則與馬隊帶領較尙屬近似有時統領奮勇直前眾船隨同衝過敵陣可以重令布陣回攻前古史記所載水師調遣與今有合否昔用帆船今用汽機爭利要務全恃水手今古一轍細繹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愛定宇新聞月報論往時及今後水師云曩時波斯希臘之戰船用划槳船頭亦有撞法因行陣不合撞具即廢迨羅馬時陸軍最猛水師屢求撞法而無人能之乃用長鈎鉤住敵船而相爭攘由是見撞具之利與不利全視水手之能與不能今日撞頭船亦猶是也嗣是船頭用礮又後礮置船之兩旁後二百年內駛風兵船船旁數層置礮幾滿近百年內英水師戰勝法水師未見得大便宜皆以水手等讀古書不知因時利變又泥守展姆斯第二之號令水師船皆須銜尾順風而行至敵船已近乃旋行以合圍一千七百八十年勞特餒第一覷破機關乃以衝敵敵陣線為先復回攻其後此恰於水師有大功效其法由愛

爾定克培克初試行之英得大獲全勝試問以上各情古  
果有裨於今否法水師官稱來肥亞謂考究古時水師戰  
法非欲學步之也戰則一鼓作氣齊心協力勇敢奮興乃  
能全勝所恃主帥威望本領志堅力果人人用命若軍械  
良楛則已次也 予意此編論汽機行船用法而講求此  
種之書甚少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法國出有水師暗號與  
行陣規條次年美國特格留斯出訓練略說一千八百六  
十七年英出水師暗號書尙缺略嗣水師得瑞聽試演著  
有論說闡羅復加詳焉至今人尙用之關係瑪部下名將  
法國爾來肥亞識遠力果所著各書皆屬緊要

### 第三章 論礮

論海軍戰船軍械自以礮爲先務礮自一千四百年始興  
一千五百四十六年英與法戰於喀里登以礮見長由是  
年復一年礮愈緊要亦愈加猛嗣用機器製造束以熟鐵  
繩頗得用現水師發用之礮重三十五噸炸彈重七百磅  
可擊三四英海里在出礮口時第一英里祇行五秒工夫  
若擊最大之罕扣里斯兵船礮彈炸發全船俱廢 此編  
不及講論造法惟究何等礮作何等用何法驗礮之力  
量 水師極凶猛軍械尙非在礮也水師官員論船之撞  
頭已勝於礮之用更有水雷一械力尤加猛現今造法用

法尙未臻盡善嗣如精益求精則船之造法須改即調造  
之法亦將大爲更張也 予思水師每船置礮少則十五  
尊多則十九尊礮之重數視船體力量而定嗣如將此數  
礮圍入轉塔內最佳或轉塔置十礮亦可船如特佛斯爾  
勝一類以之守海疆各口極合出征他國欲入其緊要海  
口亦以此種船爲便利以轉塔內礮軌旋度寬舒也 芒  
捺克船能禁風浪假如敵船已至英法水峽口西名雀忽  
起大風浪敵必進峽躲避正合芒捺克見長之機會芒捺  
克出擊散行之敵船敵必不及有障可以得手其礮塔高  
出水線無論多大風浪可任意轉旋擊敵敵旋度不及  
芒捺克之寬綽敵船必行近乃得中芒捺克之礮足以  
遠擊敵船且於大風浪中能重傷船旁置礮之敵船也甲  
必頓廓論水師中芒捺克船礮少而重其弧軌旋度較  
他船幾倍海洋內用礮極合之船他皆不及焉顧弧軌寬  
舒者於獨船爭戰最宜若本羣船衆多所顧忌則亦無用  
耳然此非謂芒捺克無用也芒捺克船類須依前法分隊  
則距度寬而旋度可期得力若云礮大而少予以爲礮法  
首重命中且次數多則中者亦多固非燃放遲稀者所能  
擅美况行駛彼此皆迅其勢礮準必各減三分之一重礮  
燃放一次所關匪細能保無驚慌而命中乎若然則礮欲

重而少之言亦屬非是 試言輕礮妙用阿鎮科船旁十  
 四尊礮用七寸徑九寸徑礮之彈設以之擊罕扣里斯類  
 船七彈打於不能入之鐵甲一彈由礮洞入礮船三彈於  
 後船頂炸發一彈打於後段鐵甲水線處更有二彈打在  
 礮塔前或前頂其打到之彈即有極重徵驗若彈皆炸發  
 必多傷兵弁水手及行駛器具若舵若羅盤并機器等勢  
 必登時不能行動此十四彈祇得半徵驗已若是勿謂輕  
 礮之不足取勝但能礮衆彈多不論極堅鐵甲而由其輾  
 弱處打入必大得手予以是謂阿鎮科勝於特佛斯爾勝  
 多多矣 造船有一要務須留意礮架平臺令穩定不移  
 人謂滾輪緩行可以取準而非也敵船與本船行駛俱迅  
 滾輪太緩即不及命中平臺求穩但安配重數相合洋面  
 旋行自可如意試驗各戰船於五分時得擺側數彌擊叨  
 船五分時內擺側三十八次計側之中數得二十二度  
 五瑟爾吞船五分時內擺側三十四次中數側止十三度  
 特佛斯爾勝船五分時內擺側四十六次中數側止九度  
 一芒捺克緩搖微側每五分時搖側三十七次于意特  
 佛斯爾勝造法最佳船頂重數減少則船身擺側亦小  
 礮與旁舷線作正交礮口與天際線平候敵船過即發顧  
 彼此船行迅疾船旁礮每發一出不及燃第二出也

此廓俞亦會道及與予所見同舊法每礮擊敵船頭腰尾  
 可發三出此指夾板帆船而言非所論於今日之用汽機  
 也 水師戰船有規條六款如下 一各礮弁不定礮之  
 準者止發 二礮須練熟方向從船旁舷正交起斜向前  
 十五度止如第六頁圖一甲必顧明曉船邊礮確實各方  
 向戰時可如法指揮 三擊敵之礮各尊齊燃或數礮作  
 一班挨班輪發船頂有令應聲而發若風平浪靜各礮昂  
 俯斜度悉循首礮施行 四船舵或機器打壞則所恃者  
 礮而已矣須令礮加倍出力以圖戰功 五擇敵船之力  
 均者與同糾纏不俟主帥號令但期取準擊敵須認清敵  
 船之要害處擊之敵船行駛斜度時有人頻頻傳喚之  
 六有明曉敵船之輾弱處即攻擊之惟彼此行迅則難取  
 準矣 首款為打仗最要訣若在遠不能看準而妄燃發  
 無謂也妄燃則統帶皆為忙亂羅盤又震動不定煙漲蔽  
 天水道泊處皆無定準豈非自誤乎法提督爾來肥亞云  
 敵船遠來本鐵甲一無聲息彼此行迅敵之遠近瞬息改  
 變迨彈能及而看準擊之發無不中且無烟蔽之患此言  
 子亦謂然 設或兩水師船一小時彼此皆行十繩結西  
 行駛漸近一船礮手奉令見敵即擊領船見敵船距二  
 千碼許即燃礮先發前面數尊餘礮手皆睜目窺敵瞥見

煙隙有敵船形亦即燃放自第一礮發後二分半時即有令至請敵船已駛過礮手在煙塵中觀看礮皆向前未及旋復船舷正交地位礮彈藥尙有未裝逾聞敵過之令急旋齒軌有索性旋礮斜向後者幾忘船後有本幫之船又半分時有令又一敵船在前駛來前敵方尙已亂准後數礮亟旋向前追旋定而敵船已行對船旁滿船皆無主意兩船若是迅駛惟有五秒工夫船旁礮可得力十八秒內燃放亦尙有效由是觀之彼此迅駛時欲旋礮以擊敵命中頗不易當行迅擊敵礮手何嘗不照章程而未及定準即多發何裨 試於船頂觀之船頂有幹練甲必頓主舵者亦穩練以礮燃過早羅盤針震旋不整船頭煙氣迷漫無從窺見敵船惟有舵轉至直線少頃疑有敵船來撞轉舵思避又或自欲撞敵旋舵或左或右然船一出陣界難以復舊而煙霧既多莫辨是我是敵斯時惟禁止燃放候羅盤針穩定煙霧消散方審本船與我軍近抑與敵近彼在煙霧內不爲敵撞幸耳設予當此定將其船撞沈矣 試至敵船觀之敵船皆循照以上六款規條而行此領船照第二款礮在平線方向與橫樑斜前十度橫樑即與船相連者餘第二款礮與橫樑平行即與船相連者不能仿照領船作斜度者慮與本隊船有礙也礮裝齊備即答船頂

甲必頓之令曰齊一得令即發或連電線齊燃或由礮手揆放初全船人等皆立於船之中線一聞號令各就各職地步悉依次序屏息無聲候敵駛近或敵已開礮甲必頓發令於右旁曰敵將過各礮手就礮各羅盤扣定五秒時內敵船正駛至右旁聞令燃礮無一揮不中敵船於是鬆放羅盤洗礮再裝或更有敵至揆次燃放似此好整以暇條理秩如若或敵彈到船或彼此相撞則不免忙亂耳船輪葉或舵或機器有損壞者旋動之聲已失人力無所施不能行走避撞并羅盤亦無用彼時管帶號令只至礮船令亦格外簡明蓋全船所恃祇此礮耳敵之遠近礮之方向與各兵弁人等職司務皆盡心管帶更須體恤衆力亦勿枉廢軍火礮須門門得力以禦敵敵礮弁礮手趁此大顯本領斯時遞傳口號務各明確若一錯則所失者大也 迨後彼此各有一船離羣出戰有恃礮有恃撞頭各出本領以相鬪猶之美國南北相爭柯辣拔瑪與扣薩住之戰其行駛與旋向力皆相埒兩相行撞圍圍旋駛而終不能近若然管帶祇發礮攻擊更視敵之他船可撞即撞之甲必頓專心用撞而不施礮彼此轉旋不已須查照第六款令礮擊敵船轉弱處平時須使各國兵船圖說以便指令礮弁水手爲臨陣擊撞之用否則如阿辣拔瑪炸



彈之多以為扣薩住船之爐與機器定已打破而孰知未中其要害炸彈大都空落而終不免為扣薩住所撞破也礮之為用已詳言矣茲更論操練礮手俾盡得礮之力操礮以簡便為貴其要括以兩言 一令礮弁並接替礮弁之人安置礮向務求迅速於相近距離內之物長百尺高二十尺迅疾飛行而能的確擊中者 一令礮手裝彈藥及洗刷礮膛等務速而周到能接續裝放無誤即如敵船銜尾而行前後船距祇二纜用汽機行駛每一小時行十繩結而我船駛行之疾亦與相同行過一敵船我發一次礮則是裝放齊全祇三十六秒工夫乃能挨次擊敵平時訓練極精極熟眼明手快庶幾能此若每出欲重整方向則不及矣 凡隊船須照陣式守位置庶擊敵有力船旁開礮有數法如下一兵弁自行燃放一用照具看準燃放一用電線燃放船旁礮用電線發者電學務精確乃可電具須常備足以為一排礮之用亦須演習純熟隨時方始可恃用照具有不便處或天色不佳礮洞須俟燃放始開或有迷霧或昏暮均不能用船旁一排礮須一一看到不賴通管傳話致多周折用電線則管電機之人須與甲必頓通管管相近假如甲必頓喝令右旁礮手曰敵將過礮手即就右旁礮弁看準聞令即撥電機燃放 一排

燃放礮手俱退後裝彈藥後即送礮出洞看準後礮手退至船中線偃臥艙面候燃發即一躍而起其一號礮手主看準向又撥電機之人或拉引藥管之繩者獨不能偃臥此法應弦合度人亦安穩 各礮燃放各聽其便者礮手不能退至中線料理須速得機會確當即發若是艙內不免有鬧聲甲必頓須常常發令指示礮弁以敵船所在庶略清靜耳 礮在旋塔內者各自便燃放較船旁尤便以塔能旋至準向也若汽機等有壞不能行駛則全恃旋塔能取準仍可擊敵見第六頁圖二船於陣中照本隊船一式一齊攻擊礮方向斜度不可斜過十五度若斜度太過不僅敵船之靶不大且彈斜擊即滑落而力不能入 近時船用撞頭礮有向前燃擊者如第六頁圖三予以為此法不甚佳船頭礮擊來船彈之中者不可知而究嫌靶小易斜出且一震而羅盤不整烟蔽中尤致驚慌敵如來撞必撞其腰而船旁礮尤不可緩若果追擊敵船則船頭礮不可少 陸路爭戰用墨脫溜奧斯法蘭西奧斯水師必大用之置於桅檣頂可將敵船面掃清予觀水師日後爭戰傷人傷船之事必多因搬運火藥未有善法倘一船盡為炸轟無一人留以報信即亦莫知其失事之由人或疑其失火沿入藥園蓋藥囊由園運出沿路接連至礮每裏重

一百磅或八十磅或重炸彈墜於藥囤船上或搬運藥裏時炸彈墜入皆足危慮予謂欲減此危險用機器遞傳此機器必火不能入每燃一出始送一裹船旁開礮遞藥較穩至燃放時藥囤可閉

#### 第四章 論撞頭

水師日後爭戰撞頭必將大用近時無大戰事撞法殊不多見試以意論之兩大鐵甲彼此迅行或兩頭相撞或欲撞其腰所有徵驗論列不一律薩之戰與船之否迭能麥克斯與意船之黎意大利均用撞法與統領別奏叨夫戰紀云我旂船管帶於一小時內撞意國鐵甲三艘兩艘受大傷一艘撞沈今所造撞頭鐵甲其重較否迭能麥克斯幾倍而其堅固較黎意大利又數倍也 甲必頓廓命謂律薩之役徵驗如是將來水師之猛不在礮而在撞頭法水師提督安卸云水師軍械最要在撞頭甲必頓瀝羅論水師操練云撞頭為水師戰具操演礮法並須操演撞法甲必頓陶勝論水師礮亦並及撞頭之猛謂戰陣中有無數機會可用撞法照現在造法船舩高低皆可撞 由是以觀諸說意見皆同國家有水師宜悉用撞頭各兵弁應操練用法 甲必頓廓命謂水師船位置須以船頭向敵非必欲撞人也而實所以免敵撞斷不可輕視敵人專用

船旁之礮而以船旁投敵撞也 以是水師交戰第一位置先用船頭 予以為兩船相就斷無兩船鼻相撞之理即船頭堅木接連體骨者西謂之斯堆姆若船頭與船頭撞則常有之顧船頭相撞所損實大兩船對面直撞船頭雖無大損而其激勢甚大機器縱不至不能行而鍋爐等必移位置 敵船如對面駛來欲免其攻祇將船頭整對以迎之若轉而避撞則船旁必為所乘船腰被扯裂向後敵船回激之勢反少倘敵船讓我則我可趁勢撞之其徵驗亦同第七頁之一圖即是也此視管帶本領識卓力果必能照此法行之似此撞法而撞人之船所損最小倘或欲撞時而敵船轉舵與我船平行則亦不能撞矣當是時管帶縱諳練而於慌忙之際難測敵船近遠或舵轉過早而撞頭撞於敵船頭之堅處即船頭之堅處敵船與敵之力甚大本船反受其回激之勢則必與俱沈矣 撞頭果撞敵船中腰弱處仍直行而前敵船必斜裂至後或即磨擦而過非果欲深入也如是撞最妙是則船頭相向切不可稍有游移而轉舵以授人撞也 甲必頓廓命論水師攻守而詳述撞法惟專論兩鐵甲相撞非論大羣水師地步狹窄之用撞也內有人所易忽者二端謂撞頭船兩旁有一圈穩妥地步祇令船與平行不離其處即不致受撞又一船直行一船欲截之則



兩船行駛之路爲正交勢甚危險遲早不過數秒工夫必有一船受撞者是以操演之時須留意此種行徑 兩水師行陣業已罷戰或有留後撞頭船行駛之路與敵船所行之路正交或復布陣出攻而敵未復陣船尙橫行則出其不意直撞其腰其時撞人之船所行道路與敵船所行之路相遇處成銳角不成直角撞令敵船斜裂則本船回激之勢較小既撞則幾與敵船平行即或銜尾之敵船斜出亦不能撞我也管帶若無見識任敵礮轟擊船必大傷果能將敵船撞沈或以礮禦敵即可於敵船隙中直貫而過以是甲必頓主意堅卓其利較勝於鐵甲第七頁之二圖表明撞法斜向敵船腰後當其轉舵而斜上駛成銳角度實爲用撞之妙法但行駛不能一定即情形亦各不同務臨機應變可也前言戰船不能轉出陣界而行撞之法由喀曼特尹谿府發令各船甲必頓奉行耳 撞法雖爭戰之要然不可專恃此而忘他軍誠須先保護本船破人而不爲人破乃爲真本領日後如有戰事而此重笨鐵甲與出戰之兵弁不相熟習轉不如前此戰船之兵弁慣習戰陣也予是以謂今日操演鐵甲行駛轉旋各法較更繁難迎敵行陣一步緊一步軍情變幻亦甚迅疾非比帆船遲鈍若然兵輪與兵弁務令熟練盡職況水師內無同式

之船各船行性迥異若甲必頓由此調彼即爲生手難以查船之利弊也 總言之敵船直撲而來我必令船頭整對其頭撞而船堅者不過鐵銷等件走動見敵船讓行而我撞頭必審其前鐵鍊後處撞之彼此所行水路成銳角度撞入其船之鐵甲下一直駛前不覺劈破其船板而令斜裂向後也蓋在彼處撞入無抵禦堅處我船先斜駛向敵行之路又可撞其中腰一欲攻令著實二不致自損三後面銜尾之敵船不致與爲正交此法可令水師純熟演之

### 第五章 論水雷

水下軍械此編不能詳論以水師交戰尙未暢行惟將平時試驗述之各式水雷自以哈阜爲可用哈阜水雷雖猛船艘攔護周至亦可無懼 首章論及一種特用水雷船每水師內派四艘 嘗親駛水雷船每一小時行十六繩結各後角拖一哈阜水雷水雷船有鋼甲保護周至兵弁人等匿於其內敵不能看見足以避來福槍彈奉有將令敵來即率同三船加足速率直衝向敵此將令由喀曼特尹谿府暗號旂而來敵船每小時行十繩結水雷船向敵陣密處迅駛以爲先鋒開路旂船並銜尾各隊船一路前進迨水雷船近敵敵用大礮轟擊而水雷船小而行迅敵

彈皆不能中。斯時水雷船略緩，每里多行二分半時。及至敵前，略一停頓，二秒時間已駛過敵人旂船，將左旁水雷頭令俯入敵船底，猝將拖帶水雷之鐵絲繩一鬆，即脫其鈎。水雷自行前進，乃敵船頭有物攔護，水雷雖炸而無用。幸尙有右後角一水雷水雷船已入敵陣，每半分時經過敵一船，直衝前行，不敢稍停。水雷船管帶著名有膽識者，欲於敵船叢中施放第二水雷，而苦於地步狹窄，難以施展。瞥見敵之第四艘後，距第五艘處尙屬寬展，乃轉水雷船令右旋於敵第四艘後，繞過水雷即拖入敵之第五艘。下由是炸轟如法，其餘三水雷船撥亂敵陣，然皆未見得力。一水雷船被大炸彈所廢，敵亦不及沈之，以見我水師船已到各相猛擊也。此哈阜水雷橫繞敵船之功用也。哈阜水雷祇能如是施用，然敵船頭用鐵網架遮攔，則亦無能爲役也。水雷輪船對面迎敵，橫繞敵船後尾，敵船每小時行十繩結，水雷船速率須加倍，乃可得手。第八頁之一圖二圖表明水雷緊攻情形，甲爲頭等敵船，乙爲水雷船。每小時行十六繩結，水雷所行之路與敵船所行之路交角成六十度。第一圖表明水雷船頭幾與敵船尾相切，水雷船長一百三十尺，水雷拖繩生處距水雷船頭三十尺，許繩長三百尺，水雷斜度距船尾直線三十度。第二

圖表明兩艘各行十秒時後情形，甲船行一百八十尺，乙已行二百九十尺，水雷拖令俯下，乃反拖落後，不能及敵。船水雷船繞行敵船敵之槍礮如雨，下水雷船衝向前，不過繞出其鐵網架，敵船可猝然轉舵以撞沈之。即遇水雷水雷牽住於鐵網架而不能得力也。從敵船後跟追敵船，敵發火猛攻，而水雷船加迅飛行，水雷繞出敵船彼邊，令水雷頭俯入敵船底，以炸轟之。此種危險攻法，惟捨命者能之。然敵船審其迫近，可轉舵以避之。水雷船如已衝過敵船陣線，或業已轟破敵船，或未有傷破，回頭一看，吾本幫鐵甲衝敵敵陣已爲水雷船所亂，迨鐵甲水師衝過敵陣，將整飭回攻，水雷亦裝就隨從鐵甲攻敵，敵不能瞭見我水雷，迨行近敵見吾水雷船而水雷已就近敵船，水雷船第二次攻敵各有主意，而熟悉見我水師重攻敵陣，煙燄蔽天，礮聲不絕，彼此忙亂，騷攘之際，水雷船均齊向敵船，乃水雷船初次陷陣，祇有一水雷轟成同行。一水雷船反被撞沈，有一水雷不過在敵船前點頭而已，未曾擊着敵船敵陣，不比前次齊整轉覺密無空隙，而用水雷反難乃一路直前，幸值一敵船呆而不靈，旂尙高懸，我船奉令前攻，少頃水雷已到敵乃下旂，於是鬆水雷繩，令水雷讓開而敵船遂歸我有。若然水雷須加意操演，轉行

船向尤須精熟 予思頭等戰船亦可帶水雷出戰然必通電燃放以撞發之哈阜水雷恐誤傷本幫船艘也哈阜水雷可作防守海口之用因水師船擺陣後步驟齊整不能獨船轉出本陣帶雷攻敵也若以之防口敵聞之必不敢偷渡戰時發放兩三水雷特恐其不能確實合度或水雷頭不及俯或不應轟而已發若用電線燃放亦恐水雷不肯俯入敵船底或於敵船水線有鐵甲處炸發亦屬無益 敵船於後尾駛過水雷繩水雷俯下適合度則轟炸實烈然敵船何不來撞而必於後面橫過即不能直撞中腰即由後傍斜撞向前亦可且兩船相向行撞而磨擦而過決無暇令水雷近敵俯下以合炸轟之度若敵船相向行已近而或斜出避我我急上可直撞其腰遲則恐經過彼船水雷以是撞敵必飛行而前否則敵船疾馳而過我船適值敵雷矣 敵船不可帶水雷恐轟斷水雷之繩是以拖帶水雷特用一種快輪船一船可帶四雷左右兩腮及後兩角然殊不必四雷帶二雷則甲必頗可從容料理也 懷脫海特魚雷機巧未詳其利在於無法可避而其弊則尤大以所看進之船不能必中不識水師交攻時船艘多處魚雷究何合用敵如迎面而來魚雷安能擊中即敵船橫過亦難中以所到地位與時候萬難恰好算準也

敵船如泊定用舢板施放魚雷或敵船沿江出入魚雷由峽處發放可期得手若在海面彼此戰船疾行如飛殊不解魚雷用法其放魚雷果能轟敵抑自轟其朋友乎 用桿蓋出之凹得律辯水雷祇能防口岸而不能用於海面也 美國南北相爭用水雷甚衆然大都在港口攻敵封口之船若水師在洋面交戰未聞用有效者美南邊人用水雷轟沈北船封口者有二十五艘其凶猛可駭現在創造之法日新一出即思施用聞有水下行駛或藥團沈雷等皆輕民命之人創造而推行之以是國家不僅設法以水雷攻人且須設法禦敵人之攻也

第六章 總括

預備水師 一得失和消息即趕速添造船艘在識微見遠者早覘破危機知日後不能免戰即於無事之日整備周至 諸務料量齊整井井有條外邦一無知覺當差船入塢修理船底蟲窠刮刷淨盡復加油漆暗令在岸領半俸之人早為預備一聞號令即上兵船支應營務糧臺暨製造各局廠軍械水雷及保護船艘之具運送外海水師收用內港撤清令各船塢專心趕造新船補派水師其兵弁水手須操演並試船性 戰船所不可罷者抵攔水雷之鐵網架或以鐵網架維繫於船頭下垂之鐵桿

或遮欄於船頭均佳若戰船頭無保護物則甚險矣  
設立水師首要選擇一統領西名歐曼於新屯水師船早  
升其旂所有軍械糧餉盡解於彼各船陸續聚集由統領  
派防布陣照新法成隊詳見前第二章每隊三艘以數隊  
編一迭肥陳此法最簡捷應如何調遣應敵之方統領於  
各甲必頓前明白揭示並令各舟所見公同酌定其行駛  
攻擊務於未曾開仗之前如法操演欲其明練新定陣法  
不得以當差日久可免演習也 操練新陣於調集兵輪  
時即令演習行駛轉旋諸法若合同大操須俟水師齊集  
乃可齊集合操後可派令出洋攻敵 各兵輪操演至何  
等地步可以派入水師並用何法試演全視敵人係何等  
水師及時候之寬促若失和後不多旬日即須開仗則未  
開仗之前可聚操也水師部令雖嚴為統領者隨各意見  
略示體恤亦足令水師整齊若操練過久或令行繁瑣兵  
弁等太忙苦亦屬非是 訓練合法不僅尋常屯泊各地  
步不舛錯即暗號旂幟應如何奉行周至亦須練習純熟  
法水師提督撥來肥亞云水師所要者在各兵弁盡識將  
心不必待統領盡言而大眾已明曉所指明行陣所行之路  
雖曲折而不紊其序各管帶尤須膽壯奮發不肯稍餒軍  
心一見統領號旂即知統領本旨以曉示眾人此即為戰

機之勝若如是則第一氣概若何能見統領之  
心相印即與同隊二船之爭必頓亦一氣貫注 第二  
章所論成隊新法果能調遣念形簡便其論五種陣  
式成隊兵輪亦可照行即一統水師陣式亦不多可以演  
習精熟 全隊演陣一操即畢餘暇工夫內可自演轉旋  
之法予以為分隊演陣較之他班水師操演更形活動毫  
無顧戀牽制也 拊來肥亞曰甲必頓船欲於四圍有六  
七千噸船叢中轉旋而不致相撞非演習純熟不為功船  
叢中能曲折行駛不拘旋度多少而令每船相近領船仍  
不離其行度 演各陣式變易多端而方向仍不改換前  
第二章論行駛不用圓折而用方折隊船速率不改同隊  
二船續即隨同旋行有一定時候 調遣水師時候不得  
有誤聚集船艘務令迅疾以水師或阻風浪不比陸軍有  
鐵路汽車剋期可到戰場新船另行調派所用兵弁水手  
皆是生手務須試驗船性演習陣式若開仗期迫即巡探  
時沿路可以演習如風浪不利或有他阻滯不及試演統  
領須加意諄囑號令務簡明為要 一發備戰暗號令旂  
令各船將無用物件橫桅等並船頂盡行撤空將遮欄水  
雷之鐵網架搭於船頭汽爐生火汽機之汽備足 二瞭  
見敵船即令水師船改道迎敵並發暗號令用何等陣式

以備前攻 三水師操練純熟後旂船統領會同各將官  
計議何等情形用何等攻法分一二三四等號目關照各  
隊甲必頓令瞭見旂船升某號旂即知用何陣法各隊船  
照第二章所著暗號調度而行直至戰畢乃罷 四戰時  
奉令不論何陣式何暗號須一直遵照施行迭肥陳首領  
及領隊甲必頓須保護隨攻之後隊戰船 五領隊甲必  
頓各令隊船依照距度入纜其行駛方向照隨時暗號施  
行各隊後二船須確守距度位置常視領船暗號旂且隨  
領船行向駛行 六戰船直衝敵陣而過或從敵旁衝過  
路須一直前行即欲用撞頭撞敵或欲免敵撞亦不能越  
出直線之外縱或轉出陣線外事過即復原行距度若隊  
船已出敵界而回頭復陣其方向位置仍候暗號而行  
以上六條訓練所最要如時促不及久操戰時須按照六  
條施行 用礮用撞頭用水雷三項章程 各兵弁既識  
將心熟悉統領調遣之法而新船水手等或係生手不能  
不聲明章程 一戰時用礮有三法 一初開仗時船隨全  
班水師前行行駛轉旋旂皆靈捷迨經過敵船時船旁礮  
須平直不解其移換位置方向早已練熟礮向斜度照橫  
標斜前十五度或斜後十五度船頭尾礮亦能照船旁礮  
方向最好二若與敵船同駛或在敵船所行之路行走則

船已出隊不必拘定前法步驟礮之方向可以隨意改換  
三船或打壞祇盡礮之力量禦敵須擊敵船之輭弱處切  
莫於敵船艙骨處擊其堅也 二用撞頭亦有二說一船  
排入陣不能出陣撞敵二敵船若直衝而來我船亦整對  
其船前往彼此不讓則兩船頭必相撞船堅者勝若敵懼  
於撞行已近而轉舵欲避則我堅定不移略轉四十度許  
撞之正中其腰如為時尙早我先駛向他方亦可 攻敵  
船旁轉出陣線時就近敵人來路向敵船旁不作正交而  
作五十度斜度既撞即儘力由敵來路上前仍歸本隊步  
驟 船既鼓力而前撞到敵船本船須停汽機以減少速  
率若停機過早則轉舵取五十斜度力有不足倘機器反  
行則必失其撞之機會若攻其船頭必擇其輭弱處攻之  
則本船受回激力可減仍向原路前行攻敵船旁欲其回  
激力減少者須向敵船來路前行因彼來此往兩船速率  
不等而撞必如是方向者欲借彼來之速率以助我撞力  
則勢力更倍且亦可免敵後船來撞也 三水雷用哈卑  
式繫於頭等戰船後兩角須通電線燃放近敵船時不可  
失機會而本船頭須裝鐵網架以禦敵雷若被轟去亟須  
重裝 水師別項船章程 分散巡探均遵奉主帥號令  
查敵船位置並多稟務各探明回報迨兩軍相戰時此項



船中聚一處距戰陣不遠見戰船有損即往救助並阻敵之快船但勿近敵鐵甲而已 特設水雷小輪船以為先鋒每一小時行十六繩結奉令後即向敵陣直衝而前沿途遇有敵船即撞發之衝過敵船復回頭入敵以驚擾之敵雷來攻本水師皆有遮攔之鐵網架若敵之水雷船就我船頭其方向與本船之路斜交三十度或六十度必致受攻須令我船旋動令彼水雷牽絆於鐵網架則可免也 水師有閒暇工夫統領即令操演將戰時必需各法明告衆人所部旂員暨領隊各甲必頓會集計議令各艦所見務愜衆心迨戰時調遣各將弁已明喻統領意見值何等情形用何等陸法令各甲必頓宣明於衆人人了然於心所定戰式如下 一海面廣闊瞭見敵人陣式面積狹者為銜尾之二迭肥陳其行數排緊本水師統領即發令改換行向迎敵所部戰船成並肩兩迭肥陳每迭肥陳編成行數每行列成隊而銜尾以進此可定為一號戰式 隊數成法照第二章所論二號內陣即第二艘列於本領船左後第三艘列於本領船右後是也迎敵漸近略改水道令敵船在本水師右旁行駛即在本水師第一迭肥陳之外此迭肥陳領隊各甲必頓發暗號令各隊隨從二船照第四陣法排列統領率第一迭肥陳傍敵船而行換

次礮擊敵人迨彼此水師相遇本水師左邊第二迭肥陳奉暗號令旋八胖引脫向右俟第一迭肥陳擊過敵陣則此第二迭肥陳即直前撞敵船旁也第二迭肥陳各船須細心審察必撞到為度敵船行過後右迭肥陳陸續挨次向左轉十六胖引脫左迭肥陳撞敵後每船亦挨次向左轉八胖引脫復左轉十六胖引脫仍如原陣式回頭追敵也或奉令先後作銜尾行再行排陣攻敵亦可 二海面廣闊敵陣面積長本水師列隊船皆並肩行統領發令衝敵以礮破敵陣我隊船衝過敵陣即旋右十六胖引脫隊船回向敵人並肩之陣線過於敵線有數隊向空者即旋向敵人船旁而撞之撞成即退俾後來各隊船衝敵陷陣可無礙此數隊也 三海面遼闊敵人陣式似照雙行廓脫蘭引式本水師二迭肥陳並肩中隔半迭肥陳許令連暗號駛向敵旁或向其左或向其右此改道以攻也復奉令整陣仍照二迭肥陳並肩式再攻敵旁 如近疆水淺處有本水師船則保護之若係敵船則攻去之 以上三戰式能操演精熟能在敵前變化陣式更可加意精到凡戰陣間忽旋攻敵旁出其不意即為大便宜處須知水師非操演純熟不能臻此至臨陣調換須整齊難犯 總括一水師編列成隊極為簡易於戰陣最合宜 二用撞

二五三 司馬文正公

卷一

法須多 三礮彈向敵非斜交而幾於正交且必各礮齊  
發 四礮齊應特設小快輪船擊敵迅疾本水師戰艦須  
用遮欄之鐵網架以防敵雷



海軍調度要言卷二

英國水師學堂教習賴甫吞撰

慈谿舒高第 同譯  
海鹽鄭昌棧

第一章 原水戰

水師戰法向未詳備較之今日格致工夫祇屬發端之始耳茲欲講求戰法無異涉足鴻濛莫從依傍惟將前人行過數端綜而論之彼平日於海上行師若以為無足置意即有從而論列者率皆膚廓其詞全不關痛癢幸我兵弁中途改變能看書用心漸除從前積習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六月霍爵帥始大獲勝仗自此以後戰無敗衄英大將內爾生於奈爾江上及塔來發爾茄尤獲大勝回溯前此海戰間或得勝總未有如此後之勝算必操者近百年間有幾次雄壯勝仗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十一月水師提督摩克滅法水師於奎李浪水灣是時法船被風浪迫入海灣無一得脫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四月英水師提督勞特餒敗法水師於毒敏你喀彼時法人堅陣不出故衝而破之此二役英海軍全勝餘如一千七百四十四年英水師提督麥別乎斯叶浪之戰子謂其時麥別乎斯欲微當時大將平之所為平在昔昔律東疆海面攻日斯巴尼亞水師奉海軍衙門之令敵敗乃追且須整陣而前彼時日師

海軍調度要言 卷二

避我欲遁平思俟我軍齊集整陣為時滯滯而日師必退盡不及攻乃作日師已敗觀而麾軍前進後船屬至助戰英軍大勝麥別乎斯矯令誘敵出戰而所部各甲必頓不從又與副提督賴斯叻克意見不合遂致敗衄義部覆按定讞罪麥而寬賴於是數十年來海軍盡為部章所縛皆泥守部令無相機利便之舉自是將軍戰罷無有不對簿獲咎者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平之子平謹守部訓攻日斯巴尼亞水師而失密撓卡島喀丕爾在裕乎相脫日敗績拔命又在環那達敗績他如西印度阿美利加之戰亦然軍退獄興衆惑莫解皆部令誤之也

第二章 原撞

昔人論兵輪行陣無帆船之累墜而孰意輪舟能寬旋而不能緊折後船與前船銜尾行一時難驟合距度調換行向亦復不易今人知輪船換行方向不能緊折須寬行弧線假如船行本南向欲折而東之必轉八肘引脫行九十度弧線若旋行一周欲船歸原向所行之路即不少船係頭等兵輪長而且重所行圓周愈大幾及一千五百碼徑欲其回頭行須寬行二象限弧距原地步有一徑之遠即換一向距原地步亦遠 船行一圓周非果規圓也船行一周不能仍歸原步以初轉舵時而船仍有衝前餘勢惟

微覺有轉意舵轉若干引脫船必漸漸旋行則其初轉之際船轉略有耽延工夫直至舵轉足方向乃旋成圓線是則初轉舵時行線尚非規行圓線以初轉之力尙未足勝前行之力也 若然舵能早轉至某度船可速就圓線舵如驟轉四十五度或五十度旋速而徑短現今我英國水師兵輪只能轉二十五度多至三十度以之探行似不便捷且船行迅時欲轉三十度而令船驟轉費時費力多矣 以新法裝舵用舵新造船舵用汽機轉之法尙未合愚以爲水櫃最合用衆曾試過惟英提督應戰爾飛爾特水櫃最佳阿克立斯兵輪已公試頗合但令一人主之能於十秒工夫內轉舵二十五角度若尋常轉法需十四人耽延一分三十秒祇轉二十三度此種水櫃水師用之必轉旋如意有不合處水師機器匠可隨時修改今若俟水櫃試驗完美而後用則難有用之日矣 法水師提督裝果試驗轉舵旋船欲其驟就圓周之線每轉至第二圓線較第一圓線略小以第二次舵轉起處非前此起處於是愈轉愈小至末後船定中心而不能旋此係兩層船鐵甲船燥勿里琴所試用二人查驗一在船頭一在船尾相距約二百四十尺用一小船名開拓者爲定盤中心以紀限議測取小船桅頂一人測至船頭一人測至船尾每十秒

時測一次合所得之角綜而計之船頭所行之線船尾所行之線各不同試四次而三次船頭之圓線較船尾之圓線更小如第一圖並云未丁爲船尾所行外周亥乙爲船頭所行內周試於外周不拘一處作爲中心以二百四十尺爲半徑劃一弧線必經行內周兩線所交之點即爲船頭之點與上所論胎合 予謂燥勿里琴之試驗殊未周至以其逐步測量未有紀錄其總核之法亦無從驗其確實燥勿里琴船與開拓船似未曾測取平角不用平角則測算不足準有未合處亦未明言並不著明船行方向是吾左旋抑右旋右旋之圓周與左旋有不同處彼亦未明言 此四次試驗旋行時龍骨線成斜度祇於一船試驗尙不足憑準也 以理言之船行圓周線固不能確實圓整步步令船鼻西名斯維姆先移所成之圓線外大而漸小成螺絲線矣欲成圓整之圓線勢必令船舷側旋然吾儕熟悉行海之術船鼻決不能先移不能成螺絲線船舷不能側旋並無頭尾分內外圍之理 圓周大小由舵轉角度並視船之長短初轉舵時船行似有螺絲形如燥勿里琴相類之船初行螺絲恰不短予思彼試驗之時船長不能圓旋必數數轉舵以就圓線其螺絲必較長也 船於轉舵之初所行之線必如螺絲非即就整圓也若逐段改變欲

劃出確實船行之路則甚難尋常以船經行水路為斷雖謂之圓線而實非整圓線探行陣時所行弧線總未能測量真確也 測圓線之徑視舵角大小與船身長短船之體積並舵之體積或更計及汽機水櫃之力量法水師

甲必頓勒滑爾有杜讓之算式

甲為舵轉四十五度

甲除切

所行圓周直徑作為定率甲為某舵角勒滑爾以為不確以丁為算準之直徑既知甲度取某甲度甲徑餘切直方根自乘以呷相乘便為丁數 此式似簡便然不可信照勒滑爾查得之數與吾所測驗之數相去有二百六十六邁當幾差三百碼許此差數既多而船行圓周一遍而船方向非復原向且與原向有過不及試驗十四次而取其中數有九十一碼之差 施諸實用勒滑爾算式幾於無用然以他算式比較則勒滑爾式尚屬彼善於此非盡無用也惟其數有不合在乎試驗而知之 船行圓周線之大小視各船式樣而有異船頭俯者圓周小且速率不同則圓線亦異舵角度有大小船向左旋右旋俱各不同須較試之 調遣兵輪二艘令試行圓線各限定某舵角

二母軍周軍

卷二

每船舵性不同故應照如奉令行一千碼徑之圓周各船該船舵性以限定角度如奉令行一千碼徑之圓周各船各依試驗所定之舵角度並按照各速率行之試時將舵角度及速率紀錄於清單庶演陣時自有把握 二船行同度之圓周速率要能自主須設法測量而限定為之測法用尋常紀程儀似未盡合現有特設部帖紀程儀亦不過得其大略若欲於所經過地步測各段遲速不能分晰即於某時候較速若干路某時候較慢若干路亦不能知之分時量測太覺累墜數多亦難計算茲欲同行數船測速率莫妙於計算螺輪轉數惟測行若干路則又難言願螺輪每轉一次船身向前若干地步固有一定之數欲其船行一定速率則螺輪於每分時轉若干數可以試而得之既各試驗如法每分時輪轉若干數定行若干路各船皆明示定則如彼船發暗號每分輪轉若干已知其每分行若干路即於本船照定則轉輪若干路與彼船同速率如是試驗愈以為佳法水師提督薄泉及他提督頗以此法為合蓋暗號所示用螺輪旋數非用繩結數也 以螺輪旋數定速率較之繩結揣測更佳船底或粘滿蟲殼及他弊足以減少船之速率要立時查測行程確數有數新法而人不用今所守者善法因循不改予意用尋常紀程儀於各角繫以繩結拖於船尾水中上有繩繫於

秤... 得其重數照以下算

式而知速率

亥為每小時繩結速率已為簧秤重數

寅為試得之每分時輪轉次數 此法固佳然使船非直

行而曲曲旋轉則其數又不確所以船行圓線或行數弧

線所測之速率即不足憑準莫妙用裝湯紀程儀其所紀

之法予以為最確器具亦簡便有損壞船上匠人可修整

也此法出無多年而人已忘之予以為此具每船必令帶

一副其繩牽連於汽機不特船頭之船主可測即機器房

亦可查看 先須明曉船行圓周直徑時候並直駛速率

求船之換行地步工夫用平三角測之然在演陣時欲得

一便法須先算準設一表單以彰示衆人俾船主水手一

覽即知 假如甲為船行圓周之半徑以船起行處為中

點船換行時向左右便成 角當求船行甲正弦 數

並船行甲正矢 數便得船行遠近數既測得船到 角

之兩遠近數不論船行何等角度皆可以 數算之 他

凡船操探臨陣與同行之船同方向為要 船行向某

處而換向左或向有所到仍歸一向即如銜尾兵輪同往

某處與各船並肩布陣船行之路作正反弧線此正反弧

各居路程之半如第二圖假如派此船到丙處即距甲  
右甲數船行一弧線即半甲數茲測 角照上所云甲正

矢即

此相等式兩等數各以甲約之所餘之式如下

正矢

角為六十度 檢表為六十度如圖船從甲處行六十度

弧線至乙處復轉能行反弧線六十度至丙處當船在乙

處距船行起處即甲寅距度即為半甲數船在丙處距乙

處即卯丙距度以卯丙距度與寅辰相等亦為半甲數亦

即乙右半甲數所以船在丙處即甲右全甲數而丙在甲

之前即辰丙距度

三之方根乘甲者三之方根即等

$$= \sqrt[3]{\frac{X}{7}}$$

於四約七為一 七五與甲相乘即甲又加四分之三即

前於甲數船行至丙處所需時候即行甲乙丙之正反弧

線時候即甲乙線之倍數亦即本圖周六分之一船行本

圖線需某分時候則此自甲至丙即某分時候三分之一





擊其船旁祇斜過而已矣 武弁人等往往見敵即思燃礮徒費彈藥惟烟蔽空致有暗號放令反無看見於搶攘駭懼之中思欲復陣即有一二船偶勝於全師無關焉礮彈到敵能有五千尺噸之力固極猛烈然非遠處所能遠見敵船彈能擊沈乃新聞紙鋪張之語吾儕閱歷已久船旁開礮求其徵驗必在近處見功 以予所見須俟敵船行近方可開擊其限度當照情形但不可少於四百碼之數距四百碼訓練熟者即可命中此距度可得四千七百尺噸之力能令船旁各礮一齊照準用電火燃發聚攻敵之一處有二萬尺噸之猛力不論何等鐵甲可令打進也似此聚火併力雖有極堅鐵甲必難當此縱或不打進鐵甲而難禦聚攻之激力汽機等必激壞而難行以二萬尺噸之激力打其船頭亦必盡失常度易為撞沈 既聚攻其旁而沈之或再撞之其船必難保也以理論之當無不破設或彈竟斜落或彈與彈擊或打未中或因忽略而撞不合度容有不能得手總之船礮圖功首先選擇將才勤於操演臨陣俱有頭緒而材之下者固不具論也 或以俟敵行近開擊敵已先擊我何能意定神閒固也予意遠擊難中即中亦斜落敵人遠擊我者亦莫不然矧遠處已有煙蔽莫從望準縱有擊中而船不為打沈以是膽識

俱堅卓者臨陣必好整以暇及至緊要之際大顯本領而大功由是見焉 前言已將大礮功效略見其概茲論獨船有若干攻力蓋以其船為撞之用也近時造船皆預備撞法改船頭式樣令加堅固日後水師兵輪必想法使其靈捷為造船第一義以之臨陣而船確循羅盤所指絕不費力則兵輪全力悉注於撞頭大礮幾可高擱矣近日情形尙未至是目前軍械以礮為首要而撞頭不及半也撞力極猛應於何等地步用若干撞力可破大鐵甲兵輪則尙未明曉美國南北相爭南船梅里麥克撞芒納脫船而撞頭自斷機器無力不能直衝行前芒納脫並無大傷惟鋼板上有一痕而已耳 梅里麥克船喫水甚深能於水師船叢中行駛便捷每小時可行三四繩結計其撞力

天為撞船之重數亥為每秒速率庚為每秒地心吸力尺數行駛愈速則減設如天為四千噸重數亥為速率六尺 此數合三二 庚為三十二尺則其撞力 由上以觀二千二百五十尺噸之力而不能得極大徵驗芒納脫

始非閱歷之言如一千八百七十年正月日本橫濱美國兵輪博奈特被英公司船防陪撞沈去年八月冬撓脫福黎脫在英北海撞沈以快輪船之船頭斯堆姆如薄刀一般通船力量萃聚於此極狹之面積激力雖輕而剖入犀利是以徵驗獨大然予以為其激力不輕一輪船有二千噸之水體積其撞人不止二千尺噸激力必加數倍以數倍力而聚於犀利之鋒固無堅不摧也彼撞之船一似柔弱不堪船已撞壞而船上之人未大覺其震勢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夏一大帆船嗒湯套懷順風撞壞英兵船喀律唐虐此兵船係鐵包木者雖尙堅固而無近時鐵甲船之支撐鐵檣帆船大而迅激勢不下二千尺噸喀律唐虐所損甚淺而帆船之頭爲此一撞而縮進此撞力之難定者也 船頭撞人近時所得力者如律薩海島近處與

陸拾一册 96 22

船福迭維麥克與意船國黎義大利相撞暗見梗概與船與喀律唐虐同式船頭並無撞頭加堅者未識意船舵有疵病抑其船主甲必頓慌亂無緒致爲與船所撞與提督於撞時下令機器房開足汽機直行衝前意船側至四十五度與船隨即退輪使船頭由洞拔出意船隨即轉正水汨汨入洞立即沈下據稱與船衝前時有十一繩結半之速率其工夫不多而加速不過八繩結加以六千噸水體積之重力則激勢之猛不止一萬六千尺噸 然則激勢應定若干限應何度爲限而能得力殊難準定倘激力有五尺噸應用何等最小角度而撞之尙可算定 設如

爲相撞之角 庚爲 左右

度此即龍骨與 三十 各以

撞頭相遇之平 二庚 六十

角度用尋常速 爲六 四乘

率之撞力則有 十四 之即

以下算式 即 得

之即 兩邊各開平方得 所以用添速率可以減短

此兩邊以



撞角度之速率越大角度可以越水船如喫水體積八千噸速率每秒行二十尺每小時可行十二繩結查

數即

正故

幾於十八度角可以撞進若速率減至八繩結

則角須二十九度四繩結則角須七十二度乃可撞進也

獨船行駛試驗力量載明若干速率應用某角度乃可

撞編成一表戰時照表施行如遇某角度可撞機會不可

錯過凡遇可撞機會合某角度而速率或嫌不足則添汽

以前衝之撞船之汽力甯失於過毋失於不及速率加增

而撞力以自乘而見如每秒速率六尺自乘為三十六每

秒加二尺為八尺自乘得六十四以是撞力之增在乎行

駛迅疾也 論撞船利弊紛紛不一或謂撞即得力而本

船不免損傷有撞桅傾倒汽爐機器之螺釘從地基礎板

而震斷或打斃水手人等皆騰空飛散然福迭難麥克

斯船之撞覺激力甚微惟船頂板略鬆以彌縫處本不甚

密耳現今新法造船各艙互相隔而船體橫檔接鑿處分

外加堅船底有卸木決無有沈溺之慮縱或船損有洞

而桅篷等俱收拾可作浮礮臺用于觀罕扣里斯船擠水

八千噸有十二繩結速率其激撞之力已有五萬尺噸之

重當之輒靡無庸再計撞船如快斧劈瓜而本船不甚震撼如防陪被撞沈下不過數秒工夫撞船能苦於所撞之船面衝過則尙未有明證耳 海上戰爭用此猛厲之具船主官弁水手人等須深知本船力量用以攻人並用以自守必於操練時而自悟得之操練既熟即臨陣自有頭緒無慌忙而能警敏較之觀書更佳然書之提撕亦不可少也

第三章 論分隊

水師總稱內阜分羣曰福黎脫下分各隊曰師誠特郎再分為迭肥陳更分小隊曰賽克興此常例也合福黎脫幾許船而調操兵船各相彷彿欲總計其力量則擇船之最次者而算之如速率最大之船照最慢之船之快速率而論欲計船行圓周大小照最呆大之船所行圓周而論有船艘大小不齊難以計算索性將不合之船裁汰或令作留後 分派之法意見各歧常例照全羣水師分股須勻每股全數均勻或將全羣分作兩份或三份或再於所分之份分二股或三股于謂不然若此則調遣更累墜以最少之起數 西名尤 各不同即各羣之船數亦歧異而所稱爲師誠特郎迭肥陳船數亦多參差不齊矣 水師分小股份須有一定之數即如一師誠特郎 以後首文 爲水師

提督西名愛特美籍 兀莫濱爾似中國所帶領船艘有一 定之數

其所部若干隊雖由水師部即海軍衙門 分撥而每隊船數決

無參差人有以四船為一隊予以為每隊三船為便每隊

三船皆能近水師提督暗號旂令易於清楚暗號旂西名有號標西名慈密福或用慈密福或黑板寫白字通信較更明顯此

其一仙與提督仙與前輩老成之稱 所部戰船聯絡親近幫助較便

此其二三船同行較四船更捷此其二三船成隊其力已

足加一船未見增力徒滋累墜此其四三船成隊由仙與

官帶領船之輕重皆勻行駛相稱操練精熟三船不啻一

船也 三船排陣式各仙與須熟諳可以隨時變換陣式

由各提督主見為之務須簡便清楚不可圖便捷以紊次

序倘有快慢不齊中途改整即為不合若各戰船一覽在

目方向距度均能如令齊整久而不失其序臨陣無異操

演此予之所深願也茲將前人著述而摘其要取各陣式

如下 一銜尾 二並肩 三雁行一面向右斜各船列後船頭之右一面向左斜

各船列後船頭之左 四各三角形 各陣式船艘距度皆由此中

桅測量至彼中桅為操練圓周之半直徑今例即三百碼

亦須照各時情形距度或有加減船身長數得三分半徑

之一約一百碼船如直行每小時約八繩結速率是則每

二十二秒半行一百碼船如行圓周每小時約六繩結是

則每行一圓周約九分半時前隊即師艦 距後隊常例七

百碼或照船之倍距度再加船身長數是也後隊船踐前

隊船位還須行倍距度即六百碼需時二分半 隊船銜

尾行欲調換方向領隊船發暗號示後船以轉舵本船舵

轉至某分乃前行第二船候一分又八分分之一亦發暗

號示後船乃轉舵至某分如第三第四圖第三船亦倣此

轉舵如是三船換向同在曲線而距度各不差 隊船換

路行駛所需工夫有後船相候工夫為二分又四之一加

以行走旋度工夫為九分半時取四分之一計共有四分

三十七秒半 一由銜尾改作並肩如第五圖三船同時

轉舵旋八引脫至並肩地步 二由並肩換向如向右

旋即以右邊船為磨心向左旋以左邊船為磨心如第六

圖為磨心船每小時行三繩結即行小弧線為半徑數中

船每小時行六繩結即行倍半徑數末船每小時行九繩

結即行三半徑數似此行駛可同時至並肩地步 三演

此陣式時候地步不差須熟悉舵轉角度數不拘在何地

步而三船仍不失並肩蓋以首船為磨心外二船速率次

第倍加雖中途亦並肩也此為同中心旋法以是三船為

隊不能更增一船若四船為隊則第四船更在外弧線速

率加四倍須每小時行十二繩結勢有不便而五船為隊

更無論矣再如並肩船艘衆多欲其齊整轉旋須用他法其說詳後 四隊船並肩換法行駛隨意方向作銜尾行可分兩法各適其用一令並肩隊船旋向必以一船爲磨心如第七圖各船旋行正反弧線照羅盤方向轉八艀引脫又船行一弧線以就銜尾亦轉八艀引脫如第八圖業已銜尾仍可照第一法旋圓線變爲並肩於並肩時復變爲銜尾不拘用左邊一船或右邊一船爲磨心行正反弧線以左邊一船爲磨心者銜尾行向右以右邊一船爲磨心者銜尾行向左或於銜尾時復變爲並肩則向左旋行圓線所成並肩在原位置之左向右旋行圓線所成並肩在原位置之右所以然者欲避危險並禦敵也 五船既並肩如欲向左或向右斜行作雁行式船之龍骨線與方向線相交四十五度此亦有二法一照上節所說行正反弧線轉四艀引脫一照上節所說行一弧線轉四艀引脫如第九圖 六隊船既銜尾欲其向左或向右斜行作雁行式照第一法各船轉四艀引脫以就雁行如第十圖隊船斜行時欲改爲銜尾則反是 七隊船並肩時欲其排列加緊左右兩船旋向中線四十一度又旋向外四十一度如第十一圖行就此陣式需時二分六秒有奇距原位置四百碼以是左右船行時中船行駛略緩照每小時行

五繩結又十分之七之速率如由緊而復寬照原行弧線而反行之中船速率如前 八隊船並肩欲令關緊不任敵人衝過照尋常距度而居三分之一如前第七法排令緊密旋向中線四十八度需時二分又十五分之八中船速率略緩照每小時行五繩結又四分之三之速率 九隊船銜尾時欲令並肩關緊領隊船轉向右末船轉向左各轉三十三度之弧線再行反弧三十三度 行此兩弧線需時二分各船距原位置三百三十碼中船直行約五百碼仍在領隊船後於是領隊船減其速率中船亦略減速率後船加增速率乃得並肩 隊船欲其穩行關緊陣式須聯絡合度非老成諳練不辦于固請行陣須簡便而此則人以為太繁然熟於操練者亦不妨試演之惟不能常用耳若水師船衆多則固不能演此陣也 關緊陣式循左磨心或右磨心而旋行其半徑數更小近中點一船三百碼第二船四百碼第三船五百碼其速率亦循次而加近中點之船行四繩結半第二船行六繩結第三船行七繩結半 十隊船並肩欲行愛雪浪法 愛雪浪即斜行式 偏左或偏右先就關緊形式行正反兩弧線各船轉四艀引脫至所欲至之處此陣式即關緊而編列作斜處也如第十二圖 法國所謂濊洛湯者無異陸軍圍結一

小隊是也水師則罕稱或以三四船為潑洛湯惟以四船排隊人多警議或以三船成隊作正三角式須隊船向前居中若四船則以一船居領隊船直線後便成梭形並斜方式有以一船派於左船或右船外即在此三角陣式之勾線外角 督領英法海峽水師提督薛盟蚩改正三角為斜三角以正三角勾線上之兩船平列彼此礮火皆礙改成斜三角領隊船仍在前尖角處由是各船左右及首尾皆可燃擊無所顧忌攻守之力較大今之潑洛湯陣式潑洛湯亦一隊之謂應以此為準如第十三圖各船與領隊船直線左右相距各百碼至排列或寬或緊由提督意為之可也 十一由並肩陣改為潑洛湯陣不拘何向須將隊船排緊同旋 或左或右之船行潑洛湯陣前船照數加力向前後二船亦加力就斜三角位置第一領隊船加力行過第二船首之平線汽機可緩第二船行過第三船首之平線亦可緩行見第十三圖 潑洛湯陣法看圖即知三船列近隨所向而火力皆可用足無一敵不受此三船之聚火敵船如欲來撞必為三船聚火擊沈即敵能逃難免末後一船所撞破其撞力甚猛縱料理合法而必難抵禦船如並肩密排未始不佳愛雪浪陣法更佳惟此潑洛湯陣法不論為攻為守而步驟位置尤為佳妙

排密成關緊法難免彼此相撞似覺危險然平日操練純熟如指則臨陣關緊亦復有益潑洛湯同行三船不啻一船其旋折有一定舵角並一定速率前後三船所成圓周直徑即有三百碼四百碼五百碼之異若行駛緊近則圓周更小每潑洛湯可自行試演圓徑愈短愈佳俾至地面狹隘處仍旋行靈便凡熟悉水師之用者不以艘數論而以隊數論每羣有若干潑洛湯是也如是各潑洛湯各自關照非一船管一船也

#### 第四章 行陣與戰法不同

前謂水師論隊不論船以一隊為水師起數之稱其法未知所自始四百年前西班牙大興水師攻英英用隊法戰勝彼時不過數船併力拒擊非如近時隊法之周至潑洛湯法即其本旨嗣七十年荷蘭領國來攻英亦以成隊戰船擊退之 日後戰艦應如何此時難以豫必英之瑟爾吞鐵甲特佛斯剛勝鐵甲與俄之撓夫高勒脫鐵甲皆以為美後十年更有較勝者出亦未可定惟以此三艘為榜樣然此三船所旋圓徑不能小至少須六百碼而國家試演時旋周頗較小以是行陣旋周徑以三百碼為率 行駛之法略可不論然派往某處攻戰行駛亦有次序合於攻並合於守中途或奉令出戰改變為何等陣式俾合戰

機是行駛之法亦須講求也。以是銜尾或並肩陣如長蛇者甚不合於戰法。以驟欲召集一處頗費工夫。敵乘未集而來衝首尾即不能相救。況敵擊側旁礮彈可逆貫數船。又敵船來撞而船欲旋避亦難受撞必加猛也。律薩之役意船皆銜尾與船並肩以衝之。彼此未有損傷。意有數艘在危險位置幸轉舵而免嗣是船皆散布礮煙迷漫皆失陣之次序。奧提督別奏切克惟有麾令各船遇有灰色船即急撞與兵新募趨健異常。意將主意不定屢失機會。奧船否迭能麥克新衝意船三四艘至末一船黎意大利竟被撞沈。此將勇者勝也。人常謂練習水師先在小船學習不知大船行駛與小船絕異。大鐵甲兵輪旋行圓周又各不同。擡力又甚大。大者有五萬尺噸之重。如在大船慣經危險臨陣自有定見。若未能熟練則位置不整方向不合或慌急不自持。遇有真危險而即難避免矣。於搶攘驟懼之中而能好整以暇測量礮準。豈操練未熟之人所能為耶。況熟練慣戰者臨時尚不得十之六七而何論生手乎。有以銜尾並肩之法而略為改變一行分作兩行彼此各在空隙位置。此法國參差陣式。俄國亦然。互補其空可名為互助陣。銜尾互助陣較之單行固佳。然嫌其布排太闊。聚集為難。敵如攻其末後各船而前行之船不

及回救亦律薩之覆轍也。並肩互助陣較銜尾似勝近時亦尚用之。予謂更有好法可求。水師結方陣不論若干隊皆可以方陣行之。法水師提督興行此法。每一師敵特郎限以九艘為率。如第十四圖若船不止九艘則餘船可作他用。或作先鋒或令留後總不可混入方陣。此即銜尾並肩合為一者也。各師敵特郎齊心轉八陣引脫則銜尾之際即變為並肩如轉四陣引脫即變為斜角方向如策十五圖表明之也。予觀此陣行駛時最合以收縮不散不留輟處以示人相機調換陣式時九艘一同齊轉且有定旋周無參差失序之弊。若一羣水師行駛可合各師敵特郎為一拷勒姆成段而行。或一線成兩引或雁行成愛雪浪或成潑洛湯三角形如第十六十七圖。一羣水師旋向齊行惟有一陣式令並肩旋行如第三章所論同中心旋法甚合。若陣遙長則不能作同中心旋矣。以是並肩或銜尾之陣式長者人人皆以為不便。以長陣而欲旋向則惟有聽各船自主而統領不能為力矣。莫妙將一羣水師分作數師敵特郎編列為拷勒姆乃令旋行或向左或向右祇責成各師敵特郎之仙與官可也。仙與官格深而熟練之謂也此師敵特郎成銜尾式而換向也。由是改作並肩仍用磨心法而銜尾變成並肩也。俄國水師行駛甚簡易其

上海外灘 20 A



行也不換方向而直行惟愈遠磨心之船行必倍迅以次遞繞而磨心船行路獨少如第十八圖甲至乙成直線行船與乙線成斜度乙線與甲線所成之角即甲丙角之半也於是各船皆行至乙線各船頭仍在甲直線於是齊行轉旋四胖引脫船即到第二條乙線各船各依次序以定行駛之速率直行至丙皆成並肩此法船少者可以行駛如指若論一統水師則難齊整以旋角大也日後水師戰法必不以多為貴曩昔每羣戰船必三四十艘今則以十二艘為限若師帥特郎或不限此數水師船多呼應便不靈捷每一羣水師船多者不可過五師帥特郎或分作兩班調遣可各盡其技不相統同其距度與分攻合攻則由統帥主意也戰法所最要者排陣不令一股落單有一處受擊全軍可以援應或敵陣之面積闊而有疎略處或敵位置散漫不相呼應師帥可直搗之凡兩軍相攻有十分時無援應可以勝之若以多勝少無不摧殘敵見自己有摧殘之船即人人惴恐敵心一搖便可全勝行軍首要見識靈敏膽壯氣盛衆將士委心聽令而隊船務結構緊小各師帥特郎訓練純熟每歲夏秋間各羣鐵甲兵輪調集操演以一二月為率庶水師有恃也

第五章 籌畫與微驗不同

當謀畫時統領西名略曼先須明曉本水師船能如我指揮否倘或不能則號令皆不足恃以是水師務在訓練純熟應令如響斯即謂水師戰法兩軍行近彼此統領皆有成見海口業已封閉不可抽調他往並不可為人所誘擅離職守敵至則堅守以攔之彼如衝擊封口之船勢或不敵須設法誘令他往或斷封口敵船之接濟隨機應變兵不嫌詐也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法提督迭瑟勿俞援克特洛印度東南海口而意不欲戰英提督休史勇猛善戰守此海口時防法水師闖入迭瑟勿俞在海上偵日梭巡設法免戰至日暮乃潛師襲入海口已而英水師偷越而過遂令傷病士卒登岸復調兵補其缺克特洛亦得接濟次日駛出海口人咸謂迭瑟勿俞一身皆膽智勇過人於是布陣攻英之封口船英船檣桅繩索等為打盡幾得大勝正得手間而英法講和信至遂罷兵是役也法水師不及封口英軍之猛而竟以得所求知戰陣之勝負全恃乎將也一千七百五十六年英救密撓卡地中海島係西班牙屬情事與此相反英提督平統十號頭等兵輪氣吞前敵法提督葛里索尼封口水師勢寡不敵乃謹守不出并不為所誘終能久持而禦大敵此善守之效也兩軍相接勢難免戰然有不必果戰自來史册所載有相遇而不戰或略交鋒即

退保戰船即有戰仗大都轟衝封口船或圖接濟或發東

擊西羈縻之使不得他往固不必定出於猛戰者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是也水師大抵封口為多麥別乎斯之役

近於吐浪平之戰近於密撓卡喀不爾之軍近於裕乎相

脫大西洋海聖問興葡荷牙西闕潑蕩荷葡奈爾江塔來

發爾茄等處之師皆因封口而相攻欲衝入以接濟耳更

或襲運道或保糧儲或欲以遮蔽兵士登陸上船明知地

位不合勢實不得不然其戰也非彼此皆欲甘心以同在

洋面疑敵來攻遂致攻守互變本不定蓄意爭鬪也

不明以上情節見敵即擊船行八繩結彼此飛行穿貫而

過或重整相台兩相呆打斯得謂之水師戰事乎

戰船並肩排陣來攻我軍成雁行愛雪浪式見上或攻其

左一邊則其右邊戰船即不能來救待其至而已掃蕩之

矣攻其右者亦然潑洛湯照愛雪浪排法為防守

最好之陣式譬之極猛礮隊其火彈皆橫交向敵于謂此

愛雪浪陣不過為斜行之拷勒姆可由四勝引脫之方向

發礮也敵船如荷而來我以愛雪浪陣攻之無不全勝

此必先發乃足制人以士卒大都愚蠢無學問先發則

其膽尚臆壯並可擇其應機處而攻所未備先虛聲而後

以實搗之司警東擊西或由迷霧中襲之或於天欲曙

時乘其倦乘敵船汽爐火在息夜尚未大燃時猛擊之即

得矣子於十五圖已表明行船妙法若臨陣尙覺未緊

未實欲改潑洛湯愛雪浪亦甚易其愛雪浪之拷勒姆或

銜尾互助式或並肩互助式總不外潑洛湯隊法其餘他

陣式可攢而不用以其易衝散也凡打仗初一擊須擇敵

之輓弱處而力須加猛務掃除之則其餘心懣之敵無能

為役矣陣行貴緊峭前攻貴迅疾人謂前攻速率用中

數而調度變化須緩行俾不紊亂予意不然當衝前時就

總帥意見照速率中數業已行近必有一軍迅衝當是時

陣式整齊較迅衝為尤勝迨互相攻擊陣式必亂當用簡

明變陣號令以速為貴此時全恃戰船調變迅捷其成潑

洛湯式行須十二繩結挨次相衝必衝過而後已若潑洛

湯能加至十四繩結之速率則勝勢倍加凡操演純熟照

簡便調變法相機各依速率必不自相撞擊若船頭齊向

敵敵船受撞則更妙矣應免戰而能免則其本領固已

過人矣顧亦由經歷而來若才性警敏者謂一用心即得

非篤論也不用心固不可而用心尙未盡警敏妙用我英

水師將士皆著有警敏之能自來著名大將大都由耐苦

練鍊而能不然何以就大權成大勳也格致等務日新

月異而水師亦然船礮機器無一不新而心思材力仍未



之或改若以勝負聽之天命真是自誤之言與不學無術  
相等爲害最甚人不儆戒此二端則雖經鍊戎行無以引  
入勝境水師將士務宜於警敏經鍊著意加勉奇勳偉略  
萬衆仰瞻自來竭誠盡力之人即天亦爲助成之也

漢書卷之九十一


海軍調度要言卷三

英國水師魯脫能爾麥爾撰

慈谿舒高第 同譯  
海鹽鄭昌棧

水師輪船戰法

第一章 戰艦需用之煤

水師臨陣須用無煙之煤前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

一統水師會操各兵輪煙透毫不見有煙 戰時有濃煙

騰出兵輪各船彼此皆為所蔽喀曼特尹谿府發有暗號

旗即莫從瞭見臨陣果得無煙之燒物雖昂貴亦不惜欲

令眾將士眼目不昧也 提督與水師船通信之法今為

尤亟英法海峽中水師操練有能瞭見通信暗號有時竟

不能瞭見當戰陣間必移去叨潑軋命桅從船底桅上發

暗號人祇立於第一節桅頭西名欲船能副某限速率必

用最潔之章爾膏煤然我未曾見戰船行足速率而各船

不出濃煙者煙煤煙灰飛騰極濃定睛看時每傷人目且

不僅發暗號之旗船為所遮蔽即望暗號之船亦為煤煙

遮蔽 有將鍋爐後背一塊鐵板穿數小洞令空氣吹入

而火門或啓或閉所以限空氣納入之多寡得此空氣火

力愈熾汽亦愈足所有出煙通之化學物質亦復減少以

其多燒化也英國北邊煤與章爾膏煤合用亦未見烟果

盡無予以為臨陣各戰船能用無煙則戰船烟通可無烟  
矣焦煤祇其戰時需用尋常行駛不得妄費 焦煤體積  
大而輕船內無容積處祇可用章爾膏淨煤或謂風順烟  
向敵敵目可昧此非經歷之談敵為烟蔽烟必有空隙處  
敵從隙處窺我尤較明顯而我反不能察敵風順何裨焉

第二章 戰陣暗號書西名

在敵陣前行駛各軍必頓須明瞭行法故用暗號有三端

一暗號須極簡便二各記號必屬到明顯三各兵弁操演

純熟 戰法常改變船改變行駛改變暗號亦改變日後

暗號書當一律更新 水師行駛規條調遣變陣章程彙

錄一冊有目錄可檢今所行暗號書初次當差者每漫無

查檢即如何時排繫一節查總訓總書五十五頁第二款

謂一暗號出令水師船行何陣式各隊旂官或甲必頓應

即速至某地位其未得令之前船須就排繫陣式七十一

頁第四款謂奉令調遣船須照本來排繫陣式或排寬陣

式而行候有令改變則改變之七十七頁第三款謂暗號

令排陣總須排繫陣若寬陣則當有排寬之令也此三說

散見於各頁一時礙難查檢以是暗號須編彙歸類也

規條既明暗號亦須改易兵輪初次演習獨船行何等速

率應若干時刻復借同三艘行駛將速率時刻紀錄列表

統領發令調遣行駛應三艘同駛或一船獨駛號令務有分別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英法海峽水師暗號書附入以上暗號合三艘成一隊弗拉盈游擊之師常師敵特郎飛行援應者合數隊亦用是法頗合 現將重修暗號書並目錄成陣以成者有十三暗號其一為單舸銜尾拷勒姆隊成段之二為迭肥陳變成銜尾分段拷勒姆此兩暗號仍可用其三並肩排陣之暗號今不甚用暫且留之其四小迭肥陳之銜尾拷勒姆可刪去其五從提督所欲行之方向陣式暗號頗合潑洛湯愛雪浪陣法其六結末五條暗號調度潑洛湯陣最簡便合用

第三章 海面各軍水師船會戰通信法

由提督處通號令現有二法可以直到各帶領甲必頓一常用旂號通信如能免礙煙及煙通之煙則固善矣一用號標西名瑟密福或用各式鐵桿或用球升降水師現尚用之各兵船皆備有小號標平時習演皆可從容若會戰紛攘之交能整暇相將則又善矣 戰船奉派出洋在船塢內先須裝號標轉柄通至下艙俾管理者有保護有用鐵壁細孔中可瞭望敵軍裝通管可通至船主處各船向敵以號標通訊極有用彼此問答在指顧間也提督已近敵而敵或忽改位置提督復改號令即以號標傳信 號標之分枝須加籠

加長其柄易於轉旋升降枝兩邊分兩適均不令偏重號標位置須眾船易於瞭見用長鐵線通至號標分枝入即在艙下料理專其職司勿以他事分勞號標分枝定而不動敵亦不能擊中飛件偶有打著亦難得之事他小零件亦不能保其無恙也 發暗號接暗號須熟諳並號標皆晝間用之若黑夜則用閃光燈燈外有套所以示暗號英有船館令幼童學習習成發往兵船幼童頗為靈敏水師無專訓洋面暗號調遣法以是兵弁不甚了了僅恃幼童為之慮或有乘迂彼兵官等皆須明曉設一訓教簡法處令水師眾皆聽講如聽發砲簡法 總之簡便為水師第一義拷勒姆一式儘可刪去茲令習法記陳銜尾迭肥陳並肩及斜角陣式單舸銜尾等簡明易曉凡考兵弁升補魯脫能職司者往往以名目繁多致增錯誤

第四章 英國水師戰船砲陣派法

前論無烟之燒物及調遣總訓練書晝夜通信書皆改新法便用茲論水師之船應如何式樣可以收撞敵之全力鐵甲砲雷亦是受其益於眾鐵甲兵輪內擇其最合用者而定為一定章程並須有一定本領乃可派至某處遇有急難令可稱職英國國家體面全寄於彼也 造船大略一能有大速率並容積煤勸二船身周圍鐵板須厚能做夾

層船底尤妙三船能轉靈捷為行陣最要之務四洋面各色天氣無論如何危險能站立得住且能多載糧食足支一二年六重鐵甲足禦極猛之砲彈以上製造船艘成師後深可倚重令排陣以臨頭敵其次較差之船令附次層擇足速率足撞力之船作為潑洛湯之第四艘以助戰並為巡探差遣之用頭敵之船長短一律旋轉速率皆同即調派前往或中途有變改陣式亦可同時齊到如彌拳叻阿鎮科撓香亭蘭三船船身太長旋轉不靈祇可作次層用或令防守船大易受撞擊並不能避水雷於戰陣不甚合用英水師船最合羣戰為頭敵者如下表

名船	位砲	數噸	數匹力馬
斯德倫	一四	六〇三四	四〇三二
方洛海	一五	七五五一	七五二一
哥羅佛特	用砲	九一八八	五六〇〇
脫克海	一八	六七一三	三二五六
海軍知事	一四	八六七七	八五二九
中法文	一四	三〇三四	四八三二
克西伊	一四	六〇三四	四二六八
特承克	一八	七八四二	六〇六四
羅特特	一八	七八四二	六七〇六
克特	七	八三二二	七八四二
霍爾	四	一〇八八六	七〇〇〇
羅特	四	九一八八	五六〇〇
斯利	一	六一九〇	三三四七
香爾	一	九二八六	八六二九
海軍地位	一四	六六三三	四九一三
富恩來	一四	六六三三	四八〇〇
脫恩	一八	六七一三	三五六〇
脫恩	一四	六〇三四	五三一二

以上十八艘洋面行駛合度會戰俱宜如一齊攻擊其鋒不可當又前次稱頭等戰船有九艘今尚可用列表如下

名船	位砲	數噸	數匹力馬
斯德倫	二六	六六四四	五七二二
哥羅佛特	二八	九一三七	五七二二
脫克海	二二	九一三七	五七二二
克西伊	二四	六三六六	三七〇四
羅特特	二四	六八三二	四二三四
克特	一四	六〇七〇	三三三六
霍爾	一四	六〇七〇	三三三六
羅特	一四	六〇七〇	三三三六
斯利	一	六一九〇	三三四七
香爾	一	九二八六	八六二九
海軍地位	一四	六六三三	四九一三
富恩來	一四	六六三三	四八〇〇
脫恩	一八	六七一三	三五六〇
脫恩	一四	六〇三四	五三一二

此九艘可自成一師誠特郎或另附他式船三艘以為潑洛湯

湯合十二艘可另樹一幟常於水師內抽出似此戰船作為誘敵之用或別調遣其速率足以跟追總水師巡洋無須幫同接仗茲論第三等小師誠特郎如下表

名船	位砲	數噸	數匹力馬
斯德倫	八	三七八七	三五八一
脫克海	一〇	三三三二	一七七三
羅特特	一	三三九四	四八〇三
羅特	四	一七四一	一〇四二
斯德倫	四	一三五〇	六〇九二
羅特	四	三九〇五	二一二八
羅特	四	三三三六	一六二五
羅特	四	三三三六	一六六〇
羅特	五	五〇八〇	二四三六
羅特	四	三三三六	一六二五
羅特	三	四〇一〇	三四九七
羅特	二	四八四〇	二八六八

此十二艘亦頗利於海戰如在洋面遇各等大風浪能站立得住於水師大羣極有益以上三班水師戰艦有差遣快船為用防海口最合

我謂行陣速率水師須一律整齊極少以十八艘為頭敵或再各隊附一艘以為潑洛湯第四艘亦可此附船不必多備軍械僅作接濟救生通信之用所最要者轉旋迅疾撞頭堅牢其詳見後

第五章 海面總水師戰術調度法

納波崙第一云戰勝之法准有聚攻以大擊小以衆擊寡務在破之而已 於一處調集兵衆力多於敵雖在艱險難入之地而能采入其阻是即大將作用我英之名將內爾生常以此得勝納波崙第一橫行天下無與比敵亦不外此彼勝算多多未嘗明言每於史冊中窺見其要領日後戰事無論如何仍須於舊法中得其新意也 應如何聚集戰船如何調遣布陣總以專力併銳爲務假如我有戰船十二艘敵船與我相埒務設法以十二艘攻其一艘或誘敵或乘機得陸續破之以聚攻散以專制分無有不得手者倘敵或不爲我誘而勢均力敵勝負未可議也向以單舸爲尤納脫今以二艘四艘爲一尤納子子以爲莫妙合三艘爲尤納子即一擱羅潑水師以擱羅潑爲起數不曰若干艘而曰若干擱羅潑至若以三艘爲一擱羅潑或用二艘四艘爲一擱羅潑則任提督之便可也總暗號書之擱羅潑有一定艘數使衆共曉如祇有二艘則其第二艘須在第一艘之左或右四胖引脫處使敵火不相害大抵水師小股不論銜尾並肩須照擱羅潑排隊爲妙否則船首尾之礙不免有礙也 以二艘爲一擱羅潑者第二艘在第一艘後角斜線上彼此發礮不相妨

礙二艘相距兩艘許若旋行換向轉十六胖引脫行回原路則第二艘作爲領隊其行法照第二或第一暗號而行 水師船衆多者以三艘爲一擱羅潑第二艘在第一艘之左後角斜線或右後角斜線即四胖引脫地步距度以兩艘爲率第三艘在第二艘之右後角或左後角四胖引脫地步距度須三艘是第三艘在第一艘之右後角或左後角之七胖引脫地步當在英法海峽試演第三艘與第二艘方向距度皆同改道轉向三艘不營一艘調遣之號令既便而三艘同時發礮船頭船尾船旁各不相妨子於水師諗之熟矣將來調遣之方每擱羅潑以三艘爲合有時每擱羅潑復添一艘爲第四艘在第三艘之左後角或右後角距二艘許此第四艘礮火與本隊船各礮彼此不相妨礙調度亦覺簡易如排愛雪浪陣第二擱羅潑須更後於第一擱羅潑挨次加長則各礮火皆無相害論者或以陣式過長爲嫌然各第四艘另成擱羅潑則依次排列陣亦不見短也第四艘之添與不添仍聽統領號令爲之擱羅潑船數既定統領升旗放令成擱羅潑各戰船即照定數合隊直至統領下旗收令而散各擱羅潑領隊船管帶在本隊有全權各船隨同領船以成陣若一大羣水師皆成擱羅潑則第二艘地步與他擱羅潑第二艘地步

相合猶之第一艘地步與各第一艘地步皆相合也各領隊船與先鋒掛羅濺之領船行駛方向距度均合 水師照此布陣船旁船首尾各礮一時齊燃即見得力之所在今戰船考求撞頭撞法並欲免敵撞之法應用何等陣式掛羅濺三船領隊一船在前左右後角各一船第二艘距領隊船兩纜第三艘距領隊船三纜半凡領隊船欲撞駛來之敵船則本船行線須轉出第二第三艘船頭行線而後可以撞敵否則受反本隊後船撞矣敵來撞我敵亦有跟從戰船相助否則亦為我第二第三艘撞矣彼一撞而過或撞空而前行須趕過我他隊船頭行線乃得免也敵果衝過第二三艘行線提督可令第四艘趕前撞之必可得力凡第三四艘旋向速率須加快為要船作撞用全賴旋轉靈捷其操演精熟者立刻可旋九十度如是乃能得所求也陣前轟礮燃槍時擾敵人使敵不得窺我作用乘機可撞敵船予謂掛羅濺成隊式為撞敵之妙法亦最易於免敵撞也 水雷欲於大戰中得力全恃放水雷器具裝配靈便將來水雷必大用水雷有二要一應如何施放得力一免敵雷攻去 以水雷為攻戰之具莫妙於哈阜拖水雷便脫海特魚雷子以為頭等大兵船須設法阻避水雷為第一務而以水雷攻人為次頭等大船各後角

或帶哈阜水雷乘便利機會將水雷放下令入敵船底須用電線燃發不宜用銅帽刺發亦必看準必中乃發海戰之功在於善用大礮以掃敵氣敵船近則利用撞頭各戰船尤須整守陣式勿自亂次序為要大船施放水雷有不妥者即以小輪船施放亦便各大戰船後兩角必帶小輪船二艘以備水雷之用水雷小輪船速率須加倍務一分時行十二繩結以上每班鐵甲十八艘有三十六小輪船當紛擾之時乘機放雷敵人以免撞免礮為急不遑顧及水雷船水雷即可得力而小輪船低矮靈捷無十分危險也 設大兵船後角拖帶水雷不便於展施則船後可拖二百噸至四百噸重之吞特小輪船吞特小輪船當差之船行駛迅疾轉旋靈便可專放水雷船頭有放雷之管並拖水雷魚雷船須近本隊戰船避讓大船礮路並無阻礙大船行駛遇敵船至以水雷阻之或衝前以擾之凡有傷損之船可即拖回並救援翻溺之人 此種小輪船帶有密脫爾攸斯攸斯即機器連珠礮出法國以防敵人舳板船唇下並舵柄裝有快刀遇敵雷拖繩繞過立可割斷小礮可近擊敵雷船須留意輪葉勿為敵損並備梗阻敵船螺輪之具 兩小輪船合拖一哈阜水雷敵船前來兩小輪船分道而馳使水雷就敵船敵如見而旋避則其船旁面積橫露大兵



船可乘機撞之爭戰愈急則機會愈多小輪船可以得手  
 是在管帶之膽壯奮勇也 每一船羅潑有頭等兵輪三  
 艘每一兵輪有一吞特小輪船兩隻又各有水雷船計  
 大小船十二艘吞特無事附於兵輪後以省煤 每隊即  
 羅船數定後乃審敵以定陣式 各班水師未出戰之前  
 會集計事俾眾將士循照所定章程船編號數分股分隊  
 各自認清擇老成資格深者派緊要位置統領或別有差  
 遣亦可 逐隊派出後跟隨之吞特船旂號與本隊大兵  
 輪一色行駛亦同倘一船羅潑合用一吞特旂號固照本  
 隊與各吞特同差則升本吞特號旂布陣悉依次序調操  
 各陣不相混亂或奉委巡探見敵即報 白晝決不為敵  
 所襲速率與敵船等者可與敵見敵船有若干行何陣  
 式方向迅即通報敵行既近則須就近本統領旂船迨統  
 領瞭見敵陣無庸再報 本隊各船向敵面積以枳為貴  
 水師以四船羅潑為一班開戰後各隊將官督戰於本隊  
 即有全權船分左右行第二艘在領隊船左或右後角領  
 隊船在旂船左或右後角可收夾攻之效 如是陣式收  
 縮亦易敵有單弱處可合攻之令汽機馬力留其有餘而  
 鈍銳之船速率必相及會議必擇一適中之處調集水師  
 尅期齊到而船必倍敵暗號書調遣羅潑旂號欲以改

變陣式亦易 水師學問首在善謀暗號書熟應令如響  
 大小水師分股分隊同時操演尤宜精熟治眾如治寡此  
 勝算之本也

海軍調度要言終

第一頁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英法海峽水師合操

一  
陳肥迭兩作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陳肥迭三作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八

三  
陳肥迭小四作

十  
十一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四  
陳肥迭小六作

十  
十一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五  
陳肥迭五作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五

九  
十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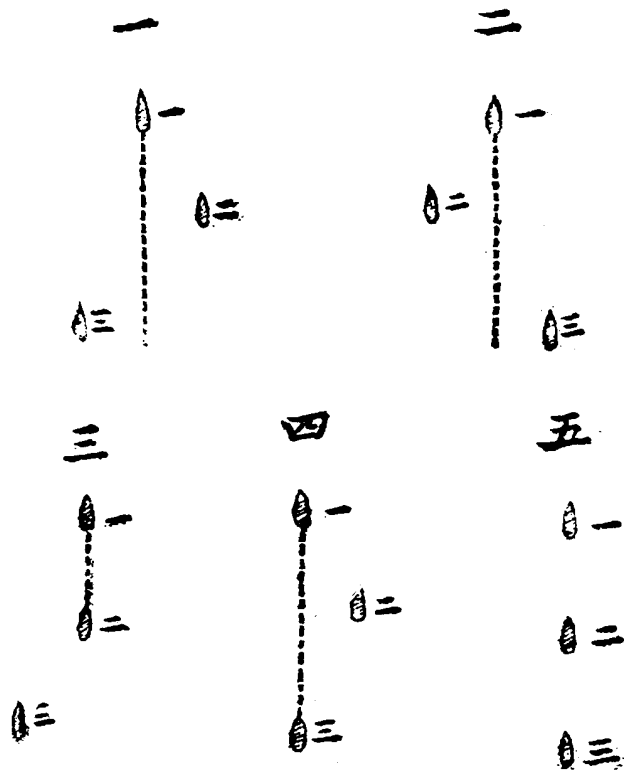
十三  
十四  
八

一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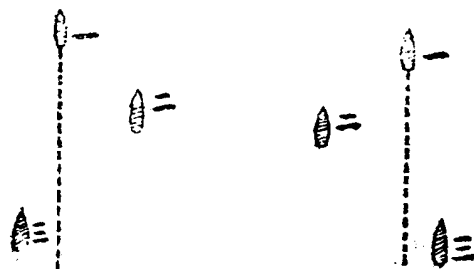
頁二第

法陣隊小  
纜繩四合寸每

一半。一 二 三 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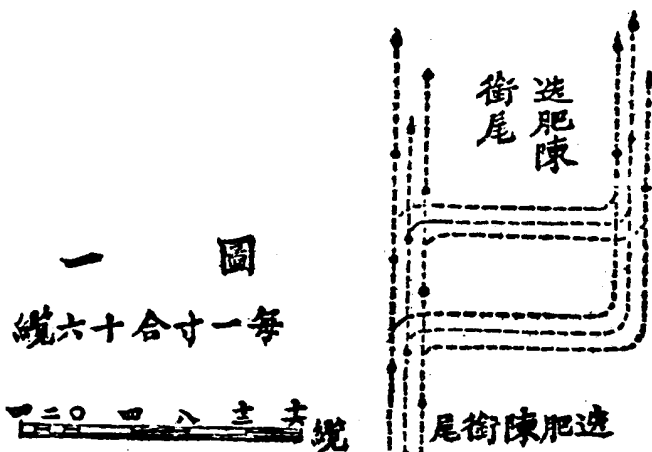


六 式陣隊小映水法英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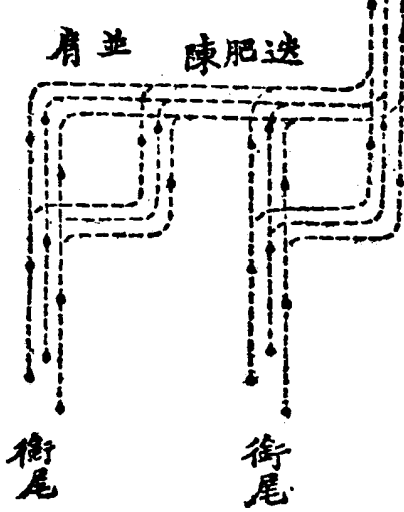
第三頁

船行時不變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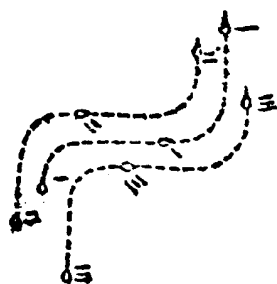


一 圖  
每寸合一十六

二〇四八主



二 圖  
小隊船旋行法  
每寸合一十  
二一〇二四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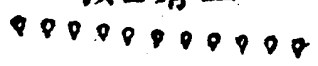


第四頁

各陣變化相聞式樣

每十合六十纜  
纜六 十合 十每  
四 八 十 十 纜

一  
並肩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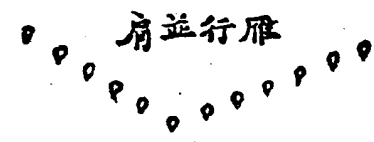


二  
街尾



三

雁行並肩



成隊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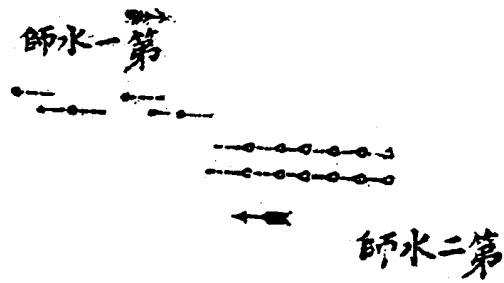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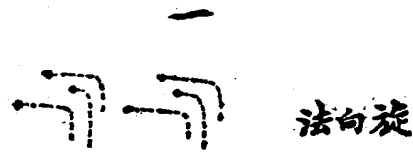
並肩雙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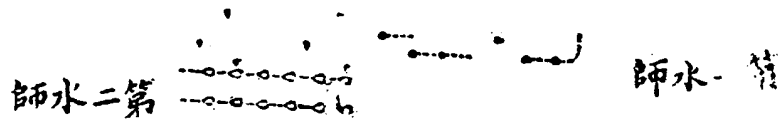
成隊雙排

第五頁

陣命拷師水二第攻隊成師水一第  
纜二距相船各



二  
法敵攻船左師水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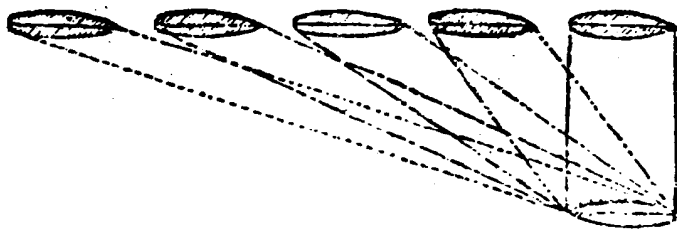
纜繩六十合寸每

四二五 四八三 去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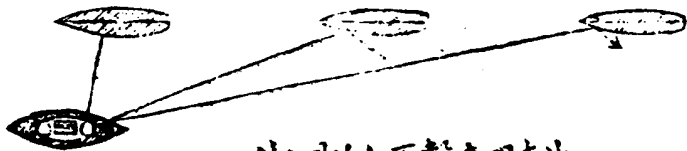
第六頁

船礮攻法

敵船銜尾過旁攻法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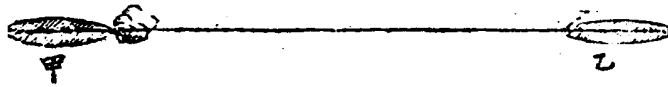


二 塔船擊眾法



此表明遠擊不如近攻之利

三 船頭開礮情形 相和距四百碼



分一時距三十碼  
第一船開礮



乙船以可撞甲船

每寸合二碼百  
百甲。百言 言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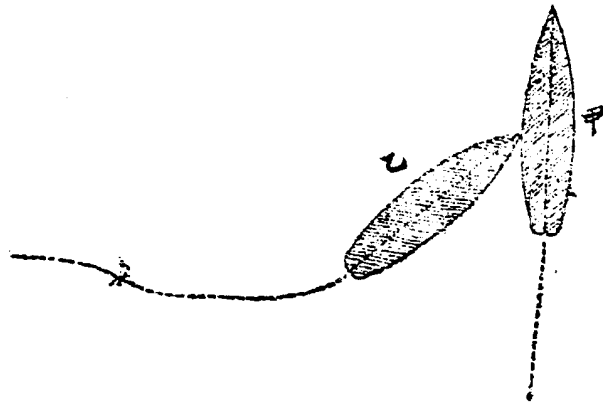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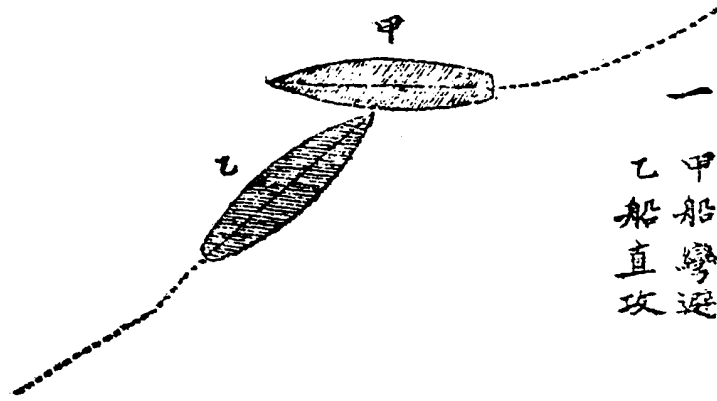


第七頁

船撞法

每寸合一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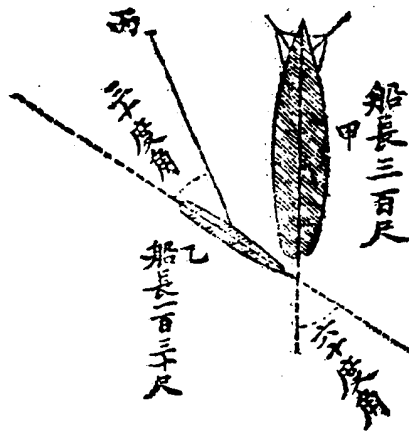
百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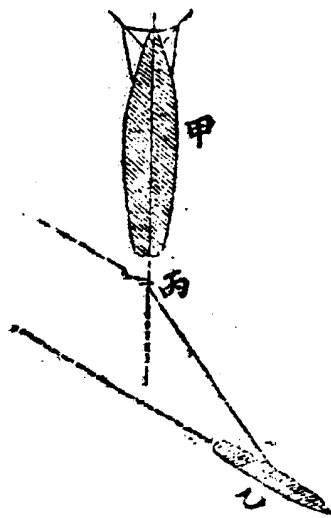
第八頁

水雷船斜過敵船尾令水雷攻之

一  
甲 行十繩結時被攻  
乙 行十六繩結  
丙 哈阜水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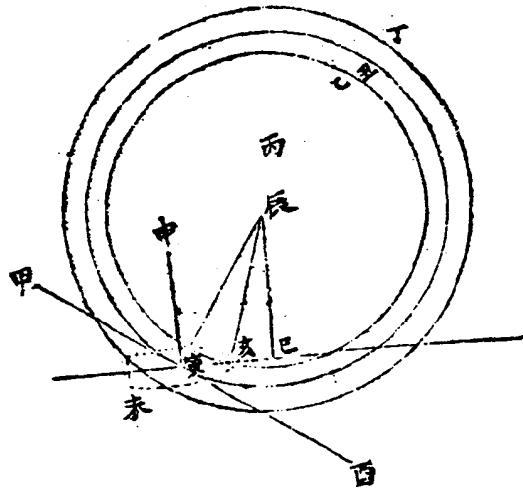


二  
緩十秒時情形  
甲船已行過一百八十尺  
乙已行過二百九十尺  
丙水雷落敵船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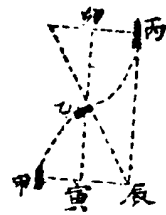


每寸合一碼  
每百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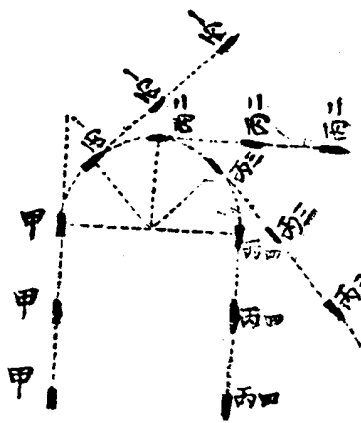
圖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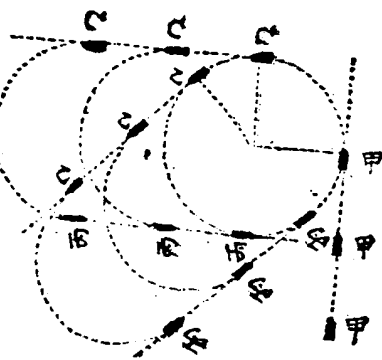
圖二第



圖三第  
法一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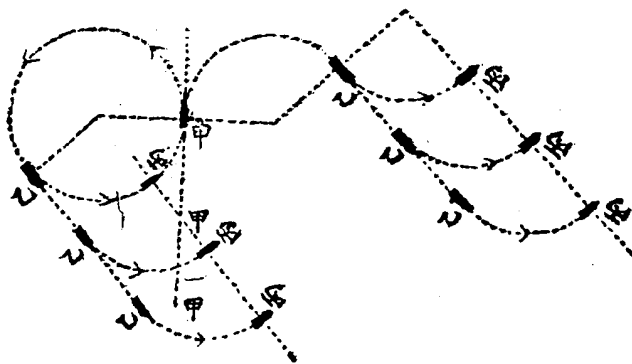


圖四第  
法一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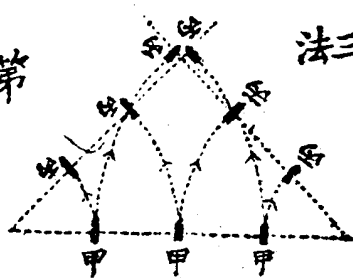
# 圖五第

法二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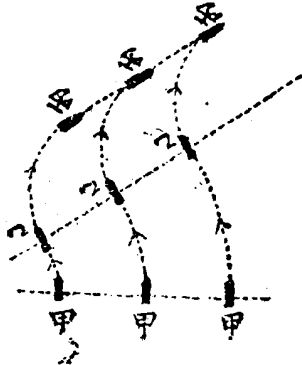
# 圖六第

法三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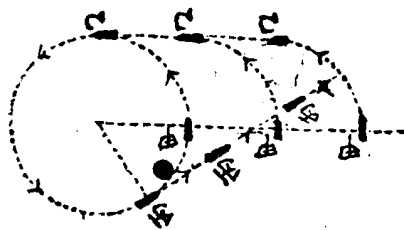


# 圖七第

甲法四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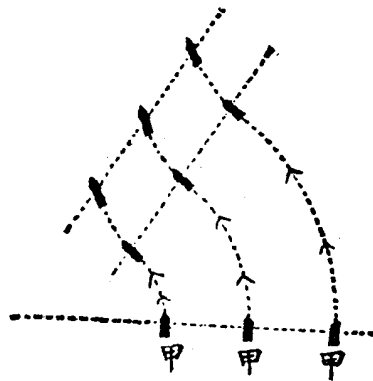


乙法四向方行轉船隊圖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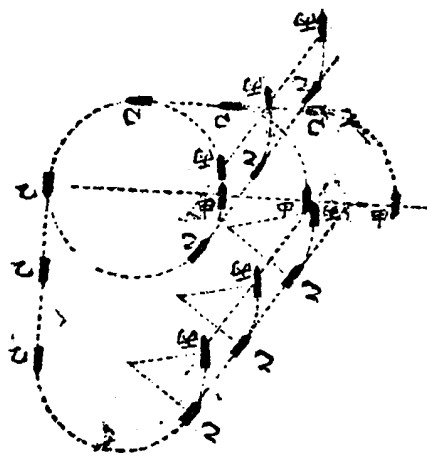


圖九第

甲法五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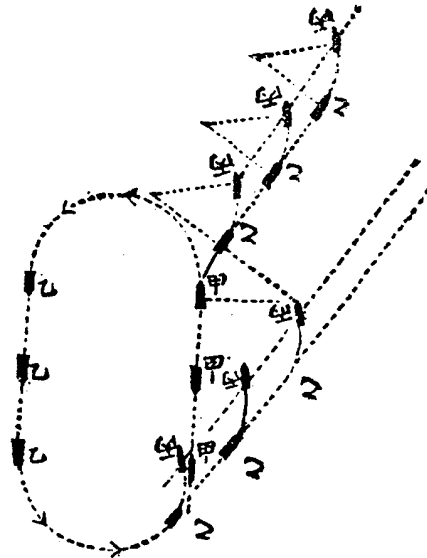


乙法五向方行轉船隊圖九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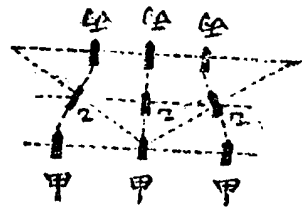
圖十第

法六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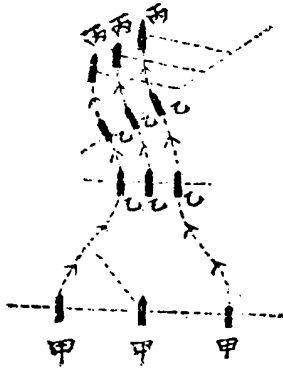


圖一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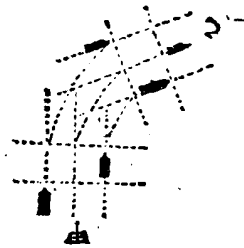
法七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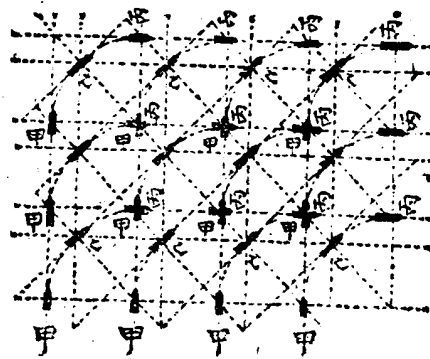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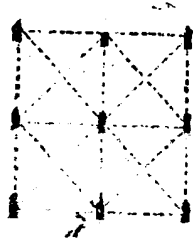
圖二十第  
法十向方行轉船隊



圖三十第  
式陣湯洛澄成船隊甲  
右向脫引胖六旋湯洛澄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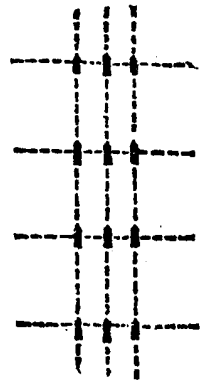


圖四十第  
陣方師水  
丙如並船隊尾銜船羣則脫引胖八轉齊序循船羣此  
乙如角斜尾銜船隊角斜肩並皆船羣則脫引胖四轉船各如  
甲如尾銜船隊肩並船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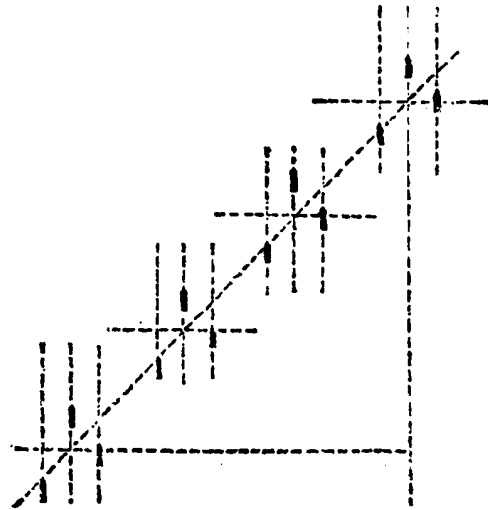
圖六十第

式姆勒拷隊緊



圖七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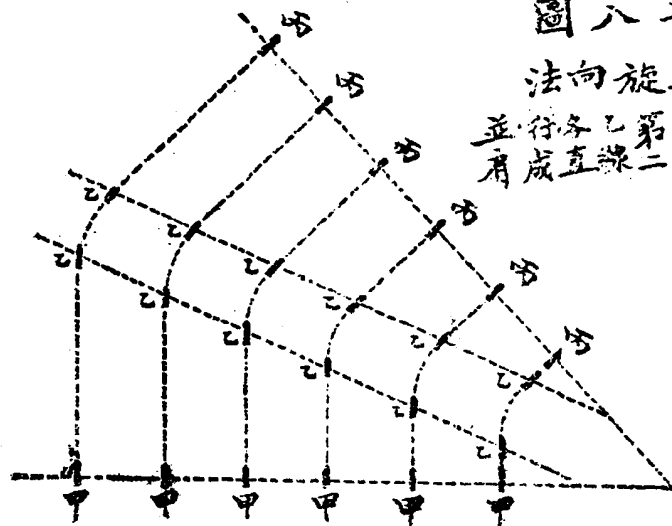
式浪雪愛成湯洛溪



圖八十第

法向旋船肩並

並行各乙第脫胖轉乙行先  
肩成直線二到引四線到直







輪  
船  
布  
陣



輪船布陣目錄

卷首

論獨行一圓線

論連行諸圓線

論多船成列繞行

論觸撞敵船

卷一

總理

卷二

總法

卷三

分羣

卷四

速旗

卷五

名目解釋

卷六

正陣八種

卷七

斜陣又名列方陣

輪船存陣 卷首

卷八

銳陣

卷九

魚貫陣改方向與分陣便法

卷十

改方向

卷十一

換列反列

卷十二

增減相距

卷附

布陣全圖

輪船布陣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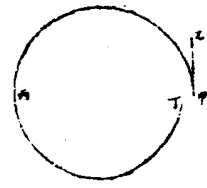
英國賈密倫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一章論獨行一圓線

輪船換舵之後船行之路略合正圓可假設為正圓用之

甲為船原在之點乙為船首之方向甲丙丁為換舵後



船繞行之曲線丁為船所止之點船至此點方向必仍與甲乙平行且與甲點相距不遠幾若相合所以船行之路可假設為正圓線

船換舵之後即不行直線而起行圓線其所行之圓線必

切原行之直線所以船行之全路必為圓線與切線

船行圓線之大小與換舵之斜度有比

多船同行其定率圓線當依最笨最慢之船所能行之最

小圓線

一船獨行其定率圓線當依船行各速率所能得之最小

圓線

螺輪船之螺輪有推船尾向左或向右之力故左右兩邊

換舵之斜度相等繞行之圓線不相等

螺輪下半所動之水密於上半所動之水下半輪橫推之

力大於上半輪因此而船尾必偏左或右也持舵久正船亦自行圓線其徑之大小依船入水之深淺又船形之不準及橫桅直桅受風力偏重等亦能使兩邊行之圓線大小不等

欲船行左右兩邊之圓線相等必補救其差須將其船行駛多時精心考察始能知其差之數也

求船繞行全圓線海里數之法

一小時與繞行全圓線歷時比若一小時能行海里數與繞行全圓線海里數比設船一小時能行十二海里繞行全圓線歷時七分五十秒則有式

全圓線歷時七分五十秒則有式

即 即 即繞行全圓線為一海里五六等於三百二

十四碼八以三百六十約之得一度弧線之長為八十九

碼八然此尚是略數因換舵之後舵生阻力船速必稍減

惟繞行若干度之弧與全圓線相比則必計其減速之數

因所歷之時與所行之路恆有比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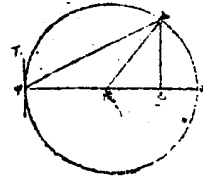
欲知船已行圓線之若干度必觀羅盤惟可不計地差因

計地差則須推算倉猝間易致差誤所用之羅盤必極靈

者否則不準

設有船換舵之後已知其繞行圓線若干度求船到之處  
離換舵處之直相距又離換舵處之平行相距又離換舵  
處之正交相距又船之方向

甲乙為船已行之圓線甲為船初換舵之點乙為船到  
之點甲丁為直線原路之方向戊為  
圓線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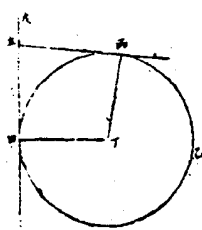


求甲乙直線之長乙己直線之長甲己直線之長丁甲  
乙角之度

作甲戊半徑線引長之過圓線於丙自乙點作甲丙之  
正交線乙己又自乙點作半徑線乙戊

甲戊等於乙戊故乙甲戊等於甲乙戊又乙甲戊加甲  
乙戊等於二乙甲戊又二乙甲戊等於一百八十度減  
甲戊乙故乙甲戊或甲乙戊皆等於九十度減甲戊乙  
之半故丁甲戊等於九十度因甲丁為甲乙丙圓線在  
甲點之切線又丁甲乙加九十度減甲戊乙之半等於  
九十度故丁甲乙等於甲戊乙之半  
已知三角形之二邊甲戊與乙戊並一角甲戊乙即可

求得甲乙邊再以二約其甲戊乙角即丁甲乙角  
已知甲乙己三角形之甲乙邊並所對之角乙己甲為  
九十度即可求得乙己與甲己二邊即正交相距與平  
行相距也此因乙己甲與丁甲己俱是正角所以乙己  
為丁甲之平行線又丁甲為甲乙丙圓線甲點之切線  
甲己為半徑引長之線所以甲己為甲丁之正交線  
船到之處在原路之或左或右依換舵之或左或右船所  
到處之方向與原方向角之較即繞行圓線之弧度  
甲乙丙為船繞行之圓線甲為船初換舵之點丙為船  
到之點丁為圓線之心



證船在二處方向相較之角度等於丙甲弧心角之度  
作甲丁與丙丁二半徑自甲丙二點各作圓線之切線  
相遇於辛此二切線即船在甲丙二點之方向  
直線形之諸角相和之度數加三百六十度等於邊數  
乘一百八十度所以辛丙丁甲形之邊數乘一百八十  
度得七百二十度減三百六十度餘三百六十度即辛



丙丁甲形諸角和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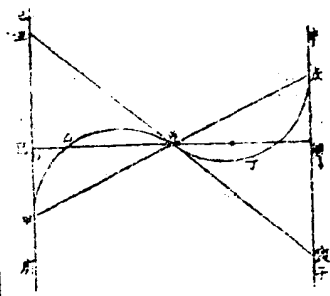
辛丙丁甲形內有二正角此二正角之腰為切線與半徑線故丙丁甲等於一百八十度減甲辛丙而戊辛丙等於甲丁丙即船在甲丙二處方向之較角等於弧之心角也

二章論連行諸圓線

輪船已行圓線而反換其舵使船行同式相反之圓線

甲乙丙為船先繞行之圓線丙丁戊為反換之後繞行同式相反之圓線船至戊點其方向與在甲點之方向平行甲戊相距為甲丙相距之二倍

證船在甲戊二點之方向已庚與辛子平行



作甲丙戊線為二弧之通弦作已庚辛子丑子三線為圓線在甲戊丙三點之切線丑子即船在第二弧初時之方向辛子即船在第二弧末時之方向

已知己丑丙角等於甲乙丙弧之心角丙寅子角等於丙丁戊弧之心角丙丁戊弧之心角亦等於甲乙丙弧之心角故己丑寅角亦等於丑寅子角此二角既相等

且為內相對角故辛子與己庚二線必平行

丙丁戊弧與甲乙丙弧同式而心角相等故丙戊通弦即丙與戊相距等於甲丙通弦又卯戊丙角等於己甲丙角

自丙點作辛寅之正交線己卯因辛子與己庚平行故甲己卯角與戊卯己角必相等所以甲己丙形與戊丙卯形其相配之三角三邊各相等

己丙及卯丙為丙至甲至戊之正交相距而相等其全正交相距己卯必等於己丙之二倍

己甲及卯戊為丙至甲至戊之平行相距而相等其全平行相距必等於己甲加卯戊亦等於己甲之二倍

己卯為直線故己丙戊角加戊丙卯角等於一百八十九度己丙甲角加甲丙卯角亦等於一百八十九度

己丙甲角等於戊丙卯角故己丙戊角加己丙甲角等於一百八十度故甲丙戊為直線

是以丙至甲或至戊其方向相同而甲丙等於戊丙故甲戊等於甲丙之二倍

可知船行第一弧之後反換其舵再行同式相反之第二弧行末時其方向與第一弧初時之方向平行其直相距平行相距正交相距俱為行至第一弧末時之二倍

船行至第二弧之末時不改換其舵再行同式相等之第三弧至末時而反誤其舵再行同式相反之第四弧則全路為前圖之二倍其正交相距彼此相消船可仍歸原路之直線與第一弧初時之直相距等於第一弧初末二點平行相距之四倍

多船魚貫而行可用此法或加或減其相距而不必改行速

欲加各船之相距則前船行直線後諸船依法行圓線配所欲加之相距其第二船與第一船所加之相距等於所行圓線之全長減第一弧初末二點平行相距之四倍第三船與第二船之相距等於第二船所行圓線全長之較或加或減其第二船第一弧初末二點平行相距四倍之較第二船第一弧之平行相距大者則加之小者則減之再後諸船同法推之

欲減各船之相距法與右相反後船行直線前諸船行圓線船愈前者行之圓線愈大

圓線之半徑為一平行相距等於正矢  
 多船雁行而行欲或加或減其相距可以諸船同行第一弧第二弧已行二弧而尚未足可再反換舵而行同式相反之第三弧再反換而行同式相反之第四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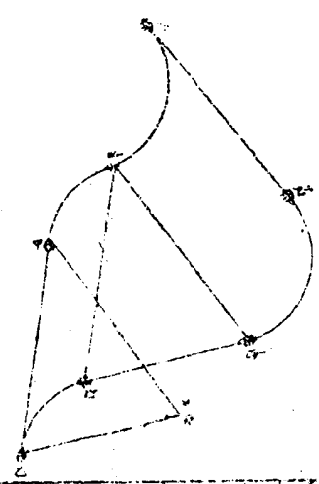
各船或加或減之相距等於各弧初末二點全正交相距之較

圓線之半徑為一正交相距等於正弦  
 船行相反之二弧而一長一短者方向之差為一弧心角之較

三章論多船成列繞行

多船成列繞行必有定點為心此定點為魚貫之首船或未船雁行之右船或左船或中船或陣外之某點

甲乙為魚貫之首末二船以首船甲為定點使其後諸船往右而改其魚貫之方向至與原魚貫方向成四角



之角其魚貫之長不

其改方向必合於甲乙丙三邊形其二腰為魚貫之長其底為最後之船所行之直線其頂角為所改方向之角改魚貫之方向必行二弧在此三邊形之外船行雖與此有微差然可不計

改變魚貫之方向得四向之角若能使乙船橫行至丙固是甚善惟因船不能橫行故必請船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乙丙線平行而行列之方向與甲乙線平行

甲角為四向故甲角加丙角必為十向丙角等於乙角故乙角必等於六向故諸船必繞行六向之弧而至甲乙其甲乙線與甲乙線相等而平行因其端之二弧相等而平行故也

全圖線分為三十二向

諸船至此俱換正其舵甲船不行餘諸船依次直行至新方向線與原方向線成四向之角停而待乙船到丙即升旗而使諸船同時繞行十向之弧則至甲乙線而仍與甲丙線平行再可換正其舵而直行矣

丙角為六向欲船之方向與甲丙平行必繞行丙角之外角為十六向減六向所餘十向即當繞行之弧也船繞行之弧不為十向而或長或短則能成別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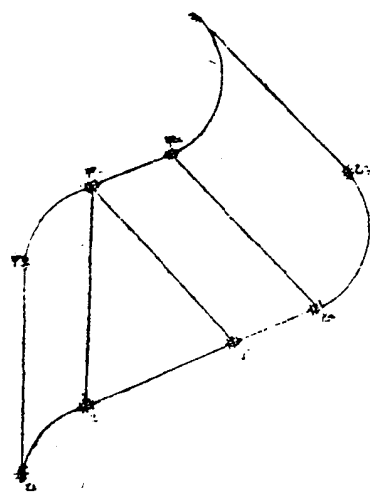
繞行二向之弧或十八向之弧則成雁行繞行二十六向之弧或向對面行六向之弧俱成魚貫惟諸船之次序各相反又向對面繞行十四向之弧或三十向之弧俱成雁行又向對面繞行二十二向之弧亦成魚貫而次序不改可知向對面行弧之向數為正面行弧之餘數即全周三十二向之餘數也

準前諸法第一弧之心角必等於三邊形之底角第二弧之心角若為第一弧心角之餘角則仍成魚貫而次序不改或向對面成第二弧而心角等於三邊形之底角則亦成魚貫而次序相反

已行第一弧而直行之時甲船亦須緩行故其行列必平行前移與前圖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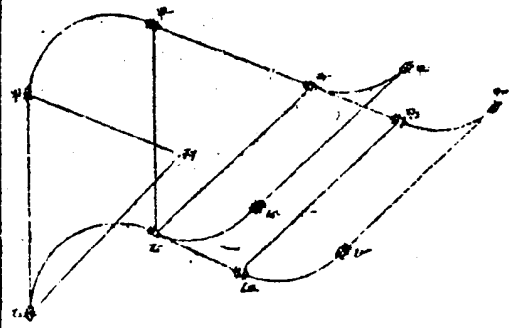
甲船緩行甲甲路乙船速行乙乙路等於三邊形之底加甲甲其差者即甲船緩行之路甲甲也

後圖之虛線即所差之數然實無幾圖內作甚大欲其易明也



諸船於行直線之時不行直線而依次行大小弧線其行速與弧之大小相配雖亦可成惟費時多而難整齊設甲乙仍為魚貫之首末二船以末船乙為定點使其前

邊諸船往右改其魚貫之方向  
至與原魚貫方向成四向之角  
其魚貫之長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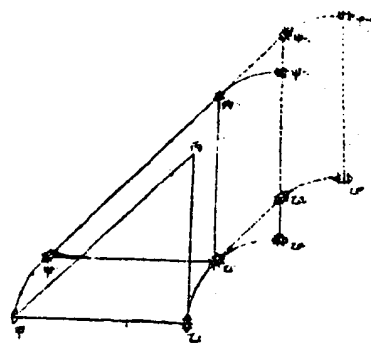
其法與前相反諸船繞行第一弧之心角等於甲乙丙  
三邊形底角之外角第二弧之心角等於三邊形之底  
角則仍為魚貫其次序不改若向對面成第二弧而其  
心角等於三邊形之頂角亦成魚貫其次序相反餘類  
推

雁行而欲改其行列之方向可先同時繞行八向成魚貫  
再用前法改之

以左船或右船為定點向前繞行其法同於魚貫惟第一  
弧之心角等於三邊形底角之餘角  
以左船或右船為定點向後繞行而第一弧向動點之邊  
其法使船方向與三邊形之底平行必等於半周加頂

角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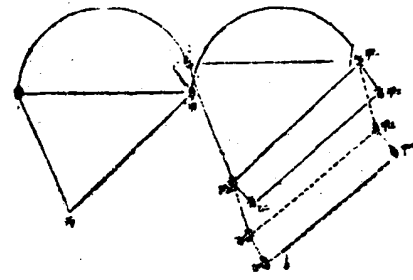
以左船或右船為定點向後繞行而第一弧向定點之邊  
甲乙為雁行之左右二船以右船乙為定點使左邊向  
右改其雁行之方向至與原  
雁行之方向成八向之角



其法亦須繞行二弧而成之第一弧之心角等於甲角  
之餘角甲角等於丙角乙角等於八向故甲角等於四  
向四向與八向相較餘四向即第一弧之心角也  
諸船同時繞行四向而至甲乙即換正其舵乙船緩行  
甲船速行已至甲乙線即升旗作號諸船即同時繞行  
第二弧與第一弧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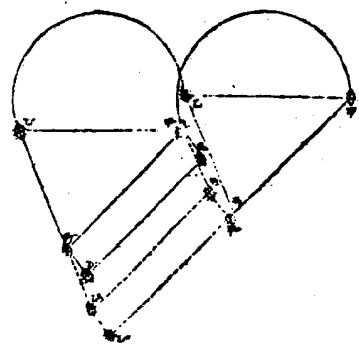
雁行改變不欲八向則依欲改之向數定第一弧心角  
之大小  
甲乙為雁行之左右二船以右船甲為定點向定點之  
邊反其船方向並使其所改之雁行與原雁行成四向

之角



其第一弧必為十四向即三邊形  
頂角之半之外角也如此繞至甲  
乙再如前法行至甲乙兩同時行  
二向之弧即船方向與列方向正  
交而復成雁行

甲乙仍為雁行之左右二船以右船甲為定點向動邊



反其船方向並使其所改之  
雁行與原雁行成四向之角

其第一弧為十八向即三邊形頂角之半加十六向也  
餘如前法

雁行中船為定點改變行列之方向可將一列分為二

論船布陣 卷首

半兼用二法一半向後繞行其第一弧向動邊一半向  
前繞行其定船待向後之半列內與此船之鄰船已至  
其位即同時正舵緩行待餘船齊成雁行  
此法必船能前行退行其速率與繞行俱能相同者用  
之

四章論觸撞敵船

近時各國咸造有角鐵甲船故以觸撞之法為最要凡直  
行之船觸撞橫前之船能使橫前之船受大傷而直行之  
船無大傷曾有英國小戰船蘇布賴觸撞橫前之大戰船  
立使沈沒而蘇布賴船未有大傷此理譬諸將木棍直撞  
磚牆棍不斷而牆受傷若木棍兩端倚定而橫擊其中棍  
即斷也

船旁受觸雖有大害惟用輪船則角船將近可以繞行改  
向而避之故角船欲觸其中腰為極難若汽機或舵有傷  
或船已停泊角船忽前無法躲避矣

近時南北花旗交戰時多用角船然其功用未有定據因  
其角船比諸英國者小且慢也花旗麥里麥角船一小時  
僅行五海里曾觸岡布倫大船未使有大傷而本船之首  
反有傷損

角船之桅檣汽機觸撞時不畏受傷因撞船所受之震動

小於撞岸所受之震動也又所受之力必向前故諸件可在後作之更固使能任向前之力

角船有二要行速一也易繞二也用雙螺輪能兼之且一輪左轉一輪右轉可無自偏之病

角船觸撞之力與船重乘船速平方有比故重二千噸之船一小時行十四海里觸撞之力大於重四千噸之船一小時行十一海里者且船小則繞行更為靈便

欲知角船觸撞之方可用小輪船首蒙厚橡皮多層緩行以觸別船視其如何即可從其各數推大船速行者撞力之數但此法尙未試過故今仍用別法所得之數

角船行極速繞行之最小圓線及行各速振舵各斜度繞行之各圓線所歷之時皆須預為考定敵船相距不遠者其方向其相距其行速亦易於求得其繞行之最小圓線或可求得略數

敵船之速大於角船而行走合法無法觸之敵船行走不合法角船之速雖稍小亦能觸之也

二角船同逐敵船敵船之速雖稍大於角船若不一直趨避則必受觸因欲避此船之觸必受彼船之觸也敵船之速不天於角船而有二角船同逐之雖一直趨避亦不能免也

求敵船之行速與行路之方向須先求其相距其法頗多常用者有三

一 設已知敵船桅之高可用紀限儀測其高度檢表而得相距敵船桅之高可檢總旗號書而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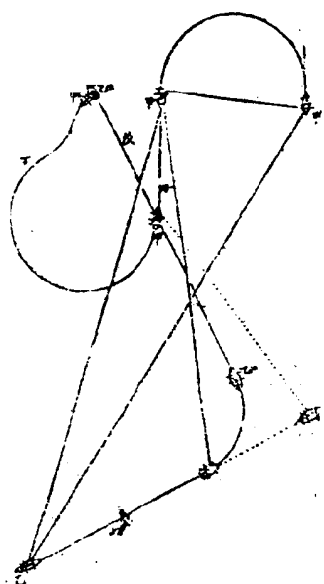
二 登船桅之頂即已知用紀限儀測敵船水際與水天之際之角度檢表而得其相距

三 二八分在船之首尾同時測敵船之一點各得角度即有三邊形之二角與一邊可求其餘二邊取其中數為相距

敵法書內尚有別法用暮而生之器然不備用且不準也角船追敵之法以一圖為例甲為角船乙為敵船二船相距頗遠方向亦不同敵船反在角船之後角船必先繞行十六向之弧始能

首對敵船此為追觸最難之式

甲為角船繞行十六向弧路之後所至之處乙為同時中敵船所至之處甲丙為角船之原方向甲丙為角船



甲為角船繞行十六向弧路之後所至之處乙為同時中敵船所至之處甲丙為角船之原方向甲丙為角船

在甲時之方向

作甲乙甲乙申乙申甲乙乙五直線成三邊形二

三邊形甲甲乙丙已知甲乙邊即甲乙甲甲邊即甲船繞行圓

線之甲甲乙角即九十度減可求得甲乙邊甲甲乙角

三邊形甲乙丙內已知甲乙邊即所前甲乙邊即甲乙

乙甲乙角即所求得之甲甲乙角減九十可求得乙乙

邊與乙乙甲角乙乙甲角

已知乙乙邊之數因此為甲船繞行半圓線時中乙船所

行之路故能知乙船之速設其與甲船之速為八與七之

比又已知乙乙甲角乙乙甲角即乙船行路之方向可求

甲船當如何行法而能正交觸乙船之中腰

假如乙船繞行八向而至乙點甲船仍直行至甲點測

得其相距與甲船繞行圓線徑之比若一又三分之一

與一之比其方向為甲乙

其乙船之不行直線而已行圓線甲船之人可由甲乙

相距與方向而知之因若尚行直線則方向必如虛線

也又乙船已正對甲船故已知其繞行若干向之弧求

此弧通弦之長再可得其全圓線之徑

甲船欲以正交方向觸一船之中腰則必繞行十六向

加二船路方向之角而至丁點同時中乙船必行至戊

點此時甲船當反換其舵繞行對面二弧則必能在乙

點正交而撞乙船之中腰

甲船之人若見將觸乙船之尾不可前觸必換舵繞行

與乙船平行而再直行因甲船之速大於乙船故能再

繞八向之弧而與乙船正交再可正舵前觸也其正交

後而正舵直行之路等于二船之相距減甲船繞行圓

線之半徑

以上諸數須測算極準使甲船之首乙船之腰同時至

交點始可乙傷而甲不傷若二船之首同時至交點則

相觸而俱傷故必在甲船之首測乙船之腰方可不差

也

求二船之當有何方向而起行圓線當先知二船之平行

相距及行速之相比

甲為角船乙為敵船已知二船路之方向平行又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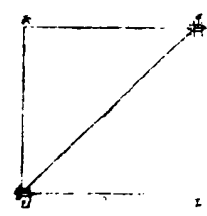
船之行速如八與七之比先測甲乙二

船之直相距與方向而求其平行相距

丙乙則甲乙丙三邊形內已知甲乙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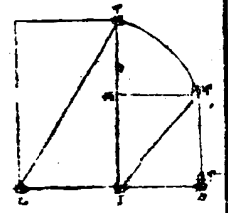
求乙丙邊即二船之即二船丙角為正乙角即二船相距即可

欲甲乙二船在乙點相遇所以甲船行甲甲弧加甲甲





直線與乙船行路乙乙之比若八與七之比



甲點與甲點之平行相距等於繞行圓線之半徑加甲  
 甲乙點與乙之直相距等於八分甲甲加甲甲之七自  
 甲點作船方向之正交線甲丁則乙丁等於八分甲甲  
 加甲甲之七減甲船繞行圓線之半徑而甲甲等於甲  
 丁相距減繞行圓線之半徑

三邊形甲乙丁內已知甲丁邊即甲乙平乙丁邊即八分甲  
甲加甲甲之丁角即正可求得甲角依此角能知船已  
七減圓半徑

至甲點即可繞行矣

乙船欲免受甲船以正交方向來撞中腰須極謹慎恆  
 順甲船之方向而行則甲船僅能在後觸乙船之尾而  
 其觸力為二船行速之較餘因其較甚小故觸力亦甚  
 小也

輪船布陣卷一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總理

昔時戰船僅以風帆行動水師將軍最能布陣者不過設法使己船直遇敵船最便最易至與敵船相遇時棄置駛船之事而後角戰至勝敗已決而止未嘗計及諸船交戰受傷至不能成列之後如何行法且船之帆桅易於打壞而散落餘船必襄助受傷之船而不思逃避之法因此每致諸船俱沈而後已。

今時各國羣船交戰之事略同於昔必致一國諸船全敗而戰事始畢也但行船之法放礮之法已與昔時大不相同因戰船用汽機運行我船之方位暫時便攻敵船少頃而已行過敵船反致敵船之方位便攻我船所以每行過一次船之陣法或須改變此陣不便則換別陣彼此行過多次諸船逐一沈沒或不能行動戰事尚未畢也我船壞沈雖多勝敗尚未決猶可不必逃避倘陣法不亂則敵船之最大最利害者或能為我之小船擊撞毀壞而沈沒因此我之諸船俱能獲勝觀此可知操練多船陣法為最要之事戰船各等官員俱宜極其精究凡交戰以歷數小時

而將畢為最要之時設主將之船或傷或沈次將必亦能指使諸船否則必敗。

設諸戰船之甲必頓無論何時俱能指使全軍戰船亦尚不足因主將之船原有多人極熟指使全軍戰船者四面詳窺敵船之各事以報於主將或勸助主將布列某陣惟主將之船忽致受傷而不能行動或致沈沒或主將傷亡則諸船將自此而散亂乎抑即逃避乎所以可知全軍戰船而欲大戰必無論何官俱能指使諸船及窺敵形勢勸助指使者出令。

此書所設之法以為指使各船之事無論何船俱可為之又因常欲將全軍分成各隊與陸兵分隊相同一隊聽隊主之命各隊又聽全軍總主之命故必用總準行船與準行船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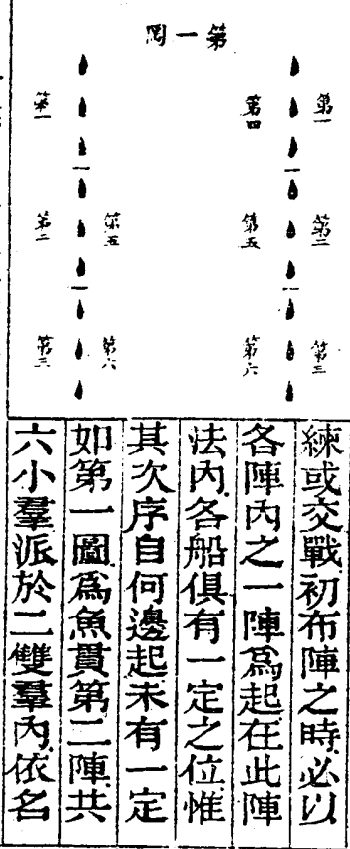
設全軍戰船依所定之法分為二三隊以攻敵船其所能用之各法如假去攻打或此處稍攻打而忽至彼處大攻打即一切陸地操兵布陣之事俱可用於行船布陣所以全軍戰船不但合而操練且必分而操練。

法將全軍戰船分為數隊各隊之主指使本隊各船可以自行全主又各隊欲併成全軍則布陣之法與一隊相同故後祇言指使一隊之總理。

觀名目解釋與分羣則可知陣法號數已定而解法詳明所擇用之陣法為昔時屢經試過確知為最有用而最易改變為別陣者欲得此益考之舊法未有善於分羣之法也其法依全軍內之船數多少或分為一隊或分為二隊或分為三隊再將每隊分為六小羣以便易於改變自六小羣得四種陣法即單羣雙羣參羣小羣也分為四羣與五羣此法不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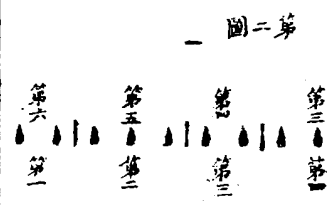
已定陣法次分陣法為三類一為魚貫陣二為雁行陣三為斜雁行陣要緊之總陣法不外此三類所言總陣法者可以一直變為別陣法者也餘有銳陣法必另論之

總陣法共有十二種分為三類每類之中各有四種或操練或交戰初布陣之時必以



目解釋必以前雙羣之首小羣為第一小羣惟其何雙羣當為前則未定也如第二圖為雁行第一陣何邊當為前亦未定也此事無論何種陣法皆然所以必於升陣法旂

時另加分別次序或左或右為前之旂因交戰時或左或右為前可依形勢與敵情定之甚便於用也



自原陣變為新陣宜察敵情形勢得最利於我之陣法而變之總陣法內惟魚貫與雁行能徑變別陣其斜雁行雖不能徑變而另有用法益處略與能徑變相同其銳陣法雖用處不寬然亦有專用

各變法最速最簡者英國人飛里暮自法國戰船陣法書選得之名為邊動法設自雁行陣變為魚貫陣則或右或左之外邊船直行餘各船同時繞行八向而直行至外邊船之後再逐一繞行成魚貫又自魚貫第三陣魚貫第二陣變為魚貫第一陣則或右或左之外邊列直行其餘各船繞行八向而直行至外邊列之後再逐行繞行成魚貫總之無論何變法其右邊或左邊必直行餘者繞行惟何

急不及相商當用何陣必將各船合成全軍開行開後漸漸相商何法分羣成闊而短之陣或狹而長之陣或欲分開各隊而成陣最後將各隊自分各羣如前法此時可以備與敵交戰

欲能如此必各隊有各隊之旗昔時水師主將之旗最合此用觀後分羣旗之內有紅白藍三色之旗可為三隊之號

用此法任何一隊可分開任布何陣或全軍之主將管之或本隊之主將管之又若全軍首船升某陣號之旗而不另升三色之旗知為統使各隊而非專為一隊

前所言陣法每隊內必有六小羣故若二三隊相合則共得十二或十八小羣若有二隊者則各隊內之六小羣可兩兩相聚成全軍之合小羣若有三隊者則各小羣三三相聚成全軍之合小羣可仍得六小羣未成陣時依其原次序已成陣後依其次序旗得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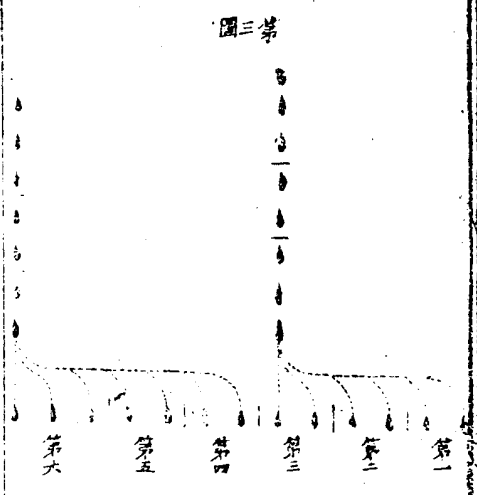
依此法相聚全軍戰船可同於一隊而布陣惟船數若甚多則稍有難故各小羣必慎不可混亂又必恆備立刻能自別隊分開而歸入本隊若已混亂則分開甚難也

以上各法已明則餘各小事如船之相距等不為難事船之相距初布陣時已定始終可以相同此事準行船主之

如欲改變亦準行船指使之

布陣之總理前已具見梗概後之各陣法旗號內更詳其用法使可循序得其要領惟書中雖極詳至臨用之時必恆參以活變即如常因風浪之力或船列過密而船不能真在所定之位等事必有數船不能如式所以主將必使各船稍可自主始可設法依事而改其不便也

又有一事雖列於章末亦為甚要即羅盤之不準也因有此病故主將每喜魚貫陣不喜雁行陣與斜行陣因魚貫陣不必觀羅盤止須後船對前船而行也若雁行陣則必觀羅盤始可前行而相距不改凡用羅盤得船之真方向必改二差一為地差一為船差在鐵船內船差有時甚大因此主將定船路之方向或測別物之方向必或加或減其差數各船必依本船之差而改之又平常羅盤之面不甚大止能分一向在商船僅可適用在戰船則不足用即如常言北稍偏西或東南稍偏南等俱為甚零之語因此而別陣法畧不能用設用之必立刻亂陣要之用平常羅盤無論其事或難或易恆須改其二差而最繁故必用另作精羅盤一羅盤之面能與針轉動則可恆指真方向一羅盤面之外邊分全周為三百六十度而三十二向之外當有二分向之一與四分向之一



邊直行何邊繞行為  
 所難定也然可依事  
 而定之如第三圖自  
 雁行第一陣其各小  
 羣之次序自右邊起  
 欲變為魚貫第二陣  
 而左邊直行則各小  
 羣之次序必與前相  
 反因所欲變者成魚貫第二陣也不計其次序也若使右  
 邊直行則其次序可不改欲變成魚貫第三陣亦與前相  
 同總之船陣之法原陣欲依事改為新陣次序亦必改變  
 必以其新陣內之次序為準因此必設一定之旗號分別  
 次序之或自左起或自右起其旗號必與陣法之號相連  
 一以諸小羣之次序自右邊二以諸小羣之次序自左邊  
 起其法另加一旗於陣法旗號之上為自右邊起加一旗  
 於陣法旗號之下為自左邊起此另加之旗名為次序旗  
 自右起者名為正次序自左起者名為反次序  
 全隊戰船初布陣之時各船之次序無論或反或正皆可  
 初陣之後變布各陣並不計初陣時之原次序也因每次  
 升陣法旂時必同升次序旂由此旂可知新陣之次序也

所以諸小羣之次序各次恆改變而每小羣恆獨自結聚  
 焉  
 此法之妙各船能同時改方向故攻人之面能恆對敵船  
 比諸舊法甚是靈便惟變陣之前須先思自何邊起動我  
 能得利即升陣法旂與次序旂使何邊為前依法成陣不  
 計各小羣之原次序然欲不改原次序亦依法升旂使  
 之不改又欲改原次序亦可依法升旂使原陣之某小羣  
 變為新陣之某小羣也變化如此其用極大設全軍內有  
 一小羣為角船者用此法更妙交戰時若有數船受傷而  
 不能用可變陣而便此各船分出另作一小羣以節省其  
 力若全軍戰船略相同而不欲另法指使者不必籌思改  
 次序之事  
 次序旂雖必與陣法旂同升然可省他法多旂之繁旂能  
 不多遠望易明後布陣各法之說內有橫線分隔上下者  
 其法左右不同無所分隔者其法左右可公用  
 右論一隊布陣之法隊內有六小羣者也若各隊會成全  
 軍則布陣之法有三焉一將各隊分開同時同布一陣二  
 將各隊分開同時分布各陣三將各隊合成全軍而同於  
 一隊之布陣  
 此三種之法各有其用全軍戰船無論有若干數每有遇

已造此種羅盤或言用之於行船有不便然現在常用之羅盤若不肯改可使行船者用舊式羅盤而甲必頓用新式羅盤也

常用之方向號旗亦有不便難於記憶必觀旗檢書始知其意今改其法仍用其南北二號旗在此旗之上升一二三等數之旗爲北或南偏東若干向在其下者爲北或南偏西若干向此法與舊法相比靈便過之

輪舟有陸  
卷一

三二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總法

第一節 全軍戰船宜分二隊或三隊若二隊則用紅藍二色之旗若三隊則用紅白藍三色之旗分隊之後各隊可分開布陣聽本隊主之令每隊分爲六小羣再合爲三參羣或二雙羣各隊再欲合成全軍則各小羣二二或三三相聚而成合小羣其數仍爲六

相聚之時各小羣在合小羣之次序依其原隊之次序定之即紅在白之前白在藍之前也其布陣之次序則依現在陣法之方位

第二節 全軍戰船一律布陣或各隊分開布陣其各小羣之次序或自右起或自左起以何邊爲前面觀列方向旗而知之如斜行陣則觀船方向或列方向旗而知之

第三節 各陣法之次序或正或反依小羣之左或右爲起故依正或反自一邊以原陣改爲新陣亦可恆存各小羣之原次序及存各小羣內船之原次序

惟恆以左或右起必得多地或時又或失之因交戰以地與時爲要次序之改不爲要所以變陣之後各小羣之次序

序以在新陣之方位定之又或改行路之方向而反其次序則小羣之次序亦自前面起算也

第四節 每次改變陣法或自右起或自左起不問原小羣之次序此依升次序旗爲右旗即自右邊起爲左旗則自左邊起也

布陣之法左右不同者有橫線分隔之一旗號可爲左右二變法所用焉

第五節 全軍戰船俱星散或亂列時升旗不論次序成陣各船之主必知成陣以遠爲貴所以進行之船或首船未到而餘各船已到之時各居所當之位以補滿其缺各雙羣之首船並各參羣之首船另自分別因全隊分六小羣即能知每小羣當有若干船其有餘下之船可自所起之邊挨次添入參羣或雙羣內以有職而任久者爲其首船其當爲首船者在雙羣之時必立刻升其雙羣之三角旗

第六節 水師主將升旗令全軍準行船之方向與速又各羣內之職大者升旗令本羣之動法總準行船準行船俱須升此旗原法一下此旗即起變陣倘職大之船先下旗準行之船立即下旗各船隨職最大之船旗下而起動若準行之船見船當動之時已到即立下其旗各船不可

起動姑待職大船之旗下而起動。

第七節 繞行若干向等事依旗令在一定之時依一定之法爲之原宜甚肅但有時船列甚密不能適在應當之方位或太向前或太向後或所成新陣甚密等事必有數船不能盡一所以各船之主必知動法所因之理能循其理而行其船稍差無妨也。

第八節 輪船布陣之時所用羅盤之方向常爲真方向地差與船差各船必自推準故須各船時常在同時測太陽較羅盤之差與圖上本處之地差比較。

第九節 輪船布陣之時繞行圓線之半徑應預先定準各船可依所定之數繞行又船行圓線若干分之一其所

有之正交相距平行相距俱須預爲算準。法詳首卷

第十節 各船相隨繞行其圓線之徑必相等前後二船欲在同處繞行必依二船之相距與行速而定前船繞行已過若干時後船即起繞行。

第十一節 速行布陣之時水師主將不待各船俱至所當之處即出新令可省時候所有已在其位之船已能起動而成新陣則不必待齊未至其位之船即可出新令。

第十二節 二列之相距必等於列內二船之相距與最長列內之船數相乘如有數隊同時布陣各隊之相距必

足容全軍各船成一列

總法二章

第一節 布陣時行走甚速各陣法應爲一定而不可稍有疑惑是以必設一定之原次序各船自初布陣之時至末時恆可暗存其原數凡自散亂而相聚時不能同時至應當之處必有先到後到或首船或準行船後到各船若無一定之數必致亂列參差又船已成陣或因失事而離應當之處稍遠他船賴此船以得其位者必致各船俱亂故必另有原次序也。

全軍之主船初布陣之時必爲職大者之船總準行船至所應當之位則升準行旗而各船依之成列不論職大之船

陣法不止一列者則第二列之準行船依總準行船成列而第三依第二成列餘仿此。

一列內之各船其第二船依準行船成列而第三依第二成列餘仿此。

第二節 自總準行船起至末列之末船止其次序俱能一定若向上空一船之位則下一船依再上一船而成列若上亦無之則依再上者成列如此推至準行船若準行船無之則依上列之準行船如此推至總準行船。

第三節 其船因有事不能隨別船成列必立刻升旗報明水師主將留船於後在後所隨船之右邊

已在各船之後時必盡力緊隨各船若當時爲一隊之陣則可行極短之路任至何處

已至各船處之時若主將不升旗使歸其原位則可至相距最近之小羣而爲其外邊船以待後令

第四節 無論日夜無論何船升旗報明不能在其位全軍戰船之速不可因此船而減小但本列之各船必相近而補滿其缺至主將出令使復原位各船卽相離而讓之



輪船布陣卷三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分羣

全軍無論多少船先定原次序船數足用即分為二隊或三隊每隊分為六小羣依全軍各船之原次序可知屬於何雙羣或何參羣此原次序初布陣時用之與變陣時各小羣之次序無涉  
又可依其原次序或依其現在小羣之次序用號數旗指使之

紅白藍隊旗分別全軍內之各隊

總雙羣旗指各隊之雙羣

總參羣旗指各隊之參羣

總小羣長旗升在總雙羣旗之下則指各隊之各小羣

總小羣長旗升在雙羣旗或在參羣旗下則指本雙羣或本參羣內之各小羣如另欲指某某小羣則二旗之下再加此小羣長旗

次序旗可與他旗或陣號旗並用在別旗之上則知小羣次序自右邊起在下則自左邊起如船未成陣之前或成陣而散列再欲成陣亦須知所欲成陣依正次序或反次

序

次序旗與雙羣或參羣或小羣旗並升則指其他旗僅是指全隊船之某分而其某分依次序旗之在上或下可知其現在之位  
小職管之船獨升次序旗則指本船原為準行船或暫為準行船  
大職管之船獨升次序旗則指其本列之進行船為總準行船至下旗而止或至新改陣法而止  
其餘各旗與長旗用處另詳

車舟才陸  
卷四

輪船布陣卷五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名目解釋

書中所用新名目甚多必須明徹始可通此諸法今為一  
一詳解如左

先將名目之特異者另論之第十一節第十二節解總準  
行船並準行船向來船陣內未嘗用此也然無此二者則  
全軍戰船難於布陣整齊因凡布陣之時一列停止他列  
或在其後或在其前成列此列之內止有一船能定其方  
向而制其速各船皆不能自主又無論成何陣法而行走  
亦俱如此也成魚貫陣首船為此一船成雁行陣或斜行  
陣左或右船為此一船也舊法則以每列大職之船制此  
列各船之路與速故大職之船必恆在此位然因陣法改  
變不能恆在此位不便率領其諸船也  
近時船戰各事與昔不同船之行速一小時十海里至十  
二海里布陣之時號令遞出甚速每次變陣大職之船不  
能定在何雙羣何小羣內若用此新法則大職之人仍可  
指使各船惟率領各船必為恆在一處之船即總準行船  
與準行船也

第十三節解陣前魚貫陣以行路方向為陣前雁行陣以  
次序之起邊為陣前斜行陣可不用左右之別而以前邊  
為陣前

第十四節第十五節第十六節解正反邊等次序以或左或右  
右起為布陣之根本書中所最詳因全軍戰船改變陣法  
必自左或右起動若恆自一邊必多費時候也

第十七節第十八節第十九節解船列之方向依羅盤之  
方向而定甚宜用於斜行陣古時所言列方向依風之方  
向定之近時用輪船故列方向三十二向俱可用也行駛  
輪船主船在船陣之中若升列方向旗難知方向當自何  
船為準必致誤事故必在準行船升列方向旗也

第二十二節解一故首端此端必須詳解因無論何陣其  
各小羣無論如何改變恆有首船之端首船在列之一端  
即升準行船之旗者也

第二十五節第二十六節解總準行船全軍戰船內以一  
船為總準行船此船升總準行船之旗此總準行船之列  
即名準船列

第一節 船列 有若干船成一系列各船之相距等名為  
船列

第二節 小羣 全隊戰船布陣時六分內之一分名為



小羣初布陣之時其次序為其原數變至何陣其次序以當時之位定之

第三節 參羣 第一小羣第二小羣為前參羣第三小羣第四小羣為中參羣第五小羣第六小羣為後參羣各小羣次序若為原次序其參羣為原前中後參羣

第四節 雙羣 第一小羣第二小羣第三小羣為前雙羣第四小羣第五小羣第六小羣為後雙羣小羣之次序若為原次序其雙羣為原前後雙羣

第五節 總陣 全隊戰船之總陣有四各依其陣法行法或列方向名之其列方向分為魚貫陣雁行陣斜行陣四種陣法必有各小羣在其各位各小羣之首船在全列之一端此端為之首船端

第六節 第一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一列內有六小羣第七節 第二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二列相對平行每列謂之前或後雙羣每雙羣內有三小羣

第八節 第三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三列相對平行距等每列謂之前或中或後參羣每參羣內有二小羣第九節 第四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六列相對平行距等每列名為一小羣

第十節 銳陣 總陣法外又有參差陣法名為銳陣將

全隊戰船所指出之一分在其中船即頂船分為前半後半此二半可任成何列方向

第十一節 總準行船 陣內以一船為總準行船各列之橫方向並相距又本列各船之方向俱依此船而得此船行路必甚直其速必平勻

成魚貫陣時第一陣法此船為一列之首船第二第三第四陣法為左邊列或左邊列之首船依次序之或正或反成雁行陣之時第一陣法此船為一列之左或右端之船第二第三第四陣法為首列之左或右端之船依次序之或正或反

成斜行陣之時此船為最前之船成銳陣之時此船為頂船此船在前桅升次序旗但見別船為繞行之定點而升次序旗則此船必下其旗

第十二節 準行船 陣法列數不止一者各列內與總準行船相配之船名為準行船

第十三節 陣前 魚貫陣為船行路之方向雁行陣依次序之正反斜行陣必當如已行魚貫而稍變其方向故陣前必向一列首船之端

第十四節 正反邊 面向陣前則右為正邊左為反邊

第十五節 正邊 陣法內各小羣次序之起以次序旗  
或在上或在下指之所指之一邊為正邊

第十六節 正反次序 陣內各小羣之次序自右邊起  
者為正次序自左邊起為反次序

第十七節 列方向 為各船成一列之方向

第十八節 正方向並反方向 一列各船之列方向自  
首船端起合羅盤之向為之正方向自末船端起合羅盤  
之向為之反方向

第十九節 橫方向 他列首船與本列首船之方向名  
橫方向

第二十節 首船 魚貫任何陣以在前之船為首船雁  
行任何陣以次序之起為首船

第二十一節 末船 為首船之相反

第二十二節 一列首船端 每列首船之端為之首船  
端凡羅盤指列方向以此端計之

第二十三節 前後左右鄰船 成魚貫陣時其前一船  
名前鄰船後一船名後鄰船成雁行陣或斜行陣時其右  
一船或左一船名為右鄰船或左鄰船其間一船亦前後  
左右俱同

第二十四節 左右羣 雙羣或參羣或小羣或一船在

左邊名左羣在右邊名右羣

第二十五節 定船或定點 成陣繞行或逐船改方向  
或改列方向時行動最緩之船名定船實即準行船也亦  
升準行旗

第二十六節 準船列 總準船之列名之為準船列全  
隊各船之相距或改或否此列當為準行之船在船起動  
之時必升總準行旗並升相距旗

車兵不降

三

輪船布陣卷六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正陣

船陣各法盡在此正陣八種之內從此八種正陣共得一百十二變法蓋八法互變得五十六又分左右兩邊起動共得一百十二也

變陣之時依左或右起動者用首船或首列為主別船依此而動也其船行之路雖稍多然成新陣反能更速

有數陣勢未全其布法因其全布法不過為數他布法數也故僅言其中用某某布法即可依之成新陣然必二邊迭更起動始可免向一邊佔多處之患

船行極速而臨攻敵船時用左右二邊之動法極易自左邊或右邊變陣如令其後列或後船左右繞行而不升仍向前之旗號即可忽變向左或向右若升仍向前之旗號即可忽仍向前行仍為原陣

設前有敵船之陣我船成魚貫陣前進船若密列啣尾而進恐致相撞必稍成斜行而幾若魚貫然與敵相近交戰我船必成二平行雁行始可打散敵船之陣然須察敵勢與地勢而定因我船原為魚貫陣極易直行至與敵船有應當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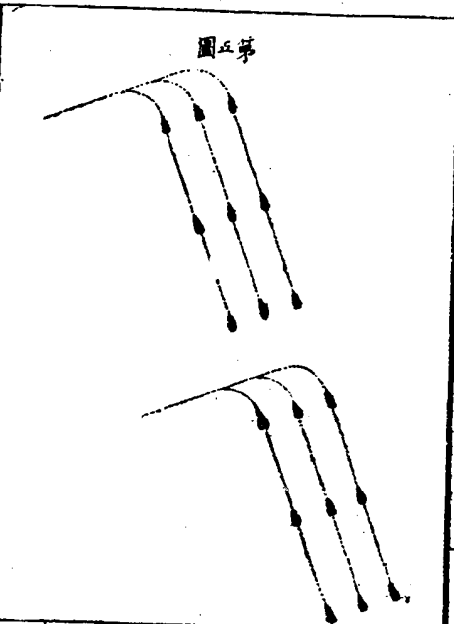


同正交直行以待至有仍向前之旗號再繞行向前成雁行第二陣攻敵或不升仍向前之旗則可升旗令換行任何別方向或不升旗則以魚貫第二陣一直前行用此法指使船陣甚是靈便不論何陣俱可自任何別陣改變而成且易於攻敵因敵不能知我將如何變法也所以可現攻敵之力極大如敵窺破我此陣之用法我船極易速改別陣以應之無論敵船所布何陣我船俱及變陣而提備之

雁行第二陣  
後雙羣之首船  
立刻同時繞行  
餘各船逐一隨  
之即成魚貫第  
二陣如第四圖  
其方向與原方

可在臨成雁行陣之時升旗使第五小羣至新陣之任何處更不多費成陣之時設欲使角船為右邊第一小羣則先升 三號 後升 五號 各船一見此旗即知此事可以立刻依法變成或欲使角船為右邊第二小羣則升 五號 如欲為右邊第三小羣則先升 三號 次升 二號 再升 五號 即可依法變成但此用三旗費時比前必多或欲為右邊第四小羣則號旗與前相反即先升 三號 次升 二號 再升 五號 若欲為右邊第五小羣則升 五號 欲為左邊第一小羣則先升 三號 次升 五號 以上第二第二第五第六所費之時略相同第三第四時多一半但費時之多少恒以布陣之靈便與否也此乃擇數式以為例餘各變法類推用總進行船與進行船之法各動法必極能齊整因每次變陣而作進行船之船其所在之處極便指使其本列內船之動法也

全軍船成雁行第四陣如第五圖其小羣為正次序其總進行船並進行船各列右邊之船欲以反次序變成雁行第二陣先升 六號 前後雙羣內首小羣之船同向左繞行餘各小羣仍直行至當繞之處其各小羣內率領繞行之船必在左邊故主將升旗號旗之時左邊之船立



刻作進行船可見無論升何陣號旗使船成何陣各船望見陣號旗自知何船當為進行船

或不欲改陣法止欲反次序而換準行船可升本陣號旗而反次序旗之上下新總進行船與各準行船升旗各舊準行船落旗

此法之用船行走時可預備欲向何邊繞行船欲行過近岸之處或行過危險之處俱甚便

圖內有橫線之各船即為準行船其橫線即船之橫桅也

第一號 成魚貫第一陣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二陣 第三陣 第四陣  
前列即左列 前列即右列

為新陣之準行必仍直行其速必合他船便 成列餘

船隨首船同時繞行往魚貫陣應當之處再繞行隨準行之後新陣已成後仍然直行其彼此之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揭要 魚貫陣不欲依前列成列者亦可任依何列成列必升旗指之

第二法 自雁行第一陣 第二陣 第三陣 第四陣

各列之左邊船 各列之右邊船

必直行餘船同時繞行八向往應當之處再逐一繞行向前新陣已成如自第二第三第四陣其後各列之速必合便於前各列之成列

第二號 成魚貫第二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前雙羣同時向左繞行八 前雙羣同時向右繞行八

向 向

成雁行直行後雙羣仍直行至前雙羣之處向前雙羣

繞行八向

後雙羣至前雙羣後邊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

同行原方向即成新陣

後雙羣之速必依前雙羣定之

第二法 自魚貫第三陣

前參羣即左參羣 前參羣即右參羣

直行或減速

第四小羣隨其首船同時繞行至前參羣之後變為第三小羣即成前雙羣原第三小羣可隨其首船同時繞

行至後參羣之前變為第四小羣

第五第六小羣隨其首船繞行至其新第四小羣之後即成後雙羣

要說

主將可使第一第二小羣偏向外以助成陣所以各船必慎觀有此旗號否

第三法 自魚貫第四陣

前後雙羣內之第一第四

小羣即左邊小羣 小羣即右邊小羣

直行其餘各小羣隨首船同時繞行往第一第四小羣

之處而仍直行使時彼此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第四法 自雁行第一陣

前後雙羣之左邊船

前後雙羣之右邊船

直行餘各船繞行八向往首船之處再繞行八向而仍

八兩 凡口 一 月 車

卷一

一一

直行

第五法 自雁行第二陣

前雙羣各船同時向左繞 前雙羣各船同時向右繞

行八向成魚貫後雙羣左 行八向成魚貫後雙羣右

邊船

邊船

直行餘各船繞行八向列其後

後雙羣首船至前雙羣之後邊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

前後雙羣之首船仍行原路之方向而後各船隨之

後雙羣之速必依前雙羣之速度之

第六法 自雁行第三陣第四陣

不能一變即成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自此陣再如前法

變之

第三號 成魚貫第三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前參羣向左繞行八向

前參羣向右繞行八向

成雁行後即直行其中與後二參羣直行至其位而逐

參羣同時繞行

後參羣已至前參羣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

仍行原方向

中後二參羣之速必依前參羣之速為準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

前雙羣即左雙羣之第一 前雙羣即右雙羣之第一

與第二小羣

與第二小羣

直行或須減速即減速

後雙羣內之第四小羣同時繞行而至應當之相距作

中參羣之前小羣

前雙羣內之第三小羣必同時繞行為中參羣之後小

羣

第五第六小羣隨首船同時繞行成後參羣其離中參

羣必為所當之相距

要說 主將可使第一與第二小羣偏向外助他船之

成陣此小羣之船必慎觀主將有此旗否

第三法 自魚貫第四陣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即各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即各

參羣左邊之小羣

參羣右邊之小羣

直行餘各小羣隨其首船同時繞行往第一第三第五

小羣之後行時彼此之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第四法 自雁行第一陣



各參羣之左邊船 各參羣之右邊船

直行餘各船同時繞行八向逐一隨其後而成之

第五法 自雁行第二陣

必先成雁行第一陣而再變之

第六法 自雁行第三陣

前參羣同時向左繞行八 前參羣同時向右繞行八

向

成魚貫直中參羣直行至前參羣之後同時繞行八

向

後參羣直行至前參羣之後時同時繞行八向成魚貫

後參羣之首船至前參羣後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

各參羣之首船仍行原方向之路各船逐一隨之

中後二參羣之速必依前參羣之速

第七法 自雁行第四陣

必先成魚貫第四陣而再變之

第四號 成魚貫第四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第一小羣同時向左繞行 第一小羣同時向右繞行

八向

八向

成雁行餘各小羣直行至對前一小羣之後亦即同時

繞行八向

各船俱成雁行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同時行原

路之方向

各小羣之速必依第一小羣之速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第三陣

前後二雙羣即左右二雙 前後二雙羣即左右二雙

羣之首小羣同時向左繞 羣之首小羣同時向右繞

行八向 行八向

成雁行直行

餘各小羣直行至前一小羣之後各船同時繞行八向

各船已成雁行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同時仍行原

路之方向

各船之速依第一小羣之速

第三法 自雁行第一陣

各小羣左邊之船 各小羣右邊之船

直行餘各船同時繞行八向而隨於前船之後

第四法 自雁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必先成雁行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五號 成雁行第一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首船或各首船必向左繞 首船或各首船必向右繞

行八向

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至首船之後逐一繞行

各船已成魚貫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仍行

原路之方向

自第二第三第四陣者其各列之首船必定其速使前

各列之船有成陣之處

第二法 自雁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各列之首船必同時向左 各行之首船必同時向右

繞行八向

繞行八向

餘各船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行八向

各列成單魚貫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仍行

原路之方向

各船之速依首船之速

第六號 成雁行第二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前後雙羣之首船必同時 前後雙羣之首船必同時

向左繞行八向

向右繞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行而成魚貫主將

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

前後雙羣之首船必同時 前後雙羣之首船必同時

向左繞行八向

向右繞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行前雙羣各船成

魚貫後必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後雙羣見首船至前雙羣原首船之後即使各船同時

仍行原路之方向

後雙羣之速必依前雙羣之速

第三法 自魚貫第三陣第四陣

必先成雁行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四法 自雁行第一陣

前雙羣即左雙羣 前雙羣即右雙羣

直行後雙羣之各船同時向前雙羣繞行八向成魚貫

首船已至前列首船之後時各船同時仍即行原路之

方向

第五法 自雁行第三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六法 自雁行第四陣

第一第四小羣同時向左 第一第四小羣同時向右

繞行八向

繞行八向

成魚貫直行

餘各小羣逐一至第一第四小羣之後時亦同時繞行八向而俱成魚貫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行原路之方向

第七號 成雁行第三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各參羣之首船同時向左 各參羣之首船同時向右

繞行八向

繞行八向

各船成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諸船同行原路之方向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三法 自魚貫第三陣

各參羣之首船同時向左 各參羣之首船同時向右

繞八向

繞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八向至已成魚貫前參羣各船即同時行原路之方向成雁行直行

中後二參羣之首船至前參羣首船後之時亦各船同時行原路之方向

中後二參羣之速依前參羣之速

第四法 自魚貫第四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五法 自雁行第一陣

前參羣即左參羣

前參羣即右參羣

直行

中後二參羣各船向前參羣同時繞行八向各參羣之首船至前參羣首船之後時即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六法 自雁行第二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七法 自雁行第四陣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同時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同時

向左繞行八向

向右繞行八向

九

九

成魚貫直行

餘各小羣逐一至第一第三第五小羣之後亦同時繞行而成魚貫

各船成魚貫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八號 成雁行第四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六小羣之首船同時向左

六小羣之首船同時向右

繞行八向

繞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行八向成魚貫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第三第四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三法 自雁行第一陣

第一小羣即左邊小羣

第一小羣即右邊小羣

直行

餘各小羣同時向第一小羣繞行八向成魚貫逐一至首小羣之後時即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四法 自雁行第二第三陣

各行之首小羣即左邊小羣

各行之首小羣即右邊小羣

羣

羣

直行

餘各船同時向首小羣繞行八向成魚貫至其首小羣之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各小羣之速依第一小羣之速

輪船布陣卷七

英國裴路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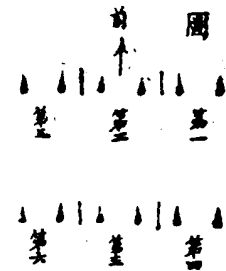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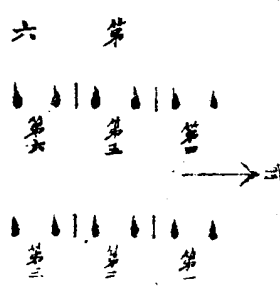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斜陣 又名列方向號旗

正陣八種列於前卷者其用最要也惟此斜陣亦甚便用已有斜陣幾可不用正陣著此書之初以為前卷八陣竟可不用蓋是卷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之陣可代前卷八陣之許多變法也後見不用正陣恐有混亂是以另論各斜陣而列八號正陣於前卷

此雖另稱為斜陣然魚貫與雁行陣俱可為斜行陣也前卷各正陣若用斜陣之旗號則用法亦與斜陣相同斜行陣可變成雁行陣因二種陣之式本相同惟前面不同故小羣之次序亦不同如第六圖是也初時余意前卷正陣內不用雁行陣嗣後見雁行陣能自左右俱可起動益處極大所以仍用之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號四陣

以為無論其列方向如何俱為魚貫陣不過暫時不行原路方向然其法不必使船先成魚貫而後改變凡變陣時若欲免繞行之費時可暫成斜行其變法亦多



此四陣法能改變陣法之種下第十三號第十四號二陣能使全隊繞定點前行則改變陣法之類斜行陣法必能如此為要

斜行陣之益必能改變其初時所定之方向且改變方向能或多或少所以另設旗號可使各種陣法繞行至各向魚貫繞行可變雁行雁行繞行可變魚貫自此二法仍可

得各斜陣欲其如此必專派一船為定點又雁行之方向已改變必另派他合宜之船為定點代原為定點之船觀下布法可知之

第九號 成斜行第一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斜行第二第三第四陣而不改其列方向

前參羣即左參羣

前參羣即右參

各船俱繞行相配之方向而成魚貫前行。

餘各參羣俱隨其首船與前參羣同時繞行成雁行向

前直行行至前參羣之後亦繞行相配之方向成魚貫

與前參羣相同其相距與方向不可改各船已成魚貫

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俱行原方向

第十號 成斜行第二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斜行第一陣不改其行方向

前雙羣即右三小羣同時 前雙羣即左三小羣同時

向左繞行 向左繞行

成雁行而直行各船之相距必等

後雙羣之各船必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列方向相對

而直行至前雙羣後之時繞行八向成雁行而直行

後雙羣至前雙羣後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二法 自斜行第三陣而不改其行方向

前參羣即左參羣 前參羣即右參羣

各船俱繞行相配之方向成魚貫直行

中參羣之左小羣繞行成雁行而直行至前參羣之後

時繞行八向成魚貫

中參羣之左小羣繞行成魚貫直行後參羣各船繞行

成雁行而直行至中參羣後時繞行八向成魚貫

各船已成二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三法 自斜行第四陣而不改其行方向

第一小羣第四小羣即前 第一小羣第四小羣即前

後雙羣之左小羣 後雙羣之右小羣

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列方向相對而成魚貫直行餘

小羣必隨其首船同時繞行成雁行直行至第一小羣

第四小羣之後而再繞行八向成魚貫

各船已成二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十一號 成斜行第三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斜行第一陣不改其行方向

前參羣即右二小羣必同 前參羣即左二小羣必同

時向左繞行 時向右繞行

成雁行直行各船之相距不可改中後二參羣之各船

必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列方向相對而直行至前參  
羣之後時即繞行八向成雁行

後參羣至前參羣原處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  
同時行原方向

第二法 自斜行第四陣不改其行方向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即各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即各

參羣之左邊小羣 參羣之右邊小羣

同時繞行成魚貫直行

餘各小羣同時繞行成雁行而直行至第一第三第五

小羣之後時再繞行成魚貫直行

各船已成三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十二號 成斜行第四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斜行第一第二第三陣而不改其行方向

自第一陣者則第一小羣 自第一陣者則第一小羣

同時向左繞行自第二陣 同時向右繞行自第二陣

第三陣者則各列之第一 第三陣者則各列之第一

小羣俱同時向左繞行 小羣俱同時向右繞行

成雁行而直行

餘各小羣繞行成魚貫直行至前小羣之後時亦繞行  
八向

各船已成雁行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  
行原方向

第十三號 變斜行第一陣之列方向為所指之方向

布法

第一法

陣內最前之船必為定船若原為雁行亦可設為斜雁  
行而船方向仍為變後之方向

主將可任意指何船作定船升彼船之長旗與此陣號  
旗則其定船必小速直行而行之速依事定之

餘各船前往新列方向之方位相距不可改行速不可  
過鄰船與定點船之直線

改列方向而須行過雁行方向之線則至此必換定船  
故各船成雁行時必暫停觀新定船已至其位而升其

旗舊定船下旗各船再起行至其位

第十四號 變斜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之列方向為  
所指之方向

布法

變向右則右邊之列爲定列變向左則左邊之列爲定列定列最向前之船爲定船若原陣爲雁行必設爲斜行而其船方向仍爲變後之方向

主將可同升何船之長旗並此陣旗號指此船作定船此船卽以小速直行其速依其事

餘各列之準行船自定船得其新橫方向各船行時相距不可改行速不可過鄰船與定船列方向之線

各列內準行船之鄰船繞行至新方向線時與準行船之相距不可改其速當合于至方向線

各列內餘各船亦繞其鄰船而向準行船直行其速不可過鄰船與準行船之線

改列方向而須行過雁行方向之線則至此必換定船故各船成雁行時必暫停觀新定船已到其位而升其旗舊定船下旗各船再起行至其位



輪船布陣卷八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銳陣

德固勒司戰船布陣論內以銳陣為甚要蓋其意以為用此陣則放礮擊遠可恆向一方向未計及近敵船時我船之便成陣與否也

是卷專論布成銳陣及將銳陣變為別陣

各有數法可以彼此互用

銳陣有五號詳觀其用可知益處

第十五第十六號凡有船成一單列或為魚貫或為雁行與斜行俱可成銳陣然以自魚貫為最難自雁行為最易各斜行則愈近雁行愈易愈似魚貫愈難

向來所用成銳陣之法自魚貫而起其法必亂各船彼此之相關故船已至其位必將再過而不能止舊法未之詳也同治二年馬汀設法以當中之船為主而成銳陣使一邊各船向前一邊各船向後如此則改其次序而所費之時約半於舊法此即或自左或自右起動之法也

第十六號與第十五號之方向不同其往左右二邊可任意得某方向主將宜慎觀其事而定之蓋此號僅指銳陣

之勢其二邊當得某向必另用旗令之由其向可知角之大小

昔人以為船成銳陣與城壘之凸角同理故將船之用礮各事與城壘同法推算之其實不然因我船成銳陣而行動雖能與城壘之角相同僅在少頃之間兩陣行過之後或敵陣稍變之後銳陣必不便矣必再速變別陣以應之可知我船泊定而防敵船之攻可用銳陣行動而欲攻敵船難用銳陣因敵船離我遠時我船用若干角之銳陣雖便于守禦若敵船忽近攻我一邊之船則彼邊之船難於救應必致亂列

敵船追我必久而始能相近者我船用銳陣之法或可有益惟難定何角度為便恐初不成銳陣而成雁行最便成雁行時敵若來追必攻我左邊或右邊被追之邊可急退而他邊則緩退以便多放礮擊敵敵仍前追將行過我之他邊則他邊必更退下幾成魚貫使敵船受我船傍之各礮敵若同時攻我二邊則二邊俱急退成任何角之銳陣或如第一正陣則更易改為別陣若敵之攻法不能料而不欲觸之者用第一正陣再穩

第十六號左右邊起動更多於十五號故用第十六號可成銳陣更速惟追敵時失去地位多於第十五號擇用何

法當依二邊欲得之列方向也

第十五號 成多列或單列之銳陣頂船旁之列方向為十二向或所指某向

揭要一 陣法為雙羣或為參羣或為小羣者船列之當中二船內近首船端者為頂船陣法為單列者其船為單數則中船為頂船其船為雙數則當中二船內近首船端者為頂船

揭要二 頂船旁列方向之向數或多於十二向或少於十二向者另升號旗指之其數獨指右邊者升次序旗於號旗下指左邊者升次序於號旗上

揭要三 升旗指兩邊或一邊列方向之向數則其兩邊或一邊近頂船之船行至得列方向有所指之向數即停待餘各船以此船為準而成列不依頂船成列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或一列內指出之數船

首船向左繞行至左邊應 首船向右繞行至右邊應

當之處 當之處

直行頂船之前餘各船逐一繞行隨首船直行至應當之處同時繞行得其方向而再直行

頂船直行至適當之處

後邊各船繞行向新方位直行行時各船相距必相等其速不可過頂船與鄰船列方向之線

第二法 自雁行或斜行或銳陣改角度

頂船以平速直行其速合其事

頂船兩邊鄰船依頂船直行而至新方位其相距必為原相距

兩邊餘各船亦以同法依頂船之鄰船直行其速不可過頂船與鄰船之線

第十六號 成多列或單列之銳陣頂船旁之列方向為四向或指之某向

揭要一 陣法為兩雙羣或為兩參羣或兩小羣者船列內當中二船近首船端者為頂船陣法為單列者其船為單數則中船為頂船其船為雙數則當中二船近首船端者為頂船

揭要二 頂船旁列方向之向數多於四向或少於四

向者另升號旗指之其數獨指右邊者升次序旗於號旗下指左邊者升次序旗於號旗上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各陣

首船向左繞行至應當之

列方向線

首船向右繞行至應當之  
列方向線

餘各船逐一隨首船而行至頂船繞行則同時繞行成  
雁行直行依頂船至應至之處其彼此方向與相距不  
可改

後邊各船逐一繞行隨頂船之後至各船全成魚貫之  
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即使各船同時行原方向

第十七號 成魚貫陣其列方向與船方向俱同於原銳  
陣後半列之方向而在其對面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各銳陣或所指某銳陣

左邊外端之船即首船 右邊外端之船即首船

直行

前半列各船其方向若已向前者首船必向外偏行至  
與列方向正交再反繞行至與後半列平行而直行  
前半列之餘各船並頂船必同時向外繞行成魚貫向  
後再隨首船之後逐一繞行

後半列之各船必同時向內繞行成雁行向後再隨頂

船之後逐一繞行成魚貫

第十八號 成魚貫陣其列方向與船方向俱同於原銳

陣前半列之方向而在其前面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各銳陣或所指之其銳陣

前半列即左邊各船

前半列即右邊各船

並頂船必向外繞行成魚貫向後直行同時後半列必  
向內繞行成魚貫向前再逐一繞行隨頂船之後直行  
各船成魚貫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繞行  
成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第十九號 成魚貫陣其列方向與船方向俱同於原銳

陣後半列之方向或所指他船方向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各銳陣或所指之某銳陣

前半列即左邊各船

前半列即右邊各船

同向前繞行至與列方向平行而成魚貫直行逐一至  
首船之後繞行仍成魚貫

後半列各船同時繞行向前成雁行直行至前半列之

後時同時繞行成魚貫

已成魚貫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同時行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輪船布陣卷九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魚貫陣改方向與分陣便法

第二十號第二十一號第二十二號可得魚貫第一陣改方向及分小陣之各用此二事原宜分開惟在此號內甚為簡易可以相連但相連而能得益不易也

所改船方向大於八向者新後列之首船依法當為定船但此不合於能任便或左或右變陣之法

第二十號 自魚貫第一陣變成魚貫第二陣其方向或改或不改以前雙羣為主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方向不改則前雙羣各船

方向不改則前雙羣各船

必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

必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

繞行其新方向後雙羣各

繞行其新方向後雙羣各

船必向左偏行於前雙羣

船必向右偏行於前雙羣

之左邊

之右邊

行必極速至新方位後各船隨行

第二十一號 自魚貫第一陣變成魚貫第三陣其方向

或改不改以前參羣為主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方向不改則前參羣之船

方向不改則前參羣之船

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繞

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繞

行其新方向中後二參羣

行其新方向中後二參羣

之首船必向左偏行往前

之首船必向右偏行往前

參羣之左

參羣之右

行必極速至新方位餘各船隨其後各船之速必依成

陣極速準之

第二十二號 自魚貫第一陣變成魚貫第四陣其方向

或改或不改以前小羣為主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方向不改則前小羣直行

方向不改則前小羣直行

方向若改則逐一繞行其

方向若改則逐一繞行其

新方向餘小羣之首船向

新方向餘小羣之首船向

左偏行至前小羣之左

右偏行至前小羣之右

行必極速至新方位餘各船隨其後各船之速必依成

陣極速準之

輪船布陣  
卷九

輪船布陣卷十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改方向

第二十四號至第三十二號俱改船之方向而不改原陣各法分爲二類一、小改變以某船爲定點而稍繞行二、自左或右起變陣而改方向觀後各法可知各陣之用並改方向之動法

四向以內用小繞行法四向以外欲省時省煤必用自左或右起繞行法然亦有不能恆如此者必依船能繞行圓線之大小與能加若干速而定用何法

第二十三號各船同改方向改後再依第十三號第十四號繞定點而行仍還原陣如船行全速而後船難趕上至其位者則見此法之益但于常事不甚用此法

第二十三號 各船同時繞行至所指之方向

揭要 所指之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四號 魚貫陣各列或任指一列逐一改至所指之方向若其陣不止一列者則必改各船之原列方向揭要 所指新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

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五號 魚貫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爲所指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一列之首船必爲定點而繞行所指之方向當減速者即減速

列內餘各船逐一隨之繞行其餘各列之首船必依其應當之速而速至其新位但外列之首船不可過其內列鄰船與定船之直線各首船引其本列諸船得各列適當之相距餘各船逐一隨首船前行之時其船方向必對首船而與列方向正交

揭要 所指之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六號 自魚貫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逐一改至所指之方向而使各列之原次序相反

布法

往何邊改方向則何邊列之首船必爲定點而繞行至所指之方向當減速者即減速列內餘各船必隨之逐一繞行

餘各列之首船同時向定船邊繞行速至其新位但外

列之首船不可過其內列鄰船與定船之直線各首船引其本列諸船得各列適當之相距餘各船逐一隨首船前行時其船方向必對首船而與列方向正交

揭要 所指之方向為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七號 自魚貫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為所指右邊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列之首船必往新方向邊繞行八向而再繞行倘將撞本列後端之船必先以新方向直行至後船已前而再繞行

餘各船之首船必向前列繞行八向其後各船隨之至前列之後時逐一繞行隨之

末列之首船行至與新方向正交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列之首船俱繞行至新方向餘船逐一隨之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八號 自魚貫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為所指左邊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列之首船必往新方向邊繞行八向而再繞行倘將撞本列後端之船必先以新方向直行至後船已前而再繞行

餘各列之首船必向前列繞行八向其後各船隨之至前列之後時逐一繞行隨之

末列之首船至與新方向正交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列之首船俱繞行至新方向而餘船逐一隨之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九號 自雁行各陣改至所指之方向

布法

第一法 自雁行第一陣改變四向以內

新方向邊之船必為定船此船必繞行至新方向而直行依改方向之大小減其速

餘各船同時往新方向繞行二方向較角之半而後直行極速往其新位不可過與定船之列方向線其相距

不可改各船至其位時定船漸速行

第二法 自雁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變四向以內

直行之事與第一陣同餘各列相配邊之船為定船必



直行其速必合於不改前列定船之相距。

各列之餘船必自定船成列其列方向配新陣之方向前列已成新方向則仍行原速而各列之定船逐一至前列定船之繞點必暫停至齊而同時繞行所指之方向成雁行。

第三法 自雁行各陣改變四向以外。

一次先改四向成後用同法改第二次至末列各船已至新位則定列加速而俱直行。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則必另升旗號。

第三十號 自雁行各陣改為所指右邊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首列外船必往新方向邊繞行八向而再繞行倘撞本列後端之船必先以新方向直行至後船已前而再繞行。

首列之餘各船必同時向前船繞行八向逐一隨之。

餘各列必直行對所起動之一邊至前列繞行之處亦即繞行。

首列各船至成雁行與船之新方向正交即同時直行。

餘各列至其後時逐一隨之繞行。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三十一號 自雁行各陣改為所指左邊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首列外船必往新方向之左邊繞行八向而再繞行倘將撞本列後端之船必先以新方向直行待其後船已前而再繞行。

首列之餘各船必同時向前列繞行八向逐一隨之。

餘各列必直行對所起動之一邊各列至前列繞行之處亦即繞行。

首列各船至已成雁行與船之新方向正交則同時直行餘各列至其後時逐一隨之。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左繞行欲向右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三十二號 自銳陣或一列或多列改至所指之方向

使左右二邊之船與其頂船彼此之方位不改。

布法

第一法 自銳陣一列者改變二向以內。

全羣同時行成新方向行時其與頂船之原相距不可改各船行時必視其頂船之鄰船又不改其相距左右。

二邊之船列必略有同方向

第二法 自銳陣多列者改變二向以內

首列之船如為魚貫必為定列若欲改其方向則改向之一邊為定列而行成新方向亦依單列之法

其速依事而定餘各船隨準行船前行其改變一次不可過二向

第三法 自銳陣多列者改變二向以外

改一次為二向第一次完再改第二次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左繞行欲向右繞行必另升旗號

輪船布陣卷十一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換列反列

此卷七號雖不甚要亦不可缺第三十三號魚貫改方向而二列不必彼此通過風浪大而船行難準時宜用之又反雁行之次序並反魚貫之次序此法更便於舊法也

第三十三號 換二列魚貫之位

布法

上旗所指列內各船必同時繞行往下旗所指列內各船之後到時仍行原路之方向下旗所指列內各船同時繞行八向往上旗所指列之位至此位時仍行原方向

第三十四號 換二列魚貫之位二列之船彼此通過其

間

布法

所指二列之各船同時向內繞行彼此相近而通過此列各船過其彼列相配船之右邊其次序自陣前起算二列通過後各船必隨首船往新位而仍行原路將繞行之時各船必觀己船當行過何船而升彼船之

旗彼船亦升己船之旗至已行過後而收旗

第三十五號 換二列雁行陣之位後列各船通過前列

各船之間

布法

二列內之前列各船必減速至僅能直行而不改其方向與相距

二列內之後列各船必加速而不改其方向與相距通過前列各船之間行過相配船之右邊其次序自準行船起算

第三十六號 自魚貫陣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

一列各船前後之位各後船行過前鄰船之右邊

布法

首船減速至極小而偏左七百二十尺

後各船以原速直行逐一至其位時亦減其速而偏行

至成魚貫而不改其原相距

成陣後即升總準行或準行船之旗各船仍行原速

第三十七號 自魚貫陣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

之一列各船前後之位各船行過前鄰船之左邊

布法

首船減速至極小而偏右七百二十尺

後各船以原速直行逐一至其位時亦減其速而漏行  
至成魚貫而不改其原相距

成陣後即升總進行或準行船之旗各船仍行原速

第三十八號 雁行陣 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一  
列內各船之位自右端船起動

布法

列內各船必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右邊首船向左繞行十六向餘各船至此船後逐一繞  
行隨之

各船已在原右邊船後之時俱同時繞行原方向

揭要 陣若不甚密則右邊首船不必向右繞行八向  
之多可以依事行若干向

第三十九號 雁行陣 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一  
列內各船之位自左端船起動

布法

列內各船必同時向左繞行八向

左邊首船向右繞行十六向餘各船至此船之後逐一  
繞行隨之

各船已在原左邊船後之時俱同時繞行原方向

揭要 陣若不甚密則之邊首船不必向左繞行八向

之多可以依事行若干向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增減相距

增減相距布陣最要之事也此卷各法能使相距增減甚  
是速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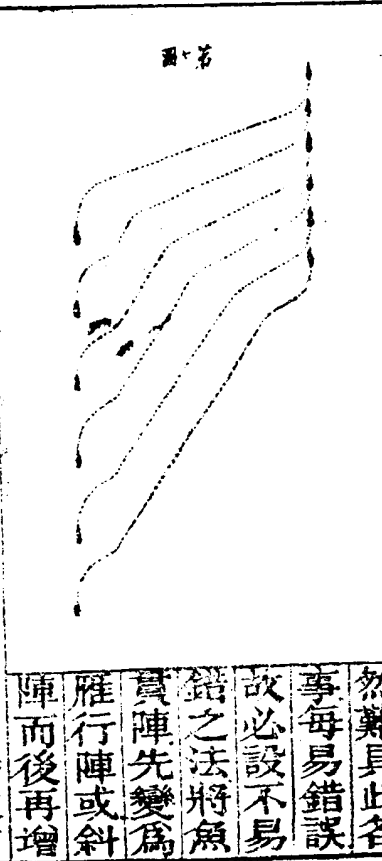
大為四向

魚貫陣欲減二列之相距必同時繞行四向雁行陣欲減  
二列之相距必改船行之速而不必改船方向斜行陣欲  
減二列之相距則前列之船直行後列之船改方向之數  
為船方向與船列方向交角之半

列內各船亦依前法設雁行陣則當動之船必改四向設  
魚貫陣則各船須改速設斜行陣則前船直行後船改方  
向之數為船方向與列方向交角之半

增減相距之用法並詳於後如能諳熟得益匪淺臨用之  
時以魚貫陣為最難魚貫陣內又以減相距為更難如第  
七圖設列內之船不多則後魚貫陣內之法已足用矣已  
有準行船而船僅四五隻者一觀可知其布法不必另詳  
惟列有十五船或二十船必另換一法否則依布達閣之

言必各人有極大才能而極謹慎操練多次者庶可不差  
然難具此各



減相距欲得二法內任何一法之益必使各船同時改方  
向第一法改八向第二法改方向依其速若斜行陣而各  
船欲減相距其船方向愈近雁行所費之時愈少但費時  
愈少全羣之減速必愈大法內所用之方向能成其陣而  
行速合其事初次改方向少則船可多直行惟費時更多  
若將魚貫陣先改為斜行則減相距可速惟必失去地位  
如升旗指同時向右改六向至得新方向時即升旗令減  
相距即依斜行陣之法前船直行稍減速各船向前船繞  
行三向直行而不改其速逐一至加繞行圓線之半徑可  
得新相距時則仍行原方向其事已成各船不過稍向右  
偏行因可自主故稍偏亦不甚要  
第四十號 改列內各船或所指某數船之相距得若干

率一率為七  
百二十八尺 依其進行船為主或依所指之進行船為主

布法

第一法 魚貫陣內各船改相距

進行船仍行原速餘各船改速依相離或相近其所改之速必合升之改速旗或令本船或令前船

各船自準行船遞得新相距近準行船之船相距未定時遠準行船之各船相距不可改

第二法 雁行陣內各船改相距

準行船直行減速約三分之一餘各船皆以原速同時向準行船或背準行船繞行四向而彼此之相距不改逐一得其應當之相距時仍行原方向而減速

第三法 斜行陣內各船改相距

欲增相距則後船為準行船  
欲減相距則前船為準行船

餘各船同時或背或向準行船繞行其繞行之角為列方向與船方向交角之半行時彼此之相距不可改逐一自準行船起得其新相距之時仍行原方向而減速

第四十一號 改陣內各船列之相距共得若干率總準

行船之列若無別令必為各船準列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陣

準列必直行而減速約四分之一則餘各列得新相距仍有原橫方向

餘各列同時或向或背準列繞行四向而相距不可改至新相距時仍行原方向自準行船起逐一減速

第二法 自雁行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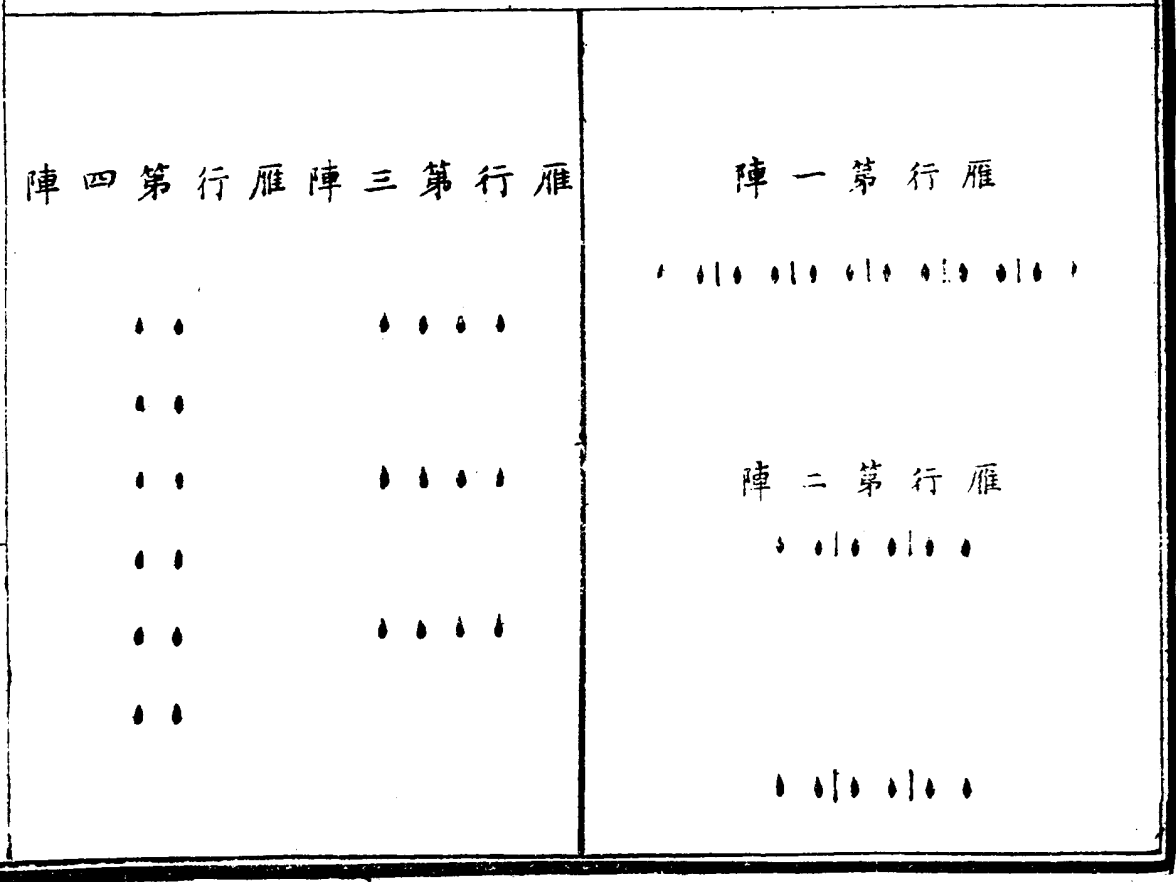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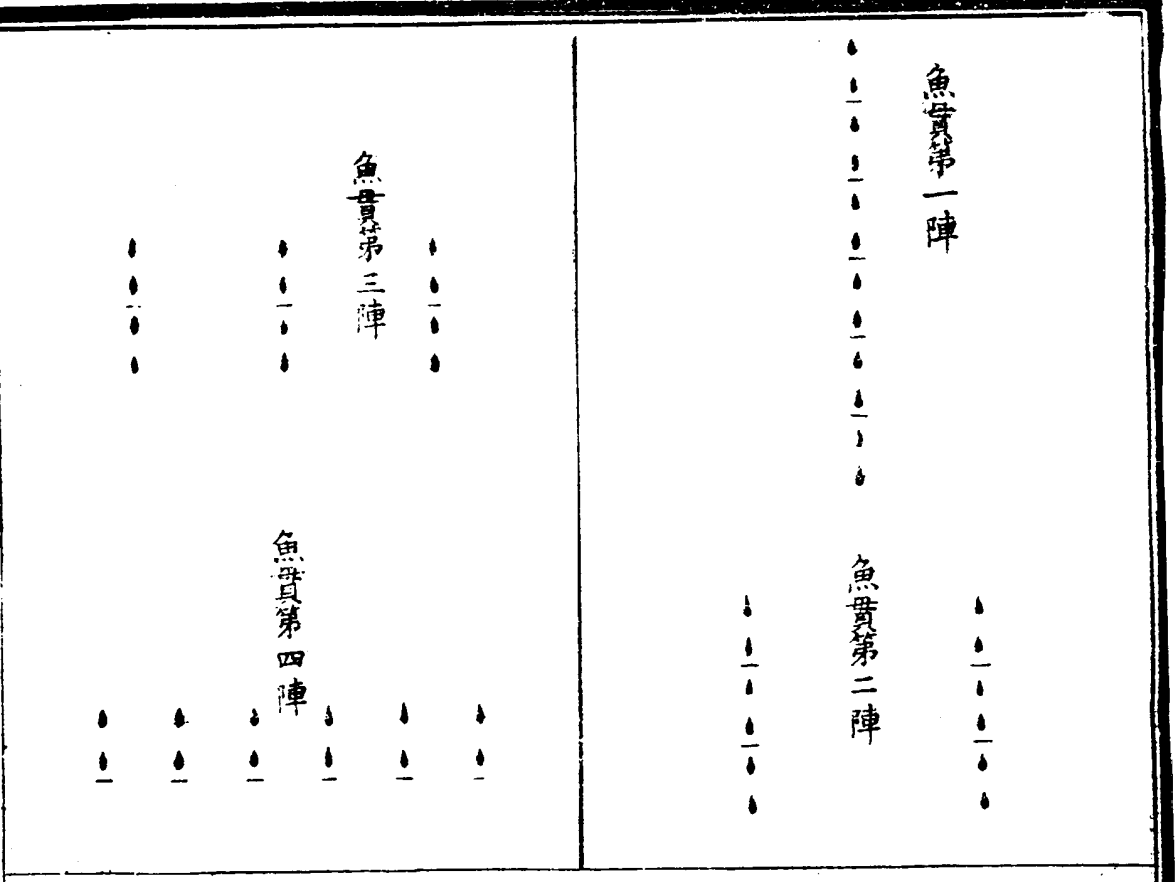
準列之速不改餘各列之速或增或減必合於升之改速旗而定之各列逐一自準列起得新相距近準列之列相距未定時遠列必仍存其原相距

第三法 自斜行陣

欲增相距則後列為準列  
欲減相距則前列為準列

準列直行而減速餘各船列得新相距時仍回原方向餘各列必同時或向或背準列繞行其角度等於船方向與列方向交角之半其方向與相距不改至得新列相距時仍行原方向逐一減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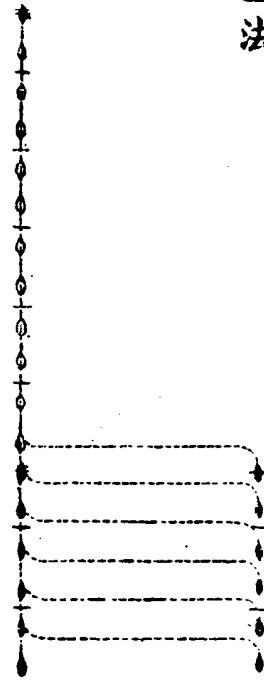
輪船布陣卷十二終



雁行第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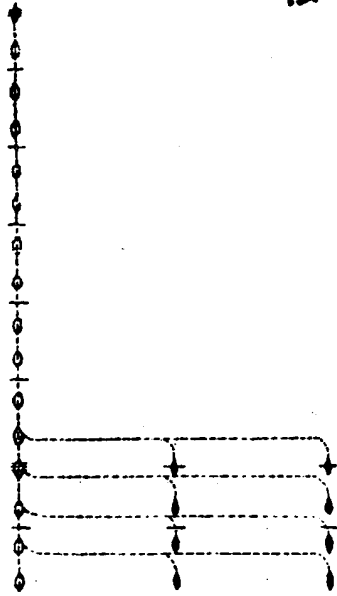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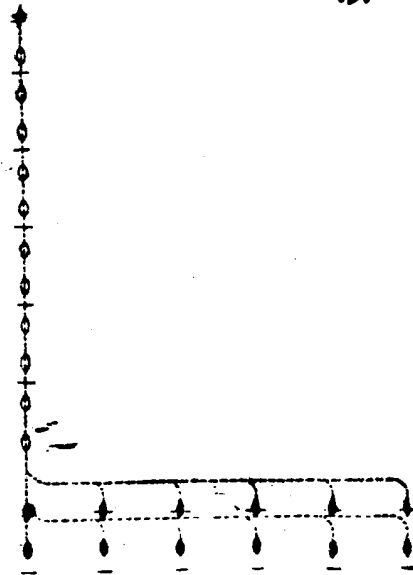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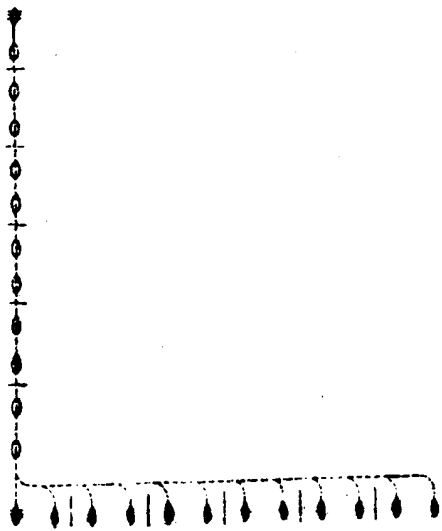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一法



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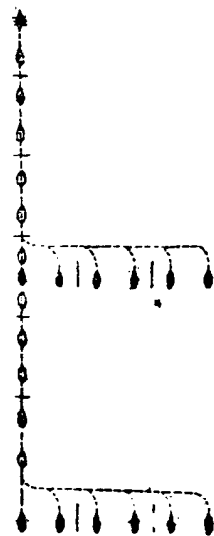
第二法





第一號

第二法



第一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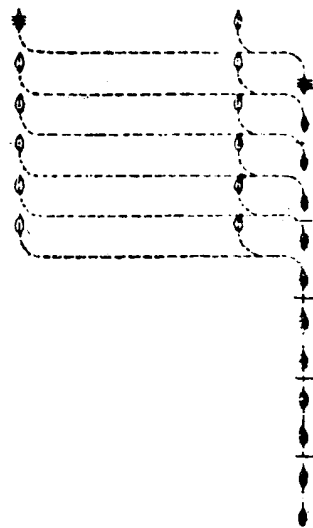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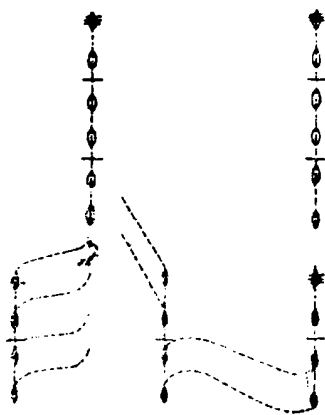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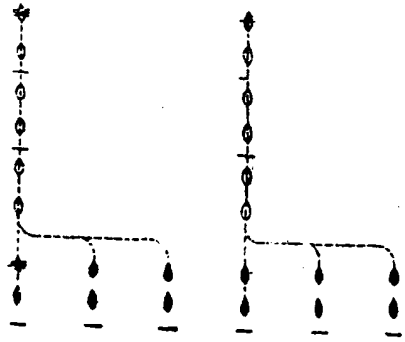


第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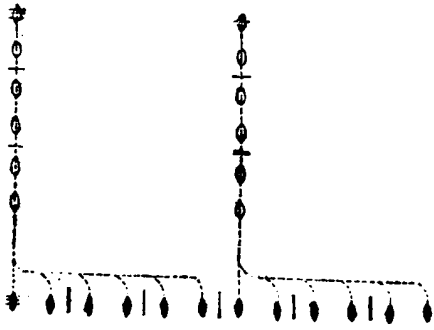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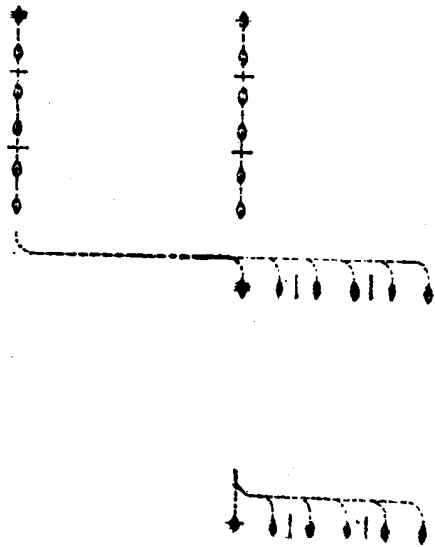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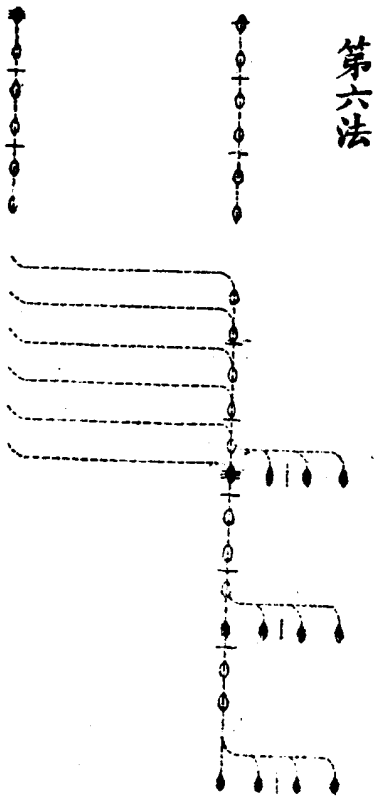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四法



第二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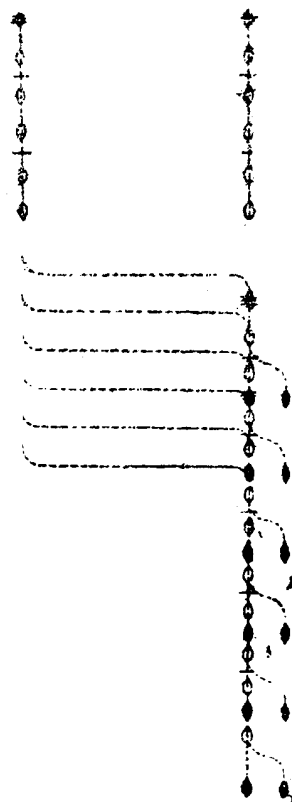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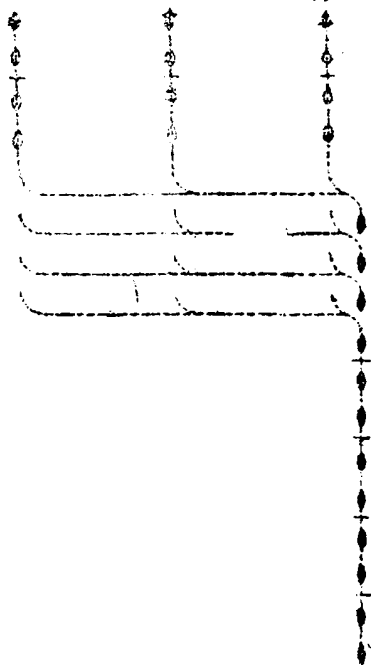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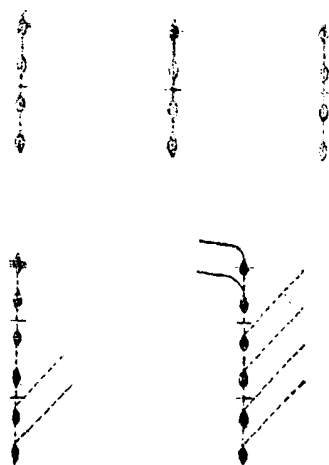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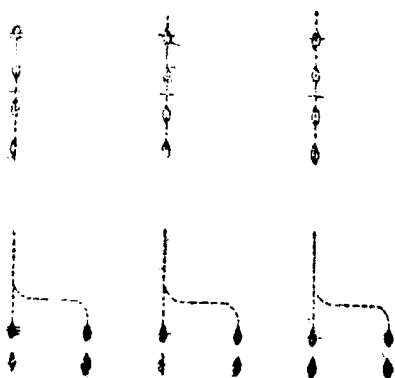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二法



第三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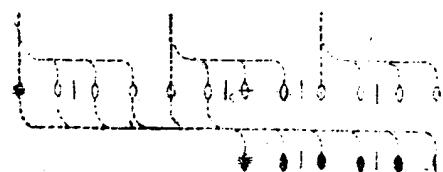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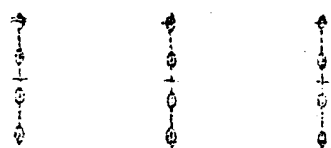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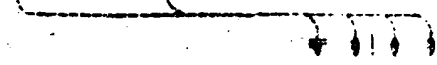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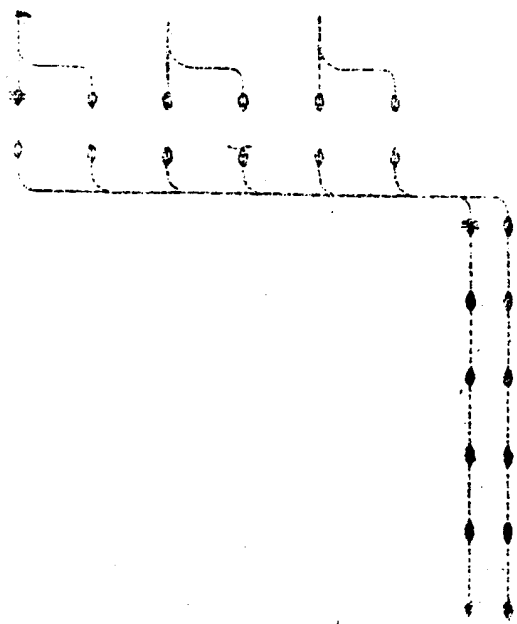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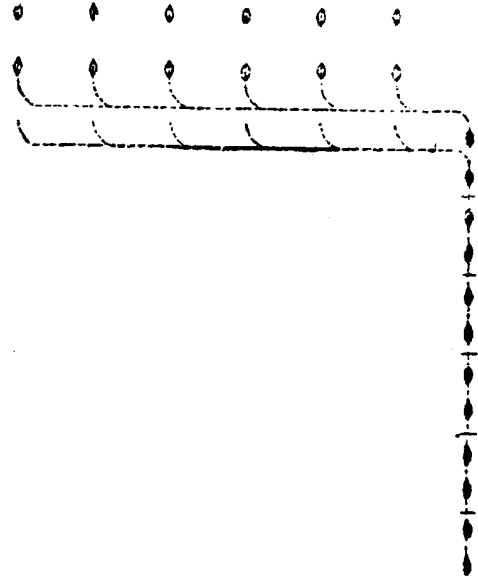


第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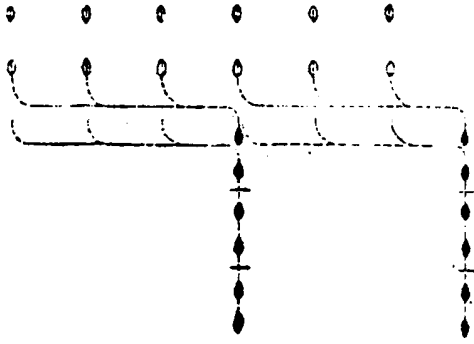
第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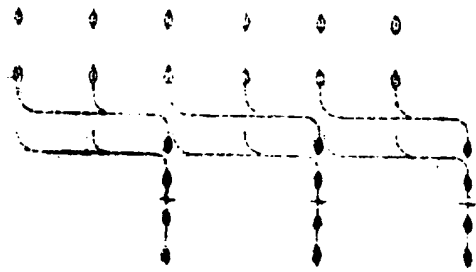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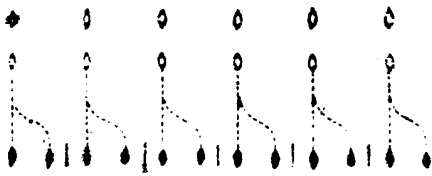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二法



第四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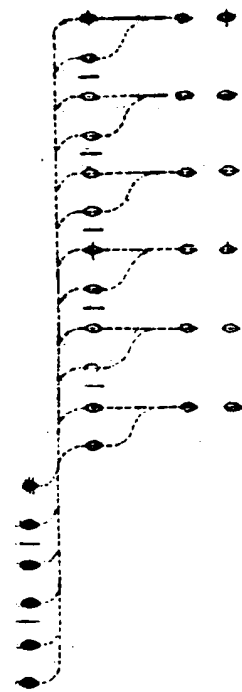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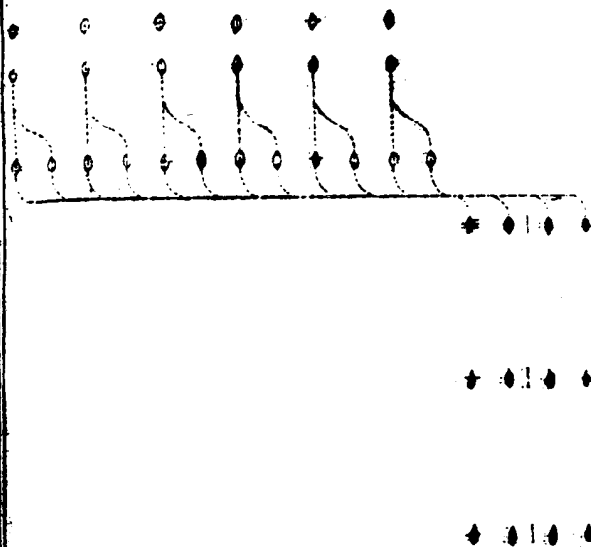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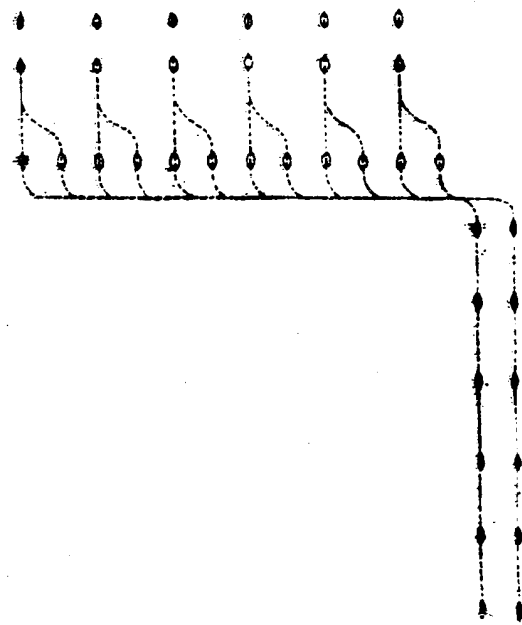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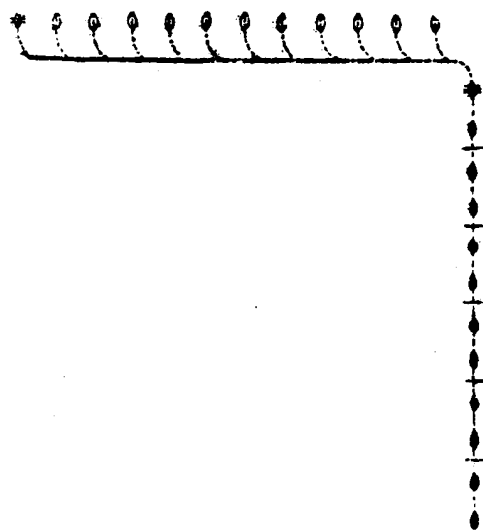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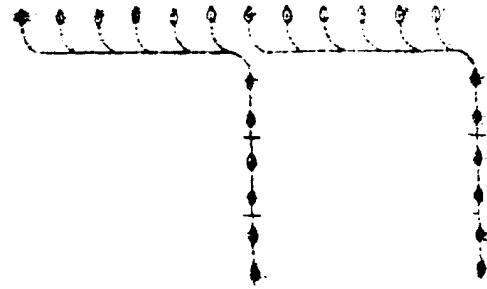


第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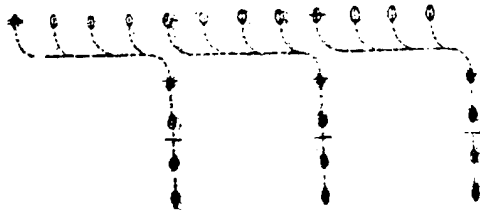
第一法



第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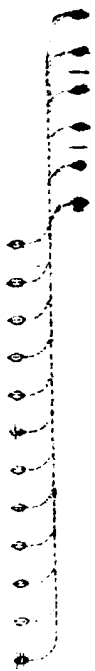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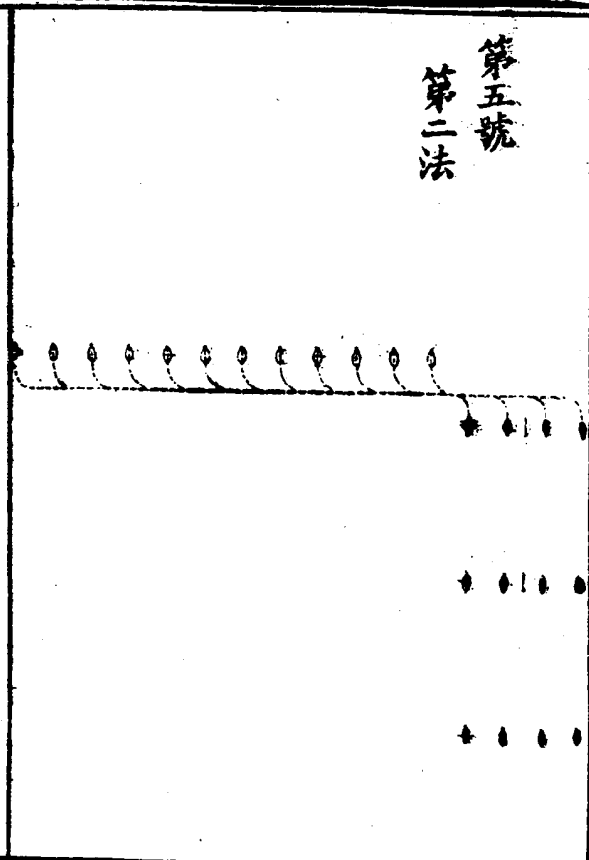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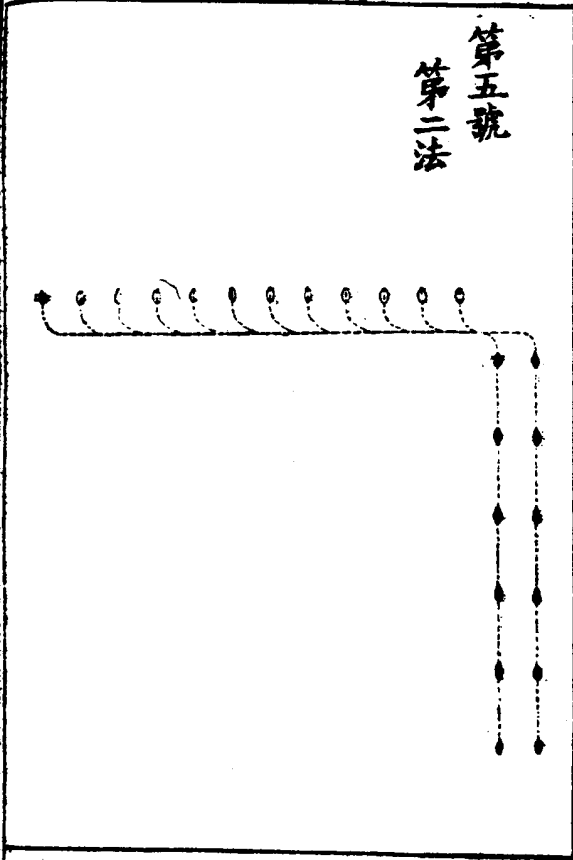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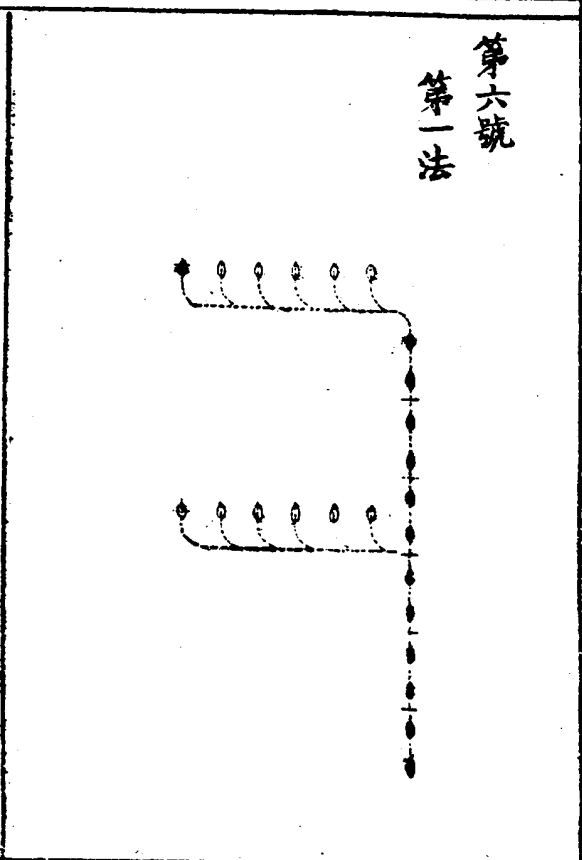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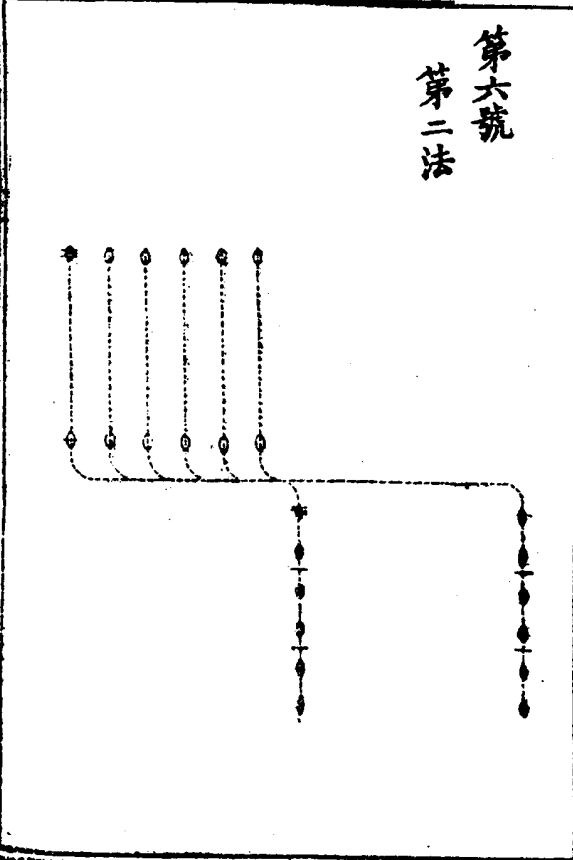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二法



第六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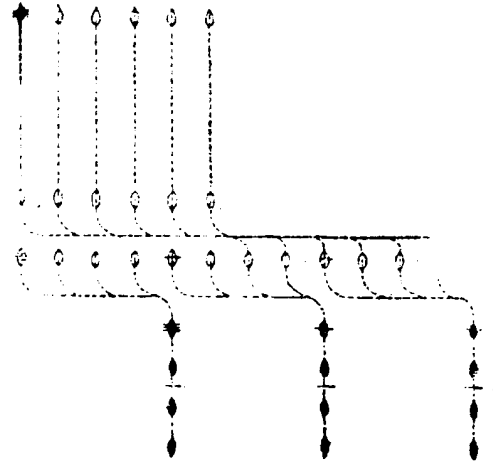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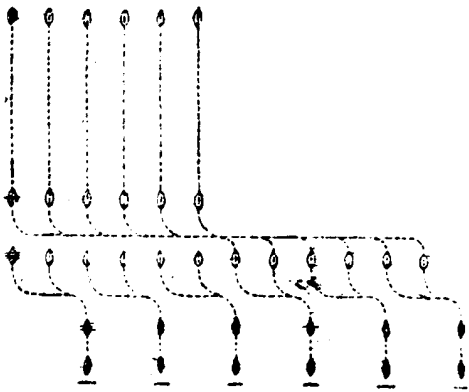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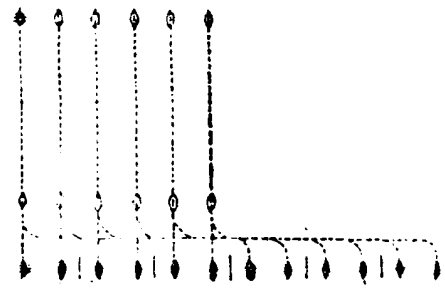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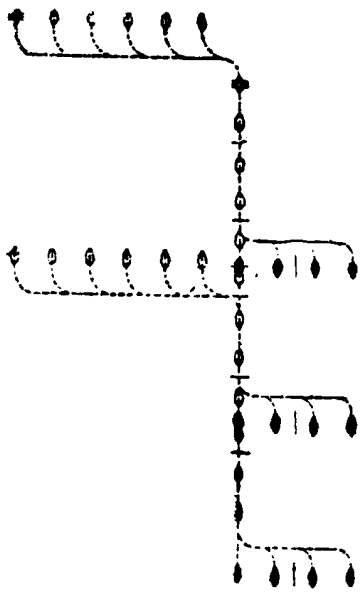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三法



第六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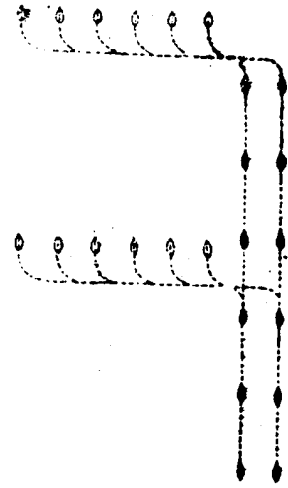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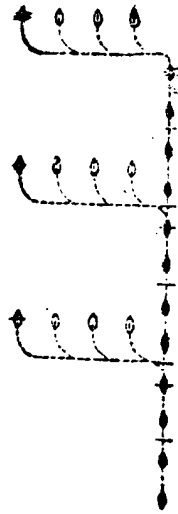


輪船存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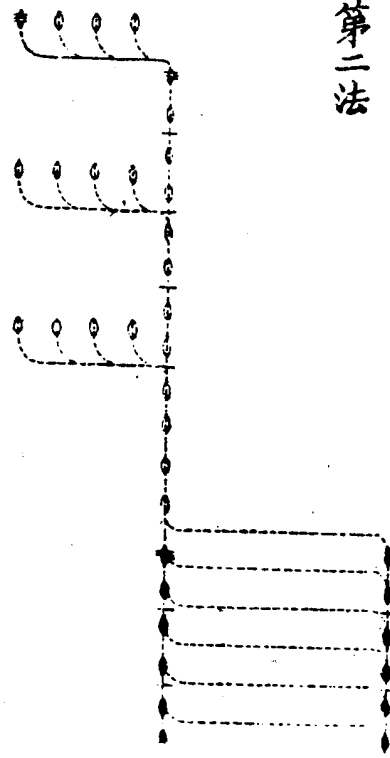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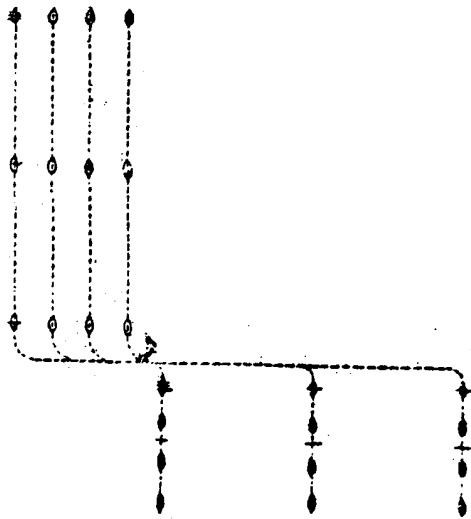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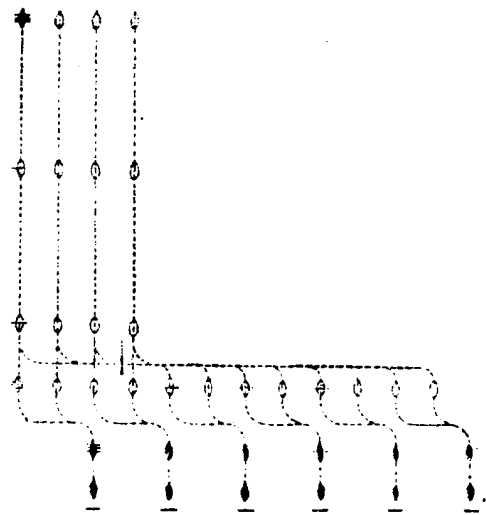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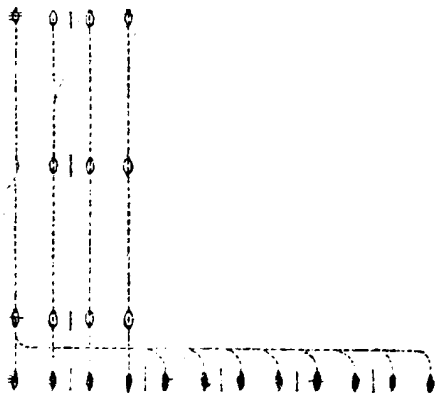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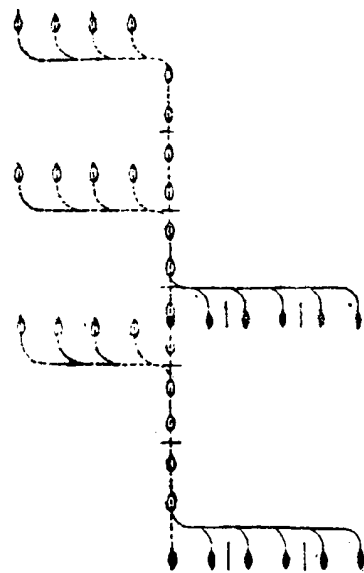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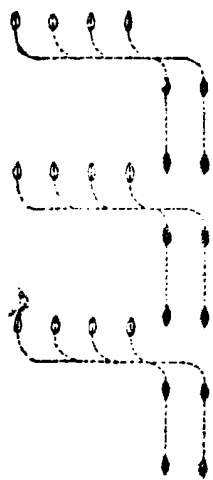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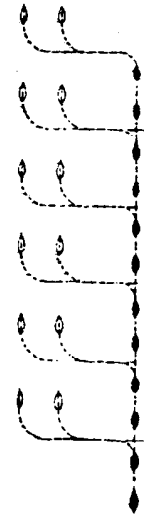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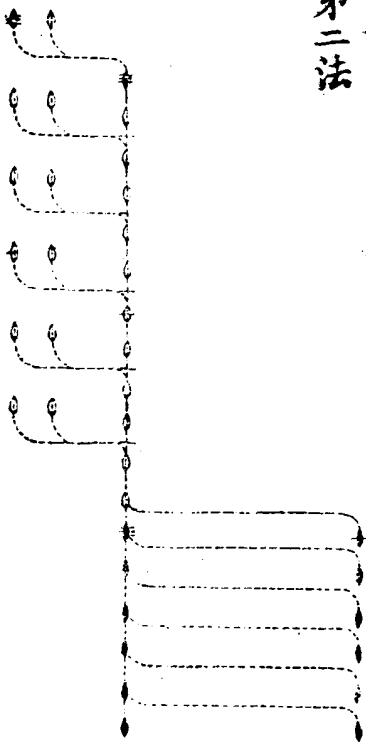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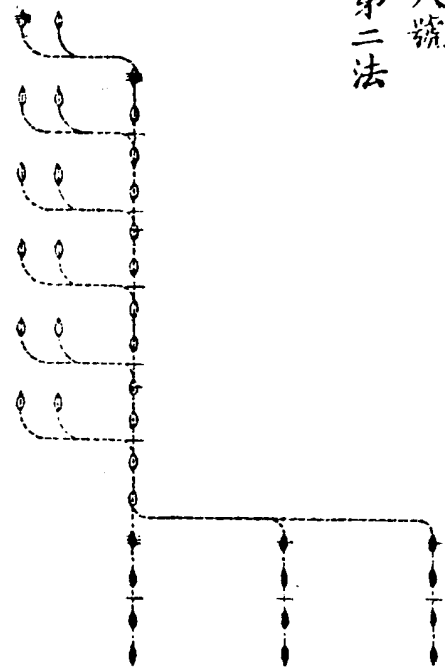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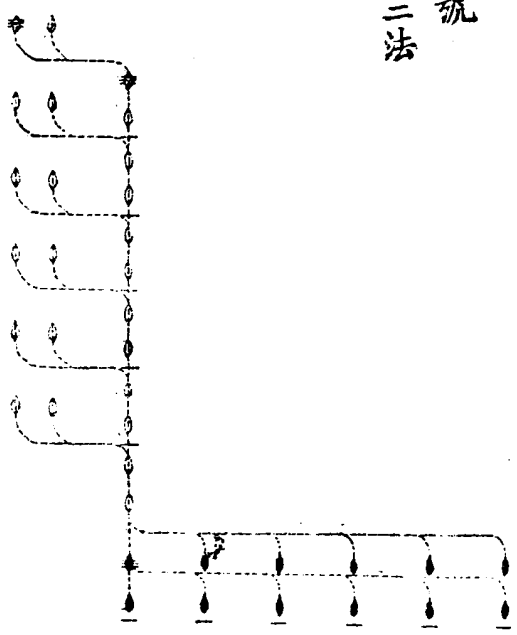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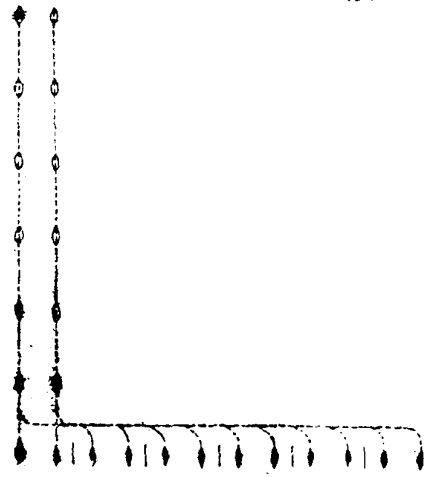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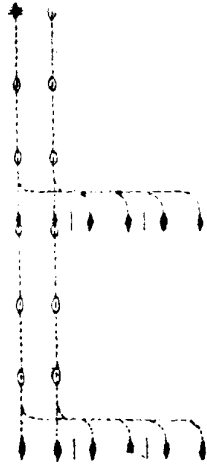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二法



第八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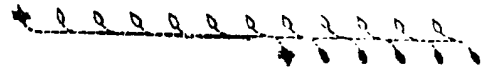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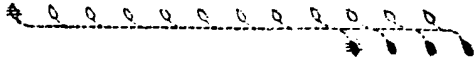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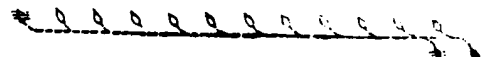
第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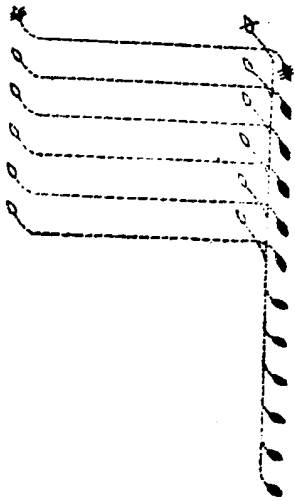
第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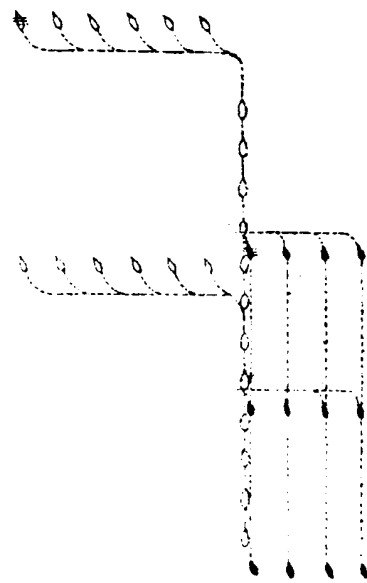
第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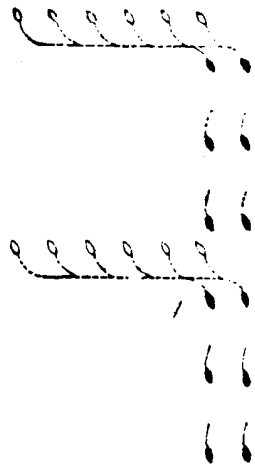
第十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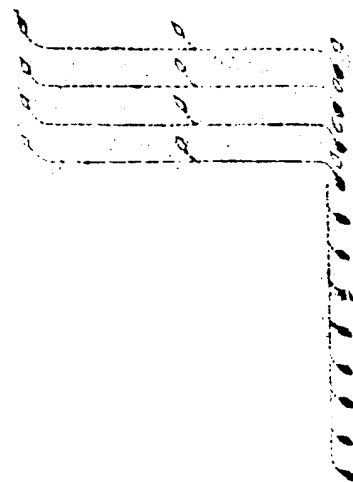
第十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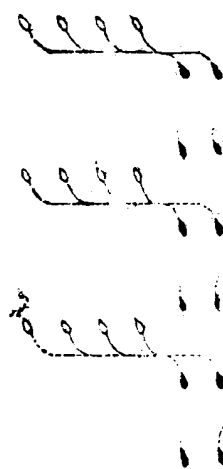
第十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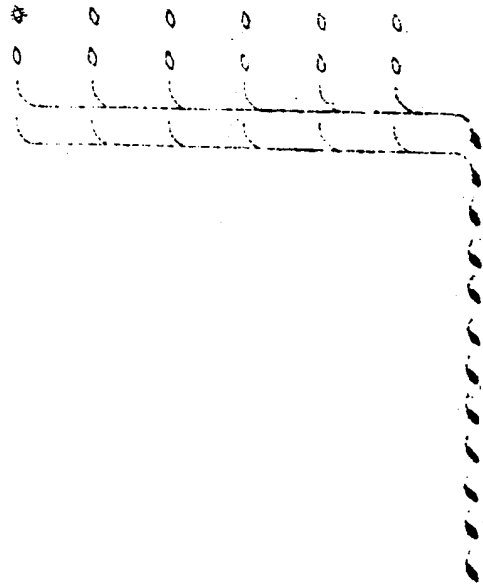
第十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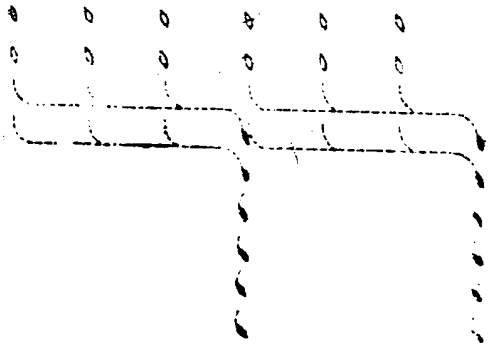
第十一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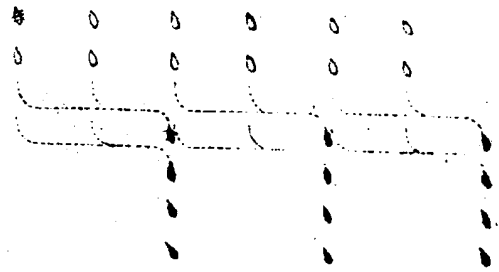
第十二號  
第一法



第十二號  
第一法



第十二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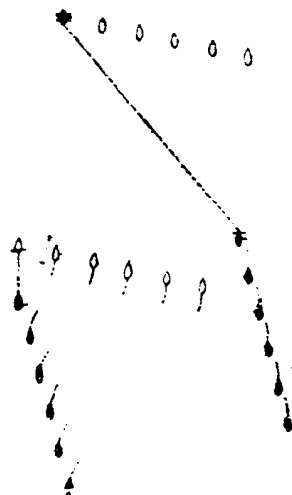


第十三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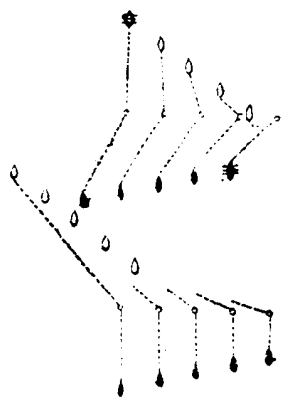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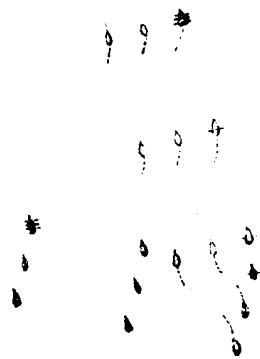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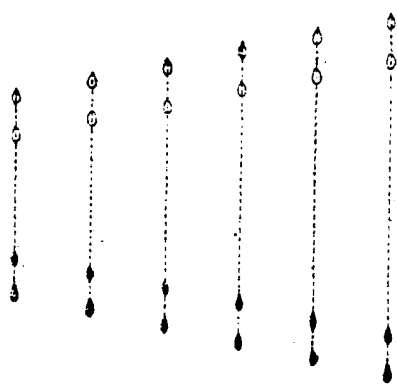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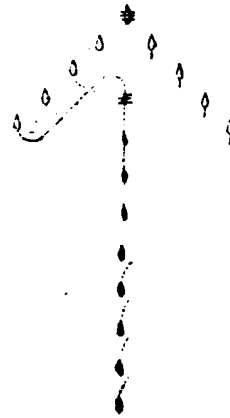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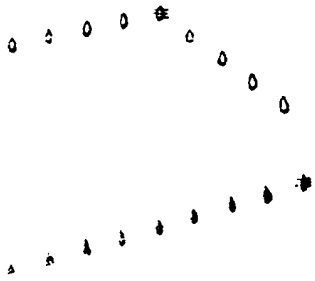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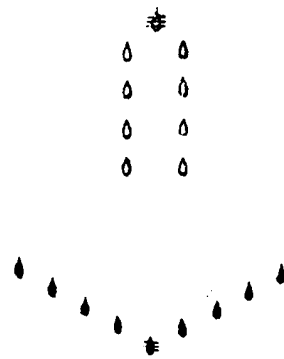
第十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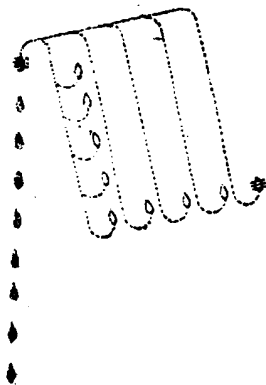
第十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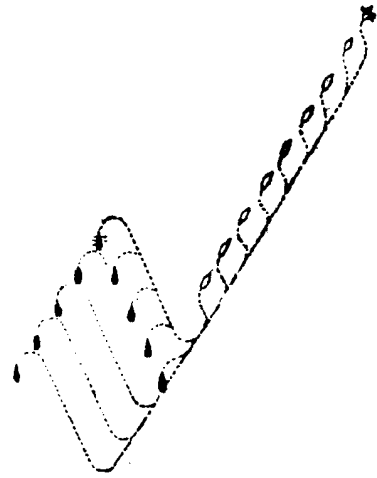
第十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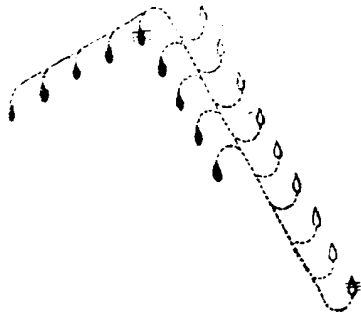
第十六號  
第一法



第十七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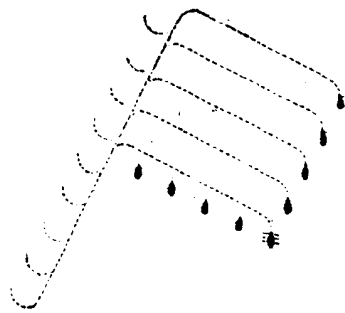
第十八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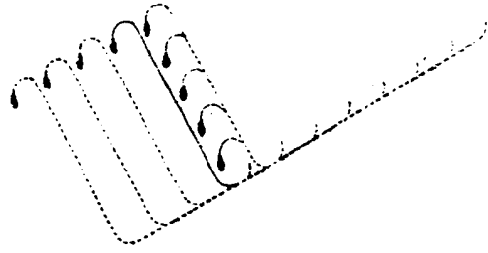
第十八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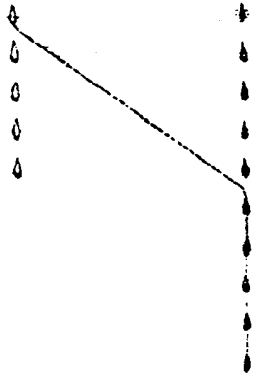
第十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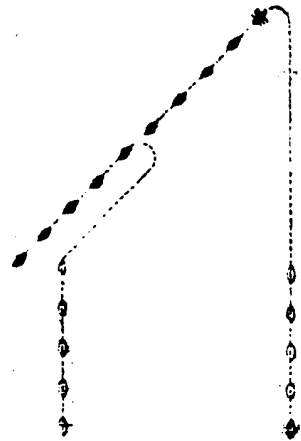
第十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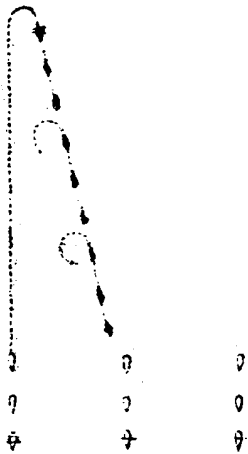
第二十號



第二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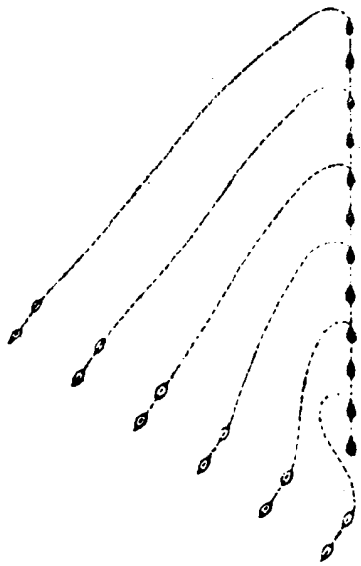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號



第二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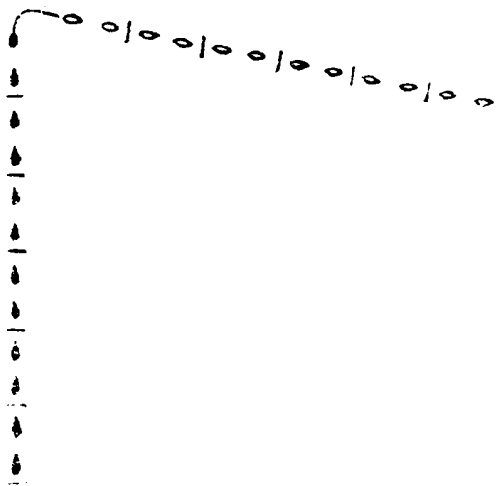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號



第二十四號



第二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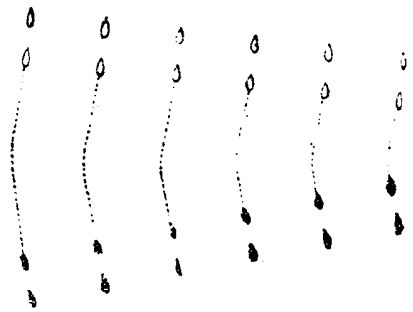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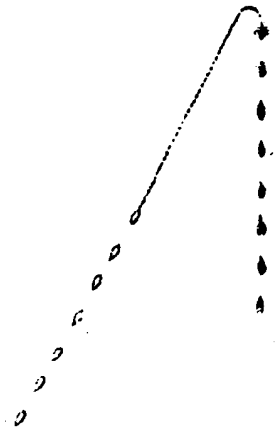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號



第二十五號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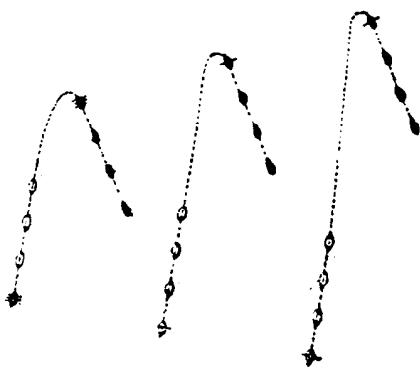
五ノ二ノ一

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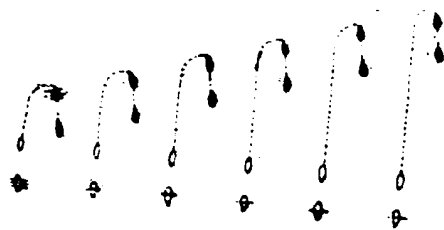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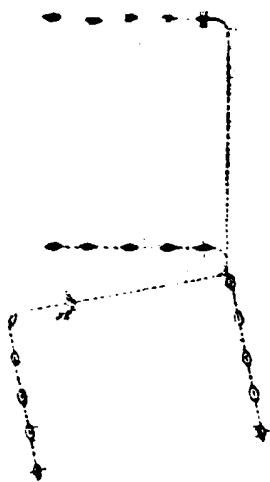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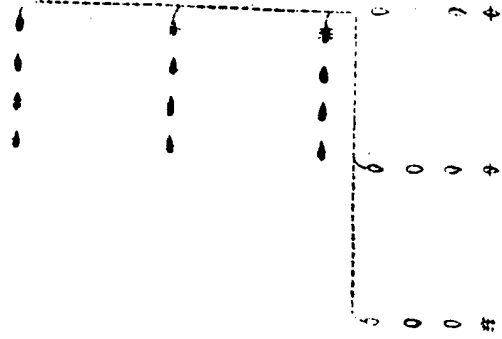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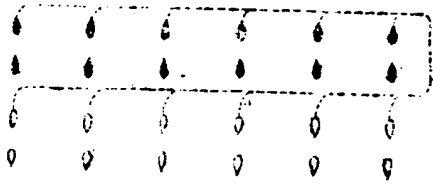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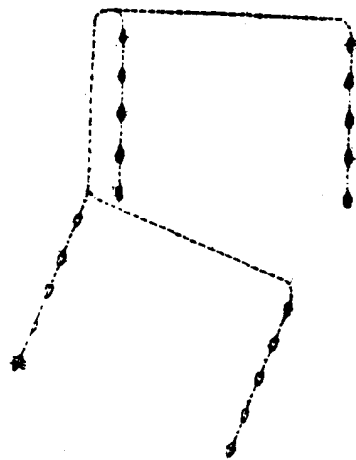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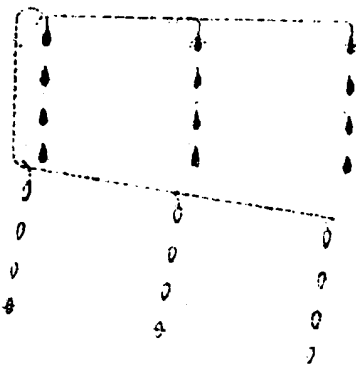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號



第二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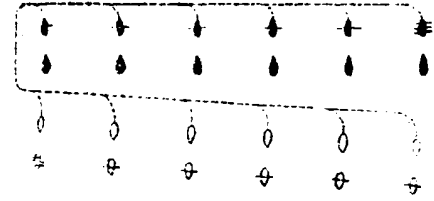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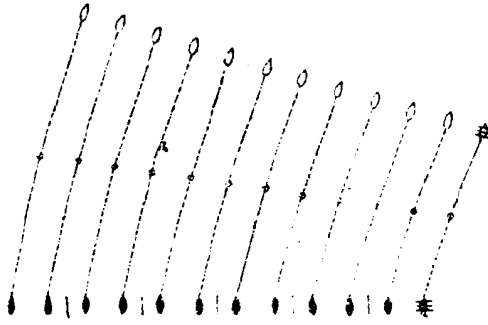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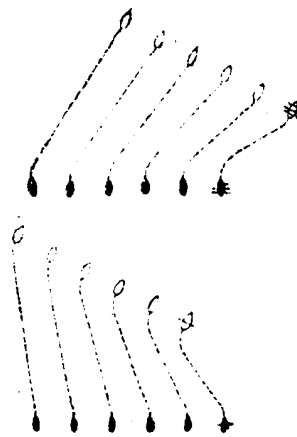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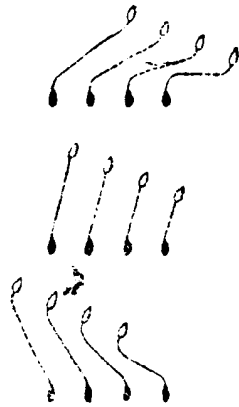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一法



第二十九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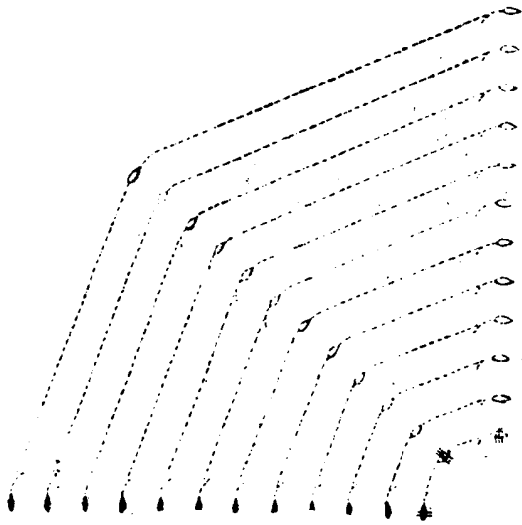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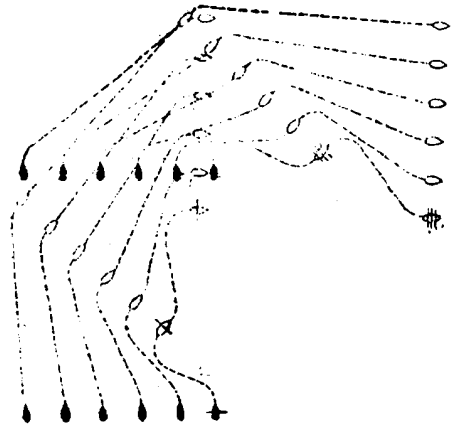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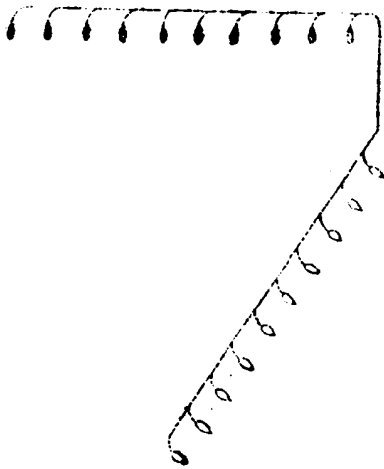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三法



第二十九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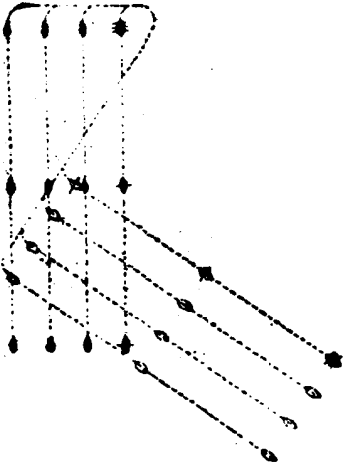


第三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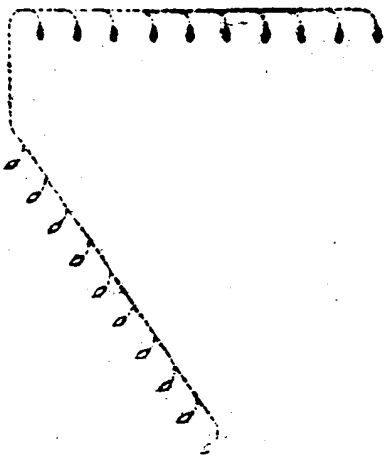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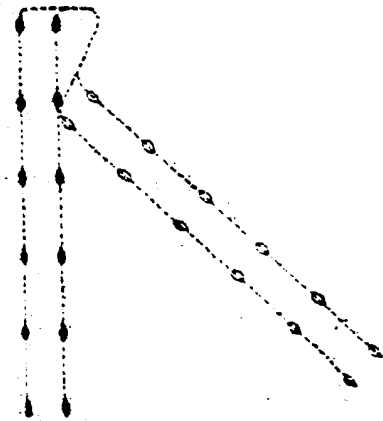
第 三 十 號

第 三 十 號



第 三 十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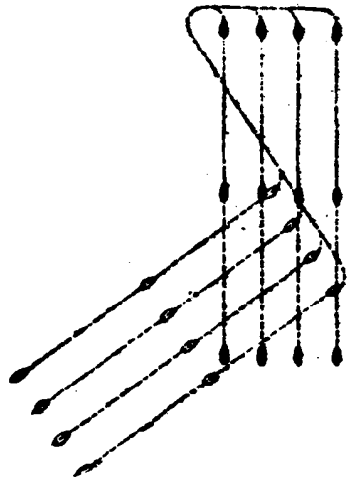
第 三 十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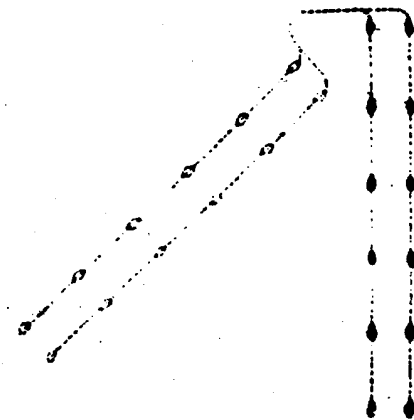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號



第三十一號



第三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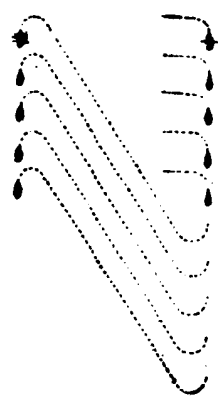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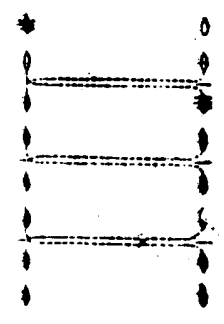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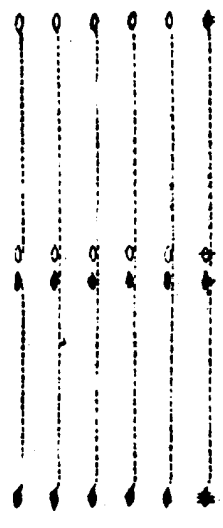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號



第三十四號



第三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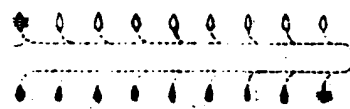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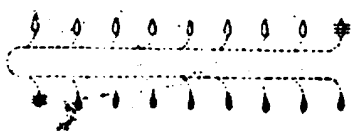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號



第三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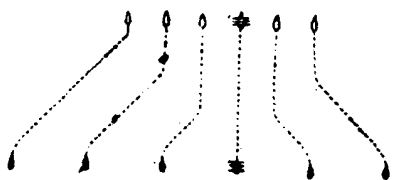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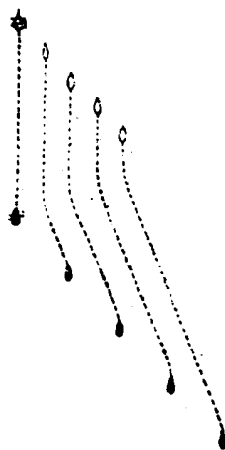
第四十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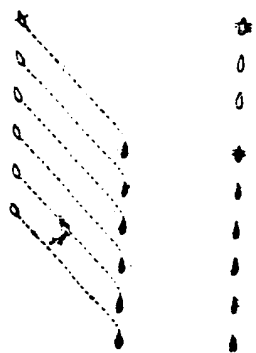
第四十號  
第二法



第四十號  
第三法



第四十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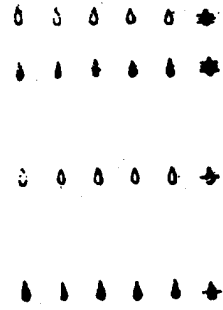


前九百一十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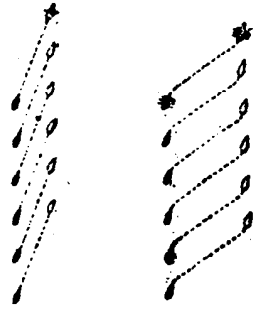
圖

三

第四十一號  
第二法



第四十一號  
第三法





庚申孟秋

司馬溫公家範

朱汝珍題端



吳興劉氏留  
餘草堂校刊

357289

12.1.81

司馬溫公家範序

夏后氏之故封爲先生桑梓里奉先生遺像而尸祝之者依然昔日遮道聚觀驚衣莫哭之人心也余于役平水過其里瞻謁其祠高山景行無射于人斯又從先生之裔孫露得盡觀先生遺編曰嗟乎是乃先生之所爲無射也哉顧其最夷易最切實者則有家範一書諳諳暨暨總爲齊家示訓夫經首誠意而極之治平先後本末昭昭而其出身加民則于家庭見端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先生之學惟誠惟一足以感人主孚夷虜薄海內外無不舉手加額欣欣戴司馬相公者此其身先之範固自不言

家範序

而喻且夷考當年立朝大節如預請建儲抗議濮禮與夫因災異而陳慈孝矢謨洋洋一本修齊真如布帛菽粟別無弔詭奇異之譚可以炫飾聽聞而一時傾注者亡慮識與不識何者誠故也余竊怪世之好爲弔詭奇異者于夷易切實之旨一切厭薄爲不足道獨不觀轉大木于河澗者乎前呼與謬後者應之斯時卽有齊謳郢調吳歎越吟與激羽流商之曲皆侈而無當則知夷易切實之有關於世教也噫是可以測家範矣余故願附一言而授諸先生之裔孫奉敕提督山西學政若溪後學吳時亮書于平水之衡文公署

家範卷一

留餘草堂叢書

宋陳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周易三三巽上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也謂二男正位乎外也謂五

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

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由內以相成熾也

家範一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

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

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

然後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

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

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處乎嚴是以家人

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

為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

富其家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家範一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

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子子

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者也

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

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

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

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

家範一

三 留餘草堂

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

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

嚴父嚴兄

事君事長之禮也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徒役阜牧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阜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

昔四岳薦舜於堯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叟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跡

家範一

四 留餘草堂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古聖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於後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爲人法者今采集以爲家範

治家

衛石碯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齊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其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柳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櫬內言不出於櫬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家範一

五

皆爲重別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櫬可以柳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滌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也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櫬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畢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

重別有禮乃相纏固

故日月以告君

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

齋戒以告鬼神

婚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會賓客也

以厚其別也

厚重慎也

又男女非祭非喪不相受器

家範一

六

祭嚴喪遽不嫌也

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奠停地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子入內

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讀謂叱也嫌有隱使也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擁猶障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

又子生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蚤其別也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

外傳教學之師

女子十年不出

恆居內也

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闕限也

又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有歸寧沒則使鄉寧

魯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如之也

康子在其朝

家範一

自其外朝也

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

入康子之家也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

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

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

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庀治也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闕闕也門寢門也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請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

家範一

八 留餘草堂

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問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孝於萬石君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經營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遂倍乃至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重堂高閣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貨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問數百萬道令焚削文契債家問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肯受

家範一

九 留餘草堂

南陽馮良志行高潔遇妻子如君臣

宋侍中謝弘微從叔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陽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陽公主降封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嘆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親姻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人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

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及會稽吳興琅邪諸處

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或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物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敷素好樽蒲間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道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

家範一

十 留餘草堂

後豈復見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飢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鬪舉家恠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為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抱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其一厨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公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以次命子弟一人執經史立燭前卽讀一過畢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

家範一

士

留餘草堂

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續文絹為資粧常言必待資粧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其繫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娶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

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反為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為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眾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為強況華夏乎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

家範一

士

留餘草堂

也故又為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愛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若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其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苟為獨居斯可畏矣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  
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爲右師譖於十公而逐之左師曰  
汝亥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  
而華亥果亡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  
皆在於凶德雖謂之君子不貴也故欲愛其身而棄其  
宗族烏在其能愛身也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  
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

家範一

十三

留餘草堂

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漢世諺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言尺布可縫  
而其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  
其弟也

梁中書侍郎裴子野家貧妻子常苦飢寒中表貧乏者  
皆收養之時逢水旱以二碩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  
同之曾無厭色此得睦族之道者也

家範卷一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祖

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為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慷慨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為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間奢靡游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

家範二

留餘草堂

我而厲虐之也始則欺給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醜毒亦有之矣然則歸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為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許於府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蓋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

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為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然則聖賢皆不願子孫之匱乏耶曰何為其然也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舜自側微積德至於為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絕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至於武王而有天下其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禮法以遺後世而安罔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年其支庶猶為天下之顯諸侯棋布於海內其為利豈不大哉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

家範二

留餘草堂

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何趣賣以共其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與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息  
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  
欲爲公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

南唐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  
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履事吳武  
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家範二

三

與始爲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  
祿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爲美反以  
爲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嘆曰以吾今日之祿雖侯服  
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  
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  
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  
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也所得顧不多乎  
晉光祿大夫張澄嘗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止光祿年六十四而  
亡其子孫昌熾公侯將相至梁陳不絕雖宋必因葬地

而然足見其愛子孫厚於身矣先公既登侍從常曰吾  
所得已多當留以遺子孫處心如此其顧念後世不亦  
深乎

家範二

四

家範卷二

家範卷三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父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問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問詩問禮又問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

家範三

附錄草堂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避之以道而勿強言心雖愛之不形於外常以嚴莊蒞之不以辭色悅之也不遵之以道是棄之也然強之或傷恩故以日月漸磨之也

北齊黃門侍郎顏子推家訓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石碯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當教之使

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烏在其能愛子也人之愛其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愛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曷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也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

小未有所知嘗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誑欺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家範三

附錄草堂

負劔辟呬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傍辟呬詔之謂傾頭與

語口傍曰呬

則掩口而對

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

絲

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緇有飾絲之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方名東西南北之類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早其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視以廉恥

九年教之數日

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

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成童十五以上

曾子之妻出外見隨而啼妻曰勿啼吾歸爲爾殺豕妻

歸以語曾子曾子卽烹豕以食兒曰毋教兒欺也

賈誼言古之王者太子始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過闕

家範三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也

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生子咳嗔師保固明仁孝禮義

道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

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

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

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連爲恣其所欲宜誠翻獎應

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憍慢已習方乃制之捶撻

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長成終爲敗德孔

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云教婦初來教

兒嬰孩誠哉斯言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

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

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豈願苛虐於骨

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

梁大司馬王僧辨也

家範三

母衛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

少不如意猶楚撻之故能成其勳業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少爲父所寵失於教義

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翼

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語言不擇爲周迷抽

腸毀鼓云然則愛而不教適所以害之也詩稱鳩鳴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至於人或不能

然記曰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使其所親果賢也

所下果無能也則善矣其溺於私愛者往往親其無能

而下其賢則禍亂由此而興矣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

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鑑此通論也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曰

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

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後漢尚書令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

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今之人年長而子孫

具者得不以先賢爲鑑乎

內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家範三

五

庸之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

怒謹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君子之所以治其子婦盡於是而已矣今世俗之人其

柔懦者子婦之過尙小則不能教而嘿藏之及其稍著

又不能怒而心恕之至於惡積罪大不可禁遏則暗鳴

鬱悒至有成疾而終者如此有子不若無子之爲愈也

其不仁者則縱其情性殘忍暴戾或聽後妻之讒或用

嬖寵之計捶朴過分棄逐速來僕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

康誥稱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謂之元惡大惡蓋言不孝不慈其罪均也

母

爲人母者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於不肖陷於大惡入於刑辟歸於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教古者婦人娠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

家範三

六

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藝博通矣彼其子尙未生也固已教之況已生乎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

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

爲術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學宮之

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

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

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乃買猪肉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彼其子尙幼也固已

慎其所習況其長乎

漢丞相翟方進繼母隨方進之長安織履以資方進遊

學

晉太尉陶侃早孤貧為縣吏番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逵薦侃於廬江太守召為督郵由此得仕進

後魏鉅鹿魏緝母房氏緝生未十旬父溥卒母鞠育不嫁訓道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愧謝乃食

唐侍御史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至美官

天平節度使柳仲郢母韓氏常粉苦黃連和以熊膽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嚙之以止睡

家範三

七

留餘草堂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兩宅後古牆頽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慰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

齊和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稷子遂慚而出反其金而自歸於宣王請就誅宣王悅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其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它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吳司空孟仁嘗為監魚池官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晉陶侃為縣吏嘗監魚池以一刺鮓遺母母封鮓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崔氏夫鄭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遂不嫁善果以父死

家範三

八

留餘草堂

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年四十授沂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判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慙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稚藁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



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辜  
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每  
至夜分而寢善果曰見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  
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  
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天  
子報汝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贈六姻爲先君之惠奈何  
獨擅其利以爲富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  
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  
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  
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  
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

家範三

九

留餘草堂

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  
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  
所供皆不許受悉川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  
克已號爲清白吏考爲天下最  
唐中書令崔玄暉初爲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  
吾嘗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  
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  
吾常重其言比見中表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  
父母但知之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  
乃爲盜而未發者耳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  
祿苟不能忠清雖日殺三牲吾猶食之不下咽也玄暉

由是以廉謹著名

李景讓宦已達髮斑白小有過其母猶撻之景讓事之  
終日常兢兢及爲浙西觀察使有左右都押牙迺景讓  
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  
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下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  
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  
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衛羞  
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  
將佐皆至爲之請不許將佐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山  
是遂安此惟恐其子之入於不善也

家範三

十

留餘草堂

漢汝南功曹范滂坐黨人被收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沈尙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沈業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公  
旣薨經被收解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但  
恐不得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  
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  
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此非不  
愛其子惟恐其子爲善之不終也然則爲人母者非徒

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入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漢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瀟灑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古今稱之以爲美談

隋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坐賊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提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

家範三

十一

而修齊室

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齊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吏訊之有兄弟二人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明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受命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

屬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也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子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之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其子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魏芒慈母者孟楊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之子齊衣服飲食進退起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矣何爲憂懼勤勞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人且其父爲其孤也使妾而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漸之卒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

家範三

十二

而修齊室

漢安眾令漢中程文矩妻李穆羨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羨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

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篤母側隱親自爲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今之人爲人嫡母而疾其孽子爲人繼母而疾其前妻之子者聞此四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魯師春姜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其故以輕侮其

家範三

十三

儒林傳

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曾不悔前過吾告汝數矣而不吾用爾非吾子也笞之百而留之三年乃復嫁之女奉守節義終知爲人婦之道今之爲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爲之援使挾己以陵其婿家及見棄逐則與婿家鬪訟終不自責其女之不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家範卷三

家範卷四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子上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又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家範四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夫為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恭己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嚴有恭也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禮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盛容飾以適父

母之所父母之衣衾草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

傳移也

敦牟卮卮非餽莫敢用

卮卮酒漿器敦牟黍稷器

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齊莊也

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

痰

睇傾視也

寒不敢襲瘡不敢搔

家範四

襲謂重衣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父黨無容

不涉不蹶

蹶揭衣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告而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緣親之意欲知之

恆言不稱老

廣敬

又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  
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闕之中央內則曰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宮

食饗不爲槃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爲近于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  
樂然後笑

孝子不服閭不登危  
服事也不閭冥之中從事爲有非常且嫌失禮也

懼辱親也  
宋武帝卽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繼母蕭太后未嘗失

時刻彼爲帝王尙如是況士民乎

梁臨川靜惠王宏兄懿爲齊中書令爲東昏侯所殺諸  
弟皆被收僧慧思藏宏得免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

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  
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彼在危難尙如是況平時

家範四

三  
留餘草堂

乎

爲子者不敢自高貴故在禮三賜不及車馬

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  
命而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

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  
遠於君

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  
國初平章事王溥父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

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之起此可謂居則致其敬矣  
禮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起左右佩服以適父母之所及

所下氣怕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

怡悅也疴疥抑按搔摩也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先後之隨時便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

槃承盥水者巾以幌手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溫籍也  
父母之命勿逆勿怠

恃其孝敬之愛則或違懈  
若飲之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

請後命而去也

家範四

四  
留餘草堂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待後命釋藏也

又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於尊也

又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安定其床社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

醜眾也夷猶儕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家範圍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服五采斑斕

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

欲親之喜

漢諫議大夫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為養遂得俱全於

難革轉客下邳貧窮蹀躞行儲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

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案驗以此之猶今兒闔也

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

里稱之曰江巨孝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

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宋會稽何子平為揚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

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

米何心獨餐白粲每有贈鮮殺者若不可寄至家則不

肯受後為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

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慙而

退

同郡郭原平養親必以己力備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

為人傭作止取散口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

不辦有着味唯殮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口

義不獨飽須日暮作壘受直歸家於里糶買然後舉爨

唐曹成王皋為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

戚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貶潮州刺

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還衡州然後跪謝告實此

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憂不為容也

言不惰

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

琴瑟不御

憂不在樂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罾

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

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御如小史直目矣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家範四

孝子恆兢兢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又復也

及莫又至亦如之

莫夕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

王季復膳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

言常在側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旬有二日乃問

間猶瘳也

漢文帝爲代王時薄太后常病三年文帝目不交睫不

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晉范喬父粲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遂稱疾

家範四

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

右候其顏色以知其旨如此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

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

里邑

南徐庾黔婁爲陵川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遭疾黔婁

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

易病始二日醫云欲知瘥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

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

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旣

至改得至月未晦而易亡

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思繼帝親自吮

膿

北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  
容色憔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  
鳴而出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病苦小增  
便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每常心痛不  
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指手心血流出袖此可謂病  
則致其憂矣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哀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觸地無容

家範四

九

節錄

言不文

不為文飾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味故蔬食水飲

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此聖人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虧孝道故聖人制禮

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  
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使人有終竟之限  
也

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周尸為棺周棺為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

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感之

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家範四

十

節錄

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瑩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耐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生事敬愛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  
子之事親終矣君子之於親喪固所以自盡也不可不  
勉喪禮備在方冊不可悉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葺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阜執親之喪也

子阜孔子弟子名柴

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

言笑之微

君子以為難

顏丁善居喪

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家範四

十一

留餘草堂

及既葬慨焉不及其反而息

從隨也慨憊貌

唐太宗少卿蘇頌遭父喪唐宗起復為工部侍郎頌固

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

哀毀不忍發言恐乃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左庶子李涵為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

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啟口蔬飯飲水席地而

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自餘能盡

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

可謂喪則致其哀矣

孔子曰祭如在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齋三日

乃見其所為齋者

思之熟也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外盡物內盡志

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

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

戶而聽之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

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家範四

十三

留餘草堂

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勿勿猶勉勉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教思

格至也矧况也教厭也言孝子之享親盡其敬愛之

心而已矣安知神之所處於彼乎於此乎况敢有厭

怠之心乎

此其大畧也

孟蜀太子賓客李暉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

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

矣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子言此詩者喻已常慎恐有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家範四

十三 留餘草堂

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言出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徑步邪趨疾也

或曰親有危難則如之何亦憂身而不救乎曰非謂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遺體平居一毫不敢傷也及其徇仁蹈義雖赴湯火無所辭況救親於危難乎古以死徇

其親者多矣

晉末烏程人潘綵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綵與父驪共走避賊驪年老行遲賊轉逼驪語綵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驪困乏坐地綵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驪亦請賊曰兒小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斫驪綵乃抱父於腋下賊斫綵頭而凡四創綵當時聞絕有一賊從傍來會曰卿舉大事此兒心一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家範四

十四 留餘草堂

齊射聲校尉庾道愨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愨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負自達及至州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自外還道愨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梁湘州主簿吉玆玆字云父天監初為平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玆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日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玆乃搥登問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尚以其童稚疑受教於人救廷尉蔡法度嚴加勸誘取其疑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

必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  
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  
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徇身不  
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也法度知不可屈  
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  
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  
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鯤鯨螻蟻尙惜其生況在人斯  
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  
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  
更令着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  
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求其

家範四

五

解餘傳室

在廷尉故事並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  
王尹何量粉之薄也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視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此  
其章章尤著者也

家範卷五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子下

書稱舜烝烝乂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監  
皆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皙怒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  
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皙曰嚮也參得  
罪於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  
令皙暫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  
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汝

家範五

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  
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  
殫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  
天子之民乎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  
矣遂造孔子而謝過此之謂也

或曰孔子稱色難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  
後順之者也然則經何以貴於諫爭乎曰諫者為救過  
也親之命可從而不從是悖戾也不可從而從之則陷  
親於大惡然而不諫是路人故當不義則不可不爭也  
或曰然則爭之能無拂親之意乎曰所謂爭者順而止

之志在於必從也孔子曰事父母幾諫

包曰幾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包曰見父母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

不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禮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

起猶更也

不說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子從父之命不可謂孝也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又曰事

家範五

親有隱而無犯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又曰三諫而  
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窮無所之也或曰諫則彰親之  
過奈何曰諫諸內隱諸外者也諫諸內則親過不遠隱  
諸外故人莫得而聞也且孝子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訕  
風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心如是夫又何過之彰乎  
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責己而已昔舜父  
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

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人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誠之至

也如瞽者猶信而順之況不至是者乎

慝惡載事也夔夔齋慄敬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於父慄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

漢侍中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於廬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晉太保王祥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

家範五

三 留餘草堂

帶湯藥必親嘗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悴毀杖而後起

西河人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穢及敗麻頭

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泔麥而

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心悟撫延如己生

齊始安王諮議劉渢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

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為婢

輩所苦路氏生濂渢憐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瘥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

唐宣歙觀察使崔衍父倫為左丞繼母李氏不慈於衍

衍時為富平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

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打之衍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

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

家範五

四 留餘草堂

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郇每多取母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負于衍衍歲為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子誠孝而父母不愛則孝益彰矣何患乎

或曰妻子失親之意則如之何曰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

宜猶善也

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漢司隸校尉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去之

齊征北司徒記室劉瓛音桓母孔氏甚嚴明瓛年四十餘

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同爲孀妻王氏女  
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離卽出其妻  
唐鳳閣舍人李迥秀母氏庶賤其妻崔氏嘗叱服婢母  
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妻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  
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違忤  
顏色何敢留也竟不從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  
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  
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黃金一釜或曰郭  
巨非中道曰然以此教民民猶厚於慈而薄於孝

家範五

五

或曰五母在禮律皆同服凡人事嫡繼慈養之情烏能  
比於所生或者疑於僞與曰是何言之悖也在禮爲人  
後者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口尊服服  
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如口而可以爲  
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  
昆弟之子若子

若子者謂所爲後之子如親子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  
者父命妾曰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

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况嫡母  
子之君也其尊至矣

梁中軍田曹行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  
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  
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  
鹽鮮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  
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有旅松  
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復  
食之

漢丞相翟方進既富貴後母猶在進供養甚篤

太尉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

家範五

六

稱老  
漢顯宗命馬皇后母養肅宗肅宗孝性純篤母子慈愛  
始終無纖介之間帝既專以馬氏爲外家故所生買貴  
人不登極位賈氏親宗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  
加貴人王赤綬而已

古人有丁蘭者母早亡不及養乃刻木而事之彼賢者  
孝愛之心發於天性失其親而無所施至於刻木猶可  
事也况嫡繼慈養之存乎聖人順賢者之心而爲之禮  
豈有聖人而教人爲僞者乎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兆而未葬猶行  
而未有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  
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

國家諸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同位外姻無  
會葬者適時之宜更爲中制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  
倚廬寢苦枕塊既虞而後有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  
獲所安已不敢即安也

漢蜀郡太守范廉王莽大司徒丹之孫也父遭喪亂客  
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五十辭母  
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  
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賊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  
俱沈溺眾傷其義釣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卒得歸葬

家範五

七

宋會稽賈恩母亡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  
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氏俱燒死有司奏改  
其里爲孝義里編租布三世追贈恩顯親左尉

會稽郭原平父亡爲塋墳凶功不欲假人已雖巧而不  
解作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助之運力經時展勤久乃  
閑練又自賣丁夫以供眾費窳多之事儉而當禮性無  
學術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  
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伏勤未嘗暫替傭  
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

海康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  
蘇屬大周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塋葬晝夜

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  
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  
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  
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葬家塋

新野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乎掌穿  
然後成葬事賢者於葬何如其汲汲也今世俗信術者  
妄言以爲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  
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  
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戶柩不知所  
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死而形體有所付  
也而既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

家範五

八

行有死人尙或埋之況爲人子孫乃忍棄其親而不葬  
哉

唐太常博士呂才敘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蓋以窆窆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  
可前知故謀之邇董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  
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  
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口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中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簡公墓之室當路  
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終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  
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  
葬者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天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

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討其巨壘未嘗改  
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駢踊之際擇葬地而希  
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  
親不葬而求利於己哉世又有用羌胡法自焚其柩收  
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爲常恬莫之恠嗚呼詭俗諱戾乃  
至此乎或曰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  
其就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也延陵季子有言骨肉  
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葬爲天子巡狩至蒼  
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無力不  
能歸其柩卽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毀焚乎或曰

家範五

九 謂餘草堂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具此數者可以爲  
大孝乎曰未也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爲孝  
諸侯以保社稷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士以保其  
祿位爲孝皆謂能成先人之志不墜其業者也

晉庾袞父戒袞以酒袞嘗醉自責曰子廢先人之戒其  
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可謂能不忘訓辭矣  
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貽遺也果決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何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  
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備非及  
其親敢不敬乎享熟糲菹蕪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  
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爲  
人子能如是可謂之孝有終矣

家範五

十 謂餘草堂

家範卷五



家範卷六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女

孫

伯叔父

姪

女

禮女子十年不出

恆居內也

姆教婉婉聽從

家範六

婉謂言語也婉謂容貌也

執麻束治絲繭織紉組紉學女事以供衣服

紉條

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當及女時而知

十有五年而笄

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

則笄

二十而嫁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

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  
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  
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  
功麻絲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  
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  
祭也其祭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  
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家範六

曹大家女戒曰今之君子徒知訓其男檢其書傳殊不  
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  
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教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年而志  
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教哉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

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  
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飭行已有恥動  
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  
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  
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  
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爲之甚  
易唯在存心耳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  
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於是乎有身爲暴亂而不  
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爲人皆不  
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  
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畧通大義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

續制衣裳爲酒食而已至于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

戒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  
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漢書曰  
教學童之書也

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

下意猶出意也

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其餘班婕妤好曹大家之徒

家範六

以學顯當時名垂後來者多矣

漢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送葬法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係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枚於鏡奩中吏曰噫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劾之繼母意以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且置鏡奩中迫奉喪忽然

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強名之以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喪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劾不能就一字關侯垂泣終日不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母子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乃知男獨取之

宋會稽寒人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癘疾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于西湖採菱尊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

家範六

自營殯葬爲庵舍居墓側

又諸暨東滄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紉舍晝探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唐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沒于邊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柏剪髮壞形盧于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

此數女者皆以單嫠事其父母生則能養死則能葬

亦女子之英秀也

唐奉天竇氏二女雖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騎逼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從之自投折足敗而血流被體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二女遇亂守節不渝視死如歸又難能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

家範六

五

留餘集卷五

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鄉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榮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川生為我欲共汝報復何如二

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罪禮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舜以幼女蘊志發憤卒袖白刃以堪讐人之胷豈可以壯男子反不如哉

孫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然則為人而怠于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晉李密健為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忝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

家範六

六

留餘集卷六

先嘗後進仕蜀為郎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齊彭城郡丞劉瓛音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

後魏張元芮城人世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首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

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闔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鑑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恆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踊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軻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闕此皆為孫能養者也

唐僕射李公名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其密鄰即故日南陽相也名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

家範六

七  
留餘草堂

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鄰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少俟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為必遂及復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欲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動初意竟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基加之敏辯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誦王生怵奉其旨勇于展効然以李公稱直伺良便者久之一日公遭病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虛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

巢矣且如齋器換糲未加幣之以贍醫藥李公下慧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餒死鵬窺而死亦其命也先人之弊廬不忍為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及門不復接矣

平廬節度使楊損初為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廬以廣第損宗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也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物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餘年還彼室宅尚以家世舊物不忍棄失況諸侯之于社稷大夫之于宗廟乎為人孫者可不念哉

家範六

八  
留餘草堂

伯叔父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之也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宗正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

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而不顧

侍中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杖用自杖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侍中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頓猶也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級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

家範六

九

福餘草堂

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級服攸喪三年

太尉鄒鑿少值永嘉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鑿之孺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世有殺其孤規財利者

獨何心哉

姪

宋義與人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惟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尙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敘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名公如事元公名公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大

京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馬過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爲言終

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于公卿問云元公之子事某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家範六

十

福餘草堂

家範卷六

家範卷七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兄

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萬章問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

家範七

一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

象曰漢蓋都君威我積

象舜異母弟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

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皆積功也象言謀覆于君而

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

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禮切

干柄戈戩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彤弓也天子曰

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棲床也二嫂娥皇

女英治牀欲以為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坐在床鼓琴愕然反言曰我鬱陶思君故來

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

念此臣眾汝故助我治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家範七

二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笑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笑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殺已也仁人愛其弟

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

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蓄之池校

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  
 鄭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  
 圍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  
 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  
 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  
 而喜何偽喜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家範七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于有庠或有人以為放之

萬章曰舜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於三  
 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者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  
 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

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  
 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焉  
 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于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  
 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

家範七

四

雖不使象得預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  
 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  
 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然則弟之  
 不恭益所以彰兄之友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  
 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粃  
 耳穀音乾麥糠有不破者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  
 棄之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醜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顏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亡光顏妻籍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娣嘗違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顏妻主之矣

家範七

五

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與弟湜戲于堂上誤墜階而死湜禁約夫人勿悲帝恐傷叔郎意爲兄如此豈妻妾乞人所能聞哉

弟

弟之事兄主於敬愛齊射聲校尉劉璉音津兄職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尙東帶未竟

梁安成康王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若此可謂能敬矣

後漢議郎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

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兄恩禮甚至

晉咸寧中疫頴川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請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衮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厲之不相染也

家範七

六

右光祿大夫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旆每遠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頗小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尙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共乃發棺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有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舍消行贈以甘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鹹味生理未



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苟留豈施者之意也  
幾竟不起舍二親既終兩兒既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  
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督  
履束帶以至病愈

後魏正平太守陸凱兄秀坐咸陽王禧謀反事被收卒  
于獄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詎不巳備盡  
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秀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  
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爾逝者不迫  
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燃火煮粥火焚  
其鬚髮姊曰僕射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是勣曰豈為無

家範七

七

留餘草堂

人耶顧今妙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養粥復可得乎  
若此可謂能愛矣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又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  
與宅人議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宅人已不  
愛人人誰愛己人皆莫之愛而患難不至者未之有也  
詩云母獨斯畏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  
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地一身兩口爭食相齟遂相殺  
也爭利而相害何異于地乎

顏氏家訓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  
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

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則疎薄矣  
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回蓋必不

合也唯友梯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可免夫兄弟之  
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比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  
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郵風  
雨之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  
為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  
疏薄羣從疏薄則童僕為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蹈其  
而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惟愛而  
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得數萬之師  
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姊妹  
者多爭之地也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就私情處重  
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  
矣人之事兄不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如愛子乎是反  
照而不明也

家範七

八

留餘草堂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太伯季厯之兄也  
季厯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厯以及昌於是太伯  
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厈季  
厈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  
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  
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

家範七

九 留條草堂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悲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陵陽侯丁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弟成不報既

葬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鴻與九江人鮑駿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泣歎息乃遂就國

居巢侯劉殷卒子愷當襲爵讓於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將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稱愷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公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家範七

十 留條草堂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弟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為質於後趙烈帝臨崩願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為嗣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然兄弟之際宜相與盡誠若徒事形迹則外雖有愛而內實乖離矣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鄒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歸使廓從妻言乃

乖離之漸也

梁安成康王秀與弟始興王憺友愛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若此可謂能盡誠矣

衛宣公惡其長子伋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弟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忍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沛國張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糶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

家範七

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北漢涪于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又齊國兒萌梁郡口成二人兄弟並見執于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棘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偕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偕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勿加辟命并賜帛二十四

梁江陵王玄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鬚面魁梧為兵所圍二弟其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

夫賢者之於兄弟或以天下國邑讓之或爭相為死而愚者爭錙銖之利一朝之忿或鬪訟不已或干戈相攻至于破國滅家為他人所有烏在其能利也哉正由智識褊淺見近小而遭遠大故耳豈不哀哉詩云彼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其是之謂歟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爭雖俱有罪弟為甚矣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

家範七

後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于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觥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遂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輒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仕至光祿大夫後魏僕射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閒然皆冲之德也

北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  
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仲暉所生喪諸弟並請  
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唐中書令韋嗣立黃門侍郎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  
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  
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兄弟苟能如此奚異母之足忠  
哉

姑姊妹

齊攻魯至其郊望見野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  
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隨  
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

家範七

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  
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之曰所抱者誰也所棄者  
誰也婦人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棄者妾之子也見  
軍之至將及於迫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  
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已子反抱兄之子何  
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  
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  
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背肩無所容  
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  
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  
齊君曰魯未可伐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

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  
魯君聞之賜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梁節姑姊之室失火兄子與已子在室中欲取其兄子  
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欲趣火  
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  
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  
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  
父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竟赴火而死

家範七

漢邵陽任延壽妻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  
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  
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  
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已死獨我  
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  
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  
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報與子同  
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外又縱兄之讐何面  
目以生而載天覆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  
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又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  
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汝兩弟遂以纊自經而死左  
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  
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亡時年尙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

七

二

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效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夫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易艮下兌上咸彖曰止而說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震上恆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蓋久常之道也是故禮謂冕而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婿乘車先行婦車從之反尊卑之正也家人初六闕有家悔亡正家之道靡不在初初而驕之至於狼狽浸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昔舜爲匹夫耕漁于田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之行婦道于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家範七

十五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

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篚緝績之俱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能正其初者也夫婦之際以敬爲美

家範七

十六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饑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爲晉名卿

漢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晉太宰何曾闔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若此可謂能敬矣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爲天夫何恨太尉王翼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兩讖之晉太尉劉寔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

御肉輕薄笑之寔不以爲意彼莊薛弁義而王劉循理  
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之

易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  
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爲一  
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  
楊太后于金墉絕膳而終因慙懷太子於許昌尋殺之  
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遷上皇於西內以憂崩建寧王倓  
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爲天子制於悍妻上不能保  
其親下不能庇其子況於臣民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  
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然則悍妻之爲害太也  
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  
其初也其或驕縱悍戾訓厲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  
棄也夫婦以義合義絕則離之今士大夫有出妻者眾  
則非之以爲無行故士大夫難之按禮有七出願所以  
出之用何事耳若妻寔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  
世出其妻其餘賢士以義出妻者眾矣奚虧於行哉苟  
室有悍妻而不出則家道何日而寧乎

家範七

七

宋陳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妻上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訓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

家範八

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辨為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柔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厄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戚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

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戚也哉自非聖人

鮮能無過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佳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布于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

家範八

柄順則婦之行兼斯二者足以和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晏子曰妻柔而正言婦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國必乘安車輶軒下堂必從傅母保可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紉綉繆  
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紉以自纏顏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故也  
野處則帷裳壅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適主也故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作柏舟之詩以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于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

家範八

人流而死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梁寡婦高行榮於色而美于行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守養其幼孤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慕貴而忘賤奔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童孤也王

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

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供老母妾既許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

家範八

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吳許升妻呂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慙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



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宗  
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  
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發縣邑有祀必膺焉

渡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  
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四匹奴婢錢帛充路  
妻乃經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槍卓使傳奴侍者  
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  
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  
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  
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鞭鞭撲交下妻謂

家範八

五

留餘傳

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  
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  
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  
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  
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  
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  
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徵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  
惟之計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子是竊入寢  
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流  
血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

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  
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  
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  
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  
使乞子養爲曹氏後

家範八

六

留餘傳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  
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  
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于黃壚耳房垂泣  
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  
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願當以身少相感示  
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  
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  
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少年不  
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觀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于後房之內未曾出門  
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  
是歸寧父母尙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其母房命駕給  
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  
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  
榮陽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歲  
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  
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闡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陸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弃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于成名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

家範八

七

韓觀妻于氏父贊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觀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觀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孳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于親族之家絕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閭

周號州司戶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

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那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矣

家範八

八

家範卷八

家範卷九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妻下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賸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匹夫匹婦是故關雎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慕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螽斯桃夭芣苢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眾妾百斯男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妬矣

家範九

前錄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攬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漫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弃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來姬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口不口衣食遣人之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以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

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嫻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嫻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姑正為首嫻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家範九

前錄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先人後已由此見寵及帝即位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未幾立為皇后是知婦人不妬則益為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移口愈疎矣由其識慮有遠近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他復何言

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太妃慈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莊宗以妾母加於嫡母劉后猶不愾況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此可謂能不妬矣

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以儉約爲美不以侈麗爲美也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絲刺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蠶疎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縞

家範九

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窗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況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歸侍御服飾著短布裳挽鹿車

梁鴻妻屏綺縞著布衣麻履操績績之具

並見夫門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棕爲澧州刺史主後棕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關葺約所至不得肉食馴

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京師眾譁說以爲異事棕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後三年間不識刺史廳屏彼天子之女猶如是況寒族乎若此可謂能節儉矣

古之賢婦未有不恭其夫者也曹大家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貞潔耳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陔輸

陔輸不定貌

家範九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是以翼缺之妻儘其夫相待如賓梁鴻之妻償其夫舉案齊眉若此可謂能恭謹矣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工爲締綰服勞辱之事采蘋采繁美夫人能奉祭祀彼后夫人猶如是況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日自安逸乎

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蹶之家而主猶績乎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蹶爲不能事主乎母歎曰魯其忘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間也王后親織玄紬

玄統冠之垂前後者一云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

既紘統復加之紘緹也紘緹之無縷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緹冕上覆之者也

卿之內子為大帶

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緹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績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家範九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名之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

男女効績懲則有辟古之制也

辟罪也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耳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漢明德馬皇后自為衣袪手皆瘵裂皇后猶爾況他人

乎

曹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謂能勤勞矣為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殷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以正雞鳴警戒相成此皆內助之功也自塗山至于太姒其徽風著于經典無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姜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家範九

故雞鳴樂擊鼓以告且后夫人必鳴珮而去君所禮也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

楚莊王初即位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勤于政事不倦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適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卒成霸功

陶大夫答子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數諫之答子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

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也婦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結于子孫名垂于後世今夫子則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逢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弃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我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子意可乎妻曰夫子織

家範九

七 留餘草堂

履以爲食業才辱而無憂者何也非與物無治乎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與相逃而爲人灌園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款備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証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側然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白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終還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家範九

八 留餘草堂

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宮中每能規諫今不復聞善言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皆以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問其妻之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饋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扉戶待之還其家乃譎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

窟戶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  
首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光啟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食  
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城中  
迪餒死其妻曰今饑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以  
不歸願鬻妾于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屠肆自鬻  
得白金十兩以授迪號泣而別迪至城門以其半賂守  
者承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信與其詣屠肆  
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眾聚觀莫不歎息競以金帛遺  
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婦有以死徇其夫者  
況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十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舅甥

舅姑

婦

妾

乳母

舅甥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家範十

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于大將軍梁商者以為

妄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

于商為光訟寃辭理明切商高諝才志即為奏原光罪

由是顯名

晉司空鄧鑿頰邊貯飯以活外甥周翼

見伯叔父門

鑿薨翼為刻令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此皆舅甥之

有恩者也

舅姑

晏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為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為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

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

家範十

子夏問之曰善哉商問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

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

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

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承國家之美耳

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

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筭之為器似篋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緞以盛棗栗

段脩之費

婦

內則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畧同



見子門

舅沒則姑老

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家婦則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

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于家婦

以其代姑之事介婦眾婦也

舅姑若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

無敢敵耦于家婦

雖有勤勞不敢掉磬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家範十

下家婦也命為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婦事舅姑者也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姑

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藍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于曲從矣  
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命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  
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  
影響焉可不賞

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  
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  
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

家範十

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

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反妻嘗躬勤養姑嘗有他舍

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

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

過婦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

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釀為有司所糾王氏詣

曹自首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

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主陸龍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

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推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于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若盧氏者可謂能知義矣

詩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如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于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

家範十

五 留餘草堂

尙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尙書杜棕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千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彼天子之女猶不敢失婦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富貴以驕其舅姑爲婦若此爲夫者宜弄之爲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妾

內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絕禮節宜明是以綠衣黃裳詩人所刺慎夫人與竇后同席袁盎引而却之董宏請尊下傅師丹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漸抑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已以下之猶當貶抑退避謹守其分況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乎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其奉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于禮斥綽之人

家範廿

六 留餘草堂

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那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時懈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

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爲太后而以嫡母爲太妃  
太妃不以愠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

事見妻門

是亦近世所難

乳母 保母附

內則異爲孺子室于宮中

特歸一處以處之

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  
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眾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

家範十

七 保母

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  
處者亡妾食乳之而已

他人無事不往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  
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長爲  
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  
子稱括之子曰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  
公子稱于宮中入殺之義保問伯御將殺稱衣其子以  
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  
之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在此舅曰  
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抱以逃十一年

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以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  
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  
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公子  
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恙乎乳母曰  
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  
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知其處  
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  
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  
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以破亡  
族已滅矣子匿之尙誰爲乎母曰吁夫見利而反上者

家範十

八 保母

逆畏死而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  
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  
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  
矣乳母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  
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  
俱死秦君聞之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  
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請死子師  
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蘭英  
求自髡削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鞠育備至時喪  
亂凶飢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拮拾每有所得輒歸哺師

仁自惟啖土飲水而已久之詐爲拮拾竊抱師仁奔長  
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育  
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壽  
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叛  
于鳳翔有怨于益盡殺其家屬七十餘人益孫延廣尙  
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于路以  
達大梁歸于益家嗚呼人無貴賤願其爲善何如耳觀  
此乳母保忘身徇義字人之孤名流後世雖古烈士何  
以過哉

司馬溫公家範跋

先文正公家範事擷古今義兼述作上自卿士下逮庶人凡家行隆美可爲世法者罔不備載如治人鎔金陶人埴埴陶觚方直一聽之于範不少差僭顧家之本在身而身之主宰在心求之吾心取家範所載佳言懿行以證吾心決吾嚮往則範自我立化自我行已真已僞皆由己而由人乎先大父邵武公刻之于闕板毀無存未得傳世先大人孝廉公未仕早歿亦不克成所志露家徒四壁無力梓行荷蒙當道名公崇賢重道所賜俸金露授梓人永垂懿範傳之海宇允可範俗足爲聖明風化之助又不獨爲寒家之範已也時天啟丙寅端陽日十八世孫露頓首謹識

家範跋

日十八世孫露頓首謹識

司馬溫公家範跋

朱子論大學八條目謂修身以上爲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爲新民之事又言修身以上是理會此心齊家以下則心之功用是知非立誠之學確有基礎必不能型於式化協家人之貞此固理之必然而無可易者也陳水之學主以誠守以謙伊川謂閱人多矣不雜者惟司馬邵張三人蓋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曾自言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至其立朝大節忠亮正直感孚人主震動夷裔身歿後京師巷哭鷲衣致奠畫像以祀飲食必祝何其入人之深若是觀其自著迂書有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又曰學所以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其言若是則夫事業之光大咸基於學術之深純洵不誣已行狀載公著述二十種都五百餘卷內有家範四卷是本爲其裔孫所藏凡十卷第一卷載經訓及治家大要第二卷至第十卷則白祖父母子以至婢妾分別部居皆徵經據史蒐采先哲嘉言懿行以示矩臬而歸後學嗚呼又何其言之肫而意之篤也今茲橫流盪泆人飲狂泉語及舊家庭制度聞者皆掩耳却避詈爲不祥必欲舉古經典內則曲禮諸篇刈斷根株李天下之人恣情縱欲淪爲異類而後快誠爲吾國數千年來學術之大厄余既獲是編於燹燼之餘亟爲鈔布存一縷曙曦於三光雩霧之際使讀者憬然於在

家範跋

附錄傳世堂

昔先民對於家族戚屬一孚以敬愛之摯意庶或於世  
道人心不無小裨云爾壬戌中元節吳興劉承幹跋

家範跋

一  
孫山陰作

石林家訓

喬孫德輝敬題

宣統三年閏六月  
葉氏觀古堂校刊



石林家訓校本跋

右石林公家訓一卷原本共一十八條今惟存一十二條尚缺六條徧訪各族並無全本惜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正月洞庭裔孫祖培敬錄

右石林家訓一卷遠祖石林公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有之知宋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亦不見於諸家叢刻藏書家但有傳鈔之本甲辰秋族弟左之將以舊藏一帙付刊屬為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三條皆勗其後人以脩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慎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八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疑此書已有缺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為之故編題不

家訓跋

甚合體裁也自序云有勸有戒問及他人家事考書中惟後四條引趙中丞抱父足以寢一節為勸此外不再見戒者更無一字其缺佚顯然卷首一條為自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云云與避暑錄話中

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為泛言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瀾東歸考公生於熙甯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縉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縉雲以樂自況一條避暑錄話則著於紹興五年乙卯居下山時是錄話復寫此書非跋語勦取錄話之文固確然可證者耳又自序內稱棟榭模楫櫓五人已長又有繕繪綬絺綌亦能成立等語考族譜載止五子出處名位並不詳五子中他雖不可考如模以右宣義郎充江甯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同書

寫機宜文字見建康集守馬家渡禦金人之功載宋史本傳而吳郡志提舉兩浙西路鹽茶題名有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清熙元至繕繪等五子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似官尚不止此其名絕不見昔觀鄭芷畦湖錄稱石林有十子常疑其誤今讀家訓知鄭氏語固有徵此書出而族譜之荒略庶幾可正乎故附記之書中兄弟稱睦條有汝兄弟五人一語者改十為五清波雜志述公語云某道光甲辰冬月裔孫五十後不生子此公有幼子之證廷瑄校畢跋

家訓跋

先少保石林公家訓十二則癸未歲 伯祖鈍安公出以示讀乃 天承族伯手鈔之本中多誤漏不敢以私意妄測時嘉定 潘望之先生臥病家居挾以就正略指示數處復與茗生族兄商加校勘具詳跋語吳縣 潘功甫先生賜以弁言發揮先訓而獎引後學可感可媿錄竟付梓書其緣起云爾時道光乙巳三月裔孫傳訥敬識

重刻石林家訓序

石林家訓一卷吳中六世祖諱夢得字少蘊公所撰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與石林過庭錄並載其他官私書目則未經見且世無宋刻但憑譜牒傳鈔不免脫文訛字余藏有舊鈔本得之先世楹書又有元陶南村說郭本名爲一卷實止後四條之三疑陶所見別爲四條而刪其一傳者附錄於此本後故標題云又家訓後四條也然說郭本於後第一條題云且必讀書於第二條題云孝友鈔本於第三條題云慎言鈔本而無末一條士大夫作小說云云以三條校各本彼此互有異同其不敢據以擅改者則以說郭亦屢經重刻竄改不足以取信也道光

家訓序

乙已家調笙先生廷瑄校刻石林各書并以家訓校本屬東山族人傳訛刻之書之末葉刻有板藏洞庭東山貞順堂一行粵匪亂後板片燬失家淵如先生有過錄本適余刊此未畢功四月回江蘇洞庭展墓道出上海淵如出以見示因得藉以校補抄本之蟲蛀爛文烏焉訛句爲之快適累日東山刻本前有潘黃兩序後有裔孫祖培廷瑄傳訛三跋今并錄入以見子孫世世永守不能藏之名山而能傳之其人調翁誠有表章之功苟非族中嗣賢書萬本讀萬遍有以引之勿替安能如是之傳遠也調翁著有吹網錄一書中載是書跋詳略不同亦并刻之以資考證至調翁所校亦當從族譜傳出而不如余本之完善故其字

句小有差異概不校錄焉宣統三年夏五裔孫德輝序

潘序從東山刻本錄出

宋袁氏世範三卷始睦親次處己而終於治家其言詳盡痛切初目是書爲俗訓其友劉府判更曰世範三請易之不聽終當仍其舊名今觀石林公示子十二條世範也而曰家訓亦仍其舊名耳公所言皆平常之理而老實透亮易入而難忘尤切切以記人之過惡爲戒皆今日子弟所易犯余往觀碧雲駮廐馬之喻不敢信爲梅聖俞作而公亦常以此類痛戒其後人卽此謹守之已受益不少葉君傳訛能知是編之可寶其學自不至於汗漫而其族兄廷瑄反復家訓惓惓相勉以道吾烏能測君所止耶三復是

家訓序

編欣然欲書時乙巳夏至後六日小浮山人潘曾沂識

黃序同上

葉少保公家訓一卷皆由學問心術以成已成物詔其子孫也宋史載公立朝侃侃言事多有建白無少阿比以自取容所著家訓可謂誠於中形於外不徒託空言而已公總集一百卷多散失賢裔廷瑄校勘遺書建康集八卷石林詩話三卷已授手民家訓向無專刻其族弟傳訛藏有鈔本茲復校刊行世豈惟能述祖德而誦清芬云哉此冊可家置案頭奉爲金鑑非獨葉氏子孫所當寶貴也時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四月既望嘉定黃鉉書於西溪草廬

石林家訓

裔孫德輝校刊

吾久欲取平日訓導汝曹之言及論說

祖先遺德所以成吾家法與古今言行可師可警之事略為疏記使汝曹常得視翫踐行頻年多故匆匆不果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浙東歸鬚髮盡白志意衰謝復度世間何所覬望兵革未息風警日傳既忝重祿又有此族屬外則豈敢忘王室之憂內亦以家室為務危坐終日百念關心何曾少釋顧猶有所可幸以為喜者惟汝曹脩身立行藝業增進時有一事一言慰滿吾意庶幾可稍舒目前棟桯既已長立模楫榘亦長矣汝五人志行皆不甚卑但自

家訓

少即享安逸狂於因循未知歸嚮今夏山中營治居室開

闢徑道麤辨泉石松竹成蔭奉榮國太夫人

此下東山刻本有廷珪按

云公母為晁端友字君成之女无咎其舅氏也此族譜所未詳與汝曹杖策來往登覽燕

間自頗多暇日家庭會集初無雜語皆是昔所常言往往

或重複至再今擇其可記者錄之使汝曹人人錄一編置

之几案朝夕展味心慕力行但能盡此所載髣髴無愧方

為不虛生一世在家在國必各略有可觀使汝曹至是雖

吾身享萬鐘之祿目觀四方之安退劇百年之壽何以易

此汝曹雖有三牲八鼎之養亦何足言然古有父兄之教

汝等既自有成以次傳道何虛不能同至於善繕繪綵

綽亦稍能成立汝等各誦之恩之蹈之守之母忽此既有

勸有戒問及他人家事姑欲汝曹知畏耳吾平生不欲言人過失家庭之私故無所隱不可以傳於外諸院兄弟有知好者則出示之豈徒成吾宗亦以成吾族也

修身要略以戒諸子

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氣血不惰循理也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與法勝私也此數者修身之切要也汝曹以吾言書諸紳而銘之心以修身焉雖非至善而亦不失於不善汝曹其無怠諸

性善說喻子弟

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

家訓

十一

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也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若夫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汝等以孟氏性善之說及吾言心體而力行之勿外之可也

不貳過說喻諸子

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為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

言行也汝曹當以不貳爲鑒而心顏子之心學顏子之學是吾之素望矣汝曹曷之哉

盡忠實錄以遺子孫

天下盡忠消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治也務在任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之音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吾叨第進士自卑職卽能抗言直議以勵勁節屢歷清要而兩入翰林時注忠經要義一冊脩纂名賢宗德論一冊脩陳匡君十要策十道纂陳忠義錄十卷勸民務本論二卷轉職戶部專司國課

家訓

三

而天下無田不稅無農不耕遂請削陳恕置營田而貢斂有則費出有經上下甯有不足者乎於是轉職吏部專司銓選或以言揚或以事舉度德擢任量才授職進退人才合三科之法守虞書之訓絕無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沽名求進報冤市恩者而於是銓選之法定矣法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故又得加爵左丞遂引例致仕自初任逮致仕兢兢以盡忠自持凡吾宗族昆弟子孫窮經出仕者當以盡忠報國而冀名紀於史彰昭於無窮也

戒諸子姪以保孝行

夫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故孝必貴於忠忠敬不存所

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汝等讀書獨不觀聖人之言渾是教人一箇孝悌忠信且只是一箇孝字無處不到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汝等能孝於親然後能忠於君忠孝不失庶克盡臣子之職矣

因仲子程模出仕以忠諫之義論其行

甚哉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

家訓

四

節以成君休以安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吾子勿以出仕爲悅而以諫君爲悅勿以諫君爲悅而以忠諫爲悅庶免素餐怠事之殃且程也徑情直行而病於委曲模也有勁節而無要略汝曹各宜勉勵毋忘臨行告誠之訓

勉幼子力學解

蓋人之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者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若夫自滿者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聖吾觀汝天性岐嶷而不加恆懋時敏之功先有干祿之念噫學而優

則仕仕而優則學將見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雖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汝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更不觀汝兄學至而始仕汝何不篤志以希賢聖自相期負而置功名於度外自今而後當以吾言脩省而造就大成以慰吾之望乎

避難縮雲以樂自況

大哉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位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猶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予雖不敢以君子自居而亦不以小人之憂爲憂也自讀書至出仕心與道同道與行偕而無悖禮之憂蒙

家訓

五

皇上賜圭田三百畝敕山八百畝永蠲賦稅優養老身而澤及子孫何期金兵自平江至太湖焚掠湖城而避難至此日與祖宗伯叔昆弟子姪詩酒之樂雖吾嫡子孫各散處他方而亦無纖芥之憂介於心胸在危而無憂處困而必亨敢自以爲有終身之樂偶筆以自況耳

又家訓後四條

巨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苟善於此一生永不曾向小字甚難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數篇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胸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況晝日乎

若凌晨便治俗事或兀然間坐日復一日與書卷漸遠豈復更思學問如此不流入庸俗人則著衣喫飯一騃子弟耳況復博奕飲酒追逐玩好尋求交游任意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而知也

易曰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莊子曰兩喜多溢美之言兩怒多滋惡之言大抵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則怒喜而溢美猶不失近厚怒而滋惡則爲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已輕以惡加人則人亦輕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於妄誕者每信口縱談不問其人之

家訓

六

利害惟意所欲言樂於多知者並緣形似因以增飾雖過其實自不能覺溺於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爲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爲之破毀軋於利害者造端設謀傾之惟恐不力中之惟恐不深而人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質者不辯是非一皆信之疎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得不慎也今汝曹前四弊吾知其或可免若後二失吾不能無憂蓋汝曹涉世未深未嘗經患難於人情變詐未能盡察則安知不有因循陷溺者乎故將欲慎言必須省事擇交每務簡靜無求與事會則自然不入是非毀譽之境所與遊者皆善人端士彼亦自己愛防患則是非毀譽之言亦不到汝耳汝不得已而有聞純質者每致其思而無輕

信疎快者每謹其戒而無輕傳則庶乎其免矣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其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曹未易言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於欺受教訓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蔽使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為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曾子喪其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於吾親無所用其情吾無所用之情也會子之孝則至矣至於難能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必盡其情也然且自以為過夫死而過於難猶且不敢況生而欺之乎今但能聞教訓一一遵行不敢失墜有過失改悔不敢復為不求不聞凡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

家訓

七

不敢隱為人子所當為不為人子所不當為文飾以掠美如是亦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趙中丞無媿喪母多侍妾每抱其父足以寢不敢去跬步設心如此其誰曰不然而或者父母年高夜率三起扣請門問安至增損衣衾以時候其寒溫親反厭煩不能得安而人以為賢若是者以為情可乎汝曹願為無媿不願為或者古之人以立身揚名為孝而口體之奉不與焉推此非特為天下孝子亦當為天下忠臣也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然必須自少積累使友愛出於至誠不敢纖毫疑問乃能愈久愈篤若纔有一毫異心萌於胸中則必有因而乘之者初不自覺忽然至於成

隙則雖欲救不可及也吾觀近世兄弟間失和事雖不一然其大端有二溺妻子之私以口語相謀較貨財之入以爭奪相傾此不可不預知而早戒也吾恨生平無兄弟不得以所行示汝等然許章二姑氏則汝等親見之矣汝母

之於二姑氏則汝等親聞之矣此下東山刻本有延瑄按夷堅志證以周輝清波雜志稱公為從姑之夫其說可信亦可補族譜所闕少師捐館惟二姑未嫁榮國太夫人追念不已吾思無以得其意惟二姑得佳婿盡吾力遣嫁猶庶幾其可既得許章二人初免喪家無餘資為汝陽守假貸於陳州蔡寬夫侍郎得三千許緡而吾汝陽俸入日給外銖寸儲積汝母盡箱篋所有僅留伏臘衣裳其餘一金不以自有如是數月併歸二壻奩具

家訓

八

故不至儉薄爾母不幸至今二姑氏語之則出涕此豈可強為而吾二十年間所以待二姑者如一日也自喪亂以來相率共居此山惟榮國太夫人年高二姑氏朝夕左右以供養吾親世道方難衣冠士族骨肉相保者無幾雖欲跬步相離亦不可得矣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以為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駮一卷為梅聖俞所作歷詆慶厯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之間官竟不達對而為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

陸打丹

豈至是哉後聞乃襄陽魏泰所為託之聖俞也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也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云汝等當謹守勿以我言為泛言也

家訓

九

石林家訓跋

吾家舊藏文獻通考紀要及此家訓前有青城葉漢四字白文方印又有天來二字白文方印心知為族中先輩而不得其事實偶讀王豫江蘇詩徵十一云漢字天來晚號息洲無錫諸生箸山居記二卷石溪草堂詩四卷續稿二卷息洲雜錄三卷始略得其平生考無錫之族本由吳江分支錢謙益為明南京工部侍郎茂才公撰墓誌稱其先由吳江遷無錫而吳江則明洪武初有諱德潤者由東山分遷是為汾湖甲族語詳乾隆吳縣志族入刑部主事葉申預修者則息洲為吾東山一宗無可疑也詩徵又引梁谿詩話云息洲世居邑之石幢明閑適先生裔也克承家學砥志礪行工詩文晚尤長於行草顧屢躋棘闈年七十六猶攜筆硯應金陵試益知此老者耄之年興復不淺宜其有菴竹樸學之風癖好書史守此彝訓也通考紀要尚鈐有虛白堂藏書五字朱文方印虛白二字朱文小長方印或其書齋或其別號惜不得讀遺箸一攷證耳光緒乙巳春三月洞庭東山裔孫德輝敬識於長沙寓舍

跋

一





名  
教  
治  
生  
家  
訓  
要  
畧

裔孫德輝敬題

觀古堂刊

校刻石林治生家訓要略序

石林公治生家訓要略十四條載於廣遠族譜宋元以來各家書目既不著錄家訓先生刻公遺書亦不知有此一種按公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下即云去年自浙東歸調翁據以推公生於熙寧十年丁巳五十五為紹興元年辛亥證以錢大昕疑年錄謂公三十一掌外制在大觀元年則公生於熙寧十年實塙鑿可據宋史本傳云公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事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以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建康表考之其起為安撫為元年十一月事至二年閏四月仍提舉臨安洞霄宮其提領戶部財

序

用據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為建炎三年事公正五十五歲其云去年自浙東歸則是五十四歲本傳與自序微有不合自以序文為正若據本傳則不當云去年矣然今要略家訓同一自序而前後詳略殊有參差如家訓云棟程既已長立模楫櫓亦長矣汝五人志行皆不甚卑此則云棟程既已長立模亦成章汝三人志行皆可為末則云楫櫓方六七歲汝等既自有成以次傳道而不及繕繪綬緇綽五人意其時棟程模皆已成立楫櫓尚幼故要略急急以治生為重其於婚嫁田產之事亦誥誡經書至再至三後因楫櫓均已學成而仕故家訓誥誡勉以忠諫立身大節其勉幼子力學一條則當專為繕繪綬緇

而發家訓非著書之比隨時增附刪改外人無從知之或要略本無序子孫移家訓序於此傳者以其不合而又以意節刪要之家訓與治生家訓要略同為公作則固無可疑耳公配周夫人為周仁熟種之女著清波雜志之周輝稱公為從祖姑夫志云公嘗言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薨矣輝於公為妻姪行其言必有可信公再起江東安撫正五十五歲明年提舉洞霄則五十六歲是時子孫繁盛頗與平日心願相違故於卞山卞山即弁山營治宮室並擬置買族田此要略所以止云買田不云蓋屋可見是時已有屋矣周云屋成而公薨者據李心傳繫年要錄

序

云紹興十八年八月丙戌朔丁亥公以崇信軍節度使致仕薨於湖州追贈檢校少保又據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公於雪川弁山建書樓極為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集部別集類石林集一百卷葉者不謹屋與書俱蕩於火與王錄云丁卯冬事不同然陳著書在後恐傳聞不實丁卯為十七年是公早有屋在弁山之證其後推廣因建書樓旋為火燬次年八月即薨薨時七十一歲然則六十後不蓋屋是六十以前有屋又明矣至公一生志行不必以序文為定但以各條考之其第七條云耐久自守引重東坡之言弟九條云買田當效法范文正是公於元祐諸賢毫無門戶之見也其十二條云無家教之族不可與為婚姻中有娶婦

不可嫁女亦不可雖吾懲往失痛心之言自是悔其與章子厚聯姻之事公之婿卽子厚之孫冲旣曰痛心是公於紹聖諸人更無左袒之見也當時元祐諸公子孫門吏遍於朝野儲胥之惡不究本原公之家訓與吾家族譜不能使當時後世人見之通人如紀文達猶時時以紹聖餘黨相譏何論僞爲道學不知史事者不知宋史本傳四朝名臣言行錄俱在公雖爲蔡京引薦而立朝侃侃終以持論不合罷歸一薰一蕕迥然各別二書於公有褒無貶可云直道之公何物蚍蜉欲撼大樹讀茲家訓當恍然悟其言之失矣

宣統三年辛亥六月丁卯朔前巷派楊灣支裔孫德輝序

序

三

石林治生家訓要略

裔孫德輝校刊

石林公家訓序

吾久欲取古今言行可師可警之事及論述祖先遺德略為疏記訓導汝曹使汝曹常得玩習踐行所以成吾家法因頻年多故王事鞅掌匆匆不果今年五十五矣自浙東歸鬚髮盡白志意衰謝每念兵革未息烽警日傳危坐終日百慮關心國而忘家何暇他計第治國當自齊家始教孝即所以教忠汝曹生長富貴不得不為提命今幸程棟既以長立模亦成章度汝三人志行皆可為祇恐少既享安逸長仍狃於因循爰於山中營治居室開闢徑道粗

家訓

辦泉石松竹成陰奉榮國太夫人與汝曹杖策往來登覽燕居之暇擇其可記者錄之使汝曹書編置之几案朝夕展味心慕力行但能盡此所載髣髴無愧方為不虛作一世人在家在家必各略有可觀雖吾身受萬鐘之祿目親四方之安退享百年之壽何以易此即汝曹三牲八鼎之養亦何足擬楫櫓方六七歲汝等既有自成則以次傳道何慮不能同至於善各誦之思之蹈之守之毋忽

治生家訓要略

一人之為人生而已矣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何以生為自古聖賢以禹之治水稷之播種皋之明刑無非以治民之生也民之生急欲治之豈己之生而不欲

治乎若曰聖賢不治生而惟以治民之生是從井可以救人而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矣非聖賢之概也

一治生不同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然士為四民之首尤當砥礪表率效古人體天地育萬物之志今一生不能治何云丈夫哉

一治生非必營營逐逐妄取於人之謂也若利己妨人非唯明有物議幽有鬼神於心不安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豈善治生歟蓋嘗論古之人詩書禮樂與凡義理養心之類得以為聖為賢實治生之最善者也

一聖門若原憲之衣鶉至窮也而子貢則貨殖焉然論者

家訓

不謂原憲賢於子貢是循其分也季氏之聚斂陳子之蠶李俱為聖賢所鄙斥由其矯情也人知法此治生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一要勤每日起早凡生理所當為者須及時為之如機之發鷹之搏頃刻不可遲也若有因循今日姑待明日則廢事損業不覺不知而家道日耗矣且如芒種不種田安能望有秋之多穫勤之不得不講也

一要儉夫儉者守家第一法也故凡日用奉養一以節省為本不可過多甯使家有贏餘毋使倉有告匱且奢侈之人神氣必耗欲念熾而意氣自滿貧窮至而廉恥不顧儉之不可忽也若是夫

一要耐久昔東坡曰人能從容自守十年之後何事不成  
今後生汲於謀利者方務於東又馳於西所爲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人之以此破家者多矣故必先定  
吾規模規模既定由是朝夕念此爲此必欲得此久之而  
勢我集利我歸矣故曰善始每難善繼有初自宜有終  
一要和氣人與我本同一體但勢不得不分耳故聖人必  
使無一夫不獲其所此心始足而況可與之較錙銖爭毫  
末以致於鬪訟哉且人孰無良心我若能以禮自處讓入  
一分則人亦相讓矣故遇拂意處便須大著心胸亟思自  
返決不可因小以失大忘身以取禍也

家訓

三

勞經營而有自然之利其利雖微而長久人家未有無田  
而可致富者也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至今膾炙人口今  
人雖不能效法古人亦當仰企爲是

一自奉宜儉至於往來相交禮所當盡者當及時盡之可  
厚而不可薄若太鄙吝廢禮何可以言人道乎而又何以  
施顏面乎然開源節流不在慳瑣爲能凡事貴乎適宜以  
免物議也

一內人賢淑者難得當交相儆戒以閨門肅若朝廷爲期  
至於六婆尼師最能耗家須痛絕之首飾衣服雖宜從俗  
而私居之時亦不可華侈相尙不唯消費難繼亦非所以  
惜福而傳後也

一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爲婚姻娶婦固不可嫁女亦不  
可此雖吾懲往失痛心之言然正理古今不異記禮者云  
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  
孫慈孝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  
仁義之意狼虎生而有暴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鳴  
呼慎戒哉

一妻亡續娶及娶妾生子俱不幸之事鮮有不至乖離釀  
成家禍者切宜慎之

一管家者最宜公心以仁讓爲先且如他人尙不可欺而  
況於一家至親骨肉乎故一年收放要算分子要均和氣  
致祥天必祐之不然少有所私私人共鑒家道豈能長承

家訓

四

而無虞乎

子曾見顏氏家訓大約有一子則予田產若干屋業若干  
蓄積若干有餘則每年支費又有餘則以濟親友此直知  
止知足者也蓋世業無窮愈富而念愈不足此於吾生何  
益况人之分有限踰分者顛今吾膝下亦當量度處中未  
足則勤儉以足之既足則安分以守之敦禮義之俗崇廉  
恥之風其於治生庶乎近焉

石林家訓跋

北齊有顏氏家訓七卷尚已宋時吾祖石林公仿其意為家訓一卷陳氏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載之知當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惟元末陶宗儀說郛有刊本而說郛舊本在今亦不易得故石林家訓但有傳鈔之本數年前族人將以舊藏一帙付刊屬為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二條皆勗其後人以修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慎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八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蓋此書舊有十九條此本已有闕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為之故編題不甚合體裁也首卷一條為自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

家訓跋

云云與避暑錄話中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為泛言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浙東歸考公生於熙寧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縉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縉雲以樂自況一條避暑錄話則著於紹興五年乙卯居下山時是錄話複寫此書跋語非此書跋語取錄話之文也又自序內有棟樑模楫擢五人已長繕繪綬綽亦能成立等語考族譜載公止五子出處名位並不詳五子中雖不盡可考如微集程通判臨安府見咸清臨安志秩官通判北廳題名又周必大省齋文稿有回永州守葉程啟又右舟遊山錄稱程永州太守模字叔範見王質雪山集以右宣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見建康集守馬家渡禦金人之功載宋史公本傳而吳郡志提舉兩浙西路鹽茶題名有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

六口到任清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又重修毗陵志葉模乾道九年九月右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常州十一月免此外南宋載籍中或尚可蒐討一二至繕繪五子其名絕不見昔觀湖錄稱石林有十子常疑其誤今讀家訓知鄭氏語固有徵

此書出而族譜之荒略庶幾可正乎公父諱助字天佑見建德尉見洪遵夷堅志達州司理又云官上饒及潁州俸見避暑錄話母晁氏新誠友之女元咎補之六日暴疾卒年三十元祐八年葬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男蘊即石林公初名見晁補之雞肋集晁夫人墓誌銘贈鎮國夫人繼母姓未詳榮國太夫人見口口再鎮建康時尚在集內詩及劄子可攻配周氏周仁燕禮之周輝清波雜志稱公為從姑之夫集內祭周大夫文云安手足同產五人此當是周夫人昆弟文安必孫如壽巽節名此皆可補族譜所闕故並記之又公之諸孫如壽巽節一載從弟英敏無留事能治財賦會稽續志提舉題名景定建康志官守志亦俱紀其職任此似亦公之孫輩而譜竟失載其名更可詫矣

家訓跋

二





鄭氏家儀

金兆豐署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鄭氏家儀

目錄

通禮第一

冠禮第二

婚禮第三

喪禮第四

祭禮第五

圖第六

鄭氏家儀目錄

一

通禮第一

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以奉先世神主吾家同居十有餘世以事亡如事存之禮以大宗第一世祖冲素府君為不祧之主世世家長主祭男女左右次第排定世滿至元孫則祧藏於墓左至朔望必參分為三十二卓每卓果品各二碟肴饌二碟每位酒一盞椽一鍾俗節並同清明端獻以時物上元添春餅端午重陽添粽冬至添糝望日則獻糕是日厥明家長率眾子婦詣祠堂前一大贊一人先請香案前再拜分立左右唱云參神鞠躬拜與拜興平身降神家長盥悅詣香案前贊云上香二上香跪進齊執事者進齊于家長贊云灌齊于茅與拜興拜興平身贊云家長率眾祇奠望日薦茗奠畢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家長出坐有序堂男女左右坐定子弟一人鳴鼓二十未冠子弟二人於家長前揖分立家長左右眾子婦向家長立定唱云

鄭氏家儀

揖平身舉明家訓已冠子弟一人立於家長左讀家訓見家規畧云聽聽聽凡為子者必孝共親云畢贊云揖平身會揖男女相禮畢而退有事則告

一正月一日味爽以前正門設香案焚香點燭椽三盞淨果三家長率眾子婦立定家長上香三上香少年子弟二人於香案前四拜分立左右贊云鞠躬拜興拜興與拜興平身禮畢除夜冬至元宵禮同家長率眾參謁祠堂畢新正於嘉會堂賀年家長中坐其次者夫婦於家長前四拜婦人夾拜拜畢夫婦相向再拜而坐其次夫妻又拜拜畢又坐次第直至幼小者拜畢酒果三行籠炊一雙會饌而退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前一日陳設於有序堂是日厥明家長率眾子婦盛服迺依木主請於有序堂行一獻禮大贊二人於香案前再拜分立左右唱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家長行禮小贊二人詣家長前云請沃盥沃盥授中請詣香

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滿齊于茅授傘俯伏與家長致齊于筵小贊即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各請坐未冠笄者立侍左右從者舉几執事設小卓一雙大贊云講者就坐子弟一揖而太贊云從者鳴鼓五大贊云舉明宗譜者為之讀畢揖而退大贊云禮畢酒三行籠炊各一雙果脯團揖而退

一授官以肴二味果蔬各一酒二盞祝板云維年月日孝孫某用家敢昭告于 祖禰之神某之從姪或從孫某於某年月日蒙 恩除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霽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肴用伸虔告 封贈止告父母或祖考妣是日於祠堂前用淨水洗刷去舊日神主粉面再換淨粉塗之俟乾改之顯考某府君今封贈某大夫或郎官神主顯妣某氏安人今贈某氏淑人或宜人神主外面改陷中不改 奉主出就正寢然後行禮如常祭儀用黃紙書祝為之焚黃 維年月日孝子某或介子某今贈某大夫或郎官敢昭告于某奉某月某日 誥命或勅命顯考某府君今封贈

鄭氏家儀

某大夫或郎官某奉承先訓竊位於朝祇奉 恩慶有此褒贈祿不及養推咽易勝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祇薦榮事尚饗

祭物

- 京果二盤 時果二盤
- 時蔬二盤 脯醢二盤
- 籠炊二盤 果合二個

冠禮第一

一吾家子弟年十六許行冠禮皆要通背四書五經正文講說大義  
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亦不可行  
期告于祠堂家長率將冠者設有饌果蔬焚香點燭再拜家長致  
齊于筵跪執事者進齊家長灌齊于茅執事再斟酒讀祝維年月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祖禰之前某之子某或從弟從姪某之子  
年已長成今選來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肴用申虔告敢告俯  
伏與再拜而退

一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為之從者贊者  
遣人奉書請之

一宿賓前一日請賓宿于外館酒饌延賓是日行禮主人率眾子弟  
皆盛服立於阼階下東西向執事者深衣幅巾納履升階上下周  
旋進退揖讓之度習於自然不得紊亂廳上西邊為冠者房贊者  
一陳設習禮吾家正廳北向以賓居東位以主居西位設盥盆帨巾

郭氏家儀

二步 選一慶

於東西阼階下設卓陳三加冠服於東阼階下設卓奠釋於西阼  
階下於廳上西邊北向設冠席席前設小卓陳果脯用乃奠又設几  
陳酒樽用又設賓主之位於廳阼階上東西向大門口設席二片  
於地東西向大贊一人立於阼階西邊東向賓至門外償者至阼  
階下南向云賓至矣大贊云主人迎賓升堂主贊二人詣主人前  
云請迎賓○引至大門外東向賓贊一人引賓西向主贊云請御  
席鞠躬拜與拜興平身請升堂○引至門內相向主贊云少立揖  
平身○引至阼階下云少立揖平身請升階升階就次至阼階上  
賓主相向大贊云贊者盥帨升自西階入房南向又償者設筵償  
者抱席升自西階設於廳西間少偏南向大贊云將冠者由房南  
向贊者奠纓筓櫛于筵南端賓揖冠者即席賓贊云揖平身○贊  
者云請即席贊者立於冠者後隨冠者出入大贊云賓降主人亦  
降賓贊云降階少立○主贊如之大贊云主人揖賓盥帨主贊云  
揖平身○賓贊云請詣盥洗所盥手帨手復次至階下○少立大

郭氏家儀

四步 選一慶

贊云主人揖賓升堂主贊云揖平身請升堂升階就次○賓贊如  
之大贊云將冠者跪贊者合紉畢大贊云從者以巾盥進賓降一  
等授之賓贊云請授巾降階授巾升階大贊曰始加元服賓贊云  
請加元服○引至冠者席前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乘爾幼  
志願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賓贊云跪請加元服與復次就  
次大贊云贊者卒事整巾畢贊者云與大贊云賓揖冠者釋服賓  
贊云揖平身○贊者云請釋服○贊者取筓櫛隨後入房少息大  
贊云冠者出房南向賓揖冠者即席賓贊云揖平身○贊者云請  
即席跪大贊云從者以巾盥進賓降二等授之賓贊云請受巾降  
階受巾升階大贊云再加元服賓贊云請加元服○引至冠者席  
前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  
受胡福賓贊云跪再加元服與復次就次大贊云贊者卒事整巾  
○贊者云與大贊云賓揖冠者釋服賓贊云揖平身贊者云請釋  
服少息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賓揖冠者即席賓贊云揖平身贊

者云請即席跪大贊云從者以巾盥進賓降三等受之賓贊云請  
受巾降階受巾升階大贊云三加元服賓贊云請加元服○引至  
冠者前賓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成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  
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贊云跪三加元服與復次就次大贊云  
贊者卒事整巾○贊者云與大贊云賓揖冠者釋服賓贊云揖平  
身○贊者云請釋服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賓揖冠者即席賓贊  
云揖平身○贊者云請即席大贊云賓降主人亦降賓贊云降階  
少立○主贊如之大贊云主人揖賓盥帨主贊云揖平身賓贊云  
請滌解滌解滌解復次就次大贊云主人揖賓升堂主贊云揖平  
身請升堂升階就次賓贊云請詣酒尊所大贊云贊者酌酒賓受  
酒就筵北向祝之○賓祝曰有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  
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大贊云冠者再拜贊者云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大贊云冠者升席受解賓復位東向答拜賓贊云就次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大贊云冠者就席前跪左執簪右祭脯肅祭酒

三與就席末跪啐酒與降席投贊者解奠解于几冠者即席賓東  
向答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退自賓左冠者拜之贊者答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降階西向主人降階東向冠者降階少西  
南向賓贊云降階少立○主贊如之大贊云賓字冠者字之日令  
月吉日禮儀既備以某爾名以某爾字爰字孔加于士攸宜宜之  
于般福祿永綏對日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賓自作冠辭亦可  
大贊云禮畢賓出就次賓贊云請出就次○主人請禮賓大贊云  
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主人以冠者父至祠堂再拜上香跪告曰  
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

一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饋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禮物  
一或因事故倉卒權從簡便前一日告祠是日詣廳事大贊一人立  
於阼階上東向唱云加冠行禮家長中坐其次左右而坐大贊云  
饋者設筵廳上中問大贊云將冠者出房南向即席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跪贊者合綸畢從者以巾盤進家長授巾祝

鄭氏家儀

五 夢 選 儀

日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承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大贊云跪請加元服興入房釋服少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即席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請字冠者禮畢家長以冠者見於  
祠堂 籠炊各一雙雞子果子隨宜茶湯而退  
是日於嘉會堂拜諸尊長冠義日見於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  
拜時母為之立可也  
下見諸父及兄做此  
一按家禮冠位有宗子庶子之分竊謂各自為宗者故嫡子以  
著代成而尊之古禮皆冠于廟庶子則否吾家同居非一宗則以  
家長為主不必分嫡庶但冠者則依眾子例所重者責始而已矣  
笄禮 笄即簪也婦人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計  
嫁然嫁止於二十歲不嫁則為非禮也  
一女子年十五已上皆可行之擇日告廟陳設一如冠儀以主母為  
主人親姑或親婆為賓但於中堂行禮止用初加祝辭醮辭笄辭  
禮畢主母以笄者見於祠堂於嘉會堂拜諸尊長禮賓皆如冠儀會  
婚禮第三

一男子年十六至三十歲女子年十四至二十歲身及主婚者無其  
已上喪皆可成婚必先媒氏往來通言問名俟女家許之然後過  
年月吉帖今世俗便用紅紙過三代帖過帖之後便用猪羊盤合  
衣服花果之類為之賤親盤乃行聘定  
一聘定者用綵段多不逾十或花或茶餅釵釧之類貧富隨時或用  
四六啟筒或用五提頭各隨風土擇日告廟設饌果蔬酒家長請  
香案前上香再拜興祭齊于筵即席跪執事者進酒家長灌齊于  
茅讀祝 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祖禰之神某之子或從  
弟從姪某之子年已長成未有伉儷已議親某郡某縣姓名之女  
今選某日納定謹以酒肴用申虔告敢 告

如女除未有伉儷句云已許嫁某郡某縣姓名之子謹以後同  
納采具書 納其采擇之禮也  
某州某縣某宅  
今世俗年月帖也

鄭氏家儀

六 夢 選 儀

右議親次 某年 月 日吉帖 不用單行單字  
三代帖式 可漏子  
某州某縣某宅  
一三代  
曾大父  
大父  
父 某或封顯大夫尊官  
一本房長男次幼甲子某日吉時生  
一外家某處某宅  
右今與  
某郡某縣某宅  
某親家第幾女某擬封議姻所有藉帖色繪隨帖納上謹帖  
某年 月 日定婚正帖 不用單行

納幣簡式可謂子

忝眷具位姓某

右某伏承

尊親家某官

令愛某小姐擬封與某長子或舍姪某締姻者言念云云聘儀

非甚爾格是係

謹奉書以

上伏惟親慈俯賜

鑒念不宣

某年 月 日忝眷姓某謹書

禮物狀式

忝眷姓某

禮物

禮書朋戚

鄭氏家儀

色繪若干

金釵壹雙

銀鐲壹對

右馳

上專充小兒或舍姪聘定之儀伏惟

親慈俯賜容納謹狀

某年 月 日忝眷姓某謹狀

一親迎奠雁之禮婿家請媒氏通問日期俟女家許之然後遣迎父  
醮其子而命之迎先設卓子酒注盞盞於廳事階上主人盛服  
坐於廳之東序西向設婿席於其西北南向婿升自西階立於席  
前南向贊者取盞斟酒詣婿前婿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與  
就席未跪碎酒與降席受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前東向跪父命  
之日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婿答曰惟恐不堪  
不敢忘命俯伏與主人告于廟堂如納幣儀婿出乘馬女婿隨後

七

同至女家門外主人出迎婿入奠雁贊二人引主人即丈人于大

門外西向云主人迎婿升堂即席鞠躬拜與拜與平身請升堂婿

贊二人亦云請升堂從者執雁隨後從之引至大門內主人與婿

相向少立贊云揖平身主贊亦如之至階下贊云少立平身主

贊如之請升階升階就次主贊如之至席前贊云跪奠雁婿執

雁奠至席前地上主人從者執雁至女房贊云興請出乘馬主人

送至門外投綬於婿即婿雁用左首以生色繪交結之取其順陰

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女轎至廳上南向主人引女

告于祠堂畢贊者取酒如婿禮婿導女乘轎父命之日敬之戒之

夙夜無違姑舅之命毋送女至廳門外為之整箱入轎命之日勉

之敬之夙夜無違爾聞門之禮出門同婿而往婿家

一妻父與女婿有拜答拜之禮古人重大婚之始之意也冠禮子見

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母之於子兄之於弟且有拜禮

所以重成人之始故曰成人而與為禮也觀古人重成人之始之

鄭氏家儀

八

意則知古人重大婚之始之意也

一合昏即小婿備餼餽婿兩婿在

婿婦交拜婿至是日立於廳門外階下俟女轎歸門出轎贊二

人引婿降階云降階升階婿揖婦入揖平身引至新房設卓子二

雙東西向椅二隻卓上果蔬肴饌杯筋執事者執注立於婿婦之

後又設席二片盞盆悅巾各二贊二人贊云婿婦沃口口口口

口口口拜婿答拜與拜與平身從者斟酒祭酒舉者婿揖婦飲揖

平身從者再斟酒婿揖婦飲揖平身從者合昏分至婿婦之前從

者斟酒婿揖婦飲揖平身禮畢婿出于外

一媒人花獨男賓宴於外廳女賓會於中堂果蔬肴脯湯五品不用

樂不請鸞家眾宴於眉壽堂籠炊一雙肴不過三酒不踰五圍揖

而退

一次日婦見於家長舅姑及諸尊長四拜畢退於眉壽堂酒果三行

為之喜酒

一冢子婦饋食於舅姑中堂設卓二隻果蔬按酒食品以五進每進各四拜畢舅姑禮之設果蔬于新室食品亦五進

一三日婦見於祠堂婿拜于中堂家長授以家規會茶而退詳見家規

一婿往婦家見丈人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見丈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婿拜于門外有幣無者隨儀次見婦黨諸親丈人禮婿如常儀幣帛隨特用之

婚禮雜儀

一曾子問於孔子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女婿之父母死則女家亦使人弔婿家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父母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致嫁禮也婿免喪女之家使人請婿弗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鄭氏家儀

九  
九  
九

一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女婿親迎女未至入門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曰除喪則不復婚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一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廟不祔於祖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一曾子問曰取婦有吉日而女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一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子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

一得子滿月於和義堂南向用蠶工剃胎頭設卓子用果子三椌茶三盞焚香點燭父命之名蠶工念詩剃畢就嘉會堂母子拜諸尊

長會茶而退家長同主母引母子告于祠堂肴饌如納幣儀視板但云某之子某得子女名某今彌月謹以酒肴後同若過房某之

子某過房為嗣謹以後同

鄭氏家儀

十  
十  
十



喪禮第四

一疾病遷居正寢屬纊以俟氣既絕乃復侍者以死者常服之衣一件于中翳簪前北面以衣三呼曰某人呼畢捲衣覆尸上男女哭

一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長孫以奉饋奠其與擇親房知禮能幹者

一沐浴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侍者以湯入主人

一製衣執事者陳襲衣于堂東壁下置牀于沐浴之西浴竟遷尸其上侍者舉衣以入悉去舊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徒尸牀置堂中

一為位喪主坐於牀東眾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

一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眾婦女坐於牀西藉以藁同

一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帷外之西

一乃領喪主哭盡哀

一盥以從乃舉覆面以匙抄米入于口中併實一錢畢侍者卒襲加

一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

一小殮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殮衣衾于堂東北壁下設桌子

鄭氏家儀

子

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盃注於其上中之設盥盆盆帨巾各二子饌

東設小殮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

于尸南先布被之積者三於下乃布縱者一於上侍者盥手舉尸

男女共扶助之遷于牀上先去枕而舒網疊衣以藉其首乃卷兩

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

左衽不紐裏之以衾而未結其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見其面

也殮畢覆以衾喪主主婦舉尸哭擗男子袒而括髮齊衰以下袒

而裂布以免婦人亦用麻繩髮髻乃遷尸牀于堂中執事者舉饌

升自阼階至靈座前視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

代哭不絕聲

大殮小殮之明日執事者陳大殮衣衾奠具如小殮之儀舉棺入

置于有序堂中少西侍者置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外侍者與子

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擗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

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先掩足次掩

鄭氏家儀

子

首次掩左次掩右合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慟哭盡哀乃加蓋下釘

覆棺以衣設靈座魂帛靈牀于柩東乃奠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一奠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升自西階視盥手洗盞斟酒奠于尸東

當肩布之

一成服大殮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

甲如儀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蔬食水飲不食菜

菓大功以下異兩者各歸其家立銘旌用絳帛或九尺或七尺廣終

幅題生時名號行第功用麻布長四尺五尺垂纒

朝夕奠之期其纒也成服後每日晨起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

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侍者捧盥櫛之具于靈牀側奉魂帛出

就靈座然後朝奠用菓蔬脯醢酒哭盡哀食時上食至夕進夕

奠奉魂帛入就靈牀朝奠未徹夕奠將至然後徹去朝夕之間哀

至則哭朔望設饌有新物則薦之

一弔奠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購用錢帛先具刺通

名乃入喪主哭以候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  
傾肯不勝驚但敢請入酌併伸慰禮護喪引各入至靈座前哭盡  
哀再拜焚香跪酌茶酒俛伏與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爵狀  
於賓之右畢與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  
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奄棄色養伏惟哀莫何以  
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爵併賜臨慰不勝  
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覽喪主曰修短有數痛  
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  
廳事茶口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一曰葬古者三月而葬或踰月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或依祖墳而葬  
者禮記云附葬者不世俗信陰陽之說先擇山地向風水雄結龍  
虎環繞以為子孫富貴之兆又多不同猶豫狐疑不決又惑年月  
不利或至踰年多至二三年不葬者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殊  
不知入土為安古人云求勝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為子孫

鄭氏家儀

禮記 卷之八

者亦豈忍使其親尸棺暴露而求其安樂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一開塋城祠后土以菓子三件菓二件肴饌二味羹飯香燭再拜斟  
酒致乎神位前從者進酒主人祭齊于茅讀祝維年 月 日義  
門鄭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卜於此地營建宅兆或安厝某  
府君某安人今遷今月吉日用工之初仰賴 神庥俾無艱咎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祇薦于 神尚鑿造冥器 孔子云始作俑者其  
用之下帳 苞 笱 罌 此皆不用填  
一開穴深淺或五尺七尺懸棺而窆之太深有水府君安人共穴先  
用磚甃以石灰砌定中間隔為兩穴上用石板蓋之如不用磚石  
者但用秫米糊調石灰粥以石子沙土一層灰泥一層以滿為度  
棺上亦以石子沙土灰泥厚尺餘至年月久遠堅固似石此為便  
法

一遷日出殯遷柩祝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孝子奉主朝于祖  
祝以箱奉魂帛新主詣祠堂前男婦隨後輕服次之命役夫遷柩

於廳事升車設祖奠祝跪告曰永遷之禮神靈不留今奉柩車式  
遵祖道敢告厥明遷柩祝跪告曰今遷柩就舉敢告乃設奠祝  
告曰鍾輻即駕往即幽宅載陳遺禮永訣終天敢告發引柩行方  
相等前導及墓下柩乃窆乃入土而漸築之下誌石復實以土而  
堅築之

一題主善書者盥手於墓前先題陷中故某官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粉而故某大夫或郎官某府君無官以生時所稱顯考或祖考某  
府君神主題畢祝跪告曰形居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  
靈舍舊從新是懇是依畢懷之與伏位

一既葬而虞始用祭祝  
一虞祭歸于土魂無所不出是日就所在祭之鄭氏曰骨  
執事者陳器具饌果子六件菓蔬脯醢各三件米麵魚肉各一什  
醋一椀炙三進匙筋酒茶羹飯主人已下皆哭竢立大贊一人再

鄭氏家儀

禮記 卷之八

拜升立唱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小贊二人詣孝子前  
云請沃盥沃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灌齊于茅  
授竿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饋食小贊云請饋  
食饋食于筵伏次就次大贊云初獻致享于神小贊云請致享請  
詣神座前致齊于筵即席跪進齊祭齊于茅授竿俯伏興平身從  
者奉炙跪讀祝執事者以祝板云維年 月 日孤子某母  
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府君或安人  
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寐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或剛盥  
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禘事向 饗 裕欲其合小贊云俯伏興拜興  
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亞獻致享于神小贊云初獻終獻如  
前大贊云俯食小贊云請俯食俯食于神孝子上匙筋小贊云即  
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大贊云薦茗小贊云請薦茗薦茗于  
筵復次就次大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遇柔日再  
虞乙丁巳辛癸為柔日其禮 遇剛日三虞 禮如改虞等為成事

一卒哭家禮三虞遇剛日卒哭吾家以三月卒哭古者三月而葬葬畢卽虞虞畢卒哭祝板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其禮並同虞祭來日躋稱某祖考尙饗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時言其久也檀弓曰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一祔祭請主宗子于祖考前再拜 告曰孝會孫某敢昭告于顯會祖考某府君今以躋稱事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敬申薦奠奉神主入位

一禮記曰男子祔於祖則祖母配婦人祔於祖姑則不配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卑者不敢授尊喪服小記曰孫死祔於祖祖在中一以上而祔稱必以其昭穆而稱於祖姑祖姑祔於會祖姑皆不哭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其禮並同虞祭其大小亦同一陳設用牲祭于亡人之祖無牲清酌庶羞之奠亦可 一卓亡人

鄭氏家儀

五

一祔食 但祝板云維年 月 日孝孫某或曾孫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敢昭告于顯高祖考 高祖妣 或會祖考府君 會祖妣安人躋稱孫某府君 喪亡人前祝板云孤子云謹以庶羞之奠薦稱事于 顯祖考某府君 祖妣某氏安人尙饗 婦人稱祖妣某安人一位尙饗

一祔也 祔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一十三月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經負板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曳地應服者改吉服禮如忌日祀如虞祭改奄及小祥薦此常事始食菜羹

一祔也 祔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個月陳禫服禮如前但祝改小祥爲大祥常事爲祥事祭主奉神主人祠堂徹靈座斷杖棄之飲酒食肉而復寢

一禫也 禫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大祥後中月而禫開一月也其禮如前但祝板改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

一治棺油杉爲上相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

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油布棺裡用七星板今人用櫛木板亦可無漆止用油布爲便 一代報亡狀式以孝子方哀痛不暇故子任代爲之報 右某泣血言罪逆不孝禍患所鍾親老不幸於某日去世振暴號絕無所赴想仰恃親誼事狀報聞伏乞照察謹狀 年 月 日 孤子姓某狀

一茹素日期

一斬衰齊衰三年二十四月杖菴不杖菴三月齊衰五月一月大功九月一月小功五月十五日總麻三月七日

一服制

一斬衰三年 斬不稱也用極粗生麻布以竹爲杖草屨裳 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嫡孫父卒爲祖及會祖高祖承重也 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 洪武七年成報服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

鄭氏家儀

六

承重則妻從夫服也爲人後者爲其後父也後父卒爲祖高會祖承重也其妻亦從夫服也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父母也妻妾爲夫也

一齊衰三年

齊衰三年 齊衰用次等生麻布 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其加服嫡孫父卒爲祖及會高祖母承重者

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其妻從夫服也爲人後者爲其後母也後父卒爲祖母高會祖母承重者也其妻亦從夫服也爲繼母也繼母爲長子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也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父母俱斬衰今遵皇制母並斬衰母報亦減爲菴

一齊衰杖菴

其正服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雖服除仍心喪三年其妻從夫服也其義服夫爲妻也父母在則不杖也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淡謂父卒爲

祖母也夫為妻也

一齊衰不杖舄冠緇皆用麻布

其正服為祖父母也祖為嫡孫也會典減為大功今遵皇制

女適人為父母也父母為嫡子眾子也女適人為祖父母不降也

為親伯叔父母也為親兄弟姊妹也大功舅姑為嫡婦也為親姑

也大功凡男出繼為本生父母也為親兄弟之子也即姪

一齊衰五月

其正服為曾祖父母也女適人不降也

一齊衰三月

其正服為高祖父母也女適人不降也

一大功九月用粗熟麻布

其正服為從兄弟姊妹謂伯叔父為眾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為眾

子婦也為兄弟子之婦也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

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舅姑也女適人為親伯叔父母也為

親兄弟也兄為親姊妹也同母異父之兄弟也木該不杖舄今但同

也于父

一小功五月用熟麻布

其正服為祖之兄弟姊妹也即叔公叔為夫之姑姊妹也為兄弟

妻也為夫之兄弟也為同母異父之兄弟之姊妹也姊妹也為

外祖父母也為母之兄弟也為再從兄弟也為嫡孫婦也為堂姊

妹也為從伯叔父母也外甥即姊妹之子

一總麻三月

其正服為從曾祖父母為從祖伯叔父母再從伯叔父母三從兄

弟再從從從孫曾祖孫曾孫玄孫承孫婦也女適人為父堂兄

弟也堂姊妹也麻無其義服為妻子父母也妻亦同為女婿也外

孫舅姑之子兩姨之子也為同爨也為朋友也為改葬也為師也

一凡男為人後者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其私親亦為之降

也

一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者則制其服而哭之若除重喪而輕喪未

滿以終日子

一禮記大傳篇云四世而總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外

族皆可議

一禮記檀弓云子路問于孔子曰傷乎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有棺而

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貧而厚葬非狗禮也

一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

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不亦虛乎

一禮記云五十不毀六十不至毀七十者雖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于內八十者齊喪之事弗及也

一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烏乎齊孔子曰有

無過禮若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

一世俗喪葬皆惑于釋老吾家以孝義表門喪葬儀式一遵文公家

禮釋老之說已有條格禁止子孫當世世謹守而弗失也

鄭氏家儀

禮記

鄭氏家儀

禮記

祭禮第五

一竊聞祭以明宗古者大宗統族百世不遷非宗子不祭或請於宗子而祭今大宗之嫡子廢凡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皆曰小宗伊川文公既以服未盡定祭四世四世之外則當祧吾家義居非一宗也而義門第一世祖冲素府君乃一家之所出而以爲大宗不祧之主世世家長主祭餘宗則止於四世每宗見於祝上年月前後則總書之爲一祝如此則宗雖多而不紊世雖遠有統矣曾子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王無二主未知其爲禮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傳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豆既設牲體既備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不備少醑不酢而已矣

鄭氏家儀

通典旁親之喪不廢祭議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亮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

宮中難關一時之祀

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關臣聞伯叔父同產兄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關廢禮也

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蒸嘗所以重宗廟也

一四時祭祀家禮卜日吾家但以四季仲月望日行事

春祭曰禘 夏祭曰禘 秋祭曰嘗 冬祭曰蒸 前期三日齋戒 前一日設位 陳器 省牲 滌器 具饌 主人採衣 禮物

每卓果子六椌 菜脯各三椌 米麵魚肉各一椌 炙三椌一

醋一椌羹飯各一器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先食及猫犬所污

是日味爽已前家長率眾子弟詣祠堂香案前盥手焚香跪告曰

孝孫某敢告于祖廟之神令以仲夏祭祖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修歲事敢告奉神主入位畢於香案之東大贊一人再拜升立香案左唱云參神眾皆依次敘立又云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過就次以子弟一人讀升於香案前再拜跪告曰祭祀務在孝敬祇對祖考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一切失容之事違者罰一十拜司過有違一倍其罰狗情不言五倍其罰祖考如存各宜恭肅與大贊對立大贊云主祭降神小贊二人讀請沃盥沃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灌齊于茅

授竿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伏次就次

朱文公曰爵酒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不自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有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或問爵酒是少領是盡領文公降神是灌齊是饋也古禮用饗是降神酒以代之也

大贊云主祭饋食小贊云請具食具食于筵執事奉奠飯于筵畢

大贊云初獻致享於神分獻各小贊云請致享請詣神座前致

齊于筵執事者執酒注主祭率分獻小贊云口口口跪進齊

鄭氏家儀

者取考妣前酒進于主祭小贊云祭齊于茅授竿進齊于茅授竿俯伏興從

者率艾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諸詣香案前大贊云主祭跪在次

者皆跪讀祝子弟一人爲司祝

維年 月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用家長注

義門第一世祖考冲素府君

義門第一世祖妣傅氏安人

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

顯曾祖考

顯曾祖妣

顯祖考

顯祖妣

顯考

顯妣

以

某人耐食

李玄孫某取昭告于

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

曾祖考

祖禰照前

各枝依份次

氣序流易時

惟仲

春夏追遠感時不勝哀慕謹以潔牲柔毛案盛醴齊祇薦

歲事尚饗

旁親之無後者

以其班祔祔於祖世滿依朱子例亞獻終

獻一如初獻

大贊云侑食小贊云請侑食侑食于神每位俱添○

小贊云

即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立於門左外門左邊立

贊云

祝登堂闔戶祝闔戶至噫敬噫敬噫敬大贊云闔戶主祭復

次小贊云

復次就次大贊云主祭薦若小贊云請薦若薦若于筵

獻茶○

小贊云伏次就次大贊云主祭受釐醴酒也請祖考前

作一相至○

小贊云請受釐請詣香案前即席跪進齊祭齊齊

授筭祝進椒辭祝曰

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資汝孝孫

鄭氏家儀

使汝受祿于天宜祿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

小贊云祝進黍卽

就黍嘗之

拾于左袂袂于季指祝進酒卒飲授筭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少却

小立大贊云祝告利養祝日利成事如前答

孝子奉養之大贊云

祝復次主祭已下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主祭復次

小贊云復次就次大贊云司過舉言再拜跪告曰

氣序流易感時追慕謹以潔牲乃陳饔豆酌酒于茅進饌而俯尚

祈鑿飲是福是祐祀事既畢無過可舉

有過則舉○大贊同司過

再拜各還本處

大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團揖而退

納主于匣奉歸祠堂再拜下楨降簾而退

徹物并祭器洗滌而藏之

餽

是日主人監分胙

肉家長中座男女東西相向而坐子弟執注盤

蓋立於家長前尊者一人

斟酒誦家長前跪祝曰祀事既成祖考

後餘伏願家長某親

備膺五福保守義門家長命服承五福之餘

與爾等共之

司馬溫公書儀云祭畢兄弟子姪及賓送相獻酬不計算爵所以因

其接會受之餘福也酒饌不足以他酒他饌益之以重其恩愛及

須臾于外僕徧及微賤之人

楊復問曰祧主置于何所文公答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

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今

不得已只埋於墓所祝板維年月日孫某取昭告于安人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其義惟何年久派遠宗服既盡孰主蒸嘗位宜是

祧魂附元堂尚饗祭如忌儀

冬至祭始祖乃受姓之祖也○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

前期三日齋戒前一日滌器設位於有序堂是日依木主設

於祠堂香案上主祭詣前上香再拜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賜

生之始敢請始祖考始祖妣神主出就正寢恭修歲事敢告奉

主就位

鄭氏家儀

一具饌 果子六碟 菜脯各三碟 炙三碟 肝 太羹一器 卽淡

龍炊二杆 糕二杆

一主人蒞牲主人親割毛血 羊首一杆 心肺一杆 魚二杆

脂捲艾三小段為一杆 左肺不用右肺前脊為三段 前足為

三段 後足為三段 脊為三條除近竅一節不用

大贊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過就次一如時祭禮大贊云

主祭降神小贊云請沃盥沃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

進脂燻脂于爐進齊灌齊于茅授筭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伏次

就次大贊云饋食初獻如時祭祝板同但云 維年 月

日孝孫某取昭告于

始祧妣今以冬至賜生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後同

亞獻 終獻 侑食 闋闋 受釐一如時祭之禮

立春祭先祖乃創業之祖也

齋戒 陳設 具饌 大小贊 一如冬至禮 卽前 祝板上云



維年月日期越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先祖考七府君

先祖妣宣氏安人 今以立春生物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

以同祇薦歲事以

義門第一世祖考冲素府君

義門第一世祖妣傅氏安人

第五世祖考龍游縣丞府君

第五世祖妣樓氏安人

第五世祖考青田縣尉府君

第五世祖妣黃氏安人 附食尙饗

冲素處士上書代父受刑保抱病母三十年不勸怠以孝稱 龍

游縣丞 青田縣尉兄代弟歿於楊州弟負骨歸葬廬墓三年以

義稱 朝廷旌孝義表門故附食於先祖立春祭時

鄭氏家儀

季夏望日祭中霤於和義中庭

古者室有複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溜之後因名室之中庭為

中霤以其居中故為土神

齊戒 陳設 具饌 蒞牲 大小贊一如冬至之禮 前一日

脯時家長沐浴詣中霤祠上香再拜跪告曰義門鄭某今以季夏

望日土旺之時敢請中霤神主出就和義中庭恭修歲事敢告

香燭前導家長奉神主匣置于廳事香案上是日行禮 祝板上

維年 月 日朔越十又五日義門 某敢昭告于

中霤之神 維天生物土以養民家主中霤惟神所親設祭於

明禮有常制教民知本報

神之義家之同爨得安居室阜財利用實賴

神力謹以後同 禮畢 辭神 家長納主匣奉還本祠再拜而

退 十二月廿五日祀竈於同心會膳堂

按月令盛夏陽炁盛旺祀於竈從類也竈在廟門之東設主於

竈陔開元禮各因時享祭七祀土庶之家不敢僭用七祀而於一

二有不可免故吾家季夏祭中霤於臘祀竈實有所據也

前一日陳設洒掃屋塵 前三日齋戒 具饌一如時祭 殺牲

剛鬣

是日先設司竈之神主於竈陔主祭焚香再拜跪告曰義門鄭某

今以臘月某日敢請司竈神主出就同心會堂恭修歲事敢告奉

主入位 大小贊如時祭 祀板上云維年 月 日義門鄭某

敢昭告于 司竈之神 惟 神所司化民飲食養生利用實賴

後同 辭神禮畢還主於竈陔再拜而退

忌日朱子家禮於季秋祭禰吾家繼禰之宗多難於行禮今但有忌

日之祭耳 前一日設位 是日厥明饋饌 果五 菜四 醋

一 羹飯各一器炙三大椽 雞鶩 孝子詣祠堂神位前焚香再拜

跪告曰孝男某敢告

鄭氏家儀

奉主就位 大小贊皆如時祭但不闕關受釐 祝板上云 維

年 月 日朔越日 孝男某敢昭告于

顯考某府君 或顯妣某氏安人 歲序遷易 諱日復臨追遠

感時昊天罔極 誠不勝謹以庶羞肅合明齊溲酒祇薦歲事尚饗

禮畢納主還祠下櫃再拜而退是日不飲酒不食肉 出宿

一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亡如事存之禮推之似不可少以吉

服就中堂位雙設行一獻禮祝文云歲序遷易生辰復遇生既有

慶役寧敢忘謹以後同

一吾家義門第一世祖冲素府君 祖妣傅氏安人於十二月廿二

日同日棄世故此日舉家奉祭忌日行禮世世家長主祭永為常

禮也

一禮煩則敬心意忌日或遇祭祀朔望俗節之日但於本位添肴饌

孝子於禮將終時行一獻禮讀祝再拜惟子若孫行禮

一清明墓祭子孫須親履省婦人不與

具饌 果子六 菜四 米粿一 肴二 鴨子時新之物 祝

板上云維年 月 日 孝男某敢昭告于

顯考 顯妣 或顯祖考 祖妣某安人之墓 氣序流行雨露

復滿瞻掃 封塋不勝哀慕謹以庶羞聯合祇薦時事尚饗

祀后土於墓左

具饌 果子 菜 肴饌 米粿 羹飯 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 義門鄭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 顯考

或祖考某府君之墓惟時保祐實賴神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祇

薦于 神尚 饗

一十月朔日祭名掃松具饌果蔬肴饌酒禮如清明祝文改雨露既

濡為霜露既降餘並同不祀后土

一龍游縣丞青田縣尉兄弟讓死旌表為孝義門又東筮貞和平山

皆積功於公堂德業垂後者忌日皆如冲素之儀後有繼之皆然

鄭氏家儀

此為禮以義起崇德報功子孫敬而守之也

一僉事府君仕元宦蹟有聞家聲益著最有功于義門惜乎無嗣入

月初十日生辰家長率眾祭之儀與生日同祝文云維 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昭告于元故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府

君維公氣槩超軼凡庸入揀相府參畫盡忠賢聞當宁委屬青宮

獻替有道睿眷特隆麟鳳之錫中外爭榮相臣受譜一節始終真

誠所貫忌嫉亦容出僉大藩風紀攸崇殊恩錫類大振厥宗慶源

所遺感慕曷窮每歲生辰率眾致恭在天有靈俯鑒誠衷尚饗

一庶子府君入

聖朝首膺徵辟為一代文臣之重義門聲望益以顯揚惜其嗣續不

延丘墓幾毀崇禎庚午告官理復舊例配享僉事府君今于二月

十六日生辰舊管就墓所祭之以便巡省儀與清明墓祭同祝文

云維 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昭告于

明故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府君惟公孝友傳家文章華國

龍興之初首膺徵辟勳講 東宮獻替必力再以詞臣編纂屬筆義

聲之著海宇洋溢情哉無嗣慎莫遂絕凡屬同宗感懷何極歲歲

生辰酌酒荐膺庶幾暨之來享來格尚饗

一貞義府君以魚鱗圖事代家長受死金陵義風激烈可與維揚祖

爭光誠我一家所當永承永承者也歲歲七月 日家長黔巾素

服率眾致祭儀與忌日同祝文云維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

敢昭告于

明政貞義府君惟公問學淵源龍雞志勤聽

旨宣諭登蜚縉紳魚鱗遺愍家長當行挺以身代伏鎮金陵免我後

代名隸軍興生以義舍難揚則均歲歲茲日舉族酸辛庶羞清酌

來格來飲尚饗

一十月十三日祭宋承旨先生於本祠前一日設位具饌果子六椽

菜三椽脯脰三椽醋一椽羹飯各一器米麩魚肉各一椽柔毛一

隻計二十五斤

鄭氏家儀

是日厥明家長率眾子弟盛服依木主而祭之大小贊如忌日之

禮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義門鄭某等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

先師翰林承 旨潘溪宋公惟公道學鄉會清源惟公文章遐有流

傳徵幣未起講道蘿山樂育所及譽為名賢義居禮法咸與編美

傳世雲仍率由罔愆履塘之藹懸別惓惓死當來歸意形于言歲

歲生辰牲醴告虔公靈不泯敬此几筵尚 饗

一立春祭先祖畢於義祠祭無嗣宗人

具饌果子二椽菜二椽饌三盤羹飯各一器

是日家長率眾子弟設饌祭之祝板上云維 年 月 日義門

鄭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宗經府君 宗防府君 宗

述府君 宗椅府君 四派無嗣宗親惟我宗人本同一氣派遠

代疏各自奉祭中有早亡無後承繼為爾諸魂來享飲食嗚呼哀

哉尚 饗

一祭器如深衣席褥盤盞碗椽椅卓酒注之類隨其合用之器皆別



收貯於一室不許他用而封鎖之訓禮管事

一祭田撥近家常稔之田二百五十畝別儲其租令廉幹子弟掌之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氏公產六字字號步畝週勒之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

鄭氏祭田記

祭必有宗宗則統族禮之分序也故族大而不煩世遠而無素士大夫之家有廟有祭者或不一再傳而遂不繼由其無田以為基無法以為守散漫無統必淪於廢墮吾家同居十有餘世每急於奉先固不必致慮於後亦撥近家常稔之田一伯伍十畝名曰祭田別貯所入之租專充歲時祭祀更為條陳繼守之法乃立石於祠堂之側八世孫泳記曰嗚呼家有分則廟有宗宗明分序禮之質也升降俯伏禮之文也簋豆彝罍禮之器也牲醪粢盛禮之物也器條物豐禮文粢然器取物微文無所施而質亦漸至於淪廢故必以田為基者器物之所出也器物常條則我之祭可常有祭可常有則宗明分序真

鄭氏家儀

得而煩索豈細故哉今以祭視禮禮為祭之本以祭視田田為祭之末然無禮不可以成祭無田不可以成禮二者交相須而相為用者也事固有由末以治其本者猶今有田以治其祭也亦猶禮之治外以及其內也足以承制禮者之意有弗信矣乎吾子孫知族愈大世愈遠能益厚其基益厚於禮則必致慮於後而可以傳遠矣若田畝字號則列諸碑陰云八世孫經歷泳記

祠堂記

至正戊寅朝廷下錫復之命伯祖貞和君立石於門太常博士柳貫記之伯父青樾君建祠堂五楹開奉先世神主未有記之者迨今二十年八世孫泳謹記曰古者士有圭田則有廟有祭後世貴有位者亦或有廟有祭而無常法至朱子著家禮始有祠堂之制無貴賤皆祭四世蓋服窮於四世世滿則祧此足為後世之常法矣又嘗觀之古者天子七廟太祖居中左三昭右三穆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自為尊而不相見至裕祭時聚於大祖之廟左昭居北南向取昭明之

義右穆居南北向取穆穆深遠之義後世或不依昭穆之制度或十六楹間十五楹間十三楹間皆南向東西二間為夾室以中為上或兩間為一室而主東向以存古制或一間為一室亦以中為上而主皆南向此事亡如事存之意天子廟制世代不同有若此士大夫家廟未常有定制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尊祖之心無貴賤則一先儒亦不敢借故近世司馬氏書儀祭三世南向中為上朱子定為四世高曾祖考亦南向却自西以次而東似為未穩若曰西為尊位此東向者之所尊若南向固當以中為上但依書儀置高祖之位於曾祖之右則允當矣惜乎一時之見已定而使後人之疑也吾家同居十又餘世宗支既多位次難依家禮自西而東以四世為序又難排日分宗而祭但同堂南向以中為上男女分左右祭則於祝文上各見所繼之宗滿四世者依朱子例祧如此則宗法既明而位敘亦無不穩以吾同居則同堂而祭遇事亡如事存之義禮有所據也夫禮以義起因時制宜實在乎當理事有難處處之至於平易則

鄭氏家儀

禮不祭而敬不怠庶可行之久遠也又况有所據依哉此吾義門同堂之禮無事祿之臆說以求合乎禮之當而已非敢以為後世之常法也義門八世孫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泳記

重刻祭田號畝記

按祭田記祭田一百五十畝號畝載諸碑陰今碑陰無可攷想當時失鐫耳稽諸古簿春秋四祭田一百五十畝四時薦享明譜中畝祀灶并龍塢僉事庶子貞義四祖宋太史諸祭又田七十四畝實共田二百二十四畝祭地亦稱是則記云一百五十畝蓋舉四祭而言也先世禮制之周悉孝敬之無已洵可行百世而無歉慨自家厄於鬱攸離居析處煥而不能復幸世遠風微禮制寢弛祭田幾為烏有大父西華府君歸佐家政撥簿稽查悉復舊典然租之所入視舊減半矣未幾一二不肖復踵故轍叔父懷東府君銳力紹述厄于阻撓弗竟迫余中憲府君主家始恢復額其租之入則又減什之四夫自大父至府君未百年而興替者再今且駸駸非府君之舊矣余懼日甚一

日蒸嘗之類廢遂謀於廷惠廷善二叔偕諸弟克序等逐畝換踏一  
違古節號畝間有開井咸畫圖詳載釐然明確且鑲印以廣其存使  
任事者得以按號徵收不肖無所詭避祭祀靡不以時矣則是舉也  
實補禮制之未備永孝敬于無已使百世可遵行而無斁也雖然族  
眾齒繁昨僅銖計幸假餘年得以經營使諸田盡歸公帑以爲久遠  
謀然而未逮也姑書此以識歲月云十五世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  
司副使崇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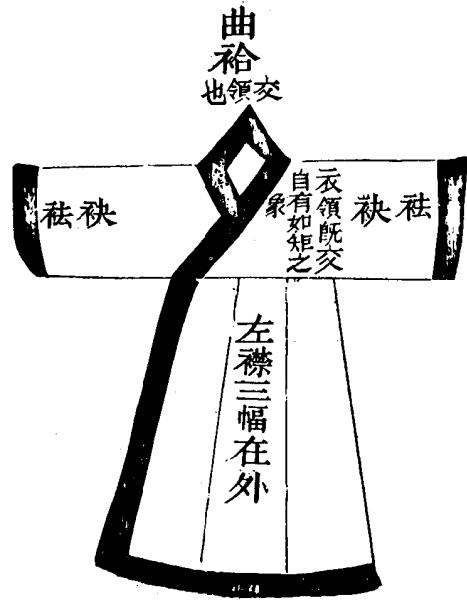
鄭氏家儀

完  
選  
庚

永康胡宗林据鄭氏明刻本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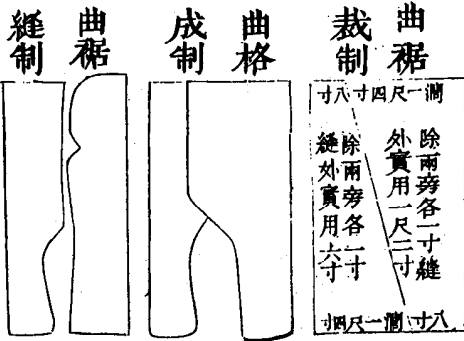
### 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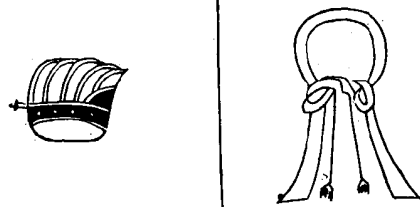
### 裁衣前法 裁衣後法

正身二尺二寸  
中級領處斜長四寸  
庶級裝相接處平正便於著也

正身二尺二寸中  
負繩處斜長一寸而綴裳相  
接則著時腰間  
綴痕平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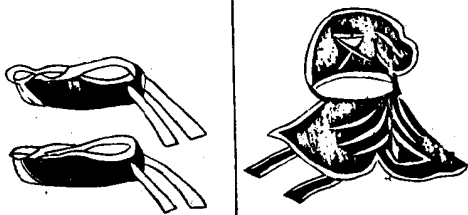
### 深衣冠



即深衣腰帶用帛廣三寸以黑縹綴於兩邊圍腰帶結垂紳至膝下該一丈又用五色線繩二條垂膝下也

糊帛爲之武高寸許廣三寸半上爲五梁白骨爲簪內外皆以油漆爲用吾家但以幅巾爲之蓋冠似覺僭用故不爲也

### 履之圖



用黑縹六尺許中屈之右縫之處爲斜又用帶一條從額前結之過兩耳後廣一寸五分長三尺即今官帽巾是也

用白履狀如今之履絢縹縹一青純縹茶縹四者以綴絢者履頭屈修之或縹爲鼻縹者縫中紉縹也純謂履口緣也縹所以繫履也或用黑履白純禮亦宜然



#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p><b>家儀圖七</b></p> <p>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已上親服齊衰三月原不同居無服時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服小功五月母</p> <p>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繼母為長子報服三年為眾子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練出於外而已從之母者乃服杖期繼母報服不杖期母出為繼母兄弟姊妹小功</p> <p>期而為祖後無服庶母為其子為君之眾子不杖著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妾為君君乃服杖期繼君為其父母不杖期庶母慈已者謂自小乳養已者義服小功</p> <p>請小乳哺曰乳母義服總麻</p> <p>謂父在出家降服不杖期母為女子不杖期女子適人乃服大功庶母為女大功為女後之子無服前夫之子從前夫</p>	<p><b>三父八母</b></p> <p>同居繼父大子皆無服大功已上親乃義服不杖期不同居謂先隨母嫁繼父同居後異或</p> <p><b>嫡母</b>              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亦報服為庶子則服不杖期庶子為嫡母之父庶兄弟姊妹小功母死則不服謂父再</p> <p><b>庶母</b>              謂父妾之有子者眾子謂之義服總麻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而為其母之兄弟姊妹無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p> <p><b>慈母</b>              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也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p> <p><b>乳母</b>              謂被父離家降服杖期母為子不杖期子為父後者則無服女子適人為出母服大功母為女亦大功</p>
-----------------------------------------------------------------------------------------------------------------------------------------------------------------------------------------------------------------------------------------------------------------------------------------------	--------------------------------------------------------------------------------------------------------------------------------------------------------------------------------------------------------------------------------------------------------------------------------------------------------------------------------------------------------------------------------------------------

<p><b>家儀圖八</b></p> <p>夫為人後其妻為本生舅姑大功</p> <p>夫為祖曾高祖及祖夫堂伯叔父母兄弟夫堂姪小功姪孫夫堂姪孫夫堂曾孫夫堂元孫無服</p> <p>夫伯叔祖父母夫伯叔父母夫伯叔父母夫伯叔父母夫伯叔父母夫伯叔父母</p> <p>夫親姑三年夫親姑三年夫親姑三年夫親姑三年夫親姑三年</p> <p>夫姪女三年夫姪女三年夫姪女三年夫姪女三年夫姪女三年</p> <p>夫姪孫夫姪孫夫姪孫夫姪孫夫姪孫</p> <p>夫曾孫夫曾孫夫曾孫夫曾孫夫曾孫</p> <p>夫元孫夫元孫夫元孫夫元孫夫元孫</p> <p>夫無服夫無服夫無服夫無服夫無服</p>	<p><b>外族母黨妻黨服圖</b></p> <p>外祖父母小功</p> <p>妻亡別娶亦同妻父母總麻</p> <p>從母小功</p> <p>母舅小功</p> <p>姑之子伯兄弟</p> <p>舅之子總麻</p> <p>姑之子總麻</p> <p>舅之子總麻</p> <p>婦總麻</p> <p>壻總麻</p> <p>外孫總麻</p> <p>之子麻</p> <p>母姨總麻</p> <p>甥女小功</p>
-------------------------------------------------------------------------------------------------------------------------------------------------------------------------------------------------------------------------------------------------------------------------------------------	-----------------------------------------------------------------------------------------------------------------------------------------------------------------------------------------------------------

### 圖之服族長家為妾

家長父母 期		家長 斬衰三年		眾子 年期	
正妻 齊衰三年		家長長子 年期		為其子 年期	

### 圖之服降宗本為女嫁出

高祖父母 齊衰 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 五月		祖父母 齊衰 一年	
父 大功	母 大功	伯叔父母 大功	父堂兄弟 總麻	妻 總麻	堂兄弟 小功
父姊妹 總麻	父堂姊妹 總麻	已身	妻 小功	兄弟 大功	堂姪 總麻
姊妹 大功	堂姊妹 小功	兄弟女 大功	兄弟子 小功	堂姪女 總麻	

### 家儀圖十

### 服 喪

反摺向前圖 裁衽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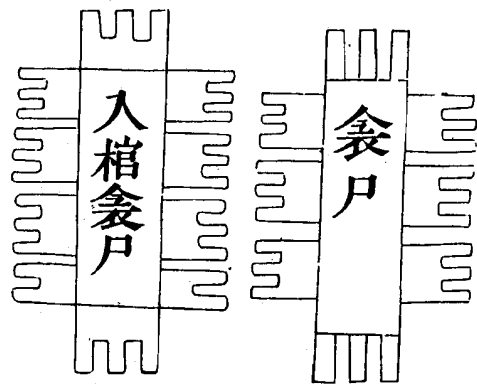
裁衽之制  
兩衽相疊之制

反摺向前圖  
裁衽之制  
裁入四寸  
廣八寸  
長一尺一寸  
布

掩項領  
塞後  
四寸  
反摺  
為左  
右適  
左適

幅三前 幅四後

### 圖殮大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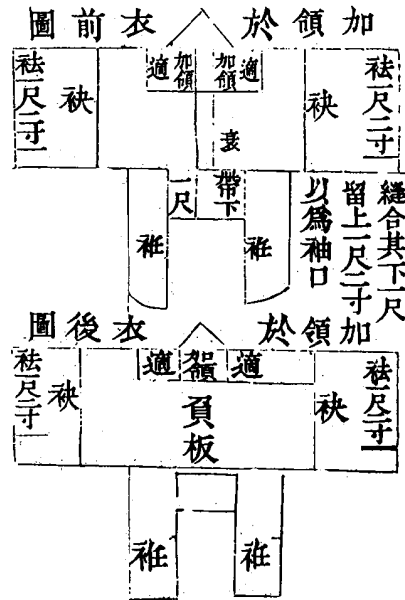


小殮布絞之橫者三於尸牀次布縱者一於其上  
上次布衾次衣服遷尸於上舒絹送衣以藉其首  
又卷衣掩尸空處又以衾覆之然後縛斂

大殮入棺橫者五縱者一  
長短尺寸隨時幾變用之斂畢即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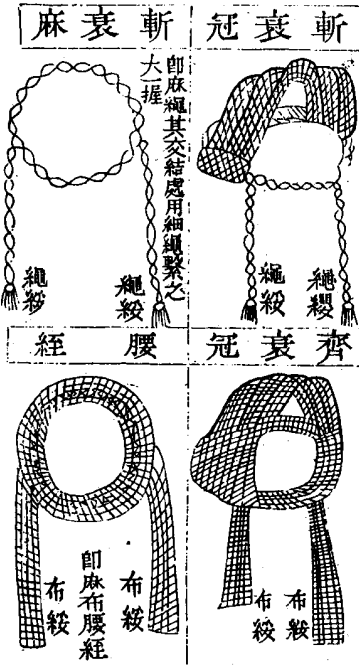
家儀圖十一

式圖



前衰後負板左右適惟子爲父母用之其餘不用者不裁洞中當如常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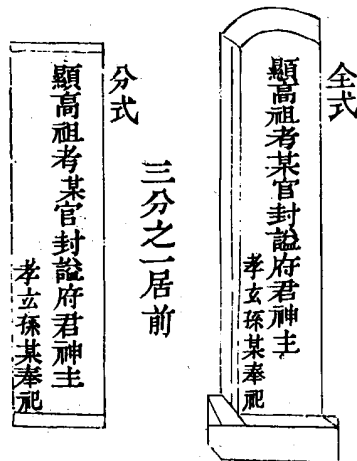
冠經帶圖



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分而言曰經腰曰帶問經帶之制朱子曰腰經麻繩只是大指與食指一圍用之。家禮云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總麻皆用麻爲冠經吾家以斬衰齊衰并功以下用布頭巾布腰帶婦人以舅姑用麻布爲長衫并蓋頭其餘用布但家眾之多家事之煩宜從減

家儀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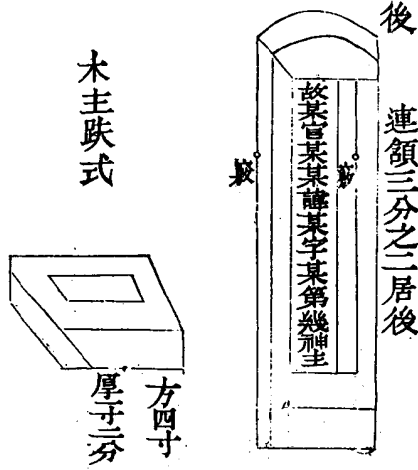
神主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避皇字今用顯可也

伊川先生曰作主用栗木取法於時日月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主高一尺五寸象十二月博三寸分象月之日厚二寸二分象日之辰土五分爲圓首一寸五分下勒前爲額而一分居前二分居後

之式



後陷中以書封爵某官神主合之植於跌兩邊通窾粉塗其前面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贈易世則滌粉面而更之外改中不改也

主用一神座納爲神匣於祠堂左右四時祭祀請出正簾行禮畢仍舊入匣神主不動忌日請出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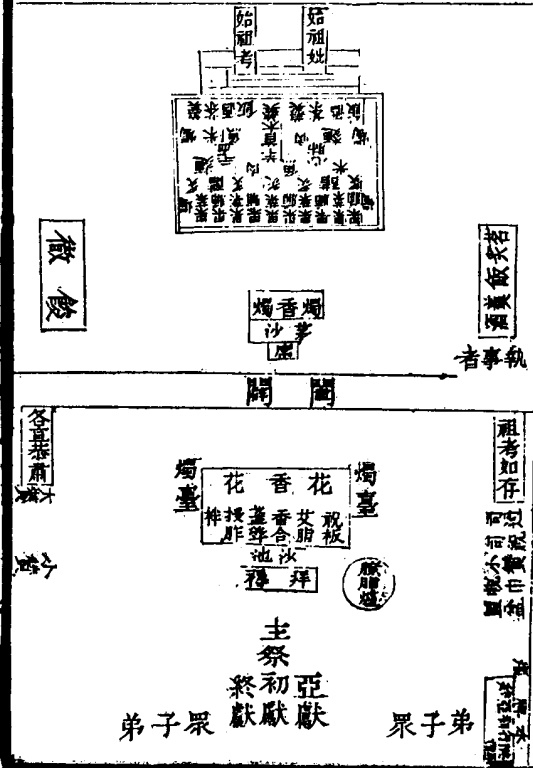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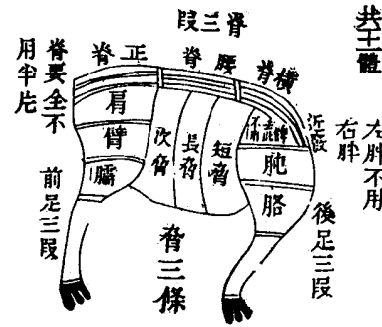
# 祭始祖圖

家儀圖十五

# 割牲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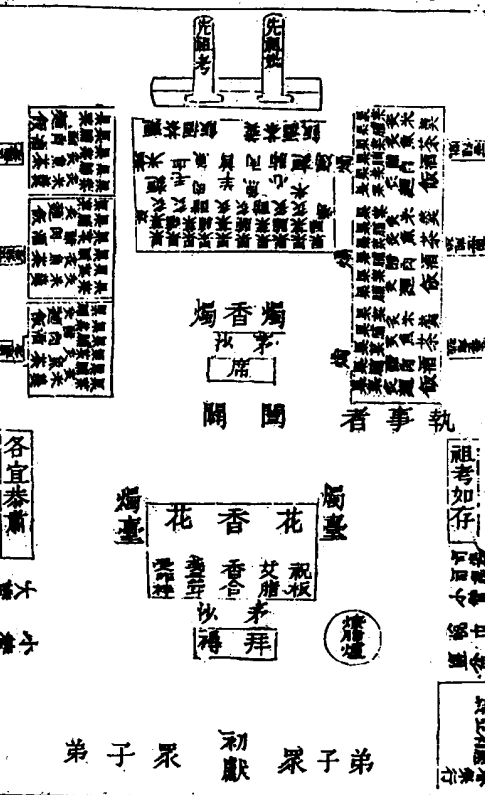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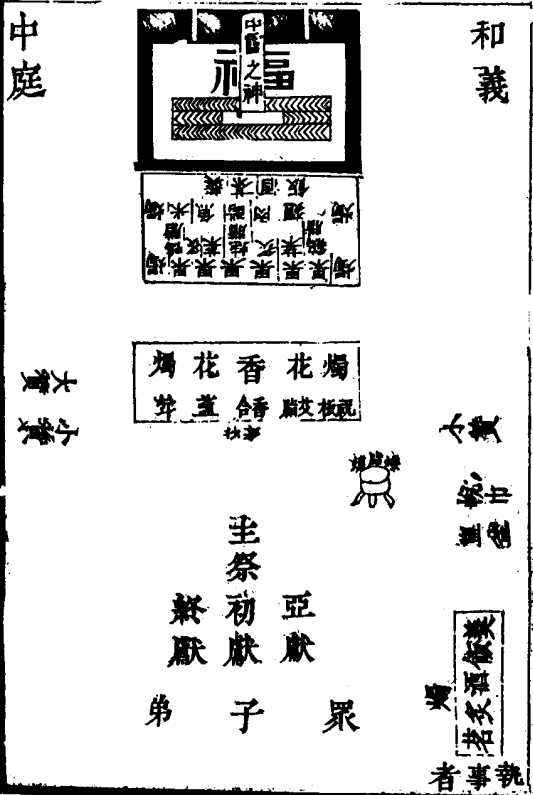
右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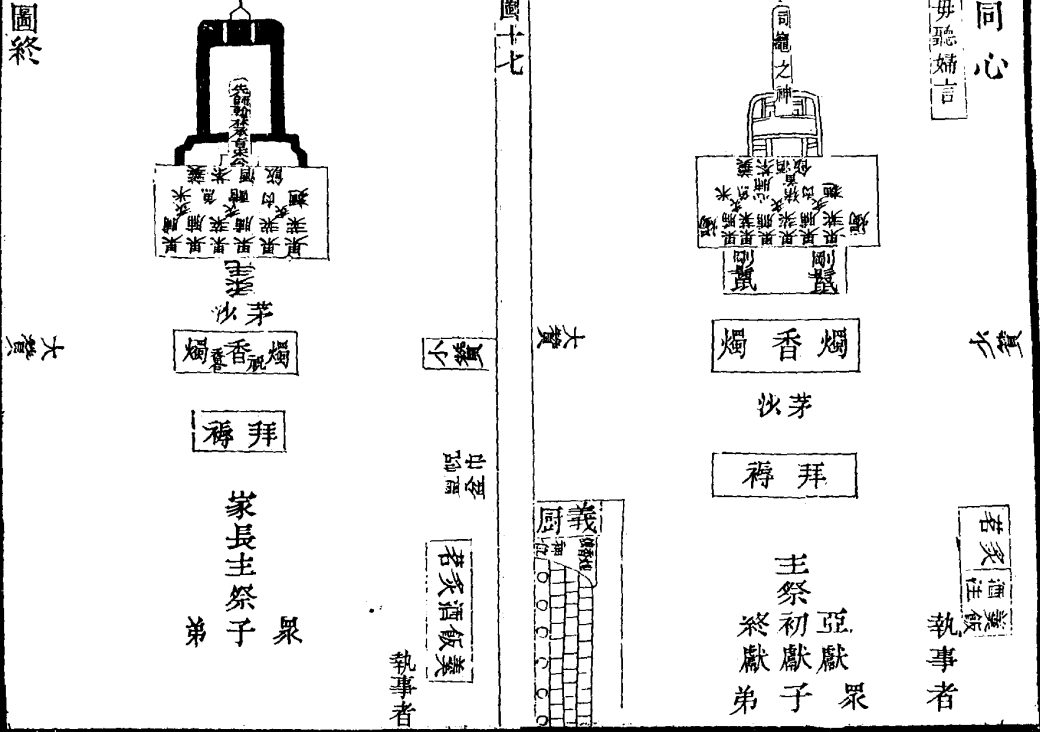
# 祀中雷圖

家儀圖十六

# 祭先祖圖



祭先師宋公圖 祀竈之圖



浦江鄭義門八世孫名詠字仲潛撰有鄭氏家儀略做司馬書儀朱子家禮之例依據五禮分為五篇其家日用常行之式以次揭發焉後有祭田記祠堂記二首皆詠所撰增十五世孫崇岳祭田號畝記一首最後為圖原書記後尚有崇頴庚午孟秋月吉旦崇岳重刊崇昭尙遂同校兩行是書屢見四庫全書存目各收藏家均未著錄余得自浦陽亟以付梓季樵胡宗楫

鄭氏家儀跋

1971年12月

第5

楊家

忠寶

懿訓

公

傳

庚午春日  
涉園重印

忠愍公像



公姓楊諱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進士授  
南京吏部主事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疏諫馬市  
逮下獄降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上  
疏言嚴嵩罪狀帝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訊獄  
上帝命杖一百交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詐  
傳親王令旨律絞妻張氏上疏乞代夫死為嵩所抑  
不得達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諡忠愍

楊忠愍公傳家寶訓全集

楊椒山公遺像

陳君遇道人授寶訓序

周君序

寶訓十九條

寫本祖先顯靈圖

寫本夫人秉燭上堂圖

寫本戲文

讀易有感詩

元旦詩

朝審途中口吟詩

臨刑詩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張宜人祭文

晚桂堂敬刊序

人爲萬物之靈天生人而各賦之以性人受之而能不失其性將見由中達外大之在綱常名教之倫小之在日用行習之事物來順應處之適當措之咸宜無不合乎天理之正則性由此全福亦由此集此非全性而欲爲求福之地而福自歸之迴憶余年四十年時僅得一子自幼業儒雖性善靈明而體嫌薄弱弱冠娶媳數年未育乃不蒙天佑忽感勞瘵之症以漸入深自此日日延醫處處求神毫無見效有一君者

一

余之好友一日來訪談及子疾因告予曰聞得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靈感異常凡有所祈其應如響爾若信能秉虔切至誠之心親往拜求爾子之疾定當勿藥有喜但路途遼遠自此至彼有數千里之遙山河修阻跋涉維艱只恐不能受此勞苦耳余曰若果往求有驗又安敢以遠自辭因以此謀入告於婦與婦酌定整備行李資斧擇吉日動身出門向南一路而行朝行暮宿約之七八日間已出本省地界是

日方當午未未初在車中身覺疲倦不耐馳逐卽令投寓卸車安息半日飯後悶坐茅店無以舒懷因起出店散步望前綠水溪邊曲徑緩步而行行至山灣中境極幽僻仰看巒峯蔚翠松竹森羅再前行數武從山腳拾級而登至山平駐足四壁寂然絕無人聲上有古廟壹座廟門俱閉外題忠孝祠爲額廟之東首巖側建有一亭余遂步至亭中依檻坐憩乃忽然神散昏迷無覺不知身之所在如夢如醒耳中聞得

二

有人呼余姓名且大聲而言曰汝子之疾已垂危汝今往南海普陀山拜求觀世音菩薩乎余舉目視之乃一道者不知何時來此儀容絕俗風度飄然實非塵世間所曾見者余爲駭然忙起向前作禮請問道者素未識面何以知余姓名又余子之疾未曾相告何以識予苦衷道者不答所問但云愛子何必如是之切汝子之疾非特無因乃汝一生所積之過報在汝子之身往求無益也余聞言心生恐懼惻然神傷



且昧焉未解道者言中之意自思余家產業初本寒微因余往外方數十年百計經營化居懋遷歷盡艱辛至今幸得饒裕此皆公平交易以義爲利所致未嘗以寡恩刻薄居心余過從何而積於是再揖道者未解說積過之詳道者曰汝到此曾觀廟額否余曰觀矣乃忠孝祠也道者曰汝既知忠孝則汝之過當自知也余曰實不自知道者曰忠以事君此特專爲居官者而言若不仕則爲儔類之人凡處已接物不

三

存人我之私見根心所發實意相將所謂中心爲忠者事事體之而行是卽爲忠而孝以事親不待論矣汝父早喪母氏孤苦守志多年自宜曲體其心承順其志汝乃不知愛親敬長每至忤親逆親忘顧復之恩闕晨昏之禮子職虧矣汝之宗族親戚皆父母之黨其貧乏者卽當周恤其有無務要相通凡遇借貸再三推辭坐擁巨萬厚資視彼之飢寒毫無顧念是不能內外如一也至溺情其子珍之直同寶珠當此

疾作雖數千之路必親往拜求禱忠乎孝乎非汝之過乎余時默無以應積過之由悔心無及又復問曰如道者之言余子之疾必不可爲歟道者曰汝自此之後若能速改前非力行善事又將能大明嘉靖年間楊椒山公家訓十九條鈔寫一本早晚在家朗誦事事遵奉施行汝子之疾自當日痊不足慮也更能鈔寫數本數千本分送於人使此家訓傳之鄉邑傳之通都傳之天下則獲福之多更不可以言盡矣

四

余遂跪叩曰楊椒山家訓未知何處有此書道者卽袖之一本授余且誡余曰毋忽吾言也余敬接過此訓方欲再問只轉瞬間已失道者所在衆爲怪異久之始悟仙靈降臨指引余出迷途也乃望空再拜敬謝冒瀆之罪時已夕陽西墜急歸宿於店中次早仍尋從原路返車而回亦七八日到家家人互相驚疑未悉來歸之故余爲細細述之余子聞之更覺欣喜而病已減去一半矣月餘子疾全愈自此日日鈔寫

分送幾數百本遠近徧及皆共聞之當時凡有人奉  
行此訓思過悛改有所求者一一如愿而應故此訓  
有傳家寶之稱卽如余子之疾愈後未及十年而遊  
庠登科連舉二孫寧非全性集福之一徵哉讀是編  
者當知是書爲全性之書卽可知是書爲集福之書  
矣

陳君選謹述

是書傳於異人所言皆脩身齊家盡性立命之事非  
若虛誕寂滅之說斤斤於報應者可比吾願授是編

五

者務須身體力行不可徒恃抄送以邀福受是編者  
更宜觸目警心不可僅假口耳以爲功苟能誠心持  
誦竭力奉行或於朔望日辰宣講俾愚夫愚婦皆得  
頓開覺悟其應驗又有至捷而不遺焉將見艱於子  
者可以得嗣促於壽者可以延年宿病痼疾起沉痾  
於旦夕水火盜賊祛患禍於眉睫圖名必得謀利必  
獲所謂福不待求而福自至者如或隔膜相視目爲  
具文甚至褻棄擲穢輕若弁髦其奇窮烈禍又有不

可勝言矣吾願世之授是編者受是編者尚其慎之

陳君選再誌

人莫大於君親行莫大於忠孝士君子砥廉礪節立  
業建功精而至於參贊化育靡不由此而推之予於  
庚申春北遊京師路經杭所同舟遇二人焉熟視之  
未眸也聆其款洽相談每以傳家寶書互相爭羨及  
各言其抄送之多寡然語焉不詳翼日再抵平望余

六

因端肅冠裳就席而詢其所以爲善者二人答曰乃  
椒山公家訓也乾隆十三年間舍親陳君選倖遇長  
老指引迷津傳授是書遂將繕本揭予視之見其敘  
述共十九條類皆正心誠意忠君愛親爲善去惡仁  
民愛物之事及閱陳公自序猶其報施不爽無論智  
愚賢不肖皆當口誦心維遵循循率由何不刊刻而廣  
播之啟瞶振聾俾得同登道岸乎二人曰是書非陰  
陽文可比須虔心抄寫方有滋益予曰唯唯懇求是

編二人出篋持贈遂焚香默禱猛省力行誠心持誦  
秋間南旋軍政之暇輒向坐隅時加誦讀常欲廣佈  
流行從師勦滅洋匪有志未逮同鄉包翁仁義節孝  
周孺人之遺孤也素相知好誼聯姻戚過其室披覽  
其母之詩讚遺畧節孝昭彰殆與編中遺訓默相照  
合遂出此編並捐俸一拾兩交託包翁付之剞劂印  
送流行是陳君一人之傳家寶卽百千萬人之傳家  
寶也百千萬人之傳家寶卽普天下之人傳家寶矣

七

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於是乎書

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小春月上浣

鎮邑周國泰謹識

楊椒山家訓十九條 俱赴義前一夕書  
愚夫諭賢妻張貞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  
則死比泰山九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於事比鴻毛  
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間死在  
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麤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  
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  
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着  
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  
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  
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  
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隳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  
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  
爲衆人之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伯四  
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  
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

八

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箇女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着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咱哥雖

九

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這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必要你長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腸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

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定志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果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

心壞了

十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

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  
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  
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我若不在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你兩箇要  
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  
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着他生一些  
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  
你

士

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  
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遲便面紅  
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  
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  
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  
自家拜跪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  
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不讓他你大  
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

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  
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  
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  
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  
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  
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  
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

三

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  
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  
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  
送於官先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  
箇好友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  
卷幸憐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  
我九泉之下必有銜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傍人話短長也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美色來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

廿

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

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伯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其餘功惟熟讀五經周禮左傳好古文讀一二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

廿四

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一以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鍼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

姦盜之原酒肉麵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倣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得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

五

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

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六

我一母同胞現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你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飢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家係詩禮士大夫之家冠昏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

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牢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麩鉞他若守分到日後與他地二十畝村宅壹小所若是

七

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着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着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兒行你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着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

箇布袋裝盛放在我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位前拜過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子書於福堂付應尾應箕兩兒藏好

八



祖  
光  
顯

靈  
圖

光



赤  
乃  
秉  
燭

正  
堂  
圖

正



寫本 (生上)

緱山月天步有乘除仕路如反掌豺狼盈帝里筆劍  
須誅攘

三年宦興落風塵事業曉雲輕昨將舊冠重整義  
氣滿乾坤悲淒楚羨温生笑陽城萬言時事千古  
高風一片丹心我揚繼盛向為諫阻馬市謫貶萬  
里邊城今因仇賊奸謀敗露聖上道下官前言不  
謬欽陞孤臣為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之職竊喜不

三

死逆鸞之手以為萬幸而又轉遷如此之速則自  
今以往之年皆聖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  
聖上特賜之恩也既然感激天恩敢不捨身圖報  
目今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嚴嵩父子秉政弄權妬  
賢嫉能誅戮上千首相賣官鬻爵取利下盡錙銖  
以刑餘為腹心招羣奸為子弟若不早除賊黨必  
至大害忠良向日王宗茂徐學詩沈練等雖常劾  
奏不過止言其貪污而已若其大逆無道聖明尚

在未知下官目覩其奸豈容坐視今晚就此燈下  
草成奏章明早上讀天聽倘蒙見准朝野肅清在  
此一本也咳這賊臣僭竊多端正所謂罄南山之  
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這一幅有限  
的奏章叫我如何寫得盡吓

解三星恨權臣協謀助黨專朝政顛覆朝綱我寫不  
出他滔天的深罪樣寫不出他欺罔的暗中腸他罪  
惡多端叫我從那一頭寫起吓有了我只寫他一門

三

六貴同生亂更兼他四海交通貨利場還思想畢竟  
是衷情剴切面訴君王

作手疼介呀我這手指向被問官拶壞不免有些  
傷損纔寫得數行就疼痛起來愛莫說疼痛我揚  
繼盛就死何惜

前腔歎孤臣溝渠誓喪祇為那元惡猖狂我揚繼盛  
雖非諫官若我不言再無人言矣怪當朝誰肯攀廷  
檻又誰個敢牽裳奇怪又寫得兩行這手指就流血

起來咳且由他 我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染章還思想 此本一上不要說是言言剗切只須這淚痕血迹感動君王

〔內作鬼聲介〕吓好奇怪四面絕無人聲是什麼响 敢是鬼聲

太師引 細推詳這是誰作响我心中自忖量我曉得了也不是什麼鬼敢是我祖宗的亡靈恐我有禍教我不要上這本吓 敢是我亡親垂念 我那祖宗但願

三五

你子孫做得個忠臣孝子 須教你萬古稱揚 大抵覆宗絕嗣也是個大數 何慮着宗支淪喪 吓祖宗吓祖宗你不要叫了 縱然你哀鳴千狀 我此心斷易不轉 怎阻我筆底鋒芒 我楊繼盛今日就死也強如李斯夷族趙高亡

〔鬼上介〕生呀不惟聞其聲抑且見其形

前腔 這是幽冥誰劣像 你今在此現形呵 似教我封章勿上 你雖然如此 怎當我戇言方壯 你去罷 休得

要在此悽惶 我曉得了你也不是什麼鬼 想是我忠魂遊蕩 我就死呵 也須做厲鬼顛狂 人生在世左右一死 生如寄死誰曰難須知道安全藏剖腹屠腸

〔鬼滅燈下生〕丫環小厮旦上

生查子良人素秉忠封事頻頻上

〔生見介〕呀原來是夫人爲何秉燭而來 旦此際已將半夜了環們俱已睡熟妾聞相公在此喧嚷故特秉燭而來 吓夫人好奇怪下官方纔在此寫

三五

本忽聽得四面潛作鬼聲少頃燈下現出一鬼披髮赤身滿面流血似有悲切之狀竟把燈兒打滅去了 旦此事奇怪恐非吉兆請問相公在此寫何奏章 生此乃國家大事非夫人輩所宜知問他怎的 旦妾聞鼻夔稷契優遊無事謂之良臣龍逢比干因諫而死謂之忠臣妾願相公爲良臣不願相公爲忠臣 生夫人忠良本無二理顧身之遇與不遇耳鼻夔稷契遭逢堯舜故得吁咈一堂設使當

龍逢比干之時敢不竭忠盡諫旦妾聞君子見幾  
達人知命陳平不為王陵之戇卒至安劉仁傑不  
為遂良之直終能取日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  
寄館避元載也况相公職非諫官事在得已縱然  
要做忠臣養其身以有待如何生夫人食人之祿  
當分人之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呂奉先為國而  
殺董卓鄭虎臣為民而誅似道匹夫尚然有志臣  
子豈容無為我自草茅韋布之時常恨不能見用

五

未必無為相公請自三思生夫人難道你還不知  
我生平心迹念貪生害義即非烈丈夫殺身成仁  
纔是奇男子况為臣死忠乃職之分今日之本我  
非僥倖不死沽名干譽多將頸血濺地感悟君心  
倘能剪除逆賊得與夏曾二公報仇我揚繼盛就  
喪九泉亦瞑目矣夫人何必苦苦相勸旦相公堅  
執如此恐我夫婦死無葬身之地矣

六

義遭傷痛夏老元宰受殃看滿朝密張羅維網前車  
已覆須明鑒相公你休得要無益輕生絕大綱  
前腔生夫人你何須泣不用傷論臣道須當要扶綱  
植常我罵賊舌不愧常山殺賊鬼何怯睢陽事君致  
身當死難夫人你休將兒女情牽絆大丈夫在世呵  
也須要烈烈轟轟做一場

三段子旦你此心何壯矻矻睜銅肝鐵腸我這苦怎  
當哭哀哀兒啼女傷生夫人譬如杞梁戰死沙場上

其妻哀哭長城喪卻不道千載賢愚總歸黃壤

歸朝歡旦兒夫的兒夫的節重義剛頓忘了終身依

仰從今後從今後未卜存亡是伊家自貽禍灾倩誰

祈禳生我明朝碎首君前抗夫人我死之後將我尸

骸暴露休埋葬旦卻是為何生古人自以為不能進

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我揚繼盛呵須把我義骨

忠魂瀆上蒼

赤心為國進忠言旦相公你休觸天威犯御顏生

三七

此去好憑三寸舌旦扯介相公還是不要上的好

生放手亦再來不值半文錢下旦阿呀相公吓

哭相思今宵不聽妻言語來朝只恐禍臨身

悲下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  
易始覺前時大半非

元旦詩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幾度丹心連血  
嘔數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  
有神璞在不妨仍泣獻踟躕無計達楓宸

朝審途中口吟詩

三八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  
士可憐長板見親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  
漢唐性癖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臨刑詩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明楊椒山公繼盛為兵部上事值嚴嵩奏開馬市公  
疏請罷之并劾嵩奸奏上貶狄道縣典史後嵩以公

負重望欲市恩令附已旋起用陞職方司員外公甫  
到任卽劾嵩二十四大罪奏上下公於獄誣坐斬值  
朝審公披枷鎖赴長安門百姓數萬人咨嗟公口占  
一律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  
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  
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  
臨刑時口占絕句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  
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遂畢命士君子哀之至今誦公

完

詩者猶不禁潸然淚下也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揚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 天乞恩願代  
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  
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  
因鸞敗首賜前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  
後銜恩感泣思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  
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  
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  
剝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  
渾身衣服盡皆露汗日夜籠梘備極苦楚又年荒家  
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  
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  
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

幸

下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

皆欲得所豈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

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

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

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

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

命之至奏人為高所抑不得達遂被害

張宜人祭文補刻

三

維 皇明歲次乙卯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

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大夫

椒山楊公之靈曰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

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

刑殉節關腦比心嚴頭嵇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

君不愧含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

饗

丙申仲秋表兄喬君手鈔楊忠愍公傳家寶訓與余

首序有陳君謂求子病往普陀山虔求觀音大士保

全路程約半行至山陰曲徑見有忠孝祠古廟傍有

一亭倚檻而坐忽然朦朧睡去夢見有一道者云曰

汝子之病不必往南海去求大士欲子病痊曾見祠

題忠孝兩字否今有忠愍公傳家寶訓授汝汝照書

行事並寫鈔多本勸人使人改惡從善汝亦回心向

善行去子病何愁不愈乎余展閱是訓訓語拾玖條

三十一

包羅倫常日用之間遵而行之斯可以去惡而從善

夫善心生乃善可積而惡可攻也余一見寶訓心存

刊佈在佛堂許願而行奈俗務日殷連年未登梨棗

心欲行而事未果善雖善而未能廣也孰知丁酉元

旦余皈依師大和尚每年在普門大士前代求年運

籤卜一年之休咎得句云虛空結愿結人緣保得人

安愿未還得免忘疏真絕跡敢將初誓謾輕瞞之句

可見一刻之念未果捷於影響而喚醒之丙申至今

又是戊戌春矣豈可再因循不舉是以虔誠敬刻照  
原本卽付剞劂余後添列楊忠愍公寫本一段并繪  
刊儀像三則寫本時蕉山公之祖先顯靈公對目前  
不但聞其聲抑且現其形隨卽夫人秉燭上堂來問  
忠愍公言言報國欸欸盡忠真乃披肝露胆古今罕  
有之忠臣義士也余思補刻寶訓後頁亦足以觸目  
驚心爲人之大綱大節勉人共敦夫忠孝節義四字  
也夫忠愍公到此大忠地位謂非善之一字上之根

三

苗乎又見忠愍公赴義長安門口占絕句詩二首兆  
庶聞之無不咨嗟嘆息直俟後之君子誦公詩者無  
不潛焉出涕也余素好善書經文刊刻印施各省地  
面已有萬餘里矣間有四五千里貴商紳善踵告託  
印者亦然不少可見百世勸人以書者也今佈送是  
書各家几席常供一本早暮晨昏輟轉誦讀以正人  
心以維風俗卽家塾中塾師亦可以訓導子弟講習  
友朋如此自幼及長斷不忘乎忠孝節義之大綱也

余一布衣惟一片菩提是以不揣愚昧世之曠達  
君子者幸勿以視余爲迂之一介也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季春中澣

上海晚桂堂敬跋

三



庭言

訓格

宣統癸亥四月

溥偉恭題



吳興劉氏留  
餘草堂校刊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留餘草堂叢書

臣 劉承幹恭校

訓曰元旦乃履端令節生日為載誕昌期皆係喜慶

之辰宜心平氣和言語吉祥所以朕於此等日

必欣悅以酬令節

訓曰吾人凡事惟當以誠而無務虛名朕自幼登極

凡祀

壇廟禮佛必以誠敬存心即理事務對諸大臣總以

實心相待不務虛名故朕所行事一出於真誠

無纖毫虛飾

訓曰凡人於事務之來無論大小必審之又審方無

庭訓格言

遺慮故孔子云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誠至言也

訓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為

心思何患聞見之不廣舜惟好問好察故能明

四目達四聰所以稱大智也

訓曰凡天下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

重處之慎重者敬也當無事時敬以自持而有

事時即敬以應事務必謹終始慎修思永習

而安焉自無廢事蓋敬以存心則心體湛然居

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飭家務此古人所謂

敬以直內也禮記篇首以毋不敬冠之聖人一

言至理備焉

訓曰為人上者用人雖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在下者

常視上意所嚮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則下必

投其所好以誘之朕於諸藝無所不能爾等曾

見我偏好一藝乎是故凡藝俱不能溺我

訓曰凡看書不為書所愚始善即如董子所云風不

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果使風不鳴條

則萬物何以鼓動發生雨不破塊則田畝如何

耕作布種以此觀之俱係粉飾空文而已似此

者皆不可信以為真也

訓曰朕八歲登極即知屢勉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

庭訓格言

有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

以經書為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及至十七八

更篤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

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

未少暇朕少年好學如此更耽好筆墨有翰林

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張林

二內侍俱及見明時善於書法之人亦常指示

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

訓曰節飲食慎起居實御病之良方

訓曰凡人修身治性皆當謹於素日朕於六月大暑

之時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縱而能

者也

訓曰汝等見朕於夏月盛暑不閉窗不納風涼者皆因自幼習慣亦由心靜故身不熱此正古人所謂但能心靜即身涼也且夏月不貪風涼於身亦大有益蓋夏月盛陰在內倘取一時風涼之適意反將暑熱閉於腠理彼時不覺其害後來或致成疾每見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涼而內閉暑熱之所致也

訓曰凡人養生之道無過於聖人所留之經書故朕惟訓汝等熟習五經四書性理誠以其中凡存心養性立命之道無所不具故也看此等書不

庭訓格言

勝於習各種雜學乎

訓曰書經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書傳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蓋道心爲人心之主而心法爲治法之原精一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德也仁也敬與誠也言雖殊而理則一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當講讀故朕訓教汝曹皆令誦習然書雖以道政事而上而天道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無不備於其閒實所謂貫三才而互萬古者也言乎天道虞

書之治麻明時可驗也言乎地理禹貢之山川田賦可考也言乎君道則典謨訓誥之微言可詳也言乎臣道則都兪吁咈告誡敷陳之忠誠可見也言乎理數則箕子洪範之九疇可敘也言乎修德立功則六府三事禮樂兵農歷歷可舉也然則帝王之家固必當講讀即仕宦人家有志於事君治民之責者亦必當講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智法堯舜而已矣在大賢希聖之心言必稱堯舜朕則兢兢業自勉惟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勿負乎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已耳

庭訓格言

訓曰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敬鬼神之心非爲禍福之故乃所以全吾身之正氣也是故君子修德之功莫大於主敬內主於敬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動外主於敬則惰慢之氣無自而生念念敬斯念念正時時敬斯時時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無在而不敬故無在而不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與

訓曰凡理大小事務皆當一體留心古人所謂防微

杜漸者以事雖小而不防之則必漸大漸而不杜必至於不可杜也

訓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惻隱之心觸處發現故極其量則民胞物與無所不周而語其心則慈祥愷悌隨感而應凡有利於人者則爲之凡有不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力隨分各得也

訓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廣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已逸而必念人之勞已安而必思人之苦萬物一體痾癩切身斯爲德之盛仁之至

庭訓格言

五

留餘草堂

訓曰凡人孰能無過但人有過多不自任爲過朕則不然於閒言中偶有遺忘而誤怪他人者必自任其過而曰此朕之誤也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爲所感動而自覺不安者有大凡能自任過者大人居多也

訓曰虞書云宥過無大孔子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卽自新遷善之機故人以改過爲貴其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事之大小皆不當罪之也

訓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與議政諸王大臣議遷藩之事內中有言當遷者有言不可遷者然在

當日之勢遷之亦叛卽不遷亦叛遂定遷藩之議三逆既叛大學士索額圖奏曰前議三藩當遷者皆宜正以國法朕曰不可廷議之時言三藩當遷者朕實主之今事至此豈可歸過於他人時在廷諸臣一聞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悅誠服朕從來諸事不肯委罪於人矧軍國大事而肯卸過於諸大臣乎

訓曰爾等凡居家在外惟宜潔淨人平日潔淨則清氣善身若近污穢則爲濁氣所染而清明之氣漸爲所蒙蔽矣

庭訓格言

六

留餘草堂

訓曰朕幼年習射者舊人教射者斷不以朕射爲善諸人皆稱曰善彼獨以爲否故朕能騎射精熟爾等甚不可被虛意承順讚美之言所欺諸凡學問皆應以此存心可也

訓曰人多強不知以爲知乃大非善事是故孔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朕自幼卽如此每見高年人心問其已往經歷之事而切記於心決不自以爲知而不訪於人也

訓曰人心虛則所學進盈則所學退朕生性好問雖極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於此等決不遺棄必搜其源而切記之豈不以爲自知自能而棄人之善也

訓曰朕自幼讀書閒有一字未明必加尋繹務至明  
愜於心而後已不特讀書爲然治天下國家亦  
不外是也

訓曰讀古人書當審其大義之所在所謂一以貫之  
也若其字句之間卽古人亦互有異同不必指  
摘辯駁以自伸一偏之說

訓曰讀書以明理爲要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是非  
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  
可無愧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凡聖賢經書一  
言一事俱有至理讀書時便宜留心體會此可  
以爲我法此可以爲我戒久久貫通則事至物

來隨感卽應而不待思索矣  
庭訓格言 七

訓曰易云日新之謂盛德學者一日必進一步方不  
虛度時日大凡世閒一技一藝其始學也不勝  
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  
所以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又貴有勇猛精

進之心尤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念人苟能  
有決定不移之志勇猛精進而又貞常永固毫  
不退轉則凡技藝焉有不成者哉

訓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只在志學  
一言又實能學而不厭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  
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人何爲甘於自棄而不學

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孰能禦之是故志學乃作  
聖之第一義也

訓曰子曰志於道夫志者心之用也性無不善故心  
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不正之分此不可不察  
也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  
爲進德之基昔聖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

趨無遠弗届志之所嚮無堅不入志於道則義  
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據於德而依  
於仁而游於藝自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  
聖賢之域矣

庭訓格言 八

訓曰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  
奉養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  
歡心斯可謂眞孝者矣

訓曰孝經一書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爲萬世人倫之  
極誠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推原孔子  
所以作經之意蓋深望夫後之儒者身體力行  
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風俗其旨甚遠其功甚宏

學者自當留心誦習服膺弗失可也  
訓曰爲臣子者果能盡心體貼君親之意凡事一出  
於至誠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昔日

太皇太后駕詣五臺因山路難行乘車不穩朕命備八

人煖轎

太皇太后天性仁慈念及校尉請轎步履惟艱因欲易車朕勸請再三

聖意不允朕不得已命轎近隨車行行不數里朕見聖躬乘車不甚安穩因請乘轎

聖祖母云予已易車矣未知轎在何處焉得即至朕奏曰轎即在後隨令進前

聖祖母喜極拊朕之背稱贊不已曰車轎細事且道途之閒汝誠意無不懇到實為大孝蓋深愜

聖懷而降是歡愛之旨也可見凡為臣子者誠敬存心實心體貼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也

庭訓格言

九

訓曰朕為天下君何求而不得現今朕之衣服有多年者並無纖毫之玷裏衣亦不至少污雖經月服之亦無汗跡此朕天秉之潔淨也若在下之人能如此則凡衣服不可以長久服之乎

訓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奈何世人衣不過被體而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緇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朕念及於此恆自知足雖貴為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強為

之實由天性自然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

訓曰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相髣髴至於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蓋深念民力維艱國儲至重

祖宗相傳家法勤儉敦樸為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為訓不敢過也

訓曰冠帽乃元服最尊今或有下賤無知之人將冠

庭訓格言

十

帽置之靴襪一處最不合禮滿洲從來舊規亦最忌此

訓曰如朕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從即如喫煙一節雖不甚關係然火燭之起多由於此故朕時時禁止然朕非不會喫煙幼時在養母家頗善於喫煙今禁人而已用之將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

訓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蓋禮以嚴分而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平天

下何一不由於斯

訓曰學問無佗惟在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天理乃本然之善有生之初天之所賦畀也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動於物縱於情乃人之所為非人之固有也是故閑邪存誠所以持養天理隄防人欲省察克治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若能操存涵養愈精愈密則天理常存而物欲盡去矣

訓曰曩者三孽作亂朕料理軍務日昃不遑持心堅

定而外則示以暇豫每日出遊景山騎射彼時

滿洲兵俱已出征餘者盡係老弱遂有不法之

庭訓格言

人投帖於景山路旁云今三孽及察哈爾叛亂

諸路征討當此危殆之時何心每日出遊景山

如此造言生事朕置若罔聞不久三孽及察哈

爾俱已剿滅當時朕若稍有疑懼之意則人心

搖動或致意外未可知也此皆

上天垂佑

祖宗神明加護令朕能堅心籌畫成此大功國已至甚

危而獲復安也自古帝王如朕自幼閱歷艱難

者甚少今海內承平迴思前者數年之間如何

閱歷轉覺悚然可懼矣古人云居安思危正此

之謂也

訓曰今天下承平朕猶時刻不倦勤修政事前三孽

作亂時因朕主見專誠以致成功惟大兵永興

被困之際至信息不通朕心憂之現於詞色一

日議政王大臣入內議軍旅事奏畢僉出有都

統畢立克圖獨留向朕云臣觀陛下近日天顏

稍有憂色上試思之我朝滿洲兵將若五百人

合隊誰能抵敵不日永興之師捷音必至陛下

獨不觀

太宗乎為軍旅之事臣未見肩輿一次皇上若如此則

懦怯不及

庭訓格言

祖宗矣何必以此為憂也朕甚是之不日永興捷音果

至所以朕從不敢輕量人謂其無知凡人各有

識見常與諸大臣言但有所知所見即以奏聞

言合乎理朕即嘉納都統畢立克圖漢仗好且

極其誠實人也

訓曰大雨雷霆之際決毋立於大樹下昔老年人時

時告誡朕親眼常見汝等記之

訓曰世人皆好逸而惡勞朕心則謂人恆勞而知逸

若安於逸則不惟不知逸而遇勞即不能堪矣

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

聖人以勞為福以逸為禍也



訓曰世人秉性何等無之有一等物性人人以為好者彼以為不好人以為是者彼反以為非此等人似乎忠直如或用之必然僨事故古人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者此等人之謂也

訓曰古人有言反經合理謂之權先儒亦有論其非者蓋天下止有一經常不易之理時有推遷世有變易隨時斟酌權衡輕重而不失其經此即所謂權也豈有反經而謂之行權者乎

訓曰大凡貴人皆能久坐朕自幼年登極以至於今日與諸臣議論政事或與文臣講論書史即與

庭訓格言

爾等家庭閒暇談笑率皆儼然端坐此乃朕躬自幼習成素日涵養之所致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其信然乎

訓曰出外行走駐營之處最為緊要若夏秋開雨水可慮必覓高原凡近河灣及窪下之地斷不可住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覓草稀背風處若不得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然後可住再有人先曾止宿之舊基不可住或我去時立營之處回途至此亦不可再往如是之類我朝舊例皆為大忌

訓曰走遠路之人行數十里馬既出汗斷不可飲之

水秋季猶可春時雖無汗亦不可令飲若飲之其馬必得殘疾汝等切記

訓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則福履自至觀我朝及古行兵之王公大臣內中頗有建立功業而行軍時曾多殺人者其子孫必不昌盛漸至衰敗由是觀之仁者誠為人之本與

訓曰凡人處世惟常常尋歡喜歡喜處自有一番吉祥景象蓋喜則動善念怒則動惡念是故古語云人生一善念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人生一惡念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此誠至理也

夫

庭訓格言

訓曰人心一念之微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是故心存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騫然後為放也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也惟心不為耳目口鼻所役始得泰然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訓曰大學中庸俱以慎獨為訓是為聖賢第一要節後人廣其說曰暗室不欺所謂暗室有二義焉一在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

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

居獨處則人不及見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惟君子謂此時指視必嚴也戰戰慄慄兢兢業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斯誠不愧於屋漏而爲正人也夫

訓曰爲人上者教子必自幼嚴飭之始善看來有一等王公之子幼失父母或人惟有一子而愛恤過甚其家下僕人多方引誘百計奉承若如此嬌養長大成人不至癡狀無知卽多任性狂惡此非愛之而反害之也汝等各宜留心

訓曰人之才行當辨其大小在大位者稱其清廉可矣若使役人等亦可加以清廉之名乎朕曾於

庭訓格言

十五

護軍驍騎中問其人如何而侍衛有以端密對者軍卒人等豈堪當此端密乃居大位之美稱軍卒止可言其樸實耳

訓曰爾等平日當時常拘管下人莫令妄干外事留心敬慎爲善斷不可聽信下賤小人之語彼小人遇便宜處但顧利己不恤惡名歸於爾等也一時不謹可乎

訓曰凡人存善念天必綏之福祿以善報之今人口持念珠念佛欲行善之故也苟惡念不除卽持念珠何益

訓曰近世之人以不食肉爲持齋豈知古人之齋必

與戒並行易繫辭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古人無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而今之人以每月之某日某日持齋已與古人有間然持齋固爲善事可以感發人之善念第不知其戒心如何耳

訓曰世上人心不一有一種人不記人之善專記人之惡視人有醜惡事轉以爲快樂如自得奇物者然此等幸災樂禍之人不知其心之何以生而怪異如是也汝等當以此爲戒

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

庭訓格言

十六

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尙以爲怪朕堅意爲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訓曰人惟一心起爲念慮念慮之正與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卽從而正之自不至離道之遠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靜以存之動則察之必使俯仰無愧方是實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鉅也

訓曰人之爲聖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累之功焉  
由有恆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由君  
子而至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孟  
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亦  
當求其熟也是故有志爲善者始則充長之繼  
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益之效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其功用豈可量哉

訓曰朕自幼不喜飲酒然能飲而不飲平日膳後或  
遇年節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人有點酒不聞  
者是天性不能飲也如朕之能飲而不飲始爲

庭訓格言

七

誠不飲者大抵嗜酒則心志爲其所亂而昏昧  
或致病疾實非有益於人之物故夏先后以旨  
酒爲深戒也

訓曰原夫酒之爲用所以祀神也所以養老也所以  
獻賓也所以合歡也其用固不可少然而沈酣  
瀕溺不時不節則不可是故先王因爲酒禮賓  
主交錯揖讓升降溫溫其恭威儀反反立監佐  
史常以三爵爲限況敢多飲乎此先王之所以  
戒酒失也奈何今之人無故而飲飲必醉而後  
已富家子弟敗家破產身罹疾厄皆由於此而  
貧窮者纔得幾文便沽飲盡醉行凶遭禍抑何

比比故周書以酒爲誥而曰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

訓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未有安心爲非而逆乎人  
道者也若或有之不過百中一二然此輩亦有  
所由起或有負氣而縱者或有使酒而縱者夫  
負氣者猶知顧忌而使酒者竟毫無所畏此非  
其人爲之而酒爲之也故古之聖王遠焉賢士  
戒焉世之好飲者樂酒無厭心恆狂亂遂至形  
骸顛倒禮法喪失其爲敗德何可勝言是故朕  
諄諄教飭爾等斷不可耽於酒者正爲傷身亂  
行莫此爲甚也

庭訓格言

六

訓曰人之養身飲食爲要故所用之水最切朕所經  
歷多矣每將各地之水稱其輕重因知水最佳  
者其分兩甚重若遇不得好水之處卽蒸水以  
取其露烹茶飲之澤布尊旦巴胡突克圖多年  
以來所用皆係水蒸之露也

訓曰朕避暑時曾於烏城熱河等處捕魚見侍衛執  
事人中年紀幼小者憐其未習於水每懷怵惕  
故朕諸子自幼俱令其習水卽習之未精者較  
之若輩亦大不同所以行船涉水總不爲汝等  
牽掛也可見爲人凡學一藝必於自身有益我  
朝先輩嘗言一粒之藝於身有益誠謂是與

訓曰今外邊之無賴小人及太監等慣詈罵人且動輒發誓亦如罵人之語皆出自口我等爲人上者斷乎不可或使令之輩有過小則責之大則撲之詈罵之亦奚爲污穢之言輕出自口所損大矣爾等切記之

訓曰凡人不能無好惡但能勝其私心則善誠見善而好之見惡而惡之則不能牽累吾心矣人於喜怒亦然喜時不能不遇可怒之事怒時不能不遇可喜之事是故大學云忿懣好樂皆難得其正者此之謂也

訓曰人生於世無論老少雖一時一刻不可不存敬

庭訓格言

十九

儒餘草堂

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於長上則不得罪於朋儕則不召過且於養身亦大有益嘗見高年有壽者平日俱極敬慎卽於飲食亦不敢過度平日居處尙且如是遇事可知其慎重也

訓曰古聖人所道之言卽經所行之事卽史開卷卽有益於身爾等平日誦讀及教子弟惟以經史爲要夫墮詩作賦雖文人之事然熟讀經史自然次第能之幼學斷不可令看小說小說之事皆敷衍而成無實在之處令人觀之或信爲真而不肖之徒竟有效法行之者彼焉知作小說

者譬喻指點之本心哉是皆訓子要道爾等其切記之

訓曰詩之爲教也所從來遠矣昔在虞廷命夔爲典樂之官以教胄子曰詩言志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觸於境而宣於言者也自夫子剛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可觀采之里巷者爲風陳之朝廷者爲雅薦之郊廟者爲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列矣觀其升歌下管罔歌合樂之所咏歎而祖功宗德之實著矣千載而下因言識心故曰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也夫子雅言之教稱引

庭訓格言

二十

儒餘草堂

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未必引詩以咏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詩也思夫伯魚過庭之訓小子何莫學夫詩之教則凡有志於學者豈可不以學詩爲要乎

訓曰禮之係於人也大矣誠爲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而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規小而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君臣上下賴之以序夫婦內外賴之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之以順而成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禮經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爲尤著聖所傳四十九

篇卽今之禮記是也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之說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於身心之要旨爾等所習本經既熟正當學禮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其宜勉之

訓曰爲人上者使令小人固不可過於嚴厲而亦不可過於寬縱如小過誤可以寬者卽寬宥之罪之不可寬者彼時卽懲責訓導之不可記恨若當下不懲責時常瑣屑蹂踐則小人恐懼無益事也此亦使人之要汝等留心記之

訓曰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言極是朕恆見宮院內賤輩因稍

庭訓格言

三 留餘草堂

有勤勞些須施恩伊必狂妄放縱生一事故將前所行是處盡棄而後已及遠置之伊又背地含怨古聖何以知之而爲是言耶凡使人者皆宜深省此言也

訓曰太監原爲宮中使令以備灑掃而已斷不可使其干預外事朕宮中之太監總不令在外行走有告假者日中出去晚必進內卽朕御前近侍之太監等不過左右使令家常閒談笑語從不與言國家之政事也

訓曰兵書云爲將之道當身先士卒前者噶爾丹以追喀爾喀爲名闖入邊界朕計安藩服親統六

師由中路進兵逐日侵晨起行日中駐營又慮大兵遠討糧米爲要傳令諸營將士每日一餐朕亦每日進膳一次未駐營時必先令人詳審水草或有乏水處則鑿井開泉蓄積澄流務使人馬給足竟有原無水處忽爾清泉流出導之可致數里人馬資用不竭一近克魯倫河卽身率侍衛前鋒直搗其巢大兵隨後依次而進噶爾丹聞朕親統大兵忽自天墜魂膽俱喪卽行逃竄恰遇西師於昭木多一戰而大破之此皆由朕上得天心出師有名故爾新泉涌出山川靈應以致數十萬士卒車馬各各安全三月之

庭訓格言

三 留餘草堂

閒振旅凱旋而成茲大功也

訓曰兵丁不可令習安逸惟當教之以勞時常訓練使步伐嚴明部伍熟習管子所謂畫則目相視而相識夜則聲相聞而不乖也如是則戰勝攻取有勇知方故勞之適所以愛之教之以勞真乃愛兵之道也不但將兵如是教民亦然故國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訓曰我等時居塞外常飲河水然平時不妨但夏日山水初發深當戒慎此時飲之易生疾病必得

大雨一二次後山中諸物盡被滌蕩然後潔清可飲

訓曰朕每歲巡行臨幸處居人各進本地所產菜蔬嘗喜食之高年人飲食宜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則少病於身有益所以農夫身體強壯至老猶健者皆此故也

訓曰嘗觀宋史孝宗月四朝太上皇稱為盛事孝宗於宋固為敵倫之主然而上皇在御自當乘暇問視豈可限定朝見之期朕事

皇太后五十餘年總以家庭常禮出乎天倫至性遇有事奏啟一日二三次進見者有之或無事即閒數日

庭訓格言

五  
留餘草堂

者有之至於

萬壽誕辰嘉時令節朕備家宴恭請臨幸則自晨至暮

左右奉侍豈止日數數次朕之巡狩江南出獵

塞北也隨本報三日一次恭請

聖安外仍使近侍太監乘傳請

安並進所獲鹿麕雉兔鮮果鮮魚之類凡有所得即令

馳進從不拘定日期且朕侍

皇太后家人禮數惟以順適為安自然為樂並不以朝

見日期限定禮法而稱孝也

訓曰嘗閱明宣宗實錄其奉事母后和敬有禮至今

覽之猶足令人感慕朕嘗思先王以孝治天下

故夫子稱至德要道莫加於此自唐宋以來人君往往疏於定省有經年不一見者獨不思朝夕承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家庭常禮出於天倫至性何嘗以上下而有別也

訓曰諸樣可食果品於正當成熟之時食之氣味甘美亦且宜人如我為大君下人各欲盡其微誠故爭進所得初出鮮果及菜蔬等類朕只略嘗而已未嘗食一次也必待其成熟之時始食之此亦養身之要也

訓曰朕於凡事必存心分別吉凶如簡用大臣陞轉

職官本章必置之於案或置之於牀若夫刑部

庭訓格言

五  
留餘草堂

人命事件暫留中細閱者必別置一處決不與

吉事相參朕於此等處如此留心者吉凶異道

不得相干故也

訓曰頃因刑部彙題內有一字錯誤朕以硃筆改正

發出各部院本章朕皆一一全覽外人謂朕未

必通覽每多疏忽故朕於一應本章見有錯字

必行改正繙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

日三四百本章朕悉親覽無遺今一日中僅四

五十本而已覽之何難一切事務總不可稍有

懈慢之心也

訓曰世閒事甚不如意者莫過於決斷秋審一事夫

殺人之人理應償命但為人君者於殺人之事必以哀矜之心處之故朕每理秋審之事無一不竭盡心力而詳審之也

訓曰爾等見朕時常所使新滿洲數百勿易視之也昔者

太祖

太宗之時得東省一二人即如珍寶愛惜眷養朕自登極以來新滿洲等各帶其佐領或合族來歸順者

太皇太后聞之向朕曰此雖爾

祖上所遺之福亦由爾撫柔遠人教化普遍方能令此

庭訓格言

聖祖

輩傾心歸順也豈可易視之

聖祖母因喜極降是旨也

訓曰王師之平蜀也大破逆賊王平藩於保甯獲苗

人三千皆釋而歸之及進兵滇中吳世璠窮蹙

遣苗人濟師以拒我苗不肯行曰天朝活我恩

德至厚我安忍以兵刃相加遺耶夫苗之獷悍

不可以禮義馴束宜若天性然者一旦感恩懷

德不忍輕倍主上有內地士民所未易能者而

苗願能之是可取也子與氏不云乎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甯謂苗異乎人而不可以德服也耶

訓曰凡人於無事之時常如有事而防範其未然則

自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時卻如無事以定其慮

則其事亦自然消滅矣古人云心欲小而膽欲

大遇事當如此處之

訓曰凡大人度量生成與小人之志迥異有等小

人滿口惡言講論大人或者背而毀謗日後必

遭罪譴朕所見最多可見天道雖隱而其應賞

不爽也

訓曰孟子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此誠然也看來人之善惡係於目者甚顯非止

庭訓格言

聖祖

眸子之明暗有人焉其視人也常有一種傍徨

不定之態則其人必不正我朝滿洲耆舊亦甚

賤此等人

訓曰凡人行住坐臥不可回顧斜視論語曰車中不

內顧禮曰目容端所謂內顧即回顧也不端即

斜視也此等處不但關於德容亦且有犯忌諱

我朝先輩老人亦以行走回顧之人為大忌諱

時常言之以為戒也

訓曰道理之載於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

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遇事

有執泥處而經歷事故多者又每遇事圓融而



無定見此皆一偏之見朕則謂當讀書時須要體認世務而應事時又當據書理而審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訓曰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如宋周程張朱諸儒皆能勉行道學之實其議論皆發明先聖先賢之奧旨又若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觀其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可謂言行相符然自未嘗博道學之名也今人講道學者徒尚語言文字而尤好非議人非惟言行不符而言之有實者蓋亦寡矣朕不尙空言惟務實行尤不有非議人蓋以人各有短長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卽行指摘非忠恕之道也

庭訓格言

毛 留餘草堂

訓曰人生於世最要者惟行善聖人經書所遺如許言語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後世之學每每各向一偏故爾彼此如讎敵也有自謂道學入神佛寺廟而不拜自以爲得真傳正道此皆學未至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禮之敬之乃理之當然也卽今天下至大神佛寺廟不可勝數何寺廟而無僧道若以此輩皆爲異端使盡還俗不但一時不能而許多人將何以聊其生耶

訓曰老者嘗云人至高年則不能耐暑朕於此言常在疑信之間厥後年至五旬卽不能耐暑些須受熱則內煩悶而不能堪細思其故蓋由人年壯血氣強盛水火平均所以不顯年高血氣衰敗水不能勝火故不能耐暑爾等此時還不在意至年漸高自覺之矣

訓曰有人見朕之鬚白言有烏鬚良方朕曰我等自幼凡祭祀時嘗以鬚鬢至白牙齒盡黃爲祝今幸而鬚鬢白矣不思福履所綏而反怨老之已至有是理乎

庭訓格言

毛 留餘草堂

訓曰我朝先輩有言老人牙齒脫落者於子孫有益此語誠然數年前朕詣

甯壽宮請安

皇太后向朕問治牙痛方言牙齒動搖其已脫落者則痛止其未脫落者痛難忍朕因

奏曰

太后聖壽已踰七旬孫及曾孫殆及百餘且

太后之孫皆已鬚髮將白而牙齒將落矣何況

祖母高如是之高年我朝先輩常言老人牙齒脫落於

子孫有益此正

太后慈闈福澤綿長之嘉兆也

皇太后聞朕之言歡喜倍常謂朕言極當稱贊不已且



言皇帝此語凡如我老嫗輩皆常聞之而生歡喜也

訓日記云昏定晨省者言爲子之所以竭盡孝心耳人當究其本意不可徒泥其辭必循其迹以行之如朕子孫眾多逐日早起問安汝子又早起問汝之安日暮又如此相繼問安不但爾等無飲食之暇卽朕亦將終日不得一飲之暇矣決非可行之事由此觀之凡人讀書俱究其本意而得之於心可也

訓曰易爲四聖之書其立象設卦繫辭廣大悉備言其理則無所不該言其用則自昔伏羲神農黃

庭訓格言

元

淵源

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然而深探作易之旨大抵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吉凶悔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朕惟經學爲治法之要而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故朕研求易理玩索精蘊前命儒臣參考諸儒注疏傳義撰爲日講易經解義又命大學士李光地纂修周易折中乙夜披覽一字一畫斟酌無忽誠以易之爲書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所以極

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者其理莫詳於易故孔子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言凡爲學者不可以不學而學又不可易視之也訓曰凡事只空談若不眼見終屬無用詩云伯氏吹壘仲氏吹篪然而實見壘篪者有幾人一歲除日乾清宮正陳設樂器朕召南書房漢大臣翰林等降旨云爾等凡作詩賦多以壘篪比兄弟問爾壘篪之形如何皆云不知因命內監將樂器中壘篪取與伊等觀看伊等看畢欣然稱奇以爲臣等惟於書中見之卽隨口空談誰人實見壘篪今日方得明白也凡事皆如此必親見

庭訓格言

辛

淵源

親歷始得確實若聞之他人或書中偶見卽據以爲言必貽笑於有識之人也

訓曰我朝清字各國語音俱可以叶

太宗皇帝時曾借蒙古字以代清文後來奉

敕諭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朕慮將來或有授受之訛故特與高年人等搜輯舊語製爲清文鑑頒行之既有此書則我朝清字必不至於遺漏矣

訓曰賴

祖父福蔭天下一統國泰民安遠方外國商賈漸通各種皮毛較之向日倍增記朕少時貴人所尙者

惟貂其次則狐獺天馬之類至於銀鼠總未見也駙馬耿聚忠著一銀鼠皮褂服皆環視以爲奇珍而今銀鼠能值幾何卽此一節而論

祖父所遺之基所積之福豈可易視哉

訓曰凡人飲食之類當各擇其宜於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卽如父子兄弟間我好食之物爾則不欲爾不欲食之物我強與汝以食之豈可乎各人所不宜之物知之卽當永戒由是觀之人自有生以來腸胃自各有分別處也

訓曰人果專心於一藝一技則心不外馳於身有益

朕所及明季人與我國之耆舊善於書法者俱

庭訓格言

至  
聖訓條第壹

壽考而身強健復有能畫漢人或造器物匠役其巧絕於人者皆壽至七八十身體強健畫作如常由是觀之凡人之心志有所專卽是養身之道

訓曰朕決不欺人卽如今凡匠役人等各有密傳技藝決不付告人而朕問之彼若問誠明奏朕必密之不告一人也

訓曰凡人能量己之能與不能然後知人之艱難朕自幼行走固多征剿爾爾丹三次行師雖未對敵交戰自料猶可以立在人前但念越城勇將則知朕斷不能爲何則朕自幼未嘗登牆一次

每自高崖下視頭猶眩暈如彼高城何能上登自己決不能之事豈可易視所以朕每見越城勇將心實憐之且甚服之

訓曰昔時大臣久經軍旅者多以人命爲輕朕自出兵以後每反諸己或有此心乎思之而益加敬謹焉

訓曰行圍打牲必用烏鎗而烏鎗火藥最宜小心大槩一兩火藥可以轟動二三間房屋如或一斤則其力不可言矣我知之最切且問之亦多是故訓爾等用烏鎗時各宜小心謹慎也

訓曰吾人燕居之時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朕每對

庭訓格言

至  
聖訓條第貳

爾等多教以善爾等回家各告爾之妻子爾之妻子亦莫不樂於聽也事之美豈有踰此者乎訓曰凡人持身處世惟當以恕存心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此皆自己實受用處若夫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蠶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

養福亦可以致壽若夫爲官者儉則可以養廉  
居官居鄉只緣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僕隸  
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與其寡廉孰若  
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  
者

訓曰嘗謂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天下甯有不好逸  
樂者但逸樂過節則不可故君子者勤修不敢  
惰制欲不敢縱節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  
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書曰君子所其無  
逸詩曰好樂無荒良士懼懼至哉斯言乎

庭訓格言

重  
留餘草堂

訓曰國家賞罰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轉移人心  
維持風化善者知勸惡者知懲所以代天宣化  
時亮天功也故爵曰天職刑曰天罰明乎賞罰  
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韓非子  
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  
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蓋言爵賞刑罰乃人君  
之政事當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訓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  
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  
用人用刑則曰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  
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

察而實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至若舜又曰官占  
惟先蔽志毘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  
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  
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可見古之  
聖人或先參眾論而後審之以獨斷或先定己  
見而後稽之於人神其慎重不苟如此蓋眾謀  
獨斷不容偏廢但先後異用而隨事因時可耳  
訓曰天下事物之來不同而人之識見亦異有事理  
當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  
而後得之世素定之識也有事變倏來一時未

庭訓格言

重  
留餘草堂

能驟斷必待深思而後得之此徐出之識也有  
雖深思而不能得合眾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  
當者擇其是而用之此取資之識也此三者雖  
聖人亦然故周公有繼日之思而堯舜亦曰疇  
咨稽眾惟能竭其心思能取於眾所以爲聖人  
耳

訓曰孟子言良知良能蓋舉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  
性之善也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縱吾知任吾能  
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卽如孔子從心所欲不  
踰矩尙言於志學而立不惑知命耳順之後故

古人童蒙而教八歲卽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保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卽孔子之聖其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故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其擇善固執克己復禮循循勉勉無有一毫忽易於其間始能日進也

訓曰朕自幼留心典籍比年以來所編定書約有數十種皆已次第告成至於字學所關尤切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語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多所駁辯

庭訓格言

迄不能行仍依沈韻朕參閱諸家究心考證如我朝清文以及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雖由地而殊而字莫不寄於點畫兩字合作一字二韻切爲一音因知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形象寄於字體故朕酌訂一書命曰康熙字典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務使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庶可垂示永久云

訓曰朕自幼所見醫書頗多洞徹其原故後世託古人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今之醫生所學既淺而專圖利立心不善何以醫人如諸藥之性人何由知之皆古聖人之所指示者也是故朕凡

所試之藥與治人病愈之方必曉諭廣眾或各處所得之方必告爾等共記者惟冀有益於多人也

訓曰藥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乾者或以手折口敲撮合一處如今皆用曝乾者以分量稱合此豈古制耶如蒙古有損傷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綽爾海之根不令人見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誠然驗之卽內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卽人殘人亦受害是故用藥貴與病相宜也

庭訓格言

訓曰養身之道飲食爲重設如身體微有不豫卽當節減飲食然亦惟比尋常稍減而已今之醫生一見人病卽令勿食但以藥物調治若或內傷飲食者禁之猶可至於佗證自當視其病由從容調理量進飲食使氣血增長苟於飲食禁之太過惟任諸凡補藥鮮能資補氣血而令之充足也養身者宜知之

訓曰朕從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園遊幸觀其蓋造房屋率皆效法漢人各樣曲折欄斷謂之套房彼時亦以爲巧曾於一兩處效法爲之久居卽不如意厥後不爲矣爾等俱各自有花園斷不可

作套房但以寬廣宏敞居之適意爲宜

訓曰朕雖於談笑小節亦必循理先者大阿哥管營

心殿營造事務時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進內

與朕閒談中間大阿哥與徐日昇戲曰雍汝之

鬚可乎徐日昇佯伴不采云欲雍則雍之彼時

朕卽留意大阿哥原是悖亂之人設曰我奏過

皇父雍徐日昇之鬚欲雍則竟雍矣外國之人

謂朕因戲而雍其鬚可乎其時朕亦笑曰阿哥

若欲雍亦必啟奏而後可雍徐日昇一聞朕言

淒然變色雙目含淚一言不出既逾數日後徐

日昇獨來見朕涕泣而向朕曰皇上何如斯之

庭訓格言

聖訓

神也爲皇子者卽雍我外國人之鬚有何關係

皇上尙慮及未然降此諭旨實令臣難禁受也

厥後四十七年朕不豫時徐日昇聽信外邊亂

語以爲朕疾難愈到養心殿大哭自怨其無造

化隨回至家身故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

亦可以失人心也

訓曰我朝先輩老耆雖未深通書史然所行奇處極

多卽如古有結繩之政我朝先輩奏事亦嘗結

帶爲記古用木簡竹簡書字我朝今用綵頭牌

木牌由此觀之凡聖人應運而興者所行自昭

與古合誠足異也

訓曰春夏之時孩童戲耍在院中無妨毋使坐在廊

下此老年人常言之也

訓曰昔者喀爾喀尙未內附之時惟烏朱穆秦之羊

爲最美厥後七旗之喀爾喀盡行歸順達里崗

阿等處立爲牧場其初貢之羊朕不敢食特遣

典膳官虔供

陵寢朕始食之卽如朕新製法藍盃因思

先帝時未嘗得用亦特擇其嘉者恭奉

陵寢以備供茶朕之追遠致敬每事不忘爾等識之

訓曰朕自幼喜觀稼穡所得各方五穀菜蔬之種必

種之以觀其收穫誠欲廣布於民生或有裨益

庭訓格言

聖訓

也朕豐澤園所種之稻偶得一穗較他穗先熟

因種之遂比別稻早收若南方和煖之地可望

一年兩穫卽如外國之卉各省之花凡所得種

種之卽生而且花開極盛觀此則花木之各遂

其性也可知矣今塞外之野繭大似山東之山

繭朕因織爲繭紬製衣衣之此皆農桑之要務

至於花木皆天地生意所發故朕心深愜焉

訓曰古人嘗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積此先事預防之至計所當講求於平

日者近見小民蓄積匱乏一遇水旱遂致難支

此皆豐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儲備之故也國

計若是家計亦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安分養福子孫常守

訓曰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出遊之處所得樹根或可觀之石圍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卽此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值價者以作有用之器卽不可棄也

訓曰嘗見有人講論舊器皿以爲古玩然以理論舊器皿俱係昔人所用其陳設何處俱不可知看來未必潔淨非大貴人飲食所宜留用不

庭訓格言

聖訓

過置之案頭或列之書廚以爲一時之清賞可矣此亦富貴人家所當留心之一節故語爾等知之

訓曰諸國必有一所敬之神卽如我朝之敬祀祖神者如蒙古回子番苗獫狫以及各國之人皆自有一所敬之神由此觀之天生斯人也敬之一字凡事不可須臾離也

訓曰凡人各有一懼怕之物有怕蛇而怕蝦蟆者亦有怕蝦蟆而怕蛇者朕雖不怕諸樣之物然從來不以戲人在怕蟲之人見其所怕之蟲不願身命往往竟有拔刀者如在大君之前倘

出鋒刃俱係重罪明知此故而因一戲以入人罪亦復何味爾等留心切記可也

訓曰敬重神佛惟在我心而已自唐宋以來相傳遇神佛祭日特造神佛紙像供之祭畢復焚此雖無關乎大禮然於道理甚不合外邊小人隨其俗尙可已我等爲人上者知此當各戒之

訓曰朕南巡數次看來大江以南水土甚軟人亦單薄諸凡飲食視之鮮明奇異然於人則無補益處大江以北水土卽好人亦強壯諸凡飲食亦皆於人有益此天地間水土一定之理今或有北方人飲食執意倣南方此斷不可也不惟各

庭訓格言

聖訓

處水土不同而人之腸胃亦異勉強倣之漸至於軟弱於身有何益哉

訓曰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爲巧所作爲佳卻不知漆之爲物宜潮溼而不宜乾燥中國地燥塵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觀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潮溼無塵所以漆器之色極其華美此皆各處水土使然並非洋人所作之佳中國人所作之不及也

訓曰外邊水土肥美本處人惟種糜黍稷等類總不知種別樣之穀因朕駐蹕邊外備知土脈情形教本處人樹藝各種之穀歷年以來各種之

穀皆獲豐收墾田亦多各方聚集之人甚眾即  
各山壑中皆成大邨落矣上天愛人凡水陸之  
地無一處不可以養人惟患人之不勤不勉爾  
誠能勤勉到處皆可耕墾以給妻子也

訓曰我朝滿洲舊風凡飲食必甚均平不拘多寡必  
人人徧及使嘗其味朕用膳時使人有所往必  
留以待其回而與之食青海台吉來時朕問話  
中間問伊等舊風亦云如是由是觀之古昔所  
行之典禮其規模皆一殆無內外遠近之分也  
訓曰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國作驗時之日晷初  
製一二時明朝皇帝目以爲寶而珍重之順治

庭訓格言

十年間

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鳴鐘以驗時刻不離左右其後又  
得自鳴鐘稍大者遂效彼爲之雖能髣髴其規  
模而成在內之輪環然而上筋之法條未得其  
法故不得其準也至朕時自西洋人得作法條  
之法雖作幾千百而一一可必其準爰將向日  
所珍藏

世祖皇帝時自鳴鐘盡行修理使之皆準今與爾等觀  
之爾等託賴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鳴鐘十數  
以爲玩器豈可輕視之其宜永念

祖父所積之福可也

訓曰朕所居殿現鋪氈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  
更換者有之朕生性廉潔不欲奢於川度也

訓曰舊滿洲忌諱之事皆如古典即如遇一忌諱之  
事有年高者則子弟爲年高者忌諱子孫眾多  
年高者亦爲子孫忌諱是皆彼此愛敬之意汝  
等知此必遵而行之

訓曰大凡殘疾之人不可取笑即如跌蹠之人亦不  
可哂蓋殘疾之人見之宜生憐憫或有無知之  
輩見殘疾者每取笑之其人非自招斯疾即招  
及子孫即如哂人跌蹠不旋踵間或即失足是  
故我朝先輩老人常言勿輕取笑於人取笑必  
然自招正謂此也

庭訓格言

訓曰素白之物最爲吉祥佛經中以白爲淨故蒙古  
西番僧眾供佛見貴人必進白綾手帕以爲贊  
見之禮且我朝一應喜慶筵宴桌張亦必用素  
白布疋以爲蓋袱此正古人繪事後素之義也  
訓曰朕自幼凡祭祀典禮必親行以致其誠敬今因  
年老於諸祭祀典禮身不能者常遣王公大臣  
恭代斷不苟且行之以塞責也今遣爾等恭代  
亦必如朕之誠敬可也

訓曰明朝十三陵朕往觀數次亦嘗祭奠今未去多  
年爾等亦當往觀祭奠遣爾等去一二次則地



方官看守人等皆知敬謹

世祖章皇帝初進北京明朝諸陵一毫未動收崇禎之屍特修陵園以禮葬之厥後親往奠祭盡哀至於諸陵亦皆拜禮觀此則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謂超出往古矣

訓曰凡人平日必當涵養此心朕昔足痛之時轉身艱難足欲稍動必賴兩傍侍御人挪移少著手即不勝其痛雖至於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災與左右近侍談笑自若竝無一毫躁性生忿以至於苛責人也二阿哥在德州病時朕一日視之正值其含怒與近侍之人生忿朕寬解之曰我等爲人上者罹疾卻有許多人扶持任使心猶不足如彼內監或是窮人一遇疾病誰爲任使雖有氣忿向誰出耶彼時左右侍立之人聽朕斯言無有不流涕者凡此等處汝等宜切記於心

庭訓格言

訓曰人於平日養身以怯懦機警爲上未寒涼即增衣服所食物稍不宜即禁忌之愈謹慎愈怯懦則大益於身但觀老大臣輩盡皆如此朕每見伊等常以機心戲之然機心第不可用之於他處若各用之於養身其有益無比也  
一日指案上所置賀蘭國鐵尺

訓曰此鐵尺既不曲且無鐵鏽氣味爾等其知此乎

乃琢賀蘭國刀而爲之者夫改兵器而設於書案亦偃武修文之意也曩者西洋人安多見之會謂刀者兵器人人見而畏之今設於書案人人見而喜持焉亦吉祥之事斯言最得理也

訓曰中華城池地理圖樣雖載於直省志書但取其大概而地里之遠近俱不得其準朕以治歷之法按天上之度以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人畫山川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河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濱西至岡底斯俱入度內名爲皇輿全圖又命善於丹青者精心繪出

庭訓格言

刊刻成圖頒賜爾等觀此圖方知我朝地輿之廣大  
祖宗累積豈可輕視耶既知創業之維艱慮守成之不易朕惟祝告上天俾天下蒼生永樂此昇平之世界耳

訓曰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而其中以人力奪天工者有之如取火鏡指南鍼一物之微能參造化至於推步七政之運行寒暑之節候日月之交蝕皆時刻不爽又若春耕夏耘乃致西成秋穫苟徒恃天工不盡人力何以發造化之機而時亮天工乎



訓曰汝等皆係皇子王阿哥富貴之人當思各自保重身體諸凡宜忌之處必當忌之凡穢惡之處勿得身臨譬如出外所經之地倘遇不祥不潔之物即當遮掩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爾等身為皇子者乎

訓曰爲人上者居處宮室雖貴潔淨然亦不可太過成癖嘗見有人過於好潔其所居之室一日垢除數次家下人著履者皆不許入衣服少有沾污卽棄而不用親屬所饋飲食俱不嘗此等人謂之犯潔癖久之反爲身累蓋其性情識見鄙隘已甚實非正心修身之大道特語爾等知之

庭訓格言

聖訓 聖訓 聖訓

訓曰父母之於兒女誰不憐愛然亦不可過於嬌養若小兒過於嬌養不但飲食之失節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卽長大成人非愚則癡嘗見王公大臣子弟中每有癡狀軟弱皆其父母過於嬌養之所致也

訓曰我朝舊制多合經書古典滿洲例帶馬必以右手牽犬必以左手禮記卽然如斯類者儘有

訓曰古人一年四季出獵若此則人勞而禽獸亦不得遂其生朕一年兩季行幸春日水獵欲人之習於舟楫也秋日出哨欲人之習於弓馬也若

此則人不勞而禽獸亦得遂其生是故我朝之兵甚強健所向無敵者實朕使之以時而養之以節之所致也

訓曰朕初次南巡閱河各樣船俱試坐之皆不甚安厥後朕親指示作黃船盡善盡美極其堅固雖遇大風浪坐此船毫無可慮也朕於大小事務必搜其本原復諸於眾然後行之

訓曰黃淮兩河關係漕運民生最爲重要故朕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

庭訓格言

聖訓 聖訓 聖訓

年黃淮並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旁洩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於是罷董安國而以于成龍代之授以治河方略三十八年親往閱視駐蹕清口河干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河使趨北岸始免倒灌清口之患而于成龍未獲成功繼用張鵬副爲總河又令大臣官員往高堰築堤堅閉六壩使洪澤湖水暢出清口仍諭張鵬副清口築挑水壩尤爲緊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得暢流張鵬副遵奉朕言壩功築

成黃流遂直趨陶莊清水因以暢流壘經伏秋  
大漲竝無倒灌之事又命浚張福口等引河築  
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溼湖等河開大通口皆一  
一告竣曩時黃水汎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  
今黃河深通河岸距水面數十餘丈縱遇大漲  
亦可無虞此皆由朕深念河工國家大事夙夜  
靡懷未嘗少釋且飭命河臣倚任甚切所屬官  
吏俱聽選用凡在河工大小官員竝皆勉力赴  
工共襄河務之所致也此係朕治河始末語爾  
等識之

庭訓格言

聖

留餘孽堂

訓曰言治河者謂宜順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與  
之爭此但言其理耳今河決在七里溝去海止  
四十餘里若聽其順流入海既可不勞人功亦  
且永無河患豈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運  
道遂成枯渠國計所關故不得不使其迂迴而  
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時勢與古不同也

訓曰爾等荷蒙朕恩作王貝勒貝子各自分家異居  
矣但當謹遵國法守爾等本分度口可也爾等  
王職惟朝會大典除此凡外邊諸事不可干預  
朕若命以事務當視朕之所命盡心竭意方不  
負朕之所用而貽人譏笑也

訓曰凡人養身重在衣食古人云慎起居節飲食然

而衣服之係於人者亦爲最要如朕冬月衣服  
甯過於厚卻不用火鑪所以然者蓋爲近火則  
衣必薄出外行走必致感寒與其感寒而加服  
何如未寒而先進衣乎

訓曰朕出獵在外雖遇極寒時不下帽簷而龐耳輪  
一次未凍然而尋常在家衣必厚實蓋出獵在  
外必預防寒冷若尋常居家偶爾出行忽感寒  
氣者有之宜常防範

訓曰曩者一時作興吹筒吹者甚多朕亦嘗試之不  
濟於用且甚傷人氣近來皆不用矣與其用無  
益之物何若暇時熟習弓馬不亦善乎

庭訓格言

吳

留餘孽堂

訓曰朕用膳後必談好事或寓目於所作珍玩器皿  
如是則飲食易消於身大有益也

訓曰子平六王奇門等學俱係後世人按五行生剋  
互相敷衍而成其取義也雖極巧極精然其神  
煞名號盡是人之所定揆之正理實難信也世  
人習某件卽偏於某件以爲甚深且奧以誇耀  
於人朕於暇時亦曾究心此等雜學以考其根  
源一一洞徹知其不能確準又焉能及古聖所  
傳之大道耶

訓曰河圖順轉而相生洛書逆轉而相剋蓋生者所  
以成其體而剋者所以宏其用大禹謨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以五行相剋爲次第可見相剋是五行作用處今術數家或以相剋取財官或以相剋取發用亦此理也

訓曰人之一生雖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如子平五星推人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日後試之多有不驗蓋因人事未盡天道難知譬如推命者言當顯達則自謂必得功名而詩書不必誦讀乎言當富饒則自謂坐致豐亨而經營不必謀計乎至謂一生無禍則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乎謂終身少病則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乎是皆徒聽祿命反令人墮志失業不加修

庭訓格言

省愚昧不明莫此爲甚以朕之見人若日行善事命運雖凶而可必其轉吉日行惡事命運雖吉而可必其反凶是故命之一字孔子罕言之也

訓曰易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節文之詳在禮聖人之衷貶在春秋至於傳記子史皆所以羽翼聖經記載往蹟展卷誦讀則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故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鬪靡已也學者各隨分量所及

審其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不經之書淺陋之文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勿令入目以誤聰明可也

訓曰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可以盡千古之遠世之讀書者生乎百世之後而欲知百世之前處乎一室之閒而欲悉天下之理非書曷以致之書之在天下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事而求之則可以通三

庭訓格言

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博而守約果能精而約之以貫其多與博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豈外是哉

訓曰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高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誠以天下事繁日有萬幾爲君者一身處九重之內所知豈能盡乎時常看書知古人事庶可以寡過故朕理天下事五十餘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

訓曰凡人最要者惟力行善道能盡五倫而一心篤於行善則天必眷祐報之以祥若徒日言善而

心存姦邪決不爲天所祐是以古聖人惟欲人之止於至善也

訓曰好疑惑人非好事我疑彼彼之疑心益增前者丹濟拉來降之時眾皆諫朕宜防備之朕心以爲丹濟拉既已來降卽我之臣何必疑焉初至之日卽以朕之衣冠賜之使進朕帳幄內近坐賜食傍無一人與伊刀切肉食彼時丹濟拉因朕之誠心相待感激涕零終身奮勉盡力又先時臺灣賊叛朕欲遣施琅舉朝大臣以爲不可遣去必叛彼時朕召施琅至而論曰舉國人俱云汝至臺灣必叛朕意汝若不去臺灣斷不能

庭訓格言

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臺灣果定此非不疑人之驗乎凡事開誠布公爲善防疑無用也

訓曰年高之人理當厚待憐恤之且其年皆與我先輩年等憐之敬之則福壽亦增耳

訓曰朕自幼登極生性最忌殺戮歷年以來惟欲人善而又善卽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記其數卽如幼年開於田獵之時但以多戮禽獸爲能今漸漸年老園中所圍乏力之獸尙不忍於射殺觀此則聖人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語誠至言也

訓曰飲食之制義取諸鼎聖人酌養之道也是故古者大烹爲祭祀則用之爲賓客則用之爲養老則用之豈以恣口腹爲哉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古之聖賢其於犧牲禽魚之類取之也以時用之也以節是故朕之萬壽與夫年節有備宴茶進者卽諭令少殺牲正以天地好生萬物各具性情而樂其天人不得以口腹之甘而肆情恣膾也

庭訓格言

訓曰字乃天地閒之至寶大而傳古聖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難記之瑣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覩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豈非天地閒之至寶與以天地閒之至寶而不惜之糊牕粘壁裹物襯衣甚至委棄溝渠不知禁戒豈不可歎故凡讀書者一見字紙必當收而歸之篋笥異口投諸水火使人不得作踐可也爾等切記

訓曰孟子云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口亦不足矣是言也誠得爲政之要道卽如近河居民地勢窪下陰雨稍多卽覺水滂近山居民地勢高阜數日

不雨卽覺亢旱天道尙然何況人事故爲政者  
應持大體府事允治自然萬世永賴久安長治  
之道未有以政徇人者也孟子此言深切政體  
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茲者一兩年閒春夏之交稍旱外邊無知之人  
卽妄言以爲大旱朕少時曾經正月至於六月  
不雨朕於交泰殿前圈藉牀在內三晝夜虔禱  
雖鹽醬小菜一毫不食步至

天壇祈雨去時天尙晴明禮畢將回卽降細雨及出壇  
門則大雨傾盆田畝盡滿澤矣今年未至若彼  
之旱且朕年高不能如彼時之齋戒步禱身誠

庭訓格言

至

滿漢傳

不能烏用欺眾爲哉此亦朕生性不務虛飾之  
一端也

訓曰昔日

太皇太后聖躬不豫朕侍湯藥三十五晝夜衣不解帶  
目不交睫竭力盡心惟恐

聖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備故凡坐臥所須以及飲食  
肴饌無不備具如糜粥之類備有三十餘品其  
時

聖祖母病勢漸增實不思食有時故意索未備之品不  
意隨所欲用一呼卽至

聖祖母拊朕之背垂泣贊歎曰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勞

竭盡心思諸凡服用以及飲食之類無所不備  
我實不思食適所欲用不過借此支吾安慰汝  
心誰知汝皆先令備在彼如此竭誠體貼肫肫  
懇至孝之至也惟願天下後世人法皇帝如  
此大孝可也

訓曰人於凡事能順理之自然則於身有益朕今年  
高齒落殆半諸凡食物雖不能嚼然朕心所欲  
食者則必烹爛或作醃醬以爲下飯竝無一念  
自怨衰老有自幼隨朕近侍時常以齒落身衰  
不得食諸美味行走之處不能及人爲恨每向  
人前訴苦此皆由於見理未明不能順其自然

庭訓格言

至

滿漢傳

之故也朕鑒夫此惟寬坦從容以自頤養而已  
訓曰吾人年歲老而經事多則自輕易不爲人所誘  
每見道士自誇修養得法大言不慙但多試幾  
年究竟如常人齒落鬚白漸至老憊觀此凡世  
上之術士俱欺誑人而已矣神仙豈降臨塵世  
哉又有一等術士立地數十年或坐小屋幾載  
然能久坐者不能久立能久立者不能久坐可  
知其所以能此乃邪魅之術耳此皆朕歷試之  
而知其妄者也

訓曰凡事暫時易久則難故凡人有說奇異事者朕  
則曰且待日久再看朕自八歲登極理萬幾五

十餘年何事未經虛詐之徒一時所行之事日  
後醜態畢露者甚多此等纖細之偽朕亦不即  
宣出日久令自敗露一時之詐實無益也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  
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  
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  
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  
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人算  
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  
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

庭訓格言

訓曰音律之學朕嘗留心爰知不製器無以審音不  
準今無以考古音由器發律自數生是故不得  
其數律無自生不考以律音不得正雅俗固分  
而聲協則一器雖代革而音調則同故曰以六  
律正五音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朕考覈諸音律  
譜按性理內律呂新書黃鐘律分圍徑長短準  
以古尺損益相生十二律呂製為管而審其音  
復以黃鐘之積加分減分製諸樂器而和其調  
實以柔而數合播諸樂而音諧因著為書辨其  
疑闡其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條分縷析一一  
詳明蓋天地之元聲互古今而莫易聯中外以  
大同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  
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  
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  
也

訓曰聲音之道以和為本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嘗見近世之人事儒學者空談理  
數拘守舊聞而於聲字之義鄙而不講工師則  
專肄聲音熟諳字譜而於音律之原茫然無知  
殊不知工尺等字即宮商之省文也工凡六五  
乙上尺七字而五聲二變亦七音工尺七字有  
出調而五聲二變亦旋宮旋商則轉調而當二

庭訓格言

變者則出調古聖立法原自簡易而後之人反  
從難處探索奧理卻不知說愈繁而理愈晦古  
之雅樂惟用五正聲而間以二變謂之七音今  
之南曲亦止用五字而出調二字不用北曲則  
雜以出調二字名曰北調然則古樂今曲何嘗  
不以正變之聲而為宮調之準則耶要之樂以  
太和為本是以古聖王惟得中聲以定大樂故  
與天地同和薦之郊廟而鬼神宮奏之朝廷而  
人心風俗以淳也

訓曰今者各國海外諸物畢至珍禽奇獸耳之所未  
聞書傳之所記者皆得見之且畜養而孳生者

亦有之卽此觀之凡物各遂其性雖禽獸亦如其本地之生育焉汝等如此少年甚至於孩提之童遽能見此各種禽獸豈可易視也與

訓曰產獅之西洋國極遠卽彼處亦難得之得則進貢中國今西洋國進貢之獅朕心以爲無甚奇處但念彼自極遠處進奉嘉其誠心不便發回所以收養耳朕不好奇物也

訓曰古史書載出宮女三千以爲大德明時宮女至數千脂粉錢至百萬今朕宮中計使女恰纔三百况朕未近使之宮女年近三十者卽出與其父母令婚配汝等皆係朕子如此等處宜效法

庭訓格言

行之

訓曰滿州人最忌令人扶掖是故朕至如是之年尙且不令人扶掖不持拄杖起坐時人但少助而已一立卽不用扶矣閒坐亦不憑倚今之少年反令人扶掖兩手攙臂觀之甚是可厭旣無病又無故如此舉動誠爲怪異亦特無福之態耳又一等人年紀不相稱卽用拄杖復何心哉此等處朕實不解爾等仍當以我朝前輩所忌諱處戒之可也

訓曰古昔征戰嘗用弩箭至我朝時弓矢甚利故棄弩箭而不川今苗蠻人尙川弩箭者彼處盡大

山深湖伊等鳥鎗少而弓矢又不能遠射故仍用弩箭朕近日制弩試之所至固遠然不得準貫革力亦微上弩而又加箭亦不甚便但平日作玩具可耳實在應用之處則不可恃如我朝之弓矢連射不悞貫革力大迎敵者如何對立是故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斷未之有也

訓曰古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其所宜導民耕種而五穀成熟孟子曰五穀熟而民人育則人之賴於五穀者甚重嘗思夫天地之生成農民之力作風雷雨露之長養耕耘收獲之勤勞五穀

庭訓格言

之熟豈易易耶禮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凡爲民生粒食計者至切矣而人何得而輕褻之乎奈何世之人惟知貴金玉而不知重五穀或狼藉於場圃或委棄於道路甚至有污穢於糞土者輕褻如此豈所以敬天乎夫歉歲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當愛惜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噫嘻重哉

訓曰每歲自南方漕運米糧一石費銀數兩蓋因地遠難致之故不肖兵丁不知運糧之艱旣得糧米因暫時有餘遂賣銀錢以供幾次飽滄醉飲



及米不繼之時妻子又皆不免飢餓此等處朕知之甚悉故放米之時屢降嚴旨於管轄人等嚴禁奢費與賣米者特爲兵丁之生計也無知之人以兵丁買米爲小事不知米者養人之本爲人上者不留心省察可乎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存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爲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爲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訓曰凡人處世行政事者政事爲務有家計者家計

庭訓格言

五  
歸德府

爲務有經營者經營爲務有農業者農業爲務而讀書者讀書爲務卽無事務者亦當以一藝一業而消遣歲月奈何好賭博之人身家不計性命不顧愚癡如是之甚假賭博之名以攘人財與盜無異利人之失以爲己得始而貪人所陷入阮阱旣而吝惜情生妄想復本苦戀局內囊罄產盡以致無食無居蕩家敗業雖密友至戚一入賭場頃刻反顏一錢得失怒詈旋興雅道俱傷結怨讎莫此爲甚且好賭博者名利兩失齒雖少人卽料其無成家正股人決知其必敗沈溺不返汗下同羣骨肉輕賤親朋笑

恥種種敗害相因而起果何樂何利而爲之哉朕是以嚴賭博之禁凡有犯者必加倍治罪斷不輕恕

訓曰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爲大幸便當讀書樂志安分修爲若家貧亦惟勤學力行爲鄉黨所重孔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立志之根本操存之要道也

訓曰朕因大慶之年特集勳舊與眾老臣賜以筵宴使宗室子孫進饌奉觴者乃朕之所以尊高年而冀福澤之及於宗族子孫也觀朕之君臣如此鬚鬢皆白數百人坐於一處飲食筵宴其吉祥喜慶之氣洋溢於殿庭中矣且年高之人多自傷自歎今荷朕恩禮歸家各以告其子孫借此快樂以益壽考卽養生之道也

庭訓格言

卒  
歸德府

訓曰朕自幼所讀之書所辦之事至今不忘今雖年邁記性仍然此皆素日心內清明之所致也人能清心寡欲不惟少忘且病亦鮮也

訓曰凡書生頌揚君上或吟詠詩賦欲稱其善必先舉人之短而後方頌言之每以媲美三皇邁五帝超越百王爲言此豈非太過乎詩中有云欲笑周文歌宴錫還輕漢武樂橫汾譬之欲言此人



之善必先指佻人之惡朕意不然彼亦善而我亦善豈不美哉總之欲言人之善但言某人之善而已何必言佻人之惡是皆由度量窄狹而心不能平也朕深不然之

訓曰朱子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閒亦自有感物道情驗詠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佻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矣卽如唐人工於詩者應制賦詩後人解之以爲譏刺朝廷其於前人不免冤耶朱子此言最公深得詩人之意

訓曰唐人詩命意高遠用事清新詠再三意味不窮近代人詩雖工然英華外露終乏唐人深厚

庭訓格言

雄渾之氣

訓曰孔子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朕今年高戒色戒鬪之時已過惟或貪得是所當戒朕爲人君何所用而不得何所取而不能尙有貪得之理乎萬一有此等處亦當以聖人之言爲戒爾等有血氣方剛者亦有血氣未定者當以聖人所戒之語各存諸心而深以爲戒也

訓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誠爲政之至

要朕居位六十餘年何政未行看來凡有益於人之事我知之確卽當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僥倖而不念日後久遠之計也凡聖人一言一語皆至道存焉

訓曰盛京年例俱係步圍朕初次至盛京時行圍不遠卽連見兩三虎步行人有被爪傷者雖不致命實視之不忍本處將軍都統目爲尋常朕遂深責之曰田獵原爲遊豫今日觀傷人若是何以獵爲今後步圍永行禁止自是年至今已四十餘年矣不然被傷者何所底止此四十餘年所生全者豈少哉

庭訓格言

訓曰人有病請醫療治必以病之始末詳告醫者乃可意會而治之亦易往往有人不以病源告之反試醫人之能識其病與否以爲論難則是自誤其身矣又病各不同有一二劑藥卽瘳者亦有一二劑藥不能卽瘳者若急望效以一二劑藥不見病減頻換醫人乃自損其身也凡人皆宜記此

訓曰古人有言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誤投耳蓋脈理至微醫理至深古之醫聖醫賢無理不闢無書不備天良在念濟世存心不務聲名不計貨利自然審究詳明推尋備細立方

切證用藥通神今之醫生若肯以應酬之工用於誦讀之際推求奧妙研究深微審醫案探脈理治人之病如己之病不務名利不分貴賤則臨證必有一番心思用藥必有一番識見施而必應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效者矣延醫者慎之

訓曰醫藥之係於人也大矣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對症施治近世之人多有自稱家傳妙方可治某病病家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證以致誤事不小又常見藥微如粟粒而力等大劑此等非金石之酷烈即草木

庭訓格言

查 留餘學堂

中之大毒若或藥投其證服之可已萬一不投不惟不能治病而反受其害其誤人也可勝言哉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正為此也

訓曰灸病者非美事而身亦徒苦朕年少時常灸病厥後受虧即艾味亦惡聞矣聞即頭痛徒灸無益爾等切記勿輕於灸病也

訓曰書法爲六藝之一而遊藝爲聖學之成功以其爲心體所寓也朕自幼嗜書法凡見古人墨跡必臨一過所臨之條幅手卷將及萬餘賞賜人者不下數千天下有名廟宇禪林無一處無朕御書匾額約計其數亦有千餘大概書法心正

則筆正書大字如小字此正古人所謂心正氣和掌虛指實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也

訓曰善書法者雖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學朕自幼好書今年老雖極慮忙時必書幾行字一日亦未閒斷是故猶未至於荒廢人勤習一事則身增一藝若荒疏即廢棄也

訓曰凡人彼此取與在所不免人之生辰或遇吉事與之以物必擇其所需用或其平日所好之物贈之始足以盡我之心不然但以人與我何物而我亦以其物報之是彼此易物名而已矣毫無實意此等處凡人皆宜留心

庭訓格言

查 留餘學堂

訓曰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朕即位多年雖一時刻此心不放爲人君者但能爲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祐之

訓曰朱子云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此最要處也自漢以來儒者世出將聖人經書多般講解愈解而愈難解矣至宋時朱子輩注四書五經發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於後人朱子輩有功於聖人經書者可謂大矣是以朕訓爾等但以經書爲要者亦此故也

訓曰凡人學藝即如百工習業必始於易而步步循序漸進焉心志不可急遽也中庸云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人之學藝亦當以此言爲訓也

訓曰書云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蓋爲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市廛之上閭閻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度量衡法爲準通融合算均歸畫一則不同而實同也蓋以大同者定制而隨俗者便民情斯爲善政自上古以迄於今幾千百年度量權衡

庭訓格言

奎 留餘草堂

改易非一苟一旦必欲強而同之非惟無益於民生抑且有妨於治道此又不可不畱心講究者也

訓曰吉凶軍實嘉五禮之期必選擇日時者乃古人趨吉避凶之義詩曰吉日惟戊吉日庚午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朱子注孟子曰天時者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要以五行之生剋爲用干支之刑衝合會爲斷耳世俗相沿已久而吉凶之理推原於易是故我等尊貴之人凡有出行移徙之類自宜選擇日時然而既用選擇之日則尤當用其選擇之時甚無以日之

吉而忽於時之吉也選擇家云選日必當選時吉日不如吉時正謂此也

訓曰論語云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言實爲學制事之要也即如今之讀書人欲應試也必平日所學淵深所記廣博自然寫得出凡遇一事經歷多者按則例而理之則失者少此即器利而事自善之理也

訓曰朕今年近七十常見一家祖父子孫凡四五世者大抵家世孝敬其子孫必獲富貴長享吉慶彼行惡者子孫或窮敗不堪或不肖而陷於罪戾以至凶事牽連如此等朕所見多矣由此觀

庭訓格言

奎 留餘草堂

之惟善可遺福於子孫也

訓曰朕於各處行伍中効力行走之人時常喚來與之談論者蓋因我朝太平已久今之少年於行兵之道未嘗經歷若問此等行軍之舊人則功臣之子孫得聞伊祖父効力行走之處亦歡喜鼓舞循其祖父之迹而勉力行之也

訓曰我朝舊典斷不可失朕幼時所見老先輩極多故服食器用皆按我朝古制毫未變更今住京師已七十餘年居此漢地入旗滿洲後生微微染於漢習者未免有之惟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時時訓戒在昔金元二代後世君長因

居漢地年久漸入漢俗竟如漢人者有之朕深鑒此而屢訓爾等者誠爲我朝之首務命爾等人人緊記著意謹遵故也

訓曰我朝

祖宗開創以來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伐虩安民平定海內今朕上荷

祖宗庇蔭坐致昇平豈可一日不事講習故朕日率爾諸皇子及近御侍衛人等射候射鵠備儀備典八旗官兵以時試肄朕常臨御教場歷觀兵卒等其優劣賞賜褒嘉黜陟勸勉故爾旗分左領各各嫻習弓馬武備足觀禮曰男子生桑弧蓬

庭訓格言

空 留像草堂

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而射者所以觀德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易曰射隼射雉詩曰決拾既伙弓矢既調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敦弓既堅四鏃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書曰若射之有志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周禮以射法治射儀然則古聖經書射以垂訓歷歷可監習射上功賓興擇士况我國家立德立功振興要務自當嚴加訓練

多方教諭不可一刻廢懈也

訓曰射御居六藝之中二者相資爲用古人御車雖見於經史然其法不可得而詳而我朝滿洲騎射其功用則有不可勝言者蓋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方得精熟未有不善於馭馬而能精於騎射者也抑且乘騎不憚方克善馭如我朝滿洲並外藩諸蒙古以及索倫達呼里等俱嫻於騎射者蓋因自幼乘馬十餘歲即能馳騁故爾馬上純熟善於控御也當獮狩之時獵騎雲屯風生電發其中精於騎射者人馬相得上下如飛磬控迫禽發矢必獲觀之令人心目俱爽誠

庭訓格言

空 留像草堂

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夫善馭馬者之逐獸也馳驅應範遠近合宜即馬之調習者亦知人意之所向獸遠而就之使近獸合而開之如法恰當發矢之時另有一番努力之狀是惟良曠爲然也復有人精於馭馬者不擇優劣乘之惟見其佳蓋人能顯馬而馬亦能顯人也訓曰朕自幼登極迄今六十餘年偶遇地震水旱必深自儆省故災變即時消滅大凡天變災異不必驚惶失措惟反躬自省懺悔改過自然轉禍爲福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固理之必然也

訓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者乃人生之真性卽上古之淳樸處也我朝滿洲制度亦然滿洲故制看來雖似鄙陋其一種真誠處又豈易得者哉我等讀書宜達書中之理窮究古人立言之意也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學有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特爲身先而言也

訓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處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處若此等事在以義理揆之

庭訓格言

克元 留餘草堂

決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訓曰凡人讀書或學藝每自謂不能者乃自誤其身也中庸有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疆實爲學最有益之言也

訓曰人於好惡之心難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見其善而不見其惡若所惡之人惟見其惡而不見其善是故大學有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誠至言也

訓曰孟子云持其志無暴其氣人欲養身亦不出此兩言何也誠能無暴其氣則氣自然平和能持其志則心志不爲外物所搖自然安定養身之道猶有過於此者乎

訓曰人之一生多由習氣而成蓋自孩提以至十餘歲此數年間渾然天理知識未判一習學業則有近硃近墨之分及至成人士農工商各隨其習習以成風雖父兄之於子弟亦不能令其習好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有必然者

庭訓格言

克元 留餘草堂

訓曰程子云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看來有一等好名之人惟名是務不著一毫誠實之處只管行去不惟無分毫之實究至於名亦不能保程子此言可謂力行之要道也

訓曰程子云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但尋自己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利凡人惟棄利己之心以求義之所安則爲忠臣者亦此道爲孝子者亦此道人人皆當以此語爲至教而奉行之也

訓曰荀子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二語簡而要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語行之過差何由而生

訓曰朱子云人作不好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鋼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佗戰不可輸與佗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此一節語乃人立心之最要處良心能勝私欲爲聖爲賢皆此路也欲立身心者當詳究斯言

訓曰朱子云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庭訓格言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此言乃讀書之至要也人之讀書本欲存諸心體諸身而求實得於己也如不然將書汎然讀之何用凡讀書人皆宜奉此以爲訓也

訓曰朱子云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得讀書真味讀之數週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此言極是朕自幼亦嘗發憤讀書看書當其讀某一經之時固講論而切記之年來翻閱其中復有宜詳解者朱子斯言凡讀書者皆宜知之

訓曰凡人進德修業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欲澹嗜欲澹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立品高讀書之法以經爲主苟經術深邃然後觀史觀史則能知人之賢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論貴賤老少惟讀書不問貴賤老少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也

訓曰從來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及其成功則一未等而下學既久而不可以上達者但功夫不可躐等而進尤不可半途而廢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篑正爲半途而廢者惜也

庭訓格言

訓曰爲學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謹言慎行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至有所疑尋人問難則長進通達自不可量若卽今全不用力蹉過少壯時光卽使佗日得聖賢而師之亦未必能有益也

訓曰人在幼稚精神專一通利長成以後則思慮散逸外馳是故應須早學勿失機會朕七八歲所讀之經書至今五六十年猶不遺忘至於二十以外所讀經書數月不溫卽至荒疏矣然人或

有幼年遭逢坎壈失於早學則於盛年尤當勵志蓋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炳燭之光雖學之遲者亦猶賢乎始終不學者也

訓曰爲學之功有三等焉汲汲然者上也悠悠然者次也懵懵然者又其次也然而懵懵者非不向學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安知懵懵者之不爲汲汲也惟悠悠者最爲害道因循苟且一暴十寒以至皓首沒世亦猶夫人而已古之聖人進修貴勇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之意哉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蓋深憫學者之悠悠而冀其奮然用力也學而能日新則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漸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故詩人美湯曰聖敬日躋也

庭訓格言

書

禮記

訓曰先儒有言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語極爲切當有志於格物致知之學者其宜知之

訓曰春至時和百花尙鋪一段錦繡好鳥且轉無數佳音何況爲人在世幸遇昇平安居樂業自當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無媿於今生方爲

從化之良民而無憾於盛世矣朕深望之

訓曰天下未有過不去之事忍耐一時便覺無事卽如鄉黨鄰里間每以雞犬等類些微之事致起訟端經官告理或因一語戲謔以致口角爭鬪此皆由不能忍一時之小忿而成爭訟之大端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言至理存焉

訓曰古人云盡人事以聽天命至哉是言乎蓋人事盡而天理見猶治農業者耕墾宜常勤而豐歉所不可必也不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握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盡人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聽天命也

庭訓格言

書

禮記

訓曰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生斯世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孰能一日不與斯世斯人相周旋耶願應之得其道我與世相安應之不得其道則世與我相違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言善矣

訓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雜念不起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擾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

訓曰莊子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又引庚桑子之言



曰毋使汝思慮營營蓋思慮所以養神寡嗜  
慾所以養精寡言語所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  
生是故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  
之會也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恬靜養神則  
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靜心清則  
形無所累矣

訓曰勸戒之詞古今名論疊疊書記中無處不有其  
殷勤痛切反覆丁寧要之欲人聽信遵行而已  
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  
關切而諄諄訓戒若此蓋欲一句名言提醒千  
百年以下之人使知前車之覆而為後車之戒

庭訓格言

美 留聲草堂

也後學讀聖賢書看古人如此血誠教人念頭  
豈可草草略過是故朕常教人看古人書須念  
作者苦心甚勿負前人接引後學之至意也

庭訓格言

御製庭訓格言跋

洪惟我 朝十葉相承重光趾美 主德之隆遠踰前  
古豈靈既攸殊皆天授非人力哉良由 睿謨深遠  
寶訓周詳故能垂憲嗣服紹休聖緒也溯自 章廟入  
關承明季敝亂戡定之餘首崇教化卽有 御製勸善  
要言之頒布迨 仁廟御極六十一年文治武功炳耀  
冊府湛恩凱澤深入人心升遐之日山谷老民相聚哭  
泣蓋成康而後未有若斯之 聖主也 御製諸書繁  
賾浩博惟庭訓格言出自 憲廟親錄都二百四十六  
則其於持身接物入德造道之方罔不言之懇切行之  
易簡而尤諄諄於存誠主敬則實濂洛關閩一脈之真  
傳二百餘年 宮廷皇子多本是書以為教今雖滄桑  
變幻而乾惕淵衷展卷若揭如皓月之出海祥雲之麗  
天夫固非毒霧妖霧所得而蒙晦者也是書鋟木雖廣  
而歲歷繇屢亟待流通用是敬謹重刻所望青年學子  
觀覽奮興不獨見當年 朝無不道之主抑且冀此後  
家無不才之子則區區栞布之微意也夫庚申秋八月  
臣 劉承幹敬跋

庭訓格言跋



家

訓



檀几叢書卷十八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新安 施 璜 虹玉校

家訓

天都張習孔黃岳著

吾先世祖居建平縣祖石橋府君生二子長吾父次吾叔府君先老卜築縣南蔣國村家頗溫裕萬曆丁未吾生二歲石橋府君見背祖母方太孺人獨持家吾父雖為冢嫡未嘗一日筮家棟丙辰三

檀几叢書卷十八

家訓

月不幸我父捐館五月祖母繼亡不歲餘家業蕩然時不孝習孔僅十一歲弟法孔僅七歲吾母執然獨費忍饑受寒拮据操作焦心刻志辛苦萬狀以保二雛非母則不孝兄弟不知流落何所矣後吾長大貧劇無聊漫然回樞幸列贊序始奉老母攜家屬復歸祖居栖敗屋半間此外無寸土片瓦一椀一箸恃舌耕為養吾母之苦更不忍悉也吾為諸生十年叨登兩榜甫陟方面僅數月不幸母太宜人享年八十而棄梧椹嗚呼痛哉自此見世

途嶮巖絕意仕進家食十餘年海經憂患今已六十有餘日漸衰老體亦有疾恐一朝不諱不及見汝輩成立吾前此所歷艱辛雖為刻酷但已登第為官

封贈父母家道亦登溫飽人生六十死不為夭亦復何恨所不能已於懷者兒孫孱弱外患空防苟無以善其後其淪於廢敗不難矣古人云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凡此田宅風水奴婢器什書籍文物何一非吾精神所營吾百年後子孫微弱如是慮吾家成之未久旋即廢敗享祀湮廢祖墓荒圯此吾所為不能不抱憾於九原者也固知天下有成必有敗吾生平讀書見道今繫戀如此自大度觀之幾笑其不達而不知非然也吾所讀者孔孟之書吾所見者孔孟之道孔子言大舜以尊富享保成其大孝武周能繼述成德文王得以無憂故惟善繼善述能守能大然後成其為孝之至也孟子亦謂勦業垂統為其可繼至於願望不遂則歸之天耳苟以一切諸有皆如幻泡此佛

氏之言。吾豈能效之哉。故聊書家訓一冊遺之子孫。汝輩能保家亢宗。不使失墜。或至繁衍。漸析漸薄。非關蕩費。斯爲無憾耳。雖然。孔孟之言。非徒教人封殖之謂也。蓋有本焉。孔子言舜孝由於大德。孟子言垂統在強爲善。是所謂本也。故吾家訓之首。惟望汝輩以孝弟禮義先敦乎此。則大本既立。天必佑之。庶幾不負吾之所望云爾。後之賢嗣。尚念之哉。己酉仲冬月黃岳老人書時年六十有四。人之立身。本於孝弟。孝弟克全。則禮義自生。而忠信廉耻悉舉之矣。夫孝弟由於天性。自生而卽全者。上也不。否則惟讀書明理。斯可由人以合天。是以讀書爲要也。

可從之事。又當委曲斟酌於其間。如斲駁唯以殺舜爲快。舜於完廩浚井則從而殺身。則不從。故禮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文使如申生衛伋。捐生以快父志。不得謂之孝矣。由此推之。不但生死卽小事莫不有然。人子當權衡於其間。然不可藉口以自便。致傷親志。此聖人貴精義之學也。其不知書理之人。只以委曲和順爲上。吾訓後人以孝爲爲子者言之也。若夫爲父母者。亦當觀事理之可否。以體吾子之心。故文王之聖。旣曰。檀弓。喪書。卷十八。止孝亦曰。止慈。聖人不偏責人也。曾子之優於曾元者。在養志與養口體之分。唯曾哲曾子皆爲賢者。故其志可順耳。否則口體之際。亦性命所關。豈可輕視之乎。假如吾子爲農夫。必賴犁鋤。吾子爲蒙師。必須衣冠。設我好博飲。欲取吾子之犁鋤衣冠爲一擲一醉之快。則吾子養親無資。今日適志而明日凍餒矣。夫農夫蒙師之喻。吾甚言之耳。卽微言之。凡事莫不有然。此又爲父母者當隨事而權衡之也。吾家有善過格一冊。吾嘗奉持其人倫部中。惟孝字

最難盡不孝習孔每條按之無不自愧自責若夫悌字則吾所合者多蓋人之不悌者大都由於爭財苟能輕財則行事無差矣蓋性天之愛夫人而有苟不以財利奪之自能終身怡怡也

吾於父子則訓以止慈止孝至於兄弟亦當各盡其道吾之子孫切須念之夫悌者固由於輕財若此讓而彼貪豈可常乎俗云兩好方能博一好聖人云恕字終身可行不可徒責他人而不自責也

不悌者爭財之外又有爭產假如有善地我欲得之

惟知責人切戒切戒

五

禮九義書

而吾弟此先得之則快快不平嫌隙從此起若有此類吾子孫當善以處之互相體恤不可惟知便已

吾之子孫與諸姪子孫皆是贈公枝裔當合為一心中有賢明正直者當共相尊信之蓋人非上智行事每有過差賢正者念服屬至親豈忍坐視必然論諫無如頑傲不聽則言者何苦取厭惟聽其自趨於非僻耳吾切誠贈公枝下子孫務當虛心聽受正言如有違乎禮義問正人責諫則羞愧不能自安如此則

正論常存曲直不紊其敢即於非彞者鮮矣

人家不和每由婦女吾子孫於新娶時即諭其妻以禮義苟非善言即引家訓以教之務使和順以安家克已以睦族然總以丈夫剛明能制其妻為主如有賢婦族眾空常褒贊之使其樂於從善亦使不賢者聞而知媿

吾徐空人厥性剛正不喜邪教不生是非不苟訾笑不見外人不登山玩景不布施僧尼足迹不出中閭鉅家宅眷每求納交相會輒辭謝不允戚族禮儀豐

惟知責人切戒切戒

五

禮九義書

儉有節此皆其善也至於愛惜妾子同於已生尤善之善也凡此皆子孫所當法也

凡禮義之家內而雍和肅穆少長有序外而謙謹溫良應務得宜久之而德行孚於鄉名望尊於眾禍患之來或能免矣然此非可易言也循循然行之數十年不見其益三二事乖張已甚遂失人心慎毋忽斯言也吾諄諄以此為訓吾子孫即不能盡然苟有一二人能遵而行之眾人當共相尊信其相教法大吾宗者不外此道也

尚禮義者必不妄取。其道近貧。然德行素孚於人。賞亦不至甚乏絕也。况乎積厚流光。每有可致豐亨之理。君子弟爲其當然而已。不必覲也。遘天致富。恐得之而生患。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橫財之來。未必是福。世間平人多貴人少。科甲豈可常得乎。然書香不可絕。書香一絕。則家聲漸奪於卑賤。家聲既卑。則出人漸鄙。鄙人既鄙。則上無君子之交。下無治生之智。其安於農樵負擔者。猶爲善也。甚至人既粗蠢。心復雄高。狎比下賤。冥行蹈險。嗚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

檀几叢書家訓

七 書舉

若敖之鬼。從此長餒矣。猛念及此。安可不教子讀書。讀書存乎資性。資性昏魯者。實不能讀。然勤苦讀之。縱身不能成。其生子必資質稍優於父矣。蓋已之資性昏魯者。由於父不讀書也。儒者以治生爲急。豈能皆讀書。如一家有數子。以其半讀書。其半治生可也。治生者無讀書者。助其體面。則生計亦不成。讀書者無治生者。資其衣食。豈能枵腹而讀哉。故兩者恒相資。不可相厭。昏魯之人。雖由於父不讀書。亦有稟母性者。後世結

姻雖不可貪圖富貴。然須擇詩禮名家。若能並相其女。果秀惠清淑。則善矣。但大家每不許人相女。苟觀其父母。亦可揣知其女。若舊親素識。尤善擇而聘之。實昌後之一道也。

人子定婚。須在十三四歲。不可太早。蓋自幼結婚。遲之十餘年。必有盛衰枯菀之怨。記之記之。

奴婢不可尅減其衣食。然家法須極嚴。食足然後可致法。法行然後知恩。不用命者。懲戒不悛。寧減價轉鬻之。樸實者。令其相依自食可也。

檀几叢書家訓

八

世風不古。外患易生。橫逆之來。時所常有。若我從來守正。事事周防。不失足於人。不失言於人。不失筆於人。雖有外侮。執理以應之。亦不能爲大患也。所慮官民異體。力不能抗。未有不遭其魚肉者。苟能身刻青衿。尚可據理陳詞。少當其鋒。若在齊民畏懼刑拷。有屈無伸。唯有擇禍從輕。一說耳。吾是以諄諄望子孫之讀書也。

徽州之田。殊累人。不可多買。田僅足食可也。

糧一微。卽早完。屋一壞。卽早修。

吾與法孔弟自幼友愛不幸其三十一而亡時澤甫六歲吾撫之成人今溟潮相愛亦如同胞是吾家自贈公後三世雍睦矣自此以往願吾子孫潔任子孫世世敦篤如吾在時平居恩義相浹緩急互相周旋則家門吉祥其興可必矣。

斯干之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效也兄弟之不能相好者每起於相猶如兄養親稍薄弟即效之而不能厚弟偶用公物兄亦即取而用之此最敝俗故詩以爲戒凡此皆由於量窄而不能受虧

檀几叢書家訓

卷十八 肅舉堂

妻子又從而鼓之漸生仇隙不可底止矣當思重大低昂自有理法自有公論所不必慮若夫小小虧損無關人家成敗彼既不賢吾何必效之乎苟能破除此念不睦之弊去其大端矣。

吾訓兄弟以無相猶家稍溫裕者行之固非難若夫苦貧之人每事受虧實難甘忍此而能事事忍耐其德至矣天佑人憐昌大將不遠矣然苦貧之人其受虧亦無幾也彼若佔吾便宜吾一讓之再讓之三讓之彼豈土木乎常亦自知愧矣若必不悛改則天厭

人惡佔便宜亦不久也耐之耐之。

貧莫貧於無才賤莫賤於無志。

才自天生德由己立有德之士人皆信服作事易成是德亦可生守分之才但不能如高才者揮霍風雲耳。

無才之人天所嗇也惟有自揣安分人或憐之不致困極耳若拙人而欲效能人所爲是愈趨苦海也。

子孫有資質者宏略知地理免受花假之欺但不可自作聰明強爲解事妄葬妄攢唯虛心細心與明師

檀几叢書家訓

卷十八 肅舉堂

參酌可也。

吾誨後人當略知地理吾郡有某姓者先世精於地理自營葬地後其孫果登第又五傳而大發人財富貴顯赫一時因是其貴者及胄子數代皆專心地學亦嘗著書行世家藏地書甚多接遇地師甚廣其後所葬地壽圖傳播自以爲精妙獨得矣乃此後退敗死凶諸墳多謀遷改至今尚未已也此豈可謂不知地理乎吾訓後人亦第曰知之免全受人欺耳不敢如某氏自謂必得也故曰吉地可遇而不可求。

吉地可遇不可求但無志之人每藉口此言數世不  
葬其親曰葬親必須吉地吉地又不可求姑靜待其  
遇耳嗚呼天下豈有不求而得者哉以至理言之豈  
但富貴昌盛卽尺布升米亦有定分農夫之豐歉商  
賈之利鈍皆不可強也然寧有廢經營輟力作袖手  
以聽命乎可遇而不可求非此之謂也保全良心不  
傷陰陽此求地之本也葬親之念時時不忘逢師致  
問遇事留心不得其上又思其次此求地之事也苟  
能如是久淹親柩者鮮矣如是而葬後不吉則屬天  
數矣可遇而不可求斯言誠有之矣

檀几叢書家訓

卷八

徽人嘗塚之說甚爲悞事蓋求地者不過取其外象  
形勢耳外象旣全然後發空塚以審之雜置柴炭油  
穀諸物爲驗或數年或十數年而啓柴乾炭輕油穀  
鮮好則無疑葬矣倘柴炭濕油穀壞則棄此地不用  
又別尋求如前結審再有不美如前數番卽經數十  
年矣時移勢遷人徂家落舊喪未窆新喪又來祖孫  
纏積地不勝卜棺朽不葬職是故也夫楊曾廖賴不  
可復作卜地者不過審其外象形勢耳外象完全已

自難得今外旣全而內復壞卽使別求仍是審象豈  
能鑽身入地蟄臥數年以驗水螳之有無乎况三吳  
兩浙未嘗嘗塚人財富貴亦復不減此何說也但徽  
俗旣有嘗塚之說人子不如是則蹈儉親之咎故明  
知悞事不得不從俗耳吾今囑付子孫吾百年後如  
得外象完全之地掘坎審察土色果佳卽可下棺發  
塚不必空嘗使我不久攢但坎中有砂礫水蟻之徵則  
不可葬耳自此以後世世不須嘗塚自我立法非人  
子之咎故詳言其弊以貽後人

檀几叢書家訓

卷八

爲善不全在捐財只要其心慈惻公平有財無財一  
也心之慈惻仁也公平義也仁義之人焉有不善者  
乎但非常存養省察恐其心不能如是  
危瀆遭黨人之禍訣其子曰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  
教汝爲善則我不爲惡意謂吾生平爲善乃嬰顯禍  
疑天道不可問耳嗟乎古人有言天道遠人道邇人  
但不可昧心以違天耳苟純任天理不備人事上蒼  
豈能呼而應乎東漢之季在上者桓靈之君用事者  
趙張之宦此何時也諸君方且危言危行高自標榜



疾惡太嚴。不少假借。此滂之所謂爲善也。卽以天道論之。豈可謂之非善哉。然君子處此。必有委曲自全者。以天道寥遠。不可恃也。豈如滂之所見哉。聖賢所言處季世者多矣。易陳九卦以處憂患。故履和行而謙制禮。井辨義而巽行權。又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孔子曰危行言孫。默足以容。不一而足。文王之文。馬美人以脫羑里。亦猶是也。孔子之微服過宋。要盟不踐。亦猶是也。若皆如黨錮諸君。矯矯風節。其死久矣。人事不臧。天豈能救之乎。文

檀弓

卷八

檀弓

八

王孔子之道。未嘗純任天道也。吾教子孫爲善者數矣。恐其不知天道。遠人道邇之旨。故復申以是說。凡施德於人。不可責報。至於微小德惠。隨卽相忘。尤不必介意也。蓋我所施者。初心原是一點不忍至誠。其意甚美。使受者爲君子。卽自能知感。我旣無居功市德之言。彼自有恩義難解之念。其報我也。永以爲好矣。使受者非君子。耶我一責之。彼雖報而索然意盡矣。甚且或有驕蹇之言。是因德而成怨矣。故不如不責報。其况味自永。其滋益自弘。而天道人事。尤有

必然之應也。

吾人防患。首在擇交。所交非人。未有不爲其所累者。小人之昵人。如脂飴。而小人之禍人。如毒藥。一入喉吻。雖欲悔之而不能矣。然有不知其爲小人。而悞交者。有明知其爲小人。因氣味相合而樂交者。嗚呼。明知而樂交。忘祖父之訓。而甘爲匪類。吾不享其祀矣。子孫苟有此者。吾尚望其翻然猛醒。速爲改悔。則吾亦回笑於九原也。至於識見闇陋。無知人之明。唯有寡交謹守。庶無大悞。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此萬

檀弓

卷八

檀弓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金良方也。

人家稍溫裕。未有不用人者。然知人實難。有泛交則溫美可親。而共事則奸狡始露者。有聽其言則肝膽可瀝。當其行則面目盡更者。凡此皆因我無知人之明。爲其所愚也。又有始正而終邪。先親而後背。有遇他人則馴。而遇我則驚。有他人用之則成。我用之則敗。若此者。又因處勢有盛衰之異。彼我有器識之殊。其類甚多。不能悉舉。吾子孫唯當知已知彼。隨時善防。苟無良心。迹少露。幾微卽當留心防之。善爲疎遠。

其有難遠絕者。唯弗與密狎。敬而遠之。斯防患之大端也。

末世人心險詐。一切字迹。不可輕易與人書札。稍涉關係。便須渾融。勿犯形迹。文契券約。當字字檢點。不可粗心濫筆。致開間隙。若他人契墨。需我名字花押者。當仔細推詳。日後無累否。至於無故托我批一語。要我書一押。卽當辭之。總以少寫爲主。實告以守先人之戒可也。

霜紅龔家訓

31/10/2002

27R

陽曲傅 山青主著

眉仁素日讀書吾每嫌其篤鈍無超越兼人之敏問  
 親人有子弟讀書者復篤鈍於爾眉仁吾迺復少怨  
 爾兩兒以中上之資尙可與言讀書者此時正精神  
 健旺之會當不得專心致志三四年記吾當二十上  
 下時讀文選京都諸賦先辨字再點讀三試上口則  
 畧能成誦矣戊辰會試卷出先兄子由先生爲我點  
 定五十三篇吾與西席馬生較記性日能多少馬生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卷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亦自負高資窮日之力四五篇耳吾櫛沐畢誦起至  
 早飯成喚食則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馬生驚異  
 歎服如神自後凡書無論古今皆不經吾一目然如  
 此能記時亦不過六七年耳出三十則減五六過四  
 十則減去八分隨看隨忘如隔世事矣自恨以彼資  
 性不會閉門十年讀經史致令著述之志不能暢快  
 值今變亂搆書無復力量間遇之涉獵之耳兼以憂  
 抑倉皇蒿目世變強言俯首爲蠹魚終此天年火藏  
 餓騰又恨咕嗶大壞人筋骨變強躍馬嗚呼已矣或

勸我著述著述須一副堅貞雄邁心力始克縱橫我

庚開府蕭瑟極矣雖曰虞卿以窮愁著書然虞卿之

愁可以著述解者我之愁郭瑀之愁也著述無時亦

無地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

幾時瞑也爾輩努力自愛其資讀書尙友以待筆性

老成見識堅定之時成吾著述之志不難也除經書

外史記漢書戰國策左傳國語管子騷賦皆須細讀

其餘任其性之所喜者畧之而已廿一史吾已嘗言

之矣中有宜列之載記者不得作正史讀也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卷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昔人云好學而無常家家似謂專家之家如儒林毛  
 詩孟易之類我不作此解家卽家室之家好學人那  
 得死坐屋底胸懷旣因懷居卑劣聞見遂不寬博故  
 能讀書人亦當如行脚闍黎瓶鉢團杖尋山問水旣  
 堅筋骨亦暢心眼若再遇師友親之取之大勝塞居  
 不瀟灑也底著滯注本非好事不但圖功名人當戒  
 卽學人亦當知其弊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  
 儀型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吾嘗三復斯言恒願

兩郎之勤親正人遇之莫觀面失也

明經取青紫此大俗話苟能明經則青紫又何足貴  
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猶從他之從有也可不有  
也可學也祿在其中亦非死話對餒字說則祿猶食  
有食則飽故學可作食使充于中聖賢之澤潤益臧  
腑自然世間滋味聊復度命何足貪婪者幾本殘書  
勤謹收拾在腹中作濟生餼糧真不虧人也蘇讀書  
已有聞見可語文事矣寶亦不必遠求只向蘇問之  
便有進益我家讀書種子要在爾兩兄弟上責成凡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三

世楷堂藏板

外事都莫與與之徒亂讀書之意世事精細殺只成  
得個好俗人我家不要也血氣未定一切喜怒不得  
任性尤是急務看此加敬無作常言

詩賦你都作將來了可常讀陶先生詩如山氣日夕  
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此中一作  
此間然不如中四體誠已疲庶無異患于盥濯息簷  
下斗酒散襟顏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  
下聊復得此生其詩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見學  
而無篇非學學極博大此等詩真足千古須熟讀之

吾病至此而猶諄諄與汝言詩者因汝為詩欲汝為  
詩日引月長成一才士以續吾家文種故也

如爾得句白鷺朝雲下晴天疎柳中十字高情朗調  
遂欲登盛唐之席白鷺句更好然一連讀下為一意  
不得作對偶格看句偶神通物色近遠老夫每有此  
撰此撰非至思之結正不必究其來處

疏畧之人動輒失計外來事端不必色勝而心自取  
也皆色勝而心自取也色極不勝心極不取而見役  
于人皆失之疏耳古人藏身之固無隙可窺蓋籌之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四

世楷堂藏板

數十年中常變之不期也

改之字是學問人第一精進工夫只是要日日自  
己去省察如到晚上把者一日所言所行底想想今  
日那一句話說得不是了那一件事做得不是了明  
日便再不說如此話不做如此事了便是漸漸都是  
向上熟境若今日想明日又犯此等人活一百年也  
沒个長進喫緊底是小底往大裏改短底往長裏改  
窄底往寬裏改躁底往靜裏改輕底往重裏改虛底  
往實裏改搖蕩底往堅固裏改齷齪底往光明裏改

沒耳性底往有耳性裏改如此去讀書行事只有益  
決無損久久自覺受用

安靜和平老人自圖待終之道不過此四字而已兒  
孫所以養老者亦惟此四字為承顏上尊若論文事  
則儘許發揚蹈厲矣

文章詩賦最忌底是個暉字暉緩也俗語謂行事說  
話鬆沓不警曰暉暉本灘音因禮記暉以緩之句借

用之耳然俗語亦無正聲或用纏字之去聲最有義  
凡束縛右轉欲緊者曰纏平聲左轉欲鬆者曰纏去

昭代叢書 戊集霜紅龕家訓 卷十一 五世楷堂 藏板

譬如打麪茶者先纏之平既纏之去之聲是也商

牙口舌手筆丁當振動自然無此病若與會高簡之

音不在此例若一篇之中得三兩句警策則精神滿

紙矣警令人驚策令人前不能令人驚而前則拖耳

笨驢閒時拉磨而已但費草料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

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

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

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

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也寫字不

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

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八尾之道復謂不愧而忘人

乃可與此但能正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

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射

也元陽之射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

知

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

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

昭代叢書 戊集霜紅龕家訓 卷十一 六世楷堂 藏板

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畧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

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

此技之大槩矣老來不能作小楷然於黃庭日序其

微裁欲下筆又復千里平水盧某能為黃庭法最為

步趨之正吾曾囑臨一扇愛而藏之其後盧以鄉舉

從賊為義兵殺於薊州其所書扇不知失之何處絕

無思憶之時字之不能深庇人也如此後輩知之

六十年來曾見休寧黃朝聘上珍書札子扇頭極大

雅不俗氣予曾藏其十六羅漢讚一卷字逕寸餘亦

真亦行不晉不唐亦不宋元而風韻高邁於今南士  
習書者罕有其比然此君實不以書名亦能詩有學  
問能飲酒終日夜醞藉可喜老而讀誦不輟復忠厚  
溫克更無徽之炎涼市井習蓋前輩人也是楚陳公  
志寰所學守徽時得意門人制義之精醇最為先輩  
而奴生多笑其陳子尙記其勿欺也而犯之及柳下  
惠不差汚君一段之藝其體裁在歐陽杲歸有光之  
間數奇不售老而遊晉陳公適撫晉羈此將年餘去  
尙擬挾行卷求知與先居士善辛酉冬復接得一函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七 世楷堂 藏板

有七言長歌一章皆不似今詞場中瞎倒鬼也前庚  
申至此六十一年矣因其字常留胸中不能忘遂記  
此  
晉中名能書者大前輩無論以予所記而親見其筆  
者則葉雲谷山人張鳳舉翔彭世隆輝宇三人皆老  
諸生則王道行洛南廣文則李溥雲麓此兩人最能  
畫端正可敬不 宗室則新增 齊甫 梅峻梅容兄弟二  
知者曰版也 兼習書 諸生又有郭守謙守訓 亦晉人謙有正經訓則  
惡驕矣又宗室梅川專寫米顛而不得顛之原本頗

熟而俗甚老宗室有對揚者步趨文待詔字上七八  
寸者選欲逼真此格傳之崔仲升李通兩先生而崔  
不肯以為名至今少年遂多以此為事然皆不踏實  
積久稍成匡廓則以為是矣故無一成家者此實笨  
事有何巧妙專精下苦久久自近古人矣先伯星履  
先生臨唐太宗疎爽豪舉以上諸人望之則龍騰鳳  
舞無所得其端倪也惜乎其子不肖不能收藏于今  
搆一二字不能得矣惜哉梁樂甫先生字全不用古  
法率性操觚清真勁瘦字如其詩文如其人品格在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八 世楷堂 藏板

倪瓚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別一天地也  
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為  
古人作印版則尙得謂之文耶此中機變不可勝道  
最難與俗士言

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習  
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唯字  
直情逕行四字甚好只是入道使得若是以之家國  
全使不得所以世上人受許許委曲以此告諸後生  
非陳萬年告成之意讀書法古經久自知將四字放



在柳栗頭為破魔軍主帥終來用著

吾家自教授翁以來七八代皆讀書解為文至從好翁著下至吾奉離垢君教不廢此業然大半為舉業拘係不曾專力至三十四五始務博綜亂後無所為益放言自恣矣爾父乘有異才而我教之最嚴自七八歲以後風期日上至十七八遂閱肆既遭亂患難奔馳寔無處無時不讀書作詩淋漓感慨見事風生大有見賊惟多身始輕之膽之識真橫槊才也所為詩文皆可以年譜之寔吾家異人爾親見其纒筆直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龜家訓 卷十一

九

世楷堂藏板

書前無強敵之概者于今已矣爾頗有細才亦能為摩研抄撮吾家文種全在爾一身承之凡我與爾父所為文詩無論長章大篇一言半句爾須收拾無遺為山右傅氏之文獻可也至于爾早承吾與父之教亦慧而能文吾數有問爾爾能記憶議論亦有口口切不可自棄殘編手澤窮年探討益當精進自得粗茶淡飯布衣茅屋度日儘可打遣如求田問舍非爾之才即當安命安分不可妄想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

此文章耳念之念之蒼頭小厮供薪水之勞者一人足也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為此等人也爾頗好酒切不可濫醉內而生病外而取辱關係不小記之記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爾解此意便再無向爾謔謔者吾自此絕筆可也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龜家訓 卷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附錄

王士禎池北偶譚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邱而生  
生復不啼一警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  
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  
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成督學山西為巡按御史  
張孫振誣劾被逮山蒙饒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  
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夢天地賜  
以黃冠衲衣遂為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卷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  
范陽杜越君度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  
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  
常醫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  
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則予杖

鈕琇觚賸續編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  
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墨精妙為世所珍康熙己未  
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為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

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  
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  
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

盧文弨書傳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太原傅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眉字壽髦  
亦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  
已壽髦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逮事乃祖亦有祖風青  
主筆倦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具精鑒者  
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  
昭代叢書 戊集 霜紅龕家訓 卷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  
山然其骨格勁峭形貌樸拙益見其妍正所謂粗野  
亂頭皆好者也背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拭去逸少  
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昨真醉耶子  
敬乃慙今二傅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  
要為不失曹生敘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  
等誠不為過

霜紅龕家訓跋

徵君少為俠士老作高人其流風餘韻輝映太行汾  
曲間至今得其尺幅斷縑莫不珍若拱璧趙彝齋之  
後一人而已霜紅龕集曾兩刻于山右家訓十八條  
乃暮年課孫手帖亂頭粗服別有一種天然樸野之  
趣所謂山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癸卯暮春震澤  
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霜紅龕家訓跋

卷十

世楷堂藏板

---

治家格言釋義



序

識陋學疏安敢著書問世惟意在勸善雖淺辭俚語  
 行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久傳海內婦孺皆知固與六經四書  
 並垂不朽清於是篇得之母訓方四五歲時尙未就傅先慈  
 董太孺人逐日口授數言漸而成誦然未知文字也既而出  
 鈔本令讀之並為解其義少長入塾受經見經皆有註疑格  
 言亦然歸而詢之母母曰無之詞意顯明本無須註然亦未  
 嘗不可註汝將來學業有成當註之清謹誌勿敢忘知母所  
 屬望於清者深也迨同治壬戌清年十五隨先君遊閩賊陷  
 湖城吾母隨先王母費太孺人投水殉節骸骨莫收迄今二  
 十餘載矣每念母言泣然難已嘗讀諸勸善書若感應篇陰

治家格言釋義卷首

隲文覺世經皆有註解有講義有圖證獨未及是篇久思釋  
 其義而著為一書當年少時自知無學識無閱歷不敢為焉  
 丙子丁丑閒曾撰十數條繼又中輟近十載來為衣食奔走  
 家務尤煩未暇及此茲年逾四十矣學業無進六上春官不  
 獲一第若并是書而不成何以對吾母於泉下今夏復以報  
 罷留都為來春再試計館同郡章黼卿大鴻臚家適舊稿攜  
 在篋中從而續之三閱月而成共分五十五條釋之為萬八  
 千言手錄寄南以付剞劂囑從姪譜笙校之刊成後當廣勸  
 同人贖資印送倘於世道人心有裨萬一其吾母之德也夫  
 光緒十有五年歲在己丑秋九月烏程戴翊清謹序  
 光緒丁酉冬日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  
 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流  
 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  
 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  
 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勿  
 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  
 親鄰須多溫卹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  
 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

治家格言釋義卷首

豈是丈夫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  
 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詔容者最可恥遇貧窮  
 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  
 多必失毋恃勢力而凌偪孤寡毋貪口腹而恣殺生禽乖僻  
 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  
 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  
 三思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施惠無念受  
 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  
 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  
 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  
 子孫家門和順雖饑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

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順時  
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柏廬先生傳略

先生諱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父集璜明季諸生貢太學  
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先生慕王哀攀柏之義自號曰柏  
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  
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先生友屢以書問學辨析甚至居平  
精神純謹動止有常晨起謁家廟退卽莊誦孝經數手書其  
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友愛諸弟白首無閒遇事變斬然  
不撓自言看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疑議更  
不矜張行所無事康熙十七年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其  
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有來學者必先授以小學近  
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

禮畢講四子書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眾已又患學  
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尤痛切其論學未  
嘗爭持異同曰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可矣他非所暇也二十  
七年卒年七十有二前殤之三日設先人位強起拜於堂曰  
吾可以告無罪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  
孝勉之哉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所著治家格  
言尤膾炙人口云



例言

柏廬先生爲

國初大儒篤信程朱之學是篇垂訓雖及殃祥報應粹然皆儒者之言茲釋其義而詳說之凡釋道家語不敢躡入

格言所舉五十九條修齊之道已備卽所未及而從善去惡理可類推故有可附論者於各條內推廣言之無可附者不復特舉將來當作補義附刊於後

凡撰勸戒之書多蒼萃前哲名言徵引果報事實近在旅次篋未攜書且各籍旣早刊行不煩贅敘故是卷直抒鄙見雖論皆前人所有卻未盜竊陳編

是編雖將格言逐條分疏然一粥一飯人有喜慶等聯意本

治家格言釋義卷首

五

連屬不復析講每條或長至千餘言或短僅一二百言隨意之所會書之不拘一格意義重疊之處每作排偶之詞是效格言體裁較爲醒目語多平淺欲使里俗皆知博雅者勿笑焉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此名治家格言乃聖賢齊家之道齊家必自一身始一身必自一日始一日必自黎明始故首言黎明即起夫天子晏朝史冊猶譏怠政下而仕農工商莫不汲汲待旦我獨何人敢耽安逸雜聲三唱當將今日應理之事伏枕細思隨即披衣而起蓋起早則神清事事從容有條不紊起遲則神耗事事竭蹶貽誤良多况家長早一家皆早家長遲一家皆遲倘日上三竿睡鄉猶戀親朋相候而主不知童僕為奸而主不覺少年子弟亦相率而好晏安家政因此而壞故起早之所關非小也至灑掃庭除使內外整潔是居家逐日不可少之事有婢僕者督率婢僕無則躬自為之亦習勤之道內而寢室外而堂階務使整齊潔淨心目間倍覺清明如室內几案欹斜庭中蕪穢雜錯無論客至皺眉即自看亦嫌觸目也然欲早起者當知有二戒一戒吸食洋煙思起早而不得一戒酩酊卯酒即早起亦徒然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自黎明起後終日經營至既昏亦倦矣當此而息所以珍攝精神為明日起早地步身息則心靜當細思此日所為有無差謬若他人有相囑之事尤必謹誌勿忘至一家之中門戶最為緊要時既昏暮則內重宜關外重宜鎖區區之事非不可任之子弟責之童僕而必親自檢點者由童

僕牛馬昏庸子弟尤多藐事一有疏失貽誤匪輕且有狡黠僕人乘夜啟扇潛圖私事者猶屬不可不防故每日黃昏必躬自攜燈內外巡視不獨留心門戶空房深院須防宵小潛藏竈下爐邊恐有殘薪未盡巡視既畢或扇或鍵鎖鑰宜收入內室懸有定處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此教人惜衣食也人不可一日無衣食即不可一日不惜衣食一粥一飯半絲半縷舉其至細者言之而大者可知然區區微物所值幾何苟非饑寒交迫之人必不十分珍重何論優家惟一念來處之艱難雖欲棄擲而不敢故男耕女織為天下衣食之來處謀衣謀食為我身衣食之來

處天下不謀而得衣食者什一謀而得衣食者什九辛苦求之泥沙視之不惜物力獨不惜身之力乎又何論暴殄天物必受饑寒也特是惜物宜儉而不宜吝每見豐裕之家食有餘不以分人日久而不可食衣已故不以給人歲久而不可衣其罪亦與暴棄者等至輕棄五穀莫甚於富家大戶及衙署典鋪之廚房為主人者當申嚴禁并宜屬老成人常常查檢若剪毀綉綾則婦女之製衣為甚重重鑲嵌費料費工穿未幾時又嫌樣舊遂爾棄置凡物太趨時必難久用不獨衣飾為然為家長者尤當開導禁止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聖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事預防倘有出意料之外

者得樂且樂乃亡家破國之由諺云未窮先窮永不窮未  
急先急永不急卻是至理名言古今應變之才有事起倉  
皇獨能從容措置此雖由於才識亦半是處心積慮胸有  
成竹者也倘徒貪適意深怕勞心未事若游刃有餘臨事  
乃束手無策至情急則心亦昏因而中人之欺失己之品  
種種貽誤後悔難追在家貧者終年借貸至歲闌而避債  
無方讀書者平日嬉遊及臨試而埋頭何益當其臨時竭  
蹶非不深悔從前特恐事過漸忘仍蹈故轍故以一身言  
誤於少壯至老大而徒傷以一日言失之東隅收桑榆而  
已晚有爲達人之說曰到那裏是那裏言安分則可言處  
事則不可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三

### 自奉必須儉約

古者衣帛食肉必待五十以上今人家常服御朝夕饗飮  
務求美備若非此不足以適口體逮家資耗盡有求爲貧  
人而不得者比比皆是良由享用過豐消盡福祿酬參成  
習最畏勤勞家道所由落也所以治家必從儉始格言中  
再三言之然儉與約卻有分別儉者奢之反約者放之反  
浪費錢財謂之不儉鋪排門面謂之不約每有明知當儉  
恐被外人恥笑不得不竭力鋪張至於外彊中乾欲掩其  
陋而不得則真可笑矣然儉約必由自奉始其中又有三  
義所謂自者乃持家之人若有高堂則奉養必須豐腴  
惟自奉可以儉約此一義也自奉既儉約家人自不敢奢

華是以自奉爲一家表率又一義也然儉約惟當在自奉  
家有餘資濟困扶貧仍宜慷慨不得因儉約而成鄙吝此  
又一義也至儉之益處難以殫述儉則寡欲可以保身儉  
則安貧可以立品居官儉則能養廉服買儉則能致富大  
凡一家子弟自幼習成儉約則到處便宜到處適意遇艱  
難而不畏歷辛苦而不疲若其足食豐衣養成驕惰一旦  
稍嘗苦境便覺無地容身其喫虧有不勝言者然言儉必  
在有餘之時若至暮合朝升雖欲不儉而不得故持家之  
道在極富極貧者固當別論若有可敷衍之家當核一歲  
所入分爲四股用其三而留其一以備不虞卽古人耕九  
餘三之法行儉之道必隨時隨事斟酌節省使一家相習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四

而無怨言又必不近於苛不出於陋此中甚有工夫也然  
必先絕酒色煙賭諸嗜好而又可以言儉

### 宴客切勿流連

設酒食宴賓朋所以敦情誼美事也過作流連則美意轉  
成惡意流連之故在於縱飲夫一人縱飲祇誤一人之事  
宴客流連致誤眾人之事每見有日午開筵至夜闌而未  
散甚或召雛伶而侑酒呼娼妓以行觴引人入邪共相迷  
戀座客欲起則挽臂強留以至不善飲者皆醉善飲者皆  
狂或有性劣之人遂作灌夫罵座甚而揮拳攘臂和氣大  
傷是始以合歡終以啟釁矣且時至夜深僮僕皆倦而重  
門洞闢廚竈猶燃竊賊火災最爲可慮不但此也在座諸

人各有家屬至更深而未返則父待其子妻盼其夫誠恐乘醉歸來道途失足則樂在一處憂在家家情又安忍然道途失足實醉者之常小而受傷大而殞命猶得謂將酒勸人並無惡意耶且人至醉後性若火然觸而卽發或友朋有隙路遇而相爭骨肉有嫌歸家而尋釁更可慮者酒爲色媒有平日兢兢自持醉後而踰閑蕩檢醒時追悔已覺其遲貽誤無窮皆宴客流連者之咎故凡宴客無論在家在肆總以午膳爲宜若有故而設夜筵務當邀客早來燈未張時卽便就席逮初更後已可散筵倘座有豪飲之人可別酌巨觥相勸餘則各從其便不必強人所難更勿召伶妓等人喪品行而助狂興或客有素性沈湎引滿不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五

休主人以淡漠對之彼自休止故爲主人者先不宜自誇量大自誇量大必不至流連不已散席之餘或客有醉態彼如未帶僕從或雇輿送歸或著人陪往客卽固辭可使遙送至到家而止

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

天下無用而不壞之物家常器具務求美觀最爲無謂物苟適用何論精粗色色求精其耗費資財已難勝計且華美之物其質多不堅置而不用不如不置置而常用必難長保一朝毀敗生惋惜心生憤恨心甚而鞭笞奴婢怨詈家人有因一物之微致生他事者種種皆自尋煩惱常見富家中落鬻器具以爲生鬻時價廉富不及購時之半良

由奢華折福以至於斯故物爲日用所需但求堅固常加洗刷雖質樸亦覺可觀其存也不甚可珍卽敗也不甚可惜

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

珍羞之與園蔬其足以果腹一也非梁肉不能下咽最是惡習蓋口爲小體譬之小人厭故喜新無所不至終且罄盡家資不足以供其欲君子淡嗜欲節飲食所以明儉亦所以保身若常飲肥甘病留臟腑富人致疾較易於貧人職是故耳一家之中惟飲食之資無日可省稍從豐腆計一日則無多積數年則甚鉅其初不過稍快口腹繼乃相沿成習欲罷不能而家產漸耗於不覺故凡家常肴饌必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六

有定式酌人數爲多寡但求足以下飯無事食多此之謂約摘蔬翦韭苟烹飪得宜且饒餘味否則珍羞失飪亦不堪嘗故既約又必求精也至兒童輩最貪果餌愈食則愈饒長者愛憐逐日購以相哺既費錢財又致疾病最爲害事且自幼習慣將來必以口腹破家可勿慎諸

勿營華屋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古人寄慨之言良有深意夫經營堂構原爲孫子之謀棟宇牆垣自宜完固若講求彫繪非徒無益殊有害焉每有富家起宅一欄一檻刻鏤必精計其裝飾之資幾可別營一第若此者無論金碧輝煌滿目無非俗氣鋪張過甚必生盜賊覬覦之心逮及子孫每

因修葺無資聽其頽敗使貧而鬻宅則今日極意經營之處他年殊不值錢耳且人家治宅必多營房舍蓋傳之後嗣生齒漸繁分處其中必有以爲寢室庖廚之地若徒濬池沼起軒亭使後人居無可居必思他徙至叔姪弟兄日益相遠久徙之後舊宅必荒勢將轉售自來幽雅園林無一姓而守數百年者職是故也再園林勿宜與住宅毗連意在游觀則地宜清曠路徑紆曲花木叢深若與內院相鄰在竊賊潛蹤猶爲小事尙有意外之虞此治家所不可不知也

勿謀良田

我有良田若爲他人謀去情豈能甘夫良田有良田之價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七

人若待價而沽我卽給價而購事又何妨所謂謀者乃是設機械以取之或陷以訟獄使營求無地迫其去產以逃刑或借與資財速通負積年逼其署券以償債無論今日我所以謀人卽他年人所以謀我報施不爽甚可寒心況此失產之人與我仇成切齒必多方以圖報復一旦苟中其毒悔已遲矣卽彼之力弱無如我何而仇家積忿難平傳之子孫尙舉以告人曰我祖宗有腴田若干畝爲某家謀去此時我之身早亡我之田未必尙在而惡名猶流傳不已不可畏哉

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

帷房深窳安有不虞而一通三姑六婆往往變生肘腋此

等人之操術或以醫或以佛或相吉凶或談命理或買賣珠玉或媒合婚姻操業不同而其險則一其初結交聞人婢媼偵知一家婦女嗜好性情而後資緣求進遂爾事事迎合便覺語語稱心倘有所驅使則必誠必信婦人無識幾次晤談不覺盡傾肺腑一家之內凡婆媳妻妾妯娌姑嫂焉能盡無芥蒂一聽若輩挑唆未有不反目者其意總在於誑騙錢財而毒之所流不可勝述其託於醫者雖亦小有效驗而行蠱墮胎之事亦優爲之託於佛者外結僧道內勸佈施以從中取利每引誘婦女入廟燒香求子求財若可操券甚有勾引惡少湊合邪緣大玷閨門恥難復濯其相吉凶談命理者或稍有邪術能言往事然半是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八

無中生有或言今生孽障或云宿世冤仇始施恐嚇之方繼陳消解之術婦人聽信於中可射利矣其買賣珠玉者使之售貴者亦賤與之購僞者皆真更有拐騙掉換偷竊等弊在婦人受其欺誑亦不敢告之丈夫此等因買賣往來更難禁止其爲媒婆者滿口盡是謊言嫖者說妍貧者說富病者說健劣者說良或以好女而嫁廢疾之夫或以賢郎而娶癡憨之婦種種皆由其播弄甚有婢女齒長引之使逃媼婦年輕誘之使嫁則婦女終身之事皆爲其顛倒矣且若輩半通匪類窩娼賭窩盜無所不爲出入富家門徑極熟且指引宵小行劫以圖分贓蓋所爲淫盜之媒者皆實有其事非虛語也故凡治家者見若輩進門卽

麾之使出永禁往來庶無他患  
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

釵荆裙布井日躬操正室且然何論婢妾美且嬌者必不能任事且足以導淫凡人家之待婢妾主人生憐惜心即主婦生妒忌心遂至伉儷參商家庭乖舛女子之心最執甚至有戕生命者閨房之禍莫大於斯即無慮此而日與冶容相對神志蕩然既難保身且必廢事家有美婢少年子弟見可欲而不亂者鮮矣若至事出聚賭則闇昧之中造成大孽非盡子弟不肖實有以引之也故凡家長之待姬妾勿愛其美而縱之驕勿憐其弱而使之逸有所求勿遽遂其欲有所訴勿輕聽其言非其所應見之人不必使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九

見非其所當知之事不必使知若生子女必令其自爲俯育以習勤勞至於用人之去留錢財之出入更不可使之持權也爲主婦者既不可如其專寵而有意苛殘亦不當聽其自然而不加教訓在養婢至十五六齡已見長成即當爲擇良嫁去若與人作妾切勿過貪身價致使侍衰翁之室入悍婦之家若年已及笄尙未遣嫁每爲外人所誘乘間而逃然非盜竊資財與我家尙無大損詎知因姦拐而成耦者其夫必不良或貧不能存至於轉鬻甚且流爲娼妓則此婢終身皆誤於我之不早嫁矣然美貌婢女固不宜溺意愛憐而醜陋者又不可肆意凌虐每見刻薄婦人魚肉諸婢饑不使食寒不使衣晨夕鞭笞往往迫之自

盡嗟乎此亦人女也其父母因貧不能生鬻以求活而復置之死地是何存心故待婢之道須外嚴而內寬有所不知祇可徐徐教導以威迫之即聰明者亦將顛倒何況愚魯爲家長者知家中婦女性欠和平切勿輕以蓄婢致造惡孽

奴僕勿用俊美

奴僕以勤慎老成者爲上然不可多得此外巧而黠不如直而愚少而才不如老而鈍蓋用以供驅使非以悅耳目若好用俊美其患滋多若輩居心與婢妾等專以柔媚取容其辦事未必精能惟主人有寵愛之心則事事原諒即有舛錯亦不忍加以譴呵其不在主人之前必驕而且惰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

而倚主人之勢在家作弊在外招搖旁觀知之而不欲言家人聞之而不敢告也至若輩出身半係失業之優者已長之變童其品如斯其心可問或私通婢妾引誘借逃或盜竊資財乘閒遠遁至居官者親信若輩爲患尤深因之落職破家者往往而見此皆論男僕也若女僕之年少有姿者更不可用出入帷闥最易目成即家長無心子弟亦難防範倘有沾染其造成淫孽固不待言事覺而遣之歸或已受胎則我家真傳淪于下賤能勿寒心更有一種似娼非娼專藉交結主人以圖利者且外通男僕表裏爲奸使家庭不和錢財耗散尤爲可畏故凡用男女奴僕總以年長而樸誠者爲宜惟乳媪不能不用年輕者惟宜擇其

乳之足勿選貌之佳否則密邇帷房主僕不能無意若用  
幼童至十四五歲以上不可使入內室亦所以防微杜漸  
也

妻妾切忌豔妝

治容誨淫古有明訓夫蓬首垢面誠非所宜荆布整齊最  
為得體豔何為焉所謂豔者乃佻薄之詞每有良家婦女  
好學媚妓之妝非惟自輕抑亦自賤婦人之職在於操井  
日主中饋若日日靚妝必嬌而惰於理事日將近午猶未  
梳洗出房諸事隨奴僕為之貽誤不少且最易惹人耳目  
輕佻年少專務窺探重則致玷門庭輕則傳為口實至於  
入廟燒香臨街看會逢場觀劇結隊遊春尤當深戒在閨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一

女則更屬不宜再一好裝飾即浪費資財今日製衣裳明  
日製釵鈿經營未備又聞花樣重翻去舊求新終無了日  
有損無益治家者宜切禁之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不有祖宗何有子孫忘其本原必難昌盛在祖宗當日事  
事為子孫地步積資財置田產猶其小也凡雲礽繁衍之  
家其祖宗必有積德子孫所恃以報本者惟祭祀耳祭祀  
有三為墓祭家祭祠祭然有祠之家少無祠之家多三者  
之中以墓祭為最重荒郊風雨實先人體魄所藏故無論  
遠祖近宗每歲春秋必一一躬親祭掃若不能春秋兩次  
則一次必不可少夫省墓非僅為設祭而已每見人家墳

墓積年失祭遂至人地生疏久而無從尋覓奸猾鄉民踐  
平邱壟將塋地轉售他家為子孫者晏然不覺罪莫大焉  
凡掃墓既畢不可艸歸來必於墓之前後左右及墓地  
之四至細細履視蓋年久之墓每有為水泉所入野獸所  
巢見有損傷急宜修治墓地大者恆有為鄉人割賣別姓  
營葬其中使我先靈不安所處尤為不可不防至管墓鄉  
人必優禮相待非敬鄉人為祖宗也子孫十歲以上掃墓  
時必挈之同往使自幼習見規模便知鄭重若作客他鄉  
家無祭主當擇老成親族交與祭費請之代行有力者必  
置祭田祭產使各支按年輪值庶不因絀於經費致有失  
祭之虞若族中無嗣之墓必一一查明登簿於祭費中別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一

提一股交值祭者歲一祭掃然此專以祭言也若久淹祖  
父之柩不為營葬則不孝孰大於是雖徒修享祀亦屬虛  
文其故非惑於風水即絀於資財夫營葬原非博美觀負  
土成墳古來稱孝何得以力量為辭家縱極寒父母終當  
縮食節衣先營此事至於借祖父之遺骸種子孫之福澤  
其說本屬虛誣況遷延不葬兵燹水火事所難防倘有不  
虞百身莫贖故營葬擇地但求非水泉之窟沙石之區即  
為可用雖葬吉地而吉葬凶地而凶堪輿家之言時亦有  
驗究係積德積惡所致非盡地為之也若非惑於風水絀  
於資財無故而不葬者真不肖子孫矣至於家祭有歲時  
之祭有忌日之祭歲時之祭不致遺忘忌日之祭每多缺



略當查明歷代忌日細錄一紙黏於晨夕往來之地以免遺忘臨祭之時務宜虔肅不得笑談隨意坐立參差敬祖宗卽以示子孫所關非淺祭品之豐儉原稱家道之有無惟恭敬之心不分貧富常見富貴之家事事務求美備獨至設祭則隨奴僕陳設數肴爲主人者恩惠一拜毫無誠心殊可笑也至祠祭必有一定之規模聯宗族之情明長幼之序盡在於斯貴賤不得相凌貧富不得相耀否則徒修祀事無以對祖宗矣然宗祠實與宗譜相表裏族繁之家不可無譜無板者宜刻有板者宜修譜系既明則源流不昧族人通達文理者請之秉筆凡一人之名字官職生卒年月及婚配子息葬地方向務必盡書其有嘉言懿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三

行及烈女節婦宜各立傳以昭示子孫若鏤板無資宜多鈔數冊各支分藏以備查閱然譜牒宜隨時修輯若隔數十年或百年始行倡修則遺忘大半無可稽查其法宜各房自立一簿每歲正月將上年人口生卒等事填寫殊不費事待修譜時彙而刻之不須反復稽查自無訛漏此亦尊祖敬宗之事故并反之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讀經書以明理非僅爲博科第而已若逆料其難博科第竟使不讀其謬已甚大凡人家子弟無論天分如何六七歲時必使入塾藉以束其身心動其敬憚自能變化氣質以就範圍蓋人之一生凡幼年所習至老不忘故經書中

之益固多卽經書外之益正屬不少在質性聰明者不宜早使作文急令應試一攻舉業經傳漸荒此通病也若愚魯者必讀至十四五齡察其不能成就然後使習別業無論文理通否而此七八年日親師長自知循規蹈矩已勝於不讀書者萬萬矣况子弟十二三歲以前亦不能使營他務若聽其終日游惰必漸至不可教訓并他務而不能爲也故爲父兄者旣不可因其愚而不使讀書爲師長者更不可因其愚而不勤教書子弟能自課最佳否則或附讀或延師至於延師賓主當各盡其道在爲主者若自揣力量不足凡所以待師者不能從豐不可輕以聘請果其家境豐盈爲子弟讀書起見當厚其脩脯延有品有學之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四

師禮貌必周飲饌必盛教年幼者宜延老年之師取其不浮躁教年長者宜延中年之師取其未荒疏知師旣善教爲主人者切勿干預館政爲主婦者不宜溺愛兒童倘師有過失萬不可昌言於子弟之前更不可未及年終辭師使去至爲師之人有求教者或延請至家或附從來館倘嫌其脩儀菲薄儘可推辭旣已允之便當盡心教誨不得心存計較督課不勤爲授經之師在乎少出門爲閱文之師貴乎勤勤筆若收遙從閱課之徒須自揣精神筆力能教幾人方收幾人切勿貪多以致貽誤若弟子應試萬勿爲辦資緣鎗替等事卽主人有意不可曲從其就富貴家館席學生或不率教祇可告辭不宜戀棧教法無盡總歸



實事求是，不致虛受束脩，方為無愧。故為師者可以積功，亦可以造孽。勿謂青氈之易坐也。

居身務期質樸

上言自奉必須儉約，以日用言此。居身務期質樸，以持身言。所謂質樸者，人自巧，我自拙；人自詐，我自誠。一動一言，必從本心而發，不矯飾以欺人。蓋外人可欺，家人難欺。若家庭之中，先施詐偽，骨肉必至參商，而門外之人亦無相信者矣。有五分力量，張到十分，有十分意思，卻說五分。事事有口無心，藏頭露尾，漸至與人交接，無一真實語言。此小人之尤也。蓋質樸而或誤事，尚可挽回；巧詐而致禍，端無從補救。且為家長者，既尚巧詐，子弟習見，習聞盡成。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五

敗類質樸兩字不容一刻忘也。

教子要有義方

教子之事多端，大而忠孝廉節，細而飲食起居，總以言教為後。身教為先，易曰：「義以方外，本乎義而方正行之是為義。」方如教子讀書，必勉以教品力學，凡場屋種種弊端，勿使稍染。教子為官，必令其潔己奉公，以成循吏。凡仕途種種惡習，務使力除。下及農工商賈，必教子勤儉安分，誠信無欺。凡機械變詐，利己損人之事，斷勿使為。顧教子必自童年始，當其知識初開，必使言語樸誠，舉止篤實，勿履邪徑，勿交損友。則將來自無蕩檢踰閑之事。若先以如何取巧如何便宜之法告之，壞其心術，後來不可問矣。蓋庸懦

之子教之義方，亦能自立才智。之子教之義方，始可有為。然必為父者一動一言，循循規矩，以表率之子，自相觀而化。若所令返其所好，亦徒費口舌而已。

勿貪意外之財

人之祿命，注之自天。此身當得財若干，不可意測。我之才，能操之在我，每歲可博財幾許，豈不自知？作幾品官，職得幾品俸，金下多少，本資獲多少利息，凡士農工商謀財者，不一道。可以類推，若非分所應得，即為意外之財。然我之意外之財，皆人之意中之財，我無端而貪之，無端而奪之，易地而觀，何以為情？故得意外之財，必有意外之禍。以逆召逆理，有不誣且人之祿命，有定今日所得意外之財，皆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

他年意中之財，特預取之耳。富於目前，徒供揮霍，貧於後日，無可支持，豈不夫算祿命，果佳無論作何項經營，皆可致富。若生妄想，恐意外之財未得意中之財，先失故貪財者，喪財之漸。疏財者，阜財之緣。營生者，其知之。

勿飲過量之酒

酒能聯歡，亦能釀禍。不善飲者，無論矣。能飲之人，各有其量。凡人飲酒，飲至酒味不覺甚甘，神情亦若有異，或氣息粗促，或言語煩多，或肢體疏慵，或面顏紅熱，便為量滿時矣。即當知止。若飲過其量，則性既亂而與轉，豪或以一人而敵眾人，或以一日而飲數席。至於身不自主，凡醒時所不敢為者，醉後悉為之，而并不自覺損身敗德，誤事結仇。

種種過端皆由此蹈前冥客條內詳言之矣故能飲者入座之際切勿過豪終席之時庶免狂醉自知量滿還當自休勿爭此無謂之勝也然又有耽飲之流每飲雖不過量而終日與麴樂爲緣神志頹唐性情疏懶自命爲淵明太白不過自誤其身家而已有志者尤當引以爲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

貿易之苦辛至肩挑而已極嚴寒酷暑輾轉街衢口不絕聲足不停步五更就販必至日暮始歸資本不過一二緡待養或有三五口其所獲之利微乎其微若一日息肩一日卽不能餬口此等人尙欲佔其便宜忍心已甚或慣使大秤或揆用小錢或價已講成付時折扣或物已取足強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七

使加增彼雖不敢不賣而轉背必辱罵隨之我亦何苦而爲此也且家長如斯子弟必效尤而更甚一家刻薄極爲不祥佔小便宜者必喫大虧戒之戒之

見貧苦親鄰須多溫卹

天下不足者十之九有餘者十之一所賴哀多益寡使貧苦者得遂其生在巨富之家固宜廣爲周濟然必待巨富而始言周濟在我恐願有難償在人亦急不能待但看自家光景較貧苦者爲有餘卽可分我之盈助彼之絀無論數尺之布數升之糧亦有裨益夫博施濟眾堯舜猶難若親若鄰宜先周卹再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固視乎力量矣顧卹其艱難猶當待以溫厚尋常來往禮貌弗衰賀喜弔

喪更宜周到若見其貧苦而心先鄙夷乞貸書來置之不答登門請見避之不遑家長如斯則子弟輕之奴僕侮之彼未嘗受我之恩已先受我之辱或有所給與而遽以聲色相加彼雖未敢如何我已惡念多而善念少矣至周卹之方宜謀長久或借與資本俾得營生或爲覓枝棲使能餬口若鰥寡廢疾必終仰給於人或獨力難扶可廣勸同人醵資贍養顧或謂如此行事如此存心則求者日多必傾家而後已夫誠心周濟竟終於自受飢寒揆之天理人情必不至此特恐厚資坐擁平時不拔一毛一旦家傾更無人從而顧問并素貧苦者而不如矣刻薄成家理無久享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七

寬厚而成家宜也刻薄而成家幸耳其家雖成如春日之冰秋後之暑不旋踵而已消夫刻薄而至成家逆理而行已非一日或盤剝重利或乾沒人財或居官而賤削小民或辦事而侵吞公款或朋友合資貿易利歸己而害歸人或弟兄分析家私佔其美而推其惡機心種種不可盡言故刻薄之人有謀不成其祖宗尙有陰德若所求必遂勢甚可危彼方自詡其能鬼已早瞰其室水火敗之盜賊敗之訟獄敗之不肖之子弟敗之甚至斬然無後一朝身沒悉屬他人其不能久享也非數之無常實理之有定若用其才而厚道行之未必不能致富乃甘心爲此可謂大愚故有因此而成家者乘家道未敗之時當痛改前非力行

善事庶幾挽回末路免召災殃慎勿至死而不悟也

倫常乖舛立見消亡

天下大不祥事莫甚於倫常之乖舛凡水火盜賊訟獄諸端足以破吾家者皆可防避獨至一家骨肉自相仇讎譬諸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其乖舛之端不能盡述總由於偏私妒忌而成爲家長者先不能正直公平使家人相觀而化遂有卑幼不聽尊長之教婦女慣信婢媪之言其人口較多之家幾至結成朋黨互相傾軋各思中傷以至覲面不交語言同居不相顧問公家有事袖手旁觀公家有財任情浪費由是戾氣所召必致災殃內亂既深更招外侮卽家極殷富不數年卽見彫零何論其次蓋乖舛由積漸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十九

而成消亡可刻期而待故治家者必事事持平時時化導使家人無所怨亦無所疑夫一家之中弟兄子姪其賢否本自難齊且或有前後出嫡庶出之分至婦女性情更多淺狹卽女之壻家婦之母家亦或有貧富之異更有不幸而孤寡者家長必熟察其情形而調劑之勸戒之有所芥蒂而消釋之若其中有未可變化之人不如早議析產或同居或各居使無所交涉免起爭端夫數世同堂誠爲美事奈人心不古合而戾不如分而和勢使然也在家長既當如斯在子弟各宜循謹聽命有才者不得自詡精明蔑視同氣無能者還當自知分量隨處謙和其閒總以勿聽婦言最爲要旨治家之道各事俱後當以消乖舛爲先一

有乖舛家且亡矣何所用治

兄弟姪姪須分多潤寡

此兄弟姪姪指既經析產者而言亦不但指胞兄弟胞叔姪并共祖共曾祖者亦與焉我獨得祖父餘蔭家業遂亨而一本之親莫之顧恤將何以對先人恐樂境亦難久享夫異姓尙當周濟何況一家今日彼寡而我多安知他日不彼多而我寡則助彼還是助我縱勿論此我則諸事從容彼則一籌莫展相形之下必使彼外受揶揄內遭交謫其何以堪且親支之光景既佳彼卽告貸於人人轉有詞可卻而我之情薄早爲人所輕矣且所謂分潤者非僅助其日用而已彼有子弟延師課之彼有婚嫁竭力成之至

治家格言釋義卷上

二十

於疾病死喪更無庸議其人無論業賈業儒必爲謀餬口之方以圖長久卽有不務正業者還當勸戒之周旋之終不可以漠視蓋敦本實以盡孝皆分所應爲并不得以慷慨論也若以其資財交結友朋攀援權貴或於地方義舉陌路窮人轉資助之以沽名譽而同堂者若不關休戚是爲厚所薄而薄所厚君子鄙之

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

家道之敗由漸而來必始於長幼內外之間漫無規矩遂至子弟違父兄之教婦女恃男子之權而其家遂不可問夫尊長之於卑幼無不愛憐必使一動一言不得自在未免太拘不知拘束之實以愛憐之若聽其舉動任情不加

呵責久而忘其所以遂無尊長於目中凡事皆獨斷獨行  
毫無顧忌於平輩之內喜則相狎怒則相爭尊長亦不能  
禁止子弟如此爲婦者亦將無禮於舅姑爲女者終且貽  
罹於父母其初不過於語言進退之間不甚整肅而悖理  
逆倫之漸因此而開故少儀內則今人雖不能行而大致  
必須講究事親事長之禮雖難備言大要不離一敬字然  
必爲家長者先以嚴肅示之幼輩不知隨時教導凡遊戲  
之事長幼不得同場謔浪之言長幼不得共語子弟在家  
謹飭斯出外亦有儀容否則將爲人恥笑并議及父兄矣  
至內外之分尤宜嚴辨婦人不得干預外事實客不宜延  
入內堂婦女笑言豈容音聲外澈賓朋燕集禁止婦女窺

滄家格言釋義卷上

主

探同室夫男當炎天露體之時不可輕入內寢親族子弟  
在十四五齡以上勿令直進帷房男僕年輕勿使近內婢  
女齒長勿使出門家中避嫌之端不可殫述總在男長治  
外女長治內各爲防範教訓而已

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

婦從他姓娶來與夫之父母兄弟本不相識亦有世家女得父母教一入門便能孝翁姑睦妯娌然十不得一焉所賴為丈夫者當婦之初來先以孝友之型示之然後察其情性之何如而徐徐化導尚慮各存意見多所乖違奈何為丈夫者薄天性之親聽帷房之語鬚眉七尺巾幗是師婦有怨於舅姑夫即乖其父母婦有怨於伯叔夫即乖其弟兄又或因後妻之見憎薄待前妻之所出是無此婦而骨肉相愛有此婦而骨肉相睜若此丈夫幾視夫婦外之倫常皆在可廢是豈尙有人心故婦罪尙輕而夫罪較重

在為婦者無非欲事事自由不受夫家人節制亦知勢有不可必先挑唆其夫夫有離心乃可肆行其志總之為丈夫者孝友之心不篤婦乃可以進言否則當譖愬之初而漠然置之厥婦終莫施其技鬪情帷闥抱疚家庭丈夫云乎哉

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

人子之身尙是父母之身何論身外之物子有財而不以養親更作何用謂將貽之子孫不知父母尙不得享子孫又焉得享為子之所憾者當父母俱存之日菽水艱難迨境地稍充已悲風木祭豐不如養薄孝子之心傷乃囊橐有資庭闈無恙事事惟親所欲為子者何快如之乃竟

重視資財輕視父母是何居心若財本父母所貽入子手而子便私據其不孝固不待言即非父母所貽至於子能積財親年必邁竭力供奉時已無多夫親有財而子敗之事所恆有子有財而親敗之事所罕聞況親至暮年事事皆求節省子即薄待在親當無怨言即親有所需每隱忍而不為子告子見親無所欲亦遂淡漠置之若妻子有所求轉無不各遂其意真顛倒極矣此等情形在弟兄較多之家為尤甚兄弟既多必光景不一而高堂奉養有餘者必強不足者一例分供使父母心常不樂且親無不愛之子境既參差必使之哀多益寡有餘者輒以吝財方命親心愈傷或外出而久不歸家或居官而終不迎養甚至終

天抱恨而棺斂之費不肯獨肩窆窆之資尙須分任遂至遷延不葬莫安先靈是因重財而并薄其已死之親更為罪大惡極斯皆謂子有財而薄其親也若親有財以畀子或有所鍾愛而多寡不均得寡者遂怨恨其親是亦為重資財而薄父母夫親不愛我當思所以不愛之由況身為丈夫財可自致以區區之故而忘毛裏之恩其本心可知矣

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

嫁女本非賣女何堪計較聘金喪恥喪廉莫此為甚妝奩之厚薄當稱家道之有無必重索其聘資以備我之嫁具使冰人來往反復較量未締絲蘿彼此先存芥蒂吾女于

歸之後或因此見惡於舅姑是無以對姻家且無以對吾女然必求富於我者始可索其重聘貪其重聘將不擇婿之良否而以女嫁之將來之害吾女者亦在是故嫁女必以選婿爲先無論業賈業儒必求門戶相若切勿過意高攀相婿之法不僅觀其家道察其人材必知其祖父之品行何如家教何如及婿之性情何如若或尙刻薄逞豪強競奢華趨勢利之家皆在所不取蓋嫁女以圖長久非計目前爲吾婿者富貴而輕浮不如貧寒而謹飭然許聘不宜太早大約男女至十五六歲後方可聯姻由於人事變遷先時不能料子弟賢否太幼則難知常見有指腹爲婚者終未免冒昧也至教女之道先教以柔順和平尤必使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三

習儉習勤寡言寡笑勿輕見客勿常出門鍼帶而外凡操作之事必令躬親若嫁貧家則事事優爲不至自苦卽嫁富家亦事事諳練不受人欺亦可識字讀書然不必甚通文理閒書小說禁勿使觀卽鍼帶一端勿可專工刺繡凡縫紉裁剪皆所宜諳當未嫁之時須常將孝舅姑敬丈夫睦妯娌諸端預爲教導年至二十左右必賦標梅蓋婚嫁固當及時亦恐年齒長則情性漸剛至夫家或不能婉順反多喫虧若旣嫁以還或爲舅姑所不愛其間無論曲直總歸咎於女之不賢爲父母者切勿輕出怨言益其舅姑之怒使吾女轉無以容身然或因愛女之故贅婿在家則殊非計女旣有婿終是婿家之人長住母家全不知持家

之道且兄弟之內必有閒言爲婿者甥館久居懷安而不思自奮必至女對婿而有德色婿對女而有愧容迨至父母云亡失所依傍始歸家而支持門戶婿或不能自振樂於先而苦於後矣古人最輕贅婿豈無見歟

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

凡爲丈夫者斷不可用妻家之財用妻家財必將爲妻所制奈何爲子娶婦而貪婦家之厚奩總因我家之貧始貪其妝奩之厚其識見已卑鄙不堪迨婦至家必有驕態或事翁姑不順處妯娌不和甚且服食起居俱嫌不適故以貧家而娶富女最爲不宜且富家每有情性乖張及疾病癡憨之女知之者莫從而問名彼倩作媒者廣爲游揚兼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四

以厚奩招婿使爲所餌受累匪輕所以爲父母者爲子聯姻不宜造次必擇門第之相等貧富之相同苟能得詩禮舊家誠爲最善否則閨女雖難深悉必探爲女也母者其情性何如蓋母賢女富亦賢母劣女未必不劣若媒媪及慣作媒人者之語切不可聽婦旣娶來爲翁姑者當於慈愛之中加之教導有所不順終不宜侵以冷語責以厲聲緣教婦與教女不同不可使其難受也在鄉曲之家每養人女以爲媳而其姑每任意凌虐殊非人情各處皆然狃於習俗所賴鄉里中明理之人廣爲勸導耳若人家子弟旣已定姻尙未成婚忽犯難痊之疾則當將聘女庚帖挽媒送還請被別行許字切勿遷延不娶或勉強成親致誤

此女之終身也

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  
人品之不堪在論勢而不論理勢勝於我者從而趨承之  
於是乎有諂勢不及我者因而鄙夷之於是乎有驕諂者  
驕者根心而發幾不自知大庭廣眾之中所遇之人殊則  
言笑起居迥然有別局外人冷眼觀之直如觀劇耳待人  
接物總不可離一敬字富貴貧窮不容歧視見富貴而諂  
之彼不喜我之諂我為彼所輕彼喜我之諂我更為彼所  
害遇貧窮而驕之彼淡視我之驕我徒彰其醜彼深恨我  
之驕我將中其傷且諂者熱心富貴利己損人之事當無  
所不為驕者蔑視貧窮扶危濟困之心早一無所有諂者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五

得勢必能驕驕者失勢必能諂心術之險盡露於詞色之  
間此之謂可恥此之謂最賤

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

風俗之偷莫甚於健訟人心之壞莫甚於唆訟敗家之速  
莫甚於好訟居家者惟命盜之案勢不得不報官此外雖  
受人欺可忍則忍之喫虧在目前便宜在日後一涉訟則  
耗財費事欲罷不能罄家室之藏飽吏胥之橐有功名者  
因之而被革無功名者因之而受刑故訟而不勝受辱公  
庭即訟而倖勝還防後患乃世風不古鄉曲愚民談及訟  
事即津津有味強藉此以欺弱貧藉此以害富更役從而  
慫恿之訟師從而包攬之曲直是非顛倒謬亂遂至訟愈

多而愈幻十詞九謊南面者聽不勝聽猾吏緣之而為奸

不遂其求不能結案甚有州縣不准訟之府道府道不准  
訟之院司積年不休兩造俱困凡人有一紙入於公門便  
覺心緒紛如憂疑莫釋不得不結交胥吏庶可聲息相通  
胥吏時而恐嚇之時而周旋之時而急之使驚慌時而緩  
之使愁悶種種皆為射利明知受其欺罔而無可如何不  
幸在繯綽之中更為彼所魚肉故有訟不直而家破訟得  
直而家亦破更有身登庠序刀筆是操精於此者幾至其  
門如市凡無情無理之事與之商量總能具贖毒如蛇蠍  
而貪若虎狼真士林之敗類所以為官長者以嚴拏訟棍  
為先為紳士者以勸人息訟為急然居家者切勿作不可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六

對人之事否則先為人所訟欲自休而不得也

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天下最易召禍者莫如口凡事皆由言起一出我口即入  
人耳無可挽回大都不自詡其才即不至自罹其咎失言  
之過愚鈍者少機警者多故無論發人陰私壞人名節搗  
人過惡洩人機謀為人所切齒者固當深戒即尋常談笑  
亦宜處處留心勿以我所愛之人聞其言而遽為附和勿  
以我所憎之人聞其言而漫為抵排處世總貴虛心勿炫  
己長勿彰人短座客未盡識面勿談笑柄勿述新聞事若  
與我無關不必細加探問情苟非我深悉不容妄斷是非  
人當失意之時切莫咎其既往人有可羞之處慎勿笑於



當場知人之謊言我勿輕爲道破見人有請託我勿從中阻撓勿徇我之私心漫訾公論勿將人之家事作爲閒談當順境時勿爲狂言處逆境時勿逞怨言尊長前不可放言婦女前不可戲言人有喜慶勿作悲戚言人有死喪勿作歡樂言勿言道路之浮言勿言鄉曲之鄙言慎言之處不可盡言總之多言而招尤不如寡言而守拙

毋恃勢力而凌偏孤寡

人而至於孤寡貧賤固苦富貴亦苦以其無勢力也賴親族之有勢力者從而扶持之孤寡庶得無恙奈何不扶持之反凌偏之忍心害理莫甚於斯有勢力者試自思之我身若亡我之妻子爲人凌偏其銜恨爲何如天道昭彰報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七

施不爽試觀曹瞞恃其勢力凌偏漢室之孤寡後來曹氏孤寡司馬氏凌偏之司馬氏孤寡劉聰劉曜又凌偏之後先一轍可爲寒心然彼肆其凌偏者當自有故或孤寡尙有家產或以脅之方可侵吞或孤寡賴我成全刻以待之較易處置或其家長在日素通財帛往來我負彼思乾沒而不還彼負我將責償而不貸甚有身爲嫡長先人既沒薄待其庶母庶弟幾於奴隸之不如以至孀婦難安或入空門或依別姓更有兄弟云亡待嫂嫂不以禮視孤姪若路人非惟不加愛憐且常肆其凌辱此等人心同禽獸無可勸懲彼之妻帑定當身受其報

毋貪口腹而恣殺生禽

二氏之規持齋戒殺吾曹儒者誠不必然願非有祭祀賓客之需日事割烹以恣饕餮則暴殄之罪彌深夫大造好生庶物樂生我以口腹之故而戕之於天理物情俱有所忤物當臨殺之頃情狀倍覺可憐且多食肥鮮既費資財更致疾病故凡雞鴨諸物切勿恣意充庖較大者無論矣鱗介之屬一烹而斃數百命者亦勿輕用日常肴饌購市中已死已殺之物差覺心安其在牛犬水蛙固在所當戒餘若鱉龜螺蚌及鳥雀之類往往有毒既不常食亦以不食爲佳嘗有行善之人購水族而放生雖近釋道家所爲卻可行得蓋物既入市生理已無購而放之卽此後重蹈網羅而得生一日亦我賜之矣此皆指可食之物言之若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八

尋常蟲豸苟非有害於人亦勿輕爲殘殺

乖僻自是悔誤必多

庸懦之人不至乖僻乖僻自是才智者爲多不尙和平之謂乖不行中正之謂僻其量本至隘其氣又至驕事事欲求勝人不能勝人遂爾求異於人漸至一動一言盡與人相相反舍康莊入蹊徑獨行踽踽而不自知其非人若從而非議之則持之愈堅人或從而規勸之必拒而不納內而骨肉外而友朋毫無和樂之情人亦皆望而生畏使若人治家家人安能聽命勢必置家事於不理則貽誤匪輕以彼清夜捫心未嘗不悔所行之誤惟悔而不欲自明其悔誤而不甘自任其誤悔誤所以愈多也



頽情自甘家道難成

勤則成惰則敗凡事皆然治家其一焉若身自安逸家自興隆天下斷無此好事爲家長者事事先勞家人猶多頽情自己頽情安能責備家人守成尙難何論創業富貴尙難何論貧賤安樂尙難何論憂患仕商尙難何論農工在頽情之人非不自知誤事乃日思振作日就因循迨疏懶性成一日操勞便不能耐遂并振作之心而不敢設矣子弟因之失教婦女從而持權種種弊端不可盡述在家富者雖有基業不自經營囑付他人受盡欺誑漸至棄產以養逸欲凡事皆不留心一旦家貧莫謀生計則眞苦矣富尙如斯貧又何論然頽情者必多嗜好酒色好賭博固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九

足破家其尤甚者莫如鴉片幽燈孤枕晨夕相依身不自由百端俱廢俾晝作夜人具鬼形自此物一入中原頽情之人較往代當多十倍殆亦世運所關有志振興者切勿染此

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

人何幸而爲富貴子弟承父兄之蔭俯仰晏如可以讀書可以立品較之生長蓬蒿者苦樂天淵亦何不幸而爲富貴子弟際家門之盛處則鮮衣美食出則輿馬僕從不識艱難毫無閱歷苟父兄不嚴管教將驕奢淫佚無所不爲此之謂惡少彼惡少自敗家聲誠無足論惟淺見者慕其聲勢好與結交正士端人惡少必不樂近惟趨附之者順

其性情供其奔走飲食徵逐花柳嬉遊與惡少往來非狎暱不可當其初相結納依傍聲勢若有光榮漸而忘卻本來染其習氣因之壞心術耗資財受累已屬不小甚或助其勢以凌人借其名而滋事在惡少肆行無忌常構禍端彼若無可脫身勢必嫁禍於我彼有勢力人或不敢相仇遂移所仇彼者而仇我則我之受累何如且爲惡少必不能久一朝失勢卽至窮蹙無聊我旣爲彼舊交累我將更無盡此專爲慕勢者言也若同爲宦家子弟見其素行不檢切勿與之同羣自敗聲名爲之分謗殊無謂也故無論士農工商總貴安分凡不安分之人皆當遠避不獨惡少一類爲然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十

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

人當安樂之時廣交遊聯聲氣促膝談心人人管鮑一朝患難則各相推諉毫無助我之人何也以所接皆非老成也老成人可敬不可狎好樸不好華必我之所作所爲先爲老成所重而復敬之如父兄服之如師保乃謂之屈志老成庶幾急難之來可作身家之託蓋老成識見既卓品望亦尊我旣與彼相依仇我者可藉以解紛欺我者亦有所顧忌彼旣許我附託當始終相保必不至捐棄中途故平素往來亦殊落寞而艱難之際獨賴扶持老成之所以爲老成也然老成人殊不易得宜擇近乎老成者而親近之庶或有助我時乎

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

急躁之弊更甚於因循凡工於譖愬之徒每驟然而來以激我之怒輕信其語適中其欺矣夫必事事先覺譖愬不行是聖賢明遠工夫安能企及防弊之法惟有忍耐思之來告者爲何如人所告者爲何如人揆之情理度之時勢當疑當信自有所歸故不能耐性必不能聽言不能聽言卽不能處事當人之來訴卽使其言皆實而我觸而卽發血氣用寧貽誤必多人旣知我性情卽開異日進讒之路若所言果僞我遂誤聽之而誤信之將顛倒是非爲人切齒旣而矯持過甚并所當信者而亦疑焉中心回惑應事多乖能耐思者必不至此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十一

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

觀人則明觀我則昧人與我皆自以爲是則爭端起焉爭端之起爲道義者少爲名利者多我果大公無私亦不必與人爭人亦不敢與我爭至於相爭終不免各懷私意我但覺人之不是卻不覺我之亦非易地參觀理自可悟故我有事而人與我爭不妨稍讓人有事而我與人爭還當自休若均爲人辦事彼此相爭是各逞私心而誤他人之事則更不宜矣試爲平心暗想若我理曲而妄與人爭早爲人所輕卽我理直而過與人爭亦爲人所忌惟謙受益意氣不可矜也

施惠無念

施惠於人極是美事旣施而常常念及必且有吝惜心有追悔心有居功心有望報心將好施之善心漸漸滅終必於賑貧濟急之事均不肯爲夫我苟可以濟人無論出力出財皆是快事故臨時不可無心過後不可有心見所施之人不可常提前事有所施之處不必轉告他人旣施者或迭次來求力苟能周何妨再三相助求施者或設詞來告姑允所請不可顯揭其情借貸與貧苦之家切勿輕受契約賑卹及道途之苦不必深究由來我所周濟之人日後振興不宜責其厚報我行周濟之事當機獨斷不必商及家人凡事不可健忘惟施惠一端愈忘則愈妙耳

受恩莫忘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十二

受人之恩能報不能報固視乎力量惟感恩之念不可或忘蓋忘不忘之閒見人心術有恩於我者我且忘之則無恩者當更膜視有怨者必思中傷矣人知我立心如此若逢患難誰復相憐是忘人旣往之恩卽自絕將來之路耳所以受恩不同有周濟之恩是贍我身家者也有言語之恩或爲我說項或爲我解仇或指我之迷或規我之過又有扶助之恩我所不能爲人代我爲我所不及願人代我顧甚或保我之險拯我之危三者各殊受恩則一恩無論大小新舊有可圖報固當盡心卽力所未能還應示之子孫以圖後報且恩不必盡獨受鄉賢有善舉恩及一鄉族人有人有義行恩及一族皆當頂而戴之至若報君恩以忠報

親恩以孝天經地義則又不待言矣  
凡事當留餘地

用財不留餘地家必貧用力不留餘地身必病故凡出言  
行事不獨爲我留餘地亦當爲人留餘地若事事張到十  
二分使我無轉身之地人無容身之地則禍端起矣精明  
者不留餘地必成刻薄剛強者不留餘地必至凶殘故富  
貴時宜思貧窮安樂時宜思憂患庶能平心下氣培養福  
源當少壯日必爲暮年留餘地爲祖父者必爲子孫留餘  
地惟不求一時快意乃能得時時適意良將不窮兵力良  
御不窮馬力人之處事亦當如斯  
得意不宜再往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幸

天下人失意者百得意者一人求得意誰不如我我之聰  
明材力豈必勝人居然如願以償總屬僥倖我既得意踵  
我而往者必多我再往焉安能再得人縱獨厚於我不至  
失意而歸然長我貪心啟人妒念尙有後患可虞人當知  
得意之遭可一而不可再則今日之得意方爲有益於吾  
若妄想逸生謂此後所謀皆可以今日爲例斯行事遂多  
蹈險以爲一朝得意自可彌縫不知得意難逢一身受累  
皆貪心與倖心誤之耳

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

見人致富而妒忌之此人必終貧寒見人得貴而妒忌之  
此人必絀躑躅人之福命視其度量如忌者度量若此其

福命可知或當面而出諛言或背後而宣蜚語惟願彼得  
意者還而失意方覺快心故見人喜慶而妒忌者必見人  
禍患而欣幸夫人有禍患我卽不能救濟亦當代憂其憂  
乃生幸災樂禍之心縱力可扶持必不援手或他人有心  
顧卹彼將從而阻撓是比尋常刻薄之人其用心爲倍毒  
故罹禍患者其懷恨亦更深夫豪猾破家權奸削籍極口  
稱快每爲餘黨中傷況非我仇讐而樂其蒙禍是何居心  
將來自惹災殃必有下石之人身受其報凡人之用心卽  
不能有功於人亦必思有益於己問此生妒忌心生欣幸  
心者內損德而外結仇亦何苦而爲此殆荀子所謂性惡  
者歟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吉

善欲人見不是真善

爲善盡其在我人知之也聽之人不知也聽之行一善而  
必求人見將於人見處而爲善必於人不見處而爲惡矣  
所以好名之人其行善多外露往往薄於門內厚於交遊  
今日有恩於人明日卽逢人便道或人有不可告人之事  
彼爲周旋之因而轉述於人以彰其短則善不蔽惡矣所  
以善之名愈彰善之實愈亡是焉得爲真善真爲善者必  
先於至親骨肉盡力盡心然後漸及於門外有其事或諱  
而勿道己之功或歸之於人所以功爲陰功德爲隱德積  
善乃足餘慶若借此以沽名且召禍矣安能致福  
惡恐人知便是大惡

德以陰德爲最深惡以陰惡爲最大當其見其聞之地顯然爲惡人雖不軌尙屬平陽若爲惡於暗昧之中不知者且目爲君子此真小人之尤故事苟不可告人卽爲惡事無論大小皆當力懲先達有言凡人平日所行沒後不能登諸行述此事卽不可爲誠爲名論況隱隱最干神怒遲早終當發覺不能到底瞞人且人或知我所謀借端壓制毒來攻毒有受其苦而不敢言矣夫爲惡尙恐人知其羞惡忌憚之心猶未盡泯改行從善大可蓋愆所慮將爲惡時深恐人知方爲惡時又若不恐人知既爲惡後竊幸人尙未知斯爲惡之膽日大無可救藥耳

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十五

作惡害人至傷人之命而極然被害者之家屬不至蒙羞若婦女爲人所淫被淫者固終身失節不可復完或弁因此而斃命而其家之親屬俱受辱而難言淫所以爲萬惡首也願淫爲曖昧之事罪不易科律惟強姦及姦有名分者始定死刑其餘和姦罪不過杖況人誰不惜顏面家有醜事豈願外揚犯姦者百獲罪者一耳所以淫亂之罪人治之輕天治之重犯淫者削其福天其年絕其後嗣弁使其妻女亦播醜聲若能卻色過淫天之福之也亦較行他善者爲倍厚勸善書籍於戒淫一項既多且詳不煩縷述人當淫心久蓄淫惡將行試念及貧賤死亡富貴壽考卽在此呼吸之間何苦以片刻之歡娛斷送一生之福祿故

欲戒淫事先滌淫心蓋淫念一萌卽神情播蕩魂夢迷離以意造形無所不至雖泯然無迹已損德且損身矣況淫氣最濁方寸之內爲所糾纏悟心記心皆因之而壞於讀書者尤爲不宜爲家長者子弟至十五六齡須常將色慾果報講與聽聞弁多購勸戒之書置之案頭使常省覽年近弱冠早爲完婚蓋過欲譬之防川必先使水有所歸始可施其堵禦也若淫書淫畫萬不可藏有力者當設法禁之庶免廣種惡孽他若耽情花柳爲罪雖輕然以清白之身常與汗賤爲偶上無以對父母下無以對妻孥况迷戀之餘每染惡疾終身受累後悔難追夫倡妓亦人之妻女何爲作此生涯念及由來當望平康而裏足矣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十六

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

人之交際恩則合怨則離人旣爲我怨矣則陌路視之使彼亦知我之怨不失爲直道而行奈何包藏禍心陰怨之而陽親之使彼不復隄防因而日伺其隙至有可中傷之處卽以暗箭加之彼無所逃我心始快似此行同鬼蜮當不僅身受其報餘殃必及子孫凡工心計之人其後嗣必不昌盛況借此以施其毒是將其子孫之福而先折之矣所以人之處世知人旣與我有隙卽宜斷絕往來若怨家過作殷勤尤當遠避豁達大度天下能有幾人事宜早防勿墜奸計

家門和順雖饑不繼亦有餘歡

富厚之家和順較易貧苦之家和順最難蓋家道既貧不免因憂成怨骨肉間互相責備和氣大傷和氣愈傷家道愈壞所以救貧無法和順卽救貧之法爲子孫者竭力以養祖父爲婦女者耐苦以佐夫男一室雍和是吉慶誠能如是天必福之饗噉之不繼亦其偶耳況乎家室之歡殊不關乎境地每見富家貴族華屋連雲家人分院而居終日或僅一面事無大小皆遣奴僕爲之其間毫無眞意若家貧者父母妻孥一庭聚順疾病疴癢警效相通有事則其勞無事則其息居常入市購物婦主烹庖圍坐同餐長幼歡笑天倫之樂孰大於斯人當富貴之餘每謂尋貧賤時樂境渺不可得豈矯情之論哉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七

國課早完卽囊橐無餘自得至樂

人生五倫惟君臣一倫非爲達官者幾若渺不相涉何況編氓不知耕鑿相安身家克保何日不沐君恩爲民理事而設官僚官必有祿爲民除暴而備軍旅軍必有糧其餘禮樂刑政救荒禦患之需不可殫述端在取民之賦稅卽以奠民之身家天子所自享者不過千百之一君恩莫大受焉不知惟國課早完庶幾報答於萬一若圖抗欠卽是無君旣不免暮夜追呼或至受公庭笞責故無論歲收豐歉務必年款年清卽囊橐無餘永無胥吏到門眠亦安枕至若寄戶於豪族冀避催科聽令於兇徒共圖抗課必有身家之禍萬不可爲至國家值多事之秋需用孔繁帑藏

不給不得不征商賈釐稅以應急需藉以安靖地方所關非小亦是國課爲商賈者務宜如數納款切勿隱匿逃稅致干議罰之條然國課固應急完私債亦不宜多欠人當貧乏之不得不借貸於人必先籌何款爲償然後稱貸逆料無款可抵不宜輕取人財若旣與人通融不論貨物銀錢遇有進款之時務當先償所負數卽不足可以分歸歸幾許卽輕幾許凡債經久欠旣累已亦復累人索逋者時來永無樂境故居家必先務勤儉庶不至迫於饑寒他人錢財無故切勿輕借旣借必圖早完不然則所負滋多將終歲勤劬不足償債甚且爲子孫累矣勿謂私債不同國課可以輕欠也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八

讀書志在聖賢

讀書之人不能事農工商賈之事而品爲獨貴者以其爲聖賢之徒耳如讀聖賢之書畔聖賢之道直農工商賈之不如也然必講求誠正之學明心見性自成大儒談何容易但使出言行事時時有聖賢在心凡不可對聖賢者無不力戒庶不致爲聖賢之罪人國家旣以科第取才自當習舉業求功名藉以行其所學科場之內如有眞實學問何嘗不可展舒何嘗不可制勝必謂求科名者無學問講學問者淡科名此豈讀書人之論所患溺情富貴不復知有聖賢或因不得富貴而大背乎聖賢則爲鄙夫爲妄人矣讀書者所習不同有性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訂

之學有詞章之學其源皆由經傳而出其理必以聖賢爲歸無學問者無論矣若其有過人之學而素行不端著作雖傳轉致貽口實且名爲天地閒所最貴聲名藉甚而無德以承之必致折福名士之運恆蹇文人之裔鮮昌殆有愧於聖賢之故歟

爲官心存君國

國家立學校育人材設甲乙兩科拔文士而使之爲官爲國故也君旣爲國臣卽不可以爲家位無論尊卑任無論繁簡總當視君事如家事視國人若家人方不負君之所以用我所以榮我之意見害不可避見利不可趨爲達官者勿擅作威福爲卑官者勿專務資緣爲文官必廉而勤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十九

爲武官必強而義凡罔上行私瘠民肥己之事均不可爲此篇格言專論治家故於爲官事從略然心存君國一語可以括盡官箴所以心心在君國卽爲好官心心在身家卽爲劣官然爲官者卻又不可戀官或遇繁劇而不能勝或與上臺有所不合或因老病不能理事宜早引退以免誤國而兼誤身也

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境所處者爲分生而定者爲命隨所遇者爲時不可必者爲天得隴望蜀見異思遷謂之不守分貪得患失怨天尤人謂之不安命矯同立異少樂多愁謂之不順時捷足爭先行險徼幸謂之不聽天不知分不可踰命不可強時不

可逆天不可違君子素位而行萬無一失小人徇私妄作百無一成格言所舉數十條其中實該千萬理終勉人以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知凡爲人者惟當盡人事以待天命聖賢之道豈外此哉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終

治家格言釋義卷下

二十

高氏塾鐸





檀几叢書卷十九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高氏塾錄

安蔬老人高拱京著

余晚歲歸田。教家之念倍切。閒居追憶過庭之年。所聞祖父之訓。日以嘉言漸次為憂。因取小學及先正格言。中今時子弟之膏肓者。彙為六則。太文則覽者弗省。太多則覽者弗竟。用是雜以俚言。使

檀几叢書 高氏塾錄 卷十九

人易曉。題曰塾錄。聊以徇於門內。振余之子孫云爾。

好讀書

林文安公家訓。首囑子弟讀書。俗云讀書必登科甲。苟不能不如蚤棄之。去營生理。免費了錢財。又惰了手脚。此俗見也。余謂多讀一歲書。多一歲之受用。多讀一月書。多一月之受用。下筆之際。腕如心轉。理路既熟。出口成章。不至求人言辭。自然雅馴。禮節自然開熟。然後知祖父多遺我十畝田。不如多送我讀一

歲書也。若曰不科甲。尚可舌耕。又其後已。

讀書必有暗地工夫。方能進益。一邊讀。一邊想。坐則讀。閒則記。夜則思量。至於與眾遊適。亦念念在此。必求理路透徹而後已。此真讀也。若口吾伊而心玩好。身學館而心務外。日計有餘。月計不足。徒糜廩餼。以瞞父兄。其父兄不知。亦曰讀書無益。此是假讀。與不讀者同。故余以讀書在能好。好則嗜之如飴。慕之如寶。而於讀思過半矣。

謹友交

檀几叢書 高氏塾錄 卷十九

交貴。擇友。陽明先生客座銘言之悉矣。然知人甚難。益友損友。何從辨之。余有一法。教爾曹分別。凡其人於吾前。言多箴規。口多藥石。望之儼然。不作獻諛之態者。益友也。窺我唾餘。投我之所喜。謬為恭敬。以奉承我者。損友也。所談吐。皆古昔先生。貫穿經史。間及時事。亦淡中窳祭者。此益友也。發人陰私。談人婦女。闖入於嫖賭骨董。津津垂涎者。損友也。又有一等柔順之人。囑以事能。做托以專對。能言我有時怒罵。亦能消受。以為可作一臂之用。而不知柔順之中。嘗存

狡。獪。他。日。得。權。又。別。一。番。面。孔。矣。防。之。防。之。

治生勤

古人云。自食其力。惟力然後得食。未有坐而得食者。坐而得食。世惟有兩樣人。貴人之子。富人之子。是也。父祖用許多力。得了富貴。而子享之。此享父祖之餘力也。若父祖既不富貴。而我不用力而食。其可得乎。故勤為治生之至要也。先正云。勤有三益。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勤可以免飢寒。一益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甘寢。邪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

檀几叢書高氏塾錄

三 儉

二益也。尸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三益也。然治生之道。讀書之暇。即當用力農圃。不憚胼胝之勞。與亞旅雜作。自獲有秋。至於商賈。古以為末作。若夫掾史。雖曰捷徑。恐壞心術。子孫雖極窘迫。切勿濡足。

處家儉

粒粒絲絲。皆是辛苦。人誰不知。而用度畢竟流於侈者。為門面故也。與士紳交遊。便學士紳用度。與素封結姻。便學素封用度。倘不如此。恐被士紳素封恥笑。

世人為體面二字。蕩却家貲者多矣。語云。自奉要儉。

待客要豐。今觀文節公訓家。待客亦是儉。且不怕客怪。溫公待客。嘗食三盞。盛食五簋。東坡放之。吾曹讀其書。獨不能法其事。任。窮儉有困益。人之貪淫。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至於貪。何從而淫。是儉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福祿。只有此數。暴殄糜費。必至短促。樽節愛養。自能長久。是儉可以養壽。二益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菜羹蔬食。腸胃清虛。是儉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檀几叢書高氏塾錄

檀几叢書高氏塾錄

四 儉

極窮困

陳稽公云。夜雨聚談。大有佳趣。一丐者冒雨啼號。譚興索然。何者。一體故也。譬如輕裘肥馬。踏雪看梅。遇見翳桑餓夫。寸縷弗掩。則必為之惻然。惻之則必有以恤之。非恤其人也。寬我一念難忍之心也。嘗見水西黃氏家訓。歲計子息之入。抽十分之一。以賑困乏。用之如其數。而止。來歲復然。歷世不倦。厥後子孫有。

登八座者。此最可法。余效其意而潤色之。爲之次序。先宗族。次知識。次鄉里。次鰥寡。若夫沙門遊僧。則其最後者也。

行方便

凡濟人之事。有二。以錢財濟人。是爲捨施。功德誠鉅。不以錢財濟人。而能益人。是爲方便。吾曹寒素。所當念念記憶者。何謂方便。隱人之惡。揚人之善。不言人間閭之事。成就人之美事也。人有商量爲惡者。出一言勸改之。有商量爲善者。出一言誘掖之。或所勸改。是兩寬家。其人聽吾言而卽解釋。則陰德大矣。蓋有行善之事。而無爲善之名。雖曰方便。實曰陰德。昔觀孔子釋迦。何曾有財利施人。不過只誨人不倦而已。如是看來。是言語亦做得大功德。吾輩豈可泛然而出言乎。語去。不交好友。不如閉門。不出好言。不如沉默。是又一道也。

余始爲六則以示子孫。詎意天步艱難。於吾身及見之。將何以再丁寧子姪。以免禍於亂世乎。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後

世界言孫。行尤當。孫俗云。退一步。天高地闊。是也。余一執友。平生無他長。只是不討人便宜。讓便宜與人而已。余愛敬之。今舉以勉兒輩。當服膺弗失。或者不得罪於冥冥。庶可免禍於昭昭矣。



宗

規



昭代叢書丙集卷十八

歙縣 張 潮 山來 同輯

吳江 沈懋 翠嶺 校

宗規

梁陽鍾于序東澤著

敘曰宗有規猶國有律也法律不明則朝野無以為奉行之準規條不飭則家庭何以為服習之常是以之古君子必著為章程立之祭令以垂訓子孫子孫之賢者將修明而傳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述之其不賢者亦有所顧畏而不敢犯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斯之謂矣然而法不尚于繁多事無取乎苛細茲約舉大端為之究極其情弊而屬以儷詞俾家眾斂容莊誦油然而思惕然警且翻然悟凜凜乎祖宗之繩尺而遵循不懈此正家第一義也

一敦孝弟

堂堂七尺之軀試問何人生我渺渺九州之內請看幾箇同胞繼乳育以撫摩惟父母劬勞莫甚自中弁

而耄耄獨友昆情誼偏長故五倫總屬綱常而百行

尤先孝弟凡吾族姓宜共敦修秀者澤詩書務遂顯

揚之願樸者安耕鑿還勤甘旨之供手足由一體而

分須若鳴琴鼓瑟枝葉本同根而出何為煮豆燃其

無如世俗易移以致天親不篤或養成驕惰之氣定

省全疎或習慣紛奪之風友恭盡失或以後母而生

猜忌誰知閔子衣單或以庶弟而肆欺陵孰似薛包

田瘦種種乖離之習皆非名教所容然而堂構之貽

慚多因妻子閔牆之召爨總為家財割私愛而厚天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葬自見堂前願志重人倫而輕長物必無室內操戈  
孝子還生孝孫天道循環不爽難兄更有難弟家門  
昌熾何疑勿謂迂談咸期猛省

一敬尊長

分別尊卑齒分長幼諸祖諸父咸居九族之先以事  
以隨斷自十年而上禮儀不飭幾同人道於馬牛恭  
遜無聞不異能言之鸚鵡大聖人且言恂而貌恪况  
屬凡恒古天子亦尚齒而引年矧茲土庶夫何輕浮  
後進儂薄少年略讀幾行書便嗤樸魯多收十斛麥

輒鄙貧寒疾行長者之前不耐老人緩步儼列先生之位且從席上橫肱任意憑陵敢侮皤皤之家督恣情謔虐全欺奕奕之宗盟雅諾趨踰視爲末節擊拳曲踞漫曰虛文豈知作亂之原端由犯上還思自牧之道莫若謙卑滿則必傾豈得聽其躍冶傲不可長何容縱彼跳梁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宜從根本上行來德修而行立行立而名成只在家庭中做起我欲胥爲佳子弟人故樂有賢父兄

一和鄉黨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卷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客滯他鄉每憶枌榆地勝人羈異國惟思桑梓情深懷此故都必曰先人之敝廬在是安於末俗亦謂此中之風土如斯但既共井而同方尤貴行仁而尚義從來獄訟之滋起多由鄉黨之不和或以口角譏評積爲怨府或以兒童嬉戲釀厥禍胎或此姓顯榮彼姓忌同藜刺或一家殷富他家疾甚仇讐或田畝連疇混於前而奪於後或婚姻致寇好以始而隙以終總之角勝爭長舟中誰非敵國倘其平情合理字內盡若陽春念此父母之邦奚容秦越之視務解紛而

排難遠近共藉其干揅且濟困而扶菑彼此交資爲筦庫雞豚芋栗極歲時暇豫之歡燈火桑麻盡里社團圓之樂南翁北叟嘯咏年年西陌東阡徜徉日日何必彥方始稱君子之鄉豈獨嘉貞迺號鳴珂之里願與古爲徒自吾族而始

一飭女婦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卷十八

四

世楷堂藏板

君良淑卽開門事有七件孰非健婦撐持奉舅姑而養志承歡滲髓之中助夫子以成名戒且雞鳴之候內而諸姑伯姊人人務得其心外而姻婭宗親在在宜將其禮貧能安分井曰自必晨操火可乞鄰機杼何妨夜織從古賢人伉儷恒多憔悴姬姜仲孺牀頭臥牛衣而隕涕伯鸞廡下舉鴻案以增悲况乎集蓼茹荼尤且和熊畫荻柔腸百結方看蘭芷之馨勁質千磨永矢栢舟之操是則閨闈之艱苦倍甚於夫男所以女士之徽音獨隆於今古若乃不諳操作惟知



飲噉爲工未解柔嘉祇以勃谿是尙塗脂抹粉年年  
寺院狐遊拍案搥胸日日河東獅吼似此承祧無狀  
必將嗣育非良宜援七出之條以正三從之道

一務讀書

千年閱閱之宗必是家傳黃卷屢代簪纓之胄無非  
世守青緇金張七葉顯貴盈朝王謝兩家風流滿巷  
莫不枕藉經史因而馳譽騰休顧在勝國之中吾門  
亦冠裳濟濟何自鼎興而後于茲乃矜佩寥寥推其  
失學之原或亦爲貧所使究厥長貧之故良由不學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而然朱翁子市上行吟負薪自若高文通庭前雉頌  
漂麥何傷非無集帷編蒲終成大器亦有囊螢映雪  
卒號通儒縱令十載無聞伏處長鳴之樞還勝一丁  
不識貽羞沒字之碑况乎遇合有時抑且報施不爽  
幾見博洽多聞之彥盡隔青雲未聞與賢選俊之朝  
概遺白屋但由寒素掇科名慎勿得科名而忘寒素  
因文章悟道德奚容棄道德而事文章如爲喪元氣  
縉紳大乖名教卽若管衙門秀士亦玷宗祏生平所  
讀何書請自三思此語

一勤本業

漢設力田之科與茂才並重農列四民之次視工賈  
爲先嘗聞冀缺賢妻田中饁餉共說南陽高士隴上  
親耕帶笠荷鋤自是編氓本分量晴較雨原爲寒士  
家風顧稼穡之艱難粒粒皆從胼胝田疇之作苦時  
時難免沾塗倘四體弗勤安望有年有幹卽三時不  
害豈真如櫛如墉于是羸欲千金競效陶朱之術利  
求三倍羣思荷頓之謀托跡江湖膽落馮夷之波浪  
依身市井習成狡獪之浮夸一旦經營失計俄而子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母皆虛夜靜水寒徒見月明空載時衰鬼弄適逢薦  
福偏轟乃知逐末以營生不若力農而務本歲時伏  
臘家家兒女歡闔雞犬桑麻處處室廬安樂今年荒  
歉還看來歲豐收百日勤劬却享三冬逸豫若乃不  
耕不鑿唯知喫飯穿衣非士非商但識尋花問柳此  
輩下梢頭嗟如何矣求爲田舍翁願可得乎

一崇節儉

稱豪爽於富人定然色喜勸省約於貧士疇不欽承  
蓋富者囊橐多餘驕奢難免貧者囊殫不給揮霍無

從故世胄之淫靡宜大申其誥誠若吾宗之寒素亦  
奚用夫規箴不知人情多厭朴而趨華世俗每好奢  
而惡儉在貫朽粟紅之戶固未克持盈卽繩樞囊廩  
之家亦誰能安分儲無擔石偏思饌列珍羞地少立  
雖尙欲衣裁羅綺徵歌劇飲不恤妻子啼飢賽會迎  
神罔念室家懸磬似此浸淫莫極勢必俯仰依人告  
親戚以乞哀不啻上山擒虎向豪門而借貸徒然剝  
肉醫瘡豈如忍當前之澹泊省不急之經營畱有限  
之脂膏屏無涯之嗜慾清貧立品且圖無辱無榮勤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一急官糧

國家惟正有供敢不輸將恐後長吏考成攸係能無  
悉索爲先士豈不愛功名抗賦則隨加鞭奪民誰不  
惜肢體連糧而動受鞭笞是以石壕老婦之詩實驚  
心於呼吏卽如風雨重陽之句亦敗興於催租原夫

有田出賦本千古之常經奉止急公亦小人之恆分  
徵收有限原非春日而欲責秋糧輸納宜勤何故乙  
年而未完甲稅積逋貽累有司按籍以求追比逢期  
虎役持牌而至兩足到門先需酒食肆言出口還索  
苞苴計欲朦朧必勾包荒於胥史思圖寬假更求緩  
頰於鄉紳冊上之掛欠仍懸室內之脂膏已竭因而  
張冠李戴致於東家賠西舍之糧甚至產在人亾徒  
使子孫受祖宗之累向使年年清結何爲新舊交征  
倘能限限依期豈至身名俱敗莫若納稼收禾之日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八 世楷堂 藏板

一禁賭博

名教之樂地原多豈必干塲縱博市井之類風最甚  
莫如一擲呼盧乃有狙獠少年巧設牢籠之術遂令  
浮遊子弟墮流坑塹之中習以成風處處混江打虎  
夜以繼日時時馬弔猪窩不思家業艱難競欲撐撐

百萬唯見門庭襍沓居然食客三千入局則牧豎販夫皆如伯仲登場而啞啞叱咤莫問尊卑失業廢時全背父兄之教毀名敗行恒貽妻子之羞卽暫贏而贏者終輸枉却頭錢空去思求復而復乃益負算來孤注何存滿案青蚨半散插科間漢盈箱白鏹總歸落地囊家未聞賭場浪蕩之兒富如猗頓多有高門破落之戶餓比鬻桑過後妻涼悔不當持歇手現前昭鑒勸從今日回頭屏戲具而弗親見卽投諸水火却淫朋而必遠望焉病甚仇讐如其犯禁違條斷懲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九

世楷堂藏板

家法倘或飾非怙過仍送官刑

一戒充役

起刀筆於公庭競羨蕭曹事業拔厮奴於行伍羣誇衛霍功勳寧謂輿臺牧圉之中必無奇士但以奔走趨承之外不乏良圖官縱仁明縣前終非好地人能成立分內自可營生奚爲清白舊家甘作么麼賤役跼踖矮簷之下啼笑何從驅馳馬足之間答箠不免遊談習慣心術與以俱移法網偶迕意氣因而自得舞文翫法膽遂包天攬賦侵糧貪難填壑狐而假虎

之威自是張牙舞爪狗乃入兔之窟能無鼓吻搖唇那知物換星移之候到手都空逮及水落石出之秋走頭沒路三尺之桁楊屢受辱及先人經年之犴狴難離禍延黨族始信投身多誤方知托足宜嚴衙役錢財總是浮雲閃電公門酒肉何如淡飯黃蘗長爲寒士以終身亦已書香不愧卽令農夫以沒世猶於祖德無慚

昭代叢書

丙集 宗規 卷十八

十

世楷堂藏板



寒

燈

絮

語



仁和汪惟憲子宜著

寒燈絮語一卷汪子積山聞諸前輩讀書作文之法而舉以贈其姪師濂也師濂從余學四年矣昔許白雲謙受業於金履祥仁山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今吾之德薄才鮮萬無足裨益吾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姪明年將別去恐其索居不得意故贈之以言凡十條以備五味之和爾他日學成名立則皆師濂自有之余不得居感發之功也雍正八年十一月既望書於朱氏學山堂

古人讀書貴精不貴多非不事多也積少以至多則雖多而不襍可無遺忘之患此其道如長日之加益而人頗不覺也是故由少而多而精在其中矣一言以蔽之曰無閒斷閒斷之害甚於不學有人於此自其幼時嬉戲無度及長始知向學深嗜篤好人雖休

吾弗休人將臥吾弗臥不數年便可成就蘇明允年

二十七纔大發憤謝其往來少年閉戶讀書卒為大儒此可證已若名為士人而悠悠忽忽一暴十寒人生幾何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必也甫離成童即排歲月次第為之以中下之資自居每日限讀書若干一歲之中除去慶唁祭掃交接游宴等事大率以二百七十日為斷此二百七十日中須嚴立課程守其道而無變十年之間經書可畢且如此繩繩不已則資之鈍者亦敏而書可漸增再加十年子史古文俱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漸次可畢矣昔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則自十六學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也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劣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若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夫人即天

資聞弱亦何至百五十字不能讀耶大要在無間斷耳此三字當大書特書於門牖窗壁間時時觸目自省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出入猶進

也呂覽云不疾學而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而

昌黎進學解亦日業精於勤今或有少年盛氣挾其

所得旁若無人固非佳士然束書不觀效劉勝之寒

蟬同子綦之枯木而美其名曰恂恂則吾亦無所取

大抵讀書人視天地閒事俱關我事故每於至沒緊

昭代叢書 庚集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要處忽然會心學力驟進無他我胸中念念不忘者

止此一事而以之遇世閒事件件留心觸處可通譬

之癢極而得搔爬此樂豈可向異體人說呂氏童蒙

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

可得也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宮調渾脫高

為舞曲之名今人誤以為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

事未嘗少忘得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

觀舞有何干涉由此推之學無常物亦無常地弁裳

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

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第恐力不能兼時不我值有志之士蓋無物無地而不抱愧也倘守一編而一編之外非我當知之物坐一室而一室之外非我留意之所難乎免于夏蟲之誚也已

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

憲一聞貧病之譏則遂巡失色而退是故進業講德

端藉良友友之為途其趨不一處世者自不能無所

昭代叢書 庚集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包容而勝我者則當視同性命吾輩一言一行以至

下筆作文每多偏至之弊朋友切磋正如醫者之用

藥一方之用佐仗得宜一物之加炮製合法不得忽

略相處顏氏家訓序致篇云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

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焉每嘗心其口

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

斯吾時時誦此語輒面赤發汗而後知師友之為功

大矣亦在人自得之耳困學紀聞云好問則裕謂聞

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



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是故學者見他著作有不解者隨閱隨問本人撰述未有不知來處亦無有靳而不告者其或讀古人書而格於吾心須別紙拈出俟高明之友質之至字畫不識則韻書一翻了然即正字通字典等書楊誠齋云無事須看韻書是也何可蓄疑從昧懼啟口之羞舉手之勞至終身汶汶耶昔陶潛讀書不求甚解此自道其胸懷本趣耳豈有人指摘淵明為不識字者林西仲謂淵明此言乃不敢效妄人穿鑿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附會非不求解也斯言得之立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貝廷琚瓊先生之言云爾夫儒者之學不少異端為文而墮入異端雖工不取錢蒙叟云文天瑞翔鳳詩離奇異兀不經繩削騁其才力可與唐之劉叉馬異角奇闕險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此不可不戒也魏叔子禧上郭天門書云文之至者當如稻梁可以食天下之飢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為來學所稟

承上為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閒而德與功已具矣嗚呼知此者鮮矣吾嘗論時文中如陳大士金正希黃陶庵錢吉士諸前輩名言偉論其精妙處不難降神鬼致百物而於修齊治平之大者顯者又無論矣時文可廢此種斷斷不廢今人舉目之曰啟禎啟禎之文支離破碎最不耐觀金陳諸先生特生於啟禎時耳猶少陵昌黎之生於唐永叔子瞻之生於宋豈得謂漢魏六朝之詩文有能過之者哉方氏兄弟百川靈皋之文洋洋纒纒卓然成家俱可作古文讀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木

世楷堂  
藏板

亦本朝所僅見者觀大部書須細心須耐久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此耐久而細心也司馬溫公自言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終篇者惟王勝之此大槩不耐久而其不肯細心尤可見也少年須自立志吾前謂人生幾何百年虛妄危詞也非敗興語也魏叔子先生嘗曰天下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為傳人則其文雖漸滅散失而天下後

世猶將咨嗟歎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於藏書之府甚或偽作以實之寧沒已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云云亦可見人之足貴矣今人一與之言學問率多氣奪神沮土木其形蒲柳其身而叔子獨以為不朽惟人豈不可廉頑立懦哉東坡居士代書荅梁先詩云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古之學者春誦夏絃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石絲竹八音之奏蓋不如是則其性情必不可得也今已不傳絃誦之法而文字之佳者其音韻節奏必有天然妙趣其濃淡長短必有不可增損者鹵莽讀之則亦鹵莽報之仲紙操筆心手何由而調楮墨何由而和耶讀文當恬吟密詠有味乎其言而作者之精神如與我遙接慎勿草草

王淑士先生 志堅 崑山人官湖廣提學其讀書最有

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辯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

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予之不足讀集則定

秦漢以後文為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志援据

更傳採摭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 古人

石文字其意亦如是歐陽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

誠金石錄二千卷近日曹秋岳侍郎集金石文八百

七十卷朱竹垞太史往往 跋尾以為考古大證據

朱竹垞太史明詩綜注云詩人形累者孫伯融跋偶

武孟張節之謝茂秦眇祝希哲枝指何仲默禿筭其

他不可悉數至唐仲言 汝詢有 唐詩解 無日李公起 埃口啞

耳聾兩君乃能勤於箋述不廢吟詠是難能也李公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起鄭人御史尙默之子生而耳聾十齡聞父訃號哭五晝夜遂瘖嘗發先世遺言縱觀之上自國家典故名公鉅卿前言往行下及器物之微靡不諳其本末侯官曹能始 學佐 合華亭唐仲言作二異人傳一以

目治一以耳治世之號為詩家者反不如瘖聾之指

麾矣人果不甘庸妄刻意學問卽形累無妨而况耳

目聰明其可獨盲於心耶夫人名之為士猶農之

農百工之名工農夫棄其耒耜百工不利作器用

必日不農不工而謂之為游惰民矣東阿云禽說焉

息終於白首此徒囹圄牢之養物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養生家言龍虎鉛汞龍者精也虎者氣也精氣屬內  
爲內丹龍者汞也虎者鉛也鉛汞在外爲外丹內丹  
既成必藉外丹以佐之然後神仙可得自吾儒而言  
義理內丹也文辭外丹也義理充足於內而文辭發  
見乎外是故狂悖亂道與夫生澀枯寂雷同勦襲以  
爲文辭者其中必無義理君子弗尚焉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  
卷第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寒燈絮語跋

積山先生遺集余已鈔其雜紀入續編矣茲寒燈絮  
語一帙皆讀書作文之法最爲簡核因補錄之憶乙  
未初夏芍陂夫子持贈此書轉瞬三十餘年顛毛種  
種老大自傷而夫子亦于戊午歲以勞瘁致疾卒于  
蕪陵行帳矣悲夫乙丑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庚集

寒燈絮語跋  
卷第十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恭成

里堂家訓二卷

凌瑕署檢

孱  
守  
山  
莊  
藏  
版

里堂家訓卷上

江都焦循著

儀徵吳丙湘校

儒者以治生為要一切不善多由於貧至於貧而能堅守不失非有大學問不能莫如未窮時先防其窮防之道如何曰勤曰儉曰量入以為出王制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唐詩蟋蟀首章云職思其居次章云職思其外末章云職思其憂居謂日用飲食之常外則冠昏賓祭憂則疾病凶荒如是籌之則知所出又量歲之所入以準之以此處家自無匱乏矣所入不足

里堂家訓卷上

一 傳硯齋叢書

以食肉壘食蔬所入不足以食飯壘食粥乾隆丙午七月值旱荒之後甕中米已盡唯有麥數斗及碎米麩而已祇之不能延兩月乃賣麥買山積煮食遂得寬裕不然則半月而麥盡其月餘者將餓矣不甘其餓則有不能自守者矣故欲自守者必先籌其不至於餓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若貧者以貨財與人則非禮也不讀書之人誤以貨財與人為禮甚至典衣稱貸以為餽遺之用真陋習也乾隆丙午秋八月余外舅阮丈七十一生日時窘迫已極算僅可有錢四百與婦帶回為稱觴

之用丈之他婿皆盛其儀物婦頗以為愧余舉禮說之婦亦怡然蓋禮足以勝情如此

子弟必使之有業士農工商四者皆可為若不為此則閒民矣閒民而後無所入無所入則餓餓則無所不為四民之中執其一業歲必有所入有所入而量以為出可不餓矣

讀書之士至以鮮衣美履誇耀於人是惑也至曰在外應酬不得不如此益可笑士以課徒為業何用應酬家之不幸莫如不肯教子弟教子弟讀書不可不專不

里堂家訓卷上

二 傳硯齋叢書

可不嚴人於他事或有不能至讀書未有不能者不必問資質之清濁只以讀書一途導之驅之未有不能者也其讀之不成者皆教之不專不嚴之咎也幼時先使之識字即愚一日識四字不難也自六歲至十二歲可識萬字矣至此便為之解說字義分析平仄徐徐使習時文使習詩使習書法此三者少有可觀庶可入學入學庶可以訓蒙謀食此根本也根本立則必使之知經學史學及典章制度六書九數天文地理以漸而博洽貫通若資質過人則習時文時便可博覽然究以時文

爲主

所謂根本者習時文習詩習字少有可觀也不必定在入學後總之習一事必期於實有所得最忌虛名假託風雲月露之詩無題目之束縛無規矩繩尺易於作僞故子弟學詩必以試帖或使之詠物只以工穩和協切題期之

時文自有時文之繩尺不可入於卑俗尤不可入於孤高不可入於拙滯尤不可入於放縱余別有論時文之書守之可也

里堂家訓卷上

三 傳硯齋叢書

生一子必曰資質蠢不能讀書一可恨也既入學便以爲已成不復窮究經史二可恨也生質稍可讀書便以虛名誇飾於人不使實有進益三可恨也府縣試稍能前列歲科間列高等便自詡名士四可恨也實緣奔走以求仕路不顧生計不實力讀書五可恨也

癸辛雜志云狗鼻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吠警

曲洧舊聞云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家貧以訓幼學爲業屢承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省試必夢胡僧

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

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誥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得第何也僧曰

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

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此一條可爲訓蒙者勸余生平於此自信可無愧願子孫識之乾隆丁未葉霜林以其子託余教之謂余曰不願兒作狀元

里堂家訓卷上

四 傳硯齋叢書

願兒作通人幸勿授以時文詩賦也余曰不然未有不爲通人而狀元者卒授以時文使之先入泮以訓蒙餽口近之風氣教子者多以爾雅汨其性靈余每力爲之爭而不肯靡於風氣

宋朱彧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不受必卻回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以他畫紅繡囊緘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啟封挂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焚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一兵官乃畫白畫二貓既



至前慚懼失措或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非徒失獻芹之意必致貽禍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余謂今俗人以物餽人度其不受或以水代酒以石代金觀可談此條則昔人已先有戒乎此矣然則貨財爲禮寧薄而不可僞與其僞不如勿以貨財也生員爲人作訟證雖係株連法亦戒飭何也蓋所以株連者必由平日不閉門讀書而好管閒事也果不爲人居間何株連之有故讀書者自讀書不可爲人居間說事也

里堂家訓卷上

五

傳規齋叢書

蕭山汪輝祖有佐治藥言一書皆爲作幕者戒也吾採其二條一云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強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旃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狎狷伎一譁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一云寒士課徒者數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

是以節儉相佐游幕之士月脩或至數十金積數月寄歸則爲數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愛惜其後或至浪費得館僅足以濟失館必至於虧諺所謂攔筆窮也余亦嘗處人幕中數年每日自食不離蔬腐衣帽仍舊且做者目見他人以虛浮敗者多矣閱汪君之言而爲慨焉總之子弟不可不讀書能耕則耕不能耕則訓蒙作幕客之想不必有也

里堂家訓卷上

六

傳規齋叢書

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此在顯貴足見高節若儒生而作如是談則謬矣藉訓蒙之所入以給一家口食必通計一歲所入以爲日用之所出若止顧三日而浪用去之於是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食勢必借貸或干與外事余見史書中每稱不計家人生產此最足誤人聖人治天下首在於養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士無恆產假舌耕以爲俯仰之資不能愛惜此資何恆心之足云一學友訓蒙爲活衣食頗裕舊肄業安定書院月餼一

金耳丹陽吉渭岩先生來作院長稱其文有王文恪之風獎諸轉運倉公增其餼每月三金已而試於學使者列高等補廩膳生又獲美館歲所入較前不啻五六倍不數年以負債失信於人竟自縊死蓋始而入少日用節嗇得不乏既而入稍增不自持食用既侈往來酬應遂盛至於以身殉之子弟不可不以此爲戒

里中吳氏自國初來湖居其族頗稱饒裕乾隆間諱重光者以舉人爲山西陽曲縣升代州知州於是族人皆依之習於官署之風氣不知儉節已而代州以事罷

里堂家訓卷上

七

傳視齋叢書

官族人歸而失業遷散流離不可究詰向令代州不仕其族未必如洗若是也余前年舉於鄉親族中有喜謂余者曰君不日作官吾輩賴之矣余領之而勉以毋失業子弟當悉此意

高彥休唐闕史載鄭澣一事云尙書鄭澣尹正圻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多笑其疎質公心獨憐之將致書郡守與一尉將行之前一日召甥姪與之食會有蒸餅鄭孫奪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

與中何以異耶吾常病澆態諂俗思得以還瀆返樸故憐子力農敝衣謂必能知稼穡之艱難奈何浮囂有甚執綺乳臭兒耶因引手索所棄餅表按餅表謂所奉去餅外之皮也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棄斥歸鄉里又曾敦行獨醒雜志云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謁公公約之飯酒三行初供胡餅二枚蕭啖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余見今市井兒食餅頗有如是者或共食必檢擇其善者余每見深惡之錄此二條以戒後人

里堂家訓卷上

八

傳視齋叢書

程易田亦政錄載教學恆言數則云一要無俗儒氣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俗亦禮也如其禮有明文而顯恃之村夫野叟婦人女子行之不以爲怪業已習儒而同而合之是謂俗儒俗儒者鄙俚無識也一要無腐儒氣知有聖賢而不能得聖賢之趣欲學君子而未嘗聞君子之道是謂腐儒腐儒者迂疏無能也一要無寒儒氣縮手噫氣敲指搖足惡之而無可惡憐之而不足憐是謂寒儒寒儒者筋骸不束也一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身中正復何有而乃

栩栩得意白眼看人是爲名士氣名士者目空一切也  
一要無才子氣作詩填詞一味尖刻出言輕薄制行無  
檢其又甚則簞簋不飭帷薄不修以此爲才所以不才  
者多也可惡也亦未嘗不可憫也後生小子天性稍不  
敦厚聞才子之名最易陷溺豈不危哉可不慎哉

費袞梁溪漫志云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  
餘卷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當知  
寶惜吾每歲以上伏日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卽設几  
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

里堂家訓卷上

九傳硯齋叢書

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每看完  
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夾  
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  
吾意

貴備餘談云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尤貧素不  
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卿何更作曩時  
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  
柳以事繫獄屢請於竣竣不救柳遂伏法夫富貴者固  
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

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旣富貴則忘其久要尙困窮則  
過於責望宜乎柄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  
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  
彼或忘我則謝絕之而已

韓昌黎言古之民也四今之民也六六者四民之外有  
僧與道士也吾謂六者之外又有四民曰倡優隸卒此  
四者人之所賤然旣失業不爲僧與道士卽將爲倡優  
隸卒夫生一子而終至於固祖若父之所不願也而  
究之皆祖若父致之何也不使之有業也吾家有書可

里堂家訓卷上

十傳硯齋叢書

讀有田可耕宜以讀書爲業子孫當世世守之吾見名  
人之後至於不識字總由姑息不使之習舊業耳且儒  
者子孫失業有兩端一由作宦一由娶婦於市井之家  
市井之家不知書爲何物姑息其子遂致流爲屠沽作  
宦則所見所聞皆浮華而不實此二者當慎之也

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嗃嗃嚴也  
嘻嘻狎也狎則失嚴則未失故處家宜失之嚴不可失  
之狎

程史記望江二翁事輟耕錄記李慶四釋怨結婚事皆

足爲法備錄之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壘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資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

里堂家訓卷上

士

傳硯齋叢書

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值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值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蹻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肴醞相與欵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讌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之詐實練於筐酌酒於罍而告之曰余葬余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

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是敢用以爲請凡余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返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司大釋怨結婚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旁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素用事者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值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却司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火往燒其家忽聞內有人婉司竊念吾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卽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

里堂家訓卷上

士

傳硯齋叢書

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田比前又損其一為券悉值前人相視驚歎司記為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遂復具雞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啟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持錢五千往李曰小人昨日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給以疾

里堂家訓卷上

主 傳 硯 齋 叢 書

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酌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為誓語酌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慎勿為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為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滋陽牛運震空山堂文記王勳還金事云勳少喪父貧落父乃遺負倪氏五百金倪氏未嘗言也然勳微知之亦未知其若干券數久之勳家稍震因戚友求倪券驗議還其金倪氏恚曰王君乃不長者我耶我豈向王君

索負者客且大飲噉勿復言王券事後王氏抵倪門如索債者數輩倪悉大飲以醕酒且縱博極歡終不得開說券驗事以為常最後請靳子等三人抵倪氏靳子大言曰今日為王券事來今日不博不飲噉君速檢王債目示我無則不出君門倪為靳所持強登樓檢債籍得王氏負目敗塵中出以示三人則纍然五百金也初靳子不意王負多若是及是微色沮三人者瞠目視而倪氏曰我初無意索王君負君三人固劫我我不出此無以謝君此惟王君及諸君若何耳我何知有五百金靳

里堂家訓卷上

主 傳 硯 齋 叢 書

子因過語勳且為致倪氏言勳仰面視靳子君等乃以我為償金而求讓金者耶因泣然曰此我亡父負也幸謝倪及諸君孰能起亡父受讓負者縱少復一金如吾父地下反側何居二者卒滿致倪氏五百金而為辭以告其父更招戚友與知其事者大飲噉極歡而散人負我債而其力不能償我因不索而毀其券此盛德事尚非難也惟我負人債而勢可以不償而竭力以償之則仁者事矣先君子病時於債負之可以不還者恐身後循等負之陰授以良田而返其券越半月先君子

卽逝世後乃知其事後人識之

陸稼書先生撰崇明老人記云崇明縣中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並爲富家奴及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卜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家周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輪侍顏色太疏復擬每

里堂家訓卷上

五  
傳硯齋叢書

日一家周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必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早早餐季周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游或博奕或樗蒲

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並囑其家佯輸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曾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里堂家訓卷上

去  
傳硯齋叢書

張志瀆南園漫錄云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恐身後卽耗煩爲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曰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貲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最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借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予託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其成可謂



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志瀉雲南永昌府人書作於明嘉靖間

閻百詩年四十四自稱眷西老人引杜少陵詩爲證余四十五亦稱老人本百詩也且古人恆言不稱老爲親在而言也余無父母矣自稱曰老人又所以自慟也

許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先主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此先主折游士之口而廣劉表之見故又云元龍文武膽志造

里堂家訓卷上

七 傳硯齋叢書

次難得比讀史者不尙論其事往往略田舍而不言以元龍百尺樓自臥究之進退失據流爲浮薄殊可歎也在表以名士而任方面憂國忘家分之所宜許汜避亂之不暇何救世之有吾謂爲記者正宜隱居田舍若諸葛之躬耕南陽王烈管孟之潛居海表乃真百尺樓上人也自託國士游食諸侯是當臥之於地耳且先主之言爲亂世言之也身處太平惟宜安分守命節儉所贏不妨買田數畝課耕自給百尺之樓不願其臥也且登甘爲曹孟德縛呂布而拒孫策卒之遷守東城江西之

土盡蕪江西卽江北非今之江西也蓋希荀攸賈詡之列猶不可得先主豈真許之登之爲人余所不取

田宅之買賣出入不過消息於四五十年之間遠之在孫近之在子甚則自身得之自身失之往來之機天道而人不能強者也置田所以自給苟足粥蔬不必刻苦經營以求多亦不必成方但取得麥稻以供口食仰事俯畜而已以賤值獲良田尤不可存此見彼棄田者自出窘促多一錢可濟一錢之用或不足而棄田亦不可以瘠田而待重價蓋棄田非因負債不可却必將得資

里堂家訓卷上

六 傳硯齋叢書

別爲生理負債有子錢一日不償則積累一日待一年而田價未必增子錢轉益累矣棄田生理必自度貿易之才操守之節不然與其求勝不若自損日用之費仍存田地吾見棄田生理者每虧折以遂其貧或有貨在手不知營運鮮衣美食數年而致於丐食焉殊可悲也余丙午丁未間止有田二百畝而負債甚多乃以賤值棄其半一朝而負債悉清如居荆棘中得出又如陰雨數十日忽見日光快者竟日已而與兩弟析之得田三十畝乃損其衣食減其酬應舌耕糊口今二十年且

有所餘當時有爲余謀畫令棄此三十畝或棄其半以積麥稻取利或借人得子錢較田所獲爲多庶不自苦余思積麥稻取利非已智力之所勝借人得子錢非安穩法人宜用其所長不可用其所短筆耕舌耕已所長也立意守此田舍以至今日向令戀田而不償債棄田而別營生理必至一無所成不知作何落拓光景矣後人宜念此

弟子入孝出弟卽次以謹而信誠子弟之要也能言便深戒其虛誑一生誠實之根在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里堂家訓卷上

五

傳硯齋叢書

不可行於州里不可行於州里則欲不貧乏失所也難矣十餘歲能識字自當教之以詩然必取唐詩中真切有味者授之使之動盪其血氣涵濡其性情不必急急卽以能詩見也若徒以風雲月露之套語使之依樣葫蘆或又代爲粉飾於是倡和流連詩箋四出讀書之本未立名士之習已成無論老成之士見而鄙之而往往以虛僞之名誤其一生果誰之咎也至於婦女僞取詩名尤爲可笑吾曾祖母卞孺人真能作詩作畫後深悔曰此非婦人事乃力田治家以立德教家人戒不爲詩

吾嫡母謝孺人亦知書而不看詩曰與其有工夫看無益之詩何不看古人賢孝故事此真足爲後世法也

里堂家訓卷上

二十

傳硯齋叢書



里堂家訓卷下

江都焦循著

儀徵吳丙相校

劉彭城史通自序云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觀此可悟教子弟之法人性質不同各有所近一概施之鮮能皆當余幼年讀書最鈍十行禮記半日

里堂家訓卷一

傳硯齋叢書

乃能背誦然善疑塾師解說論語孟子每按講章觀之心中恆不以為信初則自以為儒先之說深奧隱晦不易貫耳久而閱他書頗有與余意所疑相合者自是遂不欲為株守之學因而推之性有善記誦者有善論斷者有宜於經者有長於史者有探蹟索隱則有餘者有雕龍繡虎而適足者使授以一端即判夫妍媸幾何不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耶

天下之學患乎不深深矣患乎不博深且博矣患乎無規矩繩墨以定其是非既深且博又有規矩繩墨以定

是非者唯天文厯算耳其義深奧難明而其條理度數又出於自然而不容臆造然此學惟性質沈厚者能為之虛浮妄動之人不能入也於此學能明天下無難明之學矣譬猶歷過崎嶇自無險境且性質浮動之人果能耐心為此知識既通而氣亦寧靜吾友汪孝嬰亦如是言

余性素鈍然幼時讀書如毛詩之三頌尙書之盤庚禮記之內則人以為難讀者偏樂於理之少長讀時文每閱一本至理題或如章大力徐思曠等幽與淡漠之作

里堂家訓卷一

傳硯齋叢書

人多厭之不欲觀偏樂於反復之文之不愜於意者必細為紬繹以求其所以然之故往往始而厭惡繼而嗜悅若夫尋之既久而厭惡如故者則必其文之真不足觀也用是識見日增妍媸遂莫能遁

聖賢之學以日新為要三年前聞其人之談如是三年後聞其人之談仍如是其人可知矣越五年十年而其學仍如故者知其本口耳剽竊原無心得斯亦不足議也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宜有味乎斯言也

經學如天陽道也史學如地陰道也終古此詩書易禮

春秋而其義千變萬化聞之不盡尋之不竭自兩漢以來二千餘年說經之人千百家或相師承或相駁難各竭一人之精力以爲得定解矣久之又竭一人之精力而前之定解又復不定寒往則暑來日往則月來循環無端而神妙不測故學經者博覽衆說而自得其性靈上也執於一家而私之以廢百家惟陳言之先入而不能自出其性靈下也史學惟求其事之實而不誣其書既定無復可移矣

里堂家訓卷下

三 傳規齋叢書

說經不能自出其性靈而守執一之說以自蔽如人不能自立投入富貴有勢力之家以爲之奴乃揚揚得意假主之氣以凌人受其凌者或又附之則奴之奴也既爲奴之奴則主人之堂階戶牖且未嘗闕見猥曰吾述而不作也吾好古敏求也此類依草附木最爲可憎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爲經不可以疏爲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卽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必細推注者之本意不啻入其肺腑而探其神液余嘗究孔穎達毛詩正義其闕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者爲異異者爲同而毛鄭之

本意未能各還其趣也箕子明夷王弼注云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解子以斯中解箕明讀箕子爲其茲卽本趙寶荃茲之義而以子爲茲又用蜀才其子之文而以箕作其與馬融解箕子爲紂之諸父者不啻天壤疏者直以王弼之注同於馬融不亦誣乎余故曰不可以疏爲注也儒者說經言人人殊學者孰復經之本文引申而比例之高郵王念孫先生解終風且暴而例之以終和且平終箕且貧知終風當解作旣風如是說詩詩無不達之詰而毛公解作終日風真令人悶悶余嘗以巽

里堂家訓卷下

四 傳規齋叢書

五之先庚後庚推究蠱彖之先甲後甲而思蠱之五變卽成巽甲以始言故傳云終必有始庚以終言故經云无初有終覺從前納甲干支等解徒滋蔓而已故曰不可以注爲經也要之旣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非可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亦非也

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

莫此爲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衆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互謂按之於後易辨爻辰書採地說未嘗據一說也且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衆家或此許鄭而同之自擅爲考據之學余深惡之也

自有考據之目依而附之者有二一曰本子之學宋相臺岳氏集二十三本以校九經此其嚆矢也一曰拾骨之學其書已亡從類書中鳩灌而出若王應麟之詩考

里堂家訓卷下

五 傳視齋叢書

鄭氏易是也是二者富貴有力之家出其餘財延集稍知文者爲之亦賢於博奕亦足備學者之參考若一生精力託此爲業唯供富貴有力者之使令爲衣食餽口計倘認此爲經學則非也鄭氏注禮有云今文作某古文作某又有當作某讀若某云云許氏說文既采以往避又收以往吝既採江有涯又收江有汜既采旁迷辱功又收旁教僂功傳說不同不敢執一而廢百爲本子之學者不問經之指趣而但詡舊本之多宋板之貴較量於一字半句以鳴得意不異市井牙儈終日爲估客

比兌銀貨而已究一無所有也更有甚者信其譌誤者爲真轉將不誤者改而之誤論語韞匱而藏諸釋文引鄭云韞裏也今之貯玉者於匱匣之中以縑絨裱糊作裏子嵌玉使不動搖正是如此學者據一本子改裏作裏鄭注之精乃爲抹殺矣經文注文全在者探之不窮繹之無盡不耐尋索而撥拾已亡之書夫文選注初學記之流不過詞章詩賦之士本不通經隨手摘錄首尾不完莫可究詰而拾骨之人指毛爲鴨幾何不男脛女續老顧幼戴余見纂輯尙書注者連正義取之殊可哂

里堂家訓卷下

六 傳視齋叢書

也是又在本子之學下矣人各有所近高下淺深必難一致本子拾骨之學非不可爲特非經學之盡境耳若習爲高論鄙棄一切而高深之地究莫能窺測浮而無實尤所切戒譬如樹五穀者務去莠稗刈蒿萊乃蒿萊可以供爨莠稗尙以救荒若一味去之刈之而不樹五穀惡乎可也推之論詩者恥談趙宋而三唐之聲調未明論詩文者鄙薄考墨而先正之準繩未識以耳代目習爲欺世之談而終於自欺而自誤故人之學高於已就而師之可也不可攸也

已之學高於人引而教之可也不可矜也

何休墨守公羊康成發之非惡公羊也惡墨守也西漢儒者各師其師牢不可破康成識孔子毋固毋我之旨故盧牟百家前此拘執之陋至是而通許叔重亦然六經之學至是而明六朝門戶南北分爭蓋言孔顏陋不言服鄭非馴至唐人作正義而印定學者心思有唐一代無復有經矣啖趙說春秋一滌株守之習遂開趙宋風氣朱考亭彙集羣言衷以已見其說經之旨與康成氏同余嘗細核其詩經集傳訓詁大半多本傳箋或用

里堂家訓卷下

七 傳視齋叢書

孔疏其自爲說者必毛鄭之義真不可通非漫然也至儀禮通解多沿鄭說不執已亦不因人漢之康成如是宋之考亭亦如是朱子之徒道學爲門戶盡屏古學非也近世考據之家唯漢儒是師宋元說經棄之如糞土亦非也自我而上溯之漢古也宋亦古也自經而下衡之宋後也漢亦後也唯自經論經自漢論漢自宋論宋且自魏晉六朝論魏晉六朝自李唐五代論李唐五代自元論元自明論明抑且自鄭論鄭自朱論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氣臨之斯可也何考據云乎哉

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當時辨論紛紛破者固不知周子

之意信而執之者亦昧味也無極二字本諸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所引孟子子說蓋無極卽不已之義孟子周子猶在漢儒之前無極之語不可謂不古非周子臆言也亦非道家之言也易云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又云天德不可爲首無極之義與无首合卽天行健自彊不息之義易以无首明不息說詩者以無極明不已二者若合符契無極而太極猶言无首而得其大首詳見余所著濂溪深於易實發兩漢以來所未發之易釋卷內

里堂家訓卷下

八 傳視齋叢書

旨宋儒無知之者近之講漢學者亦莫能曉也天下之道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一人有一人之能不得以已之能傲人之不能也一事有一事之體不得以此之體混彼之體也以學問言之經自不同於史史自不同於子子史又自不同於詩賦以經而論易自不同於詩詩自不同於禮禮自不同於春秋以文章而論序自不同於傳傳自不同於記書牘箋奏自不同於騷賦以詩而論詩自不同於詞詞自不同於曲七言自不同於五言小令自不同於長調以書法而論八分篆隸

自不同於真草凡事無不然唯一事各還一事之體緣其體而精之不妨一人專精一事養由基之射王良之御田何之經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是也以一人兼之亦必各如其體而不相雜乃為真博真通近之學者詭號窮經執許叔重之贍句拾鄭康成之殘唾於是詩古文詞無不以為緣飾甚至雜取子史不切語屢入時文鶉結百衲充為藻袞於時文之體既叛而經史子集之部亦各失所歸譬如禮部之卿越俎論刑太學之職踰階計賦將軍參州縣之政學臣爭鹽筴之司耳目手

里堂家訓卷下

九

傳硯齋叢書

足同一氣脉而所司各別設壽生鼻上瞳長握中有如柳上開蓮荻枝結杏有不以為妖怪者乎吾願為學者勿為異端作文者莫染妖亂至切至切

諺云百工之事治人最尊謂百工皆需鐵以為器也余謂學問之業以屬文為要雖有堯舜之治孔顏之教非文不傳叙事之文尤為重大春秋楚漢之人後世豈絕無之得左史以為之傳便精采百倍韓昌黎之於南霽雲何蕃李習之之於高愍女柳柳州之於段太尉杜牧之之於燕將譚忠孫可之之於何易于采入史傳頓生

光采至於難狀之狀難寫之情一經點次如見如訴宜從左史入手參之以莊列諸子廣之以韓柳諸集大之能包括一切細之能窮極毛髮繁簡長縮所不拘也

不學則文無本不文則學不宣余十二三歲讀三蘇文即解為論序見東坡文范增晁錯諸論思擬而效苦於不諳史事乃閱漢書三國志遞及南北史唐書五代史記又思不明地理何以作水經序不通天文術算何從作李淳風一行論文之有序也必提挈一書之精要而標舉之序經學書必明於經序史學書必明於史一切

里堂家訓卷下

十

傳硯齋叢書

陰陽天地醫卜農桑不少窺其疆域而微得其奧窾何以各還其本末文之有傳贊墓表碑志也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顯之為經學之人立傳必道其得經之力者何在為文藝之人作銘必述其成家之派何在其人功在治平必有以暴其立政之心其人學專理道必有以核其傳業之確故非博通經史四部偏覽九流百家未易言文吾生平無物不習非務雜也實為屬文起見若徒講關鍵之法侈口於起伏鉤勒字句之間以公家泛應之辭自詡作者如是為文何取於文耶吾嘗見為

人作傳志者九九未嫻便稱善歷人僅學究輒擬程朱許以通經而莫徵所得但調平側乃曰詩人真鴈不辨是非混淆如是爲文不亦鄙乎故屬文不難得乎屬文之本爲難慎之慎之

屬文之本非徒口耳記誦爲也於易遂侈陳施孟以來之說易維引爻辰卦氣以示宏博於詩遂臚列齊魯韓毛之異同旁及四始五際以明奧衍而於易詩之義無著也於本書之言易言詩亦無著也如是與抄寫策料何異不可以言文也必於各家之學精粗本末類能貫

里堂家訓卷下

十一 傳視齋叢書

串而本書之用意所在又復一一窺得其精微而後爲之序說乃不啻出其人之肺腑而代白之天下此書之所以貴有序學者好爲人作序而作書之人又無所鑒別漫向人索序張冠李戴極口稱許絕不關乎痛癢真無聊之極耳不知而作蓋謂是矣

作傳志欲得其人之精神全在瑣碎上形容入妙此非讀書博物之人未易得之此等無可臚列僞以臚列爲學者不能也徒講屬文而無學者亦不能也

或曰如子言文其絕學矣乎十通其九猶不可以言文

也余曰然天下莫難於屬文雖然亦有道焉其知者爲之其不知者謝勿爲勿可強言其所不知也蓋亦可也柳州辨鶻冠子考作論語之人不煩言而解此學之所以待於文也鄭康成爲毛詩箋其言多晦澀不達拙於文之驗也論語孟子何許服快明邕二書者人之本學之本亦文之本

詩之難同於文而其體則異眼前之景意中之情以聲韵形容之遂若人人所不能道而實人人所共知吾不計其爲三百篇爲漢魏爲六朝爲初盛中晚爲西崑爲

里堂家訓卷下

十二 傳視齋叢書

江西爲四靈爲七子爲袁中郎爲鍾伯敬爲阮亭爲竹垞爲沈歸愚爲近時之隨園唯本其志以爲詩不剿襲不堆垛皆可以陳風而論世若無性情無景物徒以交游聲氣供其諛調爲攀附之緣吾無取乎爾也詩變而爲騷賦爲四六駢體爲詞曲大抵皆不可質言而永言之使人得於筆墨之外也爲四六者好用冷僻故事新異字句往往見之不解何謂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無理是真天下之廢文吾不願子弟習之平湖陸烜有隴頭芻話一卷論四六云四六之文多在



影響間大抵其德不可稱而必欲稱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則舍此體其誰此言甚有見乃今則足稱足述之德與事亦概用四六何耶余幼年好爲此體嘗以小試爲劉文清公所稱後深悔之處太平之世有何不可明言之隱卽市井駟儈豈無一節之可稱述有一節之可稱述何難質而言之韓柳諸銘墓之文其人豈皆足述果一無足述雖影響之言亦在所宜戒何四六爲耶然既有此體亦不容廢特不可專一於此以綺語自飾其拙耳

里堂家訓卷下

傳見齋叢書

古文之有四六猶詩之有詞也詞與四六之於詩古文譬如婢妾之於夫人有夫人不妨有婢妾而竟以婢作夫人不可也夫人下作婢妝亦不可也人秉天地陰陽之氣剛正清粹中亦必間以柔靡有時陰氣所動以四六詞洩之不使犯入詩古文譬如鉛錫自有鉛錫之用分而洩之不使錯於金銀中也如是而爲四六爲詞不特無妨於詩古文且有裨於詩古文也碧雲天紅葉地一詞出自范文正公朱考亭真西山亦爲詞未嘗累其理學或以梅花賦疑宋廣平洵三家村學究之見也若

不知有古文徒爲四六不知有詩徒爲詞薰香剃面非復男子之氣矣姜白石南宋詞家而其詩清遠無一詞語是真深於詞者耶

余向者寫字好雜用篆體久而深悟其謬譬如篆書忽用真草夾入豈尙成體裁耶

時文之法與古文異古文不必如題時文必如題也其原蓋出於唐人之應試詩賦然應試詩賦雖必如題不過實賦其事而止無所爲虛實偏全之辨也卽無所爲連上犯下之病也亦卽無所謂鉤勒縱送之法也時文

里堂家訓卷下

傳見齋叢書

之題出於四書分合裁割千變萬化工於此技者亦千變萬化以應之不失銖寸非童而習之未有能精者也是故其考核典禮似於說經拘於說經者不知也議論得失似於談史侈於談史者不知也駢儷摭拾似於六朝專學六朝者不知也關鍵起伏似於歐蘇古文櫛於歐蘇古文者不知也探賾索隱似於九流諸子嚴氣正論似於宋元人語錄而矢心莊老役志程朱又復不知也其法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必能達不易達之理虛則以神爲法必能著不易傳之神極

題之枯寂險阻虛歉不完而窮思渺慮如飛車於蠶叢  
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纖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  
御寬平而有與思慮恒庸而生危論聚之則名理集於  
腕下警語出於行間別置一處不可爲典要者時文之  
體也

術士談星命推運氣之吉凶其說似謬悠而實有之當  
其運之順雖處凶而多化爲吉人之殺我毀我謗我實  
所以成我當其運之逆雖處吉而多化爲凶人之助我  
譽我獎我實足以敗我歷歷頗然則信乎命之宜安而  
毀譽可無論也

聖堂家訓卷下

五

傳視齋叢書

新築一墀數月而草生若黍稷稻麥非播種不生也可  
見美物必有種村農下走無不有兒女若能讀書則必  
有種或本於德德陽也陽生輕清積德所化多得賢嗣  
故種德爲上其次擇配必讀書好善之家士大夫之子  
往往下愚者倖德所致惡積則濁濁則愚矣積惡之人  
或有賢子孫者其先世之餘慶也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  
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致意竟不承命特除

選人陽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  
猥籍津送至京楊令到任具達公旨伍伯曰某下賤豈  
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百六  
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  
官職楊令具以問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

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  
耶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泊送秉蜀政爲楊  
會除長馬以酬之陽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  
官益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

聖堂家訓卷下

五

傳視齋叢書

吳玉松太史謂余不名一物汪孝嬰謂余大公無我沈  
鳧村謂余從善如流此三者余何敢當余生平與朋友  
交必求其勝我處而學之自髫齡以至於今皆如是也  
光緒乙酉春日同邑汪君硯山得里堂先生手書家  
訓卷子出以見跡劉君建伯見而愛之手錄副本嗣  
聞皖南某氏藏有此稿建伯借歸校勘乃知汪君所  
藏僅有下卷因補錄上卷屬余付棗六月畢工後丙  
湘謹識

江都嚴寬甫鐫



成

人

篇

受業方岳年拜題



此精茶  
出於龍井

成人篇

余年五十有一日形衰頹深懼兒子廢學且或學

而誤於歧趨也爰綴以韻語俾之吟誦弗忘取結

尾二字命之曰成人篇丁丑陔月書隱老人識於

秋樹根齋之東窗

人日示堯兒得二百四韻

汝生甲子秋紀年今十四既讀宜有知胡猶事媿戲

繫彼古人中少小先自異童科登晏殊太學遊趙至

蕭然林木間任末時講肄劉聰經史通太原憚其銳

成人篇

花雨樓校本

大都處汝年英嶷瞻偉器一或悠忽焉先陰馳隙駟

汝學過八年未窺門與類趨途恐誤歧為山防虧簣

我用覲縷言循循舉以次保氏垂六書叔重說文備

日月以象形上下以指事江河以諧聲武信以會意

考老轉注推令長段借寄前徐後金壇注許賴不墜

漢許慎字叔重作說文解字以明保氏六書之法宋

徐鉉南唐徐鉉為之注號大小徐國朝金壇段玉

裁字懋堂精通其學注之成書後汝先究心之讀書

人始知許書之重不敢輕議焉乃識字古易已失傳李解空蒼萃

唐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多採漢魏諸儒之說

辰占鄭康成或則納甲配虞仲或消息以時或升降以

位荀九或六日七分中孚譚卦氣孟喜鄭虞荀九家孟

喜說竝隸下至宋諸儒冥索滋異議河洛先後天紛

紛來作偽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圖傳自陳希夷暢於

藁又於河圖之九洛書邵堯夫至朱子以易學啟蒙屬蔡季通起

之十易置之偽謬更甚程傳義稍優朱子但言筮漢

以象數徵駁雜鄰識緯宋惑於圖書乃徒增障蔽吁

嗟義周言千載如霧晦國朝起諸家卓哉延壽裔

焦循字里堂著易通釋會合辭中同名者疏證之體例最善不為一偏執綜舉以

見例三百八四爻同歸無殊致惜其算術參稍稍近

破碎循是而變通易乃不憤憤尙書肇今文伏生為

傳始歐陽及夏侯三家衍統系二十八篇中於後益

泰誓孔壁出古文傳者有都尉傳古文者首都尉朝

賈徵父子增多十六篇乃在今文外證以泰書同扶風杜

州泰書互讀以安國諦孔安國以今文而古師說重

無說我其奈爰以逸書名漢人以其書未列學官皮

閣等中秘永嘉典籍淪江左猶古嗜枚賸官豫章潛

為逞狡獪上書五十三妄撰而詭對偽孔廿五篇與

伏相襍廁如玉溷砥砢如水滄涇涓詎知建武年大

成人篇

花雨樓校本

航且市利割裂堯典文舜典判協帝齊建武中吳姚方輿於大航頭

而得舜典一篇奏上乃分堯典之半其首增曰若簡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云凡二十八字此尤傷中

之唐人識賧淺取之作正義百兩誤逸書張霸舉得貨孔冲遠作書正義既取枚瓊偽文復以逸書為張

展轉舛誤霸所造考霸造百兩篇成帝時劉向校書已黜之

其識可知偽經及偽傳衍流至今代辨此無其人將為終古慨有宋發疑端開自械與熹始疑其偽

力癥結攻我 朝數閭惠國朝閩若璩字百詩惠棟字定宇俱著書力攻古文

江王段孫出更如角之掎蕩萍來清光其書斯精粹江聲字良庭者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字西莊著尚

書後案段懋堂著古文尚書撰異孫星衍字淵如著花雨樓校本

成人篇

尚書今古文注 舍厥數家言應難求殷最詩初有四疏書皆精粹

家毛公傳弗替齊魯燕韓嬰後此無其繼毛如控飛

疆三家凡材試凡材飛疆遇伊胡不道避鄭于箋宗

毛駟騏濡六轡雖或少異同非若縱游騎云何後人

愚駑駘爭駮駮毛既不留存鄭亦遭排擠古義守備

先一朝土梗棄大序王化原小序列美刺淵源出卜

商培擊願無忌而其所說詩求馬於唐肆青衿而淫

奔風雨而污穢厥謬千里多毫釐又奚啻此如馳康

莊瞑目甘顛躓但為前驅驕悠悠導旌旆所幸我

朝儒一器重峻隄考正詳且明戴震字東原者毛鄭詩考正

覈而彙胡承瑛字墨莊著毛詩後箋 陳奐一疏成直窮河間陳

字碩甫著詩 取而饜飮之吾生足沾勺士禮十七篇高堂傳漢世獻王雅好古周官已缺壞千金購冬官

考工列其際刪錄而去重禮有大小戴授受本后蒼

初號曲臺記曲臺說無傳盧植馬融但篇第禮經備

典章注者資博識高密有通儒鄭康成高密人淹貫羅巨細

乃自晉及唐用之無能廢宋儒性理談亦知任非易

故於三禮中曾未置一喙教氏服傳疑陳結集說綴

成人篇

寸莛洪鐘撞將毋嗤狂悖我 朝經學崇鬱起人才

蔚或譜宮室圖江永字慎修著儀禮釋宮室圖或正深

衣制任大椿字笏樵及江慎修俱有說深衣書或考及祿田沈彤字冠雲著周官祿田

考 或說及禘祫惠定宇著或例而胥通凌廷堪字允

例及任大椿 或綱而盡會江慎修著惠金丁胡書義

弁服釋例 尤精鑿粹惠士奇號半農著禮說金鸞字誠齋著求

羣字竹桐有儀禮正丁晏字儉卿有三禮釋注胡培

義並多精核之語 雖異全經詰煌煌舉其大春秋

始五家夾鄒傳不再夾氏有錄無公羊有嚴顏陸宏

彭祖顏 注則何休在墨守號專門盲痼二家甚何劭

公羊墨守左氏瑕邱治穀梁傳之千秋蔡公數傳至

膏肓穀梁痼疾漢衛太子好

蔡千秋並為穀梁徵江公

穀梁之學好尙博士徵乃有太子衛

孫為博學受業親作傳承聖誨會申而起期業邱明

以傳吳起起數傳至賈誼元興奏立官左進公穀退

和帝元興十一年左氏立三傳雖互殊其學各有自

學官後遂盛行公穀轉廢譬彼三霄露一氣通沆瀣而況去古近見聞復相濟

廢傳空談經起唐啖趙輩啖助趙匡

復聲喧沸是用古說陳一掃此秕稗傳義而輕遺奚及陸涪等宋人汨其流益

藉益樛昧披沙精金揀往往見寶貴我朝為春秋

成人篇

五 花雨樓校本

惠氏說不戾惠牛農著春秋說餘亦根本探能於浮議汰如

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惠定宇左傳補注沈冠雲左

傳小疏孔與軒公羊通義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穀

梁廢疾魯論述聖訓教澤覃洙泗七十子之徒身荷

春風被尊聞而行知纂輯微言誌傳之龔奮 韋 賢 蕭

望之二十篇相畀問王與知道齊論增其二古論次既

殊子張復兩載魯行齊古亡絜豈無軒輊鄭氏魯論

注兼考能不泥更討禹咸書張禹書號張侯論包詳

盡以周綴唐專何解從諸家亡奚怪宋合以四子義

亦不為背而其訓辭中未必純無類敷衍制度閤囈

蠟果何味大學分經傳補亡徒辭費中庸乎之乎二

民漸浸漬我朝閣江毛問百詩著四書釋地江慎

西河著四起而擊其懈於惟倣居子髦學靈光歸後

書改錯案持議平雅響息羣籟倣居子先師定海黃徽香

論語凡數家我欲此寢饋七篇孟子文論列屈遊說

覆壁匿邪卿注之心神悴趙歧字邪卿避難孫嵩家

卷章指刪善經所見胡繆唐陸善經刪趙注孫重并其後章指

出偽本孫疏如委蛻宋孫奭字宗古為孟子正義有

於孫盡刪章指焦戴起我朝大聲叱穉穉考典數

蓋沿善經之成人篇

成人篇

六 花雨樓校本

家珍說理去陰翳焦里堂著孟子正義戴嗟彼謬學

承疇其望肩背孝經筆名經聖人之聲歎諸書名經

加惟孝經為古注亡孔國鄭小後學徒愕昭元疏而

邢冒孝經疏本唐元行沖作宋邢昺孫說而祖謂文

所為後人多以不當之厥誤剖阮書不讓便便笥

國朝阮福著孝經諸義膚淺刊亦自能深嗜爾雅傳

宋疏陋劣稱善未邵氏有誤著邵晉涵字二雲咸為

嗜炙膾繼以郝氏疏郝懿行字蘭皋倍益人智慧方

言戴證仲戴東原著釋名江注繫江良庭著聲類與

方言疏證釋名江注繫釋名疏證

言戴證仲方言疏證

字林錢大昕號竹汀著聲類考任大椿著字林考逸俱足啟蒙閉由斯韻學

求如循郵表嘏訓詁與聲音庶不鉏鑿柄古韻廿一

部依類為附麗括之盡十五平八相訓劑訛詳案定錄音

近雖互通部分要各施本朝言韻家顧炎武字亭林江慎

祖之鼻戴東段懋堂孔軒王念孫字石臞朱震聲字登堂並

揚袂晉三江有誥更精之區流及涓滄我為案定錄

擇善去其累予嘗論列諸書著古音案定錄上之經史文其下方音

暨考異而證同取用真不置會通羣經詁高郵足脾

睨高郵王念孫字石臞子引之字伯申述聞擅精深釋詞破拘滯二書王伯

成人篇七花雨樓校本

申所廣雅得疏證廣雅疏證無復高閣置論功準戎

行合作統軍帥平生景仰斯吾願曷有既劬鈔還數

討違敢辭勞勩更若詞章學六朝尚駢儷昭選擷其

華熟精奚誣誘子史餘蘊包時時供鬻嘖醞釀根柢

深發而為藻繪但以本朝言諸家劇予踐其大胡洪

袁胡天游字稚威洪亮吉鴻蒙歸鑪錘若彭邵汪劉

容甫劉星焯字圃三劉嗣綰字美初若孔曾郭厲

孔廣森字翼軒曾煥字賓谷厥著皆矯矯並足樹一

職類苑輯復莊百家羅淵懿吾邑姚復莊先生謹燮皇朝駢文類苑按

羅百二十四有若規齊梁有若摹漢魏洋洋極大觀

家最精核陸繁昭字拒石有善卷堂遺集章藻功字豈續有思

餘者羣空冀善卷思綺集綺堂氣薄骨力脆塗澤誇粉脂徒取俗眼媚此宜懸

為禁勿墮其流派韓歐為古文獨力振靡敝近今尚

桐城有若吳鈞淬姚江與甬江其醜或不逮我數桐

城家惜抱為雅製姚鼐字姬傳著惜抱軒文集望溪過簡淡方初

月門逕隘吳德瑤字仲倫雄健大槲力峯劉海清矯實

之思魯雖皆助觀摩而難一律概學詩李杜晞誠

如躋泰岱取法玉溪生以漸臻上詣右丞襄陽語時

成人篇八花雨樓校本

復結心契香山而隨園細已等曹鄴古風亦清迥近

體多痿痺後人倣效之直如聞夢豔屏去嚴騷壇乃

可言詩界凡斯諸功能於學皆分內汝幼不盡明當

思吾言佩持此進有求相投如鍼芥人日人事匪奚

容更翫偈竹葉綠泛觴梅花香弄態物候更番新怵

惕靈辰屈指璧寶寸陰勿忘長自愛努力歲華初成

人在矢志

剖析詳明論斷精覈洋洋二千餘言探喉而出振

筆而書想見績學錐窗功深澤古其以成人命篇

尤足爲當頭棒喝 兄桂風讀

是渡津筏是覺路繩益人智慧不淺 從兄熊占讀

少陵北征昌黎南山已爲空前絕後之作讀此尤

覺慮周藻密響切光堅家舍人云積學以儲寶酌

理以富才吾於是詩見之 曼甫弟劉芬讀

綜舉生平得力諸端綴以韻語譬萬鈞之洪鐘無

錚錚之細響其句法蒼勁格律謹嚴尤非斲輪老

手不辦 受業方岳年拜讀

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奇文大文有裨學

者之文 受業陳聿拜讀

有本有原有聲有色山河增其感慨日月爭其光

華邁勁處如杜淋漓處如李才大識邃乃足制此

長言 晚鄭捷三拜讀

窮源溯委派析支分言之汨汨味之醞醞不獨初

學津梁實開成材覺路至詩筆健舉一氣抒寫如

珠走盤中錯落晶瑩尤令閱者快意 淵弟林玉讀

沈檀同氣乃一鑪之然笙磬協音非孤器之奏作

孫氏示兒編讀可作淵明責子詩讀亦可 年小弟

成人篇

九 花雨樓校本

陳曰稔謹注

是篇稿列舫廬詩存中二三相知逖書索觀謄寫

爲煩今春郭晚香孝廉見之愆患付梓勉徇其意

因別爲錄出命兒子校對一過授諸手民逾月工

竣用書數語於後其詩之妍醜則非予所能自知

也壬午嘉平月八日鞠齡張壽榮識

成人篇

十 花雨樓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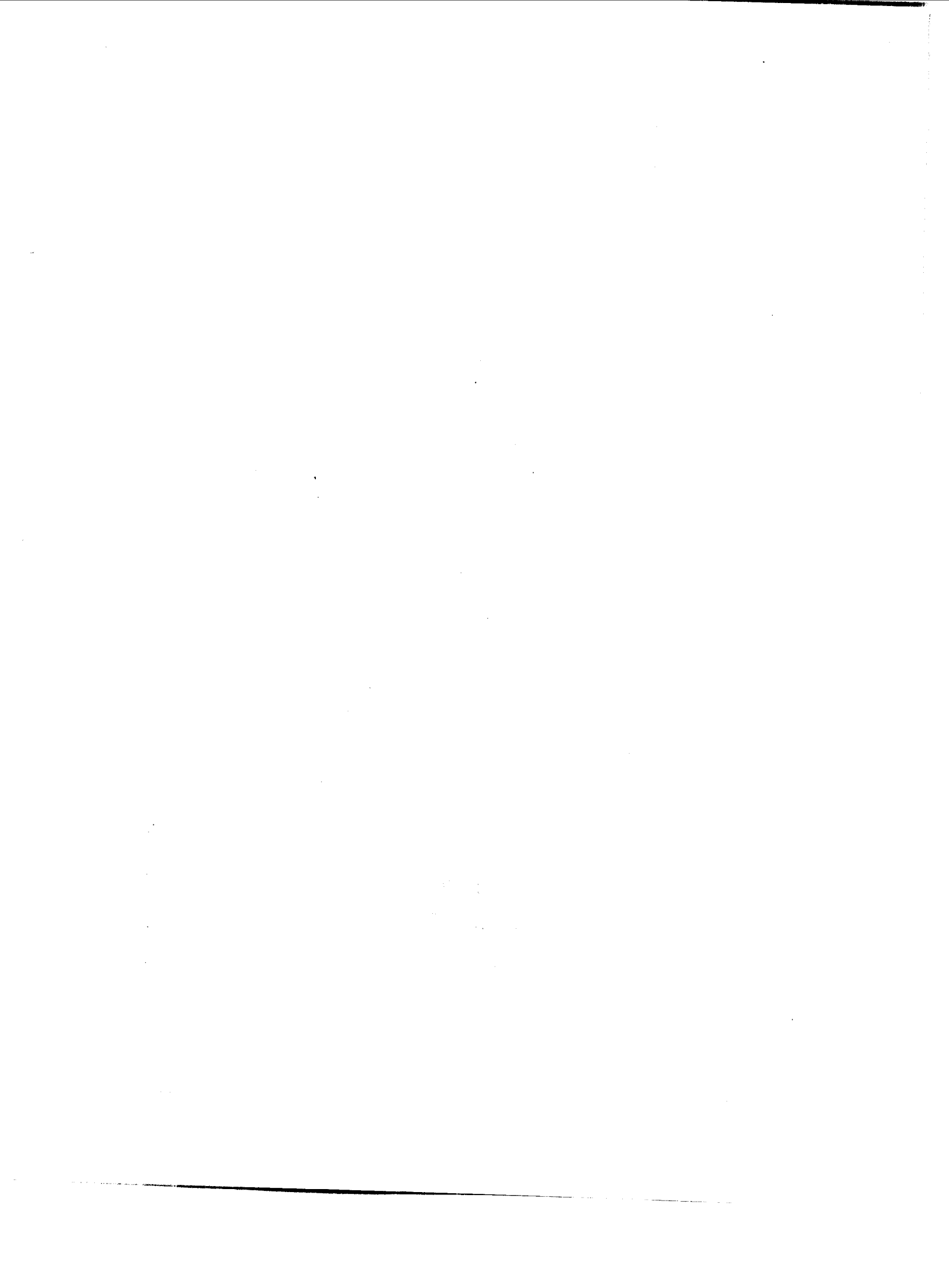
成人篇終

男鴻楠校字





復堂諭子書



復堂諭子書

仁和譚 獻稿

書示瑾瑜兩兒。念景凋年。春風未動。汝父生日。當百昌寂寞之際。宜其遇之。塞也。同學諸子。殷殷問汝父生。平汝弟兄。固樸無所知。即汝父亦一同首。徒。恨恨耳。何足為諸君道。在汝弟兄。則有不可不知者。吾少孤露。襁褓失怙。汝。祖母陳太宜人。苦節撫育。極人世所不堪。童幼善病。不意全濟至今。日古云。節婦有後。子至今日者。天非愛不肖子。所以報汝祖母也。吾十歲之正月。丁。汝嗣祖父。時惟汝長房伯父為宗子。吾兼祧嗣祖父。衰杖之日。無從師之。束修。已將廢讀。乃以年家子。引于蔣亦欽師。數語奇賞。招子讀書其家。飲食。教誨之。十三歲。應童子試。及敷文院課。汝外王父莫與生。府君監院。又以數。

念劬廬叢刻

復堂諭子書

錫山徐氏輯錄

語奇賞。汝外曾祖秋樵戶部公。為汝曾祖嘉慶戊午同年。學生府君。又陳太。宜人中表也。乃以汝母字。十五歲。就宗文義塾讀書。補弟子員。十六歲。乃。為童子師。歲修。那不及三十。緇養汝祖母不足。賴針綉佐之。嘗力疾寒夜操。作。龜手流血。子。嗟泣於旁。汝祖母訓子曰。汝父力學。困場屋。年未四十。中道。棄汝。但汝得成立。讀書識道理。無忘今夕可也。徒悲何益。十七歲後。漸好交。游。自十四學詩。漸寫成卷。其時家中故書。兩遭火。惟有古文眉詮杜詩箋二。書。于。峯。上。口。借。李。枚。仲。鋼。鑑。易。知。錄。循。筆。塗。抹。至。今。悔。之。二十歲。以觀風詩。賦。受。知。學。使。德。化。萬。公。得。領。於。岸。先。達。邵。位。西。先。生。歸。田。介。袁。敬。民。得。見。與。語。學。行。文。章。之。事。余。之。奉。手。先。正。得。師。友。之。益。自。此。始。也。粗。有。知。識。即。好。辨。位。西。先。生。誨。以。安。溪。桐。城。之。學。猶。斷。斷。也。邵。先。生。曰。如。子。者。不。可。不。一。入。京。

師多見者。宿庶幾有成。時尙多疾。且新娶。汝祖母不遣遠遊。萬公奉諱去。任。欽。派。團。防。蓋。武。昌。已。陷。江。甯。為。賊。踞。浙。江。戒。嚴。矣。萬。公。微。予。從。諸。老。之。後。稍。知。時。事。矣。閱。一。年。萬。公。北。覲。乃。挈。余。入。都。余。亦。體。氣。漸。充。已。生。汝。弱。兄。運。河。滯。滯。舟。行。幾。百。日。賦。詩。日。多。抵。京。師。邵。先。生。先。有。書。問。通。姓。氏。蓋。下。諸。公。桂。林。朱。伯。韓。觀察。漢。陽。葉。潤。臣。舍。人。代。州。馮。魯。川。比。部。馬。平。王。少。鶴。章。京。瑞。安。孫。琴。西。侍。讀。上。元。許。海。秋。起。居。德。化。蔡。梅。菴。編。修。往。往。折。疊。行。與。交。而。同。志。友。人。則。尹。杏。農。御。史。李。子。衡。刑。部。楊。汀。監。孝。廉。道。義。得。朋。沈。瀝。無。間。至。於。性。命。骨。肉。之。交。丹。徒。莊。中。白。為。最。摯。鄉。人。吳。子。珍。以。公。事。留。京。則。舊。好。也。是。問。業。焉。切。磋。焉。予。之。畧。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皆。此。二。年。師。友。之。所。覘。也。至。於。今。不。敢。忘。戊。午。京。兆。試。後。不。待。榜。發。即。單。車。南。下。以。家。端。恪。公。方。

念劬廬叢刻

復堂諭子書

錫山徐氏輯錄

以直督被譴。戍久游。無所依。負米不能贍。乃冒烽火。垂囊歸。東南亂且日。兩。矣。長。沙。徐。壽。禱。侍。郎。顧。祠。相。見。立。談。傾。倒。視。學。福。建。過。杭。訪。士。於。邵。先。生。首。及。子。予。適。歸。即。招。延。入。閩。至。學。使。幕。文。字。外。無。他。事。乃。研。討。經。史。校。讐。之。事。第。日。夜。為。之。同。幕。有。新。城。楊。臥。雲。宿。學。也。相。與。討。論。心。目。漸。有。歸。宿。福。州。南。後。街。比。屋。鬻。舊。書。叢。殘。而。值。廉。乃。節。蓄。買。之。且。有。善。本。庚。申。汀。洲。陷。方。按。試。事。未。竟。予。與。楊。君。同。陷。賊。貌。為。書。賈。以。免。辛。酉。二。月。再。至。福。州。亦。更。生。矣。而。杭。州。先。以。庚。申。三。月。不。守。數。日。克。復。家。得。無。恙。道。阻。不。得。歸。歸。又。無。所。得。食。因。循。旅。羈。又。病。矣。徐。侍。郎。受。代。仍。就。厲。研。秋。光。祿。之。聘。鄉。井。再。陷。音。書。斷。絕。心。志。昏。亂。不。欲。生。又。不。敢。死。不。復。能。治。文。字。去。學。使。館。舍。流。厲。焉。是。年。偶。游。廈。門。交。德。清。戴。子。高。陳。碩。父。徵。君。弟。子。也。學。有。淵。源。于。顛。沛。中。商。量。舊。學。

焉得汝母携汝兄避地消息。子高方旋里。求訪老母。慨然兼任予事。癸亥。子仍寓福州。汝母挈子浮海。至始聞汝祖母殉難之耗。嗚呼。吾自此不得為人。子遂不足為人。雖門戶所繫。視焉視息而已。絕於天。死于心也。杭州既復。旅貨既乙丑。春始括歸里門。汝殤兄命不慧。如汝奔走飢凍。病已不淺。課之讀。亦知未必長成也。全椒薛憲農公。幸嘉善時。吾偶相識。乃公不遺忘時。官杭州太守。相見傾愛。謀慮周至。吾之再從諸生。服趨舉。填者。公實強之。於是著弟子籍。重理鉛槧。秋闈仍報誌。薛公謝病去。劉笏堂太守繼之。分俸助子。就學官職。丙寅。丁卯。馬端敏公撫浙。檄詰經精舍監院。又奏開書局。以子為總校。先是。予甫歸。已入采訪忠義局。遂同纂忠義錄。局於官文書。三年刻成。未詳贈也。丁卯鄉試。獲舉。年已三十六矣。同榜多聞人。亦多舊交。座主

### 念劬廬叢刻

復堂錄子書

三

錫山徐氏輯錄

為故禮部侍郎太和張霽亭公。今粵督南皮張補瀆公。房師為故處州太守。漢陽蕭雲史公也。戊辰會試。將就道。而汝兄命以正月殤。汝母之側。汝姊而已。是時北路尚梗。輪船遇風雪。不飽魚鼈者。呼吸事耳。體多痰飲。寒結經絡。吾之患臂痿。即由於此。再入都門。耆舊零落。略盡。惟見許海秋先生也。下第南還。署秀水校官。仍兼書局。采訪局事。故官秀水將兩君。居於學舍。不過三月耳。泰興吳和甫侍郎。公督浙學。予不得與考校。而論學尤契。吾之中年虛鋒。略盡。漸有見素儲侯之意者。吾師泰興公。教也。繼吳公者。即徐侍郎。簡故舊。忘形迹。而三年述職。上疏薦士。予亦與焉。嘗規阻之。不得。侍郎遂以是疏。謫予辛未公車。杜門不欲接海內人士者。以此臂疾漸甚。聖輿不能作字。又客閩患痔。比歸。治濕鬱觸肝。乃終年有腹疾。吾友章子佩廣文。以汝母不

再育。納妾。汝生母乃來。一年生汝瑾。時急病似不治。汝母幾欲身先之。汝瑾免乳。固離生母而育於嫡也。甲戌。三赴計偕。自顧漸老。稍欲以民事自試。假貨戚友。入貲以縣尹官院。非素心也。汝祖母亡且十年。舊萃一第。既無期望之人。廩土一官。何與顯揚之志。但以鉛刀一割之用。不甘廢棄而已。同治十三年冬。盡室皖。孫琴西公。以臬使權藩伯也。文字知交。又年家。然不欲干請。光緒元年。方伯紹誠公。召予入幕。從事二年。又應官之知己也。汝瑾乃從兩母。倚姊。姪至安慶。丁丑。八月之官歙縣。乃生汝瑜於官舍。新安山水大好。去故鄉最近。文物尤茂。雖大亂之後。餘韵存焉。吾作辛丑月。心神相樂。民間亦似樂子。至今時時思之。戊寅。受代。暫還家街。閩井遷改。至迷舉足。維舟五日。歲暮至皖。方伯以諱去。胡公代之。吾仍從事行省。己卯。七月。蒞全椒。辭

### 念劬廬叢刻

復堂錄子書

四

錫山徐氏輯錄

師之鄉。習聞其土風。愚寡思質。居官兩年。殊疚心無一善也。辛巳。秋九月。解官回棹。今方伯盧公。又命備幕僚。壬午。大水。季冬之月。饑民嗷嗷。大府以予權懷寧令。附郭郡會。奔走云爾。稍以賑履。提菜。與父老相見。宜上德而非必通下情也。閱歲甲申。閏月。移治合肥。汝瑾年十四。五。漸有聞見。汝瑜亦略識數百字。此後予之行事。皆在汝弟兄耳目。不待予言。第以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鮮民之痛。不死於窮餓。不歿於賊。不溺於海。皆幸耳。幸耳。平生師友之助。等於骨肉。吾不爾告。小子何知。將不能舉姓氏。至吾所學最難。六經不能上口。諸家師說。涉獵及之。輒敢駁談。此過失之大者。學詩最早。二十歲時。高古民先生。及令子昭伯。刻化書堂集三卷。三十歲時。在閩。刻復堂詩三卷。詞一卷。作文好魏晉人語。從駢體入。不能擺落華藻。無所為掣靜精緻也。甲寅年

館山陰村舍始填詞旋又棄去後乃尊信張皋文周保緒先正之言銳意爲之纂錄本朝人所著成德中詞五卷續一卷刻行丹徒馮夢華共商榷之其自唐至明又寫定爲復堂詞錄十卷今年乃盡搜衍自定復堂類集凡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付杭州書局刻之古所謂論擬之符敵帝之享也日記六卷多讀書譚藝之言未審定自閩歸喜讀諸子家言惲子居先生欲以百家起文集之衰爲文章言耳吾則曰九流者適於六經之塗軌也文章云乎哉吾於古人無所偏嗜於今人之經學嗜莊方耕稼琛二家文章嗜汪容甫龔定菴二先生駢儷尤習孔奩軒詩歌嗜吳野人黃春谷填詞嗜成容者項蓮生云在閩又交魏稼孫碑版最究心吾愛板翠墨至老不衰而點黠不成天賦之拙不徒臂痛廢書也拉雜書示汝兄弟釋無所知或鈔一副以塞諸學

念劬廬叢刻

復堂論子書

五

錫山徐氏輯錄

長兄之間其可

告瑾瑜玃瑯四兒歲月不居汝輩備老不意予生髮患年六十矣五十四歲在合肥同學諸子以予性行問爾孟仲無以應予手書數十行以告汝瑾瑜年日長不甚通曉亦有聞見不及者粗舉入官以後情事庶言之吾非學優而仕并非爲貧亦以師友教我尺寸自試於吏初官欽文章禮義名賢遺風猶存巖壑勝絕士民親愛歷一寒暑至今營魂猶戀之次蒞全椒先師桑根先生之鄉夙昔話言習聞邑中風氣士能讀書而不免於民能力穡而不免設故予理縣頗持法以待不假借師方掌教江甯以是終歲不歸里門慮嬾族挾以與有司難也有道長者曲成拙吏如此懷寧在官當同鄉舉吳興沈雲閣公守安慶上下如一家而予時以公事相抗沈公固無間也此公進擢

粵臬去皖代者不容傲吏遂離離而撫部方伯峻容器使行省鉅細咸許度一令十八月中頗任勞怨過情聲聞亦由於此合肥樸要全皖名爵鼎貴邑長以得罪巨室爲恐吾最簡傲相見以誠視事數旬乃知名族無不以禮自持謙謹過於寒微貴介中種學績文者比肩立皆跡遠於吏廷而氣類相感別七八年書問寄懷篇吟盈懷袖若今庶常李新吾今蜀分巡張蕩卿兩先生及謝翰卿明經情文摯篤汝輩於德衍皆親見之至外間傳說吾去任數月而大獄興並至用武於近鄉謔謂吾未行皆不至是此非予所敢自信也若王謙齋先生名賢鍾學著作大家一見傾心定千秋金石之交如積素累舊者然此則班荆掛劍古今相及更不以形迹論矣丙戌移宿松大府之意仍欲以首劇見界予已觸末疾筋力漸長趨走乃謝之不意赴宿松民間以

念劬廬叢刻

復堂論子書

六

錫山徐氏輯錄

虛名者相親也士林以文藝待礎厲尤拳拳屬有廟甲科而選事者凌折鄉里嘗試官府予毅然拒之以劣狀聞於上選事者斂手退徂秋予疾大作邑雖小易敢臥治迨冬匠作氣上如沸乃陳情大府以疾請代時署藩司丁公十年來以國士待我持贖不肯下使醫來始信病狀許謝事丁亥正月至省門乞假未出而新中丞儀徵陳公走材官召力疾見逮下溫露察案屬目異之吾不自安而病未少間陳公以大政刑相期心力無以仰答知遇遂決歸計非妄希古賢以鳴高也且四月挈汝母子至故鄉無以爲家貧廉轉徙不遑安處吾以就醫行耳故仍序補舍山令檄之官吾將請羣公辭職事復出取道滬濱疾大甚夜嘔數升苦如糞次日具牘請開缺寄上大府予之謝病去輾轉如此愛我者以爲未竟其用譽我者以爲超然塵外疑謗我者以爲

傲上府怨有所不敢而中止。皆未為知己。至如某公謂擁資求逸。則當付之不辨。藥物自隨。山林騰笑。掛冠遺履。於今五年。飾巾待盡。猶得尋詩書之風。好晨星故人。僅有存者。唾鄙之好。莫如蔡公重。壯而納交。首數許。適孫同榜。道義之友。五年以長。師資相遇。則錢冠仙。張析木。郭晚香。內交于前。以弟畜者。孫彥清。張子處。高白叔。此皆汝兄弟。當以家庭伯叔事之。聆其詳訓。尊同父師者。而吾生平獲師友之益。稍稍以道義自繩。不敢過放。百過雖叢。差無誕妄之失者。繫諸君子是賴。庚寅辛卯。座主海皮張尙書督兩湖。招之至江。夏聘主都。會經心書院講席。遂為院長兩年矣。書院為公視學日所創立。一以文選公西湖。詰經精舍為規模。以吾乙丑後。嘗為精舍監院。習舊聞。非必學行足式。高才諸生也。既游鄂。故交頗有。陳藍洲官漢川。亦以病在省城。氣

念劬廬叢刻

復堂論子書

七

揚山徐氏輯錄

安者非一。今五十五。二老無他。大兵以後。為戚友間所少。自辛未。瑾生。丁丑。瑜生。丙戌。璣生。己丑。珣生。則命殤後。意料所不及。陶公在官八十日。吾愧其遠引。生有五男兒。吾亦付諸天運云爾。南北同學。欲得汝兄弟一言。汝仍以老人之自言。應叔季。稚幼。孟仲。能不慚乎。予戊子以來。自號半。以為問學游跡。仕官文辭。率止於半。以識內愧。然則不徒汝兄弟慚矣。半。居士書。

念劬廬叢刻

復堂論子書

八

揚山徐氏輯錄

復堂論子書

清詞 序撰

霽

談

夾

二

業

參

山陰魏骸

趙氏滿唐琴本



寒夜叢談自序

寒夜寂寥一壺獨酌惟兒頌侍側將與之談米鹽靡密  
歎則恐亂其心與之談經史子集歎又恐速其睡因舉  
前哲之美言寓言有關於持身接物者談之邇來吾鄉  
喪葬婚嫁諸禮之不合於古者談之及近時見聞而有  
可論說者談之凡兩月得若干條遂分爲三卷名之曰  
寒夜叢談是豈足爲外人道哉亦聊令兒輩讀書之餘  
時一披覽差賢於談天說虎而已嘉慶戊辰臘日梅村  
手識

寒夜叢談自序

一

仁和 沈亦然 梅村

談理

天下事千變萬化不察於古而師心自用不可也徒泥於古而刻舟求劍亦不可也故曰千鈞之重加銖而移又曰病萬變藥亦萬變

矢稜厲之行必不能有所含容具脂韋之骨者必不能有所樹立故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奸佞事君者必不喜人之忠貪婪聚斂者必不喜人之廉吝嗇起家者必不喜人之慷慨慘酷立威者必不喜

寒夜叢談卷一

一

人之慈祥何也憎其與己異也故曰熊羆直眼惡人橫

目

數米而炊量薪而爨必非百口之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言必非鴻通之士故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

行必正履坐必正席而使之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則不能矣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而使之為國家任大怨以定亂處嫌疑而不辭則不能矣故曰小謹者不大

立

挾小說以干王侯急於自見也故高尚以欺人中無所

有也故曰鈞名之人無賢士焉

明主有惠政而無賢臣奉行宣布之則恩不下逮修士有實行而無良朋廣為延譽之則名不遠聞故曰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故曰民之於上也若蠶之於塗抑之以方則方抑之於圓則圓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故曰斧小不勝柯者亡一國三公其誰適從故曰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遊聖人之門則所短皆見矣入西子之室則所醜畢形

寒夜叢談卷一

二

矣故曰醫門多疾

說嬖臣以辭寵規權要以去位諷貪人以沈珠捐金其誰聽之故曰毋貽盲者鏡毋貽瞍者履毋貽越人章甫出千金之璧而人莫敢嘗之者無瑕也御嫖母於市而人無不笑之者貌惡也故曰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

有仁言而無仁政言亦何為有治法而無治人法亦安用故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

忠臣可殺也斷不能強其順我之欲烈婦可死也斷不

能強其受我之汚故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故曰善罪身者民不能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

仁人之言藹如躁人之言率爾辨士之言傾危讒人之言浸潤故曰烏之啞啞鵲之嘖嘖豈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列疏數別苗莠旱則灌潦則洩樹藝者無不然至閑乃邪除乃惡滋乃德熟乃仁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

寒夜叢談卷一

三

聖人御天下若網之在綱使荷箠而逐羊羣必東西四出矣文士操不律落紙如雲煙使執鍼而製二袴必終歲不成矣故曰知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雷霆震驚吳不聞於越宣昭義問無翼而自飛故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

以三皇之治而施之三代勢不可也以三代之治而施之秦漢以降時不可也故曰搏國不在敦古又曰禮義法度者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治人必先治己上好奢而教民儉上好遊而教民勤上好神仙而禁民淫祀雖殺戮不足以服其心也故曰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

飢寒至而始謀積聚盜賊至而始築牆垣疾病至而始講養生子孫犯法而始嚴教訓已無及矣故曰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至亂之世而鳳凰麒麟屢見姑驕之以奪其鑿也積惡之家而求名營利遂心姑滿之以速其亡也故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

國家將亡而士夫方大營囊橐適足以為寇盜之資江河將決而耕者方廣藝稻梁適足以供魚鼈之食故曰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寒夜叢談卷一

四

耀戈甲以誘敵敵必不至張弧矢以誘盜盜必不來故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曰樹之能勝霜雪者不聽於天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故曰士之能自治者不從聖人

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失一言而國殘名辱故曰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

明鏡當前則妍媸立辨暗室被服則青紅不分故曰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

信虛名以官人事權既屬則本相全露矣無大力以去

凶鋌而走險則傷人必多矣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商賈之材而使之治國不至於孔僅彘弘羊不止也慘酷之人而使之明刑不至於周興來俊臣不止也故曰以百里之手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虞

赦者國家之曠恩然不宜多多則人皆有希冀之心而謹愿者亦時罹於法尤不可濫濫則人各存倖免之意而凶惡者益相率為非是生之適所以死之也故曰赦者奔馬之委轡無赦者痲疽之礦石也

寒夜叢談卷一

五

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

施與美事也不得其當雖多亦忘言語細故也發人之陰雖戲必恨故曰與不期多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人而仕宦貴矣然州縣屈於監司監司屈於督撫督撫屈於權要豈得謂之貴乎家而厚藏富矣然萬金之家必仰資乎十萬十萬之家必仰資乎百萬豈得謂之富乎若一介布衣讀書樂道不求科名不事干謁不與人爭鬪訟雖有薰天權勢亦何從而加之數口之家自食其力不通乞假不求周卹不為誑騙恐嚇雖見銅山

金穴亦何需而慕之故曰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於人謂之富

不能泗者強之入水必不能騎者強之乘馬必不敢蓋人知不如自知之明也乃目不識戰陣而使之將士卒則欣然任之安得不軍破身死乎才不勝一邑而使之居台衡則肆然受之安得不折足覆餗乎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

賦詩飲酒雅事也而以之謀廟堂處劇職舞稍擊劍壯事也而以之雜講席入賓筵珠翠翹燕支粉黛靚妝也而以之飾村姬老媪錦衾羅帳香囊流蘇豔具也而

寒夜叢談卷一

木

以之施廚下洞中人豈有不非之笑之者乎故曰齷齪在頰則好在頰則醜

行陰賊貪詐之事而鄉里親族不聞規以一言者不以人運之也陳珠玉錦繡於市而往來行人不復別其美惡者以無需乎此也故曰刺我行若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

相讓滿天下而曾無一心腹之友雖多何為契合僅數人而皆足為緩急之依雖少亦足故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  
名之所在於勝己者必多方譏彈以掩其長則勝己者

切齒矣於不若己者必逢人摘抉以揚其短則不若己者痛心矣故曰爭名者必多怨惠之所施望我者多而不能偏及則必借他事以橫逆加施者倦矣而受者未厭則必忘前德而怨詈作故曰好與者必多辱得意之途可偶歷而不可常往行險之事可暫試而不可再為故曰好船者必溺好賊者必亡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理也家計豐足須常有幾分小失利事若件件稱心即衰之漸也門戶貴盛須常有幾分小挫折處若件件快意即禍之始也故曰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寒夜叢談卷一

七

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人徒見利不見害也而豈知害即生於利中有福必有禍人徒見福不見禍也而豈知禍即伏於福內故曰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口腹之人在富者必不能周郵親朋蓋以為濟彼千錢不若增我一味其貧者必不能養膳父母妻子蓋以為吾且不飽焉能顧及諸人故曰厚於味者薄於行又曰養身者亡家

人處大事必慎重處小事則忽略待尊貴必小心待常人則藐玩以其無所關係無足重輕故也而不知異日之為我患為我累者即在此無所關係之事無足重輕

之人可不畏哉故曰人之情不履於山而蹙於垤小忠易知也大忠不易知小利易見也大利不易見惟其易知則小忠之人日親而老成端碩反以為難信矣惟其易見則小利之事必為而遠猷久計轉以為迂疏矣故曰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固曰然何如動出萬全使之不危不敗故曰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

矜才傲物之人不有奇禍必有奇窮驕淫恣縱之家不及身凍餓即子孫流離故曰釜鼓滿人概之人滿天概

寒夜叢談卷一

八

莫逆親愛之人偶因細故而微色發聲前好盡棄矣要結不渝之事偶因自便而暗中取巧指誓皆虛矣故曰小怒傷義小利傷信

行事本大公即偶有所偏人多諒之過失出無意即初若難堪繼亦忘之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又曰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

人有機密不敢告人之事蓄忿不敢發洩之言雖飭之不出也至杯觴權適不覺自露其情酩酊無知遂乃肆其狂暴過後悔之亦無及矣故曰酒入者舌出

貧家兄弟多和睦無可競也富家兄弟多參商各營私也故曰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藜其傍爭心乃生見鄰家貓犬輒撫之狎之便有三種依依膝前情態然大吾門而殘腥腹膺一無所得雖呼之不至也見之非呵叱卽鞭逐苟腥羶狼藉恣其飽嚼卽驅之亦不去故曰徒愛而不利則厭親而不至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

至貧至賤之人能好義行善未有不康強逢吉者大富大貴之輩苟愆尤山積未有不殃咎隨之者故曰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寒夜叢談卷一

九

居家馭下固不可漫無檢校然一味苛察絲毫都不放過往往因小而失大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恩仇報復人人皆然有施輕而報重者有施重而報輕者其爲報復則一也苟未嘗施恩於人而責其待我薄未嘗無怨於人而望其不爲我患皆見人不見己者也故曰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獲德

醉醲飽鮮人之所樂也而不知其能腐腸藥石鍼灸人之所苦也而不知其能去疾故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

待人事事寬假偶一事不遂其欲卽退有怨言矣喜人事事承順偶一事觸忤我心卽頓生嫌厭矣故曰德者怨之本愛者憎之始

是非黑白本有定論一至威尊所加非亦可爲是白亦可爲黑矣豈不知非必不可爲是白必不可爲黑哉而無如其不容辨不敢辨也故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雞狗牛馬不可以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而況於儕類乎故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貧而受人憐者雖推食解衣交而已賤而爲人狎者

寒夜叢談卷一

十

雖承朝承夕俳優而已故曰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

遺盜跖以典墳餉企足以俎豆必吐而棄之悅嬰兒以土鼓賜禿婦以翠翹則笑而受之故曰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遇珠玉金銀於前而使之殺人以取雖怯者亦勇阻之不聽也置鴆酒毒味於前而使之舉器以嘗雖勇者亦怯迫之不從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大醉之人不聞以刀自剄奇淫之人不聞與虎爲偶其愛己之心未嘗無也故曰狂馬不觸木獬犬不自投於

河

夫養馬者寢之以牀飼之以稻梁而呵叱不及則難於施羈勒矣飽之以長稽駕之以重載而鞭策必臨則易於服御矣故曰母之愛子也倍其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失意之伴徵逐而彌親兩相忘也瓦礫之場羣遊而不顧無所欲也故曰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

強詞奪理非不折人於一時然而強者必怒言弱者必怒色矣故曰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挾詐行事非

寒夜叢談卷一

主

不快意於目前然而墮其術中者必逢人播揚未墮其術中者必加意設備矣故曰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儉非富也而食常有餘約非貪也而用常不乏故曰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豈不勝於簷雀之啾啾乎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豈不勝於利口之喋喋乎故曰犬不以善吠為良人

不以善言為賢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我既可召之我亦可卻也故曰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

使兩人主一家者儉不知所遵依使兩師教一子學業不知所適從故曰一則治兩則亂

得勢則為虎失勢則為虜故曰驕之餘卑乞憐於昏夜驕人於白晝故曰卑之餘驕

南遊而北駕則南愈遠矣入市而攫金則吏必縛之矣故曰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白骨似象碓硃似玉魚目似珠鎗石似金故曰很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

疾雷一聲而巖穴傾聽鐘一鳴而八音克諧何貴於多哉故曰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辨

變起於倉猝必俟深謀遠慮以定之必不濟矣禍生於肘腋必俟執兵擐甲以禦之必無及矣故曰知貴卒勇

賈突聞人處困窮輒歛歔不置而說之以周郵卽一毛不肯落矣見人受屈辱輒義形於色而說之以鉏扶卽縮首

不敢出矣故曰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

良田徧沃野非不多也而吾之需食也曾幾金銀滿窖藏非不多也而吾之需用也曾幾故曰有千歲之食無



百歲之壽

材無大小各有所長以耕問婢以織問奴將何以呈能乎故曰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致遠

芝蘭之室必無鮑魚孔孟之門必無盜跖故曰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

欲致賢而昵匪人則賢者裹足欲求仙而惑女色則仙道愈遙故曰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

膝前林立可喜也然不能必其皆賢必其皆壽也金錢山積可喜也然營田宅營我心籌婚嫁勞我心防盜賊

水火又勞我心矣黃髮台背可喜也然心則健忘耳則重聽舉動則須扶持有不為子孫厭之奴婢欺之外人

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場屋之文往往不及平時癸對之語往往不能盡意蓋

得失利害之心亂之也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懼

幼而盜母釵鈿長必行竊於鄰里少而行竊鄰里肚而必剽劫於村墟故曰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挾一月之糧

而遽為萬里之遊至於半途則進退莫適有數椽之資而頓營華麗之屋至於中作則欲罷不能故曰天下難

事必作於易

寒夜叢談卷一

三

心正則行自端未有心正而行不端者也理直則氣自壯未有理直而氣不壯者也故曰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

與善人處慈愛之心日生與惡人居殘賊之念日起故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公輸之門必無拙匠直臣

之室必無儉人故曰近山之土燥近河之土溼已病熱而冬月啖人以冰已病寒而暑月炙人以火皆

以愛之之道害之也故曰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粃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

夫有賢妻申饋理內政修則人必稱其夫之能持家也父有賢子好讀書善會計人必稱其父之能教子也師

有佳弟子工詩文取科第人必稱其師之能造就也故曰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

容止可觀詩書在口而不知孝弟忠信為何事乃曰吾儒也可乎哉病必有藥方必有案而不知虛實寒熱為

何證乃曰吾良醫也可乎哉故曰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

少年好佚遊則老年必勞苦祖父過吝嗇則子孫必奢淫故曰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響不聞於鄉里而欲來遠方之友朋信未孚於家庭而

寒夜叢談卷一

古



欲重途人之要約此必不得之事也故曰召遠在修近事父母者竭其力然必責貧子日為三牲五鼎之供其何以致之事君者致其身然必責廉臣月有犀珠玩好之貢其何以取之故曰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恃高才以博科第而云唾手取之往往有老於一衿者矣乘歉歲以積米粟而云數倍坐得往往有過時失利者矣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為萬里之遊而預期我以歸日能保其不遷延乎遇慳吝之友而慨許我以百金能保其無反覆乎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寒夜叢談卷一

五

居心不足祥於鬼行事不足義於人而往往有窮富極貴幾疑天道之不可問者豈知福過災生身死尤烈曾幾何時富貴已如秋風之過耳矣故曰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

鳴鼻雖十徙巢而聞其聲者無不惡之知必不為祥也虎狼雖十徙穴而見其形者無不惡之知必不為利也故曰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

說食津津者必口腹是管見財色動者必非義妄取市榮求益者必計錙銖暴殄天物者必無警省小事輒怒

者必躁當怒轉笑者必奸故曰見虎尾知其大於狸見象牙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誅盜賊而盜賊不止無以安其生也戮叛卒而叛卒不止無以得其心也故曰威愈多則民愈不用

與小人居如履薄冰每踐而下故曰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國家如金甌不缺而但有一女子閭豎亂之必至敗壞不可收拾仕宦能不名一錢而但有一蠹役黠吏亂之必至怨讟徧於城鄉故曰十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寒夜叢談卷一

五

父子不以利結而始親夫婦不以勢臨而始愛以勢利而親愛者勢利去則親愛亦失矣故曰結束則解約絀則絕

憐貧者之艱於食也而賜之朝食一羊暮食一羊必以飽死矣嫉富人之侈於奉也而限之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必以餓死矣故曰鼻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位處人下必恨上者之陵我及人處我下則又陵人矣屋在人西必恨東家之潦灌我及我居人東則又灌西矣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

爲我晉人也

國之沛恩臣庶家之施惠奴僕將帥之行賞士卒固不可無然必視其事之如何而始加之則懼欣踴躍未有不視爲異數者若頻頻及之偶有不繼則反以爲怨矣故曰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

陸處之魚相濡以沫水至則各逝矣驚翔之鳥相隨而集驚定則各飛矣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父之於子也愛之勿面使之勿貌子之於父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曰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

西伯善養老而伯夷歸之句踐既滅吳而范蠡去之故

寒夜叢談卷一

七

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黃帝有涿鹿之戰而蚩尤授首夏禹爲塗山之會而防

風伏誅故曰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終身貧賤以命自安謹愿者皆能之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古今曾幾人哉故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同一弓矢也良民得之以禦盜奸民得之以爲盜同一

富貴也吉人居之則榮身凶人居之則殺身故曰人食

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專諸方與人鬪其怒有萬人之氣而其妻一呼卽還陽

由力能扛鼎持杖撻妻撮其陰仆地氣絕而不能興

故曰北常以靜勝牡

財取足用而已過多適足以爲患國多財則天下必瘠卿大夫多財則死志必至士多財則賄必玷精庶民多財則盜賊必窺故曰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焉者也

子弟必自幼檢束苟以姑息爲愛則不肖者必日習於邪淫才能者亦日習於放恣而乃諉爲生質可乎故曰

才鈞之弓不得策撒則不能自正

遇關繫之事切勿與謀恐事敗必禍及於我逢爭鬪之

寒夜叢談卷一

五

標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

憑勢位以侵奪田園其破家也可翹足而待挾氣力以

魚肉間里其殺身也可拭目而觀故曰非義而強其弊

必速

託杯酒以交歡而壁後之甲已起重貨幣以賂我而滅

國之計已成古今來墮此阱中者可勝數哉故曰狐卑

體而雉信之故狐必得志而雉必死

甲子孟春垣曲安恭已

助賞崑山趙詒琛重刻

寒夜叢談卷一終

仁和 沈赤然 梅村

談禮

居父母之喪有疾則飲酒食肉今人雖無疾亦醉醺飽鮮矣間有於四十九日內不茹葷不飲酒者謂之喪齋雖為日無多猶存古人不忍其親之意

父母之喪古未有遽寢於牀者三月虞祭後桂相翦屏期年小祥居室寢始有席又期大祥居復寢至申月而禫始牀此孟獻子之比御而不入美子謂其加於人一等也今人少知禮者尚於四十九日內席草極秀麗

寒夜叢談卷二

寢謂之伴靈不知禮者卒安寢如平時欲其不衰經生子得乎

父母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卒哭疏食水飲不食果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間一兩禫而飲酒此飲食之次第也為父服斬衰三升為母疏衰四升卒哭後三升者易以六升四升者易以七升去麻經繫葛帶期年而小祥練冠縗綠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縗冠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縗黑經白縗無所不縗此衣服之次第也今時非無行之者并不復知有禮矣

見開傳喪服四制

禮子為母齊衰父在為母服期以家無二尊母不能敵父也然心喪仍是三年今時父母皆同蓋自唐武后始又禮婦人為舅姑服期今時一從其夫自後唐始宋乾德中大理寺尹拙請更為裁定以右僕射魏仁浦論奏詔從之至今不改

禮必三日而後斂者一以盡孝子欲復生其親之心一以成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一以待遠親戚之至見問寒暑皆遵是制也然古者喪皆有冰若無冰則設水牀下去席而袒露尸於第簣間使寒氣得通故尸不速壞今時江南士大夫家當盛暑時尚知有設水者或附身物已

寒夜叢談卷二

具死之明日即斂由南方熱甚尸易變動子孫之心不忍令死者為人憎惡蓋變古而得其宜者也至湖州風俗無論貴賤貧富見病者勢漸危即為更易衣袴重綿厚纊暑月亦然未死而適速其死矣及屬纊之後又仍臥尸高樓或複室中延女尼誦經於側燈火燭燄薰灼滿房即百物咸備親串畢來亦必遵三日之制故當五六七月間尸未有不臭人未有不掩鼻者是未腐而適速其腐矣余僑居新市常為人割切言之奈習俗相沿牢不可破亦忍矣哉 索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則三日而斂可知矣士禮尚然况編氓耶

喪服之制今迥非古然如父直杖用竹取圓為母削杖用桐削方此亦事之至易而可遵行者也乃并不復知

之即知之亦不復有為之者矣

禮有三年之喪者不弔以其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

則忘乎親哀在親則弔為虛偽見戴記三年間今時則不然百

日之外雖吉席亦赴矣況於弔乎

記曰忌日不樂至晉桓元改為忌時已極可笑然尚有

一時之忌也今人并此一時的暫亦忘之矣

古人期喪亦重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

禫是名雖為期其實乃十五日今時於三年之喪尚不

寒夜叢談卷二

復存練祥名目況下此者乎見戴禮雜記

古人遠出他國自期至小功皆有稅喪謂日月已過而進服也今

人不聞有此惟父母之喪尚從聞計日起即稅喪之義

耳

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一也喪而

子喪而明爾罪三也可見薄於孝而厚於慈雖賢者不

免然觀其除喪之後彈琴而不成聲又加於顛孫一等

齊衰邊坐大功廢業服勤送喪不執紼食於有喪者之

側而飽滔滔者天下皆然矣而況乎欲以春不相巷不

歌望諸里巷之人何可得哉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見問傳此亦富貴之家可

行若窮檐小戶事必躬親固不得以是繩之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服大功子夏曰服齊衰想

當時本無定禮然以子思之不喪出母言之則出母且

無服何有於已嫁之母之子乎此皆古人過於用情處

宜後世不聞有此禮

子有妻子之喪父在則父主之統於尊也兄弟有妻子

之喪同居者則各主其喪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同父母

之兄弟死亦長者為主此禮今時尙然見戴記奔喪

夫為妻父母總麻見服問輕矣然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見喪

寒夜叢談卷二

服小則輕也而實重矣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喪服小記今時未有為有子

之妾服總者矣有則必羣起而非之笑之甚矣古禮之

不可復也若魯哀公之服齊衰則又失禮之甚者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父在庶子為妻以杖

即位喪服小記以父不主庶子舅不主庶婦故皆得用杖也

今時若祖在而庶孫為父杖父在而庶子為妻杖語人

曰禮在則然方且不能自解於家庭況他人乎

為君母後者言無適子而庶子為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即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喪服小記此禮惟古人之

後世庶子爲君母之黨服與適子同不聞以存亡異也  
又爲母之君母也母之適母也母卒則不服喪服小記此禮亦惟古  
人行之後世子爲母之父母服亦不聞以存亡異也似  
較古禮爲嚴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雜記則存時更可知也今時  
不聞有此禮

喪者不遣人雜記從父昆弟以下亦必卒哭後方可言居  
喪不爲禮也今時則親朋應酬在一月之內亦餽餉如  
平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蓋指無子者丈夫之族人主

寒夜叢談卷二

五

喪妻之黨雖親勿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  
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雜記今時亦是  
族人主喪無族人則妻黨主之而耐於夫之黨此禮未  
變也惟四鄰及里尹主喪絕無其事

父有服宮中子與父同居者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聲之所聞

又加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尤近大功將至辟

琴瑟有大功服來者則爲小功至不絕樂雜記按今時父

母有服而不與樂不舉樂者已鮮矣若妻則行所無事

况肯爲他人有大功者而辟琴瑟乎卽身服大功之人

其家本未嘗禁音樂又焉知他人之當爲彼辟琴瑟乎

而概欲以古禮責之難矣

古所謂繼父者母之後夫也儀禮同居者齊衰不杖期  
不同居者齊衰三月愚謂同居者必隨其母而嫁者也  
尙有衣食參養之恩爲之服可也若不同居者曾與已  
何親而可謂之父又可爲之服乎此禮今不聞

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蓋喪無二主統於所  
尊也今時父無復爲子杖者卽賓客來弔亦止令孫答  
拜惟喪帖中尙書杖期兩字至母爲長子削杖姑在爲  
夫杖更無知之者矣

檀弓妻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

寒夜叢談卷二

六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今時無此禮  
惟甥爲舅服功較重於古之總耳

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言不惰笑不至矧怒不至  
晉而後世有妄爲充喜之說乘疾革時娶妻者矣父母  
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而後世有妄  
爲借吉之說易衰麻以合登者矣斬衰三日不食齊衰

二日不食既殯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而後世有妄爲饌

孝之說而醉醲飽鮮者矣見檀弓及問喪

三年之喪未葬服不除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

葬既葬而除之見孔子今則二十七月之後卽未葬者無

不變服惟於懸窆時始一服其所除之服而已葬訖即止至期大功之喪并不復有是禮矣

古人哭亦有節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哀見問傳蓋其服變其聲亦變非

如今人之漫無區別也故弁人之孺子泣者孔子聞之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除之見曾子問今時壻尙有往弔女者然亦止素衣冠而已至女往弔壻絕不復聞此事惟誓不另嫁竟赴夫家守志者有之

寒夜叢談卷二

七

人始死則置於地欲其得地氣而生也至復而不生仍襲於牀今時無行之者

古人死有升屋號復之禮而無招魂之葬後世有招魂之葬而無升屋號復之禮

古者掘中雷之地為坎架牀於上以浴尸欲其潔也今人惟牀上以布拭之而已用毀竈之巵以綴足取其暖也今人惟為寬鞵大襪以強納之而已

又古人浴尸必令四人抗衾以蔽尸男用男子女用婦人浴竟則剪爪甲納餘水於坎今時不復知有抗衾之禮亦不更剪爪甲但稍櫛髮而已喪大記

人死後復楔齒以角柶柱齒令開得飯含綴足用燕几均尸實於足令直著覆飯具於中設飾尸奠也帷堂設帷上凡六事一時並作見檀弓今惟飯含一事猶存古意設飾帷堂亦俟斂時始備楔齒綴足三事絕不聞矣

始死之奠即今吾鄉所謂倒頭羹飯也古人奠以鬲餘鬲者以板為之所以皮飲食之物大夫七十而有鬲人死即取鬲中所餘脯醢為奠蓋不忍棄其舊物也今時但進以素食必至四十二日方陳葷血謂之開齋古所謂小斂者尸沐浴著衣畢乃韜之以冒不使人見其尸形再用布絞束之縮者一橫者三裏以復衾至大斂又以布絞束之縮者三橫者五裏以復衾君大夫與士同所異者衾有用錦用縞用緇之別衣有百稱五十稱三十稱之分耳見雜記今時送死艸艸而南方尤甚富貴者尙用絲綿束體外裹以復衾餘則冠服之外藉以幅褥覆以幅被而已相習成風即衣工亦不復知有絞衾之式良可歎也

寒夜叢談卷二

八

今人以平居所落齒髮及剪存手爪藏置一處至死後悉納之棺即喪大記所云君大夫鬢亂髮也爪實於綵角棺內之四隅也中土埋之是也然古惟君大夫則然今則人人如是矣

古者棺不用釘以皮縱橫束之棺蓋合縫處則連之以衽衽者小要也今俗名定勝天子之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諸侯三衽三束大夫士皆二衽二束今時士大夫棺不聞有用束者衽惟作暗樺者間或用之見禮弓喪大記古人之殯棺在坎中恐蚍蜉侵尸故必用熬熬者以火燬穀令熟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來食庶不侵尸也故曰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見喪大記然古者葬有定期故可行此法若今時江浙風俗殯而不葬者近或數年遠則二三十年且又殯在郊野一歲之中唯春秋奠醊豈能復為死者計乎乃嘆古人用心周至

寒夜叢談卷二

九

斷非後世可及

古者葬必有碑碑皆有孔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謂之桓楹見喪大記天子六綽四碑諸侯四綽二碑士二綽無碑禮弓蓋穿繩於碑孔以下棺者臣子因於其上紀功德又廟門內繫牲者亦謂之碑此外無所謂碑之說也自秦漢以來始易以石刻文其上樹之冢墓間後世因之然有螭首圭首龜趺方趺之分用碑用碣用壙誌之異觀唐六典明會典可知矣古入葬有一定之向故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弓自後世堪輿之說行於是乎東西南

北惟吉之從而不可復有定向矣古始死作重至虞祭乃作主而徹重埋之今人但知有主而已又喪主用桑藏主用栗今人惟以櫟木為之無喪主藏主之分

既多而賓弔於墓殷道也俟主人反哭而弔於家周道也見禮弓今則賓客送葬者無所謂弔但一拜墓即散去孝子亦不聞有反哭之禮又古者將葬必奉柩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同上今則徑詣窆所不復知有朝廟之禮

寒夜叢談卷二

十

禮依之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後世多不行此禮但於死後逢七日作齋醮凡七七而止初不必其葬也至葬之日亦即於墓所致祭過三日又往祭墓俗謂之復山此外絕無所事矣衛人之祔也合葬離之以一物隔之魯人之祔也合之無別物相隔孔子善魯禮禮弓今時不復用柳惟吾杭有灰柳之制蓋以土和石灰四周於棺築之如牆合葬者各棺皆有灰柳隔之即嘉湖諸郡用磚柳者亦然名合而仍離之也惟貧家無力為灰磚柳者則一坎埋之雖草草畢事轉合魯人合之意



古者墓而不墳後始有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馬鬣之封四者中馬鬣最儉蓋其上狹如馬鬣功少而易成耳今時若堂之封非齊民所得為若坊若夏屋者吾鄉率多惟馬鬣之形絕不復見矣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通白虎後世漫無分別唯北人墳中多有樹白楊者至大江以南無論貴賤彌望盡松柏矣

古之所謂殯者君用輜音春乘車擯至於土畢塗屋用塗之如大夫以構擯至於西序貼西序之壁塗不暨于屋形也

寒夜叢談卷二

七

棺士殯見在棺中猶見塗上帷之見喪大記皆在門內之客位也今時之所謂殯宮者因待葬無期乃擇地於野周之以壁覆之以瓦或製如小屋設門以啟閉之至葬乃遷其儉陋惟視貧富不以貴賤為等差亦大異乎古之制矣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又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然則自天子至於庶民無不葬以類從者自後世堪輿之術行於是葬穴之前後左右皆有禁忌即祖

孫父子亦各營兆域而何有族人哉以謂少進而近於中也以後謂少

又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既葬遷之使如相從者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

合葬者按遷葬即後世之所謂冥婚也今時不聞有此嫁殤者則往往有之不論有吉日與否但兩姓平素相得夫家皆得請其女之柩以俟同穴異時不在禁例也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今時尚然

殷練而耐耐主於廟也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何善爾善其不急於鬼其親也禮然今時恆在二十六月後甚有貧

寒夜叢談卷二

七

家惜費捲藏木主置之笥篋中者豈亦是終身不忍鬼其親之意耶

古人有祭有薦有常禮有常時謂之祭凡遇時物獻新謂之薦如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之類是也然又必取其陰陽相配故非必以卵麥必以魚黍必以豚

稻必以雁也今人不惟不知陰陽相配之義且祭薦之名亦復不辨唯於歲時伏臘隨物雜陳而已

古人之於下殤八歲至十一歲葬以塋周於無服之殤八歲以下葬以瓦棺禮不聞有焚如之說也後世風俗偷薄輒感於殤子不火化必復來投生之說於是乎悉付之一炬矣



古人哭死不論親疏然各有一定哭處如兄弟哭於廟  
父之執哭於廟門外師哭於寢朋友哭於寢門外所知  
哭於野蓋以哭所之遠近為等殺也即哭亦有有淚無  
淚之別何以知之於孔子之哭館人也知之昔孔子脫  
膠於舊館子貢疑其重子曰子嚮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云云可見哭不必盡有  
淚止是有聲無淚之號耳  
縣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子謂後世  
尚有詔而哭之者

伯高之喪孔子哭諸賜氏陳莊子死魯繆公哭諸縣氏

寒夜叢談卷二

主

之廟若在令人得不以為怪乎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古人自有分別今則不問知生知  
死但與其家略有往還無不往弔者亦習焉而不察矣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武子善之今時若  
以喪服入人家未有不唾罵而逐之者況問疾乎況問  
貴人之疾乎禮

弁人有其母死而為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禮雜記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  
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蓋一主可傳可  
繼一主以哀為本二者不可偏廢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後世恐無此人蓋其弔時本無  
哀心即有哀心弔畢已忘矣當求之眼不識杯鐘而又  
能長齋繡佛者

婦人及五十無車者皆不越疆弔人今時皆然非守禮  
也蓋無車者則嬾於行路婦人則惜舟車費耳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如韋義楊仁以兄喪去  
官譙元以弟喪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  
喪自劾歸賈逵以祖父喪去官陳重以姊憂去官陶潛  
以已嫁妹之喪去官嵇紹以長子喪去官延篤孔昱劉  
焉皆以師喪去官雖其中固有假此避事者然亦可見

寒夜叢談卷二

西

古人重倫輕祿之意唐宋以來尚許百官得奔祖父母  
伯叔父母兄弟喪至洪武二十三年始除期年奔喪之

制

上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合於八十也中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十也大戴禮男長女幼者陽  
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  
任為人母白虎通後世嫁娶太早且有女長於男三四五  
六歲者已全背陽舒陰促之意矣而欲其年壽長嗣息  
繁也得乎

古人嫁娶必在春月蓋乘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

接時也白虎通今人則四時並用而在冬者尤多當天地閉塞之時行陰陽施化之事左矣

納采者納雁以為采擇之禮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親迎而必奠雁者取其不再偶也此後有御車授綬御輪俟門之儀何其委曲而繁重也今時日趨簡略但有納吉納徵請期三者亦似是而非其親迎奠雁吾杭絕無其事嘉禾吳興間有行之者至入門之後惟同牢合盃古意猶存而婦見舅姑及舅姑饗婦亦皆草草古所謂執筭饋豚降階著代之文罕有

寒夜叢談卷二

五

能知之者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後世則鼓樂喧天張筵燕客且美其名曰小登科亦異乎古所云矣

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時思相離者或有之思嗣親者恐無其人

嫁娶必以昏時何示陰下陽也昏亦陰陽交接時也白虎通而今人往往有晨明成禮者謂之見曉與昏字義全

反

婦見舅姑即在成昏之明日若舅姑已歿須三月方見

於廟告為婦也故未廟見而女死不遷於祖不耐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今時則成昏三日即行廟見之禮故未有不成婦者此節似變通古禮尚無大失

古人謂男女同姓美先盡矣故其生不蕃左傳今時則往往有之而不礙其為子孫眾多蓋後世雖同一姓其先支派本自不同況其中多有以異姓為後或避難而更其本姓非若古人之所謂同姓可按世而數者也古者女子既嫁必俟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此糾糾葛屨之詩所以刺魏俗之褊急也今時人家三日即廟見而亦一月之內不入廚下豈未成婦乎

寒夜叢談卷二

去

戴禮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是見已注立於堂下婦之入也已過其前即此是見不復各特見之云云此乃古人從略今時必於廟見後以次交拜為禮

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緇帛無過五兩十端也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又戴禮雜記納幣一束十卷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個兩卷矣故曰束五是古者庶人納幣皆有定數於禮則詳於物則儉也非如後世務為奢侈踰分僭等徒誇耀於里黨戚友而已

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既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娶而后嫁之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是古人因喪退婚皆視為禮所當然若今時非惟不肯出口亦不敢出口矣

婦人謂嫁曰歸歸曰來歸至大歸則有故於其國往而不反之辭也今時湖州風俗於初嫁女逾月回馬後而復往夫家謂之大歸即士夫家亦習焉不察真大可笑事

贅婿甚於秦時至漢武帝發天下七科謫而贅婿居其

寒夜叢談卷二

七

一人亦何樂乎為贅婿也今則館甥者多在富貴家非惟新婦不事舅姑即其子亦此間樂不思蜀矣殊可歎也

古者生子男則設弧門左女則設帔門右今不聞有是

又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夾窗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謂之角

女羈留頂上縱橫各一謂之羈今時不論男女僅留腦後少許無復

羈角之分又能言教以男唯女命今時兒女稍大但隨意學人言語亦無唯命之別

古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則自養其子今時雖庶

民之家衣食稍裕無不僱乳母者況其上焉者乎

古無貧賤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其無側室者則夫出居羣室至子生必三月未妻始以子見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是日遂各復寢所今時居側室處羣室者尚然至見子復寢必在三月之後舉世無此人矣大夫三祀族厲門行也適士二祀門與行也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寵也今時惟知祀寵間有祭門戶者至行與族厲并不知有此名目

古者自天子至官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然七廟五廟去壇亦為鬼三廟二廟去壇亦為鬼一廟去王考亦為鬼

寒夜叢談卷二

六

矣蓋無不遷之廟無不祧之主也今時士大夫惟居室是營不聞立廟間有所謂祠堂者必遠近數十世之主咸在吾不知其是遵何禮也

男女異長今時行第輒以姊妹相雜父子不同席今時

飲食必令同案為慈父母在不稱老世乃有三十四

而張筵宴客者矣童子不衣裘裳世乃有僭禮踰分而

飾以品官之頂帶者矣外言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

世乃有謀及婦人而干預外政者矣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人而能之至不有私財則千百

中無一二焉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今時無之惟弟子見師亦止以銀錢代之而歲終例送之金仍通謂之束脩名與實胥失之矣

館於他家而必事事求備豈適舍求毋固之意乎隨尊長出遊而各縱步周覽豈上邱陵必向長者所視之意乎

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今之誇費者大率反是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世之懶吝者多能遵之

羞首者進喙尊壺者面鼻村夫子尙有知者羞濡魚者

寒夜叢談卷二

九

進尾冬右腴夏右鱠日讀禮者亦忘之矣

君子不食困腴在後世必以爲暴殄天物火熟者後君

子請先嘗食也 在今時必笑其頑駭無知

古之燭卽今之炬也後世易之以油蠟而童子遂無執燭之勞古之醬名不一也後世易之以豆麥而五味盡失配食之法

甲子孟春垣曲安恭已

助貨崑山趙詒琛重刻

寒夜叢談卷二終

仁和 沈亦然 梅村

談瑣

麥爲百穀之始所以養人之生者甚廣而世人多以之  
漿浣衣服甚至裙襪足纏亦用之云如是則耐著且易  
去垢也今試以一家計之每日約費麥三合每年須一  
石八升通十七省四五千萬家計之每歲共需麥四五  
千萬石嗟乎登之則歷四時食之則徧天下徒以區區  
汙私澣衣之故悉舉而棄諸溝瀆中暴殄天物無踰於  
此者安得家諭戶曉而爲世惜此無窮之福耶

寒夜叢談卷三

人死後必延浮屠啣經以懺罪資福由來久矣然高僧  
干不得一舉世之衣袈袈手木魚者皆寶積經之所謂  
稗沙門也平時既不能斷除葷酒臨時又復偷卷度紙  
以欺主人甚至有目不識一字者亦隨眾禮拜於中是  
求懺罪而適以增罪求資福而適以滅福也不亦愚乎  
昔人有跪靈前讀孝經今人必以爲迂怪不可從然則  
何如於四十九日內爲子孫者齊戒虔至自在棺前日  
誦金剛般若數遍豈不差勝彼輩之鼓鉦喧轟而徒利  
齋觀者耶  
煙草產自閩中明季邊地苦寒非此不治至以匹馬易

一斤者崇禎時重法禁之不止末年遂徧地栽種矣余  
兒時見食此者尙少迨廿年後男婦老少無不手一管  
屢一囊雖飢之思食渴之思飲無以加之於是之一日之  
費多於茶鹽種煙之區等於桑麥而在人曾無裨益惟  
以吹噓吐納消遣永日而已卽余亦不免也

本朝吾鄉婦人衣袖乾隆十餘年間率廣八寸後增至  
一尺漸又增至尺一二寸卅年以來皆尺五六矣幾與  
僧道衣等又其初衣皆對襟無緣飾邇時又有揚袷大  
袷之製而無論衫襖裙袴必以青繒徧緣數層非此則  
謂之村始僅城市如此既而鄉鎮婦女亦無不以此爲

寒夜叢談卷三

美觀於是一衣一裙之費又加半矣靡麗成風不知伊  
於胡底  
賓客宴會須有定制非唯省費亦可惜福余幼時見凡  
燕客者約則五盞豐則十品若倉卒之客不過小九盤  
而已其後日漸盛設用盃必如斗用盤必如盆居山必  
以魚鼈居澤必以鹿兔所費已倍往昔矣近年以來吾  
杭富人一席之費幾至六七千文蓋又務爲精別相高  
雖羅列數十品絕無一常味也甚而有某姓者嘗以錢  
五十千治一席又以十千買初出鱖魚二尾爲嘗新則  
何曾父子亦何足道哉

由儉入奢大率相觀而化省會之地人戶殷庶富貴者多故最爲風氣開先其下府縣鄉村以次則倣於是向之奢者益奢儉者不儉此必然之勢也吾杭風俗素稱樸素每笑蘇州人過爲姍嬉之費名之曰空頭及余仕折輔十餘年歸見城中喪葬婚嫁之靡輿馬衣服飲食之侈轉有甚於吳門者更視外府則已進而爲昔日之會城矣視外縣又已進而爲昔日之府城鄉鎮亦已進而爲昔日之縣城矣反樸還淳不能無望於大吏之能善變俗者

寒夜叢談卷三

三

子兒時見人之游戲者不過紙牌而已至呼盧喝雉稍知自愛者尙薄之不爲乃三十年來忽變爲壓寶非唯舉世皆然卽紳士亦視之爲雅戲矣甚至不逞之徒開場聚匪藉此衣食富家子弟墮其阱中者一變而爲貧人貧人之思僥倖於萬一者又變而爲盜賊爲有司者非不洞悉其善然耳目輒爲奸胥所蔽及一案到官又規避處分化重爲輕而於是益無所顧忌矣  
優伶侑酒已非正事三十年前忽尙盲女之有姿色者彈三弦唱院本以供賓客雅集座無此不樂也尋又嫌其無顧盼情復羅致明眸婦女能彈唱如盲女者旣而又置此輩高閣每一開筵女優環坐妖淫嫖媿賞資不

貴名之曰清音甚至內堂婦女之宴亦召之執壺佐酒俗敝至此人家亦安得不日漸凋落子弟亦安得不自幼濡染乎

寒夜叢談卷三

四

禁婦女出遊莫過於觀燈賽神二事其小家步行者溷裸男子隊中肩摩踵接推背搪胸受種種恥辱無論已卽肩輿僕從往往至街巷填塞處有褻簾脫舄探窗拔釵諸事曾記嘉慶十一年春杭城賽烏龍神舉國若狂無慮十餘萬人尋至將軍署前四路駢湊觀者無容足處肩輿數十悉皆破碎中一輿尤華鮮衣奴僕凡三四輩俄而輿底脫落一十七八歲美姝墜焉賴一輿夫曳起負之突圍出奇息道旁人家噉然而哭檢點釵鈿十無三存蓋大姓某家女也向使此女深藏閨閣人欲一望其顏色不可得何至以輿夫爲鍾建哉此予所目擊事故筆之以告爲人夫父者  
人無恥心凡可以救一身之死者無不作人不畏法凡可以延旦夕之命罔不爲曾憶乾隆二十一年春江浙米價石纔錢三千而餓死者無算蓋其時人尙知恥畏法故窮苦者一遇凶歲別無生路也邇來如嘉慶九年之夏江浙間淫雨爲災田禾淹沒米價每石驟長至四千八九百文而盜賊卽乘間蠶起白晝劫掠但聞死於

法不聞死於饑也至十三年夏杭嘉湖等郡復大水滔陸米石至五千六七百丈人情洶洶亦不聞有餓死者可見此輩游手無業自別有救死延命道路天災不足以困之也

冬春米之名見范石湖臘月村田樂府引云臘日春米爲一歲計多聚杵曰盡臘中事畢藏之土瓦倉中終年不壞謂之年計米至今惟吾浙嘉湖及江南之蘇州尚然謂糶米不可食也而貧家之日市升斗者亦相習爲常故一逢歉歲此米尤居奇其最受此累者莫如德清縣之新市鎮其地不通商客雖他處米如山積亦無顆

寒夜叢談卷三

五

粒至此卽至亦相戒不食所恃者僅十餘米肆往嘉禾販糶年歲稍歉各處米價未增而此間已先翔貴故貧人受害尤酷余僑居新市十八年屢勸人改食糶米其如聚聾而鼓無一聽者卽金陵買絲客來亦往往語人曰此病米也奈何以爲常餐故必責主人另糶白糶供之然鴟鴞嗜鼠螂且甘帶各有所好又豈一二口舌之所能爭哉

爆竹之製昔人謂驅山魃卽月令廣義亦但去除夕爆竹震發春陽辟邪厲並無用以送神之說也今湖州風俗無論貧富凡祀神畢莫不以此爲敬且有所謂百

子炮多至千枚懸以長竿一聲發響連續不斷火星四迸碎紙積階夫以祛逐鬼祟之物而施諸聰明正直之神亦至無禮矣大不敬矣豈徒糜無益之費貽意外之患而已哉

京師人家有二作惡事一曰不敬字紙蓋北地無樓屋中承塵及間隔房室皆用葦藉縛成方格而表紙於外以爲觀瞻然葦藉不受麩糊又必先以殘廢字紙逐條裹束後以白紙蒙之始貼貼半著未幾破壞又須另爲則悉棄舊者於糞壤中一歲不知凡幾矣二曰不惜五穀城中人家都無坑廁其婦女溺器清晨輒傾門外溝

寒夜叢談卷三

六

眼中而洗濯飯器之水亦入焉一歲又不知凡幾矣嘗聞拋棄字紙暴殄米粟者必遭天譴今比戶皆然彼蒼蒼者亦置之不問豈誅之不可勝誅耶

曩在圻輔同官中有極可笑者四人不必言其姓名其一爲山左人官某縣時城中故多娼嘗於昏夜招致內衙不爲妻所容遂別設公館於外居之每夜令此輩更番侍寢甚至行部鄉村有客娼瞥見之輒大笑曰吾不知是何官乃某老二耶胥吏皆爲掩口此君如不聞也者而過之一爲山右人以入貲得官令某縣時蕩無檢押嘗過其同鄉之張皮肆者夜飲大醉歸裸坐輿中口



自爲鼓吹聲至廳事下輿卽倒臥堂上僕役曳之不起共守至五更始醒踉蹌而入闔邑傳爲笑談一爲江南人富家而中落者在某縣時廣蓄姬侍皆工於絲竹左抱右擁低唱淺斟置公事於不問偶有要獄書吏敦促數四纔勉坐堂皇然一聞內衙歌聲卽掩簿還入良久復出或值昏暮退堂必有雙婢籠紅燈前導其陳酒肴捧樂器而俟者已多時矣以此日費不支竟坐賕賄獲罪一爲吾鄉人以逢迎獲遷擢而奉內尤謹權某州時爲其妻置內跟班五六人時從出遊有所關說往往因之尋亦不得志死此四君子者皆以官爲戲者也

寒夜叢談卷三

七

直隸密邇京師故大僚待屬吏之禮視他省爲特優州縣見總督四拜皆立而受之其退也亦離坐送三四步不踰闕見本府亦然而送則直至大堂後矣余初至省時與同官數人謁藩司達公坐有稱大人者公正色曰直隸惟制府稱大人餘無此也今後莫勿爾豈知是時外省卽監司已早有大人之稱者乎達公可謂能自謙抑者○又錢塘梁大司寇肯堂爲保定府時滿洲黃公檢由閩撫左遷直隸布政司久任外省驕貴殊甚梁公初具銜名上謁詢對良久告退黃起送至花廳外遽欲

遷入公乃給之曰某尙有密稟事請公再行數武黃不得已從之且行且詢公故遲遲不言黃亦不覺已步至宅門外乃艷然曰貴府畢竟何言牽帥本司至此耶公正色對曰實無所白因直隸儀適兩司送知府無不至此者欲公仍循舊規耳乃一揖而退黃悵惘若失自此送知府不敢復如曩時若公者可謂能以禮自處復能以禮處人者矣

寒夜叢談卷三

八

曩時于役至古北口過南天門將下峻坂乃舍車而徒與人解兩驂馬倒縛車後故鞭之若令上坡者然蓋借其力以留服馬直下之勢耳否則負重而勢猛未有不顛覆者始恍然考工記下地援邸之說然人力又不如馬力多矣

保定府安肅縣白菜甲於天下莖多葉少層層包裹如竹萌至小者亦重三五斤可寸切生食甜脆如蘿菔其地每年必出一本重廿餘斤者土人謂之菜王

深州饒陽縣工織輕紗細如蛛網薄如蟬翼最宜夏月作蚊帳人臥其中如無障礙眞所謂霧縠也余向曾製一具稱之不及八兩惜不耐久今已破裂矣

乾隆辛丑十二月余奉檄至宣化府懷來縣決囚夜趨居庸關關溝八十里道路險峻時方寒甚人馬凌兢左



右山風陡落火炬欲滅者數四而從余後者二騎時加策出余前既明詢之云聞人言前日有官過此後一騎爲虎搏去故不敢殿耳余笑曰然則爾將以我餌之乎設是夜虎出爾前恐又求殿不得矣乃歎利害所在各顧其身古來君臣父子尙然況廝養輩耶

北方語無入聲如讀賊爲宰足爲序陸爲路藥爲鬱福爲富屋爲護拆爲釵服爲附局爲拒莫爲冒穀爲故緣爲慮筆爲閉職爲治玉爲御曲爲去雪爲絮蟋蟀爲趨趨鐵笛爲替地之類不可盡舉余居京師久諸語皆能彷彿惟至入聲字終不免有浙人楚語終老帶吳之謂

寒夜叢談卷三

九

後彼地人謂余曰凡入聲但作去聲讀無不合者已而效之遂信口無窒礙矣  
屍身腐化遲速有不可解說者二事一余在南宮時檄赴晉州開棺檢驗蓋部民控知州以債負細故重杖斃者是時已屆封冢至明年二月望後余始啟行至則詢棺所在吏曰並未收斂尙鎖閉空屋中余驚曰屍親之控在十一月初旬至臘月望後已四十餘日今又越兩月豈有百餘日而屍不腐化者乎亟令開視屍竟無他惟二目爲鼠剗去遂昇出如法驗之雖杖痕宛然實不足以致死因問杖後曾飲食否屍兄對曰惟呼渴甚以

冷水一碗飲之余曰是矣蓋杖後無論重輕飲冷水必死遂以洗冤錄所載示之而其案遂定在豐潤時代遵化州相驗駐防兵丁毆妻至死者時方酷暑相去纔三日耳至則蟲滿戶外皮肉臟腑消化都盡惟有肋骨槎枒髑髏七孔而已余駭甚疑其用火蒸化冀圖滅去傷痕者細詢鄰里地保僉云此屋死後卽鍵其夫亦卽日解赴州城實無他故不得已詳請蒸檢果得重傷數處而其案亦定此二事向使非身親歷聞人傳言必以爲妄故筆之以廣見聞

寒夜叢談卷三

十

杭人葬不以時非盡感於風水亦由生齒日繁棺多地少耳是以數十年來南北兩山及西溪留下一帶敢屋鱗次無慮十餘萬而其中力能營兆域者不過十之三其餘有昔富今貧者有貧而待少饒裕者有遠遊不歸及子姓滅絕者卽能苟且了事又不過十之三然則自茲以往終不免骸骨暴露者十已居其四矣每一蒿目爲之憮然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閱邸鈔奉上諭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共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五

倍有奇我國家承天眷佑百餘年太平天下化澤涵濡  
休養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戶口之盛視昔多至十  
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數十人之食蓋藏已不能如前  
充裕且民戶既日益繁多則廬舍所佔田土不啻倍蓰  
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於閭閻生計誠有關繫若再因歲  
收屢豐糶米狼戾民情游惰田畝荒蕪必至日食不給  
益形拮据朕甚憂之云云伏考古來民數極盛莫如漢  
平帝時及隋大業唐天寶未宣和元至正明嘉靖然漢  
止五千五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口隋止四千  
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口唐止五千二百九十九

寒夜叢談卷三 十一

萬九千三百九口宋止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  
八十四口元止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  
口明止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口視本  
朝纔十之三耳而史冊已豔稱其極盛今國家生齒浩  
繁跨越前古自此日增月益方未有艾吾儕小人可不  
各務勤儉共安樂利以仰副聖天子生成之厚意乎  
嘉慶八年十月邸鈔奉旨昨倉場侍郎達慶條奏請令  
直省捐納義監生一摺朕披閱之下卽謂其說不經因  
交廷臣集議今據大學士會同九卿議駁國家正供歲  
有定額若如該侍郎所奏將每歲應交地丁銀四十兩

以上者定爲四五十倍按數核計彙總交納準作義監  
生免其租賦差徭以終其身等語是直欲將數十年之  
賦額併徵於一時自古無此取民之制竟不知該侍郎  
何所引據忽列此無稽之言妄行陳奏不惟其事斷不  
可行卽形之章牘亦不成話窒礙不通紕繆已極除照  
指駁不准外達慶著交部議處以爲率臆妄言者戒真  
大哉王言也按由俊秀捐納監生需銀不過百餘兩若  
令地丁銀在四兩兩以上者預交四五十倍是以銀貳  
千兩方得之必非閭閻所樂從且地有肥磽美惡中豈  
無徒有地丁銀數而其地實不可耕種與賣亦不售者

寒夜叢談卷三 十二

乎若亦必責其預交數十倍其勢更不能況國家賦稅  
本爲每年經費所需使國用本足而預徵之則充物於  
度支不如藏富於天下或暫困軍國多費而預徵之則  
過此以往銀數多者既不可復徵銀數少者又不足於  
用國計民生均無裨益宜眷衷之斷以爲必不可行而  
以妄言罪之矣  
直隸布政使書吏坐管各州縣錢糧出納事者每年州  
縣皆有規禮其應解應領之項又有解費規費終歲所  
入不啻千金故居必大厦出必乘車衣被可觀儼如仕  
宦以其有額缺也故入咸謂之缺主其子女率皆習於

安聞不復知稼穡中饋故又謂之缺公子缺小姐由來非一日矣然多小心謹畏無作科犯法者不意近年有王麗南等假刻藩司及庫官印信句串州縣虛收冒領至二十八萬餘兩之多事既敗露官吏同時立斬者重餘人餘亦以次伏法夫蠹吏之愍不畏死誠無足論以朝廷命官而又大半科目出身之人亦爲此喪心昧良事真有不可解者即云爲彌補虧短起見獨不思我皇上於侵虧正項各員屢從寬典以銀數之多寡分毫擬之限期從未有立置之法者乃開一面之網而不圖自全轉飲鳩羽之酒而以爲得計豈利令智昏耶抑天奪

寒夜叢談卷三

吉

之魄而速其死耶

余前著讀書隨筆嘗論元成宗下詔蠲租浙江行省臣上言宜令佃民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云云心竊以爲未當蓋富人輸粟公家無論豐歉顆粒不敢缺而佃戶之桀黠者輸租田主恆不足數若概令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是恩及貧民而不及富室豈雨露均沾之意哉後乾隆六十年普免天下漕糧御史杜立猷奏請敕下各直省督撫查明有糧之戶每戶恩免漕糧一石酌減佃戶額租若干核議章程奏明辦理等語此卽興元行省臣之說也尋奉上諭普免錢糧皆係國家曠典

在蠲免之年業主固可不徵輸而在不免之年納總納結仍當業主按則輸賦不能向佃戶額外多取況業食佃利由來已久佃戶等或係受僱傭工或係分給租餘並非徒用其力而不與以惠者在富民等因朕特降恩綸覃敷愷澤推朕嘉惠宜各發天良量減租數俾力作村農共沾餘潤此固哀多益寡同享豐寧之道若如該御史所請議定章程予以限制勢必官爲勉強抑勒滋弊且各省頑佃平日已不免有抗租情事若再定有減租之例更可得藉口拖欠不交是以推恩行慶之典轉啟擾累之端成何政體云云伏讀之下仰見聖天子

寒夜叢談卷三

丙

懸象著明無微不燭真可謂萬世沛恩極則豈書生目睫之論所能彷彿萬一哉

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第一名舉人傅晉賢榜發後輿論沸騰緣晉賢本富家子素無文名魁卷中所刻三藝詞義絕高非其所及也而湘陰縣生員彭莪見傅文與已作同卽赴省領取原卷不得外議益譁監臨試等乃徧查落卷而傳之原卷故在遂加研訊盡得實情蓋以銀一千二百兩賂承辦科場五經房之繕書樊順承句串內簾刻字匠羅文秀私抽取中紅號之卷交樊託病竊帶出外令傳騰入空白試卷以所雕假印蓋之彌

封如式密置懷中隨同榜書吏混入又賄屬掌卷籍書吏喻廷選於臨寫榜唱名提對墨卷時抽換呈堂傳遂因此中式獄既具樊立斬傅羅絞決餘發黑龍江爲奴而彭我仍賞還舉人按科場舞弊頂替連號時或有之初未聞有掉卷中式者夫科第有無遲早自有定數卽以不利市秀才終老牖下亦何至禍及身家乃欲取辦於孔方移花以接木其心與劫盜何異然冥冥中亦巧於播弄矣向使中式名次稍後則其文必不刻其文不刻彭亦安知其文與已同而天乃故以榜首畀之以速其敗露令行險舞弊之徒無一人得脫亦可畏矣哉

寒夜叢談卷三

五

冢墓間樹俗謂之蔭末言有關於子孫之禍福也然不宜多種兆域小則六七本已足廣亦不過數十本而已蓋後人未必皆賢脫有不肖適以供其盜伐爲賭博飲食之資卽執而訟之於官又必治以應得之罪均非所以安先靈於地下也嘗見人家墓田廣至十餘畝松楸鬱蔥多以干計非戕於子孫斧斤卽斷於他人刀鋸終年構訟懲一不足警百不數年間補栽者尙未尋而森森者已十無一二亦復奈之何哉

王連翹庵瑣語載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奏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敕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

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八千四百八十五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尼姑共八千六百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千九十三名云今海內享承平之福又百數十年不知天下私建寺廟又增若干僧道女尼又添幾倍此輩不耕不織率衣食於十方而地之所生止有此數無怪乎布帛菽粟之價貴不可復賤矣

寒夜叢談卷三

六

凡勞主師者六載始斷絕根株然費國家帑藏見之邸鈔者已四五萬兩蓋由我朝崇儉節用故能府庫充盈不必有加賦之議而已沛然有餘矣每歎明季流賊蔓延倉庫懸罄士卒以枵腹而解體小民因加賦而離心卒至敗壞不可收拾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作字之法昔人論之詳矣然其要不外於多臨摹細體認畏指摘而已蓋臨摹不多無以得古人法度體認不細則雖得其形似而精神氣味都非不畏指摘則草率應酬漸入油滑一路至老亦不長進一步守此三言積以歲月何患不正中生奇熟中生巧哉至用筆有正鋒

偏鋒多成於幼年初握管時然跋筆偃筆古人亦不礙  
為名家唯圓勁跳脫處非正鋒不能也

作詩貴真真則不論寫景言情懷人感逝皆是我之詩  
移向他人不得此詠物應酬試帖之作所以無取也詩  
又貴雅徒真而不雅則非庸即俚矣詩又貴厚徒雅而  
不厚則非纖即佻矣至五七言長排不知開合展拓脫  
卸之法便如一斛散錢歌行謠曲不知迴翔轉換頓挫  
跌宕之致與夫疾徐繁促高下激楚之節奏何異無腔  
笙笛故必多看古人之集師其意而不摹其詞味其神  
而不襲其貌作不厭乎多而各體須備改不厭乎細而

寒夜叢談卷三

主

務期自然若是者雖未能遠自名家於斯道亦庶幾矣  
凡學古文須從入大家入手先辨體例次看命意又次  
看章法句法字法則一題到手胸中自有成竹然不可  
過於摹擬又不可失之雕繪及有意艱澀也既詞順而  
理比矣然後讀史記漢書師其結構剪裁之法深厚雅  
健之詞更參之以左傳莊子觀其錯綜離合之奇詭詭  
連并之妙古文能事盡於此矣

文士著述之餘或陶情筆墨記所見聞及時事之可悲  
可喜可驚可怪者未為不可自蒲松齡著聊齋志異多  
借題罵世於是汨泥揚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諧錄一

書已如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甚至又有豈有此理及更  
豈有此理等書名滿調穢褻悖理喪心非惟為東萊之  
災實世道人心之毒藥也而逐臭諸君子方且家有一  
編津津焉以資為談柄又何異承人下竅而歎其有如  
蘭之臭耶

甲子孟春垣曲安恭已  
助賞崑山趙詒琛重刻

寒夜叢談卷三終

寒夜叢談卷三

共

子友沈梅邨中年卽不樂仕宦鍵戶著書至老不倦其  
詩古文集三十卷讀書隨筆二十二卷公羊穀梁異同  
合評四卷漢書語偶一卷已先後付梓矣此外尙有公  
餘拾句提耳錄雜識雜言諸種亦繕寫藏篋中何其樂  
此不疲也今年春予觴梅邨於湖舫復出示寒夜叢談  
三卷蓋冬月夜坐爲令嗣董論說因彙而錄之者子展  
視數過絕愛其談理一卷洞徹該包幾無贖義誠震聾  
之木鐸也談禮一卷非唯爲吾鄉鍼砭且令世之無暇  
讀禮子弟亦開卷了然至末卷所談雖細瑣然有關人  
心風俗之事亦往往及之則是編也固宜公之於人而

寒夜叢談跋

梅邨乃徒欲私其子吝哉予因別錄一本亟付之剞劂  
氏有目者或不以予爲阿所好也嘉慶己巳仲夏望同  
學愚弟高觀海拜跋

國

運

國

運





澄懷園語自序

先公詩文集外雜著內有聰訓齋語二卷以示子孫廷玉終身誦之雍正戊申己酉閒扈從西郊蒙

恩賜居澄懷園五姪皆隨往課兩兒讀書予退直之暇談論所及姪逐日紀錄得數十條曰此可繼聰訓齋語曰澄懷園語也予聞之慚慙不勝而又欲違其請第哀集有限未為完書自是厥後凡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經與典籍之所載

澄懷園語序

可以裨益問學擴充識見者輒取片紙書之納敝篋中而日用纖細之事亦附及焉十數年日積月累合之遂得二百五十餘條因釐為四卷不分門類但就日月之先後以為次序命曰澄懷園語從姪筠之請也竊念通籍而後率於官守職務繁多比年精力憊頓常有意所欲書而倏忽遺忘者不可勝數且自知學識短淺文辭拙陋較之聰訓齋語不啻霄壤又隨手掇拾本無所愛惜不過敝之家塾俾子孫輩讀之知我

立身行己處心積慮之大端云爾然有能觀感

興起者是則是效不視為紙上空談未必無所

裨補或不負老人承先啟後之意也夫乾隆丙

寅冬十月澄懷居士張廷玉謹

澄懷園語序

二

澄懷園語卷之一

桐城張廷玉視齋

凡人得一愛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護之至於心乃吾身之至寶也一念善是即置之安處矣一念惡是即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寶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弗思之甚矣

一語而干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當時時留心體察不可於細微處忽之

昔我文端公時時以知命之學訓子孫晏閒之時

澄懷園語卷一

則誦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窮通得失天命既定人豈能違彼營營擾擾趨利避害者徒勞心力壞品行耳究何能增減毫末哉先兄宮詹公習聞庭訓是以主試山左即以不知命一節為題惜乎能覺悟之人少也

康熙庚子冬山東販鹽奸民聚眾劫掠邨莊渠魁六七人各率匪類數百人晝夜橫行南北道路幾至阻隔又有青州生員鞠士林者倡率邪教召集亡命肆行不法巡撫總兵官竭力捕治擒獲一百五十餘人

時余為刑部侍郎

聖祖仁皇帝命同都統陶賴學士登德前往濟南會同該撫鎮嚴行審訊並

諭曰伊等俱係妄稱偽將軍名號謀為不軌之人若照例山部科覆奏請旨則致遲悞又恐別生事端爾等可審訊明確其應正法者即在濟甯正法應發遣者帶至京師發遣余奉

命憫憫深以不稱任使為懼且同事二公皆屬初交恐有意見參差猜疑掣肘之患途中偕行以誠信相

澄懷園語卷一

與頗無閒言抵東之日晝夜檢閱卷案廉得其槩因於大廷廣眾謂同事諸公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諸公皆曰若何余曰伊等口供內有仁義王無敵將軍之稱又有義勇王飛展將軍之稱觀飛展二字不過市井混名耳凡所謂偽號者皆道路訛傳不足深究矣諸公皆曰然已而一一研詰作盜案歸結即時正法者七人發遣者三十五人割斷筋者十八人因殘廢疾病而免罪者七十二人審係無干即行釋放者二十五人先是盜首供某名下有四百人某名下有

五百人合訊之已不下二千餘人之衆因思罪在首惡若將脅從附和之輩一槩株連非所以仰體

皇仁也於是止就臬司械送之一百五十餘人審訊歸結外此未曾拘拿一人卽到案衆犯中有供係某姓佃戶者有供係某姓家人者有供係某鄉紳富戶家傭工或賃居房屋者亦槩不究問至於失察疎縱之罪通省文武官自撫鎮至典史干把總無一人得免者因錄其捕賊之功予以免議亦體

聖主寬大之盛心也此案讞獄將定本地文武官進

澄懷園語 卷一

三

而言曰公等如此治獄寬則寬矣第若輩黨羽甚衆未到案者尙有數千人若不加以嚴懲使之畏懼公等還朝後仍復蠢動恐有經理不善之咎奈何余笑曰我等但知宣布

皇上如天好生罪疑惟輕之至德若爲地方有司思患豫防草菅民命甚非鞠獄初意且以用法寬而得咎恐無此天理諸公不必爲余過慮旣而余回京後訪察山左情形知匪黨漸次解散並無萑苻之警蓋聖主德化之感人而治獄之不宜刻核也如此大凡

鳥合之衆必有一二巨惡爲之倡率果能殲厥渠魁則脅從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不必以多殺爲防患之計也此案爰書定自余手願舉以告天下之治獄者

周易曰吉人之辭寡可見多言之人卽爲不吉不吉則凶矣趨吉避凶之道只在矢口閒朱子云禍從口出此言與周易相表裏黃山谷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當終身誦之

一言一動常思有益於人惟恐有損於人不惟積德

澄懷園語 卷一

四

亦是福相

文端公對聯曰萬類相感以誠造物最忌者巧又曰保家莫如擇友求名莫如讀書姚耑恪公對聯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虛直齋日記曰我心有不快而以辰氣加人可乎我事有未暇而以緩人之急可乎均當奉爲座右銘

向日讀書設小几筆硯縱橫卷帙堆積不免踟躕之苦及易一大几則位置綽有餘地甚覺適意可知天下之道寬則能容能容則物安而已亦適雖然寬之

道亦難言矣天下豈無有用寬而養姦貽患者乎大抵內寬而外嚴則庶幾矣

凡人病歿之後其子孫家人往往以爲庸醫誤投方藥之所致甚至有衙恨終身者余嘗笑曰何其視我命太輕而視醫者之權太重若此耶庸醫用藥差誤不過使病體纏綿多延時日不能速痊耳若病至不起是前數已定雖盧扁豈能爲功乃歸咎於庸醫用藥之不善不亦冤哉

雍正八年八月京師地動兒輩恐懼憂煎覽宇宙開

澄懷園語 卷一 五

無可置身處余謂之曰天變常懼理所宜然惟是北方陸居之地震與南方舟行之風濤皆出於不及覺何從預知而逃避之爾等惟有慎持此心若果終身不曾行一惡事不曾存一惡念可以對衾影卽可以對神明斷無有

上天譴罰而加以奇殃者方寸之間我可自主以此爲避災免禍之道最易爲力  
世之有心計者每行一事必思算無遺策夫使猶有遺策則多算何爲不過招刻覈之名致衆人怨恨而

已若果算無遺策則上犯造物之怒其爲不祥莫大焉

凡事當極不好處宜向好處想當極好處宜向不好處想

人生榮辱進退皆有一定之數宜以義命自安子承乏綸扉兼掌銓部常見

上所欲用之人及至將用時或罹參罰或病或故意不果用又常見

上所不欲用之人或因一言薦舉而用或因一時乏澄懷園語 卷一 六

材而用其得失升沈雖君上且不能主况其下焉者乎乃知君相造命之說大不其然

爲善所以端品行也謂爲善必獲福則亦儘有不獲福者譬如文字好則中式世亦豈無好文而不中者耶但不可因好文不中而遂不作好文耳

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則人之伺之益密而論之亦愈深防檢稍疎則身名俱損昔聞人言有一老僧道力甚堅精勤不怠上帝使神人察之曰其勤如初則可度世苟不如前則詐僞欺世之人可擊殺之神伺之

久不得閒一日僧如廁就河水欲盥手神曰余得閒矣將下擊僧忽念曰此水人所飲食也奈何以手污之因以口就水吸而滌手神於是出拜曰子之心堅矣吾無以伺子矣向使不轉念則神鞭一擊不且前功盡棄耶語雖不經亦可借以自警

余近來事務益繁雖暇餐俱不以時何暇復問家務乃知古人所稱公爾忘私爾忘家者非有意忘之也亦其勢不得不忘耳况受

恩愈深職任愈重即本無私心而識淺才疎尚恐經

理之未當若再存私意於胸中是乃有心之過豈不得罪於鬼神哉

大臣率屬之道非但以我約束人正須以人約束我我有私意人即從而效之又加甚焉如我方欲飲茶則下屬即欲飲酒我方欲飲酒則下屬即欲肆筵設席矣惟有公正自矢方不爲下人所窺一爲所窺則下僚無所忌憚尚望其遵我法度哉

凡事貴慎密而國家之事尤不當輕向人言觀古人不言溫室樹可見總之真神仙必不說上界事其輕

登懷園語

卷一

七

言禍福者皆師巫邪術惑世欺人之輩耳

入宮見妬入門見嫉猶云同居共事則猜忌易生也至於與我不相干涉之人間其有如意之事而中心悵悵間有不如意之事而喜談樂道之此皆忌心爲之也余觀天下之人坐此病者甚多時時省察防閑恐蹈此薄福之相惟我 兩先人忠厚仁慈出於天性每問人憂戚患難之事即愀然不快於心只此一念便爲人情之所難而貽子孫之福於無窮矣

古人以盛滿爲戒尙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席

登懷園語

卷一

八

豐履厚其心易於放逸而又無端人正士嚴師益友爲之督責匡救無怪乎流而不返也譬如一器貯水盈滿雖置之安穩之地尚慮有傾溢之患若置之欹側之地又從而搖撼之不但水至傾覆即器亦不可保矣慮盛滿而不知謹慎者何以異是

吾人進德修業未有不靜而能有成者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且不獨學問之道爲然也歷觀天下享遐齡膺厚福之人未有不靜者靜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樂事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飾之鮮華飲饌之豐潔聲技之靡麗其爲適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樂不樂不與焉惟有安分循理不愧不作夢魂恬適神氣安閒斯爲吾心之真樂彼富貴之人窮奢極欲而心常戚戚日夕憂虞者吾不知其樂果何在也余自幼體羸弱多疾精神減少步行里許輒困憊不能支 兩先人時以爲憂余因此謹疾益力慎起居節飲食時時儆惕至二十九歲通籍後氣體稍壯三十二歲蒙

澄懷園語 卷一

九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辰入戌出歲無虛日塞外扈從凡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瀋之地乘馬奔馳飲食多不以時而不覺其勞猶記丁亥秋

聖祖仁皇帝以外蕃諸君長望幸心切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窮邊絕漠余皆珥筆以從計一百餘日不離鞍馬而此身勉強支持不至委頓及

世宗憲皇帝卽位叨荷

殊恩委任綦重雍正五六年以後以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皆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

宣召不時晝日三接習以爲常而西北兩路軍興旁午遵奉

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出刻不容緩每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及書吏抱案牘於旁者常百數十人環立更進以待裁決坐肩輿中仍披覽文書入

紫禁城乘馬吏人輒隨行於後卽以應行應止者告

澄懷園語 卷一

十

之總裁史館書局凡十有餘處纂修諸公時以所疑相質問亦大費斟酌不敢草率每薄暮抵寓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卽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每蒙

聖慈洞察垂憫再三因諭曰爾事務繁多至此一日所辦竟至成帙在他人十日尙未能也恐爾眠食之時俱少矣嗣後切宜愛惜精神勿過勞以負朕念

聖恩如此益不敢不努力圖報於萬一竊思五十歲以後之情形與三十歲以前迥乎不同此皆仰賴天地祖宗之默佑而戒謹恐懼時時慎疾之一念亦未嘗無功焉

凡人耳目聽睹大率相同若能神閒氣靜則覺有異人處雍正癸卯甲辰明予與高安朱文端公兩主會試每坐衡鑒堂閱文子伏案握管未嘗停批而四座同考官彼此互相談論或開龍門時外場御史向內簾御史通問訊予皆聞之向朱公一一敘述朱公曰

澄懷園語 卷一

七

古稱有五官並用者予未遇其人今於君見之矣予曰公言太過予何敢當此不過偶然耳今年逾六十迥不如前可知耳目之用亦隨血氣為盛衰也

余近蒙 聖恩賜以廣廈名園深愧過分昔 文端公官宗伯時屋止數楹其後游登台輔數十年不易一椽不增一瓦曰安政為久遠計耶其謹如此其儉如此其刻刻求退如此我後人豈可不知此意而猶存見少之思耶

天聰明人當困心衡慮之後自然識見倍增謹之又謹慎之又慎與其於放言高論中求樂境何如於謹言慎行中求樂境耶

人臣奉職惟以公正自守毀譽在所不計蓋毀譽皆出於私心我不肯徇人之私則甯受人毀不可受人譽矣

他山石曰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吾一味藥解之曰淡吁斯言誠藥石哉

澄懷園語 卷一

七

人以必不可行之事來求我我直指其不可而謝絕之彼必怫然不樂然早斷其妄念亦一大陰德也若猶豫含糊使彼妄生覬覦或更以此得罪此最造孽人之精神力量必使有餘於事而後不為事所苦如飲酒者能飲十杯只飲八杯則其量寬然有餘若飲十五杯則不能勝矣

天下萬事莫逃乎命命有修短非藥石所能挽 文端公常言仁和顧山庸先生曾患疽發背醫藥數百金而愈同時有鄰居貧人亦患此病無醫藥日飲

薄粥亦愈其愈之日日與公同以此知命有一定不繫乎療治也

余遷居不擇日或問之余曰天下人無論貧富貴賤莫不擇吉日者莫如婚娶然其閉壽殀窮通不齊者甚多可知日辰之不足憑而吾生自有定命也擇日何爲乎

余生來體弱每食不過一甌肥甘之味畧嘗卽止然生平未嘗患瘵痢亦出不多飲食之故世之以快然一飽而致病者豈少哉

澄懷園語

卷一

七

處順境則退一步想處逆境則進一步想最是妙訣余每當事務叢集繁冗難耐時輒自解曰事更有繁於此者此猶未足爲繁也則心平而事亦就理卽鄙寒暑皆作如是想而畏冷畏熱之念不覺潛消爲官第一要廉養廉之道莫如能忍嘗記姚和修之言曰有錢用錢無錢用命人能拚命強忍不受非分之財則於爲官之道思過半矣

臣子事君能供職者以供職爲報恩不能供職者卽以退休爲報恩蓋奉身而退使國家無素餐之人賢

才有登進之路亦報恩之道也

人之葬墳所以安先人也葬後子孫昌盛可以卜先人墳地之吉祥若先存發福之心以求吉地則不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平生錙銖必較用盡心計以求贏餘造物忌之必使之用若泥沙以自罄其所有夫勞苦而積之於平時歡忻鼓舞而散之於一旦則貪財果何所爲耶所以古人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人家子弟承父祖之餘蔭不能克家而每好聲伎好古玩好聲伎者及身必敗好古玩未有傳及兩世者

澄懷園語

卷一

七

余見此多矣故深以爲戒

昔人以論孟二語合成一聯云約失之鮮矣誠樂莫大焉余時佩服此十字

予在仕途久每見陞遷罷斥事稍出人意外者衆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宇宙間安得有許多緣故而人往往不信余曰細思之卻有緣故何也命數如此非緣故而何

夏月退食之暇閱津逮秘書頗足忘暑且可爲博物洽聞之助但其中鄙俚穢褻之語往往而有可知古



人著書輕率下筆亦是大病讀者不可不擇也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唐明皇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

朱欽宗諱桓則併嫌名九字避之高宗諱構則併勾

字避之至改勾龍氏為緹氏惟我

朝此禁甚寬

世宗憲皇帝時見臣工奏事有避嫌名者輒怒曰朕

安得有許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至乾隆元

年

今上御極特降諭旨二名不偏諱即

澄懷園語卷一

御名本字亦不避矣

聖人度量識見超越千古即此一事可見

宋太宗言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西林相國曰

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

大事必至糊塗矣斯言最有味宜靜思之

世宗憲皇帝時廷玉日直 丙廷

上進膳時當奉

命侍食見

上於飯顆餅屑未嘗棄置纖毫每燕見臣工必以珍

惜五穀為訓暴殄天物為戒又嘗

語廷玉曰朕在藩邸時與人同行從不以足履其頭

影亦從不踐踏蟲蟻

聖人之恭儉仁厚謹小慎微固有如是者

昔人言陸放翁詩吐納眾流渾涵萬有神明變化融

為一氣子自幼讀陸詩數十年來不離几案其妙處

不可殫述即如七言絕句中遊近村一首曰斜陽古

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

聽說蔡中郎又夜食炒栗一首曰齒根浮動歎吾衰

澄懷園語卷一

山栗炮燂療夜飢喚起少年京釐夢和甯門外早朝

時以眼前極平常之事而出之以含蓄蘊藉令人百

回讀之不厭真化工之筆也

三百篇為詩之祖人共知之而不知微言精義有在

三百篇之前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吾人用功於詩數十年果能心領神會此十二字

則詩自臻妙境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也

西林相國曰杜少陵胡馬詩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

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

蹶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濶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余扈從久見良馬甚多深知西林確論能發杜詩之神髓也虞書言樂作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此史臣極言德化之盛不必實有其事也

先公言標梅之詩乃女子父母作非女子自作也昔人曾有此解當從之朱註非也

先公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乃古人自檢之密非輕量天下之人此解玉服膺不忘非此則詩人之語病

澄懷園語 卷一

七

不小矣

余二十歲時讀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以為此後人代作非先生手筆也蓋篇中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諸語大有痕跡恐天懷曠逸者不為此等語也此雖少年狂肆之談迄今思之亦未必全非

余向來所作詩多燬於火兒輩言及往往以為憾一日讀竹坡詩話曰杜牧之嘗為宣城幕遊涇溪水西寺留一詩其一曰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合情碧

溪水重上粲公樓此詩今榜壁開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者多矣余讀至此呼若鬻示之曰古名人尚如此何況於余為之一笑

昔先文端公祈夢於呂仙祠夢遷居新室家人荷硯一擔玉感其祥因以硯齋為號並刻圖章二上則硯齋下則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八字蓋取唐庚古硯銘中語以自勉也

偶讀明人雜記曰今高麗鏡面箋中國無及之者吳越錢氏時浙江温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畧類高麗

澄懷園語 卷一

六

紙供者免其賦稅故曰蠲紙至和年開方入貢以權貴索取浸廣而紙戶力不能勝遂止之今京中所用高麗紙質雖麗而堅厚異常遠勝內地者至高麗鏡面箋則不可得惟於董宗伯墨蹟中見之本朝以來彼國王川作表賤市肆中則無從購覓矣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予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為工

也子偶檢書見此指以示見輩古人作詩之妙讀詩之妙並見於此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偶閱韓魏公別錄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又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又曰人能扶人之危矧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又曰寡欲自事簡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

澄懷園語卷一

九

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嘗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平常事以上數則語雖淺近而一段和平忠厚之意千載而下猶令人相遇於楮墨間因命兒輩抄錄以備觀覽

周書君陳篇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又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數語自宋儒以來多有以為成王失言者余謂不然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公自監之公殺成王命君陳代公是時

頑民習染已深非動其尊君親上感恩戴德之心不能望其潛消逆志故令君陳宣布朝廷德意以為化民成俗之助非以頌颺諛諛倡導臣工也觀下文曰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其以忠直匡正望君陳者與大舜子違汝弼之心又何閒哉

虞書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以上盛德古今來仁厚恭

澄懷園語卷一

十

儉之主尚庶幾能之至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此固非帝舜不足以當之然亦必有此數語始足以見盛德之至與大聖人功用之全也予故曰唐太宗縱囚而囚歸此太宗之所以為太宗也虞帝好生而民不犯於有司此虞帝之所以為虞帝也

偶讀韓愈王傳公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謹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余名玉字易用而難避生平見屬吏門人皆戒其勿以犯觸為嫌後世子孫當

知此意果能尊敬其父祖當以服習教訓為先豈在此區區末節乎

向見同人詩中好句輒能記誦歷久不忘今老矣迥

不如前所記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如院長揆公敘

詠白杜鵑花曰三更枝上月如霜查悔餘行誦金絲

桃曰偶分處士籬邊色仍是仙人洞口花鄂西林爾

詠瓊花曰林端暖愛初長日葉底香憐最小花趙橫

山大賦得柳橋晴有絮曰雪點朱闌暖未消此皆詠

澄懷園語 卷一

有曰人世儉賊君莫笑自家身在急流中亦自傷永

可味

君子可欺以其方若終身不被人欺此必無之事倘

自謂人不能欺我此至愚之見即受欺之本也

天下有學問有識見有福澤之人未有不靜者

天下矜才使氣之人一遇挫折倍覺人所難堪細思

之未必非福

凡人好為翻案之論好為翻案之文是其胸襟褊淺

處即其學問偏僻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請看一

部論語何曾有一句新奇之說

不深知知人論世四字之義不可以讀史

澄懷園語 卷一

三

澄懷園語卷一

嘯園藏板

澄懷園語卷之二

桐城張廷玉硯齋

雍正丙午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堂

世宗憲皇帝恐其懸念起居命余索其平安信於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聖主錫類之仁優待大臣之恩誼至於如此千古所未有也

居官清廉乃分內之事每見清官多刻且盛氣凌人

澄懷園語卷二

十一

蓋其心以清為異人之能是猶未忘乎貨賄之見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問如何著力曰言忠信行篤敬

孝昌程封翁漢舒筆記曰人看得自己重方能有恥又曰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此有道之言也

讀論語覺得孟子太繁且甚費力讀孟子又覺諸子之書費力矣不可不知

程封翁漢舒曰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

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又曰小小智巧用慣了便入於下流而不覺此二語乃治家訓子弟之藥石也

凡人看得天下事太容易由於未曾經歷也待人好為責備之論由於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聖賢從天性中來中人以上者則閱歷而後得之妄秉庸暗者雖經閱歷而夢夢如初矣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熟讀全史方知此語之妙乾隆五年正月燈節家庭閒話之際長男若霽曰凡

占卜星相之事若深信而篤好之其人必有受累處但大小或有不同耳余聞之甚喜蓋余幾經閱歷而後知之不意若霽少年能見及此也

本朝定制各部滿尚書在漢尚書之前廷玉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事特命在滿尚書之前雍正六年

澄懷園語卷二

十一

公富爾丹管部務富以公爵兼尚書非他人可比玉遜讓再四

上仍命余居前又朝會班次大學士在領侍衛內大臣之下

上命玉在公侯領待衛內大臣之上皆異數也

先文端公聰訓齋語曰子自四十六七以來請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明明惺惺決不令人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闖或闖入卽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

澄懷園語 卷二

王

中尚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山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此 先公生平得力處故言之親切若此玉常舉以告人無論行者不可得卽解者亦復寥寥吁難矣哉

註解古人詩文者每牽合附會以示淹博是一大病古人用事用意有可以窺測者有不可窺測者若必欲強勉著筆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慎也歐陽公論詩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此數語看來淺近而義蘊深長

得詩家之三昧矣

憂患皆從富貴中來閱歷久而後知之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在孟子則兩者平說究竟不虞之譽少而求全之毀多此人心厚薄所由分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聖人之心甯偏於厚其異乎常人者正在此

餘齋恥言曰名諫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爲矧君子乎又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

澄懷園語 卷二

四

地又曰有家者莫患乎昧大體而聽小言夫費起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構若能結婦妾之口鋼僕婢之唇宜家將過半矣又曰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末矣然猶賢於使人惴惴而莫或敢侮者又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既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餘齋徐姓祖稷其名也江南華亭人明末官至副憲

開卷有益此古今不易之理猶記余友姚別峯有詩

曰掩書微笑破疑團尤得開卷有益自然然而然之樂境也余深愛之

後世取士舍科目更無良法但在主考同考官公與明耳雖所得之士不能盡備國家之用而司其柄者能公正無私使天下士子安於義命則士心自靜士品自端於培養人才不無裨補余自通籍以來累蒙三朝聖主委任三典會闈分校一典順天鄉試三爲會試總裁不敢云鑒別無爽而秉公之念則恪遵先人之訓可以對天地神明耳

澄懷園語 卷二

五

女論語曰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本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露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居必掩面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此訓女至言也凡爲父母者當書一通於居室中康熙壬午春 先公 子告歸里諭延玉曰嗣後可寫日記寄歸俾知汝起居近况以慰老懷玉遵命每日書之甲申四月奉

命入直南書房仰蒙

聖祖仁皇帝恩誼稠渥錫賚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歲扈從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形勝風土人物以及道里之遠近氣候之涼燠草木之華實飲食日用之微遊覽登眺寓目適情之趣悉載日記中越數日郵寄數紙以博堂上之一笑 先公每接到輒命小胥繕錄之積之既久遂成四帙因以抄本及原稿寄延玉曰好藏之他日載之集中亦著述中一種也延玉受而藏之篋笥後因室廬不戒於火遂成灰燼每

澄懷園語 卷二

六

念 先公彙集郵寄之意輒爲泣然而曩時所歷之境已閱三十餘年靜中思之不過得其彷彿欲舉以筆之於書不能矣撫今追昔慨惜曷勝雍正十年山東省奏銷上年正賦紳士欠糧不完者例應褫革該部照例具奏

上以問同官同官曰法當如此不褫無以警衆上復問延玉延玉對曰紳士抗糧罪固應褫第山東連年荒歉輸將不給情有可原尙與尋常抗玩者有間可否邀

恩寬限二年俟來歲不完然後議處以昭法外之恩  
上惻然曰爾言誠是遂降寬限三年之

恩旨此次得免褫革者進士及舉貢生監凡一千四  
百九十七人

上之矜恤士類從善如流如此偶舉一端以見

如天之德誠古今所莫及云

余授館職後丙戌科奉

命分校春闈在闈中有同事人以微詞探余者余逆

知其意因作闈中對月絕句四首中有云簾前月色

澄懷閣語 卷二

七

明如晝莫作人閒暮夜看其人覽之懷漸而退撤棘

後士林頗傳誦之

聽訓齋語曰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

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

近於頹頹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

終吝余欲於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

亦願吾子孫其守也 先公之家訓如此因憶先室

姚夫人幼奉端恪公之教長而于歸能體 兩先人

之心不苟言不苟笑一舉一動悉遵矩矱于肅之一

字庶幾近之惜乎青年不永不能令子女輩親見而  
取法也

凡人精神智慮少壯之時則與年俱進漸衰之後則  
與年遞減

世宗憲皇帝初登大寶時年五十有一日侍左右

凡

訓諭臣民之旨纏綿剴切委曲宛轉爲千古帝王之

所未發玉恭聆之下敬謹默識退而繕錄於次日進

呈

澄懷閣語 卷二

八

御覽少者數百言多者至數千言皆與原降之

旨無少遺漏屢蒙

先帝嘉獎逾量同朝共事之人咸以爲難乃五十五

歲以後記性漸不如前至六十以外又不如五十七

八時今則六十有九又不如六十一二歲時矣精力

日益衰頹而擔荷重任不能爲引年退休之計可愧

亦可懼也

天理人情是一件不得分而爲二論語曰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律文有得相容隱之條卽從



論語中來細玩夫子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數語其妙處不可以言傳矣至孟子父子相夷數句則不免語病

韓魏公遺事曰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於書尾題詩一首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甚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先文端公日以遜讓訓子孫聰訓齋語往復數千言剴切纏綿即是此意從今

澄懷閣語 卷二

九

日觀之從前讓人無纖毫虧損而子孫榮顯頗為海內所推孰非積德累仁之報哉

韓魏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領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此魏公遺事載于別錄者

范景仁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數語乃古今純臣肺腑之言也

歐陽文忠公之子名發述公事蹟有曰公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各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余覽之為之三歎每見讀書人於他人著

澄懷閣語 卷二

十

作往往恣意吹求以炫己長至於意見不同則堅執已見百折不回此等習氣雖賢者不免覽歐公遺事其亦知古人之忠厚固如是乎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屨盛溺適有蚊蚋撲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東坡詩曰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罍省撲緣歐陽公憎蚊詩曰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是撲緣二字顛倒皆可用想歐公有所本也姑識之以俟考

余二十歲時見錢牧齋箋註杜工部洗兵馬以為隱

刺肅宗即大以爲不然蓋肅宗此時收復兩京再造  
唐室故少陵作此詩以志慶幸豈逆料其將來有失  
子道而爲譏刺之語耶近見註杜諸家俱痛貶牧齋  
之說與余意同可見人心之公而持論不可以過刻  
也

全唐詩內載郭汾陽樂章二篇外此無他吟詠汾陽  
功業照耀古今不必以詩文見長卽此二章料亦後  
人重公而爲此附會之紀載耳非公手製也又全唐  
詩內載李鄴侯詩三首鄴侯一代大文人其詩篇豈

澄懷園語卷二

廿

止於此可見古名人著作散逸而不傳者不知其凡  
幾也

余常與同人論詩戲爲麓淺之語曰杜少陵詩一派  
溫厚沈著之氣冬月讀之令人暖白香山詩一派瀟  
灑爽逸之氣夏月讀之令人涼同人頗以爲確不以  
爲麓淺而哂之也

歐陽公歸田錄曰臘茶出於劍建草茶出於兩浙兩  
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  
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

數斤養之川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  
茶第一歐公紀載如此余性最嗜茶四方士大夫以  
此相餉者頗多仰蒙

世宗皇帝頒賜佳品一月之中必數至皆外方精選  
入貢者種類亦甚多器具亦極精緻可謂極茗飲之  
大觀矣然不聞有囊以紅紗養以常茶之說而暑濕  
不侵色香如故想古法不必行於今日也

蔡條西清詩話曰詩家視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此  
最爲確論

澄懷園語卷二

廿

元好問五歲德華小女詩牙牙女總堪誇學念新  
詩似小茶注曰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曰先帝侍女八  
千人白香山長恨歌曰後宮佳麗三千人所謂八千  
三千者蓋言其多耳非實指其數也合觀二詩可見  
少陵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香山詩巫山暮足  
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不知香山何以全用杜句  
但收五言爲七言耳此亦古人之不可解者

嘗讀高詩邱梅花詩有曰春後春前曾獨採江南江

相思又曰擬折贈君俱寂寞東風無那欲殘時

曰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數句

中皆兩見又元遺山詩中用古人成語甚多不以

嫌至其入白爲詩句重見集中者更不一而是想古

人才思橫逸繁富不暇檢點以致彼此互見耳

偶與同人談古今最巧者何事余曰堯典中載之矣

客問何事余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千古節候被他

算定不差纖毫非天下之至巧乎阿人大笑

廣雅曰玉延諸草皆北本草舊與生於山者名山

澄懷園語

卷三

三

樂秦楚之閒名玉延朱子山藥詩曰欲賦玉延無好

語羞論蜂窠與羊羹

人情好言夢而夢之微驗不爽者尤喜談而樂道之

遂成信夢之癖余曰是逐末而忘其本矣人之禍福

既預見於夢可見有一定之數非人之所能逃矣

其信夢不如信數營營擾擾者又何爲乎高青邱志

夢一篇讀之可以增長道心

宋制以內夫人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付史館明

時則內監紀之今則仍明朝之舊也

郭子儀子儀其父敬之字敬之可見古人之以名

爲字不少也

明少師劉健登青柯坪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

霧中作煙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赤日當天下山始

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所見則突即雷也每思雷所

起處得此豁然此見之明人紀事者

余素不信星命之說偶讀高青邱文曰韓文公詩有

我生之初月宿南斗之句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

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生平毀譽頗相似焉夫磨

澄懷園語

卷二

四

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

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命亦舍磨蝎

又與文忠皆生丙子青邱自記者如此由今觀之三

公皆享文章盛名而遭值排擠謗毀甚至不克令終

大槩相似然則星家者說古人不廢亦未可盡以爲

鉅茫耶

山志云此雉蛭蛭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

爲蛟當以八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三數年一次見筠

記

雲烟過眼錄曰李伯時貳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如  
蓋神魂精魄皆爲筆端取去實爲異事余謂此與張  
僧繇畫龍點睛卽飛去事同一理也

聰訓齋語曰放翁詩倚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鳩  
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玉謂此二語可作富貴人座右  
箴

聰訓齋語曰余性不愛觀劇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  
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酬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  
急爲人我利溥也余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念及誕

澄懷園語卷二

五

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  
製絲衣袴以施道路飢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  
許之余意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  
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  
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  
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於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  
勉力而行之先公之垂訓如此玉生平亦不愛觀劇  
蓋天下之樂莫樂於閒且靜果能領會此二字不但  
有自適之趣卽治事讀書必志氣清明精神充足無

障礙虧缺處若日事笙歌喧譁雜運神志漸就昏惰  
事務必至廢弛多費又其餘事也至於畜優人於家  
則更不可此等輕佻佻達之輩日與子弟家人相處  
漸染倣效默奪潛移日流於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余居京師久見富貴家之畜優人者或數年或數  
十年或一再傳而後必至家規蕩棄生計衰微百不  
爽一嗚呼人情孰不爲子孫計而乃圖一時之娛樂  
貽後人無窮之患不亦重可歎哉

澄懷園語卷二  
六

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處是得便宜故康節詩  
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事得便宜元遺山詩曰  
得便宜處落便宜木石痴兒自不知此語常人皆能  
言之而實能領會其意者非見道最深之人不足以  
語此也余不敢願終身誦之

余侍從西郊蒙

世宗皇帝賜居成院舊園庭宇華敞景物秀麗京師  
所未有也寢處其中十餘年矣而器具不備所有者  
皆瓮重樸野聊以充數而已王公及友朋輩多以儉

齋相譏朝余曰非儉齋也叨蒙

先帝屢賜內帑多金辦此頗有餘貲但我意以爲人生之樂莫如自適其適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購致揀擇而後用之是我爲物所用也我爲物用其苦如何陶淵明之不肯以心爲形役者卽此義况讀書一生身膺重任於學問政事所當留心講究者時以苟且草率多所虧缺爲懼又何暇於服飾器用閒勞吾神智以爲觀美哉

小築園亭以爲遊觀偃息之所亦古賢達人之所不

濠園語

卷二

七

廢但須先有限制勿存侈心蓋園亭之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凡一二百金可了者用至一二千金而猶覺不足一有侈心便無止極往往如此白香山池上篇云可以容膝可以息肩何嘗不擅美於千古哉

桐城張廷玉視齋

凡人借書至日久遂藏匿不還或室中所有之書有所殘缺失落而不及早檢點尋覓均是讀書人之病五色線曰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憐仙人子曰不獨此也自非大智大仁大勇不能為仙仙豈易言哉

余二十歲外披閱書籍遇賞心怡情及不常經見者輒筆之於書名曰隨手錄至五十時得五帙約計千篇有餘不意回祿為災遂化為烏有自後不復再錄矣天下事難成而易敗大抵如此也

澄懷園語 卷三

夢溪筆談曰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長而所植之本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子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余性嗜茶且蒙

恩賜絡繹於各省最上之品無不嘗遍每隨俗呼嫩芽為雀舌而不知其誤也特書以志之

李嶠平日臥青絨帳帝以為太儉賜御用繡羅帳幄寢其中達曉不安怪而生疾此等事人或以為矯而以子素性論之則知其必然予蒙

恩賜衣冠器具之華美者對之實有跼蹐不甯之意惟有什襲珍藏以示子孫不敢輕自服用也

余幼年見婦有七出之條而惡疾與無子亦在應出之列心竊疑焉以為惡疾無子乃生人之不幸非失

澄懷園語 卷三

七

德也以此被出殊非情理祇以載在禮經不敢輕議蓄之於心久矣昨讀劉誠意所著郁離子有曰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

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誠意此論仁至義盡實獲我心覽之爲一大快特命兒輩錄出識之

凡人於極得意極失意時能檢點言語無過當之辭其人之學問器量必有大過人處

歐陽文忠公出杜正獻公之門歐陽和杜詩有曰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杜甚喜一時傳誦之見竹林詩話

子生平登山遊覽祇至山半而不登其巔人寺登塔

澄懷園語

卷三

三

亦止於一二層而不躡其頂蓋身體羸弱不敢爲竭  
力事且承 先人訓時存知足之心切懷高危之戒  
也不意中年受 國家厚恩官階榮顯超軼等倫嘗  
清夜自思汗流浹背歎曰竟造浮圖絕頂高出雲表  
矣是豈子之初心哉

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皆出論語可作書室對聯  
彌日警心也

明儒呂叔簡先生 坤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  
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

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  
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又曰今人骨肉之好不終  
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此二段語雖淺近實居  
家之藥石也

呂叔簡曰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  
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  
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  
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予愛其語書一通於座右

宋有曰應百篇科則一日作詩百首也太宗時得趙

澄懷園語

卷三

四

國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命賜及第後  
無繼者

明人萬歷野獲編云正德三年戊辰科場屆期司天  
者言災惑守文昌不移閣中應爲之備甫畢末場火  
發於內力救乃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二十七日揭  
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燼星占之驗如此又曰嘉靖  
丙辰己未二科不選庶常至壬戌己巳定議選館至期  
諸進士入內候試內閣擬題進呈御覽久之御札批  
曰今年且罷蓋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首揆分宜

爲其同儕密奏故降旨中輟耳

偶見明人紀載以人臣一典文衡者爲遭逢之盛事

永樂正統開錢侍郎習禮三爲會試同考官兩主鄉

試三充廷試讀卷官又劉文靖健再主兩京鄉試四

爲會試同考官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官李文正

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爲會試同考官兩主會試八

充廷試讀卷官楊文敏榮一典京畿鄉試九爲廷試

讀卷官胡忠安洪十知貢舉士林皆傳爲美談余自

通籍以來康熙丙戌壬辰乙未三科爲會試同考官

澄懷園語 卷三

五

雍正癸卯主順天鄉試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

主會試康熙辛丑雍正癸卯甲辰丁未庚戌乾隆壬

戌六充廷試讀卷官其餘廷試諸年皆以子弟與試

引例迴避惟雍正癸卯年胞弟廷璩堂弟廷珩姪孫

若涵同登甲榜廷試時余不應讀卷蒙

世宗憲皇帝特降諭旨破格簡用尤異數中之罕見

者

董華亭宗伯曰結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余

曰此長厚之言也凡人居官理事旌別淑慝乃其本

職人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我不能有賞而無罰即不

能有感而無怨矣鄉愿之事勢不能爲如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武侯廢廖立爲民從

之汝山武侯薨立泣曰吾終爲左袵矣如伯氏廖立

者皆公平居心之賢人也彼世俗之人小不如己意

則銜之終身矣若欲釋怨非枉道廢法其何以哉

山東曹縣呂道人不知其年問之亦不以實告大約

在百齡內外善養生修煉之術鶴髮童顏步履矍鑠

終日不食亦不飢頂心出香氣如麝檀硫磺然此子

澄懷園語 卷三

六

親見者以鍼砭爲人療病輒效贈以財物不受曰天

下之物那一件是我的人曰聊以表吾心耳答曰天

下之物那一件是你的此二語予最愛之可以警覺

天下之貪取妄求而不知止足者凡人度量廣大不

妬忌不猜疑乃己身享福之相於人無所損益也縱

生性不能如此亦當勉強而行之彼幸災樂禍之人

不過自成其薄福之相耳於人又何損乎不可不發

深省

明嘉靖自十三年乙未館選之後遇丑未則選遇辰



戊則停終世宗之朝三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  
己未壬戌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而穆宗御極  
三年爲戊辰以龍飛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曆二年  
雖首科亦不選矣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次揆王  
太倉建議始復每科館選之例蓋自張永嘉丙戌推  
殘以來至是恰一周天亦因運會使然也此載之萬  
曆野獲編者

宋史王文正公傳曰且專稱寇準而準數短且帝以  
語且且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

澄懷園語 卷三

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  
賢且後準以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  
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以爲不可及予曰文正公之盛德固已然古今來與  
此相類者未嘗無之惟遇萊公其人斯不負文正之  
盛德而成史冊之美談矣苟非其人則湮沒而不彰  
者豈少哉

偶因奏事小憩內監直房見壁間有祝枝山墨刻曰  
喜傳語者不可其言好議事者不可鬧事余歎曰此

閱歷之言也歸語兒輩識之

明朝名器之濫始於武宗世宗武宗寵用伶人臧賢  
至賜一品服世宗加恩道士如邵元節陶仲文徐可  
成蔣守約等皆賜至禮部尚書銜又憲宗時有太常  
卿顧玘者自陳顯靈宮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  
故乞賜祭葬竟許之是道士之橫成化時已然矣世  
宗末年土木繁興而期限迫急不踰時刻木匠徐杲  
以一人籌算經營操斤指示俄頃即出而斲材長短  
大小不爽錙銖大工兩三月告竣世宗眷注優異加

澄懷園語 卷三

八

尚書銜並賜金吾世廕亦往事之罕見者至唐莊宗  
入梁以伶人陳俊爲景州刺史王衍在蜀以樂工嚴  
旭爲蓬州刺史尤爲稗政矣

吾鄉左忠毅公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陳勉以樹  
立卻紅柬不受謂曰今日行事儉卽異日做官清不  
就此玷定腳跟後難措手嗚呼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前輩之謹小慎微如此彼後生小子生富貴之家染  
純袴之習何足以知之

姚端恪公曰夫子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

別乎聖人不輕下此等語予曰老而不死是為賊亦論語中所僅見者當悉心理會之

朱子曰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人人知之且病與禍人人之所惡也而能致謹於入口出口之際者蓋寡則能忍之難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武王書銘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昔人詩曰忍過事堪喜忍之時義大矣哉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願購求古玩者深思此語

自有書契以來以一書貫串古今包羅萬有未有如

澧懷園語

卷三

九

我朝古今圖書集成者是書也康熙年間

聖祖仁皇帝廣命儒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別類分門自天象地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以至昆蟲草木之微無不備具誠冊府之鉅觀為羣書之淵海歷十有餘年而未就

世宗憲皇帝復詔虞山蔣文肅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正其偽訛補其闕畧經三載而始釐定成書圖繪精詳考定切當

御製序文弁其首以內府銅字聯綴成版計印六

十餘部未有刻本也比時玉蒙恩頒賜一部雍正

十年給假南歸又賜一部令織造送至桐城收

藏於家其書為編有六為典三十有二為部六千一

百有九為卷一萬裝釘為五千本彙為五百一十套

外目錄二套計二十本實古今未有之奇書宇內讀

書人求一見不可得而玉竟得兩部以貽子孫亦古

今未有之幸事也自明時有永樂大典一書乃姚廣

孝解縉王景等督率一時博洽淹雅之儒殫力編摩

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

澧懷園語

卷三

十

藏之秘閣此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成帙以多為

尚非有剪裁釐正之功當時即有譏其冗濫者以古

今圖書集成較之有霄壤之別矣此書原貯皇史宬

雍正年間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書乃

寫本字畫端楷裝飾工緻紙墨皆發古香明世宗嘗

日酷嗜之旃屨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一日大內

火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恙後命重錄一

部以備不虞此見之明人紀載者

胥吏作奸自古有之然除之亦殊不易予初為吏部

侍郎時訪知有巨蠹張姓者舞文弄法人受其毒呼  
 為張老虎其人卻有為惡之才僚屬皆信用而庇護  
 之子出其不意宣言於衆令所司重責遞還原籍比  
 時頗有營救者予不聽及歸寓則知交中致書為之  
 解免者接踵至矣予答曰既已出示難於中止次日  
 入朝有相契數人向予稱快曰君竟有伏虎力耶又  
 一日在部披閱文書司官持一文來曰此文內元氏  
 縣誤寫先民縣常駁問該撫予笑曰不必問該撫但  
 問汝司書吏便知之司官請問故予曰若先民寫元

澄懷園語 卷三

主

氏則係外省之錯今元氏寫先民不過書吏一舉筆  
 之勞略添筆畫為需索錢財計耳汝何不悟耶司官  
 恍然將書吏責而逐之

明神宗時孫公丕揚為太宰患內廷要人請託難於  
 從違於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輿論以為公  
 而譏之者則以為銓衡重地一吏人為之足矣何必  
 太宰余曰進退人才果能至公至當自無暗中摸索  
 之理苟不其然則掣籤亦救時之策未可以為非故  
 至今相沿不改也

偶讀明人穀山于文定筆塵有曰求治不可太速疾  
 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  
 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予持此論久矣不意前人已  
 先我言之為之一快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  
 不弟古聖人之立法如此其嚴而青蠅貝錦之詩又  
 何如之痛恨切骨也後世風俗日漓人心益薄造言  
 之人比比皆是誅之不可勝誅漏網者既多而此輩  
 益無忌憚矣然余五十年來留心默識彼語言不實

澄懷園語 卷三

主

之輩一時可以欺世而究竟飄蕩終身風鑑書所謂  
 到老終無結果也若懷私挾怨捏造蜚語害人名節  
 身家者厥後必有惡報以予所見可以屈指而數未  
 可以為天道渺茫在可知不可知之閒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梓先生曰更俟  
 學有所進嗚呼古人之虛懷若此今之學者偶有著  
 作甫脫稿而即付剞劂亦知古賢人之用心否耶  
 放翁詩曰志士棲山恐不深人知先已負初心不須  
 更說嚴光輩直自巢山錯到今此詩雖云翻案卻是

確論至今思之許由之洗耳子陵之共卧未免蛇足  
三復茲篇想見此老胸中天空海濶氣象高人數百  
等若巢許子陵有知未必不莞爾而笑以爲實獲我  
心也

魏叔子曰予少稟靈直多效忠於人而頗自好其又  
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  
改者子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子不忍沒一  
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干載常新乎予愧  
服汗下此語與古人被諫草更自不同叔子集中載

澄懷園語

卷三

七

此一則余展讀再過歎服躬菴之箴規可謂忠厚之  
至矣以此施於朋友之閒且不可何況君父之前有  
所敷陳輒宣播於外以博骨鯁之譽是何異幾諫父  
母而私以語人自詡爲直自詡爲孝此何等肺腸耶  
余藏有俚香山水一幅筆墨澹遠非近今人所及  
香山白題曰畫貴曲貴深貴者筆於人所不見處而  
又有於直中見曲者於淺處見深者於人所最見爲  
人之所不能見者石脾入水即乾出水即濕獨活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天下事不可以理求上智乃能知

道此數語大有禪意嘗觀古來文人墨士未有不兼  
通禪學者

孫退谷宗伯益智錄有曰孔明讀書略得大意陶淵  
明讀書不求甚解皆其善讀書處非經生估畢所能  
知孔明自比管樂謙詞耳杜少陵曰伯仲之閒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乃千古定論予向來管見如此  
不意與退谷先生吻合

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  
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慥慥則不能研精  
險躁則不能理性子嘗以靜字訓子弟今再益以靜  
以修身學須靜也二語其中義蘊精微非大有識見  
人不能理會

澄懷園語

卷三

七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  
驕怠此一語耐人千日思

東坡精於禪理爲古今文人之所罕見卽如赤壁賦  
有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  
長也此二句釋迦牟尼佛見之亦應莞爾而笑下文

卷之三

云自其變者而觀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此則文人語氣佛家所不道

賈長沙一生學問經濟具載治安策中而太史公作傳祇載其弔屈原傷鵬鳥二賦古人用意當細思之不可忽過至於賈生之為人則東坡所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數語盡之矣

今人于舊人著作往往好為指摘以自誇其學問其意蓋欲求名也不知指摘不當轉貽後人指摘之柄似此者甚多是求名而適以敗名矣又如注解古人

澄懷園語卷三

書

之書往往於不能解者強解之究非古人之本意夫子云多聞闕疑奈何不以為法哉

友人云君相造命此戰國遊士之說欺人語耳富貴窮通升沈得失皆天為之君相何能為哉予笑曰天又何能為哉

偶與僚友閒談僉曰刻薄人不可為刑官余曰固也聰明人亦不可為刑官眾徐思之以為然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吾人必深知孟子不得已之苦衷方可以讀孟子不然則書中可疑可

護者不可勝數矣

坡公與滕達道書曰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坡公此意子深知之而無如所處之境不能行耳言之惘然

坡公邇英進讀故事八說其一則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事古今來有執政之責者不可不深思之

明王弇州紀父子得諡者以為盛事而三世得之尤為僅見惟餘姚孫氏第一世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諡忠烈建第二世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隆第三世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簡錄有明

澄懷園語卷三

書

三百年僅此一家耳明弘治時庶吉士薛格闈試中秋不見月詩考居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鳥鵲無聲倦倚樓一時傳誦之子亦愛其有逸致也

蘇子由曰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卒窮以死李翱韓退之

皆極稱之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朱考亭曰李長吉詩巧二公之論若此世之善學詩者不可不知

李義山馬鬼驛詩古今來膾炙人口余亦極愛之但記二十餘歲時讀結句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

有莫愁微有不懶於心以為未免強弩之末然未敢輕以語人也及老年見胡荅溪詩話以二語為淺近

不覺掩卷而笑命兒輩識之沈佺期詩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錫劉夢得云為詩

用僻字須有來處春來不見錫嘗疑傷字因讀毛詩

澄懷園語 卷三

七

鄭箋說吹簫云即今賣傷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傷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

桐江詩話秦少游咏牽牛花詩曰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欄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閒向曉

看此少游汝南作教官時於程文通會閒席上所賦真佳作也詠物詩有澹永之味不即不離所以為佳

曹松詩曰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落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劉貢父詩曰自古邊

功緣底事多因壁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

沙場萬憫憐曹劉二詩相為表裏讀之而不動心者非人情也劉詩所云古多有之當以為儆戒

黃山谷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詩曰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

一絲風任天社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本汲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句蓋用此意也東漢多

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迹其本原政在子陵釣竿上來耳

邵康節詩曰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夫閒中日月

澄懷園語 卷三

木

長人所知也靜處乾坤大則人或未知也予一生好靜於此中頗有領會奈此身牽於職守日在紅塵擾攘中常為設想曰若能改靜處為閑處則有進步矣

惜乎其不能也明永樂時清江俞行之有能詩名其題清慎勤句有

日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一時傳誦之惜其不多見

蘇州滁州西澗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寇萊公春日登樓懷歸詩曰野水無人渡孤

舟自橫寇萊公春日登樓懷歸詩曰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是化七言一句爲五言兩句也當提筆時  
或有意耶抑無意耶不能起古人而問之矣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又曰言不可不卑也夫鐘鼓叩之而後鳴鐃鈸  
鐘銘人不以爲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  
以言而不言猶之叩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又無  
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  
道在己功成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此數則皆格  
言中之淺近可行者富書之座右惟是受人恩而不

澄懷園語 卷三

九

忍負一語其中自有道當受恩之時必審視其人  
可受而後受之若不可受而亦受而時存不忍負之  
心必至牽纏局躄身敗名裂載胥及溺不可不慎也  
溫公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  
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涑水此訓何  
切中人情至於此耶

乾隆十一年四月楚撫題報江夏縣民湯雲山現高  
年一百四十歲

聖心嘉悅於定例賞賜外加賞帑金文綺又

特賜再閱古稀四字命尚書汪由敦書匾額以旌人  
瑞誠史冊罕聞之盛事也

明人言方正學之忠至矣獨惜其不死於金川不守  
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爲伍斯忠成而不累  
其族也余曰此論固在情理中然十族之禍乃劫數  
使然豈正學所能計及人力所能趨避哉  
有客問予曰士大夫好言學問經濟而往往失之偏  
其爲忠孰甚予曰學問失之偏不過一膠柱鼓瑟之  
人耳其患在一已若經濟失之偏苟得志則民生吏

澄懷園語 卷三

十

治皆受其病爲患甚大不可同日語也然經濟之偏  
亦自學問之失來  
明人紀載有曰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  
琅琅然如貫珠後來許文穆頭岑岑搖遇進講承  
旨則吃然不動出卽復然君相皆有異稟非常理可  
測也

方正學題嚴子陵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  
何廢郭后寵此陰歷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  
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此詩思

致辭遒音節瀏亮乃弔古篇中之最佳者

明時廷杖言官實屬稗政至有斃於闕下者尤爲殘虐其時直言敢諫之士冒死陳詞三木囊頭填尸牢戶亦所不恤何有於杖然其中矯僞立名者忠愛本不出於至誠或極論細故或紛爭門戶以致激怒受杖而末流遂有以此爲榮者祇以好名一念動於中一二人倡之因相習爲固然此最人心風俗之害夫朝有直臣奮揚風采遇事敢言至於虧體受辱原非盛朝美事若賣直沽名戕父母之遺體成國家之虐政忠孝大節兩有所損聖人所稱殺身成仁者固如是乎

澄懷園語

卷三

三

澄懷園語卷三

嘯園藏板



澄懷園語卷之四

桐城張廷玉硯齋

明萬曆初張江陵當國時迎其母趙太夫人入京將渡黃河先憂之私謂奴婢曰如此洪流得無艱於涉乎語傳於外其訶察者已報守土官復稟曰過河向未有期臨時當再報既而寂然漸近都下太夫人問何不渡河其下對曰賜問不數日即過黃河矣蓋預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鈎連填土於上插柳於兩旁舟行其閒如陂塘然太夫人不知也其聲勢赫奕類如

澄懷園語卷四

十一

此又相傳江陵教子甚嚴不特督撫及邊帥不許通書問即京師要津亦不敢往還者其家人子尤楚濱最用事有一都給事李選雲兩人江陵所取士也娶楚濱之妾妹為側室因而修僚壻之禮一日江陵知之呼楚濱撻之數十斤給事不許再見告家宰出之外為江西參政江陵當震主時而顧惜名義乃爾子故並錄之使知瑕瑜不相掩也

蕭琛與梁武帝有舊仕梁為尚書侍中一日預御筵醉伏几上帝以棗投琛琛取栗擲上正中而御史在

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報陛下以戰栗此專見之梁書語雖詼諧然識之亦可為清談之助

開元遺事載唐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滯盈尺上令待制者擡步鞞召學士來時姚崇為踰長中外榮之

元主語王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元主曰善

澄懷園語卷四

十二

柳公權有數十銀杯貯之筒中為奴海鷗兒所竊柳問之海鷗云不測其所亡柳笑曰銀杯羽化耳

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近撫摩之語二子曰爾自憶所讀書可奏者為吾言之瓌子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曰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此見之松廳雜錄者由今觀之二子之優劣相去霄壤矣

萬歷野獲編曰今天下諸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  
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  
輕愚民易犯宋時消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  
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此  
法至善蓋人情畏死自然止息洪武二十二年奉旨  
學唱的割舌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犯者  
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  
解其腕可也賭博之爲害不可悉數故前人恨之切  
骨非好爲此過激之論也 先公於賭具中最惡馬

澄懷園語

卷四

三

弔謂其有巧思聰明之人一入其中卽迷惑而不知  
返曾刻一印章曰馬弔淫巧衆惡之門紙牌入手非  
吾子孫時 先公官京師玉居里門命於寫家稟時  
用此印章於楮尾觸目警心玉謹受教終身未嘗習  
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願吾子孫共守之也  
前明典史驛丞等俱准與鄉會試宣德八年癸丑曹  
鍾以太和典史登狀元正統四年己未五十九名李  
郁則係江西豐城縣承差成化十四年戊戌一百五  
十三名譚襄則山東阿縣驛丞正統壬戌一百二

十一名鄭溫則直隸松陵驛丞皆見野獲編

東坡與兄子明書曰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  
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閒第一等好事更何所  
羨又曰吾兄弟俱老常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  
介意所謂自娛亦非世俗之樂但胷中廓然無一物  
卽天壤之閒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  
也讀蘇公此數語覺家庭友愛至情溢於筆墨閒然  
非至誠質樸渾然天理不能知此樂亦不能爲此言  
也

澄懷園語

卷四

四

吾鄉左忠毅公以忠直遭魏闖之禍被逮入都路過  
山東嶧縣縣有隱士米季子相傳有前知之學左公  
弟潛往訪之米季子望見撫然曰汝兄可憐楊二哥  
謂大可憐徐屏人語曰汝兄忠孝不宜死非命然得  
罪權臣死不救矣又問同難數人有一免否曰個個  
不免後果不爽

明萬歷甲辰科山陰朱大學士 廣主會試首題不知  
命一章入闈時朱與同人約此題必三段平做不失  
題貌方可掄元若違式卽佳卷亦難前列同人皆以

爲然既揭曉則元卷殊不然有人乘閒問之公遴選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起取卷讀之歎曰我繙閱時竟不覺也由此觀之可知功名有定數體物而不能遺者鬼神也爲主司者欲定一文章體式而不能自主况取舍高下之閒乎子屢司衡文之柄闡中情事往往如此益信朱公之事不謬也

我朝自

世祖章皇帝甲申定鼎燕京迄於今一百有三年矣漢人之爲大學士者幾四十人其閒居官之久暫不

澄懷閣語 卷四

五

一或數年或十數年如先文端公則三年耳其中最久者無如高陽李公在任二十七年其次則延玉於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蒙

恩入政府屈指今歲丙寅二十二年矣自知才識短淺不能有所建樹而承乏最久竟居高陽之次今年七十有五衰頹日甚益不能支屢次陳情未蒙

俞允其爲慚惶愧悚豈筆墨所能宣述萬一耶

張江陵在位時有人贈對聯曰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

欣然懸之廳事先是徐華亭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又葉福清堂聯曰但將藥裏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此皆二公自題覺謙抑之風可想也

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封翁同爲諸生相友善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古稀矣江陵慶五旬劉祝以詩中一聯曰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解頷

明萬曆時京師正陽門樓燬於火內監與工部議重建內監屈指云當用銀十三萬營繕司郎中張嘉言怒曰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衆不過加倍爲六千金耳諸大璫忿極欲奮拳毆之

澄懷閣語 卷四

六

時監督科道在列無一字剖析次年大計張竟以不謹被斥後箭樓成報銷銀三萬兩蓋明時工程之浮冒動輒數十倍盡歸貂璫之私囊而朝臣無有敢言者今觀近京諸處前明內監平日不著名者亦造一贗建一寺窮極壯麗或費數萬金或十數萬金過於公侯家自非侵冒國帑剝削民膏何以饒於貲財若

此哉

明懷宗在位十七年所用大學士至五十人之多誠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國事尚可問哉

魏環溪先生曰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吾人能體會此二語為聖為賢不難矣

朱文公與徐廣載書曰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放翁

澄懷園語 卷四

七

詩為考亭所推重如此予嘗讀考亭詩大雅從容溫柔敦厚不事雕飾蘊藉天然字字從性情中來是以與放翁有水乳之合世人但知陸詩之妙而不知朱詩之妙豈非所謂逸少文章字掩將耶

荆州張江陵故宅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此語論江陵最為切當惜不傳其姓氏

書曰政貴有恒昔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此有恒之說也予幼時讀張君曾裕居之無倦制

藝有曰古今無甚全之利持之數十年而不變即為

蒼生之福矣古今亦無甚速之害行之不數年而即變即為黎庶之憂矣此數語可為有恒注解嘗讀李文靖傳公嘗言某居重位實無補萬一獨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文靖此言乃名臣不磨之論予蒙 恩備員政府二十三年矣不敢輕議更張一事蓋國家立一政凡幾經區畫而後定為章程若再行之一二十年則人情已便但覺其

澄懷園語 卷四

八

相安不見其煩苦矣此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垂訓於千古也彼才高意廣者往往矜奇立異以為建白萬一見諸施行其中種種闕礙不可枚舉或數年而報罷或十數年而報罷其未罷之先閭閻之受其累不少矣可不慎哉

明孝宗時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琳

為左都御史一日奏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

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  
惡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玉蒙

世宗皇帝擢用正卿旋登政府十數年開六賜帑金  
每賜輒以萬計歷稽史冊大臣拜賜未有如此之  
優渥者玉惶恐懇辭

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中外所知汝遵守家訓屏絕  
饋遺今侍朕左右夙夜在公何暇計及家事朕不忍  
令汝以珠桂縈心也此一辭大非君臣一體之誼矣  
玉遂不敢再瀆

澄懷園語 卷四

九

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寶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杜子美遺  
興詩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  
恨枯槁達士豈自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  
其懷抱子美之貶淵明蓋正論也獨山谷云觀淵明  
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  
子皆不肖而淵明以愁歎見於詩耳余謂山谷此言

得乎情理之止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垢之表大抵  
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遂作貶詞耳  
况雍端年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尙淺未可  
遽以不肖目之也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所記止言先世  
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非秦人不可死者也坡公此  
論甚確余觀古今來前人偶為新奇之說後人往往  
樂為附會如身親見之者正復不少東坡著眼全在  
先世二字子細味記曰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

澄懷園語 卷四

十

來此絕境不復出焉所謂邑人者皆石隱者流或十  
數家或數十家同心肥遯長子孫於其中日漸蕃衍  
遂為世業若謂同避亂之人皆不死一時安得許多  
神仙耶

王荆公鍾山官牀與客夜坐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  
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  
除蘇東坡宿餘杭山寺詩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  
欹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對蕭蕭雪打牕冷  
齋夜語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

與之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觀荆公鍾山夜坐詩與東坡宿餘杭山寺詩則山谷之言爲確論也余謂天下清景無在不有但能領會則似專爲我輩設矣此從道義中來不可強也

明朱忠莊公

之馮

字樂三大興人平日以理學自礪

官至宣府巡撫李自成陷大同以身殉國其所著在疚記一卷語多精義新城王公探數條載池北偶談中余見而服膺因手錄於左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卽是仕止久速 古之人修身見于世非誠不能誠

澄懷園語

卷四

七

則貫微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 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卽不能無物而况衆人乎

質變氣質方是修身 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故曰持

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

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子嘗身試其苦者數矣

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

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

我哉 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遺一物 隨事無私

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 平日操持非實試

之當境決難自信 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譏謗者小人也 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 同是中庸而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予少時夜卧難於成寐既寐之後一聞聲息卽醒先兄宮詹公授以引睡之法背讀上論語數頁或十數頁使心有所寄予試之果然後推廣其意誦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錢考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或陸放翁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

澄懷園語

卷四

七

朝寶杏花昔古人瀟灑閒適之句神遊其境往往睡去蓋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無所著也理固如此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

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

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此邑令判

事固當而判語亦復修飾可誦

蘇門孫徵君

奇逢

孝友堂家規曰邇來士大夫絕不

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

多慚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  
此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徵君  
遭患難時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  
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  
張學者正在此處著力此二則皆治家持身格言  
各省督學之官最難稱職而在人文繁盛之省則難  
之又難蓋胥吏弊竇孔多人情愛憎不一而又歷三  
年之久偶或檢點不到則謗議隨之而舉口傳播矣  
子三弟廷璠為翰林時奉

澄懷園語 卷四

世

命督學河南以生員阻撓公事約束不嚴罷斥後蒙  
世宗皇帝鑒其誠樸宥過特用且畀以江蘇最繁劇  
之任三年報滿有公明之譽蒙

恩嘉獎再留三年又在任稱職屢遷至少宗伯

今上即位又留三年前後三任其九年矣乃向來所  
無之事閱二年江蘇又缺員

上仍欲命廷璠往玉再四懇辭遂

命六弟廷璠往是兄弟二人四任此官誠異數也

王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歐

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昔人  
云二公皆狀閒適之趣荆公之句為工信然

明刁蒙吉也 邠州人隱居講學有格言曰為蓋世家

傑易為慊心聖賢難又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

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此二語當終身誦之

明夏忠靖 原吉 與塞忠定 義 同飲於所契家歸值雪

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

冥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

耳說郭所載如此猶記吾弟廷璠昔年往祭

澄懷園語 卷四

西

陵寢先期數日途次風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禦寒  
弟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同人頗以為迂然其生平  
之不欺暗室大率類此可為子孫法也

黃山谷曰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此

至言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此二語

愈思愈有味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

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

其防那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  
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豈  
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慚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入其中安有  
出頭日子

魏柏相相國希賢錄曰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韓太  
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  
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

澄懷園語 卷四

五

薛文清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  
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陳眉公曰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其禍小  
口之所出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又曰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  
言妄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  
所養之深淺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薛文清公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

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此處不可不深省

四本堂座右編曰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  
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  
不可習習之生務末心

祝石林曰身其金乎世其治乎或得或喪或順或逆  
或稱或譏或憾或懌無非煅鍊我者能受煅鍊者益  
不能受煅鍊者損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  
安禍積由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此富貴人之

澄懷園語 卷四

五

通病也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  
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擲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  
露雖梁肉不能過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題  
其廬曰安蔬坡公此言淺近可味讀之令人增長道  
心

李之彥曰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  
殺人之物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魏柏相相國希賢錄曰嗜退菴語存云教人與用人



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唐介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唐公此語乃深於閱歷看透人情而發非一時憤懣之言也可與陸氏荒莊語對照

呂叔簡先生曰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間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陳眉公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洽故也人能與義命融

澄懷園語 卷四

七

洽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明正統時徐太醫彪曰樂性猶人也為善于日不足為惡一日有餘正德末吳太醫傑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

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合政為天下第一傅輒代為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此語見之魏柏鄉相國希賢錄中其義蘊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雖居官之善不止此一事

然此事未嘗非居官之要領服官久而閱歷深者自知之

薛文清曰靜能制動沈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褊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昔人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退謹慎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貴中者當時誦此語

嗜退菴語存云晉書曰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以兩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碎人溺於所聞故超然真

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其此覽流觀者不過周王

澄懷園語 卷四

六

傅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真不求甚解者哉淵

明之不求甚解子心疑之覽嗜退菴此語為之一快

楊相國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

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能也使人曰儉不

曰詐不能也此語殊耐人思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

以不自失為貴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  
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  
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  
福陋矣哉

安陽許勵齋曰吾道甚大孔孟單辭片語皆足括二  
氏之精微而去其偏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吁人生天壤閒  
三復斯言甯不發深省哉

澄懷園語

卷四

九

陳眉公曰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  
實心活人又曰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  
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或問陽明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  
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而下只在  
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  
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

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謀進一  
與之欵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董庭  
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  
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薛公此語切中富貴  
人之病然此等事習而不察者甚多及覺悟而後悔  
亦已晚矣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  
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  
遷今各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先

澄懷園語

卷四

十

生此言乃天下學者之通病若能不蹈此病則其天  
資識量過人遠矣倘見此而能省察悔悟將來亦必  
有所成就

古人云教子之道有五靜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  
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澄懷園語卷四

嘯園藏板

澄懷園語四卷皆聖賢精實切至之語修齊治平之道卽于是乎在焉

太保太夫子本其躬行心得偶然流溢可以覺世牖民非僅家庭義方之訓已也樹德伏誦之餘有深入心坎欲言而不能者有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身亦有之而不覺者有爲公之實事向所未知今聞之而足以感發興起者閒談風雅亦堪爲博物之資非公之學公之識公之量俱臻其極不能有此語也蓋他人之語語焉已耳公之語公之爲人也天下後世

澄懷園語 卷四

三

得讀公此書者豈曰小補之哉樹德幸居閣下平日既得親炙公之格言至行有在此書之外者茲又得反復此書復廣益於曩所見聞之外抑何幸也第自愧學識量三者與公實不相及未能效法萬一然龍門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今于公亦云堯隆丙寅小春月歸安門下晚學生沈樹德拜跋

余旣重梓張文端公聰訓齋語二卷未竟復得公子文和公澄懷園語一書讀之而嘆世德相承後先媲美之不可及也文和以宰相之子生長華腴乃能一秉庭訓百行修舉尤爲古今來難能可貴宜其接武黃扉蜚聲東閣當時以比范純仁之繼文正韓忠彥之繼魏公如公者誠無媿焉至編中所述雖尋常日用之端皆至理名言所寓有足與聰訓互相發明者有足與聰訓並行不悖者真人生之矩矱家室之範圍習而察之遵而行之其有裨於持身涉世正非淺

澄懷園語

一

鮮耳因連類付梓並誌其大畧云

光緒二年冬十一月仁和葛元煦理齋